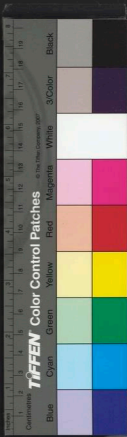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00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506
26





RESERVED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2007/10 v.1



古在諫院系勿黨論以獻羣言
息不然黨錮之禍成矣嘉祐學者
爭尚恠僻為奇文體大壞古知貢
舉黜除恠而歸雅正士初喧然騰
誘其後百五卯季文格遂變而復
古不然弊將若何而止矣此



文章必以救世爲難也雖然
之時滔而味者韓有柳宗元歐陽
有蘇氏父子其池李翹皇甫湜張
籍之流曾鞏尹洙張文潛秦少游
之輩獻振而氣送金春而玉應文
非不美也而較其救世之功則若

列塗之有五斤衆山之於五岳其
功化發育呈露蓋自有不泯者安
其崛起於千百載之肯而此耀於
千百載之後而渺焉未有能繼之
者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
下準蓋准二石有寫是集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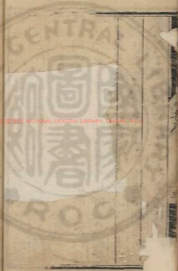


君嘉惠後學夫至矣使藉學
其文而知能以身任國家安危之
計其用舍為世所重輕進不知富
貴為樂而退不忘天下以為心然
後為無愧也夫豈徒以文體變其
所習而已

天順丙午壬午五月廿四日翰林
侍讀學士奉直大夫後學雲間錢
溥謹書于螺川驛



歐陽文忠公集自汴京江浙閩蜀皆有之前輩
嘗言公作文揭之壁間朝夕改定今觀手寫秋
聲賦凡數本劉原父手帖亦至再三而用字往
往不同故別本尤多後世傳錄既廣又或以意
輕改殆至訛謬不可讀廬陵所刊抑又甚焉卷
帙叢勝畧無統紀私竊病之久欲訂正而患窳
陋未能也會郡人孫謙益老於儒學刻意斯文
承直郎丁朝佐博覽羣書尤長考證於



舊才傍采先賢文集與鄉貢進士曾三
加編校起紹熙辛亥春迄慶元丙辰夏成一百
五十三卷別為附錄五卷可繕寫模印惟居士
集經公決擇篇目素定而參校衆本有增損其
辭至百字者有移易後章為前章者皆已附注
其下如正統論吉州學記瀧岡阡表又迥然不
同則收寘外集自餘去取因革粗有攬依或不
必存而存之各為之說列於卷末以釋後人之
疑第首尾浩博隨得隨刻歲月差互標注抵牾
所不能免其視舊本則有間矣既以補鄉邦之
闕亦使學者據舊鑿新思公所以增損移易則
雖與公生不同時殆將如升堂避席親承指授
感因是稍悟為文之法此區區本意也六月己
巳前進士周必大謹書



歐陽文忠公全集序

海虞程君繇刑部員外郎擢知
吉安府事八閱月適丁仲秋上
旬行祀典畢乃以俸市特牲分
祀郡之諸賢實肇舉也明旦諸
賢子孫咸詣謝乃諗于衆。



忠公之文章可見者惟六一
士集板行四方全集則未之見
若獲一覩誠為至願於是胡文
穆公子永肅持其家藏

肉闕明本以獻君既得覩之喜甚
遂捐堂食資購板募工刊實郡

庠之藏書閣期與四方共且屬
教授鄭鋼正其字之訛請勗言
序諸後夫文忠公之政事與宋
韓范富三公並稱文章則匹休
於唐昌黎伯也豈末學之所敢
評蓋昌黎伯之文起八代



文忠公則變乎五季習也古元
揭文安公謂其正天下之宗明
先王之道者為得其要勗豈容
喙於其間哉第全集之行將天
下士君子有志於學古者寧不
欣然有感皆以公之文章政事

自期待豈非程君之惠乎予故
不以衰薄辭撫述其槩如此君
名宗字源伊嘗以詩經中辛未
柯潛榜進士云

天順辛巳長至日

賜同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山



察副使致仕郡後學彭助



廬陵歐陽文忠公年譜
真宗景德四年丁未

是歲皇考鄭國公薨為絳州軍事推官六月二十
一日寅時公生

大中祥符元年戊申

大中祥符二年己酉

大中祥符三年庚戌

是歲鄭公終於秦州軍事判官公叔父將時任隨
州推官因卜居焉公母夫人鄭氏年方二十
往依之遂家于隨貧無資以荻畫地教公字



長多誦古人篇章使學焉詩叔父後歷闕日

大中祥符四年辛亥

是歲夔鄭公于吉州吉水縣流岡其後至十元年

器器水書

大中祥符五年壬子

大中祥符六年癸丑

大中祥符七年甲寅

大中祥符八年乙卯

大中祥符九年丙辰

公年十歲在隨家益賞借書抄誦州南大姓李氏
子好學公多遊其家於故書中得唐韓昌黎文六
卷乞以歸讀而愛之為詩賦下筆如成人都官曰
奇童也他日必有重名

天禧元年丁巳

天禧二年戊午

天禧三年己未

天禧四年庚申

天禧五年辛酉

天禧元年壬戌



月仁宗即位

天聖元年癸亥

是歲公應舉隨州試左氏失之誣論其略云石言于晉神降于華內地關而外地傷新鬼大而故鬼小人已傳誦坐賦逸官韻黜

天聖二年甲子

天聖三年乙丑

天聖四年丙寅

公年二十自隨州薦名禮部

天聖五年丁卯

是春試禮部不中

天聖六年戊辰

是歲公携文謁齊學士任於漢陽齊公大奇之謁置門下冬携公泛江如京師

天聖七年己巳

是春公從齊公在京師試國子監為第一補廣文館生秋赴國學解試又第一

天聖八年庚午

正月試禮部翰林學士晏公殊知貢舉公復為第一三月御試崇政殿公甲科第十四名五月擢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3/Color

Black

仕郎斌秘書省校書郎充西京留守推官
士斌為書右可特授行仕郎斌書省校書郎
以月限書右可特授行仕郎斌書省校書郎
仕郎斌秘書省校書郎充西京留守推官
仕郎斌秘書省校書郎充西京留守推官
仕郎斌秘書省校書郎充西京留守推官

天聖九年辛未

三月公至西京錢文僖公世英為留守幕府多名
士與尹沐師魯梅堯臣聖俞尤善日為古文歌詩
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初齊公許以女妻公是歲親
迎于東武

明道元年壬申

是春及秋兩遊嵩嶽秋蓋從通判謝絳奉御香告
廟也禮畢同遊五人皆見峭壁大書神清之洞

明道二年癸酉

正月以吏事如京師因省叔父于漢東三月還洛
夫人胥氏卒時生子未踰月九月莊獻劉后薨懿
李后相葬定陵公至鞏縣陪祭十二月進階承奉
郎

景祐元年甲戌

八月西京秩滿歸襄城五月如京師會前朝



景祐二年乙亥

康公... 監德郎... 掌書記... 學士院... 六月... 乙亥... 是歲七月公同產... 夫人楊氏卒

視之九月夫人楊氏卒

景祐三年丙子

公年三十是歲天章閣待制權知開封府范仲淹... 訥以其書聞五月戊戌降為峽州夷陵縣令... 公白京師沿汴絕淮許江奉母夫人





景祐四年丁丑

六月所十月至夷陵
三月謁告至許昌娶薛簡肅公女是夏叔父都

官卒九月還夷陵十二月壬辰移光化軍執德縣

令德縣大定德縣守德州天德軍全取德縣以歸

二月成有開集官如故仍成德物德縣德縣

寶元元年戊寅十一月元

三月赴軋德是歲香夫人所生子天

寶元二年己卯

二月知制誥謝希深辭出守鄧州梅聖俞將宰義

城與希深偕行五月公謁告往會留旬日而還六

月甲申復舊官播武成軍節度判官廳公事

宣德元年丙午

大興軍節度使劉晏

事畢晏等皆去

於南陽冬暫如襄城

康元元年庚辰二月元



春赴滑州時范文正公起為陝西懷略都尉

使薛公掌書記辭不就六月辛亥召選

閣校勘仍修崇文總目十月轉太子中允

尚書書記司地部次大司中允事兼

同於前年六月辛巳召選太子中允

以中書舍人召選太子中允事兼

太子中允事兼太子中允事兼

太子中允事兼太子中允事兼

太子中允事兼太子中允事兼

太子中允事兼太子中允事兼

太子中允事兼太子中允事兼

太子中允事兼太子中允事兼

太子中允事兼太子中允事兼

太子中允事兼太子中允事兼

太子中允事兼太子中允事兼

太子中允事兼太子中允事兼

太子中允事兼太子中允事兼

太子中允事兼太子中允事兼

太子中允事兼太子中允事兼

慶曆元年辛巳

五月庚戌權同知太常禮院以見修崇文總目辭

許之八月乙酉許州對公事回依舊供職

太子中允事兼太子中允事兼

太子中允事兼太子中允事兼

太子中允事兼太子中允事兼

太子中允事兼太子中允事兼

太子中允事兼太子中允事兼

太子中允事兼太子中允事兼

太子中允事兼太子中允事兼

太子中允事兼太子中允事兼

太子中允事兼太子中允事兼

太子中允事兼太子中允事兼

慶曆二年壬午

正月丁巳考試別頭舉人三月丙辰御試進士應

天以實不以文賦公擬進一首賜教

天子復差同知禮院樊丹違法杖求開南地等

太子中允事兼太子中允事兼

太子中允事兼太子中允事兼

太子中允事兼太子中允事兼

太子中允事兼太子中允事兼

太子中允事兼太子中允事兼

太子中允事兼太子中允事兼

太子中允事兼太子中允事兼

太子中允事兼太子中允事兼

太子中允事兼太子中允事兼

美簡薦雷弼報聘人皆危之公上書引類
使李希烈事乞留弼不報五月獲應
弊事八月請外九月通判滑州十月上
慶曆三年癸未

是歲仁宗廣言路修政事人多薦公宜為臺諫三
月召還癸巳轉太常丞知諫院
博學宏詞
文辭
大
相
是
之
風
清
心
散
局
文
員
於
是

起居注十二月己亥召試知制誥公辭辛丑有旨
不試直以右正言知制誥仍供諫職
月至京九月戊辰賜緡衣銀魚已巳同詳定國朝
勳臣名次丙戌同修三朝典故十月戊申擢同修

不試直以右正言知制誥仍供諫職
公辭辛丑有旨
月至京九月戊辰賜緡衣銀魚已巳同詳定國朝
勳臣名次丙戌同修三朝典故十月戊申擢同修
起居注十二月己亥召試知制誥公辭辛丑有旨
不試直以右正言知制誥仍供諫職
公辭辛丑有旨
月至京九月戊辰賜緡衣銀魚已巳同詳定國朝
勳臣名次丙戌同修三朝典故十月戊申擢同修



丁未同講文編勅是月立春祭西天一宮
官尋例賜紫章服

慶曆四年甲申

三月庚午兼判登聞檢院四月乙未押伴契丹賀
生辰人使御筵於都亭觀已亥命公使河東討度
廢麟州及盜鑄鐵錢并禁課虧額利害七月運涼
師八月甲午保州軍拔英丹聲言討西夏癸卯除
公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接察使

夫封信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
當預編纂賜詔獎諭十一月南郊恩進階朝散大

不尋相考博子十有種
此等科選故密使



慶曆五年乙酉

是春吳定紳曰況移秦州公權府事者三月特二

府杜正獻范文正韓忠獻富文忠公以黨論相繼

去公上書辨之小人素已賊公會公孤甥張氏犯

法諫官錢明逸因以財進串及公下開封物治府

尹揚日嚴觀望俾會上命戶部判官蘇安世入內

侍

奉官王昭明監勘得無他八月甲戌猶落龍

閣直學士罷都轉還按察使降知制誥知滁州

知制誥知滁州

知制誥知滁州

知制誥知滁州

知制誥知滁州

知制誥知滁州

知制誥知滁州

知制誥知滁州

知制誥知滁州

慶曆六年丙戌

郡是歲子奕生

知制誥知滁州



八年四十有號辭前

慶曆七年丁亥

十二月以南郊冠加上騎都尉進封開國伯加食

邑三百戶

制詔乃奉廷尉卿知開國伯加食

制詔乃奉廷尉卿知開國伯加食

制詔乃奉廷尉卿知開國伯加食

制詔乃奉廷尉卿知開國伯加食

慶曆八年戊子

是歲子非生

閏正月乙卯轉起居舍人依舊知制誥徙知揚州

閏正月乙卯轉起居舍人依舊知制誥徙知揚州

閏正月乙卯轉起居舍人依舊知制誥徙知揚州

閏正月乙卯轉起居舍人依舊知制誥徙知揚州

閏正月乙卯轉起居舍人依舊知制誥徙知揚州

閏正月乙卯轉起居舍人依舊知制誥徙知揚州

閏正月乙卯轉起居舍人依舊知制誥徙知揚州

閏正月乙卯轉起居舍人依舊知制誥徙知揚州

閏正月乙卯轉起居舍人依舊知制誥徙知揚州

皇祐元年己丑

二月丙午移知潁州二月丙子至鄆樂西湖之風



陛下居為四月丙戌轉禮部郎中

者且其外其有不忠也者任其限

有起其八不計其後不忠也者任其限

尚書工部員外郎任其後不忠也者任其限

文宗御之十三年丙戌轉禮部郎中

亦去其御之十三年丙戌轉禮部郎中

亦去其御之十三年丙戌轉禮部郎中

亦去其御之十三年丙戌轉禮部郎中

亦去其御之十三年丙戌轉禮部郎中

亦去其御之十三年丙戌轉禮部郎中

亦去其御之十三年丙戌轉禮部郎中

亦去其御之十三年丙戌轉禮部郎中

亦去其御之十三年丙戌轉禮部郎中

亦去其御之十三年丙戌轉禮部郎中

亦去其御之十三年丙戌轉禮部郎中

亦去其御之十三年丙戌轉禮部郎中

亦去其御之十三年丙戌轉禮部郎中

亦去其御之十三年丙戌轉禮部郎中

亦去其御之十三年丙戌轉禮部郎中

亦去其御之十三年丙戌轉禮部郎中

亦去其御之十三年丙戌轉禮部郎中

亦去其御之十三年丙戌轉禮部郎中

亦去其御之十三年丙戌轉禮部郎中

亦去其御之十三年丙戌轉禮部郎中

亦去其御之十三年丙戌轉禮部郎中

皇二年庚寅

子辨生

皇二年庚寅
子辨生
亦去其御之十三年丙戌轉禮部郎中



六月丙戌改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事已酉至
 府十月己未明堂霽恩轉吏部郎中輕車重尉
 推官上相王考其考其乃考其乃考其乃
 大興神廟可祭不祭不祭不祭不祭不祭不祭
 天德廟大興神廟可祭不祭不祭不祭不祭不祭
 戶部議禁金魚池大興神廟可祭不祭不祭不祭
 陳郡禁金魚池大興神廟可祭不祭不祭不祭不祭
 諸地及金魚池大興神廟可祭不祭不祭不祭不祭
 事官及金魚池大興神廟可祭不祭不祭不祭不祭
 以官及金魚池大興神廟可祭不祭不祭不祭不祭
 事官及金魚池大興神廟可祭不祭不祭不祭不祭
 中興及金魚池大興神廟可祭不祭不祭不祭不祭

史部中丞前光祿卿直學士兼御史大夫
 梅聖俞買田於穎 是歲終

皇祐三年辛卯
 皇祐四年壬辰

三月壬戌丁母夫人憂歸潁州四月起復舊官公
 因辭八月許之

皇祐五年癸巳
 八月自潁州護母喪歸美吉州之瀧岡胥揚二夫
 人柩焉是冬復至潁

至元元年甲午三月改元

六月癸巳朝京師乞郡不許七月
 甲戌擢判流內銜會小人許為公奏請汰內侍其
 徒怨怒以胡宗堯不當改官事中公戊子出知同
 州判吏部南曹吳充為公辨明不報知諫院范鎮
 一再極言而參知政事劉沅方提舉修唐書亦乞

六月服闋降舊官職赴闕

留公修書八月丙午沅拜相戊申詔公修唐書九
 月辛酉遷翰林學士

館修撰
 大職之者一
 二職之者一
 三職之者一
 四職之者一
 五職之者一
 六職之者一
 七職之者一
 八職之者一
 九職之者一
 十職之者一
 十一職之者一
 十二職之者一
 十三職之者一
 十四職之者一
 十五職之者一
 十六職之者一
 十七職之者一
 十八職之者一
 十九職之者一
 二十職之者一



嘉祐元年丙申九月改元
三月同孫升考試諸司寺監人吏六月己丑上書
論宰相陳執中已而乞外改翰林侍讀學士集賢
殿修撰出知蔡州侍御史趙抃知制誥劉敞上蔡
孝惠孝章淑德章懷皇后廟攝太尉行事
至和二年乙未

留公七月戊午復領舊職八月辛丑假右諫議大
夫充賀正丹國母生辰使將持送仁宗御容會虜
主殂癸丑改充賀登位國信使十二月庚戌宿虜
界松山

嘉祐元年丙申九月改元

公年五十二月甲辰使還進北使語錄閏三月丁
亥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孟夏薦攝天尉行事五
月癸未知道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乙未免勾
當三班院六月甲子奉勅祈晴醮泉八月戊戌
知益州張方平除三司使甲子詔公權發遣三司

公事以俟其至而命李淑代知銀臺司乙亥車馬
諸景靈宮朝拜天興殿元贊導禮儀上又朝
宗及章懿太后神御殿攝太常卿九月辛卯大慶
殿行恭謝禮為贊引太常卿禮成加上輕車都尉
進封樂安郡開國侯加食邑五百戶
之常議王所禮萬事天之宜承先
此勤勤弗敢以私心以承先
向不勤勤弗敢以私心以承先
林氏列太常寺卿大外尚書
伯食北八百戶賜金魚袋中
伯正直德于論其濟神論
說正直德于論其濟神論

嘉祐二年丁酉
正月癸未權知禮部貢舉賜御書文儒二字乙巳
廢勅轉右諫議大夫
之史筆編其結因故款之大計津有餘地水不咸
宜於事也或加職免先凌共勉等神祇故射肉體
子制以字錦穿于休可特設於中尚書大夫都郎中
知制誥文錦撰撰撰撰撰撰撰撰撰撰撰撰撰撰撰撰
封制誥文錦撰撰撰撰撰撰撰撰撰撰撰撰撰撰撰撰
官無賜如故差遣依舊
伴奠丹賀正旦人使御筵於都亭驛
十二月被差押

嘉祐二年丁酉
正月癸未權知禮部貢舉賜御書文儒二字乙巳
廢勅轉右諫議大夫
之史筆編其結因故款之大計津有餘地水不咸
宜於事也或加職免先凌共勉等神祇故射肉體
子制以字錦穿于休可特設於中尚書大夫都郎中
知制誥文錦撰撰撰撰撰撰撰撰撰撰撰撰撰撰撰撰
封制誥文錦撰撰撰撰撰撰撰撰撰撰撰撰撰撰撰撰
官無賜如故差遣依舊
伴奠丹賀正旦人使御筵於都亭驛
十二月被差押





公之忠烈士於其勇為禍夫故體之文精者非徒
可於然之宜使杖餘星之於亦為命承命力
林學士數有數封想委成矣
三月癸卯為秋青發
哀苑中攝太常卿六月丙寅福康公主進封克國
公主七月壬午令公攝禮部侍郎以印授册使乙
未兼判尚書禮部九月己卯兼判祕閣祕書省十
一月辛巳權判文館丙申權知審刑院候胡宿四
依舊辛丑免十二月辛亥權判三班院癸亥權奉
安明德元德章穆三后御容於啓聖院車駕行酌
獻禮充禮儀使是月被差押伴契丹賀正旦人使

御筵於都亭驛
嘉祐三年戊戌

正月壬午上午幸興國寺及啓聖院朝謁太祖太宗
神御殿攝太常卿二月癸卯契丹遣使告其國母
哀差公館伴三月辛未兼侍讀學士以負多困辭
不拜癸未充宗正寺同修玉牒官甲午同陳旭考
試在京百司等人六月庚戌加龍圖閣學士權知
開封府
也
之
已
每
臨
宣
先
手
以
守
焉
已
謹
其
前
甲
昭
文
以
破
其
機
編
作
大
下

嘉祐四年己亥

二月戊辰免開封府給事中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
大士子以月為大夫初制給事中右丞為承旨學士
大士子以月為大夫初制給事中右丞為承旨學士

充御試進士詳定官賜御書善經二字四月丁卯
奏告今冬太廟親行袷饗之禮癸酉孟夏薦饗並
攝太尉行事丙子兼充群牧使六月甲申刑定景
祐廣樂記九月丁酉奉勅祈晴相國
車駕朝饗景靈宮癸酉袷饗太廟並攝待中



丁亥兼翰林侍讀學士
九月

十月庚午下元
真宗及章懿太后神御殿攝侍中十一月辛丑拜
攝密副使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



嘉祐六年辛丑

契丹賀正旦人使御筵於都亭驛

甲寅同修樞密院時政記十二月被差押伴

三月戊申侍上幸後苑賞花華景亭釣魚涵曦亭

遂宴太清樓閏八月辛丑轉戶部侍郎參知政事
進封開國公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公祥

本轉官許之

堂上風行於天下

同修中書時政記十二月丙戌臘享太廟攝太尉
行事

嘉祐七年壬寅



正月己酉朔大慶殿朝賀攝侍中承旨室制三月
乙卯祈雨南郊攝太尉行事辛酉投天三節
寫校書籍同譯經潤文四月壬午上嘉祐編勅七
月庚戌差充明堂由薄使九月戊申文德殿奏請
致養攝侍中奏中殿外辦已酉朝繫紫雲宮庚戌
朝繫太廟並攝司徒辛亥大饗明堂己未進階正
奉大夫加柱國仍賜推忠佐理功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正奉大夫徐鉉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加恩事如柱國
正奉大夫徐鉉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加恩事如柱國
十二月丙申上幸龍圖天章閣召輔臣至待制二
司副使以上臺諫官皇子宗室駙馬都尉管軍親
三司御書又幸寶文閣親飛白書分賜群臣公得
雙幅大書歲字下有御押加以御寶王珪夾題八
字云嘉祐御札賜歐陽脩仍於扇尾書翰林學士
臣王珪奉聖旨題賜名又出御製觀書詩一首令
群臣屬和中外遂宴羣玉殿庚子再召近臣及
三館臣僚赴天章閣觀三朝瑞物太官真宴集
次赴寶文閣觀御飛白書賜金花牋字獲



殿後數日公以狀進詩謝

狀在四六集

按兩宴皆有賜書而實錄及范蜀公東齋記事
止載丙申有賜當時王岐公親奉詔爲序亦不
及庾子再賜而實錄及序又不及館職預名惟
東齋記事言之公記陸子履家藏飛白字明言
琴玉殿所賜時子履任集賢校理與東齋記事
合但不知是日公得何字其爲金花牋則無疑
然陳無已六一堂圖書詩乃云黃絹兩大字又
何也韓忠獻公謝詩云鸞拂宮綃舞胡文恭公
亦有謝御飛白字詩得非預坐者衆所賜或

不同耶實錄二十三日丙申二十七日庚子而

歧公序乃作戊申壬子不應差誤如此殆傳寫

訛耳

歧公序疑書詩黃全少然看揮毫又
非爲溫公陳水記開十餘編編後白

是月差押伴契丹賀正旦人使御筵於都亭驛

嘉祐八年癸卯

二月乙亥奉勅充沈貴妃冊禮使

行禮不及四月壬申

英宗即位甲戌奉勅書大行皇帝哀冊諡實甲申

覃恩轉戶部侍郎進階金紫光祿大夫加食邑五

百戶食實封二百戶仍賜推忠協謀

理功

勳
三
長
補
議
承
天
下
之
理
思
慮
之
及
宜
先
老
成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事七月戊申押伴契丹祭弔人使御筵於都亭驛
命之實五月戊辰為皇帝祈福於南郊攝太尉行
乙酉奉勅蒙受命實其文曰皇帝恭膺天
命之寶五月戊辰為皇帝祈福於南郊攝太尉行
事七月戊申押伴契丹祭弔人使御筵於都亭驛

八月癸巳奉勅篆大行皇帝諡實其文曰神文聖
武明孝皇帝之寶十月乙酉增修太廟成命告七
室十二月庚午押伴契丹賀正旦人使御筵於都
亭驛

治平元年甲辰

四月甲午奉勅祈雨社稷閏五月戊辰特轉吏部

侍郎

金紫名錄大夫行尚書戶部侍郎兼知開封府
事



欽定四庫全書
御製通志卷之四十五
禮志五
祭禮
太社十二月壬子差押伴契丹賀正旦人使御筵
於都亭驛

治平二年乙巳

是春上表乞外不允四月辛丑景靈宮奉安仁宗
御容車駕行酌獻之禮攝侍中八月以大雨水再
乞避位不允九月辛酉提舉編纂太常禮書百卷
成詔名太常因革禮賜銀絹十一月庚午車駕朝

饗景靈宮辛未饗太廟壬申祀南郊攝司空行事

進階光祿大夫加上柱國食邑五百戶

攝司空之職神升禮樂增廣天地之明察而加

厚禮春秋成禮臨國而歸中區奉嚴祀典

文功在矣金匱之文大行尚書史記詩經禮記

事社稷宗廟之禮合諸經義以垂法範

八節伊瀆得某道洽諸經義以垂法範

林崇堂以紹續之文地無疆域以垂法範

以垂法範之文地無疆域以垂法範

治平三年丙午



六年六月三日賜上巳宴時初頒明天曆選
值丁巳是月以言者指濮議為邪說求去允
七月癸酉為饗太廟攝太尉行事十二月癸未奉
敕篆皇帝尊號寶其文曰體乾膺曆文武履孝皇
帝之寶乙巳押伴契丹賀正旦人使御筵於都亭
驛

治平四年丁未

正月丁巳神宗即徵戊辰覃恩轉尚書左丞進階
特進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仍賜推忠協
謀同德佐理功臣

尚書知亳州改賜推誠保德崇仁靖業功臣
吳月御史彭思永蔣之奇以飛語沂公上察其誣
斥之公力求去三月壬申除觀文殿學士轉刑部
尚書知亳州改賜推誠保德崇仁靖業功臣
望國之大臣明符於內猶同體之朕朕受命
望天之星也五光並耀自應對必詢其然志而

熙寧元年戊申
閏三月辛巳宣簽書駐泊公事陸舜乞便道過潁
少留許之五月甲辰至亳六月戊申視事

是歲連上表乞致仕不允八月乙巳轉兵部尚書

改知青州充京東路安撫使

陸舜字子履

人之都也世推忠厚出入為國效忠

望不為傳此推忠厚出入為國效忠

士將進則許而後已

自德以三千八百餘戶

自德以三千八百餘戶

自德以三千八百餘戶

自德以三千八百餘戶

自德以三千八百餘戶

自德以三千八百餘戶

自德以三千八百餘戶

自德以三千八百餘戶

自德以三千八百餘戶

自德以三千八百餘戶

自德以三千八百餘戶

自德以三千八百餘戶



到道自兵初而書上封國幣定郡縣
千八百戶食官時一千戶賦陳其文
五物銀五平器王賦以進陳其文
乃著甚法上如以色五戶食買物
數官私利也 是歲築第於穎

熙寧二年己酉

三月內侍王延慶使通傳宣撫問仍賜香藥一銀
合又進賜新校定前漢書以公嘗預刊定也冬乞

壽州使私計不允

熙寧三年庚戌

四月壬申除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河

東路經略安撫監牧使兼并代澤潞禱府嶺石路

兵馬都總管 河沿之一道通撫使之二處是皆家

路之雙什并門之雙仍通使所預收軍制自後

康於台司已再更於符武驛使定其制如前無別

康於台司已再更於符武驛使定其制如前無別

康於台司已再更於符武驛使定其制如前無別

康於台司已再更於符武驛使定其制如前無別

七月辛卯改知蔡州九月甲寅至蔡是歲更號六

一居士

熙寧四年辛亥





熙寧七年八月益文忠

熙寧八年九月乙酉葬開封府新鄭縣

元豐三年十二月以子升朝遇大禮贈大尉

以子升朝遇大禮贈大尉

以子升朝遇大禮贈大尉

以子升朝遇大禮贈大尉

以子升朝遇大禮贈大尉

元豐八年十一月贈太師追封康國公

紹聖三年五月追封堯國公

紹聖三年五月追封堯國公

紹聖三年五月追封堯國公

崇寧三年追封秦國公政和三年追封楚國公

忠

文忠公年譜不一惟桐川薛齊誼廬陵孫謙益

曾三異三家為詳雖用舊例每歲列其著述考

文力之先後然篇章不容盡載次序寧免疑混

如公曾孫建世以告勅宣劉為編年尚多差互

况餘人手今參稽眾譜傍採史籍取正公

之文凡居士集外集各於目錄題所撰歲一而

闕其不可知者奏議表章之類則隨箱注之定
爲文集一百五十三卷居士集五十卷分定
也故實于前外集二十五卷次之易童子問三
卷計本義別外制集三卷內制集八卷奏書
啓四六集七卷奏議十八卷雜著述十九卷集
古錄跋尾十卷又次之書簡十卷終焉考公行
狀惟闕歸榮集一卷往往散在外集更俟博求
別有附錄五卷紀公德業此譜專敘出處詞簡
而事粗備覽者當自得之慶元二年二月十五
日郡人登仕郎胡柯謹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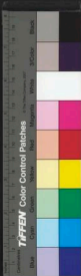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3-Color Black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歐陽文忠公文集總自

居士集五十卷

卷第一

文集一

古詩三十八首

卷第二

文集二

古詩二十首

卷第三

文集三

古詩三十一首

卷第四

文集四

古詩二十四首



LIBRAR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第五

古詩一十八首

文集五

卷第六

古詩二十五首

文集六

卷第七

古詩二十二首

文集七

卷第八

古詩二十一首

文集八

卷第九

古詩三十首

文集九

卷第十

律詩六十首

文集十

卷第十一

律詩五十七首

文集十一

卷第十二

律詩五十六首

文集十二

卷第十三

律詩五十五首

文集十三

卷第十四

律詩六十五首

文集十四



卷第十五

文集十五

與五首

雜文五首

卷第十六

文集十六

論三首

或問一首

卷第十七

文集十七

論六首

文集十八

卷第十八

辯一首

經旨十一首

文集十九

卷第十九

詔冊七首

卷第二十

文集二十

神道碑銘三首

卷第二十一

文集二十一

神道碑銘四首

卷第二十二

文集二十二

神道碑銘二首

卷第二十三

文集二十三

神道碑銘二首

卷第二十四

文集二十四

墓表八首



卷第二十五

文集二十五

墓表六首

卷第二十六

文集二十六

墓誌銘四首

卷第二十七

文集二十七

墓誌銘五首

卷第二十八

文集二十八

墓誌銘六首

卷第二十九

文集二十九

墓誌銘六首

卷第三十

文集三十

墓誌銘四首

卷第三十一

文集三十一

墓誌銘五首

卷第三十二

文集三十二

墓誌銘三首

卷第三十三

文集三十三

墓誌銘四首

卷第三十四

文集三十四

墓誌銘五首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卷第三十五

墓誌銘三首

文集三十五

墓碑一首

卷第三十六

墓誌銘七首

文集三十六

墓碣一首

卷第三十七

墓誌銘一十七首

文集三十七

卷第三十八

行狀二首

文集三十八

卷第三十九

記十首

文集三十九

卷第四十

記八首

文集四十

卷第四十一

序七首

文集四十一

卷第四十二

序九首

文集四十二

卷第四十三

序七首

文集四十三

卷第四十四

序六首

文集四十四

傳一首



卷第四十五

文集四十五

通雅司上書一首

卷第四十六

文集四十六

準讀言事上書一首

卷第四十七

文集四十七

與人書八首

卷第四十八

文集四十八

東閣十二首

卷第四十九

文集四十九

祭文二十首

卷第五十

文集五十

祭文十七首

外集二十五卷

卷第一

文集五十一

祭府七首

卷第二

文集五十二

古詩二十七首

卷第三

文集五十三

古詩三十首

卷第四

文集五十四



古詩三十七首

聯句三首

卷第五

文集五十五

律詩五十八首

卷第六

文集五十六

律詩七十三首

卷第七

文集五十七

律詩七十首

卷第八

文集五十八

古賦四首

辭二首

頌一首

贊一首

章一首

卷第九

文集五十九

論一十一首

辨二首

卷第十

文集六十

經旨一十三首

卷第十一

文集六十一

神道碑銘一首

墓誌銘六首

卷第十二

文集六十二

墓誌銘六首

石擦銘一首

墓表一首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卷第十三

記二十首

文集六十三

卷第十四

序一十二首

文集六十四

卷第十五

序七首

文集六十五

卷第十六

書八首

文集六十六

卷第十七

書一十一首

文集六十七

卷第十八

書一十二首

文集六十八

卷第十九

書一十四首

文集六十九

卷第二十

策問五首

文集七十

齊文一首

論議一首

卷第二十一

歐陽氏譜圖

祭文六首

文集七十一

卷第二十二

文集七十二



硯譜

牡丹記

卷第二十三

文集七十三

雜文二十七首

卷第二十四

文集七十四

近體賦一十三首

官題詩二首

卷第二十五

文集七十五

論三首

策八首

易童子問三卷

卷第一

文集七十六

問答二十一章

卷第二

文集七十七

問答一十五卷

卷第三

文集七十八

問答一章

外制集三卷

卷第一

文集七十九

制二首

制四十七首

卷第二

文集八十

制五十首

卷第三

文集八十一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制五十首 書道一十五首 附

內制集八卷

卷第一

詠七首

教書二首

口宣一十五首

青詞七首

齋文三首

功德疏右誥一首

文集八十二

國書二首

批答一首

春帖子詞二十首

宴詞一首

祝文五首

卷第二

文集八十三

制一首

教書一首

口宣一十五首

上梁文一首

宴詞一首

祭文四首

詠四首

批答五首

端午帖子詞二十首

青詞九首

齋文四首

卷第三

文集八十四

制一首

國書四首

御札一首

詠三首

教書四首

口宣一十七首



宋一首

青詞六首

密詞一首

齋文三首

祝文二首

祭文四首

勿德疏右語一首

卷第四

文集八十五

制一首

詔八首

詔教四首

敕書七首

批答二首

口宣一十三首

青詞五首

密詞二首

齋文一首

卷第五

文集八十六

詔八首

詔教三首

國書三首

敕書二首

批答一首

口宣一十三首

青詞三首

密詞二首

點表一首

齋文一首

祝文三首

卷第六

文集八十七

制四首

詔一十一首

國書二首

批答六首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口宣五首

端午帖子二十首

青詞六首

密詞三首

表六首

默表一首

冊文三首

文集八十八

卷第七

制二首

詔一十首

國書二首

敕書四首

批荅三首

口宣七首

青詞六首

齋文二首

祝文四首

功德疏語五首

內中御侍賀節詞語二首

卷第八

文集八十九

制三首

詔一十二首

敕書八首

批荅六首

口宣二首

表三首

密詞一首

齋文二首

祝文一首

祭文三首

表奏書啓四六集七卷

卷第一

文集九十

表一十八首

狀五首



劉子一首

卷第二

表九首

劉子九首

卷第三

表一十三首

卷第四

表一十一首

劉子二十首

卷第五

文集九十二

狀一十二首

文集九十二

劉子一十首

文集九十三

狀一首

文集九十四

表一十二首

劉子一十五首

卷第六

書二首

卷第七

書三十二首

奏議集十八卷

卷第一

劉子六首

卷第二

狀二首

文集九十五

卷三十六首

文集九十六

啓七首

文集九十七

狀四首

文集九十八



劉子九首

卷第三

文集九十九

劉子六首

卷第四

狀三首
文集一百

劉子十首

卷第五

狀一首
文集一百一

劉子八首

卷第六

文集一百二

劉子九首

卷第七

狀一首
文集一百三

劉子十首

卷第八

文集一百四

劉子十首

卷第九

狀一首
文集一百五

劉子十首

卷第十

文集一百六

劉子六首

卷第十一

狀一首
文集一百七

狀四首

卷第十二

文集一百八



劉子四首
書一首

狀二首

卷第十三

文集一百九

劉子二首

狀三首

卷第十四

文集一百十

疏一首

狀五首

劉子六首

卷第十五

文集一百十一

劉子十一首

疏一首

書一首

卷第十六

文集一百十二

狀九首

劉子三首

卷第十七

文集一百十三

劉子八首

卷第十八

文集一百十四

劉子六首

狀一首

雜著述一十九卷

卷第一

文集一百十五

河東奏草上

卷第二

文集一百十六



河東奏草下

卷第三

文集一百十七

河北奏草上

卷第四

文集一百十八

河北奏草下

卷第五

文集一百十九

奏事錄

卷第六

文集一百二十

檄議一

卷第七

文集一百二十一

檄議二

卷第八

文集一百二十二

檄議三

卷第九

文集一百二十三

檄議四

卷第十

文集一百二十四

崇文總目敘錄

卷第十一

文集一百二十五

于投志

卷第十二

文集一百二十六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歸田錄上

卷第十三

歸田錄下

卷第十四

詩話

卷第十五

筆說

卷第十六

試筆

卷第十七

文集一百二十七

文集一百二十八

文集一百二十九

文集一百三十

文集一百三十一

長短句一

卷第十八

長短句二

卷第十九

長短句三

集古錄跋尾一十卷

卷第一

周

前漢

卷第二

文集一百三十二

文集一百三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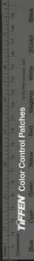
文集一百三十四

秦

後漢

文集一百三十五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後漢

卷第三

文集一百三十六

後漢

卷第四

文集一百三十七

魏

吳

晉

宋

齊

尚齊

梁

陳

後魏

東魏

北齊

後周

隋

唐

卷第五

文集一百三十八

卷第六

文集一百三十九

唐

卷第七

文集一百四十

唐

卷第八

文集一百四十一

唐

卷第九

文集一百四十二

唐



卷第十

唐

書簡一十卷

卷第一

五十一首

文集一百四十四

卷第二

五十六首

文集一百四十五

卷第三

四十八首

文集一百四十六

卷第四

文集一百四十七

四十一首

文集一百四十八

六十二首

文集一百四十九

四十五首

文集一百五十

四十四首

文集一百五十一

三十三首

文集一百五十二

卷第九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3/Color 3/Color 3/Color 3/Color 3/Color 3/Color 3/Color 3/Color 3/Color 3/Color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四十九首

卷第十

二十三首

附錄五卷

卷第一

祭文

論語

卷第二

墓誌銘

卷第三

文集一百五十三

行狀

神道碑

傳

卷第四

傳

卷第五

事迹



居士集序

門人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撰
夫言有大而非夸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
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
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
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
空言配之不已夸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
之言行而揚墨之道廢天下以爲是二字固然而
不知其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利
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



倪倭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
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較其功其
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
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
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爲空言作於其心
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
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滅於申韓哉由此言之
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晁
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爲之子以是知邪說
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況衆人乎自漢以來

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
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
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
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
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
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
世之不說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
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
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盛而
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

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說為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為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有餘年士始為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子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棊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子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脩字永叔既

老自謂六一居士云元祐六年六月十五日敘本

年十二月是時
任翰林學士

不知其功

一併不可
知說一併

此非子言也天下之公言也歐陽子諱脩字

永叔既老

自謂六一居士云州重轉大

六一居士

云州重轉大

六一居士

云州重轉大

六一居士

云州重轉大

六一居士

云州重轉大



居士集目錄

卷第一

古詩

顏跖

猛虎

仙草

遊龍門分題十五首

上山

石樓

伊川泛舟

明道元年

下山

上方閣

宿廣化寺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步月

八節灘

白傅墳

晚登菩提上方

山槎

石笋

鴛鴦

魚骨

魚鷹

伊川獨遊

同前

三遊洞

景祐四年

下牢溪

同前

蝦蟆碚

同前

黃牛峽祠

同前

千葉紅梨花

同前

金雞

同前

和丁賓臣遊甘泉寺

同前

送京西提點刑獄張駕部

寶元元年

贈杜默

康定元年

送呂夏卿

慶曆二年

憶山示聖俞

慶曆元年

送唐生

送任處士歸太原

康定元年

聖俞會飲

慶曆元年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送胡學士知湖州同前

哭曼卿同前

送雲穎歸廬山同前

送孔秀才遊河北同前

送黎生下第還蜀慶曆三年

卷第二

古詩

送楊嗣秀才慶曆三年

送孔生再遊河北慶曆三年

送慧勤歸餘杭慶曆三年

讀張李二生文贈石先生同前

絳守居園池慶曆四年

晉祠同前

登絳州富公嵩巫亭同前

水谷夜行寄子美聖俞同前

病中代書寄聖俞慶曆五年

鎮陽殘杏同前

班班林間鳩同前

暮春有感同前

洛陽牡丹園慶曆二年



鎮陽讀書
慶曆六年

留題鎮陽潭園
同前

讀蟠桃詩寄子美
同前

初伏日招王幾道小飲
同前

白髮
同前

永陽太廬
同前

送章生東歸
慶曆六年

卷第三

古詩

啼鳥
慶曆六年

遊瑯琊山
慶曆六年

讀徂徠集
慶曆六年

大熱二首
同前

幽谷泉
同前

百子坑養龍
同前

僧蚊
同前

重讀祖徠集
慶曆七年

汝麈答仲儀
同前

滄浪亭
同前

寶劍



秋晚凝翠亭

慶曆六年

菱溪大石

同前

送姜秀才遊蘇州

寶元元年

送孫秀才

慶曆六年

新霜二首

同前

豐樂亭小飲

慶曆七年

四月九日幽谷見緋桃盛開

同前

秋懷二首寄聖俞

同前

希真堂東手種菊花十月始開

同前

拒霜花

同前

懷嵩樓晚飲示徐無黨無逸

同前

瑯琊山六題

同前

歸雲洞

瑯琊谿

石屏路

班春亭

蔗子果

惠覺方丈

卷第四

古詩

贈無爲軍李道士二首

慶曆七年

拜啟

慶曆七年

彈琴效賈島體



酬學詩備惟略

別後寄聖俞 慶曆七年

紫石屏歌 同前

聚星堂前紫薇花 皇祐二年

獲麟贈姚闕先 皇祐元年

喜雨 皇祐二年

飛蓋橋故月 皇祐元年

竹間亭 皇祐二年

答呂公著見贈 皇祐元年

送蔡秀叔主簿

青松贈林國華 慶曆八年

入日聚星堂燕集探韻得豐字 皇祐二年

橄欖

鸚鵡螺

食糟民

送焦千之 皇祐元年

伏日贈徐焦二生 同前

寄生槐 皇祐二年

古韓公閔古堂 皇祐元年

永州萬石亭 同前

卷第五

古詩

答原父 皇祐二年

蟲鳥

答子華學士安撫江南見寄 皇祐二年

送張洞推官赴永興經略司 同前

寄聖俞 同前

有馬示徐無黨 皇祐元年

天衣

番和聖俞見答 皇祐二年

感春雜言 同前

廬山高贈劉中允 皇祐三年

送徐生之澠池 皇祐元年

葛氏鼎

太白戲聖俞

送九

梅聖俞寄銀杏 皇祐元年

與子華原父小做坐中寄同州江十學士休復

同前

述懷 同前



卷第六

和劉原父澄心紙至和二年

古詩

奉使契丹道中答劉原父桑乾河見寄之作初至

苦素屏同前

馬鬣雪同前

風吹沙同前

重贈劉原父嘉祐元年

贈沈遵同前

答聖俞同前

歲興玉首同前

吳學士石屏歌同前

初食車螯同前

送葉如晦之吳江同前

盤車圖同前

答聖俞英登樓嘉祐二年

答聖俞莫飲酒同前

思白兔雜言答侍公儀憶鶴之作同前

戲答聖俞同前



和梅能圖公儀謝賜同前

和聖俞感季花同前

折刑神海濼感贈聖俞二首同前

刑部看竹勅孟郊體同前

卷第七

古詩

贈沈道博士歌嘉祐二年

和聖俞李侯家鴨脚子同前

送吳生南歸嘉祐五年

樂哉襄陽人送劉太尉從廣嘉祐二年

奉酬揚州劉舍人原父見寄同前

西齋菊花過節始開偶書呈聖俞同前

於劉功曹家聽揚五講家女奴彈琵琶戲作呈

聖俞同前

長句送子履學士赴宿州同前

送公期得假歸絳嘉祐三年

送宋岐道學士赴太平州同前

謝王尚書奉正惠西京牡丹同前

送朱職方提舉運鹽同前

嘗新茶呈聖俞同前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次韻再作 同前

樂郊詩 同前

洗兒歌 同前

鳴鳩 嘉祐四年

代鳩 同前

看花至子華內翰 同前

啼鳥 同前

和聖俞唐書局後叢莽中得芸香一本之作 同前

答原父見過後中夜酒定復追昨日所覽雜記

并簡聖俞之作 同前

卷第八

古詩

有贈端溪綠石枕嶺州竹簟呈原父聖俞 嘉祐四年

夜聞風聲有感呈原父聖俞 同前

答聖俞大雨見寄 嘉祐二年

答聖俞白鷓鴣雜言 嘉祐四年

清明風雨三日不出因書所見呈聖俞 同前

答原父見過寵示之作 嘉祐五年

會飲聖俞家有作兼呈原父景仁聖俞從 嘉祐四年

依韻酬聖俞見贈之作 同前



小飲坐中贈別杜擇之赴陝府同前

奉答聖俞遠頌魚之作嘉祐三年

送刁約推官歸湖州嘉祐四年

夜坐彈琴有感呈聖俞

二月雪嘉祐五年

歸田四時樂春夏二首嘉祐三年

明妃曲和王介甫作嘉祐四年

盆池同前

再和明妃曲同前

奉送原父侍讀出守永興嘉祐五年

卷第九

哭聖俞同前

古詩

寄題劉義家園劾聖俞體

西齋小飲贈別冲卿學士嘉祐五年

答原父九月八日見過會飲之作同前

答梅公儀歸鴈亭長韻嘉祐元年

寄題洛陽張少卿靜居堂嘉祐六年

鬼車同前

感二子嘉祐元年

讀書日誦

鴨鵝詞月誦

初食雞頭有感月誦

雙井茶月誦

贈李士寧淳平四年

明妃小引

感事四首

新春有感寄常夷甫熙寧九年

昇天檜月誦

憶焦政月誦

贈許道人月誦

送龍茶與許道人月誦

馴鹿

留題齊州靈泉熙寧元年

山齋戲書絕句二首熙寧三年

朝承年惜花熙寧元年

出郊見田家蠶麥已成有感熙寧元年

射生戶熙寧元年

戲石唐山隱者熙寧元年

律詩

送王汲宰藍田景祐元年

微安門曉望

送孟都官知蜀州

南征四京至界上驛先呈城中諸文明道二年

逸老亭

廣愛寺

予黃學士三首明道元年

雨後獨行洛北

陪府中諸官游城南同前

智峯上人遊南嶽天聖九年

送左殿丞入蜀

秋郊晚行

被牒行縣因書所見呈僚友明道元年

過徽氏縣作同前

又行次作同前

送梅秀才歸宣城

鞏縣陪祭獻懿二后回孝義橋道中作明道二年

送謝學士歸闕同前

河南王尉西齋明道元年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Black

3-Color

White

Magenta

Red

Yellow

Green

Cyan

Blue

張主簿東齋

同前

留守相公禱雨九龍祠應時獲洵呈府中同僚前
春日獨遊上林院後亭見櫻桃花寄希深聖俞

元祐

獨至香山憶謝學士同前

太晚同應之至菩提寺小飲

黃河八節寄聖俞

聖俞

和應之登廣愛寺閣寄聖俞

同前

晚過水北

罷官西京回寄河南張主簿

聖祐元年

寄西京張法曹

同前

鄧彭婆值雨投臨汝驛回寄張九屯田司錄

同前

朱家曲

行至棧澗作

聖祐元年

送謝希深學士北使

同前

送賈推官赴歸州

聖祐二年

送張如京知安肅軍

同前

送戚勝軍張判官

同前

送同年史襄之武功尉

同前

送祝應載之東陽主簿

聖祐元年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鄭十一先輩赴四明幕

同前

送丁元珍峽州判官

同前

送楚建中潁州法曹

同前

送王尚恭隰州幕

同前

送王尚說三原尉

同前

送薛璠陳寺丞

同前

送廖八下第歸衡山

景祐元年

夏侯濟武少尉

同前

遠山

宋宣獻公挽歌詞二首

景祐元年

初出真州泛大江作

景祐三年

江行贈鴈

同前

松門

景祐四年

下牢津

同前

龍溪

同前

芬伶驛

同前

黃溪夜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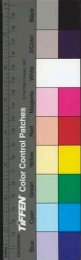
同前

望州坡

景祐三年

卷第十一

律詩



初至夷陵答蘇子美見寄

景祐三年

冬至後三日陪丁元珍遊東山寺

月

送前正山宰吳殿丞

同前

龍興寺小飲呈表臣元珍

同前

縣舍不種花因戲書

景祐四年

至喜堂北軒手植楠木呈元珍表臣

同前

戲答元珍

同前

初晴獨遊東山寺

同前

夷陵歲暮書事呈元珍表臣

景祐三年

夷陵書事寄謝三舍人

景祐四年

戲贈丁判官

同前

寄梅聖俞

同前

離峽州後回寄元珍表臣

寶元元年

再至西都

慶曆四年

過錢文僖公白蓮莊

同前

謝公挽詞三首

康定元年

愁牛嶺

寄子山待制二絕

慶曆五年

寄秦州田元均

同前

送沈待制陝西都運

同前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樂城遇風效韓孟聯句體

同前

過中渡二首

同前

自河北與潞州初入汴河聞馬

同前

自勉

同前

席上送劉都官

同前

又寄劉都官

書王元之畫像側

慶曆六年

送京西提刑趙學士

同前

寄題宜城縣射亭

同前

豐樂亭遊春三首

慶曆七年

謝判官幽谷種花

同前 云云六年

畫眉鳥

樓高樓新開南軒與郡僚小飲

慶曆七年

送張生

同前

田家

別滁

慶曆八年

答謝判官獨遊幽谷見哥

同前

招許主客

同前

金鳳花

鷓鴣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野鷺

木芙蓉

樵者

詠雪廣德八年

送鶴先輩登第還家皇祐元年

穎州西湖種瑞蓮黃楊寄呂度支許主客月前

三橋三首月前

答通判呂公著太博月前

祈雨曉過湖上皇祐二年

卷第十二

律詩

送謝中舍二首皇祐元年

酬張器判官泛溪

西園石榴盛開

西湖戲作示同遊者皇祐元年

夢中作

贈歐世英皇祐元年

送楊君之任永康

上太傅杜相公二首皇祐二年

太傅杜相公索聚星堂詩謹成月前



和太傅杜相公寵示之作 同前

杜相公有答宛州待制之句其卒章云獨無風

雅可流傳因標成 同前

依韻答杜相公寵示之作 皇祐三年

依韻和杜相公喜雨 同前

謝太傅杜相公寵示嘉篇 同前

答杜相公寵示去思堂詩 同前

答大傅相公見贈長韻 同前

借觀五老詩次韻爲謝 同前

答杜相公惠詩 同前

去思堂手植雙柳今已成陰因而有感 至和元年

和陸子履身遊城西李園 至和二年

內直對月奉寄子華舍人持國廷評 同前

答子華舍人退朝小飲官舍 同前

內直晨出便赴未慈齋宮馬上口占 同前

景靈朝謁從駕還宮 至和元年

憶滁州幽谷

和韓學士襄州聞喜亭置酒

寄題梅龍園滑州溪園 嘉祐元年

奉使道中五言長韻 至和二年

奉使契丹初至雄州

同前

奉使契丹回出上京馬上作

同前

送渭州王龍圖

同前

李留後家間第坐土作

送鄂州李節度

子華繼在末論速出錦屏遂常輪宿轉成二年

禮部貢院闕進士就試

同前

和梅理俞元夕登東樓

同前

再和

又和

憶鶴呈公儀

同前

答王禹玉見贈

同前

答王內翰范舍人

同前

戲答聖俞持燭之句

同前

小辨

同前

戲書

同前

春雪

同前

和梅公儀香茶

同前

和較藝書事

同前

和公儀贈白鷗

同前

舟和同前

和聖俞春雨同前

出省有日書事同前

和數家將畢同前

喜定號和高玉內翰同前

和出省同前

卷第十三

子詩

送鄧革先舉賜第南歸 嘉祐二年

和原父揚州六題 同前

時會堂二首

春頁亭

竹西亭

崑丘臺

蒙谷

內直寄聖俞博士 至和 年

送梅龍圖公儀知杭州 嘉祐二年

送沈學士康知常州 同前

聖俞監印南宮試卷因思去歲同在禮闈有感

兼簡子華景仁 嘉祐二年

答聖俞歲日書事 嘉祐四年

夜聞春風有感寄子華長文景仁 同前



廣告中懷子華原父同前

酬長文出城見示之句同前

唐崇徽公主手痕和繡內翰子華同前

答和闐老劉舍人兩中見寄嘉祐五年

寄闐老劉舍人同前

詳定幕文至同舍嘉祐四年

禁中見韞紅牡丹同前

和江都錢學士枕花同前

送襄陵令李君同前

景靈宮致齋同前

夏享太廟攝事齋宮聞鶯寄孫甫同前

送王平甫下第同前

對雪十韻同前

和武平學士歲晚禁直書懷同前

答西京王尚書寄牡丹嘉祐六年

應制賞花釣魚同前

清明賜新火同前

明堂慶成嘉祐七年

羣玉殿賜宴同前

永昭陵挽詞三首嘉祐八年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續作五首同前

赴集禧宮祈雪追憶從先皇駕幸有感同前

夜宿中書東閣同前

送王學士赴兩浙轉運同前

早朝詒平元年

下直同前

齋宮有殘雪思作學士時有聞鸞詩寄原父有

感四首同前

攝事齋宮偶書同前

早朝感事同前

集禧謝雨同前

下直呈同行三公同前

東閣雨中同前

四月十七日景靈宮奉迎仁宗御容有感詒平二年

卷第十四

律詩

馬上默誦聖俞詩有感詒平二年

定力院七葉木同前

秋陰同前

秋懷同前



初寒 同前

寄渭州王仲儀龍圖 同前

崇政殿試賢良晚歸 同前

聞顯州通判知郡唱和因以奉寄 同前

南郊慶成 同前

和昭文相公上巳賜宴 治平三年

三日赴宴口占 同前

讀揚雄草玄集 同前

蘇主簿 同前

寄題沙溪寶錫院 嘉祐五年

宋司空挽詞 治平三年

感事 治平四年

永學陵挽歌訓 三首 同前

答子發與子士見贈之作 同前

送張職方知道州 同前

再至汝陰 三絕 同前

郡齋書事寄子發 同前

答子發見寄 同前

寄素人行書贈子發 同前

贈隱者 同前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戲書示黎教授同前

寄懷同前

過河龍潭

遊太清宮出掖馬上口占熙寧元年

太清宮燒香同前

謝提刑張郎中寄鈔竹枝治平四年

答黎教授二首同前

寄許道人熙寧元年

酬扶溝周職方錄示白鶴宮詩同前

曉發齊州道中二首同前

表海亭同前

歲晚書事同前

謁湖馬上有感同前

佳場看山同前

殘鴈同前

歲暮書事同前

聞沂州盧侍郎致仕有感同前

春晴書事熙寧二年

遊石子湖同前

清易同前



水磨亭子同前

寄題相州榮歸堂熙寧三年

畫餅堂同前

觀音軒同前

仰鶴亭同前

休逸臺同前

青州書事熙寧二年

留題南樓二絕同前

答和王宣徽

答和呂侍讀熙寧四年

答子履見寄之作熙寧三年

謝京平悅詞類事四年

答資政邵諫議見寄二首同前

卷第十五

賦

苦楊樹子賦景祐三年

鳴蟬賦嘉祐元年

秋聲賦嘉祐四年

病暑賦同前

惜蒼蠅賦治平三年



雜文

醉翁吟 嘉祐元年

山中之樂

雜說三首

卷第十六

論

正統論三行 嘉祐元年

或問一首

卷第十七

論

本論二首 慶曆二年

朋黨論 慶曆四年

魏澹解論

為君難論二首 慶曆二年

卷第十八

經旨

易或問三首 嘉祐四年

明用一首 同前

春秋論三首 同前

春秋或問二首 同前



奏摺論

同前

經國論

咸安元年

辯

怪竹辯

咸安元年

卷第十九

詔冊

請皇太后權同聽政詔

嘉祥八年

皇太后還政議合行典禮詔

同前

賜太宗正司詔

法平元年

賜夏國詔書

同前

英宗道制

治平四年

尊皇太后冊文

治平二年

卷第二十

神道碑銘

全部郎中贈兵部侍郎關公象神道碑銘

寶元

太子太師致仕贈司空文惠陳公亮神道碑

神道碑

銘

慶曆四年

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仲淹神道碑

神道碑

銘

至和元年

卷第二十一



神道碑銘

戶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曾公 致竟 神道碑銘

慶曆六年

度支部中天章閣待制王公 奠 神道碑銘

元祐

袁州宜春縣令贈太師真國程公 元白 神道碑

銘 熙和二年

鎮安軍節度使同平章事贈中書令程公 毋神

道碑銘 嘉祐四年

卷第二十二

神道碑銘

太尉文正王公 卞 神道碑銘

嘉祐二年

觀文殿大學士贈司空晏公 卞 神道碑銘

同前

卷第二十三

神道碑銘

忠武軍節度使同平章事武恭王公 堯用 神道

碑銘 嘉祐三年

工部尚書贈刑部尚書余襄公 卞 神道碑銘

治平四年

卷第二十四

墓表

石曼卿 延年 墓表 慶曆元年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尚書屯田員外郎李君 行芳 墓表 寶元元年

內殿崇班許君 墓表 慶曆元年

連處士 身有墓表 慶曆八年

尚書屯田員外郎張君 各墓表 至和元年

龍武將軍許君 墓表 至和元年

永春縣令歐君 墓表 天聖元年

河南府司錄張君 士墓表 嘉祐二年

卷第二十五

墓表

屯田員外郎贈兵部員外郎錢君 治墓表 至和

太常博士周君 克勳 墓表 皇祐五年

左班殿直贈右羽林軍將軍唐君 扶墓表 嘉祐四年

胡先生 環墓表 嘉祐六年

瀛洲軒表 嘉祐三年

葉賢校理丁君 墓表 嘉祐元年

卷第二十六

墓誌銘

虞部員外郎尹公 仲真 墓誌銘 寶元元年

知制誥謝公 耕墓誌銘 康定元年

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簡肅薛公 墓誌銘 寶元



卷第二十七

墓誌銘

慶支貧外郎張君墓誌銘 嘉祐四年

翰林博學士給事中梅公墓誌銘 慶曆二年

都官員外郎歐陽公墓誌銘 慶曆四年

尚容縣令贈兵部員外郎王公墓誌銘 前

張子野墓誌銘 康定元年

孫明復墓誌銘 嘉祐二年

卷第二十八

墓誌銘

蔡君山墓誌銘 慶曆三年

黃夢升墓誌銘 同前

大理寺丞狄君墓誌銘 慶曆五年

薛質夫墓誌銘 寶元二年

隴城縣令贈太常博士呂君墓誌銘 慶

尹師魯墓誌銘 同前

卷第二十九

墓誌銘

主客郎中劉君立之墓誌銘 皇祐二年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墓誌銘

年三 供備庫副使楊君墓誌銘 宣統三年

太子中舍王君墓誌銘 康定元年

工部郎中歐陽君墓誌銘 嘉祐二年

少府監分司西京裴公墓誌銘 同前

卷第三十

墓誌銘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贈工部侍郎張公

墓誌銘 皇祐元年

兵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杜公墓誌銘 至和元年

比部員外郎陳君墓誌銘 至和二年

鎮安軍節度使同平章事贈中書令文簡程公

墓誌銘 嘉祐二年

卷第三十一

墓誌銘

太子太師致仕杜祁公墓誌銘 嘉祐二年

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 至和元年

太子中舍梅君墓誌銘 皇祐元年

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 嘉祐元年



翰林侍讀學士王公嘉祐二年

墓誌銘

墓誌銘

尚書戶部侍郎參知政事贈右僕射文安王公

嘉祐四年

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贈吏部尚書正肅王

公墓誌銘同前

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李公嘉祐五年

墓誌銘

墓誌銘

尚書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許公元墓誌銘

二年

尚書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孫公甫墓誌銘

二年

梅龍俞嘉祐六年

江鄰幾嘉祐六年

墓誌銘

墓誌銘

尚書駕部員外郎致仕薛君表墓誌銘

國子博士薛君表墓誌銘



但棟石先生小墓誌銘 治平二年
文安縣毛簿無君請墓誌銘 治平四年
贈太子太傅胡公省墓誌銘 同前

卷第三十五

墓誌銘

永州軍事判官鄭君平墓誌銘 慶曆四年
端明殿學士蔡公墓墓誌銘 皇寧元年
集賢院學士劉公墓墓誌銘 皇寧二年
雲陵縣令贈都官員外郎吳君象墓誌銘 嘉祐元年

卷第三十六

墓誌銘

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 慶曆五年
萬壽縣君徐氏墓誌銘 同前
長沙縣君胡氏墓誌銘
長壽縣太君李氏墓誌銘 慶曆八年
廣平郡太君張氏墓誌銘 嘉祐元年
渤海縣君高氏墓誌銘 同前
北海郡君王氏墓誌銘 嘉祐五年
長安郡大君盧氏墓誌銘 治平四年

卷第三十七



墓誌銘

皇從姪衛州防禦使遂國公 宗顏墓誌銘 同前

皇從姪薊州團練使安陸侯 宗謙墓誌銘 同前

皇從姪右領軍衛大將軍博平侯 世顯墓誌銘 同前

皇從姪康州刺史高容侯 宗輝墓誌銘 同前

皇從姪右監門衛將軍廣平侯 宗武墓誌銘 同前

皇從姪右監門衛將軍 世衡墓誌銘 同前

皇從姪右屯衛大將軍武當侯 世寧墓誌銘 同前

安陸侯夫人長樂郡君 賈氏墓誌銘 同前

雍國太夫人馮氏墓誌銘 同前

東萊侯夫人平原郡夫人米氏墓誌銘 同前

韓國公夫人太寧郡君慕容氏墓誌銘 同前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李氏墓誌銘 同前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金堂縣君錢氏墓誌銘 同前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武昌縣君郭氏墓誌銘 同前

右屯衛將軍夫人永安縣君慕容氏墓誌銘 同前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周氏墓誌銘 同前

卷第三十八

行狀

卷第三十九

記

戶部侍郎贈兵部尚書蔡公齋行狀寶元二年
司封員外郎許公進行狀同前

細州先春亭記景祐三年

夷陵縣至吾堂記同前

峽州至吾亭記景祐四年

御書閣記慶曆二年

畫舫齋記慶曆二年

王彥章畫像記慶曆三年

穀城縣夫子廟記寶元元年

吉州學記慶曆四年

豐鄉亭記慶曆六年

醉翁亭記慶曆六年

卷第四十

記

菱谿石記慶曆六年

海陵許氏南園記慶曆八年

真州東園記皇祐二年

浮槎山水記嘉祐二年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ack 3/Color White Magenta Red Yellow Cyan Blue

有美堂記嘉祐四年

畫錦堂記祐平二年

仁宗御飛白記祐平四年

峴山亭記嘉祐三年

卷第四十一

序

章望之字序慶曆三年

秘演詩集序慶曆二年

惟儂文集序慶曆元年

詩話後序嘉祐三年

集古錄目錄序嘉祐七年

蘇氏文集序皇祐三年

鄧綬跋名序

卷第四十一

序

韻總序

送楊寔序慶曆七年

送曾鞏序慶曆二年

送田晷秀才寧親高州序景祐四年

謝氏詩序

口前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送張唐民歸青州序 慶曆二年

送王尚序

孫子後序

梅聖俞詩集序 慶曆六年

卷第四十二

序

送宋秘丞歸太學序 嘉祐元年

送徐無黨歸序 嘉祐元年

歐氏文集序 嘉祐元年

外制集序 慶曆五年

禮部唱和詩序 嘉祐二年

內制集序 嘉祐六年

帝王世次圖序

後序

卷第四十四

序

思穎詩後序 治平三年

歸田錄序 治平四年

仲氏文集序 熙寧元年

續思穎詩序 熙寧三年



江鄰巽文集序 熙寧三年

薛簡庸公文集序 熙寧四年

傳

六一居士傳 熙寧三年

卷第四十五

書

通進司上書 康定元年

卷第四十六

書

準詔言事上書 慶曆二年

卷第四十七

書

答陝西安撫范龍圖辭辟命書 康定元年

答李沔書二首

與荆南樂秀才書 景祐四年

答吳克秀才書 康定元年

上杜中丞論舉官書 景祐二年

與曾彙論氏族書 慶曆六年

答宋成書 至和二年

卷第四十八



策問

武成王廟問進士策二首 慶曆二年

問進士策三首

南省試進士策問三首 嘉祐二年

問進士策四首

卷第四十九

祭文

求雨祭文 寶元元年

求雨祭漢景帝文 同前

祭桓侯文 嘉祐四年

北嶽廟賽雨祭文 慶曆五年

修城祈晴祭五龍文 慶曆七年

又祭城隍神文 同前

祈晴祭城隍神文 同前

又祭漢高祖文 同前

祈雨祭漢高祖文 同前

漢高祖廟賽雨文 同前

祈雨祭張龍公文 皇祐二年

祭薛尚書文 寶元元年

祭謝希深文 皇祐元年



祭辭奠天文

祭叔父文 慶曆四年

祭尹子漸文 慶曆五年

祭尹師魯文 慶曆八年

祭蘇子美文 同前

祭鄭宣徽文

皇考懿黃祭文

卷第五十

祭文

祭程相公文 嘉祐元年

祭竇政范公文 皇祐四年

祭杜祁公文 嘉祐二年

祭吳尚書文 嘉祐三年

祭梅聖俞文 嘉祐五年

奠黃祭文三首 嘉祐七年

祭宋侍中文 治平二年

英宗皇帝靈駕發引祭文 治平四年

祭石曼卿文 治平四年

祭胡太傅文 同前

祭劉給事文 熙寧元年



居士集目錄卷終

祭丁學士文 嘉祐十四年
祭吳大資文 嘉祐三年
祭蔡端明文 嘉祐四年
青州未晴祭文 嘉祐二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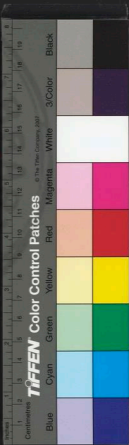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 2012 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 INC.







RESERVED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 1217 43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5Color Black



居士集卷第一

古詩三十八首

歐陽文忠公集

頽頽

頽頽飲水陋巷卧曲肱盜跖狀人肝九州恣橫行
 四仁而短命跖壽死免兵愚夫仰天呼禍福豈足憑
 跖身一腐鼠死朽化無形萬世尚遭戮筆誅甚刀刑
 思其生所得豈大飽臭腥頽子聖人徒生知自識明
 惟其生之樂豈減跖所榮死也至今在光輝輝如
 日星譬如埋金玉不耗精與笑生死得失間較量誰
 重輕善惡理如此毋尤天不平



猛虎

猛虎白日行心閑
銳揚揚當路擇人肉
羆熊一併不形相
頭垂尾不掉百獸自然降
暗獨發所忽有機埋
路傍徐行自跡之
機讒矢穿腸怒吼震
林丘瓦落兒隨床已死
不敢近目睛射餘光
虎勇猛恃其外爪牙利
鈎鑿人形雖羸弱智巧
乃中藏恃外可摧折
藏中難測量
笑心多決烈自信不
猜防老狐足蟲計安居
如耕穴垣墻窮冬聽冰
渡思慮豈不長引身入
投中將死猶跳踉
狐姦固堪笑
虎猛誠可傷

仙草

世說有仙草得之能隱身
仙書已怪妄此事况無文
嗟爾得從誰不辨偽與真
特行入都市自謂術通神
白日攫黃金磊落揀奇珍
旁人掩口笑縱汝誓惟忻
汝方矜所得謂世盡盲
盲非人未見汝乃汝不見人
遊龍門分題十五首

上山

躡躡上高山
探險慕幽賞
初驚湖芳早
忽望巖扉敞
林窮路已迷
但逐輕歌響

下山

行歌擊鼓裏
共下山前路
千巖逐照外
一鳥投巖去



渡口晚無人擊柝芙蓉樹

石淙

高巖復下巖風急刺舟難不及樓中宴餅御川上山
一山一水一陽洞消遠唯見白鷗鷺

上方閣

聞鐘渡嶺舟寒水共步尋雲岫還隨水鳥下却望層
林上清梵連精覺日暮空山響

伊別五舟

春露漸生瀟水淥迴舟小沙禽獨避人飛去青林杪
宿贊化寺

披凌深澗披露採香薇
無歌雖并響共向松林歸
日落寒山慘浮雲隨客衣

自善提步月歸廣化寺

春巖瀑泉響夜叉山已寂
明月淨松林千峯同一色
八節灘

亂石瀉溪流跳波濺如雪
往來川上人一作朝暮
愁灘闕更待浮雲散孤舟弄明月

白傅墳

芳荃真蘭酌共弔松林裏
溪口望山椒但見浮雲起
晚登菩提上方



通志 卷之十 中 雜記 八 蘇門 九 下 蘇

瀑鐵所清川塔舟綠翠嶺摩訶窟摩訶窟因以窮人境
舟舟舟舟終日愛雲山彼見青蒼香竊問誰知一室
煙霞米乳賣雲腰杖石髓蒼崖一徑橫壺凌翠壁千
尋宮戶起昔人何處為漁人土山阿跡更幾青蘿
綠桂何處寂寂山鳥鳴翠不驚寒松鳴淵底自生風月
出林間春曉麻山崎嶇尋履易迷山回路轉幾人知
惟願河口春花落流出巖前百丈流

下 水 溪

石 門

隔谷聞溪聲 溪聲 巖壑 清池 白石 靜見 千峯影

巖花無時發翠栢發何整安能絕清溪倚仰弄雲字

蝦蟆碚 許子 叙 賦 序

石砌吐陰崖泉聲滿空谷能變弄泉容繁舸留巖腹
陰精分月窟水味標茶錄共飲試春芽捨旗幾時綠

黃牛峽 吳 梓 無 祠

大川雖有神 神 斷 田 淫 祀 亦 其 本 且 俗 石 馬 繫 祠 門
山鷄噪叢木潭潭行鼓隔溪聞楚巫歌舞遊迎神盡
船百丈山前路上灘下峽長來去江水東流不曾停
黃牛千古長如故峽山侵天起青嶺崖崩路絕無由
上黃牛不下江頭飲行人惟向舟中望朝朝暮暮牛



行所見黃牛徒使行一作無人過此慈山高更遠望
猶見不是黃牛一作牛滿客舟一作舟一物一非黃牛如飛

夫不徒行也

千葉紅梨花

花開雪中落有北花前無實者
如梅味中妙如柳根令空

之款

紅梨千葉愛者誰白髮郎官心好奇徘徊樹不見
折一日千市看無時夷陵寂寞千山裏地遠氣偏時
節異愁煙苦霧少芳菲野卉豈花開紅紫可講此樹
生此處高枝絕一作絕無人顧春風吹落復吹開山
鳥飛來自飛去根盤樹老幾經春其實今纔遇使君

風輕露薄前舞日暖繁香露下開從來奇物產
誰安得移根植帝家猶勝張翥為漢使辛勤西域使
栢花

金雞五言十四韻

璧荆鮮入秀厥美為物惟禽鳥得之多山雞粟其粹
衆練爛成文異色不可繪仙衣霓紛披女錦花綵縹
輝華日光亂眩轉目瞻態高回咏秋翠下凋飲寒澗
清啜或相呼舞影還自愛豈知文章累遂使網羅掛
及禍誠有媒求友反遭賣有身乃吾患斷尾亦前戒
不奉世所驚甚美衆之害猶梁鍾云厚樊禁豈為未



山林歸無期，獨湖日已遠。用賤有前言，言之可為愼。

和丁寶臣遊甘泉寺詩

江上孤峯蔽綠巖，懸樓終日對巖叢。叢林已廢姜祠在，
車迹難尋楚語訛。料補結林一細辨猶疑人跡綠
不在空餘一流寒巖側，澄碧泓渟涵玉色。西僧豈解
惜清水發俗亦知為勝迹，西陵老縣一令好尋幽。時
共登臨，向此遊歌危一逕穿林，擬壘石蒼苔留客歇。
山深雲日變陰晴，澗拓巖松度歲青。谷裏花開知地
暖，林間鳥語作春聲。依依渡口夕陽時，却望層巒在
翠微。城頭暮鼓休催客，更待橫江一舸弄月歸。

送京西提點刑獄張駕師

大華之松千歲青，嘗聞其下多茯苓。地靈山秀草木
異，往往變化為人形。神仙不欲世人採，覆以雲氣常
冥冥。臺諫何年一作得真訣，服餌既久毛骨清。汝陽
昔見今十載，舟楫益少方瞳明。郡齋政成歸組紱，高
談日接無俗情。語急下覆美績，使車朝出行屬城。
職清事簡稱雅一作林意盡書古箋，心辨一作發擊經濟。
陽花色笑春日錦，衣畫歸闈里鷺。自云孰欲一作謝
官去，烏紗白段西臺婦。他年一作我亦老嵩少，願乞
仙粧分餘譽。



贈杜延年詩

南山有鳴鳳其音和且清鳴於有道國出則天下平
杜庶求主秀能參鳳鳳聲作詩幾百篇長嘯仍鉅行
勢之入京邑欲使衆耳驚來時上師堂再拜辭先生
先生領首道教以勿驗於贈之三豪篇而我濫一名
杜子來訪我欲求相和鳴顧我文字平未足當豪英
豈如子之辭雖鏗開鑄室淫哇俗所樂百鳥徒一弄
嗚嗚杜子卷舌去歸衫袖以輕京東聚羣盜河北點
新兵饑荒與愁苦道路日以盈子盍引其吭發聲通
下情上聞天子聽次使宰相聽何必九包禽始能瑞

如一作范延年詩何特作我耳久已傾願以白玉琴爲
之朱絲絃

送呂夏卿

夏卿字晦公河南人

始吾尚幼學弄筆群兒爭誦公初文嗟我今年已白
髮公初相見猶埃塵傳家尚喜有二子始知靈珠出
淮濱一作滿塘去年東會萊上國欲以文學薦衆人
驚駭羣馬欲足避天衢謀路喜一作先驥驕尚書禮部
委高第欲水襖硯趨嚴宸曠曠春日轉黃李一作高爲賦
筆括青雲我時寓直殿墮好衆中進子笑以忻明朝
一作夫意落人後我爲沮氣羞出門得官高受幾千

里猶幸海遠一辨無惡氣英英帝國多鸞鳳一作上
下羽翼何縵紛期于當呀丹山鳳為瑞相與來及群

憶山示聖俞

吾思夷陵山山亂不可究東城一埃餘高下漸岡阜
群峯迤邐接四顧無前後憶嘗祇吏役鉅細悉經覩
是時秋卉紅巖谷堆烟綠林樾松轉皴山老石脊瘦
斷徑覆蘚崖孤泉醜清溜深行得平川古俗見耕耨
澗荒驚鷺奔日出飛雉滋然石屢擊眠綠巖壑解校
幽尋歎簡往清興思誰侑其西乃三峽險恠愈奇富
江如自天傾一作岸立兩崖闊照平望西屬越嶺迤

傳聞千葉昔未有只從左紫名初曉四十年開花百
變業後最好清溪辨今花雖新我未識未信與舊誰
妍媸當時一辨所見已云絕豈有更好一作用此可疑
古稱天下無正色但恐世好隨時移艷紅能銷豈不
美飲色如避新來嫌何況遠謫蘇與質有類異世誇
始施造化無情宜一禁偏此著意何其私又疑人心
愈巧偽天一作欲闢巧窮精微不然元化朴散久豈
特近歲尤澆漓爭新一作闢麗若不已更後百載知
何為但應藉花日愈好惟有我老年年衰



蒼深夜苦烟燈冷
不長應盡文字細
病眸泣無光
坐又百戰僊書遺
詩想散亭前
顧後失得一念一作
十忘乃知學在少
之大不可強發書
誰與語歎息自
悲傷因愧石夫子
但得有茅堂
前年家京師
講學居
上座青衫綴朝士
面有一指數
似桑不耐
群兒嗤
束書歸故鄉
却尋茅堂在
高田泰山傍
聖經日陳前
弟子雖兩朝
大論叱佛老
高學一作誦
虞唐賓朋足
棗兒女飽糟糠
雖云待官閑
伏欲解朝裳
有似鸞作
滿縮身思自感
嗟我一何愚
貪得不自量
平生事筆硯
自可娛文章
開口攬時事
論議爭煌煌
退之嘗有

無間如何任生來
三月不得見
方茲急士時
論揮宜
宜漫任生居太原
白首勤著撰
閉戶不求聞
忽來誰
所薦人賢
同當用舉
舉不加
適一作聖因
當罰
兩無文是
非奚以辨
遂令拂衣歸
安使來者勸一本
有某

聖俞會飲詩聖俞赴徐州一本

傾壺豈徒強君飲
解帶且欲留君談
洛陽舊友一時
散十年會合無二三
京師早又塵土熱
忽值晚雨涼
織纖一作勤滑公
井泉醲最美
赤泥印酒新
開蟻更冷
君向勝咳
葡萄花妍媚
春酣酣詩有春風之句
吾交



夢使天下還誰得來美如君兼一本有兼文

大序等工鑿刻露天骨將論縱橫輕玉鈴遺編

最愛孫武說性性曹杜遺夾芟關西幕府一作不能

辟龍山一作賦時死可憐嗟余身賤不敢薦四

十白錢猶青衫吳興太守詩亦好性一作奏玉琯和

笑成五行到十莫辭醉明日一作舉棹天東南

武平天下才四十滯松繫忽東使君舟歸榜一作不

可纜都門春漸動柳色綠將暗掛帆千里風水關江

壘溢真興水精宮樓閣在寒鑑插袖秋苞繁鳥徑春

寬醜清談越客醉憂憂吳娘雙寄詩夢憚頻一作以

慰離居念

哭一作曼卿

嗟我識君晚君時猶壯夫信哉天下奇落落不可拘

軒昂雜驚俗自一作灑酒之徒一飲不計斗傾河竭

崑墟作詩幾百篇錦組如瓊瑤時時出險語意外研

精蘊窮奇變雲煙披帷蟠蛟魚詩成多自寫筆法頗

與虞旋弃不復惜所存今幾餘性性落人間藏之比

明珠又好一作題屋壁紅規隨卷舒遺蹤疑在餘

墨潤不枯胸山頃歲出我亦斥江湖垂雞一作四五



戴人事忽焉
珠歸未見京師心老貌已癯但驚
何其衰豈意今也無才高不少下閭若與世疎驕
當少時其志萬里塗一旦老伏櫪猶思玉山鶴天兵
宿西北狂風尚稽誅而令壯士死痛惜無賢愚歸魂
濁上田露草荒春燕

送疊嶺歸廬山

吾聞廬山久欲往世俗拘昔歲敗夷陵高舟下江湖
八月到滙口停帆望香爐香爐雲霧間香霧逆有無
忽值秋日明彩翠浮空虛信哉奇且秀不與瀟霍俱
偶病不時性中流但踟躕今思尚躊躇恨不傳畫圖

晏頴十年萬風塵客京都一旦不辭訣飄然卷衣作
衣裾山林往不返古亦有晉儒西北苦兵戰江南仍
早拓新秦又攻寇京陝募兵夫聖君念蒼生賢相思
良謨嗟我無一說朝紳拖舒舒未能膏鼎鑊又不老
菰蒲羹子識所止雙林歸結廬

送孔秀才遊河北

吾始未識子但聞揚公賢及子來叩門手持贈子篇
賢惠視所與不待交子知將言子文諧律呂子行
灑琅玕行矣慎所遊惡草能敗蘭

送繁生下第還蜀



秦雖不復雅孔子脩春秋扶王賤吳楚大法加諸侯
要儒沈於魯甚者云無周太古既已矣安能計一作
源流遂令學者迷異說相交鞠黎生西南秀挾策來
東遊一作有司不見採春霜滑歸櫛自云喜三傳力
一作欲探微凡學也不強苟至將焉度聖言簡且
直傳多迂其求經通通自明下筆如戈矛一敗不足
矜復功掩前蓋

居士集卷第一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猛虎詩引身入投中則在考字書投音抽取也發
也舉也引也收也義與詩不類按韓文公城南獵
句云靱妖藤索解時景通云布活套於狐徑而擣
其足謂之靱靱投聲相近公用投字義或取此
蝦蟆碭詩諸本皆作碭朝佐考字書無此字按東
坡集決因經歷詩忽憶尋蟆培其字從土又南行
集二蘇皆有蝦蟆培詩廢城作培東坡作背今秘
書正字項安世嘗自蜀來云土人寫作背字音佩

石鐘川上山一作

蘇詩 蜀浦一作

文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唐古樂卷第二

歐陽文忠公集二

古詩二十首

送楊嗣秀才

吾奇魯生者始得之太學初謂獨軒然百鳥而一鷄
 既又得楊生群獸出麟角乃知天下才所識猶未博
 楊生初識師仁義而禮樂天姿橫且茂美不得連珠
 始來讀其文如渴飲醴一作醪既坐即之談稍稍吐
 鋒鏘非唯富春秋固已厚天爵有司選群材絕墨困
 量度胡為謹毫分而使遺磊落至寶與常珍夜光驚
 把捩駭者奔諸塗竊拾充吾囊其於獲二生厥償玉



下
濟
一
學
本
作
原

紅
茶
綠
本
作

金
厚
本
作

綠
翠
本
作
陰
器
本
作
油
穴
火
作

已
矣
大
作

唐詩卷第二
歐陽文忠公集二

送楊嗣秀才

吾奇魯生者始得之太學初謂獨軒然百鳥而一鷄
既又得楊生群獸出麟角乃知天下才所識猶未博
楊生初識師仁義而禮樂天姿橫且茂美不得連珠
始來讀其文如渴飲醴一作醪既坐即之談稍稍吐
鋒鏘非唯富春秋固已厚天爵有司選群材絕墨困
量度胡為謹毫分而使遺磊落至寶與常珍夜光驚
把捩駭者奔諸塗竊拾充吾囊其於獲二生厥償玉



一設嗟吾雖得之氣力獨何弱帝關落處幾一欲
獻前後却遷今扁舟下飄若吹霜掃世好競辛鹹古
味味淡泊一作否泰理有時世窮見其碑

送孔生

一作本志再遊河北

志士惜白日高車無停輪孔生東魯儒年少勇且仁
大軸歐理隱長裾弊街塵門無黃金聘家有白髮親
寒風八九月北渡大河津王憲積積甲金戎耀秋雲
孔生力數斗其智蓋千人垣褐不自暖高談吐陽春
北州多賢侯待一作士誰最勤一見贈雙壁再見延
上賓丈夫志不過豈患長賤貧

送慈勤師餘杭

越俗惜官室傾囊事雕牆佛屋尤其侈耽耽擬侯王
文彩瑩丹漆四壁金銀煌上懸百寶蓋宴坐以方林
胡爲弃不居棲身客京坊辛勤營一室有一作類鸞
巢梁南方精飲食一作筍茹羔羊飯以玉粒粳調
之甘露漿一飯費千金百品羅成行裝興未飯價日
具不敢嘗乃茲隨北客枯葉充飢腸東南地秀絕山
水澄清一作光餘抗幾萬家日夕焚清香煙霏四面
起雲霧雜芬芳豈如車馬塵蹟染成霜三老執若
樂子奚一作勤四方乃云慕仁義奔走不自違始知



語詰曲石盤衍孰云已出不割藥句斷欲學聖庚書
前漢書 得其餘一作 龍煙古木蔚遺墟我來嗟
觀新麗一何姝清池翠蓋擁紅葉胡鬪虎搏豈足
道一作 記錄細碎何區區成氏八封盡河圖禹湯羣一作
御望唐虞豈不古奧萬世模倣世姦巧一作 習卑汗
以奇矯薄賦學憑用此猶得追韓徒我思其人為踴
躍作詩瑞謀為坐媿

古一作 城南出十里間鳴梁夾路一作 何潺湲行

晉祠

人望祠下馬謁退即祠下窺水源地靈草木得餘潤
鬱鬱古一作 栢舍蒼煙并兒自古事一作 聚俠戰爭
五代幾百年天開地闢真主出猶須再駕方凱旋頑
民盡遷高臺削秋草自綠埋空垣一作 并人昔
遊晉水上清鏡照耀滿朱顏晉水今入井州裏稻花
漠漠流平田廢與塲無舊一作 老氣象寂寞餘山
川惟有祖宗聖功業千戈象舞被管絃我來覽登一作
誰為歎息暫照白髮臨清泉鳥啼人去廟門闔還有
山月來娟娟

登絳州富公為平亭示同行者

羣峯插軒檻竹樹陰漠漠公胡苦思山規構自心作
惟予子初愛山者初仕即京洛萬峯三十六終日對
高閣陰晴無朝暮紫氣常浮泊肆然九州中氣象歷
寒巖亦嘗步其巖培塿視龍門四岳其後竄荆蠻始
織岷山惡長江瀉天來巨石忽開拓始巖茫昧初渾
沌死鶴擊神功在催就萬仞成一作一削尤奇十二
峯隱見入冥逸人蹤斷攀緣異物宜所託顧瞻但徘徊
想像蓬翁約嵩山近可愛泉石吾已諾於期文幽
人白首老雲壑荆巫借避荒詭恠杳難貌至今清夜
思竟夢激飛愕偶來玩茲亭塵眼刮昏膜視逢秋雨

雲濤擊斷巖峯端上明月且可留幽酌

水谷寒行寄手美聖俞一作上石

寒行寄手美聖俞
行一作遊我來夏云初東嶽今已偃高河瀉長空勢
落光州外微風飈飈襟暖氣清餘曠一作絕絕據京
師支文一作會潮起一作高會其間蘇與梅二子可畏
愛篇章當縱橫聲價拍塵一作蓋子美氣尤雄萬竅
號一噓有時誰能任醉墨一作寫書聲一作如千里駒
文一作已發不可殺盈前盡珠璣一作一難東汰梅對事
清切石函壯矣漸作詩三十年視我猶後一作輩



未詞於清新心意
餘然近詩尤古硬
味又愈在蘇豪以
獨我知外物太古
鳥之振瑞靈性一
日鳴嗷嗷閉相
肥恨不一醉與君
飲氣薄為飢腹未

乃知賦子分有
詩春思每先花
風霜色病過鎮
衰非所屑日長
北潭去城無百
到好景但聽遊
焉緝故人有幾
遠莫致念君貫
一飽猶能致身
自然無天關昔
不持揚柳動探
見新花羞白髮
月夜聞事簡居
一醉與君別今
甘脫骨願願願
九蟲寸白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見新詩甚飢渴少年事事今已去惟有愛詩心未歇
君爾可能爲我作莫始自書終紙情少低筆力容
我和無使難追韻高絕

錢陽殘杏一本有寄望命字

錢陽二月春若寒東風力弱冰重頭北潭跬步病不
到滿地仙蹤似此何敢騎馬尋郊原鵬一作丘新
晴暖已動之下流水未滿澤地餘一作地十五但
聞鶯鳴處處變不覺桃李開已開人生一世滾自苦
盛衰旋若夢間西亭昨日偶獨到一作猶有一樹
當雨軒寒芳爛漫看更好能若春空國伎繁無

恐自零落長條可愛不可攀猶堪芳酒醉其下誰肯
伴我頽巾冠

班班林間鳩寄內

班班林間鳩穀穀命其匹迨夫之未雨與汝勿相失
春原洗新霽綠葉脂朝日鳴聲相呼和一一作應答
如吹一一作律深棲柔桑後下喙高田實人皆笑汝
拙無巢以家室易安由寡成吾巢拙之供吾避有室
家出處曾不一一作性自便如一作巢一作荆一作發一作共一作宿一作春
走若鞭扶山川瘴霧深江海波濤颯跬步子所同淪
弃甘共沒投身去人眼已廢誰復嫉山花與野草我



醉子鳴瑟但知黃鵠安不覺歲月起還朝今幾年官
樣雷兒嫁身兼責愈重器小憂當溢今年來鎮陽留
滯見春物北溟初漲沫魚為相警取此我意
不在春所憂空自咄一官談易了報因何時畢萬室
母老矣衰髮不滿插昨日寄書言新陽發舊疾藥食
如子雖勤豈若我在歷又云子亦病蒼蒼不加歸
書來本慰我使我煩憂思家春夢亂委意占凶吉
却思夷護因其樂何可述前年辭帥署朝議不容乞
孤忠一許國家事直從一軀橫身當衆怒見者旁
河深近日讀除書朝廷更輔窮君恩憂大臣避還禮

有秩小人妄希肯論議爭操筆又聞說朋黨次第推
甲乙而我豈敢逃不若先自劾上賴天子聖必未作
疎加斧鑕一身但得匪羣口息吹叩公朝賢步衆避
路一爾當揣質苟能因適去引分思一藏密還爾禽鳥
性樊籠免驚林子意其謂何吾謀今已必一本有誠
便可一升子能一甘藜藿我易解一拮蒿峯三十
六着翠爭一聲出安得携子去耕桑老蓬華

暮春有感

幽憂無以銷春日靜愈長薰風入花骨花枝半低昂
往來採花蜂清蜜未滿房春事已凋漫落英新飄揚



缺罅無所爲飛龍助其忙啼鳥亦屢變新音巧調篋
遊絲最無事百尺拖晴光天工施造化萬物咸春陽
我獨不知春又病用空堂時節去莫挽浩歌自成傷

洛陽牡丹圖

洛陽地脉花最宜牡丹尤爲天下奇我昔所說數十
種於今十年半忘之開闔若見故人而其間數種昔
未窺客言云近歲花特異往往變出呈新枝洛人
驚誇立名字買種不復論家貨比新較舊難一作優
劣爭先擅價各一時當時絕品可數者魏紅窈窕姚
黃妃壽安細葉開尚少一作朱砂玉版人未知

向來時時蝶樓對雲霧昏白晝荒煙下半成百何矣
溪澗嫩蝶噴木簾甘液勝飲酎亦嘗到黃牛油舟聽
猿狖曉曉起絕壁蒼翠非刻鏤陰崑下攬叢幽穴忽
空遙送岑篔簹孤出可愛欣凝視惟思得君詩古徒寫
奇秀今來會京師車馬逐塵簪頽冠各白墜琴酒無
藉袖繁華不可慕幽實亦難遺徒爲憶山吟耳熱助
朝第

送唐生

秀才

送唐生

京師英豪域車馬日紛紛唐生萬里客一影隨一身
出無車與馬但踏車馬塵日食不自飽讀書依主人



夜夜容桃夢
中一
贈歸
指家大嶺北重湖浩無垠
鵬
不可到書來安得

遠任
一虜
自古王者師有征而不
廟算是以天子明容詢務周備直欲採
品限公車百千軍下不遺僕賤況於儒學者之約宜

云名聲暫盛香誤蒙天子知侍從列班行
寵事業聞不彰器小沙
雖不泮在波
其方却欲尋舊學舊學已榛荒有類邯鄲安而失皆
茫茫便欲乞身去君恩厚須懼又欲求
歸裝譬如歸巢鳥將棲少徊翔自覺歲未晚
綠柳

留題鎮陽潭園

官雖鎮陽居身是鎮陽客
春風無先後湖漫爭紅白
一花
醉盡醉情須百



而疾病不飲對花空歎息朝來不能歸暮看不忍摘
謂言花飄落滿地猶可帶不來曉鏡時人事已非昔
芳枝結青香翠葉新奕奕落絮風卷盡春歸不留迹
空餘綠潭水尚橫餘春色疑一併春竟何之意謂追
可得東西遮潭行蜂鳥已寂寂惘然無所依歸駕不
倚輒寓興誠可樂留情豈非感至今清夜夢猶遠北
潯北

讀一林鍾璠詩寄子美

韓孟於文詞兩雄力相當一作有詩以贈自藏篇章
綴跋笑雷電擊幽荒衆鳥誰不取和鳴鳳呼其皇

五窮苦業業韓富浩穰穰窮者歟其情富者爛文章
發生一爲宮學敏一爲商二律雖不同合奏乃鑄錯
天之產奇怪希世不可常寂寞二百年至寶埋無光
郊死不爲島聖俞發其藏悲世愈不出孤吟夜號作
誰此霜霜寒入毛骨清馨哀一作愈長玉山未難熟
終歲苦飢腸我不能飽之更欲不自量引吭和其音
力盡猶勉強一本有安數於韓詩足未及其者誠知
非所敵但欲繼前芳近者蟠桃詩有傳來北方發我
家病思藹如得春陽忻然便欲和洗硯坐中堂墨筆
不能下悅悅此州若有亡老餘當爪硬末鳥犯其邊



不戰先一作自知雖奔一作未甘降一作欲呼子
美子美隔濤江其人雖憔悴其志獨軒一作昂氣力
誠當對勝敗可交相安得二子接揮鋒兩交健我亦
願助專鼓旗識其旁快哉天下樂一醉宜百觴永離
難會合此志何由償

初伏日招王幾道小飲

北園數畝官墻下嗟我官居如傳舍涿池北渡馬路
長猶可寄空園一鏡不復窺不覺芳蹊繁早夏陽墻
時時聞好鳥如得嘉一作客聽清話今朝誠去絕園

尋綠李橫枝碾行馬蒲萄憶見初引蔓翠華陰一作
陰還滿紫紅榴一作最晚子已繁猶有殘花藏葉隸
一本有柳花黃華不勝竹人生有酒復何求官事無
了須偷暇古云伏日當早歸况今著令許休假能來
解帶相就飲爲子掃月開風扇

白晝喪女師作一本無下四字

吾年末四十三斷哭子腸一割痛莫忍屢痛誰能當
前腸痛連心心碎骨亦傷出我心骨血濃爲清淚行
淚多血已竭毛膚冷無光自然殯與殯一作易木老
先蒼若



永陽大壑

清流聞第一尺雲鳥飛不度人行絕冰連

一作絕谷

慶鹿苑風勁野田桑柘折江淮旱漏殊北地歲不苦

寒常瘦癯老農自言身七十曾見此雲纒三四新陽

漸動爰日輝微和習習東風吹一尺雲幾尺泥泥深

麥苗春始肥老農爾立知帝力聽我歌此豐年詩

送章生東歸

窮山一作荒僻人罕顧子以一身千里來問子之勤

何所欲自慙報子終瓊瑰非徒多難學父廢世事漸

懶由心衰共與先生留道德悅悅弟子皆賢材舞閭

禮讓已成俗餘風漸被來江淮子年方少力可勉往
與夫子為顏回

居士集卷第二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送楊開秀才詩如渴飲醴醢諸本同惟稱本作漣
醉解似按列子乳漣有德謝承後漢書乳爲生漣
漣乳汁也音種說而爲漣史記匈奴博漣酪之美
今正之

送慧勤歸餘杭詩箇筍郎羔羊鬪本建本吉本作
箇從竹吉州雁寺及家京師舊本蜀本作箇從竹
則此按箇筍美竹也箇筍也呂氏春秋越駘之箇
注竹筍也本亦從廿今兩存之

送慧勤木飯

一竹歸芳

送李居回

一竹歸芳

寄桐廬

一竹歸芳

送高至

一竹歸芳

水谷夜行

一竹歸芳

南來寄

一竹歸芳

送

一竹歸芳

鎮陽讀書

一竹歸芳

饋婿桃詩

一竹歸芳

初伏小飲

一竹歸芳

承陽大壺

一竹歸芳

此卷班班林間鴻寄內云次第推甲乙廣浦藻字



注云次第說如云不作第章來之次第也今為兄
第字又漢煥外玉篇亦謂第字今為第與明非古
也然則古稱用第字未嘗加竹史傳皆然故公集
凡言次第兄弟之類並用第字近世既分而為二
印本從之合難盡正書此以示後人

居士集卷第三

古詩三十一首

歐陽文忠公集三

啼鳥

窮山候至陽氣生百物如與時節爭官居荒涼草樹
密撥亂紅一作紫紫開繁英沁深紫暗耀朝日日一
一暖衆鳥皆變鳴鳥言我豈解爾意綿蠻但愛聲可
聽南窻睡多春正美百舌未曉催天明黃鸝顏色已
可愛舌端啞啞如嬌嬰竹林靜啼一作青竹笋深庭
不見惟聞聲陂田遠郭白水滿陂勝較殺催春耕誰
謂鳴鳩拙無用雌雄各自知陰晴雨聲蕭蕭泥滑滑



注云次第說如云不作第章來之次第也今為兄
第字又漢煥外玉篇亦謂第字今為第與明非古
也然則古稱用第字未嘗加竹史傳皆然故公集
凡言次第兄弟之類並用第字近世既分而為二
印本從之合難盡正書此以示後人

居士集卷第三

古詩三十一首

歐陽文忠公集三

啼鳥

窮山候至陽氣生百物如與時節爭官居荒涼草樹
密撥亂紅一作紫紫開繁英沁深紫暗耀朝日日作
一暖衆鳥皆變鳴鳥言我豈解爾意綿蠻但愛聲可
聽南窻睡多春正美百舌未曉催天明黃鸝顏色已
可愛舌端啞啞如嬌嬰竹林靜啼一作青竹笋深處
不見惟聞聲陂田遠郭白水滿陂勝較殺催春耕誰
謂鳴鳩拙無用雄雌各自知陰晴雨聲蕭蕭泥滑滑



草深苔綠無人行，獨有花上提葫蘆。
勸我沽酒花前頌其餘，百種各鳴者異鄉。
殊俗難知名，我造謔口身落此。
每聞巧舌正可憎，春到山城苦寂寞。
冥把盃常恨無娉婷，花開鳥語無自醉。
醉與花鳥爲交知，開花能嬌然顧我。
笑鳥勸我飲，非無倩身開酒美。
惜光景惟恐鳥散花飄零，可笑靈均楚澤畔。
躑躅憔悴獨醒。

遊瑯琊山

南山一尺雲，雲盡山蒼然。
澗谷深自暖，梅花應已繁。
使君臥騎從車馬，留山前行歌。
招野叟共步青林間。

長松得高蓋，盤石堪醉眠。
止樂聽山鳥，勞琴寫幽泉。
愛之欲忘返，但苦世俗牽。
歸時始覺遠，明月高峯巔。

讀徂徠集

徂徠魯東山，石子居山阿。
魯人之所瞻，子與山豈我。
今子其死矣，東山復誰過。
精魄已埋沒，文章豈能磨。
壽命雖不長，所得固已多。
舊壘偶自錄，滄溟之一蘧。
其餘誰付與，散失存幾何。
存之者後世，古鑑照妖魔。
子生誠多難，憂患靡不罹。
疇宜學三十年六經，老研摩。
問胡所專心，仁義丘與軻。
揚雄韓愈氏，此外豈知他。
尤勇攻佛老，奮筆如揮戈。
不量敵家寡，膽大身小。

歷往年遺母喪泣血走峴岷垢面既雙足錫製事田
坡至今鄉里化孝悌勤蠶未昨者來太學青衫踏朝
靴陳詩頌聖德履聲續倚邪羔鴈聘黃暉睡驚走鄰
家施烏可惟駭世俗安委蛇誇口由此起中之若飛
梭上賴天子明不挂網者羅憶在太學年大寧如翻
波生徒日蓬門飢坐列鴈鵝絃誦助鄰里唐虞庶跡
歌常續最高第羣游各名得豈止學者師謂宜國之
瞻天青反仁鄒雖尸此偏頗不知淑淑者又忍加詆
訶聖賢要久遠毀壞哲誼譁生爲舉世疾死也一作
古人先作詩遺魯社桐子以爲歌

大熱二首

四時成萬物寒暑迭鈞陶壯陽當用事大夏蒸炎歊
造化本無情倦營徒爾勞身微天地間四顧無由逃
九門團固關萬仞崑崙高精實寒涼清風吹寒寒
嗟哉誰欲徃而身無羽毛

陽輝燦四野萬里蔽雲收羲和因路遠正午當空留
枝條不動影草木皆含愁深林虎不嘯卧喘如吳牛
網蟬一何微嗟爾徒秋秋

幽谷泉

跡石弄泉流尋源入幽谷泉傍野人家四面深篁竹

既稱滿春晴鳴翠遊茅屋玉長飲泉甘於夏哉矣木
漉淡無春冬日夜響山曲自言今白首未惜逢來觀
顧我應可作每乘曉不足

百廿子坑春龍

嗚龍之智誰可拘出入變化何迥史境平樹古潭水
黑沉沉影響疑有無四山雲霧夕蒼谷管起百上竿
空虛龜魚帶去半空落雷鞘電走先後驅傾注倒湖
脚一戲項列萬物皆涵濡青天却掃萬里靜但見綠
野如雲數明朝老農拜禱倒鼓聲坎坎鳴山隔野五
醉飽福門圖狼藉鳥鳥爭殘餘

憎蚊

擾擾黃顏殊可憎非一族甚哉蚊之微豈足行爾觸
乾坤量廣大善惡皆含有荒茫詩三五前詩物交
相躡禹鼎象神姦蛟龍遠潛伏周公驅狂獸人妙居
川陞爾來千百年天地得清肅大志已云除細微遠
不錄蠅宦蚤虱蟻蜂蝎蛇螻惟爾於其間有形象
一粟雖微無奈衰惟小難防毒嘗聞高熱間猛虎死
凌辱衰哉露筋女萬古憐不復水鄉自宜爾可憎窮
邊俗晨歿下帷憐盛暑泥駒穢我來守窮山地氣尤
平澤官閑懶所便惟睡宜偏足難堪爾類多耽靡狀



綠撲煉管一作苦煙埃燎壁疲照燭荒城繁草樹早
氣乘交腐蒸和驅日車當午不轉較清風得夕涼如
款腕因枯掃庭露言天坐月蔭嘉木汝寧無他時作
日忍此見一時迫促細翔伺昏黑稍稍出壁屋瑱空
來看翳聚隙多可掬盡身矮陷圍聽耳如遭哭猛攘
欲張拳暗中甚一作飛鐵手足不自救其能營背腹
盤餐勞扇拂立寐憊儻僕端窮百計還生瞬雙目
於吾固不較在爾誠為醜誰能推物理無乃乖人欲
騶虞鳳皇麟十載不一矚思之不可見惡者無由免

重巖在來集

我欲哭石子夜開組絲絲開編未及讀涕泗已漣漣
題盡三四章收淚轉憤懣切切一作善惡戒丁
寧仁義言如聞子談論疑子立我前乃知長在世誰
謂已一作沉泉昔也人事年相從常苦艱今而每思
子開卷子在我我欲責子文刻以金玉聯金可樂而
銷玉可碎非堅不若書一作以紙六經皆紙傳但當
書百本一作解情十傳百以為千或落於四夷或藏在
一作深山待板榜一作傳一作熄放此光芒懸人生一世
中長短無百年無窮在其後萬世在其先得長多幾
何得短未足憐惟彼不可朽名聲文行然幾証不須

辨亦止百年間百年後來者憎愛不相緣公議然後
出自然見熾妍孔孟困一生毀逐遭百端復世苟不
公至今無聖賢所以忠義士恃此死心一不難當
子病方華涉辭正騰心衆人皆欲殺聖主獨保全已
埋猶不信僅免斷其棺此事古未有每思報長嘆我
欲犯衆怒爲子說此冤下紆冥冥忿仰叫昭昭天書
於蒼翠石立彼崔嵬賴詢求子世家恨子兒文頌經
歲不見報有辭未能銘一忽聞子遺文使我心已
寬子道自能久吾一且須鍋

汝瘦答仲儀一非答王素汝瘦

君噫汝瘦多誰謂汝土惡汝瘦雖云苦汝民居自樂
鄉間同飲食男女排娉灼習俗不爲嫌讓朝豈知作
汝山西南險平地橫礮礮一作礮汝樹生擁
一作腫根株浸漢鑿山川固已然風氣宜其潤接壤
化襄鄧餘風被伊雜思子曾曾遊所見可驚何嗟嗟
聞語笑聲聲滿城郭任任懸懸寬盡嬌嬰兒如數無由
辨肩頭有類龜縮般瘦人集最靈反不如鳧鵝駢枝
雖形累小小因一作可吟癯癯暫富聚決遺終富潤
雙苑附夫體幸或不爲瘡未若此巍然所生非所託
明嘆繫性命彼石難礙一作削泉皇古神聖爲世名

百鍊豈不有方書頑然莫銷燬溫湯汝靈泉亦

不能論君官雖謫若攻可瘞作民瘼奈何不夜

燔而反德訂作詩文辭聘新工體惟極名貌波士

維多奇汝女少織翻思太守安誰與清角非誰

南北殊鳳臺山陵龍振手未知期守詩一聊一味

子策寄我意浪吟我共作水作滄浪篇滄浪有景

不可到使我來望心然然花層野水氣象古兩株翠

阜相回碾新筵抽笋灑影一作老梢龍發爭春烟

水禽閑取爭高樵山鳥日夕相吹嗚不知此地幾與

我仰視喬木皆蒼煙堪受人遠到不遠鐵有來誰

無緣窈竒極恠誰似子搜索幽隱探神仙初尋一徑

入家密語目異境無窮邊風高月白最宜夜一片空

淨鋪瓊田清光不辨水與月但見空碧涵澗澗一片清

鏡又疑此境一作天乞與壯士憐憐天應憐鷓夷古

亦有獨往江湖波濤翻天崎嶇世路欲脫去反以

身試蛟龍淵宜知一作扁舟任飄元紅渠深浪搖醉

賦丈夫身在豈長弃新詩美酒一作詩聊窮年雖然

不許俗客到莫惜佳句人間傳



寶劍

寶劍匣中藏，霜寒夜常。一
明欲知天料雨，爭爾劍有
聲，神龍本一物，氣類感則鳴，常恐躍塵去，有時暫開
鑄，鑄 爐煙七星文，照曜三尺水，此劍在人間，百
妖夜收形，妖 與佞，媚膽破骨亦驚試，以向星月飛
光射，光 掩掩藏之武庫中，可息天下兵，素何任胡兒，尚
敢邊金鑄。

秋曉凝翠亭

黃葉落_單 空城青山遠，官廨風雲變，已高歲月
驚，何處_單 四寒未收野水淺，生_單 林紫樹_單 壑霜。

紅採臘_單 薑_單 辣_單 香竹動，寂寞傷_單 蕩_單 敗_單 菡_單 萏_單 如有情，幽芳
戀_單 孤_單 介_單 嘉_單 客_單 日可携，寒_單 醅_單 美_單 新_單 醅_單 船_單 登_單 臨_單 無_單 歇_單 頻_單 冰
雪行即屆。

菱溪大石

新霜夜落秋水淺，有石露出寒溪垠，苔昏土蝕禽鳥
啄，出沒溪水秋復春，溪邊老翁生長見，疑我來視何
殷勤，愛之遠徙向幽谷，曳以三犢載兩輪，行穿城中
區，市看但驚可怖，誰復珍_單 荒_單 煙_單 野_單 草_單 埋_單 沒_單 免_單 洗_單 以_單 石
甕_單 清_單 冷_單 泉_單 朱_單 欄_單 綠_單 竹_單 相_單 掩_單 映_單 蓮_單 舟_單 致_單 佳_單 處_單 當_單 南_單 軒
南軒旁列千萬竿，曾未有此奇嶙峋，乃知異物世所

新霜二首

天雲慘慘秋陰薄，
臥聽北風鳴屋角。
平明鷓鴣四散飛，
一夜新霜舞木末。
落南山響猿，
可變千仞嶮巖如。
剗剗林枯山瘦，
失顏色。
我意豈能無寂寞，
衰頰得酒猶強發。
可醉豈須嫌酒濁，
泉傍菊花香爛漫。
短日寒輝相照灼，
無情木石尚須老。
有酒人生何不樂。

荒城草樹多陰暗，
日夕霜雲意濃淡。
長淮漸落見洲渚，
野潦初清作秋澗。
澗蘭枯蕙死，
誰復予殘菊。
籬籬根爭豔，
青松守節見臨光。
正色凜凜不可化，
芭蕉芰荷不足數。
狼藉徒能污池堦，
時行收斂歲將窮。

愛嚴凝從此漸，
如兒女感時節。
可惜朱顏屢變遷，
惟有壯士獨悲歌。
拂拭塵埃唐古劍。

豐樂亭小飲

造化無情不擇物，
春已亦到深山中。
山樾橫香少意思，
如有自遊時節，
春風看花遊女不知醜。
古鞋野態爭花紅，
人生行樂在行。
勉強有酒莫負瓊瑰鐘，
主人勿笑花與女，
嗔爾自是花前翁。

四月九日幽谷見蝶挑盛開

經年種花滿幽谷，
花開不擬把一卮。
人生此事高難必，
况欲功名書鼎彝。
深紅淺紫看雖好，
莫看難好莫看難。

守幽獨淑女靜一作容修一作窈窕方當搖落有轉
佳慰我寂寥何以報時勞一樽相純飲如得資交論
又要我從多難壯心衰速與世人殊靜躁種花勿一作
不種兒女花老大安能逐年少

拒霜花

芳菲能幾時顏色如白變鮮鮮弄霜晚裊裊含風態
蕙蘭頌秋香桃李媚一作春醉時節雖不同盛衰終
一致莫笑黃菊花籬根守憔悴

懷嵩樓晚飲示徐無黨無逸一作作奉和徐

既以卷一

潛山不通車馬水不載舟舟車路所窮嗟誰肯一作
念非吾在此二子來何求不見忽三年見之忘百憂
問其別後學初若蕭蕭物縱橫漸繼繼文章爛然浮
引伸無窮極卒欲以軻丘少進日如此老退誠可羞
弊色亦何有青山盡城樓冷冷谷中衆吐瀉彼一作
山幽石醜駭溪惟天奇暇龍漱子初如可樂久乃歎
以傲云此譬闔盡暫看已宜收荒涼非非草樹間暮
館城南破壁仰見星窻風冷如鏤歸心中夜起輟
轉眸不問我爲辦酒看羣列蛤與蚌酒酣微探之仰
笑不頷頭曰予非此儂又不負譴尤自非世不容安

事此爲因幸以主人故時延幾推轉一求勅已多而
況欲久留我語頓遺屈顏慚汗交流川塗冰已壯震
雷行將稠叟子兄弟第秀雙鴻翔高扶電鸞飛且
鳴嚴森隘南州獻子今日歡重我明日愁來現辱已
厚贈言保非酬

瑯琊山六題

本瑯琊山中六題

歸雲洞

洞門常自閉
起煙霞洞穴傍穿透
結苔朝看石上
片雲陰夜半山前卷雨足

瑯琊齋

一三二

空山雪消路水漲遊客渡
餘橫古槎不知歸
潭來遠近但見流
山山中花

石屏路

石屏自倚浮雲外
石路久無人跡行
我來携酒醉其下
卧看千峯秋月明

班春亭

信馬尋春踏雪泥
醉中山水弄清輝
野僧不用相迎送
東興閑來與盡歸

麻子泉

麻子遺蹤留此地
寒嵐後倚弄飛泉
古人不見心可



見一片清光長皎然

惠覺方丈

青松行盡到山前
門亂峯深起開方丈已能宴坐
老山中何用聲名傳海上

居士集卷第三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汝慶詩平地猶確磬橋本作確磬言本作確磬
本作確磬蜀本羅氏本作確磬朝位按字書確通
作境確通作境磬磬確磬不平也肇駁牛也磬石
相扣聲確磬磬確磬字各不同今從蜀本羅氏
本作確磬而以諸本注其下 語笑笑一作

帝島花開一作

頤祖參唐虞庚誅歌一作反仁一作

公泉日夜一作

出破屋一作

有類一作



繪浪亭到不遠作紅柔集

寶劍照曜

作曜

寶鏡大石

初銀

作欺忽

遠源秀才

借似與世

新霜風馬

歲將

山谷見

難必

秋懷吟

珠野

懷萬

日如此

居士集卷第四 歐陽文忠公集四

古詩二十四首

贈無為軍李道士二首

無為道士三尺琴中有萬古無窮音音如石上瀉流水瀉之不竭由源深彈指在指聲在意聽不以耳而以心意既得形骸忘不覺天地白日自愁雲陰

李師琴紋如蛇一彈使我三峇壑五音尚羽主書殺颯颯坐上風吹沙忽然黃鐘向喉律當冬草木皆萌牙郡齋日午公事退荒涼樹石相交加李師一彈鳳凰聲空山百鳥停喧啞我怪李師年七十西



與吾儒異轍同轡一斷于何獨吾慕自忘喪其身
苟能知所歸固有路自新誘遠或可至和之誠不仁
雜詩於文章太山一浮塵又如古衣裳組織一作爛
成文拾其義窮跡未識寒服尊嗟于學雖一作勞徒
自苦骸筋一作相連勤勤袖卷軸一歲三及門惟一作
何求一言榮歸以耀一作其倫與夫榮其虜不若啓
其一作其源韓子亦嘗謂收斂加一作冠中

別後

別後寄聖俞二十五兄一作冠中

長河秋雨多夜插寒湖一作入歲暮孤舟遲客心飛

鳥息君老忘卑窮文字或綴緝余生苦難一作世
險路已習離合二十年乖睽多聚集常時飲酒別今
別飯飲泣若曰吾老矣不覺兩袖濕我年雖少君白
髮已揖揖卿入懷初京北門送我馬暫立自茲遺檻
窰一落誰引反顯危倒脫死藏窠甘自禁一作但今
身尚在果得手重執開來喜迎前貌改驚乍揖別離
繞幾時舊學資石十殘章一作與斷縈草草各收拾
空窻一作語青燈夜雨聽雲飛一作明朝解舟南歸
翼縱莫或遲期明月飲幸此中秋及酒酣弄篇章四
坐因供給歡言正宣詳別意忽於邑日暮北亭上濁

醉聊一升共把輕鐔一作繞勢翩翩晚水明
燭炬行心一作去雖追款語出猶滄歸來錄君詩卷軸多鹹鹹
誰一作云已老矣意氣何業莫惜哉方壯時千里足
常帶知之莫于深力不足呼吸歎吁偶成篇聊用綴
君什

紫石屏歌

一作紫石屏歌

月從海底來行上天東南正當天中時下照于文潭
潭心無風月不動倒影射入紫石巖月光水紫石滢
淨一作成此除魄來中潛自從月入此石中天有兩
暉分為三清光萬古不磨滅天地至寶難藏感天公

呼雷公夜持巨斧鑿巖巖墮此一片落千仞皎然寒
鏡在玉匣蝦蟇白兔走天上空留挂影猶杉杉一作
景山得之一作惜不得贈我急與此一作千金暮自
云每到月滿時石在暗室光出蒼大哉天地間萬怪
難悉談嗟子不度量每事思窮探欲將兩耳目所及
而與造化爭毫纖煌煌三辰行日月尤尊嚴若令下
與物爲比一作擾擾萬類將誰瞻不然此石竟何物有
口欲說嗟如鉗吾奇一作蘇子曾羅列萬象中包舍
不惟曾寬膽亦大屢出言語驚愚凡自吾得此石未
見蘇子心慷慨不經老匠先指決有手誰敢施鐫鐫

乎不畫石持竈似一作幸子留意其無嫌

聚星堂前紫薇花

亭亭紫薇花向我如有意高煙晚淚深清露晨點繼
豈無晴春月所得時節異靜女不爭寵幽姿如自喜
姍姍胡誰顧腸獨伴我憔悴而我不強飲繁英行亦
墜相看兩寂寞孤詠聊自慰

獲麟贈姚闕先輩

世已無孔子獲麟意誰知我學爲之說聞者未免非
而子獨曰然有如填應麈惟麟不爲瑞其意乃可推
春秋二百年文一作約義甚爽一從聖人沒學者自

爲師峙嶸泉家說平地生豈鐵相公益透怪各闕出
新奇爾來千餘歲一作十餘年舉世不知逮倅哉聖
人經照耀萬世疑自從蒙衆說日月遺蔽窮常患無
氣力掃除浮雲披還其自然尤萬物皆見之子昔已
好古此經手常持超然出衆見不爲俗牽平近又脫
賦一作格飛黃擺衝羈聖門開大道夷路辟騰嬉便
可勦衆說旁通一作塞多歧正途趨一作簡易慎勿
事岐峙著述須待老積勤宜少時苟思垂復世大禹
尚斯厥顧我今老矣兩瞳一一作如鉉昏矇大書難又
規心在力已衰因思少自弃今縱悔可追或我以勉

子文但呼苦

上世雨

大雨雖深宮隔轅分晴陰小雨散汶濕為湖廣且深
波涵苟不止利澤何窮已無言雨大小大小時雨小
雨農元喜宿麥已登實新禾未抽秧時及時一日
雨決益飽豐穰夜警流霖霖霖輝霽蒼涼川原淨如
洗草上自生花童稚喜小芋餅大望陂塘誰云田家
苦此樂殊未央

飛蓬矯龍月一本題上句

天形積輕清水德本虛靜雲收風波止始見天水性

澄光與梓容上下相涵映乃於其兩間皎皎料寒鏡
餘輝所照輝萬物皆鮮瑩矧夫人之靈豈不醒視聽
而我於此時俯一作然發孤寐紛昏析洗滌俯仰恣
涵泳一作然發孤寐紛昏析洗滌俯仰恣
夜闌時時瞻斗柄

竹間亭

啾啾竹間鳥日夕相嬰鳴悠悠水中魚出入藻與萍
水竹魚鳥家伊誰作新亭翁來無車馬非與彈戈并
替者入深淵飛者散縱橫奈何翁蓬萊浪使飛走驚
忘爾榮與利脫爾冠與纓還來尋魚鳥傍此水竹行



鳥語弄蒼翠魚遊觀清澄而翁乃何為獨醉還自醒
三者各自適要歸亦同情翁乎知此樂無歇日來登

答呂公若見贈

一本作未見之詩

晉人歌蟋蟀孔子飲於詩因知聖賢心豈不惜良時
行樂不及早未須怒馬衰馳光如驟裏一去不可追
今也不強快後雖悔矣為三年論永陽陷甯不知危
種樹蕭幽谷疏泉渴清池新陽染山水撩亂發枯枝
無人歌青春自嚼白玉卮今者荷寬宥一作乞
州從爾宜西湖舊已聞既見又過之藹苔間紅綠鴛
鴦浮沙瀾四時花與竹罽俎一作動可隨況與賢者

同兼然葉一作蘭芝醉醉興且聞清唱繞而還一作

四坐各已醉臨觴獨何疑昔人逢趣車流延尚垂顧

況此壺中趣久得樂無涯多憂衰病早心在良可噫

如一作響若一作轉馬聞響一作尚為悲春者已動脈一作

絕一作不舟將歲繼丹砂得新方舊疾庶可治尚可就

難辨周旋以忘疲一作

卓華東一作都子姓名聞十年窮冬雪塞空千里至

我門子足未及國我衣履倒屣盡一作相說疑察



脚色情亦以滋於公間豈少乃獨得公權受知
固不易知士流尤難我思屈堂吏欲辭歸以言鷓豆
交嘉節高堂別憂賢文章者落筆論議馳使先破石
出至齊決高瀉長川光輝相翳晦活形珠文瀾容吏
魄我款僕童計則生頰我顧察吏嗜士豈以此觀
此聊為戲耳以驚僕童計則齊士欲見其守固其居
處貧欲知其所趨試以義利予我始識其面已窺其
肺肝禮有車必往木瓜報琅汗十年思見之一日捨
我還何用慰離居賤子以短篇

青松園林子

補神一筆

青松生而直繩墨易為功一作良玉有天質少加作
似磨與隗子誠懷美材一作材實但未遭良工養育
既堅好美華充厥中於誰以成之孟韓尚登雄

人日聚星堂燕集探韻得豐字

汗池以其下泉流之所鍾尺水無長瀾蛟龍豈其容
顧子誠鄙薄羣俊枉高蹤得一不為少雖多肯辭豐
譬如登圓壇羅列壁與琮又若饗鈞天左右間笙鏞
文章爛照輝應和相撞春而予處其間暇見不知從
退之亦嘗云青蒿倚長松新陽發羣枯生意漸半茸
暮雪浩皓一作皓方積皚皓寒更濃毋言輕此樂此樂難



屢達

披攬

五行居四時維火盛尚訖炎焦陵木氣撤墮得之多
酸苦不相入初爭又方和霜苞入中州萬里來江波
幸登君子席得與眾果輝中州眾果佳珠園玉光嗟
媿茲微陋質以遠不見訶錫鮪兒女誰遺味久則那
良藥不甘口厥功見沉疴忠言初獻之事至悔若何
世已無採詩詩成爲君噫

鴨漫螺

大哉滄溟何茫茫天地百寶皆中藏牙瑣一作甲角

爭先鏖腥風怪雨灑幽荒珊瑚玲瓏巧綴紫珠宮貝
關爛燿塵泥居殼屋細莫詳紅螺行沙夜生光一作木
宮貝關爛燿塵泥居殼屋細莫詳紅螺行沙夜生光一作木
累遭剝腸匹大偉璧古所傷漫沙剝蝕謨文章一作木
堂唯鳥回頭思故鄉美人清歌蛾眉揚一兩凜冽四
一作春陽物跡微速用則彭一螺千金價誰量豈若
說下進含漿

食糟民

回家種糯官釀酒權利秋毫升與斗酒沽得錢糟弄



物不辨大屋經年堆欲朽酒醅濃滑如沸湯東風來
吹酒瓮香囊索履與瓶惟恐不得嘗官沽味醲村酒
薄日飲官酒誰可樂不見田中種糯人釜無糜粥度
冬春還來就官買糧食官吏散糟以為德嗟彼官吏
者其職稱長民衣食不費辨所學義與仁仁富養人
義通一一宜言可問一力可施上不能寬國之利下
不能飽爾一什之一把一我飲酒爾食糟爾雖不我責我
責何由一

送焦千之秀才

焦生獨立士勢利不可恐誰言一身窮自持九鼎重

有能揭之行可謂仁者勇呂侯一作相家子德義勝
華寵焦生得其隨道合若膠鞮始生及吾門徐子喜
驚踊曰此誰致寶一失何由踵自吾得二生一作藥
藥獲雙琪奈何奪其一使我意紛雜吾嘗愛生材抽
擢方醫翁一作安翁及猶須老霜空然後見存聲况從
主人賢高行可傾陳讀書趨簡要客說去辭况新文
時我寄庶可瀾煩鑿

伏日贈徐焦二生

一作徐生二子伏日
不能忘語以

徐生純明白玉璞焦子皎潔寒泉冰清无茝爾互輝



映當暑自可消美蒸平湖綠波漲渺渺高樹掛一竹古
木陰層層嗟哉我豈不樂此心雖欲往身未能俸優
食飽力不用官閑日未一懶睡莫與不思高飛慕鴻
鶴爰此愁附債蚊蠅三年永賜子所見山林自放樂
可勝清泉白石對群酌巖花野鳥一弄為交朋峭絕
兩谷窮上下迢迢恍恍幸起騰一竹酒美賓佳足自
負飲酣氣橫猶鶻於奈何乖離幾幾日蒼顏非舊白
髮增強散徒勞歌且舞勉做寧及合與升行措眼駭
一游旋看物豈見樓閣先愁登頭短日朝脚力健差
于志氣將飄凌只今心意已如此終竟事業知將一

何稱少壯及時宜努力老大無堪還可惜

寄生視

一本與子作卷
最推口此書

檢惟度雲材槐實凡未曉奈何系統質累此孤高幹
龍鱗老蒼蒼鼠耳光擊擊因緣初莫察感吒徒自歎
偷生由附託得勢爭懸林方其榮感時曾莫見真帶
欲知窮悴知宜試以霜霞萌牙起微葉辨別乘元見
剪除初非難長養遂成患雖然根性殊常恐枝葉亂
惟應植者深幸不習而變合容固有言勸絕須明斷
惟當審斤斧去惡無傷善

韓公作本州古堂

撰初作詩示同好爲我銘山隈

居士集卷第四

熙寧五年秋七月昇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邵人孫謙益校正

呂公著見贈有卉澌菱藥按字書妾於危切草
木枯兒既云春膏已動賦宜有菱蒞之理當作成
裝葳蕤草木華垂兒蓮詩文物共歲蕤東都賦望
翠華之歲樂今改作葳

李道士

石本詩脫宗按牙石本惟當石木作燁石
李肩師名景外作牙惟當石木作燁石

夜插

一作君老一作難阮

尚在一

在王隱



漢書久視一作吁嘻一作

飛蓋一作風波一作

蒼皇公孫晉人一作

人日一作我歎一作

古詩周旋一作

萬石一作於文章一作

居士集卷第五 歐陽文忠公集五

古詩一十八首

炎歊鬱然蒸午景熾方熾子求清風興蕭蕭吹几簟

又如沃壤變遽伏不知厭嗟予學苦晚白首困鉅業

毛疑美一作所質孔孟久已空羣儒空自私惟子通

且聽幸時可應餘辱得飽飢救廢廢一作春秋經大

法誰敢說一作三才失綱絕一作五

代極昏墜盜竊志朕一作蒼英雄爭奮飯與亡兩倉

本事迹多遺文一作邊能絕成敗豈暇誅姦借聞見



悲孤寡一力是非誰咎驗掌欣同好惡差乞指瑕玷
反蒙華表難如寒燠母懸杖非富在早已暴暴翻何
由欲苟能采癩痼其可惜針紵風拾或許邀湖綠方
懸懸

蟲鳴

葉落秋水冷衆鳥聲已停陰氣入墻壁百蟲皆夜鳴
蟲鳴催歲暮物物機杼聲時節忽已換壯心空自驚
平明起照鏡但畏白髮生

奉答子華學士

一作答

安撫江南見寄之作

詩林

百姓病已久一言難盡陳良醫將治之必究病所因
天下久無事人情貴因循優游以為高女并寬縱以
為仁今日廢其小皆謂不足論明白壞其大又云力
難振旁窺各陰拱當職自遠絕歲月淺藤類絕網逐
紛紜担担萬里羅蠻蠻九州民昔而安且富今也迫
以貧疾小不加理浸淫轉備身湯劑乃常藥未能去
深根鍼艾有奇功暫痛勿吟呻痛定支體靡乃知鍼
艾神猛寬相濟理古語六經存憲弊華僥倖濫官絕
貪昏牧羊而去狼未為不仁人後又沉下俚惡去善
乃仲賢惡者待職不治未之聞此說乃其妻易知行

每銀邊疑與果然利害文字間格此欲有為吾知力
徒煩家至與夫到飽飽而衣寒三王所不能豈特今
所不能難我昔嘗諫列日常趨禁室聖君克舜心
閱閱柱憂勤手筆當來時王音耳嘗親上副明主意
下寬斯人也江南彼一方巨細到可詢論以上
恩德當久交陽春吾言乃其樂宜此非止一方云

遠張酒樓有起來與經略司一語

自古天下事及時難必成爲謀於未然聽者或莫聽
患至而後圖智者有不能未遠前日悔可爲來者銘
照與彼西人老死織與耕狂飛如一朝燬烽火四

西驚用兵五六年首惡竟逃刑即賴天子聖乳神童
包并苗頑不辜德舜羽舞千庭謂此雖異類有生亦
含情蕭籬波觸突磬若鴉與鴉馴擾以爲參可呼隨
指令稱蕭劾臣職冠帶復人形四海得休息瘡痍肉
新生政調前執失恃安而莊兵酒肴爲善將徇默乃
名卿慮患謂生事高談笑難行一方在遠起愚智共
營管上煩天子仁肝食憂吾誤謀議及臺早幽棲訪
巖尚小利不足爲消流助滄溟大功難速就倉卒始
改更徒自益紛擾何由集功名乃知深遠盡地設在
安平今也實其特鑑前宜非明嚴嚴經略府時俎集

受英千骨飽而嬌萬馬牧在朔相公黃閣光與國爲
長城張子美而秀文章件件經批軍古云察知巴士
所榮成淑報恩義當來請長纓

寄聖俞

一作曰馬致遠五言見

凌巖有客至自西爲問詩老來何稽京師車馬唯朝
日何用接纒隨輪蹄而頰焦悴暗墜土文字尤彰垂
虹霓空勝時如秋胡叫苦調或作寒煙新語言雖巧
身華杜捷徑耻隨行非遠我今休標飽餘勝念子朝
夕勤懸蓋舟行每欲載米送汴水六月乾無泥乃知
此事尚難必何泥仕路如天行梯朝廷樂善得賢

蘇臺閣後度臘簾前陽鳴鳳爲時出一枝豈惜春
其樓古來磊落材與如竊豈有命理莫得悠悠百年
一騁志俯仰天地身臨離其間得失何足校况與危
驚爭細穉憶在洛陽年各一斛少對花把酒傾破葉
二十年間幾人在在者憂患多乖戰我今三載病不
飲眼暗不解騎與驥壯心銷盡倦閑處生計曷足縷
蔬畦優游琴酒逐漁釣上下林壑相樂與及身強
壯健始爲樂莫待衰病頽扶攜行當買田清潁上與
子相伴把鋤犁

有馬示德

吾有千里馬毛骨何蒼森疾馳如奔風白日無留陰
徐驅當大道步蹠中玉音馬雖有四足遲速在吾心
六轡應吾手調和如聽琴東西與南北高下山與林
惟志所駛適九州可周尋至哉人與馬兩樂不相侵
伯樂識其外技如價千金玉良得其性此術固已深
良馬類善馭手亦可為識

天取

天形如車輪晝夜常不息三辰隨出沒帝不差分刻
一本天形如車輪晝夜常不息三辰隨出沒帝不差分刻
拱而環大小一均各有職不勤以臨之任權不任力

天辰主下土萬物由生植一動與一靜同功而異域
惟王知法此所以治萬國

再和聖命恩答

兩儀相望東與西書來三日鵬為播短篇投子譬元
磬敢辱報之全裏蹄文章至寶被埋沒氣象往往干
雲霓飛黃伯樂不世出四顧曠者空瓦甍嗟哉
我豈敢一作知子論詩一作賴子初指迷子言古淡
有真味大姜安宜須調以養憐我區區欲強學被龍曾
不離汙泥問子初何得臻此豈能直到無階探如其
所得自勤苦何憚入海求靈犀周旋三紀陪唱和尤



莫每泣鸞皇樓有時爭時不量力何異弱魯攻強齊
念子京師若憔悴經年酒巷聽朝時雖兒啼更
禁宮作午未後得米寧擇地與狎石上紫雲非家
故有刻簾瑩滑如玻璃迤惟平昔念少壯寒落生死
嗔分發一揮累絲恣弄放曠若若駕略仍馳騁
雖縹緲氣豪橫酒畔笑芙蓉夏畦名聲不刊豈易得
仕宦得賂終當歸年家無物不可愛飽發有酒誰同
攜問我居留亦何事方春苦旱憂民聲

感春雜言
鳴禽兮屋上雀與兮鐘間有鳥成春陽有如動機關

雄雌相呼和日夕聒聒不得聞砌下兩株樹枯條有
誰攀春風一夜來花葉何斑斑乃知天巧奪人力能
使枯木生紅顏奈何人為萬物靈不及草木與飛翻
自從春來何所覺但惟嗟夫不覺白日高南山行逢
百花不看眼豈念回氣如回環却思年少憶非前
事雖有租駿難追還奈何來日尚可樂曾不勉非相
牽板溲酒如春波黃金為誰慳人生一世中一步非
天百險艱俟河之清不可得聊自歌此凌惡頑

廬山高贈同年劉中允歸南康

廬山高哉幾千仞兮根盤幾百里巖然屹立乎長江



長江西來走其下是為揚湖左里一作方洪濤巨浪
日夕相舂撞雲消風止水鏡淨泊舟登岸而遠望方
上摩青蒼一作以曉霧下墜后土之鴻荒試往遊乎
其間芳華綠石磴窈窕空磔千巖萬壑蒼松檜懸崖巨
石飛流涼水聲聒聒亂人耳六月飛雪灑石砧仙翁
矜子亦往往而達兮吾嘗惡其學幻而言嘯但見冊
霞翠壁遠近映樓閣晨鐘暮鼓香霧淋漓憶幽花野
草不知其名兮風吹露濕香凋谷時有白鶴飛來雙
幽尋遠去不可極使欲絕世遺紛疵羨君買白藥室
老其下插袂盈疇兮醜酒盈缸欲令浮嵐暖翠千萬

狀坐卧常對乎軒窗君懷磊砢有至寶世俗不辨或
與江流名為史二十載青衫白首同一邦寵榮聲利
不可以苟屈兮自非青雲白石有深趣其氣元碑可
由降丈夫壯節似君少差我欲說安得巨筆如長杠
送徐生一作徐之福池

河南地望雄西京相公尊賢天下稱大壑死灰生氣
談談笑暖律田叢疑曾陪簿俎彼顧盼畢列臺閣中
夕卿和謝徐生南園後來秀得官古懸依甯陵脚
手板實早賤賢儒未可吏事編摺文百篇赴知已西
望未到氣已增我昔初官便伊洛當時意氣尤驕矜



主人樂七喜文學幕軒散感多交朋園林相映苑百
種都邑四顧山千層朝行綠颯聽流水夜飲翠嶺
紅燈爾來飄流二十載鬢髮蕭索重霜冰同時並遊
在者幾舊事欲說無人應一文章無用等書虎名
譽過耳如飛蠅榮華萬事不入眼憂患百慮未堪習
羨子年少知無玉得路有如扶桑初日丹名高坊屋
已得傳世有龍門今復登出門相送親與友何異
鷓鴣雲鷓鴣啜吾筆硯久已格感激短章一附因于興

葛氏編次序

大河若決東南流蕭條東郡今遺狀我從故老問

由云古五鼎藏高丘地靈可秀草木稠樹鬱鬱佳氣蒸
常浮惟物伏見數有周祕藏奇惟神所搜天昏地慘
鬼哭幽至寶欲出風雲愁搖山川失維隙尤龍大
戰擊蛟蛇剝然岸裂轟雲湧入夜驚爲嘲嘲婦走
抱兒扶白頭蒼生仰呼黃屋憂聚徒百萬如蛇蟻千
金一掃隨溥派天凌海湧動九州此縣始出入間留
滑人得之不敢收奇模古質非今俾器大難用識者
不以示世俗遺擲歇明堂會朝饗諸侯饗宜石品供
玉羞調以五味烹金牛時有用捨吾無求二三子學
雕琳球見之始驚中歎歎技荒斷古爭窮竟告語難



出聲嗷嗷馬圍山河絕
嗷嗷老矣不能休勉強作詩愁効尤

太白藏聖俞詩

開元無事如稱二十年五兵不用太白開太白之指
下人間李白高歌蜀道難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李
白落筆生雲煙十奇萬險不可攀却視蜀道猶平川
宮娃扶來白已醉醉裏詩成醒不記忽然如來與
登名山龍咆虎嘯松風寒山頭婆娑弄明月九域塵
土如紅虹悲人寰火笙飲酒紫陽家紫陽真人駕雲
車空山流水空流花飄然已去凌青霞下看世如塵

區郊與島登飛露濕吟秋草

邊戶

家世為邊戶年年常借月
胡塵朝夕起虜騎殘如無
自從澶州盟南北結歡條
將吏咸生事廟堂為遠圖
封包雖甚嚴探報皆好視
以人貴人賢棄而論

梅聖俞寄銀杏

鷓鴣毛贈千里所重以其人
同予得之誰詩老遠且貧
封包雖甚嚴探報皆好視
以人貴人賢棄而論



開成重嗟惜詩以報慈慈

與子華原父小飲坐中寄同州江十學士休

後

歲晚忽不樂相過偶來聞百年幾幾時一笑得亦難
有酒醉嘉客無錢買嬌景問子官何為侍從聯朝
朝徒多賢材何用前與管而疑至所贊黃金晉九
木何章變榮飾此木不頑於國略無補有慈常在相
幸蒙二三友相與文字問江子獨捨我一作高鴻去
誰學秋風蝕沙苑一作南山上吟咏日多取認條寬
可頌寒雲盡一作給絳鳥一作無幾變滕車日向好

君何時還

述懷

歲律忽其周陰風慘遼復孤懷念時節朽質慙衰病
憶始來京師街槐綠方映清霜一以零衆木少堅勁
物理固如此人生寧久感當時不樹立後世猶譏評
顧我實孤生飢寒談孔孟壯年猶勇為刺口論時政
中間家選擢官實居諫諍豈知身愈危惟恐職不稱
十年困風波九死出檻穽再生君父恩知報犬馬性
歸來見親識握手相弔慶丹心皎雖存白髮生一作
已逆懸無羽毛彩來與鷺皇竝銀鬪追羣翔孤唳驚

衆聽嚴嚴玉堂署清禁肅而靜職業愧論恩文章慙
詰命厚艱難久居歸計無荒遐偷閑就朋友笑語難
嘲詠歡情雖索寞得酒猶豪橫羣居固可樂寵祿尤
難幸何日早收身江湖一漁艇

和劉原父澄心紙

君不見曼卿子美真奇才父已零落埋黃壤子美生
窮死愈貴殘章斷章如瓊瑰曼卿醉題紅粉壁壁粉
已剝昏煙煤河傾崑崙勢曲折靈壓太華高在崑自
從二子相繼沒山川氣象皆低摧君家雖有澄心紙
有敢下筆知誰哉宣州詩翁餓欲死黃鶴折翼

嗚呼家有時得飽好言語似聽高唱傾金壺二子雖
死此翁在老手尚能工蔚載奈何不寄天示我如棄
正論求非諛送我今來不復昔空能把卷闢且開百
年于戈流戰血一國歌舞今荒臺當時百物盡精好
往往遺弄淪蕩葉君從何處得此紙純聖學賦卷百
枚官曹賦事春閣殿臺閣唱和相迭陪文章自
古世不之問出安知無後來



歐陽七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翻與二年三月郡人孫鑾在樓正

卷之六 蘇東坡詩集卷之六

蘇東坡詩集卷之六

蘇東坡詩集卷之六

蘇東坡詩集卷之六

蘇東坡詩集卷之六

蘇東坡詩集卷之六

蘇東坡詩集卷之六

蘇東坡詩集卷之六

居士集卷第六

歐陽文忠公集六

古詩二十九首

奉使契丹道中答劉原父系乾河見寄之作

憶昨初受命同下紫宸朝問君當何之笑指北斗

共念到幾時春風約四驥所持旣異事前後忽相違

歲月坐易於奔失山川行知遙四頃三千里雙闕在

紫霄我老倦鞍馬安能事吟嘲君才綽有餘新句益

壯一作飄飄前日逢呂郭解鞍懸山魯僮僕相問喜馬

鳴亦羞蕭蕭出君系乾時寄我慰寂寥又喜前見君相

期駐征輅雖知不又留一笑樂亦聊歸路歲冰雲還



歐陽七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翻與二年三月郡人孫鑾在樓正

卷之六 蘇東坡詩集卷之六

蘇東坡詩集卷之六

蘇東坡詩集卷之六

蘇東坡詩集卷之六

蘇東坡詩集卷之六

蘇東坡詩集卷之六

蘇東坡詩集卷之六

蘇東坡詩集卷之六

居士集卷第六

歐陽文忠公集六

古詩二十九首

奉使契丹道中答劉原父系乾河見寄之作

憶昨初受命同下紫宸朝問君當何之笑指北斗

共念到幾時春風約四驥所持旣異事前後忽相違

歲月坐易於奔失山川行知遙四頃三千里雙闕在

紫霄我老倦鞍馬安能事吟嘲君才綽有餘新句益

壯一作飄飄前日逢呂郭解鞍懸山魯僮僕相問喜馬

鳴亦羞蕭蕭出君系乾時寄我慰寂寥又喜前見君相

期駐征輅雖知不又留一笑樂亦聊歸路歲冰雲還



家既孤窮君行我即至春酒待相邀

書素屏

我行三千里何物與我親念此尺素屏曾不離我身
曠野多黃沙當午白日昏風力若牛弩飛砂還射人
暮投山椒館休此車馬動開屏置牀頭探轉夜向晨
卧聽穹廡外北風颼颼震雲勿愁明日雲且擁孤貂溫
君命固有嚴騎旅旅苦辛但苟一夕安其餘非所云

馬鬣堂

馬飢鬣雪渴飲行跡冰北風卷地來一作呼噪馬悲
踟躕人不行日暮途遠千山橫我謂行人止歎聲馬

當勉力無悲鳴白溝南望如掌平十里五里長一作
短亭臘雪銷盡春風輕火燒原頭青草生遠客還
家紅袖迎樂哉人馬歸有推男兒雖有四方志無事
何須一作勤遠征

風吹沙

北風吹沙千里黃馬行踴聲悲摧識當一作各萬物
慘顏一作色冰雲射日生一作光芒一年百日風塵
道安得朱顏長美好攬鞍鞭一作馬行勿遲酒熟
花開二月時

重贈劉京父

壯士勿爲老良時難再得日月相隨東天行白西北
三者不相謀萬古無窮極安知人間世歲月忽已易

吳學士石屏歌

吳學士石屏歌

吳先入林泉鳥驚腦脾羣飛鴉亂鳴穿林四散投空
去黃口巢中飢待哺唯者下啄雄高盤雄雌相呼飛
復還空林無人鳥聲樂古木參天枝屈蟠下有淮石
橫樹其間煙埋草沒苔澗斑借問此景誰圖寫乃
是吳家石屏者號工刻山取山骨初邊摹畫非一日
萬象皆從石中出吾竈人愚不見天地造化之妙之
難乃云萬物生自然豈知鑄鏡列置配與妍

萬態不可殫神愁思泣畫一井夜不得闌不然安得
巧工妙手僅精竭思不可到若無若有縹緲生雲煙
鬼神功成天地惜藏在號山深處石惟人有心無不
獲加功如神天地雖神無能必藏不得又疑鬼神
好勝情吾儕欲極奇俾窮者才乃此傳張生自西
來吳家學士見且咄醉點紫毫林墨燥君才自與鬼
神鬪嗟我老矣安能陪

初食車螯二鉢題上

學業盤中蛤來自海之涯坐客初未識食之先歎嗟
五代昔乖隔九州如剖瓜東南限淮海不通夷華



於一竹時比州人飲食陋莫加難勝為異味奇瘼無
等差自從墮人出天下為一家尚產錯交廣西珍富
邛巴水載舟連袖陸輪動盈車豁潛細毛髮海惟雄
鬚牙豈性費公侯閑巷鮑魚銀此始今始至其來何
晚耶蒼蟻聞二名碑蟻蟻又見南人誇瓊曠波如玉
斑爛點生花含漿不肯吐得火蓬已呀共食惟恐後
爭先屢成譁但喜美無厭豈思來甚遐多懸激上窮
辛苦斷泥沙

雞鳴車馬馳夜半聲未已皇皇走聲利與日爭寸吐

送葉如梅之江一鉢
江一鉢
鉢二字注

而我獨何為閑宴奉君子京師十二門四方來萬甲
顧吾坐中人普聚浮雲爾念子一扁舟片帆如鳥起
文章富千箱吏祿求斗米白王有時沽青衫豈須恥
人生足憂惠合散乃常理惟應當歡時飲酒如飲水

盤車圖
下本上地
和盤

淺山嶺嶺亂石磊磊山石碗聲車碌碌山勢盤斜隨
澗谷側轍傾軋如欲覆出乎兩崖之隘口忽見百里
之平陸坡長坂峻牛力疲天寒日暮人心速揚棄
忍飢官太學得錢買此纒盈幅愛其樹老石硬山
回路轉高下曲直橫斜隱見妍媸嚮背各有態遠近



分毫皆可辨自言昔一作有數家筆畫一作傳多名姓失後來見者知謂誰乞詩檢老聊稱述古畫畫意不盡形梅詩詠物無醜情志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見詩如見畫乃知楊生真好奇此畫此詩兼有之樂能自足乃一作為富貴必金王名高貴朝看畫暮讀詩楊生得此可不訕

答梅

一作

聖俞莫登樓

在樓部貢院

莫登樓樂哉都人方競遊樓闕夜氣春煙浮玉輪東來從海陬纖霧洗盡當空留燈光月色爛不收火罷啣山祝千秋綠竿踏索雜幻優鼓喧管咽耳欲背消

風颯颯夜悠悠登陟文一作輪角車如流姪姪扶攔車兩頭曉星垂綠嬌未羞念昔年少遊朋儕輕衫駿馬今則不中年病多昏兩眸夜視曾不如鵝鴈足雖欲往意已休惟思睡眼擁衾網人心利害而不謀春陽稍愆天子憂安得四野陰雲油甘澤以時豐麥麩遊騎踏泥非我愁

答聖俞莫飲酒

此已下皆

予謂莫飲酒我謂莫作詩花開木葉蟲鳥悲四時百物亂我思朝吟推頭暮感眉睚肝琢腎聞退之此翁此語還自違宜如飲酒無所知自古不飲無不死惟



不盡死所得百分三二爾豈如寵物能其真凡物可
愛惟精神況此三物物之珍月先臨靜夜雪色凌清
晨二物於此時瑩無一點纖埃塵不惟可醉翁翁醉
能使詩老詩思添清新醉翁謂詩老子勿謂我愚老
弄兔兒憐鶴雛與子俱老其哀乎奈何反捨我欲向
東家看舞姝煩防舞姝見客笑白髮蒼顏君自
照

和梅龍圖公儀謝鵬

有詩鶴勿喜無詩鵬勿悲人禽固異性所趣各有宜
朝戲青竹林暮棲高樹枝呦呦山鹿鳴格磔野鳥啼

聲者不相通各以類自隨使鶴居籠中垂頭以
聽詩鶴鵬字鍾鼓魚鳥是西施鵬不宜爭所爭良
可知此鶴與蟻子為物固已微當彼兩交鬪勇如聞
鼓聲有心皆好勝未免爭是非於我一何薄於彼一
何私欄檻寒花舟叶號驚睡兒跳踈兩腳長落泊雙
翅垂何足充說好於何定妍媸鵬口不能言夜夢以
告之主人起謝鵬從我今幾時憧奴謹守護出入煩
提攜逍遙遂棲息飲啜安雄雌花底弄日影風前理
毛衣豈非主人恩報効爾宜思主人今白髮把酒無
翠羽委鵬鵬又如我言堪解頤



和聖俞感李花

昨日插花初見桃今日插花還見李晴風暖日苦相
催春物所餘知有幾中年多病壯心衰對酒思歸未
得歸不及瞻根花與草春來隨處自芳菲

折刑部海棠戲贈聖俞二首

搖搖縮頭花笑弄顏色荒涼草間露此紅的皪
草本本無情及時如自得青春不可恃白日忽已吳
鏡之市吟我歸空成歎息人生浪自苦得酒且開樽
不見宛陵翁作詩頭早白

搖搖縮頭花豔豔爭青娥朝見開尚少暮看繁已多

不惜花開繁所惜時節過昨日枝上紅今日隨流波
物理固如此去古作來知奈何達人但飲酒壯士徒
悲歌

刑部看竹劾孟郊體

花妍兒女姿零落一何速竹色君子德猗猗寒更綠
京師多名園車馬紛馳逐春風紅紫時見此蒼翠玉
凌亂遊青苔蕭疎掃華屋森森日影閉澗崖生意足
幸此接清賞寧辭薦芳醪黃昏人去一樹猶無人
鎖空廊枝上月明春一作鳥宿

居士集卷第六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請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客聖節則止

石屏歌詩一作雄雌

但喜一作

雙酒離肝一作

思白兔一作白鶴一作白雲毛一作雙嬌一作爭買一作拓

摘花還見李一作

摘花還見李一作

居士集卷第七

歐陽文忠公集七

古詩二首

贈沈博士歌

沈夫子胡為醉翁吟醉翁豈能知爾聚滁山高絕滁

水深空巖悲風夜吹林山泉一作溜白玉懸青岑一瀉

萬仞源莫尋醉翁每來喜登臨醉倒石上遺其簪雲

從不交塵月侵子有三尺微一作黃金寫我幽思窮

崎嶇自言愛此萬向水謂是太古之遺音泉淙石亂

到不平指下鳴咽悲人心時時弄餘聲言無軟滑如

春禽啞乎沈夫子爾琴誠工彈且止我昔被謫居滁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請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客聖節 則止會州

石屏歌 斯家作雄雌一作雄雌

雙酒 但喜一作

雙酒 離肝琢腎一作 白鶴白雲毛石本作雙 嬌僂一作 爭買一作

白鶴白雲毛石本作雙 嬌僂一作 爭買一作

摘花還見李一作

摘花還見李一作

居士集卷第七

歐陽文忠公集七

古詩二首

贈沈博士歌一作

沈夫子胡為醉翁吟 醉翁豈能知爾聚 滁山高絕滁

水深空巖悲風夜吹林山泉一作 滄白玉懸青岑一瀉

萬仞源莫尋 醉翁每來喜登臨 醉倒石上遺其簪 雲

霞不交 虜月侵子有三尺微一作 黃金寫我幽思窮

崎嶇自言愛此萬向水 謂是太古之遺音 泉淙石亂

到不平 指下鳴咽悲人心 時時弄餘聲 言無軟滑如

春禽 嗟乎沈夫子 爾琴誠工彈 且止我昔被謫居滁



山名雖謂為翁實少年坐中醉客誰最賢杜鵑瓦
瓦皮作絃自從彬死世莫傳世傳毛練鎖世傳王虎世傳
世傳聲入黃泉死生聚散日零落耳冷心衰翁索莫
國恩未報慙祿厚世事多虞嗟力薄力薄誰能贊改真一
翁心以心愛醉安知樂沈夫子謂我翁言何苦悲
人生百年間飲酒能幾時燈衣推琴起視夜仰見河
漢西南移

和聖俞李侯奉鴨脚子

鴨脚生江南名實未相浮蜂囊困入貢銀舌貴中州
致遠有餘力好奇自賢優因令江上根結實夷門飲

始摘鏡三四金奩獻疑號公卿不及戴天子百金酬
歲久子漸多多繫繫枝上稠主人名好客贈我比珠投
博望昔所徒蒲萄安石榴想其初來時破價與此俸
今也編中國籜根及鶻頭物性久雖在人情逐時流
惟當記其始後世如來由是亦史官法豈徒續君謳

京師無鴨脚樹馬韓射李
和入自和方後出子其弟

送吳生南歸

吳生字子京

自我得曾子於茲二十年今又得吳生既得喜且歎
古士不竝出百年猶比肩區區彼江西其產多材賢
吳生初自疑所擬豈其倫我始見曾子文章初亦然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崑崙墮黃河渺漫盈百川決疏以道一作之漸飲收
橫瀾東溟知所歸識路到不難吳生始見我抽籤新
文篇一作忽從布褐中百寶爲一作我前明珠雜環
貝磊珂或不圓問生久懷此奈何初無聞吳生不自
隱欲吐羞倪頰少也不自重不爲鄉人憐中雖知自
悔學問苦賤翁自謂久而信力行困彌堅今來決疑
惑幸筮篆洗滌我笑謂吳生爾其聽我言世所謂君
子何異於衆人衆人爲不善積微成滅身君子能自
知改過不遠廵惟於斯二者愚智遂以分頰回不貳
過後世稱其仁孔子過而更日月披浮雲子路初來

時雍冠佩假豚斬蚊射白額後卒爲名臣子旣懷其
往人誰禦其新醜夫祀上帝孟子豈不云臨行贈此
言庶可以書紳

樂哉襄陽人送劉太守從漢

一作景元赴襄陽水

景元在字

葵爾樂哉襄陽人萬屋連雲清溪瀆語言輕清微帶
秦南通交廣西域岷羅銀蟻鹿藥物珍批把甘橘薦
清粳磊落金盤爛瑋瑋椹頭編項昔所聞蓋一作歷持
一作持藹香復辛春雷動地竹走根錦苞玉筒味爭新
鳳林花發南山春掩映谷口藏山門桂葉金碧瓦

鱗峴香高亭倚浮雲漢水如天瀉云從斜陽返照白
為羣兩岸柔柘雜耕松文王遺化已凝望千載誰復
思其仁荆州漢魏以來重古今相埒多名臣安爾樂
哉襄陽人道扶白髮抱幼孫速近劉侯朱兩_也耕輪
劉侯年少氣甚淳詩書學問若寒士_也講俎談笑多_也嘉
賓柱時那_也必_也有善政至今遺愛留其民誰能持
我詩以往為我先賀襄陽人

奉酬揚州劉舍人見寄之作

原必一

別君今幾時歲月如插羽悠悠寢與食忽忽朝復_也
紛紛竟何為_也乘槎_也送白_也漣_也朝廷無獻納倉庫徒耗_也

風霜苦見侵衰病日增故江湖豈不思懸樹布已_也
矣_也或_也黃陵公風政傳道路優游侍從臣左右天子_也
嘗來一何_也避我請亦有素何當兩_也遷分尚冀一_也相_也遇
把手或未能尺書幸時_也寓

西齋手植菊花過節始開偶書奉呈聖俞

秋風吹洩雲寒雨灑清曉_也鮮_也晴_也下_也菊_也顏色一何_也好
好色豈能常得時仍不早文章_也換_也精神何用_也覿_也天_也巧
四時悲代謝萬物惜凋_也搖_也豈知_也寒_也繼_也中_也兩_也頰_也甚_也秋_也草
東城_也彼_也詩_也翁_也學_也問_也同_也少_也知_也作_也小_也風_也塵_也世_也事_也多_也日_也月_也
會少我有一罇酒念君思共_也倒_也上浮_也黃金_也葉_也送_也以_也清

歌衰為君發朱顏可以却君老

於劉功曹家見楊直請袁女奴彈琵琶戲作

呈聖俞

大絃聲遲小絃促十歲嬌兒彈啄木啄木不取新生
枝惟啄槎牙_{牙枝}枯樹腹花繁蔽日鎖空園樹老參
天杳深谷不見啄木鳥但聞啄木聲春風和暖百鳥
語山路曉確行人行啄木飛從何處來花間葉底時
丁丁林空山靜啄愈響行人舉頭飛鳥驚嬌兒身小
指撥愛功曹聽冷絃索鳴繁聲急節傾四坐為爾飲
黃金觥揚君好雅心不恣太學官半飯脫粟噉

兩幅青布裙三脚本林坐調曲奇書古畫不論價或
以錦囊裝玉軸披圍掩卷有時倦卧聽琵琶仰看屋
客來呼兒旋梳洗過韻花細貼黃菊錦然可愛眉目
秀無奈長帆頭縮縮宛陵詩翁勿請渠人生自足乃
為娛此兒此曲翁家無

長句送陸子履學士通判宿州

林州

古人相馬不相皮瘦馬雖瘦骨法奇世無伯樂良可
嗤千金市馬惟市其骨肥驥驥伏櫪兩耳垂夜聞秋
風仰秣嘶一朝絡以黃金羈且馴_馴異越暮燕陸
丈夫可憐憫俾時世俗庸庸世見遺子履白少聲名



馳落筆文章天下知開懷吐曾不自疑世路迫窄多
穿機杼毛髮落風霜摧十年江湖十首詩歸來京國
舊遊非大笑相逢索酒卮酒酣猶能弄峨眉山川搖
落百草腴愛碧不改青松枝念君明當整驥驂贈以
瑤華期早歸豈惟朋友相追隨坐使臺閣生光輝

送公期得假歸絳

風吹積雪銷太行水暖河橋楊柳芳少年初仕即京
國故里瘦歸成廢霜山行馬瘦春泥滑蜀飯天寒餽
粥香留速芳一作物佳節過東帶還來朝未央

送宋次道學士赴一作太平州

古堤老柳藏一作春煙桃花水下清明前江南大
守見之笑擊鼓插旗催解船一作侍中令控
室有後學士清才方少年文章秀粹得家法筆畫點
綴者餘一作妍藏書萬卷復強記故事墨朝能口傳
來居侍從乃其職遠置州郡誰謂一作然交游一時
盡英雄一作後車馬兩岸來馳翻船頭朝轉暮千里有
酒胡不為一作留連

謝觀文王尚書惠西京牡丹

京師輕薄兒意氣多豪俠爭誇朱顏事年少肯慙白
髮持花插尚書好事與俗殊憐我霜毛若燕颯贈以



一自洛陽花滿盤，鬢髮半奇紅。紫羅兩京相去五百里，幾日馳來足向提。紫檀金粉香未止，綠萼紅苞露猶濕。謂我嘗為洛陽客，頗向此花曾涉獵。憶昔進士初登科，始事相公沿吏牒。河南官屬盡賢俊，洛城池苑繁華相連接。我時年纔二十餘，每到花開如蝶。姚黃魏紫青帶教，澄暈齊頭滿綠葉。鸞翎添色又其次，此外雖妍猶理妾。爾來不覺三十年，歲月繞如無羊脚。無情草木不改色，多難人生自摧拉。見花了，了鍾舊識感物依，幾我馳念昔逢花。必沽酒起坐，屢傾樽而令得酒復，何為愛花鏡之空百匝心。

艱難勉強與昔一何殊，勇怯感公意厚不知報。
羊淋瀝口徒聒。

送朱職方提舉運鹽

一本云

齊人諺，東鹽筴伯者之事爾。計口收其餘，登耗以生齒。民充國亦富，聚若有條理。惟兼非三王法，需者猶為恥。後世益不然，摧奪由漢始。權量自持操，胥屑已甚矣。穴窳如蜂房，熬波銷海水。豈知戴白民，食淡有至死。物艱利愈厚，令出吏隨起。良民陷盜賊，峻法難禁止。問官得幾何，月課煩管筭。公私兩皆然，巧拙可知已。英英職方郎，文行粹而美。連年宿與泗，有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3-Color Black

次韻再作

吾年向老世味薄所好未衰惟飲茶坐落岩遠雖不
到自少嘗見聞人誇每改江浙凡茗草叢生狼藉惟
藏地必江蘇蘇州豈如金骨入香作全餅晚兩龍
戲以呀其除品第亦奇絕愈小愈精皆露芽泛之白
花如粉乳乍見紫面生光華手持心愛不欲碾有類
弄印幾成衣論功可以療百疾輕身久服勝一作胡
麻我謂斯言頗過矣其實最能祛勝和茶官實餘馮
分寄也遠物新來急嘉親烹釀酌不知飲自謂此茶
真一作好避未言又食成手顫一作覺成一作生

沱茶道水瓦瘦捧提口吻無異蝕月暮惟奴傍視疑
復笑嗜好未辨誠堪嗟更蒙酬句惟可駭兒曹助噪
聲哇哇

樂郊詩

樂郊何所樂所樂從公遊三日公不出其民感然愁
一聞車馬者從者如雲呼吾聞郢之人無乃失業不
云惟安其業然後樂其休樂郊何所有胡不考公詩
有山在其東有水出遠夷有臺以臨望有沼以游嬉
俯仰迷上下朱欄映清池草木非一種青紅隨四時
其餘雖瑣屑與置各有宜樂郊何以名吾為本其意



自古賢哲人所存非一世當時偶然遇來者因不廢
郭非公久留公去氏孰賴此亭公所登此猶公所憩
俾民百年思豈取一日醉

洗兒歌

洗兒歌一詩云前日洗兒時
洗兒歌一詩云前日洗兒時

月暈五色如虹蜺深山猛虎夜生兒虎兒可愛一作
光陸離開眼已有百步威詩翁雖老神骨秀想見婦
嬰日與眉木星之精為紫氣照山生玉水生萍兒一作
此翁不比他兒翁三十年名天下知村高位下泉所
惜天與此兒聊慰之翁家洗兒衆人喜不一作惜金
錢散間一作里宛陵他日見高門一作馬煌煌梅氏子

鳴鳩詩

鳴鳩詩

天將陰鳴鳩遶婦鳴中林鳴鳩怒啼無好音天雨止
鳴呼婦歸鳴且喜婦不亟歸一作呼不已逐之其去
恨不早呼不肯來固其理吾老病骨知陰晴勢愁天
陰聞此聲日長思睡不可得遭爾聒聒何時停衆鳥
笑鳴鳩爾拙固無匹不能娶巧婦以共營家室憐巢
生子四散飛一身有婦長相失夫婦之恩重太山許
恩兼義須更問心非無情不辨已物有至拙誠可憐
君不見人心百態巧且艱臨危利害兩相關朝為親
戚暮仇敵自古常嗟交道難

代鳩婦言

此詩見《詩經》卷之六

斑然錦翼花簇簇雄雌相隨樂不足抱雛出卵翅羽
成豈料一朝還及日人言嫁難遂難飛安知嫁鳩破
鳩遂古來有感必有哀富貴莫忘貧賤時女棄父母
嫁好一作曰歸中道捨君何所之天生萬物各有類誰
謂鳥獸為無知雖無仁義有情愛苟聞此言寧不悲

看花呈

一作子華內翰

老筆可憎還可羨病眼昏愁看花不知花開挑與
李但見紅白何交加春深雨露新洗濯日暖金碧相
輝華浮香著物收不得含意欲吐情無涯可受疎籬

靜對最宜落日初西斜時傾賜壺共斟酌及此峰
鳥方益譁凡花易見不足數禁煙難到堪歸誇老病
對此不知秋年少何用苦思家

啼鳥

韓愈發後考云

提葫蘆提葫蘆不用沽美酒宮一作壺日賜新撥醅
老病足以扶衰朽百舌子百舌子莫道沉滑滑宮花
正好愁雨來暖日方催花亂發苑樹千重綠暗春珍
禽綵羽自成羣花開祇慣迎黃屋鳥語初鶯見外人
千聲百轉忽飛去一作枝上自落紅紛紛畫簾陰陰
隔宮燭禁漏杳杳深千門可憐枕上五更聽不似徐

州山裏聞

和聖俞詩林一唐書局後叢書中得云香一
本之作用其韻

有芸黃其華在彼衆草中清香濯曉露秀色擅春風
幸依華堂陰一顧曾不蒙大雅彼君子偶來從學宮
文章高一世論議試伏羣公多識由博學新篇匪
雕蟲唱酬爛敷作光輝發幽叢在物苟有用得時寧
久窮可嗟凡草木蒼綠自青紅

答劉原父舍人見過後中夜酒定復追昨日
所覽雜記并簡梅聖俞之作

君子忽我顧如貧家復何有虛堂來清風佳果薦
濁酒簡編記遺逸論議相可否欲知所書人其骨多
已朽前者既已然後來寧得久所以昔人云杯行莫
停手

居士集卷第七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筆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郎人孫謙益校正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朝然謂樂郊詩有木出遠夷夷平也傷也與遠字
不類按說文遠迤斜去兒集韻委曲自得兒詩作
委蛇漢書作遠蛇恐合作遠迤而蜀本違本羅氏
本誤作遠夷

永嘉錢文子謂詩羔羊篇有委蛇字雜駢載雲旗
之委蛇一本作遠迤一本作委移劍向九歌遠江
曲之遠移蓋變委作遠變蛇作迤移二字矣張衡
西京賦文娥坐而長歌聲清暢而婁蛇又以委為
婁孫綽天台山賦既克濟於九折路威夷而脩通
潘安仁金谷集詩迴然繁曲阻峻阪路威夷又盡

變作威夷字皆委曲貌本作遠夷乃參古今之變
必有所據其實則平夷也

右遠夷二字初不必辨若此以為經改字
盡之戒

吳

我前一作類回雙子一作離冠世一作祀上帝一作祀

盛

以錦葉一作載行人舉頭飛鳥驚一作鳥鳴

盛

遠來一作來

盛

年少一作年復何為一作力懶一作力

盛

年少一作年復何為一作力懶一作力



寄新茶

三月二月走為一作向空

次韻梅

宜如一作亦奇絕一作偶分寄一作疑疑後

笑惟

看老病一作少年少一作

寄屋前一作光輝一作

寄原一作佳果一作

居士集卷第八

歐陽文忠公集八

古詩二十一首

有贈余以端谿硃石枕與新州竹簟皆佳物也余既喜睡而得此二者不勝其樂奉呈原父舍人聖俞直講

端谿硃出缺目樣新州織成雙水

一作殿呼兒置枕

展方算赤日正午天無雲黃琉璃光綠玉潤瑩淨冷

滑無埃一作塵憶昨開封曾陳力屢乞殘暇避煩劇

聖君哀憫大臣閑容見衰病非虛飾猶蒙不使如一作

罪去特許遷官還舊職選材臨事不堪用見利無



寄新茶

三月二月走為一作向空

次韻梅

宜如一作亦奇絕一作偶分寄一作疑疑後

笑惟

看老病一作少年少一作

光輝一作

佳果一作

居士集卷第八

歐陽文忠公集八

古詩二十一首

有贈余以端谿硃石枕與新州竹簟皆佳物也余既喜睡而得此二者不勝其樂奉呈原父舍人聖俞直講

端谿硃出缺目樣新州織成雙水

一作殿呼兒置枕

展方算赤日正午天無雲黃琉璃光綠玉潤瑩淨冷

滑無埃一作塵憶昨開封曾陳力屢乞殘暇避煩劇

聖君哀憐大臣閑察見衰病非虛飾猶蒙不使如一作

罪去特許遷官還舊職選材臨事不堪用見利無



慙惟苟得一從微舍一作居城南官不坐曹門
少客自然唯與睡相宜以懶遺一作開何惟適從來
盡茶亦疲困况此煩歎正炎赫少壯常息人莫聽中
手蓬軒尤惡瘴癘兒掩耳謂當作憲婦驚窺疑釜鳴蒼
蠅蟻蟻任緣一作書懶架拋縱橫神昏氣濁一
如此言語思慮何由清嘗聞李白好飲酒欲與錯約
同生死一作劫我今好睡又過之身與二物為三爾江
西得請在旦暮收拾歸裝從此始終當卷簾攜挑去
客室夏山清穎尾

夜聞風聲有感奉呈原父舍人羊會江浦

夜半羣動息有風生樹端飄然飄我衣起坐為長歎
苦若君勿飲初涼君勿歡暑在物猶感涼歸憂將寒
清霜忽以飛零露亦溥溥霜露一作本無情豈肯私
蕙蘭不獨草木爾君形安得完鬢髮變新白鑑衣銷
一作故故丹風埃共侵迫心志亦摧殘萬古一飛車兩
履雙跳九授授賢與惡流沙逐鷺滿其來用如此獨
久知誠難服食為藥候此言真不刊但當飲美酒何
必被輕絛

答梅聖俞大雨見寄

夕雲若頽山夜雨如決渠俄然見青天談笑升曉晴



倏忽陰氣生四面如吹崖狂雷走昏黑驚電照夢魘
披尋起龍鬚下擊菘與控雪聲每軒轟向勢隨疾徐
初若浩莫止俄收闕無餘但掛千丈虹紫翠橫空虛
頃刻百變悲暗明誰卷舒豈知下土人水潦沒襟裾
擾擾泥淖中無異鴨與豬嗟我來京師底身無弊廬
闌坊做古屋半陋雖里間鄰江湧濤濤衝流溢庭除
出門愁浩渺閉戶愁為淵牆壁露四達幸家無貯儲
蝦蟇鳴窳下老婦仁飲飯九門絕來新朝屢欲毀車
壓溺委社命烏能賴國壽乃知生克時未免憂為魚
梅子猶念我奇聲憂我居慰我以新嘉琅琅比瓊

官閑行能薄補益愧空踈歲月行晚矣江湖盍歸歟
吾居傳鄰爾此計豈踟蹰

答皇太后白雲題雜言

憶昨滁山之人贈我玉兔子粵明年春玉兔升輔死
日陽莖出月夜明世言鬼子望月生謂此瑩然而白
者譬天水之為雲而為冰皆得一陰凝結之純精常
恨處非大老窮死極寒之曠野憂違正性天破齒豈
知火維地荒絕漲海連天沸天一併焚執黃冠黑距
人語言有為玉兔尤快擊方知物生天地中萬殊難
以一理通海中州作一島窮人迹來市廣州鏡八國



其間注蒼來最稱奇此身何年隨海潮誰能編歷
海上峯萬怪子奇安可授免生明月在天玉兔不
能又人間况爾來旋交地豈識中州霜寒寒渴雖
有飲飢有咳羈幽然知非爾祭天高海闊路於并沽
茫曠爾身微羽毛弱爾能識路知所歸吾欲開籠縱
爾飛俾爾歸詭宛陵詩此老詩名聞四夷

清明前一日歸子華以靖節詩見招遊
李園徑歸遂苦風雨三日不能歸窮坐一室
家人輩倒殘壺得酒數杯泥深道絕無人行
去市又遠索於鹽官一作得枯魚乾餼數種

蓋飲疾醉昏然便欲死既覺索然因書所見奉

呈聖俞

少年吾道隨老大厭諛諂慙愧二三子邀我行看花
花開豈不好時節亦云嘉因病既不飲衆歡獨成
嗚嗚管絃暫過耳風雨愁逐家三日不出門堆堆頽
寒鴉妻兒強我飲釘釘果與瓜濁酒傾殘壺枯魚雜
乾餼小婢立我前赤脚兩髻丫靴靴鳴雙絃正如勝
嘔啞坐令江湖心浩蕩思無涯寵辱不知報鬢毛今
已華有田清潁間尚可事桑麻安得一黃犢幅巾駕

柴車



奉答原甫見過寵示之作

不作流水聲行將二十年吾生少賤足憂悲憶昔有
罪初南遷飛帆洞庭入白浪墮淚三峽聽流泉投琴
寫得入此曲聊以自慰窮山間中問永陽亦如此醉
卧幽谷聽鳴溪自從還朝戀榮一作祿不覺鬢髮俱
凋殘耳衰聽重手漸顛自惜指法將誰傳偶飲日色
曝書畫試掃塵埃亞商歌潘兒癡女迷翁膝爭欲強
翁聊一彈紫微閣老過我過愛我指下聲泠然哉一作
君此是伯牙曲自古常歎知音難君雖不能琴能
得琴一作意斯為賢自非樂道甘寂寞誰肯顧我相

留連典闕東帶索馬去却歸原包青纓

會飲聖俞家有作兼呈原父景仁聖從

憶昨九日訪君時正見埽前西蕙菊愛之欲繞行石
徑庭下不能容我是折花却坐時嗅之已醉還家手
猶酸今朝我復到君家兩菊猶前猶對東枝萼攜菓
苦風霜無復滿叢金間綠京師誰家不種花碧砌來
欄嫩華屋奈何來對兩枯株共坐窮簷何局促詩翁
文字發天葩豈比青紅凡草木凡草開花數日間天
葩無根長在日遂令我每飲君家不覺長醉附牆曲
坐中年少皆賢豪莫怪我今雙鬢禿須知朱顏不可



侍有酒當歡一作且相屬

依韻奉酬聖俞二十五兄見贈之作

與君結交遊我最先
衆人我少既多難
君家常苦貧
今為兩衰翁
髮白面亦皺
念君懷中玉不及市上珉
珉賤易為價
玉棄久埋塵
惟能吐文章
白虹射星
及幸同居京城遠
不隔重關朝罷二三公
隨我如魚鱗
君聞我來喜
置酒留遊
迢不待主人請
自脫頭上巾
歡情雖漸鮮
老意益相親
窮達何足道
古來茲理均
小飲坐中贈別相擇之赴陝府無罪
明日君當千里行
今朝始共一樽酒
豈惟明日難重

持試思此會何常有
京師九衢十二門
車馬煌煌事
奔走花開誰得屢
相過
盃到莫辭頻
舉手驩情落
空酒量減
着我不用論
老朽奈何公等氣
方豪雲夢正
當吞八九揮之名聲重
當世少也多奇
晚方偶西州
政事滿風流
右掖文章煥
亞斗侍君歸
日我何為手
把銅鞮汝時艾

奉答聖俞遠頭魚之作

吾聞海之大物類無窮極
魚蝦淺水聞
龜蛇如山積
毛魚與鹿角一會一作數千
百枚
藏各有時嗜
好無南北其微一作既
若斯其大有一一作其大
莫測波濤浩

瑯中烏嶼生頃刻俄而沒不見始悟又出并春有
時隨潮來暴死疑遭謫海人相呼集刀佩爭割一作
折骨節駭事車驛坐一作伴嫻戰腥聞數十里餘臭
久乃息始知百川歸固有含容德滂奇與祕寶萬狀
一作下一誠漢彼遠頭微誰傳到一作偶得入京國
乾枯少滋味治一作洗曹炮多聊茲知異物豈足薦佳
客一旦屏一作君請虛名從此得一作不識此意

送刁紛推官一本無歸潤州

翹翹名家子自少能懷一作從幕府碎躍馬臨窮塞

是時西邊兵屢戰一作本濱鶴來賈良田儂首
學乘未家為白酒樽門掩青山對優游可以老世利
何足愛奈何從所知又欲向并代主人忽南還此計
亦一作中悔彼在吾往一作從彼去吾亦退與人交
若此可以言節樂

夜坐彈琴有感二首呈聖俞

吾愛陶靖節有琴常自隨無絃人莫聽此樂有誰知
君子為自信衆人喜隨時其中苟有得外物竟何為
寄謝伯牙子何須鍾子期

鍾子忽已死伯牙其已平絕絃謝世人知音從此無



瓠巴魚自躍此事見於書師曠嘗一鼓羣鶴舞空虛
吾恐二三說其言皆過歟不然古今人愚智邈已殊
奈何人有耳不及鳥與魚

二月雪

寧傷桃李花無損杞與菊杞菊吾所嗜惟恐食不足
花開少年事不入老夫日老夫無遠慮所急在口腹
風暗日暖雪初銷踏泥自採籬邊綠

歸田四時樂春夏二首

秋冬二首命
題命合作

春風二月三月時農夫在田居者猶新陽晴暖動膏
腴野水泛濫生光輝鳴鳩聒聒屋上啄布穀翩翩桑

下飛碧山遠玻璃舟杏發青華暖眠黃犢肥田家此樂
知者誰吾獨知之胡不歸吾已買田清潁上更欲臨
流作釣磯

南風原頭吹百草草木叢深茅舍小麥穗初齊稚子
嬌桑葉正肥蠶食飽老翁但喜歲年熟餉婦安知時
節好野棠梨密啼晚鶯海石榴紅嶺山鳥田家此樂
知者誰我獨知之歸不早乞身當及強健時願我蹉
跎已衰老

明妃曲和王介甫作

胡人以鞍馬爲家射獵爲俗泉甘草美無常處鳥驚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ColorChecker 3-Color

獸駭爭馳逸誰將漢女嫁胡兒風沙無情教如玉身
行不遇中國人馬上何作思歸曲推手為琵却手琶
胡人共聽亦咨嗟工顏流落死天涯琵琶此一作却傳
來漢家漢宮爭按新聲譜遺恨已深聲更苦織織女
手生桐房學得琵琶不下堂不識黃雲出塞路豈知
此聲能斷腸

盆池

西江之水何悠悠經歲歷石險且回餘波拗怒猶一作
獨一作通一作去一作流一作奔一作濤一作擊一作浪一作常一作喧一作飈一作有時夜上騰玉關月照
潭練一作無織埃揚闌左里在其北無風浪起傳古

來老蛟深處狀富穴蛇身微行見若猜呼龍避酒未
及祝五色粲一作爛高崔嵬忽然遠引千丈去百里
水面中分開收蹤蹤跡莫知處但有兩電隨風雷千
奇萬變聊一戲豈一作顧溺死為可哀輕人之命若
螻蟻不止山嶽將傾頽此外魚鰕何足道狀似但覺
腥盤杯壯哉豈不快耳目胡為守此空藉隈陶盆斗
水仍下漏四岸久雨生莓苔遊魚撥撥不盈寸泥潛
日炙焚鱉魚誠不幸此竭促我能決去反徘徊

垂和明妃曲

漢宮有佳一作人天子初未識一朝隨使遠嫁單



于國絕色天下無一失難垂得雖能殺盡工於事竟
何益耳目所及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漢計誠已
拙女一作色難自誇明妃去時淚灑向枝上花狂風
日暮起飄泊落誰家紅顏勝人多薄命莫怨春風當
自嗟

奉送原甫侍讀出守永興一作桂林詩

兩君以荊州魚枕之燕購君以宣城鼠須之管酒如
長虹飲滄海羊若駿馬馳平坂愛君尚一作少力方
豪嗟我久衰歎漸解一作文章驚世知一作名早意氣溢
交和得脫魚枕蕉一舉十分當覆盂鼠須管為物雖

微情不淺新詩醉墨時一揮別後寄我無辭遠

天聖命

昔逢詩老伊水頭青衫白馬遊伊流瀟聲八節響石
樓坐中辭氣凌清一作秋一飲百盞不言休酒酣思
逸語更適河南丞相稱賢俊後車日載枚與鄒我年
最少力方優明珠白璧相報投詩成希深擁鼻誦師
魯春舌藏戈矛三十年間如轉眸屈指十九歸山丘
凋零所餘身百憂晚登玉墀侍珠旒詩老蓋豈太學
愁乖離會合謂無由此會天幸非人謀頽頽已白齒
根浮子年加我貌則不敵猶可護閭屢倫不覺歲月



成淹留文章落筆動九州金甌過午無餘縮良時易
失不早收菟掄一作死礫遺琳瓊滂野轉石古所尤
此事有職非吾危命也難知理莫求名聲赫赫掩諸
幽翽然素旆歸一身送子有淚流如瀉

居士集卷第八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騙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石枕斷筆

哀憐

一作臨事

一作嘗聞

告勝

好飲

重

夜間賦聲

以飛

一作飛

共侵迫

一作迫

行河

符

曉鐘聲

煌煌

一作落

冥冥

一作冥

冥

冥

題頭

剖析

一作剖

一作剖

一作剖

一作剖

一作剖

漢書

見於書

一作書

一作書

一作書

一作書

一作書

二月

寧傷

一作寧

一作寧

一作寧

一作寧

一作寧

歸西

詩集

既爲

一作既

一作既

一作既

一作既

明昆曲

無常處

一作無

漢宮

一作漢

一作漢

一作漢

揚閣

左里

一作左

巨人之命

一作巨

一作巨

魚誠

一作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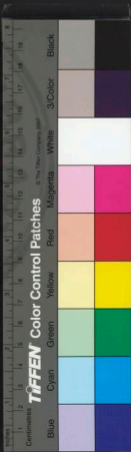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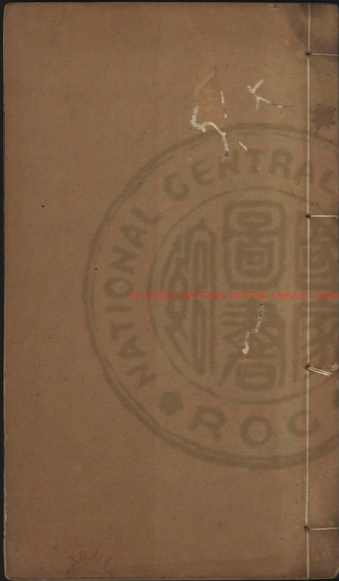


REVISED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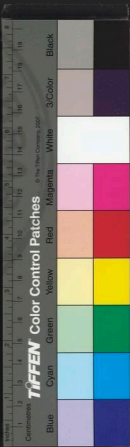


© 2019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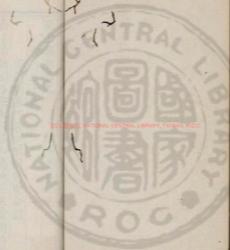




© 201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HIRUVANANTHAPURAM, K.O.C



3aa7f83 v.4



2025080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居士集卷第九

古詩三十首

歐陽文忠公集九

寄題劉著作義叟家園效聖俞體

嘉子治新園乃在太行谷山高地苦寒當樹所宜木
羣花媚春陽開落一何速涼凜心節奇惟應松與竹
毋栽當暑槿寧種深秋菊死抱枯枝槿豔隨日旭
黃楊雖可愛南土氣常燠未知經霜果自保其綠
顏色苟不衰始知根性足此外衆草花徒能悅凡目
千金買姚黃慎勿同流俗

西齋小飲贈別陝州冲御學士分得黃字爲韻



今日胡不樂舉賓會高堂坐中瀛洲客新佩太守章
豈無芳罇酒笑語共一觴亦有嘉一作菊叢新苞弄
微黃所嗟時易晚節物已淒涼羣鷺方盛集離鴻獨
高翔山川正搖落行李怯風霜君子樂爲政朝廷須
僞良歸來紫微閣遺愛在甘棠

奉答原甫九月八日見過會飲之作

老大惜時節少年輕別離我歌君當和我酌君勿辭
醴醑庭下菊與君吟繞之擷其黃金葉泛此白玉卮
君勿愛此花問君此何時秋風日益高霜露漸離披
芳歲忽已晚朱顏從此衰念君將捨我車馬去有期

君行一何樂我意獨不怡飛兔不戀羣奔風誰能追
老驥但伏櫪壯心良可悲

予作歸鴈亭於滑州後十有五年梅公儀來
守是邦因取余詩刻于石又以長韻見寄因

以答之

一作

風吹城頭秋草黃仰見鳴鴈初南翔秋草風吹春復
綠南鴈北飛聲蕭蕭城下宅邊桃李蹊憶初披荒手
植之雪消冰解草木動因記鴻一作鴈將歸時雨
來十載空遺迹飛鴈年年自南北堂傾餘址草荒涼
樹老無花春寂歷東州太守詩尤美組織文章爛

綺長篇大句琢方石一日都城傳百獸我思古人無不然慷慨心知功名垂百年沈碑身後念陵谷把酒
灑下悲山川一時留賞難邂逅後世傳之因不朽

寄題洛陽後政叢少卿靜居堂

洛人皆種花花發有時開君家獨種玉種玉產琅玕
子弟守家法名聲伴朝端歲時歸拜慶閨里亦相對
西臺有道氣自少服靈丸春酒養眉壽童顏如滄海
清談不倦客妙思吾揮翰壯也已吏隱與條方掛冠
臨風想高散懷襟愧盤桓

鬼車

嘉祐六年秋九月二十有八日天愁無光月不出
雲蔽天衆星沒舉手嚮空如抹漆天昏地黑有一物
不見其形但聞其聲其初切切淒淒或高或低乍似
玉女調玉笙衆管參差而不齊既而啾啾嗚嗚若軋
若抽又如百兩江州車回輪轉軸聲啞啞鳴機夜織
錦江上羣鴈驚起蘆花洲吾謂此何聲初莫窳端由
老婢撲燈呼兒曹云此怪鳥無足傷其名爲鬼車夜
載百鬼凌空遊其聲雖小身甚大翅如車輪排十頭
尾鳥有一口其鳴已啾秋此鳥十頭有十口口挿一
舌連一仁作候一口出一聲十聲百聲更相酬告時

周公居東周狀聞此鳥憎若憐夜呼庭氏率其屬
發俾逐出九州射之三發不能中天遣天狗從空投
自從狗啣一頭落斷頸至今青血流雨來相距三千
秋盡藏夜出如鷓鴣每逢陰黑天外過乍見火光驚
輒墮有時餘血下點汚鴉井所遺之家家必破我聞
此語驚且疑反視疾死無我禍我思天地何茫茫百
物巨細理莫詳吉凶在人不在物一蛇兩頭反為祥
却呼老婢炷燈火捲簾開戶清華堂須臾雲散衆星
出夜靜皎月流清光

感二子

黃河一千年一清岐山鳴鳳不再新
二子死天地寂默收雷聲百蟲坏戶不培蟄萬木逢
春不發萌豈無百鳥解言語啞歌終日無人聽二子
猶思極搜抉天地鬼神無遺情及其放筆騁豪俊筆
下萬物生光榮古人謂此觀天巧命短疑為天公憎
昔時李杜爭橫行麒麟鳳凰世所驚二物非能致太
平須時太平然後生開元天寶物或極自此中原疲
戰爭英雄白骨化黃土富貴何止浮雲輕唯有文章
爛日星氣凌山岳常崢嶸堅惡自古皆共盡矣元空
留後世名

讀書

吾生本寒儒老尚把書卷暇力筆已疲心意殊未倦
正經首唐虞偽說起秦漢爲章異句讀解詁及箋傳
是非自相攻去取在勇斷初如兩軍一作交乘勝方
酣一作酣當共旗鼓催不覺人馬汗至哉天下樂終
日在几一作案念昔始從師力學希仕宦豈敢取聲
名惟期脫貧賤忘食日已晡燈薪夜侵旦謂言得志
後便可焚筆硯少償辛苦時惟事寢與飯歲月
不我留一生今過半中間嘗竊竊內外職文翰官榮
日清近稟給亦豐羨人情慎所習耽毒比安寢漸進

時俗泥棺猶學營一作五體窮水陸窮家羅俊彦自從
中年筆人事攻互前非卑職有憂亦自老可歎形骸
苦衷病心志亦退懼前時可奪事閑暇不欲見惟尋
舊讀書一作編一作多朽斷古人重溫故官事幸有閒
乃知讀書勤其樂固無限少而千祿到老用忘憂患
又知物貴久至寶見石鍊鉛華暫時好俯仰浮雲散
淡泊味愈長始終殊不變何時乞殘骸一作萬一免罪誰
買書載舟歸築室一作綏水岸平生願論述益次加
結窳賤幾垂後世不斃死弱一作榮信哉靈書魚韓子語
非訛



鳴鶴詞

卷之七 雜作

龍樓鳳閣一作雲岫峯，一作宮不聞更漏聲。紅紗幘燭
 愁夜短，綠蔥鳴鶴。催天明。一簾兩聲人，一作秋起金井。權
 權開汲水三聲，四聲促嚴妝。紅靴玉帶，奉君三萬年。
 枝軟風露濕，上下枝，向聲轉。意南橋，促仗三衛列九
 門。放輪千官入重城，一作繁華鎖池臺。此鳥飛從何處來。
 君不見，頭河東岸村，一作陵。望山會野鳥常一作朝
 唱。田家惟聽夏鶯聲。一作人謂大夏鳥。夜夜啼，頭耕曉月
 可憐。此樂獨吾知。卷戀君思，今白髮。

初登鶴嶺有感

一本無中風字

六月京師暑雨多，夜夜南風吹芙蓉。疑祥池頌會靈
 團，僕射荒波家可擬。一作時時五岳宮，一作爭先圓客採
 新苞。剝時得珠從海底，都城百物貴新鮮。嚴儂難酬
 與珠比，金盤磊落何所薦。清臺撥誥如玉醴，自慙竊
 食萬錢厨。蒲口飄浮嗟病齒，却思年少在江湖。野艇
 高歌菱葍裏，杏香新味全。手自摘玉潔沙磨軟，還美一
 瓢固不羨五鼎。萬事適情為可喜，何時遂一作買楨
 東田歸去結茅臨野水。

雙井茶

西江水清江石老，石上生茶如鳳爪。窮臘不寒春氣



早雙井芽生先百草白毛囊以紅碧紗十斤茶養一
兩芽長安富貴五侯家一啜猶須三日誇寶雲日注
非不措爭新棄舊世人情豈知君子有常德至寶不
隨時變易君不見建溪龍鳳園不改舊時香味色

贈李士宰

蜀狂士宰者不邪亦不正混世使人疑詭譎非一行
平生不把筆對酒時高詠初如不著意語出多奇勁
傾財解人難去不道名姓一作姓李金一作錢買酒醉
高接明月空床一作床眠不醒一身四海即爲家榻
萬里脚乘興既不採藥賣郡市又不點石化黃金

不平公卿退不隱山林與之游者一作時但愛上
人而莫不一作亦見其術安知其心吾聞有道之士游心
太虛逍遙出入一作本太虛常一作與道俱故能入
火不熱一作亦入水不濡嘗聞其語一作其語而未見
其人也豈斯人之徒與不然言不能師行不能德一作
表一作行滑稽玩世一作世其東方朔之流乎

明妃小引

漢宮諸女嚴粧罷共送明妃滿水頭浦上水聲來不
斷花隨水去不回流上馬即知無返日不須出塞始
堪愁



感事四首

老者覺時迷閻人知日長日月本無情人心有閑忙
努力取功名斷碑埋路傍逍遙林下士在壠亦相望
長生既無藥濁酒且盈觴

空山一道士辛苦學延齡一旦隨物化反言仙已成
開墳見空棺謂已超責冥尸或井解如蛇蟬換骨蛇
其形既云須變化何不任死生

仙境不可到誰知仙有無或乘九班虬或駕五雲車
朝倚扶桑枝暮遊崑崙墟往來幾萬里誰復遇諸涂
富貴不運邨安事富貴與神仙人不見魑魅與為徒

人生不免死鬼魅入幽都仙者得長生又云超大虛
等爲不在世與鬼亦何殊得仙猶若此何況不得乎
寄謝山中人辛勤一何愚

莫笑學仙人山中苦寒寂試看青松鶴何似朱門客
朱門炙手熱來者無時息何嘗問寒暑豈暇謀寢食
醜類悅憎恣擇語防仇敵衆欲若無厭有求期必獲
敢辭一身勞豈塞天下責風波卒然起禍患豈不測
神仙雖杳茫富貴竟何得

新春有感寄常夷甫

余生本羸孤自少已非壯今而老且病何用苦調根



誤蒙三聖知貪得過其量恩私未知報心志已凋喪
軒裳鏡不稱徒自取譏誇豈若常夫子一瓢安陋巷
身雖草莽間名在朝廷上惟余服德義久已慕恬曠
矧亦有吾盧東西正相望不須駕柴車自可策藜杖
坐鸞頰贊身摧頽及取新春歸去來共載一舟浮野
水焦陂四百里茂間

昇天棹

青牛西出關老聃始著五千言白鹿去昇天爾來忽
已三千年當時遺迹至今在隱起蒼榆猶依然誰能
乘變化所以爲神仙驅鸞駕鶴須臾間飄忽不見如

雲煙奈何此鹿起平地更假草木相攀緣乃知神仙
事茫昧其爲莫究徒自傳靈霜不改終古色風雨有
聲當夏寒境清物老自可愛何必說怪窮根源

憶焦陂

江林無幾字

焦陂荷花照水光未到十里聞花香焦陂八月新酒
熟秋水魚肥鮪如玉清河兩岸柳鳴蟬直到焦陂不
下船笑向漁翁酒家保金龜可解不須錢明日君恩
許歸去白頭酣詠太平年

贈許道人

洛城三月亂鶯飛桐陽山中花發時往來車馬遊山



客舍看山花路山石紫雲仙洞鑿雲深洞中有人人
不識飄飄許子旌陽後道骨仙風本仙曾多年洗耳
避世喧獨卧寒巖聽山潮至人無心不芥心無心自
得無窮壽忽來顧我何感熱笑我白髮老紅塵子歸
為築巖前室待我明年乞得身

送龍茶典許道人

颯陽道士青霞客來似浮雲去無蹟夜朝北斗太清
壇不道姓名人不識我有龍團古蒼壁九龍泉
深一百尺憑君汲井試烹之不是人間香味色

別鹿

朝渴飲清池暮飽眠深樹惹媿主人豈自非殺身難
報德主人施恩不待報來爾胡為網羅獲南山鶻鶻
動春陽吾欲縱爾山之傍巖崖雪盡飛泉溜澗谷風
吹百草香飲泉蕩草當速去山後山前射生戶

留題齊州舜泉

岸有時而為谷海有時而為田虞舜已歿三千年耕
田浚井雖鄙事至今遺迹存依然歷山之下有寒泉
向此流注于夏天無情草木亦改色山川慘淡生雲
煙一朝垂衣正南面旱麥稔矣未暇徧功高德大被
萬世今人過此猶留連齊州大守政之暇繫築閘沼



臨清連遊車聲頓惟恐後來奔亂發如爭先豈徒邦
人知樂此行客亦為留征軒

山齋戲書絕句二首

蜜脾未藉蜂採花麥蠟已深鳩喚雨正是山齋
晴天時不覺花開日亭午

經春老病不出門坐見羣芳爛如雪正當年少惜花
時日日春風吹石裂

朝少年惜花

紛紛紅紫落泥沙少年何用苦咨嗟春風自是無情
物肯為汝惜無情花今年花落明年好但見花開人

自老人老不復少花開還更發一作新使花如解
天惜花人

出郊見田家蠶麥已成慨然有感

誰謂田家苦田家樂有時車一作鳴綠白蒲麥熟時
黃鷄田家此樂異人知幸獨知之未許歸逢時得罷
已逾分報國無能徒爾為收取玉堂揮翰手却尋南
畝把鋤犁

射生戶

子初五州縣戶有廩養者

射生戶前日獻一豹今日獻一狼豹因傷我牛狼因
食我羊狼豹誠為害人物縣官賞之綠玉足射生戶



鎖池堂

續

居士集卷第十

律詩六十首

送王汝宰藍田

歐陽文忠公集十

喧喧動車馬共出古都門落日催行客東風吹酒鐙
樹搖秦甸綠花入輞川繁若遇西來旅時應問一作
故園

徽安門晚望

都門收宿霧佳氣鬱蔥晚日寒川上青山白霧作
雪中樓臺萬瓦合車馬九衢通恨之登高賦徒知京
邑雄



鎖池堂

續

居士集卷第十

律詩六十首

送王汝宰藍田

歐陽文忠公集十

喧喧動車馬共出古都門落日催行客東風吹酒鐙
樹搖秦甸綠花入轡川繁若遇西來旅時應問一作
故園

徽安門晚望

都門收宿霧佳氣鬱蔥晚日寒川上青山白霧作
車中樓臺萬瓦合車馬九衢通恨之登高賦徒知京
邑雄



送孟都官知蜀州

名郎出粉闥佳郡古關西
義驛秦平盡千山蜀鳥啼
未輪照野綠半覆秋畦
向關應東望雲深隴樹迷

南征回京至界上驛先至城中諸友

朝雲未少室日暮向箕山
本以無心出寧隨倦客還
春歸伊水綠花晚洛橋開
誰有餘鱗酒相期一解顏

逸老亭一本出城公白蓮在

上相此忘榮怡然物外情
池光開小鏡山翠入重城
野鳥窺華表春壺芳粲耕
枕前雙鷗沒雨外一川晴
解組金龜東調琴亦細鶯
雖懷安石趣豈不為一俳

蒼生

廣愛寺

都人布金地紺宇巋然存
山氣蒸經閣鍾聲出因門
老杉春自綠古壁雨先昏
應有幽人展來留石蘚痕

甲黃學士三首 名德

麗正碑書久蘭臺約史成
迎親就江水脈直出承明
世德無雙舉詩豪第一評
風流今頓盡響像憶平生
沈約多清瘦文園仍病瘠
共疑天上召更欲水邊招
金馬人相弔長沙物易妖
秋風吹越樹歸旆自飄飄
自古蘭衰早因令蕙歎深
書遺茂陵藥病作越鄉吟



萬里無春色關山蔽夕陰空嗟埋玉樹齋志永沉

雨後獨行洛北

北關望南山明嵐鎖紫煙歸雲向嵩嶺殘雨過伊川
樹繞芳隄外橋橫落照前依依半荒苑行處獨聞蟬

陪府中諸官遊城南

一本城西堂作

一雨郊圻迥新秋槍棗繁田荒溪溜入禾蕪雀聲喧
燒出空槎覆人耕廢廟垣閑追向城客落日隱高原

智鏡上人遊南岳

終日念雲壑南歸心浩然青山入楚路白水望湖田
野渡惟浮鉢山家少施錢到時春尚早收茗纔巖前

送左嚴丞赴行入蜀

傳聞蜀道難行客若此天紫竹溪無路黃花忽見川
聞禽嗟異域聞俗訪耆年微纈京都遠惟應望日邊

秋郊晚行

寒郊桑柘稀秋色曠休休野燒侵河斷山鴉向日飛
行歌採蕪去荷鋤刈田歸林樾酒家家熟相

邀白竹扉

被牒行縣因言所見呈寮友

周禮恤凶荒輜車出四方土龍朝祀雨田火夜驅蝗
木落孤村迥原高百草黃亂鷄鳴古堞寒雀聚空倉



桑野人行飽無陂鳥下梁晚煙茅店月初日暮林霜
墮戶催寒飯叢祠橋歲稔不妨行覽物山水正蒼茫

嚴氏縣作

亭候微烟巖人家嵒坂西青山臨古縣綠竹曉寒淡
道上行收棹存聞曉激哇東阜有深趣便擬卜幽棲

又行次作

秋色滿郊原人行禾黍間雉飛橫澗澗燒簪入空山
野水蒼煙起平林夕鳥還嵩嵐又不見寒碧更孱顏

送梅秀才歸宣城

從學方年少還家經歲金文鳥江比客能作洛生吟

罷亞霜前柏鉤翰竹上禽歸帆何處落應拂野梅枝

華縣陪祭獻酬二后回奉慶橋道中作

落日漢陵道初寒慘暮飄遶看山口火暗渡洛川橋
不見新園封空閣引葺蕭林鷓鴣樓已定猶獨一作此倦

征鏢

送謝學士歸闕

供帳拂朝煙征鞍去莫攀人隨風外酒馬度雪中關
舊府誰同在新年獨未還遙應行路者偏識綠衣斑

河南王尉西齋

寒齋日蕭索天外故簷綠竹雪晴猶覆山窓夜自明

禽歸窺野冢雲去入重城欲就陶潛飲應須載酒行

張主簿東齋

官舍掩寒扉聊同隱者棲溪流穿竹過一作山鳥入

城喧實主高羨勝心冥外物齊惟應朝梳髮長歎臨

隣一作難

留守扣公牘雨九龍祠應時獲謝呈府中同

祭

古木鬱沉沉祠亭相褻臨雷驅山外響靈結日邊陰

震深來初合依微夢稍深土膏潛動脉野氣欲成膏

隨上連雲色田間擊壤昔明光應奏瑞黃屋正焦心

帝色三川美難言萬九春
靈瀾鳴故苑紅蕩發青林
前畝借須掘餘存尚可葬
應容後車一作中客時作洛
生吟

春日獨遊上林院後亭見櫻桃花奉寄希深
聖俞仍酬遮中見寄之什

昔日尋春地今來感歲華
人行已荒徑花發半枯槎
高榭林端出殘陽水外斜
聊持一罇酒徒倚憶天涯

獨至香山憶謝學士一作希深

伊水弄春沙山臨水上斜
曾爲謝客搗一作入梵
王家陰潤初生草春品自落花
却尋履石處歲月已



塔嗟

春晚同應之偶至普明寺小飲作

偶來林下逕共酌竹間亭積雨添方步一作沼殘花點

綠萍野陰侵席洞芳氣襲人醒禽鳥休驚顧都忘兀
爾形

黃河八韻寄聖俞

河水放箭險誰言航常遊壓冰馳馬渡伏浪卷沙流
樹落新摧岸端驚忽改洲壘龍將退鯉激卷不分牛
萬里通槎漢千帆下滄舟怨歌今罷築故道失滌天
誰急風逾響川寒霧不收誰能窮禹迹空歎問黃樓

和應之同年兄秋日雨中登普明寺閣

聖俞
幾年都落與君交共許詩中思最豪
舊社更誰能擁
車新秋有客獨登高徑蘭欲謝
慈零露離菊空開之
凍膠縱使河陽花滿縣亦應留滯感潘毛

曉過水北

寒川消積雪凍浦漸通流日暮人歸
葦沙禽上釣舟
入
羅官西京回寄河南張主簿

歸客下三川
芬郵暫解鞍
鳥聲催暮急
山氣欲晴寒
已作愁霖沫
情懷楓葉歌
更聞溪溜響
疑是石樓灘



寄西京張法曹

幕府三年客，羣居幾日親。
初分關一作口路，猶見洛陽人。
曉麥晴時秀，田花晚自春。
向家行漸近，豈復倦征輪。

離彭婆，值雨投臨汝驛，回寄張九屯田司錄。
晨館野花邊，塵鞍曉不前。
山橋斷行路，溪雨漲春田。
樹冷無棲鳥，村深起暮煙。
洛陽山已盡，休更望伊川。

朱家曲

朱家曲一本有朱家子
朱家曲自唐以來門上亦無同分道西行入小
路上下甲有村字註大河高堂之與京師者為
以中世者至此注朱家曲村院日然也江漸手

行人傍袞柳，路向古河窮。
桑柘田疇美，漁商市井通。
蕩歌晚入浦，舟子夜乘風。
旅舍孤煙外，天京王氣中。
山川許國近，風俗楚鄉同。
宿客雞鳴起，驅車猶吏求。
行至棋湖作

霜後葉初鳴，羸驂透澗行。
川原人遠近，禾黍日晴明。
病質驚殘歲，歸塗厭一作暮程。
空林聚寒雀，疑已作春聲。

送謝希深學士北使

漢使入幽燕，風煙兩國間。
山河持節遠，亭障出疆閑。
征馬聞笳躍，雕弓向月彎。
禦寒依便面，贈客解刀環。



鼓角雲中疊牛羊雲外山穹廡鳴潮吹凍酒發一作
朱顏塞草生侵曠春榆綠滿關應須鴈北嚮方值使
南還

送賈推官赴絳州

白雲汾水上人北鴈南飛行李山川遠風霜草木腓
鄴齊賓榻掛幕府羽書稀最有題輿客偏思玉塵揮
送張如京知安肅軍

相逢舊從事新命忽臨戎界上山河壯軍中鼓角雄
朔風馳駿馬寒雪射驚鴻試取封侯印何如筆硯功
送戚勝軍張判官

此地不知春惟有論榮新岑牟多武士五虛重一作
野燐燒一作驚為行客烽煙入遠一作應繁書沙上鴈時
寄日邊人

送同年史襄之武功尉

久作遊邊客常悲入塞笳今茲一尉遠猶困折腰嗟
白馬關中道青天一作棧外家過秦感弔古惟有故
山斜

送祝熙載之東陽主簿

吳江通海浦盡銅候潮歸疊鼓山間響高帆鳥外飛
孤城秋挽水千室夜鳴榔試問還家客遼東今是非



第十一先輩赴四明幕

一本注初赴

梁漢衰斜險夫君畏遠避家臨越山下帆入海湖頭
岸柳行稍盡江尊歸漸秋故鄉看衣錦宦羨李膺舟

送丁元珍峽州判官

一作送朱慶仁

為客又南方西游更異鄉江通蜀國遠山開楚祠荒
油幕無軍事清猿斷客腸惟應陪主諾不費日飛觴

送楚建中頓州法曹

冠蓋盛西京當年相府榮曾陪鹿鳴宴編一作識洛
陽生共歎長沙適空存許劭評堪嗟桃李黃何日見
除成

送王尚詰三原尉

去國初游宦從軍苦寂寥愁雲帶一作城起畫角向
山飄秋勁方馳馬春寒正襲貂遙知為客恨應賴酒
盃消

送王尚詰三原尉

初仕便西轅驃駒兩佩環山河識天府風雨度函關
桑柘千疇富人煙萬井開欲為京洛詠應苦簿書閒

送餘姚陳寺丞

一作

銅墨佩腰間中流望若一作仙鳴榔汴河柳畫鷁越
鄉船下潁逢江鴈瞻氣落海島山川仍客思盡入隱



候篇

送廖八下第歸衡山

曾作闕中容，寄覩百二疆。自言秦隴一作水能斷楚人腸。失意倦京國，竊愁成鬢霜。何如伴征鴈，日日向衡陽。

夏侯彥濟武陟尉

風煙地，披懷井邑。富田坡，河近聞水。坼山高見，雨來官闕。同小隱，酒美足。衡孟好去，東籬菊，迎霜正欲開。

遠山

山色無邊近看山，終日行峯。曾隨處改行客，不知名。

宋宣獻公批詞三首

望繁朝，起重文。推天下，工清名。畏楊歸故事，問胡公物議。垂為相，風流頓已窮。仁言博哉，利賦皆有遺忠。識度推明哲，風猷蕩縉紳。何言止中書，遂不乘洪鈞。翰墨時爭寶，詞章晚愈新。天哀文伯，毋悲感路傍人。結髮一作逢明主，馳聲著兩朝。莫慙先有夢，升屋豈能揚。贈服三公袞，兼榮七葉貂。春風笳鼓咽，松栢助蕭蕭。

初出真州泛大江作

孤舟日日去無窮，行色蒼茫杳靄中。山浦轉帆迷向



昔夜江看斗辨西東
泥田漸下雲間鴈
霜日初丹水上楓葉鱸魚方有味
遠來猶喜及秋風

江行贈鴈

雲間征鴈水間棲
贈繳方多羽翼微
歲晚江湖同是客
莫辭伴我更南飛

松門工下五首一本屬夷使光林

鳥嶼松門數里長
懸崖對起碧峯雙
可憐勝境一作當窮峯
纔使留一作人戀
此邦亂石驚
難喧醉枕淺沙明月入船窻
因遊始覺南來遠
行盡荆江見蜀江

下牢津

依依下牢口
古戍鬱嵯峨
入峽江漸曲
轉灘山更多
白沙飛白鳥
青嶂一作合青羅
遞客初一作多經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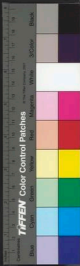
楚詞作楚歌

龍溪

潯潯山亂峯
演漾綠蘿風
溪瀨寒難涉
危樓路不通
朝雲起潭側
飛雨插江中
更欲尋源去一作山深不可窮

勞停驛

孤舟轉山曲
豁爾見平川
樹杪帆初落
峯頭日正圓
荒煙幾家聚
瘦野一刀田
行客愁明發
驚灘鳥道前



黃溪夜泊

楚人自古登臨恨，始到愁腸已九回。
萬樹蒼煙三峽暗，滿川明月一猿哀。
壯鄉况復鸞殘歲，慰客偏宜把酒盃。
行見江山一彈指，不圖邊謫豈能來。

望州坡

聞說夷陵人為愁，共言遷客不堪遊。
崎嶇巖日山行倦，却喜坡頭見峽州。
居士集卷第十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鄉人孫謙益校正。

遊光亭 兩外後一作

平襄縣志 越鄉 一作

波濤行縣 至家 一作

行次 非夷碧 一作

東園 翠主 一作

黃河 馳馬 一作

結廬之登 廣安書閣 經年 一作

江行贈 展 征鵬 一作



居士集卷第十一

歐陽文忠公集十一

律詩五十七首

初至夷陵茶蘇干美見寄

三峽倚岩堯一作亦 遷地最遙物華雖可愛鄉思獨

無聊江水流青嶂猿聲在碧霄野望抽簷葺叢橘長

春條未臘梅先發短霜葉不凋江雲愁一作蔽日山

霧晦連朝斫谷爭收漆梯林關摘椒巴賈船骨集一作

成一作巒市酒旗招時節同荆俗民風載楚語俚歌

成調笑搽一作鬼猴喧罵一作投喬包羞分折腰光陰

其四此多成調笑一作鬼猴喧罵一作投喬包羞分折腰光陰



維是歲年落慘驚颯白髮新年出朱顏異域銷愁
朝見虎官舍夜聞鴉寄信無秋鴈思歸望斗杓須知
千里夢長繞洛川橋

冬後三日陪丁元珍遊東山寺

暮府文書口已稀清鷗歲晏吾相携寒山帶郭穿松
路瘦馬尋春踏雪泥翠蘚蒼崖森古木綠蘿盤石暗
深溪爲貪賞物來猶早迎臘梅花吐未齊

送前巫山宰吳殿丞

俊域當年仰下風天涯今日一鱗同高文落筆妙天
下清論揮犀服坐中江上掛帆明月吹雲問諸帝安

徵宮山城寂寞少嘉客喜見瓊枝

林竹慰病翁

龍興寺小飲呈表臣元珍

平日相從樂會文傳象壺馬占朋分罰審多似昆陽
矢酒令嚴於細柳軍蔽日雪雲插鼓健欲暗花氣漸
氤氳一罇萬事皆忘木蝶蠶螟蛉豈足云

縣舍不種花惟栽楠木冬青茶竹之類因戲

書七言四韻

結綬當年仕兩京自憐年少體猶輕伊川洛浦尋芳
編魏紫姚黃照眼明客思病來生白髮山城卷至少
紅萸芳叢密葉聊頰種猶得蒼藤聽雨聲



至喜一作堂新開北軒手植楠木兩株走筆
呈元珍表臣

爲憐碧砌宜佳樹自斷蒼苔選綠叢不向芳菲越一作
處間落直須霜雪見青蔥披條滋擘清晨露翠葉蕭
騷半夜風時掃濃陰北窻下一椀開且伴衰翁

歲暮元珍一本下云花時又雨之什

春風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見花殘雪壓枝猶有
橋凍官鶯欲抽芽夜聞歸鴈生鄉思病入新年一作
不須嗟古人悲秋感物華曾是洛陽花下客野芳餘晚

初晴獨遊東山寺五言六韻

日暖東山去松門數里斜山林隱者趣鍾鼓梵王家
地僻蓮春節風晴變一作物華雲光漸容與鳥呀已
交加冰下泉初動煙中茗未芽白憐多病客來探欲
開花

夷陵歲暮書事呈元珍表臣一本作元珍表臣

蕭條難犬亂山中時節嶢嶢忽一作已窮遊女警晨

風俗古野巫歌舞歲年豐一作荆楚先賢多勝迹不辭夢酒

山昔最雄一作荆楚先賢多勝迹不辭夢酒



問郊翁

使士制水滸與金

夷陵書事寄謝三舍人

一作代書寄舍人

秦秋楚國西偏境
陸羽茶經第一州
紫緝青林長蔽日
綠叢紅橘最宜秋
道塗險人多負色
屋臨江俗善洄瀛市漁一作盟朝
曾合淫祠蕭鼓歲無休
風鳴燒入空城響
雨惡江崩斷岸流
月出行歌聞調笑
花開時鳥亂鉤輻一作有
餘聲
地遠人自樂
風口鳴黃牛
夾口經新成
白玉京中夢舊遊
曾是洛陽花下客
欲誇風物向君羞

戲寄贈丁判官

西陵江口折寒梅
爭勸行人把一盃
自益須信春風無遠道
維舟處處有花開

寄梅聖俞

與梅氏

青一作山四顧亂無涯
難大蕭條數百家
楚俗歲時多雜鬼
蠻鄉一作言語不通華
燒城江急舟難泊
當縣山高日易斜
擊鼓踏歌成夜市
邀處卜雨趁曉一作春
禽叢林白晝飛
妖鳥庭砌非時見
異花惟有山川為勝絕
寄人堪作畫圖誇

離峽州後回寄元珍表臣

一本詩元珍到官表臣罷官

經年遠謫欲別憂
惟有江山興未闌
醉裏人歸青草



波夢中船下武牙灘野花零落一作風前亂舞飛
雨滿餘江上寒荻筍時魚方有味恨無佳客共盃盤

再至西鄉

一作年時寄寄

伊川不到十年間魚鳥今應惟我一作日還浪得浮名

銷壯節羞將

一作

白髮見

一作

青山野花向客開如

向一作情得笑芳草留人

一作

意自閑却到

一作

謝公題壁

定向風清淚獨

一作

一作

潺湲

遊錢文僖公白蓮莊

城南車馬地行客過徘徊野水寒猶入簷花曉自開
命賓曾校簡開用最多才今日西州路何人更獨來

謝公挽詞三首

始見行春旆俄聞引葬驚笑言猶在耳魂魂遂難招

天象奎星昭辭林玉樹凋朔風吹散靈輿旋共飄飄

前日宮眷宴今晨英榭歸死生公自遠存沒世徒傷

舊國難歸葬餘賫不給喪平生公輔志所一作得在

文章

樂事與良辰平生愛洛濱泉臺一閉夜萬里不知春

翰墨猶新澤圖書已素塵堪憐寢門哭猶有舊時賓

愁半嶺

邦人盡一作說畏愁牛一作不獨牛愁我亦愁終日



下山行百轉却從山脚望山頭

奇子山待制二絕

一壯後高作別
一壯後高作別

留滯西山獨可嗟
殘春過盡始還家
落花縱有那堪醉
一醉猶何洗歸時無落花

聞君屢醉賞紅芙蓉
殘花酒未醒
嗟我落花無分看
莫嫌狼籍掃中庭

寄秦州西元均

由一作來邊將用儒臣坐
以威名撫漢軍
萬馬不嘶聽號令
諸蕃無事著一作耕
耘
夢回夜帳聞羌笛
時沈高樓對隴雲
一一作雲
莫忘一作鎖陽
遺愛在一作屯

泮桃李正氣盈

一作
正氣盈

送沈待制陝西都運使

幾歲瘡痍近息兵
經營方喜得時英
從來漢粟勞飛輓
當使秦人自戰耕
道左旌旗諸將列
馬前弓一作劍
六蕃迎知君材力多
開暇刺聽陽關醉後聲

樂城過風劫韓孟聯句體

歲暮氛霾惡冬餘氣候爭吹噓
四暖律號令發新正
遠響來猶漸狂奔勢益橫
頽城塞戰鼓掠野過陰兵
掃蕩無餘窟頭摧解立堊
五山搖芟業九鼎沸煎烹
玉石黃岡裂波濤卷海傾
遙聽午合市爭呼夜驚營



慘極雲無色陰窮火自生電鞭時在劉雷軸助噴毒
孔竅千聲出陰幽百恠呈狐妖憑莽着鬼焰走青安
奮怒神增悚中休耳暫清胡兵占月暈江客候鷓鴣
飄葉千艘失飛空萬瓦輕獵象添馬健飽穩想帆征
畏壓頻移席陰析屢整纓凍清初醒蔓枯活欲抽萌
病體愁山館春寒橫酒端難說天地白登觀看晴明
過中波二首

中波橋邊十里堤寒蟬一作落盡柳條兼年年塞下
春風晚誰見輕黃弄色時

得歸還自歎淹留中渡橋過柳柳頭記得來時橋上

過新沐殘雪蒲河流

自河北敗徐州初入汴河聞鶯

陽城渡裏新來禹趙伴南隴遙一作如事越船野岸

柳黃霜正白五更驚破客愁眼

自勉

引水澆花不厭勤便須已有鎮陽春官居處處如鄣
傳誰得三年作主人

席上送劉都官

都城車馬日喧喧雖有離歌不慘顏豈似客亭臨野
岸暫留罇酒對青山天街樹綠騰歸騎玉殿霜清緩



曉班莫忘西亭曾醉處月明風澗響濤聲

寄劉都官

別後山光寒更綠秋深酒美色仍清
曉亭黃菊同君種獨對殘芳醉不成

書王元之畫像側 在布也山

偶然來繼前賢迹信矣皆如昔日言
諸縣豐登少公事一家飽暖荷君恩
想公風采常如在顧我文章不足論
名迹已光青史上壁間容貌任塵蒙

送京西提刑趙學士

進與書屈佐留京攬轡今行新
按蜀城楚館尚香淮月色
駕雲應過虎關迎春寒酒力風中醒日暖梅
香雪後清野俗經年留惠愛莫辭臨別醉冠傾

寄題宜城縣射亭

作邑三年事事勤宜城風物自君新
已能為政留遺愛何必栽花遺後人
藹若芝蘭芳可襲溫如金玉粹而純
友朋欣慕自如此何況斯民父母親

豐樂亭遊春三首

綠樹交加山色新
一作綠鳥啼晴風蕩漾落
一作晚晴花飛鳥散花舞太守醉明日
一作酒醒春已色一併歸



春寒淡日輝輝草惹行襟繫拂衣行到亭西逢太
守藍輿醕酌神花歸

紅樹青山日欲斜長郊草色綠無涯遊人不惜春將
老介東雉介離亭前路落花

謝判官幽谷種花

淺深紅白宜相間先後仍須次第栽我欲四時芳酒
去莫教一日不花開

畫眉鳥一井野音聞百首

百轉千聲隨一不意移山花紅紫樹高低始知鏡向
金籠聽不及林間自在啼

懷萬樓新開高軒與郡僚小飲

鏡郭雲煙一不匪幾重昔人曾此處懷萬霜林落
後山爭出野菊開時酒正醲解纜西風飄畫角倚欄
斜日照青松會須乘醉剪嘉客路雪來看犀玉峯

送張生

一別相逢十七春顏來髮互相詢江湖我亦為遷
客道路君猶困旅人光瑣骨奇心尚壯青松歲久色
逾新山城寂寞難爲禮一作濁酒無辭舉爵頻

四寄

綠桑高下映平川寒罷田神笑語喧林外鷓鴣春雨



欲壓頭初日杏花繁

別雅

花光濃爛柳輕明酌酒花前送我行我亦且如
常日醉莫教綠管作離聲

答謝判官獨遊幽谷見寄

聞道西亭偶獨登
依然濃我未忘情
漸花自向遊人笑
啼鳥猶爲舊日聲
因拂醉題詩句在
應捨手種樹陰成須知別後無由到
莫厭頻勞野客行

招許主客

欲將何物招嘉客
惟有新秋一味涼
更一作特廣庭

寬一作百淑少容明月放一作清光接頭破鏡香
滿庭面浮蛆撥已香仍一作約多爲詩準備共防梅
老敵難當

金風花

憶繞朱欄手一作自裁綠一作叢高下幾番開
中庭雨過無人迹
狼籍深紅點綠苔

鷲鷲

風格孤高塵外物
性情閑暇水邊身
盡日獨行溪淺處
青苔白石見纖鱗

野鷲



鮮鮮毛羽耀朝輝
紅粉墻頭綠樹枝
日暖風輕言語軟
應將喜報主人知

木芙蓉

種處靈清春始動
開時霜落馬初過
誰識金菊叢相近
織出新香蜀錦窠

熱者

雲際依依認舊林
斷崖荒磴路難尋
西山望見朝來雨
南澗歸時渡處深

游廬

至日陽初復
豐年瑞運臻
飄飄初未廣
漫漫忽無垠

蕙水青煙滅
千門白晝新
牲來餉更合
高下著何勻
望好登長樹
平堪走畫輪
馬寒毛縮
矧弓勑力添
釣客醉看成
眩兒嬌一作咀且壘
虛堂明水夜
高閣照清晨
樹石詩翁對
川原獵騎陳
凍飢迷舊穴
飢一作雀噪空
因此土偏宜
稼而予豈
長人應頌
待和暖
載酒共行春

送揚先輩登第還家

解掛方枘持僞美
掛帆千里忽南征
錦衣白日還家樂
鶴髮高堂獻壽馨
殘雪楚天寒料峭
春風淮水浪吟聲
知君歸意先飛鳥
莫惜停舟酒屢傾



初至潁州西湖一作明湖之程瑞蓮黃

揚揚一什四與翠亭心寄淮南韓運呂度支發

運許主客

平湖十頃碧琉璃四而清陰乍合時柳絮已將春去

遠海家應恨我來遲帝一舟禽似與遊人語明作好

月閣撐野舟一艘隨每到最佳堪穠處却思君共把

芳旆

三橋詩

皇祐元年浙作三橋

朱欄明綠水古柳照斜陽何處偏宜望清遠對女郎

高麗聖名位

右宜遣

鳴騎入遠衝飛蓋護長橋水關驚雙起波明魚自跳

右飛蓋

輕舟轉孤嶼曲浦漾平波回看望佳處歸路逐漁歌

右望佳

答通判呂太博

千頃芙蓉蓋水平世前晚揚州太守舊多情盡金

闌麗花光合子會林十吳柳傳來酒令行又

命生寒梅花人笑一舞踏落暉留醉家教遲檀板

換新聲如今寂寞西湖上雨後無人看落英



祈雨曉過湖上

清袁驥馬思然涉渺平湖碧玉田曉日未昇先起
霧霖除作初本初合白生煙身閑始覺時光好春去猶
餘物色妍更待四郊甘雨足相隨蕭鼓樂豐年

君子集卷第十一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此春答蘇子美見寄云祭鬼聚喧驚本注夷陵俗
好祠祭每遇祠時里民數百共餽其餘里俗謂之
祭鬼諸本皆同惟蜀本以祭為捺且在按類篇捺
初葛切批取也推也有推食之義蜀去峽近故能
知其方言又吉州羅寺丞家京師舊本亦作捺按
集韻捺捺葛切散之也有散福之義二義皆通今
改作捺一作捺若作祭字別無意義本注豈應復
言里俗謂之祭鬼也

香蘇子美

狸歌

本一作

襟思

本一作

本一作

沈嘉山寺

冬後

本一作

葉府

本一作

本一作

龍興寺小飲

氛氳

本一作

手植楸木

法轉

本一作

獨遊東山寺

交加

本一作

東陵古寺

向君羞

本一作

寄金山僧

又

本一作

送沈待制

方喜

本一作

入京江閣

新來

本一作

送劉都官

郡城

本一作

歸谷種花

淺深紅白

本一作

送楊先輩

高堂

本一作

寄昌大博

詩法

本一作



居士集卷第十二

歐陽文忠公集十二

律詩五十六首

送一作謝中舍二首

滁南

一作陽

幽谷抱山斜我鑿清泉子種花故事已傳

遺一作者

老說世人今一作分

作畫圖誇金闕引籍子

方壯白髮登簪我可嗟試問強歌為縣政一作何如

躡組樂無涯

喜聞嘉譽滿淮壖又看吳

一作送

帆解盡船離似遣民

談舊政江山餘思入新篇人生白首一作傷心憂吾今爾

仕路一作青雲子勉旃舉掉南風吹酒醒離觴莫惜



居士集卷第十二

歐陽文忠公集十二

律詩五十六首

送一作謝中舍二首

滁南

一作陽

幽谷抱山斜我鑿清泉子種花故事已傳

遺一作者

老說世人今一作分

作畫圖誇金闕引籍子

方壯白髮登簪我可嗟試問強歌為縣政一作何如

躡屣樂無涯

喜聞嘉譽滿淮壖又看吳

一作送

帆解盡船離似遣民

談舊政江山餘思入新篇人生白首一作傷心變吾今爾

仕路一作青雲子勉旃舉掉南風吹酒醒離觴莫惜



少作留連

酬張器判官泛溪

園林初夏有清香人在乘閑味愈長日暖魚跳波面
靜風輕鳥語樹陰涼野亭飛蓋臨芳草曲渚迴舟帶
夕陽所得平時為那樂况多嘉客共街觴

西園石榴盛開

荒臺野徑共躋攀正見榴花出短垣綠葉晚鶯啼
窸紅房初日照時繁涼憐夏景鋪珍簞尤愛晴香入
睡軒乘興便嘗勢酒去不須旌騎擁車轅

西湖戲作示同遊者

萬萼香清一作紅畫舸浮使君亭一作不復憶揚州都
將二十四橋月換得西湖十頃秋

夢中作

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萼罷不知人換
世酒闌無奈客思家

秀才歐世英惠然見訪於其運也聊以贈之

相逢十年攜暫喜一罇同昔日青衫今為白髮翁
俟時君子守一作求求士有司公况子之才豈為能久
困窮

送揚君之任永康



劍峯雲棧未嘗行
圖畫曾看已可驚
險若登天懸鳥道
下臨無地湧江聲
折菁莫以微官恥
為政須通異俗情
況于多才兼美行
薦章期即達承明

紀德陳情上致政太傅杜相公二首 一云與丞相

儉節清名世絕倫
坐令風俗可還淳
親光年老因憂國
事與心違始乞身
四海儀刑瞻舊德
一躡談笑作閩人
鈴齋幸得親師席
東向時容問治民

事圖一心勤以一作齊
運家五福壽而康
風波已出憑忠信
松栢難凋耐雪霜
昔日青衫遇知己
今來白

首再升堂聖門每入從千騎
賓主俱榮道路光

太傅杜相公素蒙呈堂詩謹成 一本云太傅

吟或如斯以誤知難

楚肆固知難街玉
丘門安放輒論詩
歲之十襲真無用
報以雙金豈所宜
已恨語言多擢冗
况因至物一作正淋漓
頌投几格資吟嘯
欲展須於欲睡時

和太傅杜相公寵示之作 一本雙金

之說

平生孤拙荷公知
敢向公前自倚詩
憂志飄流歲已甚
文辭衰落固其宜
林高使比巴音下
少味還同魯



酒滿兩辱嘉篇永爲寶豈惟茶羅詫當時

太傅杜相公有答克州待制之句其辛章云

獨無風雅可流傳因輒成一本作因

南都已見成新集東魯休嗟未作詩霖雨曾爲天下
福甘棠何止郡人思元劉亭景時無取魏家梅章世
不知二美惟公所兼有後生何者欲攀追

依韻答杜相公寵示之作一本依韻答示

之會茶亦於者多病滿有可憐道依之韻語

醉翁豐樂一閱身然憐今來沐水濱每聽鳥聲知改

節因吹柳絮惜殘春並韻平生未省詩許敵

到處何嘗訴酒錢壯志傾磨都已盡看花

依韻和杜相公喜雨之什

歲時豐儉若循環天幸非由一作拙政然一雨雖知
爲美澤三登猶未一作補凶年一作陰蔽日交
垂路麥穗含風秀滿田千里郊原想如畫正宜芳酒

望晴川

謝太傅杜相公寵示嘉篇

凜凜節奇霜潤栢昭昭心臺玉塵冰正身尚可清風



俗當若何須欲得蒸糜朽屢揮容一作請盜龍門錄
峻委先登立朝行已師資又寧止篇章此服膺

荅杜相公寵示去思堂詩

當年丞相倦洪鈞初來頓水濱惟以琴鐔樂嘉
客能將富貴比浮雲西溪水色春長綠比渚花光暖
一作自薰西水暖堂公詩贈也得報公詩播人口
去思從此四夷聞

荅太傅相公見贈長韻

蹤跡本羈單登門二十年平生任愚拙自進取因緣
憂患經多矣疲鷲尚勉梅凋零罵谷友一作窮

門推辭屬此邊急良時失區區俗處關公齋每偷
暇師席屢攻些善誨常一作當無倦餘淡亦可編一作詩
及加願保長事一作可地歸以報一作仰高維莫及
希曠豈非賢報國如羊願歸耕寧買田胡無辱知已
肯逐利名選

借觀五老詩次韻為謝

一作詩五老詩次韻為謝一作謝公太子賓客王

脫遺軒冕絕安閑笑傲丘園樂倒冠白髮憂氏雖種
種丹心許國高桓桓鴻冥得路高難基松老無風韻
自寒閒說優游多唱和新篇何惜盡一作傳一作看



荅杜相公惠詩

一本云地以藥名荅其為歌
似蒙惠以藥名云云詳於別

藥苗本是山一作家味茶具偏於野客宜敢以微誠

將薄物少資清興入新詩言無俗韻精而勁筆有神

筆老更奇二竇收藏傳百一作世豈惟榮耀說當時

去思堂手植雙柳今已成陰因而有感

曲欄高柳拂層簷却憶初栽疎瑤潭人昔共遊今孰

在樹猶如此我何堪壯心無復身從老世事都銷酒

半酣後日更來知有幾華條莫惜駐征驂

和陸子履再遊城西李園

京師花木類多奇窠根本歸入不歸車馬喧喧走塵

土園林變處鐘芳菲殘紅已落香猶在得客多傷涕

自揮我亦悠然無事者約君聯騎訪郊坵

內五對月寄子華舍人持國廷評一作三

禁署一作沉沉玉漏傳月華雲表添金盤蹊埃不隔

先初滿萬物無聲夜向闌逆燭燒殘愁夢斷蔥蘢葉

歌覺衣單水精宮鎖黃金闕故比人間分外寒

荅子華舍人退朝小飲官舍一作和子華朝
退朝官舍詩云

玉階銷罷卷展班官舍相留一笑問與世漸殊嗟已

老一作得朋為樂偶偷閒紅成桐管吟紅藥歸酒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登綺舞綠葉自是風情年少事多愁白髮與蒼顏

丙直晨出便赴奉慈齋宮一作馬上口占本

云呈于

凌歲史直九門開驅馬悠悠望禁衛霜後樓臺明曉
日天寒煙霧著宮樣山林未去猶含寵躡酒何時共
放懷已覺蕭愴悲曉歲更憐衰病怯清齋

景畫朝謁從駕運宮

琳館清景瑞氣王祝朝罷奉詔鈞深槐夾路飛香
益翠竿鳴鞘向一作紫宸金闕日高猶液露懸旗風
細不驚塵自慙白首進時序行迹錦香春侍臣

憶滁州幽谷

滁南一作幽谷幽谷抱千峯高下山花遠近紅當日辛勤
皆手植而今開落任春風主人不覺悲華髮野老猶
能說醉翁誰與援琴親寫取泉聲在翠微中

和韓學士棗州聞喜亭置酒一作和韓學士

巖巖高城漢水邊登臨誰與共騎驎清川萬古流不
盡白鳥雙飛意自閑可笑沉碑憂屏谷誰能把酒對
江山少年我亦曾遊日風物今思一夢還

寄題梅麓園滑州溪園一作溪園

聞說溪園景漸佳遙知清興已無涯欲開歸騎多



去春月夜後尋春白探花百轉黃鸝消永日雙燕白
鳥遊鳴笳平生喜接君酬一韻好唱不得歸前詠
落霞

奉使道中五言長韻

初旭一作瑞霞映都門紅帳供親持使者節曉出大
明宮城闕青煙起樓臺白霧中繡鞵一作騎蹕躍
袖紫家朝野驚旗傳邊城畫角雄過橋分一水回
首漢南鴻地里山川隔天文日月同兒童能走馬婦
女亦背弓度險行愁失盤高路欲窮一作窮
山深聞喚鹿林黑自生一作風松聲寒逾響冰溪一作

咽復通望平愁驛迎野曠覺天穹曠足來山北輕
禽出海求合圍飛走盡移帳水泉空謀信鄰方睦尊
賢禮亦隆一作冰燒酒未凍一作膾縷霜紅白草
經春在黃沙盡日漾新年風漸變歸路雪初融祇事
須強力嗟予乃病翁深慙漢蘇武歸國不論功

奉使契丹初至雄州

詩家作

古關衰物舉寒鷄駐馬城頭日欲斜一作驛馬猶
去西樓二千里行人到此莫思家

奉使契丹回出上京馬上作

紫貂裘暖朔風驚漢水冰光射日明笑語同來向公



子馬頭今日向尚行

送渭州王龍圖

漢軍兵十萬控山河王帳侵游輒日多夷仗從來
樓信義廟堂今不用干戈公餘畫角吹殘月醉裏紅
燈炫綺羅此樂直須年少壯嘆余心志已蹉跎

李留後宋開學坐上作

李留後宋開學坐上作余少時嘗聞一於客
共後不復聞也此如復一詞也

不聽哀箏二十年忽逢纖指弄鳴徽綠蠻巧轉花間
舌嗚咽交流冰下泉常謂此聲今已絕問渠從小自
誰傳樽前笑我聞彈罷白髮蕭然涕淚然

送鄂州李留後

北州遠獨高嘉聲東土還聞政有成組甲先寒圍夜
帳旆旗風暖看春耕金飯墜墮分行立玉座高談四
坐傾富貴常情誰不羨愛君風韻有餘清

子華學士俸直未滿遽出館伴病夫遂當輪
宿輒成拙句奉呈

萬釘寶帶爛香鞵賜一宴新陪一笑歡金馬並遊

年最少玉堂初直夜猶寒自嗟零一落凋顛鬢

得免翔棲羽翰今日遽聞催逸宿不容多病衰衰殘

禮部貢院闕進士就試自北而南下二十一首本



紫雲焚香暖吹輕廣庭清曉
華英無洋戰士街枚
勇下筆春卷食兼聲
鄉里獻賢先德行
朝廷列爵待
公卿自應策病心神
托柏有萃公鑒我

一作精
和梅聖俞元夕登東樓

遊豫忌同萬國
惟新年佳客
假初還華燈
燦燦春風
裏黃傘亭亭
瑞霽間可愛
清光澄夜色
遙知古氣動
天顏
自憐曾預此
一作稀
輪
獨宿冰廳
夢夢關

一作和

禁城車馬夜喧喧
繞危閣
一作去
復還
遙望孤

煙霧外似聞天樂
夢魂間豈無
錦繡酒當佳
客況有朋
歡慰病顏
待得歸時
花在否
春禽
燕際已關關

又和

憑高寓目偶乘閑
秋服遊人見
往還明月正
臨雙闕
上行歌遙聽九衢
問黃金絡
一作馬
追來
憶紅燭籠
紗照玉顏
與世漸
一作疎
嗟
老矣
佳辰
樂事
豈相

闕

憶鶴呈公儀
一作和公

一笑相矚
一作樂
得朋誦君雙鶴句
尤清
高懷自喜
凌雲格
俗耳誰思
警靈聲
所好與時
雖異
趣累心於



物豈非情歸休約我携琴去共看婆娑舞月明

答王禹玉見贈

一作和禹

昔時叨入武成宮曾看揮毫氣吐虹
夢寐閑思十年舊一作笑淡今此一鐺同
喜君新賜黃金帶顧我宜

烏白髮翁自古薦賢為報國幸依精識士稱公

答王內翰范舍人

一本云范

相從一笑歡無厭屢獲新篇喜可涯
自昔居前請練

批奉容相倚規兼設向麻詔令追三代

一本此為五

井青史文章自一家一本曰我亦諫桓新天

命君恩未報髮先華

馬正新

戲答聖俞持樹之句

辱君贈我言雖厚聽我酬君意不同
病眼自憎紅蠟燭何人肯伴白鬚翁
花時浪過如春夢酒敵先甘伏下
風惟有吟哦殊不倦始知文字樂無窮

小桃

一作和

雪裏花開人未知摘來和顧共驚疑
便當索酒花前醉初見今年第一枝

戲書

支離多病數衰頽頽得一作翠
居一笑歡人老思家甚年少身閑
泥酒過春寒來時御柳一作天街凍歸



去梨花茶蘼寂寞使開門佳節晚未妨雙鶴舞霜翰

一作梨花茶蘼寂寞使開門佳節晚未妨雙鶴舞霜翰

春雪一作雪

暹晚一川風聲惡寒深雪勢斜應歸未歸客故勒欲
開花病思寒添睡春愁夢在家誰能慰寂寞惟有酒
如霞

和梅公儀嘗茶

溪山學鼓助雷驚暹晚靈芽發翠筍摘幾兩旗香可
愛貢來雙鳳品尤精寒侵病骨惟思曉處春愁未
解醒吾共紫瓠吟且酌羨君蒲酒有餘清

和較藝書事一作李答書

相隨慷慨下天關一鏡南宮隔幾旬玉塵清談浦永
日金錦天酒惜餘春杯盤鴛鴦粥春風冷池館掄飲夜
雨新猶是人閒好時節歸休過我莫辭煩

和梅公儀贈白一作白梅

梅公憐我昆如雪贈以雙禽一作意有云但見尋常
思白免便疑不解解紅裙冷齋銀書留閑客野性寧
忘在嶺雲我有銅臺方尺瓦慙非玉案欲酬君

和梅公儀一作梅公儀

佳詠能令百事忘豈惟閑伴側餘紅珍奇來自海千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星皎粲明如璧一雙日暖朝籠青石碣春寒夜宿碧紗窓
燈燭昏殘生處何必區區憶陋邦

和聖俞春雨

簷瓦蕭蕭雨勢疎
寒窗宜會與君俱
身遭雙閉如鸚鵡
病識陰晴似鴉鴉
年少自愁花爛熳
春寒偏著老肌膚
莫嫌來往傳詩句
不爾須當洗酒壺

出省有日書事

麥展小雨壓塵輕
閣憶登高望禁城
樹色連雲秦漢
澤風光著草日
晴明看榆吐
芙蓉將落見
鷓鴣移巢
忽已成誰向兒童報
歸日爲翁天食少
一作留錫

和禹王廟較藝將畢

槐柳來時綠未勻
開門物一番
新踏青英食
追遊騎
賜火清明忝侍臣
拂面如妹占
喜事入簾
蝴蝶報家人
難轉莫嗔年少思
歸切白髮衰翁尚惜春

喜定號和禹王廟

禹王廟一作禹王廟定號

銜鑿愁叨選
英豪此所鍾
古今參雅鄭
善惡雜羣共
揮翰飄飄思
懷奇落落習
披文驚可畏
奏下始開封
但喜真才得
寧餘一作虞橫議
攻欲知儒學
咸首善本

三廟

和出省
區制之制禮制考定必于春上字號



僮奴一作作馬被艾相催待報霜
驛騎去春風任放百花開
文章欲與青爭春一作馳譽如
野人言慶得才共向丹墀侍一作臨選莫驚鷓鴣化
風雷

居士集卷第十二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鄒人陳謙益校正

紀德陳情上致政太傅杜相公二首

杜詩二首并叙太傅相公稱不置方德大君子也
庶幾有與仲門下小子無成志之心于足台原
與東覽

太傅杜相公索聚星堂詩謹成

並本件並欲使
傳相公寵答佳篇仍
當杜詩詞本通吟成四
張以取題深覺神成趣

和太傅杜相公寵示之作

並本件甚欲使
諸君相聚讀在於廣
一皆稱述德無之意
當杜詩詞本通吟成四

依韻答杜相公寵示之作

並本件甚欲使
諸君相聚讀在於廣
有可謂佳佳元百無少
依韻和杜相公喜雨之什

依韻和杜相公喜雨之什



謝太傅杜相公寵示嘉篇

答杜相公寵示去思掌詩

答太傅相公見贈長韻

答杜相公惠詩

右詩序定本雖從簡然公舊語不可不存

張別官泛溪

潘徽世英之才矣

手植雙柳從老

魏曲答寫取

和韓學士誰能

題滑州

奉使道中地里

又和梅聖俞元

和出卷



居士集卷第十三

歐陽文忠公集十三

詩五十五首

送鄭華先輩場第南歸

一本二華以累舉
年北歸歸時身

少年鄉譽歎才淹六十猶隨貢士函
握手親朋驚白髮還家閭里看青衫
闌涵空翠連衡阜門枕寒江落楚帆
試問塵埃勤斗秣何如琴酒老雲巖

和原父揚州六題

一作六一

時會堂二首

一作七

積雪猶封蒙頂樹驚雷未發建溪春
中州地暖萌芽早入貢宜先百物新



居士集卷第十三

歐陽文忠公集十三

詩五十五首

送鄭華先輩場第南歸

一本二華以累舉
年北歸歸時身

少年鄉譽歎才淹六十猶隨貢士函
握手親朋驚白髮還家閨里看青衫
闌涵空翠連衡阜門枕寒江落楚帆
試問塵埃勤斗秣何如琴酒老雲巖

和原父揚州六題

一作六一

時會堂二首

一作七

積雪猶封蒙頂樹驚雷未發建溪春
中州地暖萌芽早入貢宜先百物新



憶昔省脩守臣職金鑿賜一杯先春自探兩旗開誰

知白首來辭禁得與金鑿賜一杯

春貢亭

崑丘蒙谷接新亭雲網悠悠春水生欲覓揚州使君

竹西亭

十里樓臺歌吹繁揚州無復似當年古來興廢計如

此徒使登臨一慨然

崑丘臺

訪古萬壺半已傾春郊誰從綠旗行喜聞車馬

蒙谷

一徑崎嶇入谷中翠條紅刺倚春叢花深時有人相

應竹密初疑路不通

內直奉寄聖俞博士

千門鑰鑰入斷人聲樓閣半半沉沉夜氣生獨直

偏知宮漏永稍寒尤非覺玉堂清霜臺映月鱗鱗

已風葉飛空城城鳴犬馬力疲思未報坐驚時節已



送梅龍公儀知杭州

萬室東南富且雄，一作繁繁英君風力有餘。
開漁樵人樂江湖外，一作羨笑詩成鐫却問日暖梨花催美酒。
天寒稚子落空山，郵筒不絕如飛翼。一作猶莫惜新篇屢往還。一作寄

送沈學士知常州

舊館芸香鐫寂寒，齊於東下入秋濤。
江晴風暖遊樵迤，木落霜清鼓角高。
吟絲綫寶已醉舞，飄紅袖飲方豪。
平生粗得為州樂，因羨君行首重搔。

聖俞在南省監印進士試卷有元繁獨坐之

狀因思去歲同在漕闈慨然有感兼問子華景仁

南宮官舍苦蕭條，憶羣居接僑秦。
古屋醉吟燈黯黯，畫廊愁聽雨蕭蕭。
殘春共約無虛擲，一歲那知忽復銷。
顧我心情又非昨，秋思相伴老漁樵。

奉答聖俞歲日書事

積雪照清晨，東風冷著人。
年光向老，物意逐時新。
賈酒開邀客，披裘共一春。
探春猶能自勉，強顏我莫辭頹。

夜聞春風有感奉寄同院子華紫微長文景



仁
閨後春深雪始銷東風凌燄勢方豪陽生草木共泉
動水破江湖白浪高未報國恩嗟病骨可怜身事一
漁知少年自與芳菲競莫笑衰翁擬擊袍

滿告中懷于華原父

狂來有意與春爭老去心情新不能世味惟存詩淡
泊生涯半為病侵曉花明曉日繁如錦酒撥浮醅綠
似澆自是少年豪橫過而今癡鈍若寒蠅

奉酬長丈舍人出城見示之句

春分臘雪未全銷寒氣尚高初飲迎社

爲尋方因得過溪橋清淨酒蟻醅初撥暖入罍爲皇千
新調典味愛君年尚少莫嫌齋禁暫無悽

唐崇徽公主手痕和韓內翰

故鄉飛鳥尚啾啾何況悲笳出塞愁青塚埋魂知不
透翠崖遺迹爲誰留玉顏自古爲身累由食何人與
國謀行路至今空歎息巖花凋草自春秋

客和閣老劉舍人雨中見寄

花間鳥語惹泥滑屋上鳩鳴厭雨多坐見殘芳一作春
一如此可憐吾意已蹉跎蕭條兩鬢後草樹澆澆十
分金粟荷此物猶能慰衰老一作稍晴相約屢相過



宮闈光劉舍人

夢寐江西未得歸誰憐蕭颯鬢毛衰莓苔生壁圖書
室風雨閉門桃李時得酒雖能陪笑語老年共實厭
追隨明朝兩止花應在又跡春泥向鳳池

評定暮次呈同舍

嘉祐四年與試色士明評
定暮于幕次在茶衣殿後

來時宮柳綠初勻坐見紅芳幾番新蜂窠滿房花結
子還家何處覓殘春

禁中見紅牡丹

洪中流文
年君也

盛遊西洛方年少晚涼南燕號醉翁白看歸來玉堂
者一作君王殿後見紅

和江都錢學士桃花

原與錢學士
題後可定暮次

草上紅多枝上稀芳條一作綠萼憶來時見桃著子
始歸後誰道仙花開落還

送襄陵令李君

綠髮襄陵新長官面顏雖老渥如丹君賦何首烏頰
髮皆黑顯家如
柳折腰聊為五斗屈把酒猶能一笑歡紅棗林繁伏
歲熟紫橙皮軟禦春寒民淳政簡居多樂無苦思歸
欲掛冠

吳雲宮政齋

攝事近年力不強誰憐岑寂卧齋坊一作青青苔點點



無人迹綠葉除陰覆幽涼玉宇清風來飄遠仙家白
日靜中長却視九衢車馬客自然顏鬢易蒼蒼

夏享大廟攝事齋宮聞習寄原甫

四月田家麥穗稠桑枝生摺鳥啼欲賦穠纖掛知多
少何處能來黃栗留

送士平甫下第

歸袂搖搖心浩然曉船鳴鼓轉風濤朝廷失士有司
恥貧賤不愛君子難執手聊須爲醉石別還家何
以慰親懼自慙知子不能薦白首胡爲侍從官

對雪十韻

對雪無佳句端居正杜門人闌見初一落風定不
勝繁可喜輕明質都無剪刻痕鋪平失池沼飄急響
窻軒滑不推嘉樹衝宜走盡揀寒欺白酒嫩暖一
愛紫貂溫遠駕備如洗愁雲晚更屯兒吟鶴鳳語翁
坐凍鴟鷂病思驚殘歲朋歡賴酒一樽瑞稍晴春意
動誰與探名園

和武平學士歲晚禁直書懷五言二十韻

多病淹殘歲初寒臥直廳朝廷務清許於索少文書
習學今爲歲優賢古莫如親深嚴若一閑宴樂
犀君賜馬聯金絡清應侍玉典討論三代歲獻納萬



機餘號今存寬大文章復古初笑談揮翰墨俄頃列
瓊瑤夜漏銷宮燭春暉上玉除新詩磨字杜言語漢
嚴徐白顧進時度多愁不歸不無盛頌刻畫寒谷借
大嗔朋友飛誰驚君臣在澤魚食菜同備鶴取笑類
豎豔皎皎心雖在蕭蕭髮已疎未知論報効安得遂
梅漁雲破西山出江橫畫閣虛餘生數旁上搔首念
歸歟引縱濟民吏推牛會里閭一麾終得請此計豈
躊躇

答西京王尚書寄牡丹

新花來遠喜開封呼酒看花興未窮年少曾爲洛陽

客眼明重見魏家紅却思初赴青油幕自笑今爲白
髮翁內望無由陪勝賞但吟佳句想方叢

應制賞花釣魚

綠闌茂露一作照露開輕塵不動翠華來魚遊碧沼
涵靈德花發清香驚詩打夢聽鈞天聲杏點日長化
園景徘徊自慙擊壤音多野帝所廢歌亦許陪

清明賜新火

魚輪俊展放九門天街一騎走紅塵綰華應候催佳
節榆火推恩忝侍臣多病正愁腸病冷清香但愛爍
煙新白憐慣識金蓮燭給苑曾經七見春

明室慶成

辰火天文次阜門路寢闈奉親昭孝德惟帝饗精誠
禮以三年講時因萬物成九筵設太室六變享和聲
象觀中天起風雷大號行歆呼馨山岳流澤夾根莖
寶墨飛雲動金文耀日尚從臣才力薄無以頌休明
奉玉殿賜宴一本作嘉

至治臻無事聖年樂有成國書闈秘府宴饌一作集
羣英論道皇墳奠貽謀一作寶訓明九重多暇豫八
體極研精筆力千鈞動豪端萬象生飛賡金灑落拜
賜玉銷書盛際崇儒學惠臣濫寵榮惟能同舞歌聞

樂識和聲

秋昭陵挽詞三首 仁宗

與子雖天意知人皆帝維一言謀早定九鼎勢先安
大舜仁由性成鴻治以寬孤臣息未報濟世但沈瀾
干戈不用臻無事朝野多歡樂有年便坐着揮飛白
筆侍臣新和栢梁篇衣冠忽見藏原廟篇一作鼓悠
聞向洛川寂寞秋風羣玉殿還同恍惚夢鈞天
行殿沉沉畫裏重溟涔挽鏡出深宮攀號不悟龍胡
遠侍從猶穿豹尾中日薄山川長起霧天寒松栢自
生風斯民四十年涵煦耕鑿安知荷帝功



續作永昭陵挽詞五首

王者居尊本無外由來天下以爲家
六龍白日乘雲去何用金錢買道車
苦霧雲架著彩旗猶掛古仗雜凶儀
常時鳳輦行遊處今日龍輜動哭隨
都人攬抱寒康莊西送靈車過苑牆
金鼎鑿成龍已去人間惟有鼠拖腸
素幕恣悠逗曉風行隨哀挽出深宮
妃嬪莫向蒼梧望雲霓昭陵洛水東
叨陪法從最多年慣聽梨園奏管絃
從此無因瞻黼

坐惟應魂夢到鈞天

赴魯藉宮祈雪迎德從先皇駕幸
茲然有感琳闈岩岩倚瑞瑤
爐煙陪遊豫入祈年雲深曉日開
宮殿水閣春風颺管絃千騎清塵回
輦路萬家明月放燈天一朝人事
淒涼改惟有靈光獨岿然

夜宿中書東閣

翰林平日接羣公文酒相歡慰病翁
白首歸田徒望有釣黃扉論道愧無功
華髮踈斷三山遠憂國心危百箭攻
今夜靜聽丹禁漏尚疑身在玉堂中

送王學士赴兩浙轉運使



漢家財利析秋毫管屈清才豈足勞世屋連雲蓋萬
井袖總衙尾列千艘春寒欲盡黃梅雨海濱高繖白
鶯濤平昔壯心今在石江山猶得助詩豪

早朝

闈闈初開瑞霧中丹霞曉日上蒼龍鳴鞭響徹廟千
步佩玉聲趨戟百重雪後朝寒猶凜冽柳梢春意已
半茸少年自結芳菲侶老病誰添雅志涼

下直

宮柳街槐綠未蔕春陰不解宿雲依輕寒漠漠侵馳
謁小雨班班作鶯泥報國無功嗟已老歸田有約

一何稽終當自駕柴車去獨結茅廬潁水西

齋宮尚有殘雪思作學士時攝事于此嘗有
闈闈詩寄原父因而有感四首

雪壓枯條未抽春寒慘慄作春愁却思綠葉清陰
下來此曾聞黃栗留

老來何與青春事閑與方知白日長自恨乞身今未
得齒牙浮動鬢蒼浪

兩京平日接英髦不獨詩豪酒亦豪休把青銅照雙
鬢君謾令已白刀懸

詩篇自覺隨年老酒力猶能助氣豪與味不衰惟此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爾其營萬事一牛毛

操事齋宮偶書 一作暮夕感事

齋宮岑寂偶偷閒，猶覺關中興未闌。
美酒清香銷晝景，冷風殘雪作春寒。
丹心未死惟憂國，白髮盈簪盡掛冠。
誰爲寄聲清樞密，此生終不負漁竿。

早朝感事

疎星半落曉光微，殘月蒼龍闕角西。
玉勒爭門隨仗入，牙牌當殿報班齊。
羽儀雖接鸞兼鷲，野性終存鹿與麋。
笑殺汝陰常處士，補注十年騎馬聽朝雞。

集禧游術

十里長街五鼓催，泥深雨急馬行遲。
卧聽竹屋蕭蕭響，却憶潞州睡足時。

下直呈同行三公

午漏聲初轉，歸鞍路偶同。
天清黃道日，街闕綠槐風。
萬國舟車會，中天象魏雄。
敢戈清四海，論道屬三公。
自愧陪羣彥，從來但稜忠。
時平容竊祿，歲晚歎衰翁。
買地淮山北，垂竿潁水東。
稻粱雖可戀，吾志在冥鴻。

東閤雨中

直閣時偷暇，幽懷坐獨哦。
綠苔人迹少，黃葉雨聲多。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雲錦懸陰重風傳禁心遊瑞圖新嗣聖王寒久包戈
相府文書簡豐年氣候和還將鳳池句聊雜野人歌

感

四月十七日景靈宮奉迎仁宗皇帝御容有

行殿我我出綠槐琳房芝闕聳一作崔嵬管絃飄
人間去曠而疑從天上來某業百年傳聖子熙黎四
紀樂春堂孫臣不得同鉞虎未死心先冷君灰
居士集卷第十二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御人孫謙益校正

兼預子集卷之二 相伴一作伴

奉酬長文出城覽筮一作筮英嫌一作嫌無憀一作憀

新刻令人天語一作天語

和江都幾地也 踏後一作後

景靈宮致齋石本序云某等景靈宮致齋踏一作踏

和武平蔡直書 踏一作踏

早朝感事真石本



居士集卷第十四 歐陽文忠公集十四

律詩六十五首

馬上熟誦聖俞詩有感

一作
別

興來筆力千鈞勁

一作
酒醒

人間萬事空蘇梅

二子今亡矣索寞滁山一醉翁

一作
醉翁

定力院七葉木

伊洛多佳木
婆羅舊得名
常於佛家見
宜在月宮生
鈿砌陰鋪靜
虛堂子落聲
夜風疑雨過
朝露炫霞明
車馬玉都盛
樓臺梵宇闌
惟應靜者樂
時聽野禽鳴

秋陰



居士集卷第十四 歐陽文忠公集十四

律詩六十五首

馬上熟誦聖俞詩有感

一作
別

興來筆力千鈞勁

一作
更

酒醒

一作
醉

人間萬事空蘇梅

二子今亡矣索寞滁山一醉翁

一作
醉

一作
醉

一作
醉

定力院七葉木

伊洛多佳木
婆羅舊得名
常於佛家見
宜在月宮生
鈿砌陰鋪靜
虛堂子落聲
夜風疑雨過
朝露炫霞明
車馬玉都盛
樓臺梵宇闐
惟應靜者樂
時聽野禽鳴

秋陰



秋陰積不散夜氣凜初清雨冷侵燈草風愁送葉聲
國恩慙未報歲晚念餘生却憶滁州睡村隱自解醒

秋懷

節物豈不好秋懷何飄然西風酒旗市細雨菊花天
感事悲雙鬢包羞食萬錢鹿車終自駕歸去頻
東田

初寒

多病淹殘歲初寒情猶吟雲容乍濃淡秋色半晴陰
籬菊催佳節山泉響夜琴自能知此樂何必戀腰金
寄渭州王仲儀龍圖一作送王景之渭州

羨君三作臨邊守慣聽胡笳不慘然弓勁秋風鳴白
角懷寒春雪壓青毡成行四境烽煙斷響入千山號
令傳翠華紅燈照羅綺心情何似十年前

崇政殿試賢良晚歸

槐柳依依禁籞長初寒人意自淒涼鳳城斜日留殘
照玉闕浮雲結夜霜老負漁竿貪國寵病堪樽酒送
年光歸來解帶西風冷衣袖猶露玉葉香

聞潁州通判國博與知郡學士唱和頗多因
以奉寄知郡陸經通判楊彥

一自蘇海閉九泉始聞東穎播新篇金樽留客史一作



桂香醉玉塵高淡別乘賢十里秋風紅蕖舊一溪春
水碧漪漣政成事簡何為樂終日吟哦雜管絃

南郊慶成

祀教民昭孝天惟德是親太官嚴大饗吉土兆精禋
禮樂三王威梯統萬國寶恩霽羣動洽慶典一陽新
奉冊尊長樂均慶及恭臣不須雲物瑞和氣淡人神
和昭文相公上巳宴

一雨初消九陌塵東蘭修復及莎侵思深始錫龍池
宴節正須方知鳳曆新是歲於三月三日天已紅琥珀
傳至欲澂碧琉璃瑩水滄滄上林未放花齊發曾待

鳴鞘出紫宸

三日走宴口占

賜仗初逢銜節佳昆池新漲碧無漚九門寒食多遊
騎三月春陸正春花共喜流鶻修故事自懷雙鬢惜
年華鳳城殘照歸鞍晚禁藥無風柳自斜

請楊蠟章安詩年集

蘇梅又作黃泉客我亦今爲白髮翁
臥讀楊蠟一千音乞樂秋月與春風

蘇主簿挽歌

布衣馳譽入京都丹旆俄驚一作反舊聞諸老誰能



先曾祖君王猶未識相如三年弟子行表禮于兩鄉
人會葬畢我獨無一空春掛塵榻遺篇時聞子雲書

寄題沙溪寶錫

為愛江西物物佳作詩寄向此人夢青林霜日換
秋風葉白水秋風吹梅花釀酒蒸雞留醉客鳴機織
野田帶鶴山家野僧獨得無生樂終日焚香坐結跏

宋司空公挽辭

文章天下無雙譽伯仲人間第一流出入兩朝推舊
德周旋三事著嘉謀從容進退身名泰寵錫衰一作
榮禮數優柔據從來教友愛九原相望接松楸

感事 淳字丁未正月二十有六日

故園三徑久成荒賢路胡為此坐妨病骨瘦便花葉
取義枯八年干國四五使來朝賈思聰半臣巴下
取子國所敵花系布牙既紫向如疑而擊風苦溫
不或能煩心渴喜風團香龍茶一斤西為輔臣成賜
賜也 願學上陳史謝修撰寄以史院無國史已外一本
以備檢討遂命天章閣錄事補史院仁宗國史外一本
書史方錄國史一斤押賜中書受命賜黃封酒李統家
高因史不易走有北昭然自夜月一號弓但灑孤臣
得遂以為帝後今春二府猶賜不絕

耕桑
大行皇帝靈駕發引挽歌辭



享國年雖近斯民澤已深
儉勤成禹聖仁孝木虞心
方慶逢千載俄驚過八音
天愁高嶺外雲慘洛川淪
仗動千官衛神行萬象陰
孤臣思未報清血但盈襟

其一

文景孜孜儉與恭
慨然思就太平功
興隆學校皇家
威放斥嬪嬙永巷空成憫
一作憫黜光方問罪
丹成仙鼎忽遺弓
霜清日薄蕭笳咽萬國悲號慘澹中

其二

千齡應運叶天人
四海方欣政日新
忽見九門疎羽
衛猶疑五載欲時巡
觚稜月暗翔金鳳
整道霜清

石麟回首舊臣瞻
盡異秋風淚灑屬車塵

其三

奉答子履學士見贈之作

誰言潁水似瀟湘
一笑相逢樂未央
歲晚君尤耐霜
雪與剛香欲返耕
桑銅鐻旋壓清樽美
玉塵開揮白
日長豫約詩
竹筒屢來往
兩州猶大接封疆

送道州張磁方

桂籍青衫憶共遊
樽君華髮始為州
身行南鴈不到
巖山與此人相對
愁莫為高才輕遠俗
當令遠老識
賢侯三年解組來
歸日吾已先耕潁水頭

再至汝陰三絕

黃栗留鳴桑葉美紫櫻桃熟麥風涼朱輪昔愧無遺
愛白首重來似故鄉

十載榮華今國寵一生憂患損天真
願人莫恠歸來晚新向君前乞得身

水味甘於大明井魚肥恰似新開湖
十四五年勞夢寐此時才得少踟躕

題齊書事寄子校

徒君居處似山中
支散焚香一室空
雨過紫苔惟鳥迹
夜涼蒼檜起天風
白醪酒嫩迎秋熟
紅葉林繁喜

歲事寄語瀛洲未歸客
醉翁今已作倦翁

答子履學士見寄

頓毫相望樂未央
吾州仍得治仙鄉
夢回枕上黃粱熟
身在壺中白日長
每恨老年才已盡
怕逢詩敵力難當
知君欲別西湖去
乞我橋南菡萏香

寄景人行書贈子履學士

秋來紅葉壓枝繁
堆向君家白玉盤
甘辛楚國赤萍實
蘇蠶緝蠹黃金丸
聊効詩人投木李
敢期佳句報瓊玕
嗟予久苦相如渴
却憶冰梨慰齒寒

贈隱者

五岳萬當天地中，開君仍在最高峯。
山藏六月陰崖雪，澤養千年蛭骨龍。
物外自應多至樂，人間何事忽相逢。
飲罷飄然不辭決，孤雲飛去杳無蹤。

戲書示黎教授

古郡誰云毫賦邦，我來仍值歲豐穰。
烏衙棠實園林熱，一作春蜂採榆花村落香。
世治人方安甕竈，興闢吾欲反耕桑。
若無穎水肥魚蟹，終老仙鄉作醉鄉。

書懷一作志寄李處士

尚才零落鬢毛疎，頽水多年已結廬。
解組便爲閑處士，新花莫笑病翁書。
青衫仕至千鍾祿，白首歸乘一

鹿車況一作有西鄰隱君子，輕裝短一作笠伴

鋤一作

澗河籠潭

碧潭風定影涵虛，神物中藏岸不枯。
一夜四郊春雨足，却來闕卧養明珠。

遊太清宮出城馬上口占

擁旆西城一據鞍，耕夫初獲勸農官。
鳴日出林光動野，聞風搖麥浪寒。
漸暖綠楊纔弄色，得晴丹杏不勝繁。
牛羊雞犬田家樂，終日思歸盡掛冠。

太清宮燒香



清晨珠閣聳黃峴，
彈節齋坊新整冠。
玉案拜時香鼎集，
靈扉行處佩珊珊。
壇場夜雨蒼苔古，
樓殿春風碧瓦寒。
我走蓬萊宮學士，
朝真便合列仙官。

謝提刑張郎中寄筴竹拄杖

玉光瑩潤錦爛斑，
霜雪經多節愈堅。
玲瓏故人相贈意，
扶持衰病過殘年。

七言二首答黎教授

撥甕浮醪新釀熟，
得霜寒菊始開齊。
養丹道士顏如玉，
愛酒山公醉似泥。
不惜梁從蜂掠去，
尚餘香有蝶來棲。
莫嫌學舍官闕冷，
猶得芳樽共此携。

北坐欄邊日欲斜，
更斟金葉泛流霞。
欲知老蕊滋藥百草枯時始見花

又寄許道人

綠髮方寸有，
腫瘦骨輕飄。
鈴象鶴去吹笙，
瑞齋獨坐風生竹。
疑是孫登長嘯聲。

扶藹知縣周職方錄示白鶴宮蘇才翁子美贈黃道士詩并戲作三絕見索拙句雜爲四

韻奉酬

能茶好飲一道士，
醉墨狂吟二謫仙。
道士不聞來白鶴，
鶴滴仙今已掛黃泉。
古來豪傑皆如此，
誰掃塵埃爲



惘然華髮郎官才調美更將新句誇遺篇

晚登齊州道中二首 從一首五言

東州幾日倦征軒千騎驟驛白草原馬入寒雲鷲曉

角雞鳴若一作海泓朝瞰國恩未報身先老客思無

膠一作歲已昏誰得平時爲郡樂自憐病著馬文園

歲晚勞征役一作三齊舊富則人行桑下落日

上一作海邊山軒冕非吾志風霜楓葉灑惟應思淚

夢先過穆陵關

表海亭

望海亭亭古堞間獨憑危蓋俯人哀苦寒冰合分一作

雙流水山在州北中河也一欲雲雲再四面山川

東西二面山五道解向已消嗟病骨凍瘡猶可慰愁

顏頰田二頃春熟沒安得柴車自駕還

歲晚書事

一覺新命古三齊白首滄洲願已違軒冕從來爲外

物山川信美獨思歸長天極日無飛鳥積雪生光射

落暉臘候已窮春欲動勤耕猶得覽郊坵

謁廟馬上有感

旌旆曉悠悠行驚歲已過霜雲依日薄野水帶冰流

富庶齊三服山川禹九州自憐思損意無異旅人愁



迷揚春山

爲愛南山紫翠峯，鶴來仍值雪初融。自嫌前引朱衣吏，不稱閑行白髮翁。向光陰雙轉轂，此身天地一飄蓬。何時担報君恩了，去逐冥冥物外鴻。

殘臘

臘雪初銷，上古臺桑郊向日，紫旗關山橫南陌。城中見春透東風，海上來老去，每驚新歲換病多能。使壯心摧自嗟空有東陽瘦，覽物慙無八詠才。

歲暮書事

東州及海圻，風物老依冰。歲熟鷄聲樂，天寒鴈過陰。

跡較騫辭骨，數帶城背開。却羨常天子，終年獨掩扉。
聞沂州盧侍郎致仕有感

少年相與探花開，老病惟愁節物催。蹉跎歸計荒三徑，牢落生涯泥一杯。願上先生招不起，沂州太守亦歸來。自媿國恩終莫報，尚貪榮祿此徘徊。

春晴書事

莫笑青州太守頑，三齊人物舊安閑。晴明風日家家好，高下樓臺處處山。嘉客但當傾美酒，青春終不換顏頰。悠悠未報君恩了，昨日盧公衣錦還。

遊石子澗

當和介別考



菽帚高亭古澗隈，偶勢嘉客共一徘徊。席間風起
聞天籟，雨後山先入酒杯。一作朝野光華，本單
數度變遷，又已歸若泉落。
斷崖春翠翠花藏，深地過春開。一作新雨，泉流石
壑，應北，則含鳥，芙蓉，鎮太守，不將車騎來。

讀易

莫嫌白髮擁朱輪，思許東川養病臣。使酒橫天猶永
日，焚香讀易過殘春。昔賢軒冕如遺屐，世路風波偶
脫身。寄語西家隱君子，奈何名姓已驚人。

水磨亭子

多病山齋散鬱蒸，經時久不到東城。新荷出水雙飛
鶯，喬木成陰百轉鶯。載酒未妨佳客醉，憑酒仍見老農
耕。史君自有林泉趣，不用絲篁亂水聲。

寄題相州榮歸堂

一本此篇已下，係謝
客，安，飛，歸，時，十五，詩。

白首三朝社稷臣，壺漿夾道擁如雲。金貂爭看真丞
相，竹馬猶迎舊使君。豈止軒裳誇故里，已將鍾鼎勅
元勳。不須投簡稱前客，好學平原自有文。

畫錦堂

昔憇甘棠長舊園，重來城郭款人非。隨車仍是為霖
雨，披袂何如衣錦歸。相公前出，白，西，北，以，衣，錦，之，節，歸，
相，安，公，五，節，相，以，日，快，於，中，海，飯。

觀魚軒



當年下澤驅羸馬，今見犀兵擁碧油。
位望愈隆心愈靜，每來臨水玩游鯈。

狎鷗亭

險夷一節如金石，熟德俱高映古今。
豈止忘機鷗鳥信，陶鈞萬物本無心。

休逸堂

清談終日對清樽，不似崇高富貴身。
已有山川資勝賞，更將風月醉嘉賓。

青州書事

年豐千里無夜客，吏治一室甚清。
香青春固壯

老若事白日，自爲閩人長祿厚。
豈惟懸飽食，休餘仍足料。
買輕裝君息，天地不遺物。
歸去行歌頓水傍。

留題南樓二絕

一本前一首是作偶書

偷得青州一歲閑，四時_{兼題終日}而倚頭。
須知我是愛山者，無一詩中不說山。

醉翁到處不曾醒，罔向青州作麼生。
公退留賓誇酒美，睡餘欵枕看山橫。

答和王宣徽

一作答王宣徽見贈

相逢莫怪我儲然，出處參差四紀間。
有道方令萬物逐，無能擬乞一身閑。
花前獨酌饒前月，淮上扁舟枕



上山此樂想公應未暇且持金盞醉紅顏

答和呂侍講

昨日題輿媿屈賢今來還見推朱轎笑談二紀思如
昨名望三朝老吏等野徑必香黃菊秀平湖斜照白
鷗翻此中自有忘言趣酒客猶堪奉一罇

奉答子履學士見寄之作

憐初初為老守行暫休車騎汝陰城喜君再共鑄俎
樂憐我又憶紅粧情繫腰已嘗陳素志新春應許遂
歸耕老年雖不堪東作猶得酣歌詠太平

謝景平挽詞

遠見奇龍虎兩聲遠警名聲氣推高東山子弟家風
在西漢文章筆力豪方有凌雲馳騁驥已嗟埋玉向
蓬蒿高節恩陽互南道處撫躬傷心涕滿袍

答寶叔郡諫議見寄二首

豪橫當年氣吐虹蕭條晚節如蓬欲知穎水新居
士即是滁山舊醉翁所樂蕭蕭三尺竹鷄敢言家
廓逐實鴻期公歸輔巖廊上柳我無忘賦賦中
欲知歸計久遷延三十篇詩二十年受寵不思身報
効乞骸惟冀上哀情相如蒿苦中瘡渴陶令猶能一
醉眠村澗力殫難勉強豈同高士愛林泉



居士集卷第十四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誦蓋校正

寄題沙溪寄勢院齊指去沙溪十五里詩刻猶在
而諸本皆作寶錫今兩存之

永厚陵挽歌辭前有引狀朝在致公家定本如謝
賜飛白詩引狀皆載別卷今編入外集第五卷此
不重出

東坡一何為樂一作是

秋熟一作秋

春鋤一作春鋤

表一作表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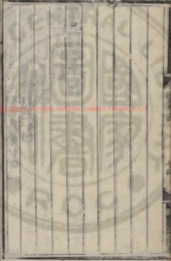
居士集卷第十五 歐陽文忠公集十五

賦五首雜文五首附

黃楊樹子賦 并序

夷陵山谷間多黃楊樹子江行過絕險處時時從舟
中望見之鬱鬱山際有可愛之色獨念此樹生窮僻
不得依君子封殖備愛賞而樵夫野老又不知
甚惜作小賦以歌之

若夫漢武之宮叢生五柞景陽之井對植雙桐高秋
羽獵之騎半夜嚴粧之鍾鳳蓋朝拂銀林暮空固已
歲結近日的憐心含風婆娑萬戶之樹生長深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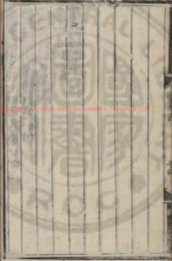
居士集卷第十五 歐陽文忠公集十五

賦五首雜文五首附

黃楊樹子賦 并序

夷陵山谷間多黃楊樹子江行過絕險處時時從舟
中望見之鬱鬱山際有可愛之色獨念此樹生窮僻
不得依君子封殖備愛賞而樵夫野老又不知
甚惜作小賦以歌之

若夫漢武之宮叢生五柞景陽之井對植雙桐高秋
羽獵之騎半夜嚴粧之鍾鳳蓋朝拂銀林暮空固已
歲結近日的憐心含風婆娑萬戶之樹生長深宮



之中豈知綠蘚青苔蒼崖翠壁披蕭鬱以含霧一作
根屈盤而帶石落落非松亭亭似栢上臨千仞之盤
薄下有驚湍之瀆激澗斷無路林高曠色偏依最險
之處獨立無人之跡江已一作轉而猶見峯漸回而
稍陽暖乎日薄雲昏煙霏一作露滴負動御以誰賞
抱孤心而誰識徒以寶穴風穴陰崖雪積嶺山鳥之
朝暫憂鶯儂之寂歷無遊女兮長攀有行人兮暫息
節既晚而愈茂歲已寒而不易乃知張鶴一見須移
海上之根陸凱如逢堪寄隴頭之客

烏蟬賦并序

嘉祐元年夏大雨水奉詔祈晴于醴泉宮聞鳴蟬有
感而賦云

肅洞庭以祗事兮瞻玉宇之蟬變收視聽以清慮兮
齋乎心以蒿誠因一作以靜而未盡一作動兮見乎萬
物之情於時朝雨驟止微風不興四無雲以青天雷
曳曳一作其餘聲乃厲芳藹臨軒軒古木數株空一作
庭草間爰有一物鳴于樹頭引清風以長嘯抱纖
柯而永歎嗷嗷非管冷冷若絃裂方號而復咽淒欲
斷而還連吐孤韻以難律含五音之自然吾不知其
何物其名曰蟬豈非同物造形能變化者邪出自黃

壞幕清虛者邪凌風高祀知所止者邪嘉木茂樹喜
清除者邪呼吸風露能尸解者邪綽約雙髮修嬋娟
者邪其爲聲也不樂不衰非宮非徵胡然而鳴亦胡
然而止吾嘗悲夫萬物莫不好鳴若乃四時代謝五
鳥嚶兮一氣候至百蟲驚兮嬌兒蛇女語鴉奕兮鳴
機絡緯響蟋蟀兮轉喉啣舌誠可愛兮引腹動股豈
也強而爲之兮至於污池濁水得雨而聒兮飲泉食
土長紅紅夜而歌兮被蝦蟇因若有欲而蟻蚓又何
求兮其餘大小萬狀不可悉名各有氣類隨其物形
一物不知自止有若爭能忽時變以物改感漠然而

無聲嗚呼達士所齊萬物一類人於其間所以爲貴
蓋已巧其語言又能傳於文字是以窮彼思慮耗其
血氣或吟哦其窮愁或發揚其志意雖共盡於萬物
乃長鳴於百世予亦安知其然哉聊爲樂以自喜方
將一辨考得失較同異俄而陰雲復興雷電俱擊大
雨既作蟬聲遂息一本歇後有賦云子回學古起作
賦卒此兒一視而道問小子衆守
之不止此兒此日以盡
息乎此賦也固以千之

秋聲賦

歐陽子方一作蘇軾上曰字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
來者悚然而聽之曰異哉初淅瀝以蕭颯忽奔騰而



評科如波清夜驚風雨驟驟至其觸於物
也從從錚錚金鐵皆鳴又如赴敵之兵衝枝疾走不
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每余謂童子此何聲
也改出視之童子曰星月每皎潔明河在天四無
人聲聲在樹間余曰噫嗟悲哉一作此秋聲也胡為
而來哉蓋夫秋之為狀也其色慘淡煙霏雲歛其容
清明天高日晶其氣標列砭入肌骨其意蕭條山川
寂寥故其為聲也淒淒切切呼號憤發豐草綠縹而
爭茂佳木蔥蘢而可悅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
脫其所以摧敗零落者惟乃其一種氣之餘

烈夫秋刑官也於時為陰又兵象也於行用金是謂
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為心燥天之於物春
生秋實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夷則為七月
之律商傷也物既老而悲傷夷殘也物過盛而當殺
嗟乎草木之類無情有待於人人為動物惟物
之靈一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于
中必搖其精而况思其力之所不至補及其智之
所不能行補宜其溘然丹者為槁木一然
黑者為星星奈何以一補非金石之質一欲與草
木而爭榮念誰為之戕賊亦何恨乎秋聲童子莫對

TI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垂頭而睡但聞四壁森聲唧唧如一作助余之歎息

病暑賦和劉原父作

吾將東走乎泰山兮獲巖鬼之高星
陰白雲之搖曳兮聽石湖之玲瓏
松林一作仰不見白日墜
整襟憐多悲風颭哉不可以坐致兮
安得仙人之術解化如飛蓬
吾將西登乎崑崙兮出於九淵之
外覽星辰之浮波視日月之隱蔽
披闔闔之清風歔黃流一作之巨流
羽翰不可以插余之兩腋兮畏舉身而下墜
既欲泛乎南溟兮瘴毒流膏而鏽骨
何異甕中之一作趨市兮又如惡影之就日
又欲臨乎北荒兮飛雲屬

冰之所聚鬼方窮暖

一作無人迹兮乃龍蛇之雜處

四方上下皆不得以徃兮顧此大熱吾不知夫所迷

萬物並生於天地豈余身之獨遭任寒暑之自然兮

成歲功而不勞惟衰病之不堪兮譬燎枯而灼焦矧

空廬之湫卑兮甚龜蝸之踞縮飛蚊幸余之露坐兮

壁蝸伺余之入屋一作賴有客之

哀余兮贈端石與新竹得飽食以安一作寢兮

冰而竄玉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兮乃聖賢之高躅
惟冥心以息慮兮庶可忘於頌語

蒼蠅蒼蠅吾望爾之爲生既無蜂蠆之毒尾又無蚊
虱之利鬚幸不爲人之畏胡不爲人之喜爾形至眇
爾欲易盈杯盃殘溼砧几餘腥所希抄忽過則難勝
若何求而不足乃終日而營營逐氣尋香無定不到
頃刻而集誰相告報其在物也雖微其爲害也至要
若乃華棗廣厦珍簾方林炎風之煥夏日之長神昏
氣蹙流汗成漿委四支而莫舉眈眈其若洋惟高
枕之一覺冀頭敵之曾忘念於爾而何負乃於吾而
見歎尋頭撲面入袖穿裳或集眉端或沁眼目欲
撲而復警臂已痺而猶撲於此之時孔子何由見周

公於鳴蟬莊生安得與蝴蝶而飛揚使養頭丫
巨扇揮颺成頭垂而脫脫每立寐而頭僵此其爲害
者一也又如峻宇高堂嘉賓上客沽酒市脯鋪筵設
席脚娛一日之餘開奈爾衆多之莫散或集器此或
屯几格或醅醇酎因之沒溺或投熱羹遂喪其魄諒
雖死而不悔亦可戒夫貪得尤忌赤頭號爲景迹一
有露汗人皆不食奈何引類呼朋插頭鼓翼聚散倏
忽往來絡繹方其賓主獻酬衣冠儼飾使吾揮手頓
足改容失色於此之時玉銜何暇於清談賈誼堪爲
之太息此其爲害者二也又如醱醱之品醬醞之制

TI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及時月而收藏謹錫盟之固濟乃衆力以攻鑽極百
端而窺覲至於大哉肥牲嘉有美味蓋藏稍露於罅
隙守者或時而假寐變稍怠於防嚴已視護其種類
莫不養息蕃滋淋漓敗壞使觀則卒至索爾以無計
賊獲懷憂因之而得罪此其爲害者三也是皆大者
餘悉難名嗚呼止棘之詩垂之大經於此見詩人之
博物比興之爲精宜乎以爾刺讒人之亂國誠可嫉
而可憎

雜文五首

醉翁吟 并序 一作醉翁志

余作醉翁亭于滁州一作醉翁志太常博士沈遵亦
好奇之士也聞而往遊焉愛其山水歸而以
琴寫之作醉翁吟三疊去年秋一作秋余奉使契丹沈
君子一作會余行一思冀之間夜聞酒半一作此
操琴而作之有其聲而無其辭乃爲之辭以贈一作
之其辭曰

始翁之來一作醉翁志辨竊歎見而深伏鳥見而高飛翁醒而
往兮醉而歸朝醒暮醉兮無有四時鳥鳴樂其林歎
出遊其蹊岵嬰囁咄於翁前兮醉而歸不知有心不
能以無情兮有合必有離水滌溝兮翁忽去而不顧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山岑岑兮翁復來而幾時風竊竊兮山木落春年年
兮山草菲嚙我無德於其人兮有情於山禽與野麋
賢哉沈于兮能寫我心而慰我相思

山中之樂

謂序一林論上人

佛者悲勤餘杭人也少去父母長無妻子以衣食于
佛之徒往來京師二十年其入聰明材智亦嘗學問
于賢士大夫今其南歸遂窮窮極其越阡闕江湖海
上之諸山以肆其所適子嘉其嘗有關於吾人也於
其行也一料為作山中之樂三章一本有以極道
山林間事以動蕩其心慮而卒反之於正其辭曰

江上山兮海上峯鶴背蒼兮杳嶺叢霞飛霧散兮
乎青空天鏡見削兮壁立於鴻蒙崖懸磴絕兮險且
窮穿雲渡水兮一料忽得路而不知其深之幾重中
有平田廣谷兮與世隔絕猶有太古之遺風泉甘土
肥兮鳥獸雖離其人麋鹿兮既壽而豐不知人間之
幾時兮但見草木華落為春冬嗟此之人兮局不歸
來乎山中山之樂不可見兮子其往兮誰逢其丹
莖翠蔓兮巖壑玲瓏水聲聒聒兮花氣濛濛石鏡曉
兮橫一料路風颯颯兮吹松雲冥冥兮雨霏霏白猿
夜嘯兮青楓朝日出兮林間澗谷紛以青紅千林靜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兮秋月百草香兮春風愛世之人兮曷不歸來乎山
中山中之樂不可得今子其往兮誰從其梯崖構險
兮佛廟仙宮耀空山兮鬱穹隆彼之人兮固一亦
日明而耳聰寵辱不干其惠兮仁義不被其躬蔭長
兮一作松之蒼蒼兮藉纖草之平茸苟其中以自足兮
忘其服切而躡童自一作古智能魁傑之士兮固亦絕世
而逃蹤惜天材之甚良兮而一作自棄於無庸嗟彼
之人兮胡為老乎山中山中之樂不可久運子之返
兮誰同一作哉

雜說三首一作并序一

夏六月暑雨既止歐陽子坐於樹間仰視天與月星
几一作行度見星有殞者夜既久露下聞草間蚩蚩
之聲益急其感于耳目者有動乎其中作雜說
蚩食土而飲泉其為生也簡而易足然仰其穴而鳴
若號若呼若喘若歌一作其亦有求邪抑其求
易足而自鳴其樂邪苦一作其生之隘而自悲其不
幸邪將自喜其聲而鳴其類邪豈其時至氣作不自
知其所以然而不能自止者邪何其恬然而不止也
吾於是乎有感一作星殞于地腥穢頑醜化為惡石其昭然在上而萬物

仰之者精氣之聚爾及其斃也瓦礫之不若也人之
死骨肉臭腐蠅蟻之食爾其貴乎萬物者亦精氣也
其精氣不奪于物則靈而為思慮發而為事業著而
為文章昭乎百世之上而仰乎百世之下非如星之
精氣隨其斃而滅也可不貴哉而生也利慾以昏耗
之死也臭腐而棄之而一物或者方曰足乎利慾所
存以厚吾身吾於是乎有感

天西行日月五星皆東行日一歲而一周月疾於日
三本無一月而一周天又疾於月一日而一周星有
遲有速有速有順是四者各自行而若不相為謀其

動而不勞運而不已自古以來未嘗一刻息也是何
為哉夫四者所以相頌而成晝夜四時寒暑者也一
刻而息則四時不得其平萬物不得其生蓋其所任
者重矣人之有君子也其任亦重矣萬世之所治亂
物之所利故曰自強不息又曰死而後已者其知所
任矣然則君子之學也其可一日而息乎吾於是乎
有感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黃楊樹子 多黃楊樹子子 漬澱作澱

鳴呼 鳴呼作呼

又如 又如一作空 虛一作虛

作醉翁吟 作醉翁吟作吟

任矣 任矣知 子學也知

居士集卷第十六 歐陽文忠公集十六

論三首或同 一首

正統論三首

序論

臣脩頰首死罪言伏見太宗皇帝時嘗命薛居正等

撰梁唐晉漢周事為五代史凡一百五十篇又

命李昉等編次前廿年號為一篇藏之秘府而

昉等以梁為偽梁為一 偽則史不宜為帝紀有

一 漢漢 為前漢二 字一 作此 而此 亦無

曰五代者於理不安今又文 司天所用崇天曆承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ack 3Color White Red Magenta Yellow Cyan Green Blue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黃揚樹子字清澂字清澂

又如一字空虛字虛

作醉翁吟字醉翁

任矣字子學也字子學

臣脩頓首死罪言伏見太宗皇帝時嘗命薛居正等

居士集卷第十六 歐陽文忠公集十六

論三首或同一書

正統論三首

序論

撰梁唐晉漢周事為五代史凡一百五十篇又

命李昉等編次前廿年號為一篇藏之秘府而

昉等以梁為偽梁為一偽則史不宜為帝紀有

曰五代者於理不安今又文司天所用崇天曆承



後唐書天祐至十九年而盡黜歷所建號授之於古
惟張軌不用東晉太興而虛稱建興非可以爲後世
法蓋後唐務惡梁一而欲黜之歷家不識古義但
用有司之傳遂不後改至於昉等初非著書第採次
前世名號以備有司之求因舊之失不事是正乃與
史官戾不相合豈非是臣愚因以謂正統王著所以
一民而臨天下三代用正朔後世有建元之名然自
漢以來學者多言三代正朔一作正而惟仲尼嘗
修尚書春秋與其學徒論述堯舜三代間事甚詳而
於正朔尤大事乃獨無明言頗疑三代無其事及

於春秋得十月履霜殺菽二月無冰推其時氣乃知
周以建子爲正一作有則三代因嘗改正朔而仲尼曰
行夏之時又知聖人雖不明道正朔之事其意蓋非
商周之爲云其興也新民耳目不務純以德而更易
虛名至使四時與天不合不若夏時之正也及秦又
以十月爲正漢始稍分後元中元至于建元漢名年
以爲號由是而後一作其後漢名年一作其後漢名年
直以建元之號加於天下而已所以同萬國而一民
也而後世推次以爲王者相繼之統若夫上不究於
天下可加於人則名年建元便於三代之改歲然而

後世僭亂假竊者多則名號紛雜不知所從於是正
閔真偽之論作而是非多失其中焉然堯舜三代之
一天下也不待論說而明白秦昭襄訖周顯德千有
餘年治亂之迹不可不辨而前世論者靡有定說伏
惟大宋之興統一天下與堯舜三代無異臣故曰不
待論說而明誠竊秦以來訖于顯德終始興廢之迹
作正統論臣愚不足以知願下學者考究其是非而
折中焉

正統論上

傳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正者所以正天

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與
不一然後正統之論作堯舜之相傳三代之相代或
以至公或以大義皆得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是以
君子不論也其帝王之理得而始終之分明故也及
後世之亂僭偽興而盜竊作由是有居其正而不能
合天下於一者周平王之有吳徐是也有合天下於
一而不得居其正者前世謂秦為閔是也由是正統
之論興焉自漢而下至于西晉又推而下之為宋齊
梁陳自唐而上至於後魏又推而上之則為夷狄其
帝王之理舛而始終之際不明由是學者疑焉而是



非又多不公自周之亡迄于顯德實千有二百一十六年之間或理或亂或取或傳或分或合其理不能一槩大抵其可疑之際有三周秦之際也東晉後魏之際也五代之際也秦魏得周而一天下其迹無異禹湯而論者懸之其可疑者一也以東晉承西晉則無終以隋承後魏則無始其可疑者二也五代之所以得國者雖異然同歸於賊亂也而前世議者獨以梁爲僞其可疑者三也夫論者何爲疑者設也堯舜三代之始路較然勞乎萬世而不疑固不待論而明也後世之有天下者帝王之理或舛而始終之際不

明則不可以不疑故曰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作也然而論者衆矣其是非予奪所持者各異使後世莫知夫所從者何哉蓋於其可疑之際又挾自私之心而溺一作於非聖之學也自西晉之滅而南爲東晉宋齊梁陳北爲後魏北齊後周隋私東晉者曰隋得陳然後天下一則推其統曰晉宋齊梁陳隋私後魏者曰統必有所受下詳則推其統曰唐受之隋隋受之後周後周受之後魏至其甚相戾也則爲南史者詆北曰虜爲北史者詆南曰夷此自私之偏說也自古王者之興必有盛德以受天命或

其功澤被于生民或累世積漸而成王業豈偏名於一德哉至於湯武之起所以揀弊拯民蓋有不得已者而曰五行之運有休王一以彼衰一以此勝此歷官術家之事而謂帝王之興必乘五運者繆妄之說也不知其出於何人蓋自孔子歿周益衰亂先王之道不明而人人異學肆其恠奇放蕩之說後之學者不能卓然奮力而誅絕之反從而附益其說以相結因故自秦推五勝以水德自名由漢以來有國者未始不由於此說此所謂溺於非聖之學也惟天下之至公大義可以祛人之疑而使人不得遂其私夫心無所私疑得其決則是非之異論息而正統明所謂非聖人之說者可置而勿論也

正統論下

凡爲正統之論者皆欲相承而不絕至其斷而不屬則猥以假人而續之是以其論曲而不通也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斯正統矣堯舜夏商周秦漢唐是也始雖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於一夫一天下而居上則是天下之君矣斯謂之正統可矣晉隋是也天下大亂其上無君僭竊並興正統無屬當是之時奮然而起並爭乎天下有功者強有德者王威澤皆



彼于生民號令皆加乎當世幸而以大并小以強兼弱遂合天下於一則大且強者謂之正統猶有說焉不幸而兩立不能相并兼考其逆則皆正較其義則均焉則正統者將安予奪乎東晉後魏是也其或終始不得其正又不能合天下於一則可謂之正統乎魏及五代是也然則有不幸而丁其時則正統有時而絕也故正統之序上自堯舜歷夏商周秦漢而絕晉得之而又絕隋唐得之而又絕自堯舜以來三統而獲續惟有絕而有續然後是非公子奪當而正統明然諸儒之論至於秦及東晉後魏五代之際其

說多不同其惡秦而黜之以爲閭者誰乎是漢人之私論溺於非聖曲學之說者也其說有三不過曰滅秦禮樂用法嚴苛與其興也不當五德之運而已五德之說可置而勿論其二者特始皇帝之事爾然未原秦之本末也昔者堯傳於舜舜傳於禹夏之衰也湯代之王商之衰也周代之王周之衰也秦代之王其興也或以德或以功大抵皆乘其弊而代之初夏世衰而桀爲昏暴湯救其亂而起精治諸侯而誅之其書曰湯証自葛是也其後卒以攻桀而成夏又商世衰而紂爲昏暴周之文武救其亂而起亦治諸侯

TI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而議之其詩所謂崇密是也其後卒攻對而滅尚推
秦之典其功德固有優劣而其迹豈有異乎秦之紀
曰其先大業出於顛頊之苗裔至孫伯翳佐禹治水
有功唐虞之間賜姓嬴氏及非子為周養馬有功秦
仲始為命大夫而襄公與立平王遂受岐豐之賜當
是時周家固已久矣亂始於穆王而雖以厲幽之
禍平王東遷遂同列國而齊晉大侯魯衛同姓擅相
攻伐共起而弱周非獨秦之暴也秦於是時既平大
夷因取周所賜岐豐之地而繆公以來始東侵晉地
至于河盡滅諸戎拓國千里其後關東諸侯強階晉

日益多周之國地日益蹙至無復天子之制特其號
在爾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周之君世穆首自歸於秦
至其後世遂滅諸侯而一天下此其本末之迹也其
德雖不足而其功力尚不優於魏晉乎始秦之興務
以力勝至於始皇遂恃其先王之典禮又自推水德
益任法而少恩其制度文為一弊文稱皆非古而自
是此其所以見黜也夫始皇之不德不過如桀紂桀
紂不廢夏商之統則始皇未可廢秦也其私東晉之
論者曰周遷而東天下遂不能一然仲尼作春秋區
區於尊周而黜吳楚者豈非以其正統之所在乎晉

遷而東與周無異而今黜之何哉曰是有說焉較其德與遼而然拜周之始異其來也遠當其盛也規方天下爲大小之國衆建諸侯以維王室定其名分使傳子孫而守之以爲萬世之計及厲王之亂周室無君者十四年而天下諸侯不敢僥倖而窺周於此然後見周德之深而文武周公之作真聖人之業也况平王之遷因地雖變然周德之在人者未泯而法制之臨人者未移平王以子纘父自西而東不出王畿之內一本注西周之地八百里東周六百則正統之在周也推其德與遼可以不疑夫晉之爲晉與乎周

之爲周也異矣其德法之維天下者非有萬世之計聖人之業也直以其受魏之禪而合天下於一推較其迹可以曰正而統耳自惠帝之亂山崎曰至于愍懷之間晉如綏爾惟嗣君繼世推其迹曰正焉可也建興之亡晉於是而絕矣夫周之東也以周而東晉之南也豈復以晉而南乎自愍帝死賊庭琅邪起江表位非嗣君正非繼世徒以晉之臣子有不忘晉之心發於忠義而功不就可爲傷已若因而遂竊正統之號其可得乎春秋之說君弑而賊不討則以爲無臣子也使晉之臣子遵乎聖人適當春秋之誅况

TI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欲干天下之統故若乃國已滅矣以宗室子自立於一方卒不能使天下於一則晉之琅邪與夫後漢之劉備五代漢之劉崇何異備與崇未嘗為正統則東晉可知焉耳其私後魏之論者曰魏之興也其來甚遠自昭成建國改元承天下衰弊得奮其力並爭乎中國七世至于孝文而去夷即華易姓建都遠定天下之亂然後修禮樂與制度而文之考其漸積之基其道德雖不及於三代而其為功何異王者之興今特以其不能并晉宋之一方以小不備而照其大功不得承百王之統者何哉曰曾諸聖人而不疑也人

為魏說者不過曰此并功多而國強耳此聖人有所不與也春秋之時齊桓晉文可謂有功矣吳楚之僭迭強於諸侯矣聖人於春秋所尊者周也然則功與強聖人有所不取也論者又曰秦起夷狄以能滅周而一天下遂進之魏亦夷狄以不能滅一作并晉宋而見黜是則因其成敗而毀譽之豈至公之篤論乎曰是不然也各於其當而已周秦之所以興者其說固已詳之矣當魏之興也劉淵以匈奴慕容以鮮卑符生以氐弋仲以羌赫連亮跋石勒李龍之徒皆四夷之雜者也其力不足者弱有餘者強其最強者符堅



當堅之時自晉而外天下莫不爲秦休兵革與學校
庶幾刑政之方不幸未幾而敗亂其又強者曰魏自
江而北天下皆爲魏矣幸而傳數世而後亂以是而
言魏者纔優於苻堅而已豈能于正統乎五代之得
國者皆賊亂之君也而獨僞梁而黜之者因惡梁者
之私論也唐自僖昭以來不能制命於四海而方鎮
之兵作已而小者并於大明者服於強其尤強者朱
氏以梁李氏以晉共起而窺唐而梁先得之李氏因
之借名討賊以與梁爭中國而卒得之其勢不得不
以梁爲僞也而繼其後者遂因之使梁獨被此名也

夫梁固不得爲正統而唐晉漢周何以得之今皆黜
之而論者猶以漢爲疑以謂契丹滅晉天下無君而
漢起太原徐驅而入汴與梁唐晉同其遠異矣而今
乃一槩可乎曰較其心迹小異而大同爾且劉知遠
晉之大臣也方晉有契丹之亂也竭其力以救難力
所不勝而不能存晉出於無可奈何則可以少異乎
曰國矣漢獨不然自契丹與晉戰者三年矣漢獨高
拱而視之如齊人之視越人也卒幸其敗亡而取之
及契丹之北也以中國委之許王從益而去從益之
勢雖不能存晉然使忠於晉者得而奉之可以冀於



有爲也漢乃殺之而後入以是而較其心迹其異於
四國者幾何矧皆未盡吞天下於一也其於正統絕
之何疑

或問

或問于於史記本紀則不爲梁而進之於論正統則
黜梁而絕之君子之信乎後世者固當如此乎曰孔
子固嘗如此也平桓莊之王於春秋則章之書曰天
王於詩則抑之下同於列國孔子之於此三王者非
固尊於彼而抑於此也其理當然也梁賊亂之君也
欲干天下之正統其爲不可雖不論而可知然謂之

僞則甚矣彼有梁之土地臣梁之吏民立梁之宗廟
社稷而能殺生賞罰以制命於梁人則是梁之君矣
安得曰僞哉故於正統則宜絕於其國則不得爲僞
者理當然也豈獨梁哉魏及東晉後魏皆然也堯舜
桀紂皆君也善惡不同而已凡梁之惡余於史記不
殺其實者論之詳矣或者又曰正統之說不見於六
經不道於聖人而子論之何也曰孔孟之時未嘗有
其說則宜其不道也後世不勝其說矣其是非予奪
人人自異而使學者惑焉莫知夫所從又有僞王一
德之說而益之五勝之術皆非聖之曲學也自秦漢

以來習傳久矣使孔孟不復出則已其出而見之其
不爲之一辨而止其紛紛乎此余之不得已也嗚呼
堯舜之德至矣夏商周之起皆以天下之至公大義
自秦以後德不足矣故考其終始有是有非而參差
不齊此論之所以作也德不足矣必據其迹而論之
所以息爭也或者又曰論必據迹則東周之時吳徐
楚皆王矣是正而不統也子獨不論何也曰東周正
統以其不待較而易知是以不論也若東晉後魏則
兩相敵而予奪難故不可以不論吳徐楚非周之敵
雖童子之學猶知予周也何必論哉

居士集卷第十六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朝臣攷正統論初有原正統明正統秦魏東晉後
魏梁論凡七篇文有正統後論二篇或問一篇魏
梁解一篇正統辨二篇當編定居士集時刪原正
統等論爲上下篇而繼以或問魏梁解



中餘篇雖削去而傳於世今附外集

正統奇論

以謂正統

漢唐文粹

正統論

秦起夷狄映成符生惜世也

論益之佩印

居士集卷第十七

歐陽文忠公集十七

論六首

本論上

佛法為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効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



中餘篇雖削去而傳於世今附外集

正統奇論

以謂正統

漢唐文粹

正統論

秦起夷狄映成符生惜世也

論益之佩印

居士集卷第十七

歐陽文忠公集十七

論六首

本論上

佛法為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効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



治其受惠之虞佛為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
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
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
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為
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惠之本也補其
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
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昔堯舜三代之為政設為
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
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歛以什一差其征賦
以督其不動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菑畝而不暇乎

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息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為制牲
牢酒醴以養其體一作炮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
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為蒐狩
之禮因其嫁娶而為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為喪祭
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為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
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一作一節也故
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為之制飾之物采而
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趨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
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為立學以講明
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

明者而雷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嗚呼何其備也蓋命一有三代之為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放於物者冷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一精榮而趣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其為治之具不備防民之術不周佛於此時乘

間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為者日益壞井田一先廢而兼井游惰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暇而為佗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已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為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趣佛於此時乘其隙一惟非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一外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况王公大人徃性倡而殿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絕然而怒曰佛何為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

TI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排之一日之可爲民之沈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揚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揚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勝其本以勝之之効也今八尺之大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趨趨畏怯然而用有道佛者此則義勝於色非徒不爲

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上知禮義者尚能不爲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本論下

昔荀卿子之說以爲人性本惡著書一篇以持其論予始愛之及見世人之歸佛者然後知荀卿之說謬焉甚矣人之性善也彼爲佛者棄其父子絕其夫婦於人之性甚戾又有蠶食蟲蠹之變然而民皆相率而歸焉者以佛有爲善之說故也嗚呼誠使吾民曉



然知措義之為善則安知不相率而從哉奈何教之
論之之不至也佛之說孰於人耳入手其心久矣至
於禮義之事則未嘗見聞今將說於策曰禁汝之佛
而為吾禮義則民將駭而走矣莫若為之以漸使其
不知而趣焉可也蓋鯨之治水也郭之故其害蓋泰
及禹之治水也導之則其患息蓋患深勢盛則難與
敵莫若馴致而去之則其患息蓋患深勢盛則難與
其說尚傳其具皆在誠能講而修之行之以勤而浸
之以漸使民皆樂而趣焉則充行乎天下而佛無所
施矣傳曰物莫能兩大自然之執也奚必曰火其書

而靡其居哉昔者戎狄蠻夷雜居九州之間所謂徐
戎白狄荆蠻淮夷之類是也三代既衰若此之類並
侵於中國故秦以西戎據宗周吳楚之國一作皆借
稱王春秋書用鄩子傳記被髮於伊川而仲尼亦以
不左衽為幸當是之時佛雖不來中國幾何其不夷
狄也以是而言王道不明而仁義廢則夷狄之患至
矣及孔子作春秋尊中國而賤夷狄然後王道復明
方今九州之民莫不右衽而冠帶其為患者特佛爾
其所以勝之道非有甚高難行之說也患乎忽而
不為爾夫郊天祀地與乎宗廟社稷朝廷之儀皆天



子之大禮也今皆舉而行之至於所謂蒐狩婚媾喪祭鄉射之禮此郡縣有司之事也在乎講明而頒布之爾然非行之以勸浸之以漸則不能入於人而成化自古王者之政必世而後仁今之議者將曰佛來千餘歲有力者尚無可奈何用此迂緩之說爲是則以一日之功不速就而棄必世之功不爲也可不惜哉昔孔子歎爲備者不仁蓋歎乎啓其漸而至於用鈍也然則爲佛者不猶甚於作俑乎當其始來未見其害引而內之今之爲害者矣非待先覺之明而後見也然而恬然不以爲怪者何哉夫物極則反數

窮則變此理之常也今佛之盛久矣乘其窮極之時可以反而變之不難也昔三代之爲政皆聖人之事業及其久也必有弊故三代之術皆變其質文而相救孰使佛爲聖人及其弊也猶將救之況其非聖者乎夫姦邪之士見信於人者彼雖小人必有所長以取信是以古之人君惑之至於亂亡而不悟今佛之法可謂姦且邪矣蓋其爲說亦有可以惑人者使世之君子雖見其弊而不思救豈又善惑者歟抑亦不得其救之之術也救之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捨是而將有爲誰責育之勇孟軻之辯太公之陰謀吾見其



力未及施言未及出計未及行而先已陷於禍敗矣
何則患深執盛難與敵非馴致而為之莫能也故曰
修其本以勝之作本論

朋黨論

在韓文公第一本以論為錄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
而已夫此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
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一也然臣謂小人無朋
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
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
及其見利而爭先去利盡而文疎則反相賊害雖其

兄弟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
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
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
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
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
時小人共工讎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
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
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舉夔稷契
等二十二人並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
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

億萬惟億萬心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
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
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
名士囚禁之自爲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
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
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一作投之黃
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
能使人人異心不爲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爲朋莫
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
以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

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謂舜爲
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爲聰明之聖者以辨君
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爲一
朋自古爲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
人雖多而不猷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爲人君者可以
鑒矣一作

魏梁解一作論

予論正統辨魏梁一作不一作不爲偽議者或
非予一作大夫春秋之旨以謂魏梁皆負篡弒之惡
當加誅絕而反進之是獎慕也非春秋之志也予應



之曰是春秋之志耳魯桓公弑隱公而自立者宣公
弑子赤而自立者鄭厲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者衛公
孫剽逐其君衎而自立者聖人於春秋皆不絕其爲
君此子所以不黜魏梁者用春秋之法也魏梁之惡
三尺童子皆知可惡子不得聖人之法爲據依其敢
進而無疑乎然則春秋亦獎寡乎曰惟不絕四者之
爲君於此見春秋之意也聖人之於春秋用意深故
能勸戒切爲言信然後善惡明夫欲著其罪於後世
在乎不沒其實其實實爲君矣書其爲君其實篡也
書其篡各傳其實而使後世信之則四君之罪不可

得而掩耳使爲君者不得掩其惡則人之爲惡者庶
乎其息矣是謂用意深而勸戒切爲言信而善惡明
也凡惡之爲名非徒君子嫉之雖爲小人者亦知其
可惡也而小人常至於爲惡者蓋以人爲可欺與夫
幸人不知而可掩耳夫位莫貴乎國君而不能逃大
惡之名所以示人不可欺而惡不可掩也執使四君
因聖人誅絕而其惡彰焉則後世之爲惡者將曰彼
不幸遭逢聖人黜絕而心一作不得爲君遂彰其惡耳
我無孔子世莫我黜則冀人爲可欺而惡可掩也如
此則僥倖之心啓矣惟與其爲君使不得掩其惡者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1 Color Black

春秋之深意也桀紂不待貶其爲王而萬世所共惡者也今匹夫之士比之頑閔則喜方之桀紂則怒是大惡之君不及一善之士也春秋之於大惡之君不誅絕之者不害其疑善度惡之旨也惟不沒其實以著其罪而信乎後世與其爲君而不得捨其惡以息人之爲惡能知春秋之此旨然後知予不黜魏梁之是也

爲君難論上

語曰爲君難者孰難哉蓋莫難於用人夫用人之術任之必專信之必篤然後能盡其材而可共成事又莫失也任之欲專則不復謀於人而拒絕羣議是欲盡一人之用而先失衆人之心也信之欲篤則一切不疑而果於必行是不審事之可否不計功之成敗也夫違衆舉事又不審計而輕發其有舉百失而及於禍敗此理之宜然也然亦有幸而成功者人情成是而敗非則又從而贊之以其違衆爲獨見之明以其拒諫爲不惑羣論以其偏信而輕發爲決於能斷使後世人君慕此三者以自期至其信用一失而及於禍敗則雖悔而不可及此甚可歎也前世爲人君者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而不能早悟以及於禍敗者



多矣不可以徇舉請試舉其一二昔秦符堅地大兵
過有衆九十六萬號稱百萬蔑視東晉指爲一隅謂
可直以氣吞之耳然而舉國之人皆言晉不可伐更
進互說者不可勝數其所陳天時人事堅隨以強辯
折之忠言讎論皆沮屈而去如王猛符融老成之言
也不聽太子宏少子詵至親之言也不聽沙門道安
堅平生所信重者也數爲之言不聽惟聽信一將下
慕容垂者垂之言曰陛下內斷神謀足矣不煩廣爲
朝臣以亂聖慮堅大喜曰與吾共定天下者惟卿爾
於是決意不疑遂大舉兩伐兵至壽春晉以數千人

擊之大敗而歸比至洛陽九十六萬兵亡其八十六
萬堅自此兵威沮喪不復能振遂至於亂亡近五代
時後唐清泰帝無晉祖之鎮太原也地近契丹恃兵
跋扈議欲徙之於鄆州舉朝之士皆諫以爲未可帝
意必欲徙之夜召常所與謀樞密直學士薛文遇問
之以決可否文遇對曰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此
事斷在陛下何必更問羣臣帝大喜曰術者言我今
年當得一賢佐助我中興卿其是乎即時令學士草
制徙晉祖於鄆州明且宣麻在廷之臣皆失色後六
日而晉祖反書至清泰帝憂懼不知所爲諸李松曰

我適見齊文選爲之內顧欲自抽刀刺之崧對曰事
已至此悔無及矣但君臣相顧涕泣而已由是言之
能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莫如二君之果也由之以致
禍敗亂亡亦莫如二君之酷也方苻堅欲與慕容垂
共定天下清秦帝以苻文選爲賢佐助我中興可謂
聽亂之君各賢其臣者也或有詰子曰然則用入者
不可專信乎應之曰齊桓公之用管仲蜀先王之用
諸葛亮可謂專而信矣不聞舉齊蜀之臣民非之也
蓋其令出而舉國之臣民從事行而舉國之臣民便
故桓公先主得以專任而不惑也使今出而兩國之
人不從事行而兩國之人不便則彼二君者其言重
任而信之以夫衆心而斂國怒乎

爲君難論下

嗚呼用人之難難矣未嘗聽言之難也夫人之言非
一端也巧辯縱橫而可喜忠言質樸而多訥此非聽
言之難在聽者之明暗也諛言順意而易悅直言逆
耳而觸怒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賢愚也是皆未
足爲難也若聽其言則可用然用之有輒敗人之事
者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若此
然後爲聽言之難也請試舉其一二戰國時趙亦有



趙括者善言兵自謂天下莫能當其父奢之名將
老於用兵者也秦與林言亦不能屈然者終不以括
爲能也歎曰趙若以括爲將必敗趙事其後奢死趙
遂以括爲將其母自死趙王亦言括不可用趙王不
聽使括將而攻秦括爲秦軍射死趙兵大敗降秦者
四十萬人阮於長平蓋當時未有如括善言兵亦未
有如括大敗者也此聽其言可用之禍敗人事者
趙括是也秦始望欲伐荆問其將李信用仁幾何信
方年少而勇對曰不過二十萬是矣始是大喜又以
問老將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始是不悅曰將軍

也前世之禍亂敗亡由此者不可勝數也

居士集卷第十七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朝本論初有上中下篇此卷所載即中下二
篇其上篇編居士集時雖削去而傳於世今附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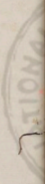
集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il

王政關一一作者洽一作耳聞一作見無非仁
 義禮樂而趨之不知其德一作其為一作糾莫知所
 趨一作操戈而逐之一作
 蓋數一作亦有可以惑人者一作好有然
 而已一作紂有臣一作以辨君子一作
 不一作不一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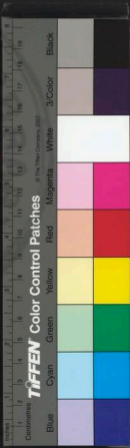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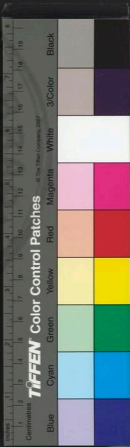
2025.08.0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INTER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EN, R.O.C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2007/10/4 v.5



居士集卷第十八

歐陽文忠公集十八

經旨十一首 附一 首附

易或問三首

或問大衍之數易之緼

款

作乎學者莫不盡心焉曰

大衍易之未也何必盡心焉

也

易者文王之作

也其書則六十四經也其文則聖人之言也其事則

天地萬物君臣父子夫婦人倫之大端也大衍筮占

卜筮之一法耳非文王之事也然則不足學乎曰得

其大者可以兼其小未有學其小而能至其大者也

知此然後知學易矣六十四卦自古用焉夏商之世



筮古之說略見于書文王遭紂之亂有憂天下之心
有慮萬世之志而無所發以謂一作卦卦文起於奇耦
之數陰陽變易交錯而成文有君子小人進退動靜
剛柔之象而治亂盛衰得失吉凶之理具焉因假取
以寓其言而名之曰易至其後世用以占一作筮凡
子出於周未懼文王之志不見于後世而易專為筮
占一作卦用也乃作彖象發明卦義必稱聖人君子王
后以當其事而常以四方萬國天地萬物之大以為
言蓋明非止於卜筮也所以推原本意而矯世失然
後文王之志大明而易始列于六經矣易之淪于卜

筮非止今世也微孔子則文王之志沒而不見矣夫
六爻之文占辭也一作有文王之火術之數占法也自
新一作古古所用也文王更其辭而不改其法故曰火術
非文王之事也所謂辭者有君子小人進退動靜剛
柔之象治亂盛衰得失吉凶之理學者專其辭於筮
占一作卦猶見非於孔子况遺其辭而執其占法欲以
見文王作易之意不亦遠乎凡欲為君子者學聖人
之言欲為占者學大衍之數惟所擇之一作為耳
或問繫辭果非聖人之作前世之大儒君子不論何
也曰何止乎繫辭舜之塗廩浚井不載於六經不道

於孔子之執蓋伊巷人之語也及其傳也久孟子之徒道之事固有出於繆妄之說其初也大儒君子以世莫之信置而不論及其傳之久也後世反以謂更大儒君子而非是實不誣矣由是曲學之士溺焉者多矣自孔子歿周益衰王道喪而學廢幾乎戰國百家之異端起士翼之說不知起於何人自秦漢以來大儒君子不論也或者曰然則何以知非聖人之傳也曰大儒君子之於學也理達而已矣中人已下指其迹授其耳而譬之猶有惑焉者溺於習聞之久曲學之士喜爲奇說以取勝也何謂子曰者講師之

言也吾嘗以譬學者矣元者善之長亨者嘉之會二者義之和貞者事之幹此所謂文言也方魯穆姜之道此言也在襄公之九年後十有五年而孔子生左氏之傳春秋也固多浮誕之辭然其用心亦必欲其書之信後世也使左氏知文言爲孔子作也必不以追附穆姜之說而疑後世蓋左氏者不意後世以文言爲孔子作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孟子豈好非六經者然其雜亂之說所以導經也

或問曰一有大衍筮占之事也其於筮占之說無所非乎曰其法是也其言非也用筮四十有九分而爲二



掛一揲四歸奇再扚其法是也象兩象三至于乾坤之策以當萬物之數者其言皆非也傳曰知者創物又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蓋者上古聖人之法也其爲數也出於自然而不測四十有九是也其爲用也通於變而無窮七八九六是也惟不測與無窮故謂之神惟神故可以古今爲大衍者取物合數之配著是可測也以九六定乾坤之策是有限而可窮也矧占之而不効夫奇耦陰陽之數也陰陽天地之正氣也二氣升降有進退而無老少且聖人未嘗言而肆繫辭之苑雜亦不道也問者曰然則九六何爲而變曰夫著四十有九無不用也昔之言大衍者取四揲之策而捨掛物之數兼知掛物之多少一又曰多少字則九六之變可知矣著數無所既合陰陽無老少乾坤無定策知此然後知筮占矣嗚呼文王無孔子易其淪於卜筮乎易無王弼其淪於異端之說乎因孔子而求文王之用心因弼而求孔子之意因子言而求弼之得失可也

明用

乾之六爻曰初九潛龍勿用九二見龍在田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九四或躍在淵九五飛



龍在天上九亢龍有悔又曰用九見羣龍无首吉者何謂也謂以九而名爻也乾爻七九九變而七無爲易道占其變故以其所占者名爻不謂六爻皆常九也曰用九者釋所以不用七也及其象也七常多而九常少有無九者焉此不可以不釋也曰羣龍无首吉者首先也主也陽極則變而之他故曰无首也凡物極而不變則繁變則通故曰吉也物無不變變無不通此天理之自然也故曰天德不可爲首又曰乃見天則也坤之六爻曰初六履霜堅冰至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六五黃裳元吉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又曰用六利未貞者何謂也謂以六而名爻也坤爻八六六變而八無爲亦以其占者名爻不謂六爻皆常六也曰用六者釋所以不用八也及其象也八常多而六常少有無六者焉此不可以不釋也除柔之動或失於邪故曰利未貞也陰陽反復天地之常理也聖人於陽盡變通之道於陰則有所戒焉六十四卦陽爻皆七九陰爻皆六八於乾坤而見之則其餘可知也

事有不幸出於久遠而傳乎二說則奚從曰從其一
之可信者然則安知可信者而從之曰從其人而信
之可也衆人之說如彼君子之說如此則捨衆人而
從君子君子博學而多聞矣然其傳不能無失也君
子之說如彼聖人之說如此則捨君子而從聖人此
舉世之人皆知其然而學春秋者獨異乎是孔子聖
人也萬世取信一人而已若公羊高穀梁赤左氏
氏三子者博學而多聞矣其傳不能無失者也孔
子之於經三子之於傳有坊不同則學者寧捨經而
從傳不信孔子而信三子甚哉其惑也經於魯隱公

之事書曰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其卒也書曰公克孔
子始終謂之公三子者曰非公也是攝也學者不從
孔子謂之公而從三子謂之攝其於晉靈公之事孔
子書曰趙盾弑其君夷臯三子者曰非趙盾也是趙
穿也學者不從孔子信為趙盾而從三子信為趙穿
其於許悼公之事孔子書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三
子者曰非弑之也買病死而止不當藥耳學者不從
孔子信為弑君而從三子信為不害藥其捨經而從
傳者何哉經簡而直傳新而奇簡直無悅耳之言而
此經新奇多奇一作可喜之論是以學者樂聞而愛感

也予非敢曰不惑然信於孔子而篤者也經之所書予所信也經所不言予不知也難者曰予之言有激而云爾夫三子者皆學乎聖人而傳所以述經也經文隱而意深三子者從而發之故經有不言傳得而詳爾非爲二說也予曰經所不書三子者何從而知其然也曰推其前後而知之且其有所傳而得也國君必即位而隱不書即位此傳得知其攝也弑君者不復見經而盾復見經此傳得知弑君非盾也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許悼公書葬此傳得知世子止之非實弑也經文隱矣傳曲而暢之聖者以謂三子

春秋論中

孔子何爲而修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責實別是非明善惡此春秋之所以作也自周衰以來臣弑君子弑父諸侯之國相屠戮而爭爲君者天下皆是也當是之時有一人焉能好廉而知讓立乎爭國之亂世而懷讓國之高節孔子得之於經宜如何而刊白



之宜如何而褒顯之其肯沒其攝位之實而雷向舉
君誣以爲公乎所謂攝者臣行君事之名也伊尹周
公共和之臣嘗攝矣不聞商周之人謂之王也使息
姑實攝而稱號無異於正君則名分不正而是非不
別夫攝者心不欲爲君而身假行君事雖行君事而
其實非君也今書曰公則是息姑心不欲之實不爲
之而孔子加之失其本心誣以虛名而沒其實善夫
不求其情不責其實而善惡不明如此則孔子之意
疎而春秋繆矣春秋辭有同異尤謹嚴而簡納所以
別婦明微慎重而取信其於是非善惡難明之際聖

人所盡心也息姑之攝也會盟征伐賞刑祭祀皆出
於已舉魯之人皆聽命於已其不爲正君者幾何惟
不有其名爾使其名實皆在已則何從而知其攝也
故息姑之攝與不攝惟在爲公與不爲公別嫌明微
繫此而已且其有讓坦之志未及行而見殺其生也
志不允伸其死也被虛名而違本意則息姑之恨何
申於後世乎其甚高之節難明之善亦何望於春秋
乎今說春秋者皆以名字氏族字奪爲輕重故曰一
字爲褒貶且公之爲字豈不重於名字氏族乎孔子
於名字氏族不妄以加人其肯以公重加於人而沒

其善乎乎以此而言隱實為攝則孔子決不言曰
孔子書為公則隱決非攝難者曰然則何為不書
即位曰惠公之終不見其事則隱之始立亦不可知
孔子從二百年後得其遺書而暗之闕其所不知所
以傳信也難者又曰謂為攝者左氏耳公羊穀梁皆
以為假立以待細也故得以假攝公子曰凡魯之事
出於已舉魯之人聽於已生稱曰公死書曰薨何從
而知其假

春秋論下

執逆大惡也其為罪也莫贖其於人也不容其在法
也無赦法施於人雖小必慎况舉大法而加大惡乎
既輒加之又輒赦之則自侮其法而人不畏春秋用
法不如是之輕易也三子說春秋書趙盾以不討賊
故加之大惡既而以盾非實弑則又復見于經以明
盾之無罪是輒加之而輒赦之爾以盾為無弑心乎
其可輕以大惡加之以盾不討賊情可責而宜加之
乎則其後頑然未嘗討賊既不改過以自贖何為逃
赦使同無罪之人其於進退皆不可此非春秋意也
趙穿弑君大惡也盾不討賊不能為君復讎而失刑
於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就使盾為可責然穿焉得



免也今免者罪為善人使無辜者受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春秋之法使為惡者不得幸免疑似者有所辨明一所謂是非之公也據三子之說初靈公欲殺盾盾走而免穿盾族也遠狀而看不討其逆涉於與弑矣此疑似難明之事聖人尤當求情責實以明白之使盾果有弑心乎則自然罪在盾矣不得曰為法受惡而稱其賢也使果無弑心乎則當為之辨明必先正穿之惡使罪有所歸然後責盾縱賊則穿之大惡不可幸而免盾之疑似之迹獲辨而不計之責亦不得辭如此則是非善惡明矣今為惡者獲免而

疑似之人陷于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討賊有幸弑之心與自弑同故寧捨穿而罪盾此乃逆詐用情之吏矯激之為爾非孔子忠恕春秋以王道治人之法也孔子患舊史是非錯亂而善惡不明所以修春秋就令舊史如此其肯從而不正之乎其肯從而稱美又教人以越境逃惡乎此可知其繆傳也問者曰然則夷臯孰弑之曰孔子所書是矣趙盾弑其君也今有一人焉父病躬進藥而不嘗又有一人焉父病而不躬進藥而二父皆死又有一人焉操刃而殺其父使吏治之是三人者其罪同乎曰雖盾吏

猶知其不同也躬藥而不知嘗者有愛父之心而不習於禮是可哀也無罪之人爾不躬藥者誠不孝矣雖無愛親之心然未有殺父之意使善治獄者猶當與操刃殊科况以躬藥之孝反與操刃同其罪乎此庸吏之不為也然則許世子止實不嘗藥則孔子決不書曰弑君孔子書為弑君則止決非不嘗藥誰者曰聖人借止以垂教爾對曰不然夫所謂借止以垂教者不過欲人之知嘗藥耳聖人之言明以告人則萬世法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惡之名而嘗藥之事卒不見于文使後世但知止為弑君而莫知藥之

當嘗也教未可垂而已陷人於大惡矣聖人垂教不如是之迂也果曰責止不如是之刻也難者曰然則宥曷為復見于經許悼公曷為書葬曰弑君之臣不見經此自三子說爾果聖人法乎悼公之葬且安知其不討賤而書葬也自止以弑見經後四年吳敗許師又十有八年當定公之四年許男始見于經而不名許之書于經者略矣止之事迹不可得而知也難者曰三子之說非其臆出也其得於所傳如此然則所傳者皆不可信乎曰傳聞何可盡信公羊穀梁以尹氏卒為正卿左氏以君氏卒為隱母一以為男子



一以為婦人得於所傳者蓋如是是可盡信乎

春秋或問

或問春秋何為止始於隱公而終於獲麟曰吾不知也問者曰此學者之所盡心焉不知何也曰春秋一始起止吾所知也子所問者始終之義吾不知也吾無所用心乎此一始者孔子任於魯不用去之諸侯又不用因而歸且老始著書得詩自關雎至于魯頌得書自堯典至于費誓得魯史記自隱公至于獲麟遂刪修之其簡遠矣聖人著書足以法世而已不窮遠之難明也故探其所得而修之孔子非史官

也此對不常職乎史故盡其所得備之而止耳魯之史記則未嘗止也今左氏經可以見矣曰然則始於無義乎曰義在春秋不在起正春秋謹一言而信萬世者也予厭眾說之亂春秋者也

或問于於隱攝盾止之弑據經而廢傳經簡矣待傳而詳可廢乎曰吾豈盡廢之乎夫傳之於經勤矣其迷經之事時有頗其詳焉至其失傳則不勝其矣也其迷經之意亦時有得焉及其失也欲六聖人而反小之欲尊經而反卑之取其詳而得者廢其失者可也嘉其尊大之心可也信其卑小之說不可也同者



曰傳有所廢則經有所不通奈何曰經不待傳而通者十七八因傳而設者十五六日月萬物皆仰然不為盲者明而有物蔽之者亦不得見也聖人之意皎然乎經惟明者見之不為他說蔽者見之也

秦班論

書稱商始啓周以東黎乘黎者西伯也西伯以征伐諸侯爲職事其伐黎而勝也商人已疑其難制而惡之使之使西伯赫然見其不臣之狀與商並立而稱王如此十年商人反安然不以爲怪其父師老臣如祖伊微子之徒亦默然相與熟視而無一言此豈近

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以紂之雖猜暴虐嘗臨九侯而脯鄂侯矣西伯聞之竊歎遂執而囚之幾不免死至其叛已不臣而自王乃反優容而不問者十年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於商乎且謂西伯稱王者起於何說而孔子之言萬世之信也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伯夷叔齊古之知義之士也方其讓國而去後天下皆莫可歸聞西伯之賢共往歸之當是時紂

雖無道天子也天子在上諸侯不稱臣而稱王是僭
叛之國也然二子不以為非依之久而不去至武王
伐紂始以為非而棄去彼二子者始顧天下莫可歸
卒依僭叛之國而不去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
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
也書之泰誓稱十有一年說者因以謂自文王受命
九年及武王居喪二年并數之爾是以西伯聽其芮
之訟謂之受命以為元年此又妄說也古者人君即
位必稱元年常事爾不以為重也後世曲學之士說
春秋始以改元為重事然則果常事歟固不足道也

果重事歟西伯即位已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
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不改元乃上冒先君
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
事大於聽訟遠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
命之年為元年者妄說也後之學者知西伯生不稱
王而中間不再改元則詩書所載文武之事祭燕明
白而不誣矣或曰然則武王居喪伐紂而泰誓易謂
稱十有一年對曰畢喪伐紂出於諸家之小說而泰
誓六經之明文也昔者孔子當衰周之際患衆說紛
紜以惑亂當世於是退而修六經以為後世法及孔

子既歿去聖稍遠而衆說復興與六經相亂自漢以
來莫能辨正今有卓然之士一取信乎六經則秦晉
者帝王之事也十有一年若武王即位之十有一年
爾復何疑哉司馬遷作周本紀雖曰武王即位九年
祭於文王之墓然後治兵于盟津至作伯夷列傳則
又載父死不葬之說皆不可爲信是以吾無取焉取
信于書可矣

縱囚論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
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
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
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誅死
是以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
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
也此豈近於人情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
德以歸之可使變而爲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
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爲此所以求此名也
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
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
以縱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賤下之情也意



其必免而僕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文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為枉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為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為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為之爾若屢為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為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十於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

怪竹辯

謂竹為有知乎不宜生於廡下謂為無知乎乃能避檄而曲全其生其果有知乎則有知莫如人人者萬物之最靈也其不知於物者多矣至有不自知其一身者如駢拇枝指懸疣贅莫知其所以然也以人之靈而不自知其一身使竹雖有知必不能自知其曲直之所以然也竹豈無知乎則無知莫如枯草死骨所謂著龜者是也自古以來大聖大智之人有所不知者必問於著龜而取決是則枯草死骨之有知反過於聖智之人所知遠矣以枯草死骨之如此

別妄知竹之不知知也遂以蒼蠅之神智而謂石物
皆有知則其他草木瓦石叩之又頑然皆無所知然
則竹未必不無知也由是言之謂竹爲有知不可謂
爲無知亦不可謂其有知無知皆不可知然後可萬
物生於天地之間其理不可以一槩謂有心然後有
知乎則蠅無心謂凡動物皆有知乎則水亦動物也
人獸生而有知死則無知矣蒼蠅生而無知死然後
有知也是皆不可窮詰故聖人治其可知者置其不
可知者是之謂大中之道

居士集卷第十八

洪寧五年秋七月男毅等請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初公作易或問三篇第二篇論卦爻象象其後則
去別作一篇論繫辭此卷所載是也元論卦爻象
象一篇諸本皆不載恐遺棄遺今編入外集第十
卷

明用無首

與當作
元下月

春秋論下

而嘗藥之事

作一

居士集卷第十九

歐陽文忠公集卷十九

詔冊七首

請皇太后權回聽政詔

門下朕承大行之遺命嗣列聖之丕基踐祚之初銜
哀問極邊罹疾恙未獲痊和而攝政之繁裁決或壅
皇太后毋儀天下子育朕躬輔佐先朝練達庶務因
請同於聽覽蒙曲賜於矜從伴緩受勳冀速康復惟
將來聽政日皇太后權回起分文武百官並放朝參
候朕平愈日如故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皇太后還政議合行典禮詔



居士集卷第十九

歐陽文忠公集卷十九

詔冊七首

請皇太后權回聽政詔

門下朕承大行之遺命嗣列聖之丕基踐祚之初銜
哀問極邊罹疾恙未獲痊和而攝政之繁裁決或墮
皇太后毋儀天下子育朕躬輔佐先朝練達庶務因
請同於聽覽蒙曲賜於矜從伴緩受勳冀速康復惟
將來聽政日皇太后權回起分文武百官並放朝參
候朕平愈日如故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皇太后還政議合行典禮詔



勅中書門下朕頃以嗣承大統方執初喪過自推傷
遽嬰疾恙皇太后尊居母道時遣家銀閤余哀荒俯
徇誠請勉同聽覽用適權宜頓保護之勤勉獲清明
而康復恭惟坤德之至靜實猷事機之久煥始此滿
年眷承詳誨頓定策於庶政難重浼於睿慈然而方
國多虞則共濟天下之務惟時無事亦宜享天下之
安先民有言無德不報雖日以三牲之養不足立於
予心而刑于四海之風必務先於年治惟是事親之
禮蓋存有國之規當極尊榮以稱朕意應令行儀範
等事令中書門下把察院奏議以聞故茲詔示想宜

知悉

賜太宗正司詔

勅夫明德以親九族正家而刑萬邦古先哲王罔不
由此朕嗣守丕業率循舊章惟皇錫之教和命宗正
而重正而累聖承繼百年盛隆荷宗社之變靈茂本
支而蕃嗣念其性本於仁厚宜廣學以勤修觀其日
益於衆多必增員而統理故外已詔於儒學各選於
經師而內仍擇於親賢共司於屬籍庶乎協贊其職
並修厥官且乃非違先以正而為率勉夫怠惰惟其
善而是從式孚于休以副予意

賜夏國詔書

朕嗣守丕圖日新庶政方推大信以協萬邦思與藩
外之臣未遑帶礪之約矧勤王而述職固奕世以推
誠而近年以來將命之使或不體朝廷之憲或罔循
規矩之常多於臨時率爾改作既官司之有守政事
體以難從且下修奉上之儀本期効順而君有錫臣
之寵所以隆恩豈宜一介於其間輒以多端而生事
在國家之撫御固靡稱以無效想忠孝之傾輸亦豈
欲其如此故特中於旨諭諒深認於眷懷今後所遣
使人更宜精擇不令妄舉以紊彝章所有押賜押伴
使臣等亦已嚴行戒勵苟有違越必與典刑載惟信
誓之文炳若丹青之著事皆可守言責弗違毋開間
隙之萌庶敦悠久之好

英宗遺制

詔内外文武百寮等朕蒙先帝之遺休荷高穹之眷
命獲主大器于茲五年樂與羣公講求至治先身以
儉冀臻四海之富康勵志之勤未嘗一日而暇逸而
憂勞積慮疾恙踰時有加無瘳遂至大漸皇太子頊
睿哲之性天資夙成儲兩之明人望攸屬可於樞前
即皇帝位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諸

軍賞給並取嗣君庭分表服以日易月山陵副度務從倫約在外羣臣止於本處舉哀不得擅離治所成服三日而除應緣邊州鎮皆以金革從事不用舉哀於畿死生之理聖智所同惟賴宗社之靈臣降偽德輔我元子米康王察咨爾多方當體予意主者施行

尊皇太后冊文

維治平二年歲次乙巳十一月丁巳朔十有六日壬申嗣皇帝臣項禮稽首再拜言曰臣聞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者非家至而日見也蓋有要道焉推所以行於已者為天下率盡所以奉其親者為天下先

而四海靡然而承風矣洪惟有宋受命造邦百年四聖而小子獲承之以繼我仁考之遺休餘烈方與羣公卿士夙夜以思勉其不逮庶幾如我仁考付畀之意以申罔極敬報之心此固慄慄祗懼不敢違寧者已顧惟眇末之質提攜鞠育慈仁味煦至于有成自我聖母副位之始哀迷在疚而憂勞艱難一日萬務協和綏靖保佑扶持功施邦家亦惟我聖母永惟至恩大德無物可稱是以稽參典禮率顯孝心合志一辭懇懇倦倦不勝大願謹遣樞密副使具官臣韓琦司徒具官臣胡宿奉玉冊金寶上尊號曰皇太后恭惟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35Color

Black

皇太后聖善明哲柔閑靜專身自正位中宮內助先
帝除禮修而敷行儉德著而下化遠及萬國先於正
家逮夫玉几受遺適時多難勉徇勸諭權同聽決而
明識遠慮動懷謙畏深鑒漢家母后之失訖不踐於
外朝及歸政冲人合於易之進退不失其正之聖是
惟全節鉅美固已超出前古而垂法後世宜乎盛烈
播千聲詩聲名光於典冊惟末小子獲奉溫清嗚呼
殫九州之富以爲養未足盡於孝心享萬壽之福而
無疆期永承於慈訓臣項誠懼誠忝赫首再拜謹言
居士集卷第十九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此卷皆任叅知政事日中書所用之文公家定本
元又有濮王典禮奏今既載之濮議更不重出

附政事

候

附文司徒

候
一
字
上
有
攝
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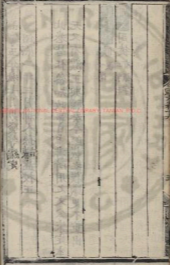
居士集卷第二十

歐陽文忠公集二十

碑銘

全部郎中贈兵部侍郎闕公神道碑銘并序

惟闕氏世家于鄆其先白太原王竇以武顯於梁晉之間竇佐莊宗戰河上取常山功書史官爵有王土鄆之諸闕皆王後也周廣順二年以鄆州之鉅野鄆城爲濟州闕氏今爲濟州鉅野人也公生漢晉之間連世多虞雖出將家而不喜戰鬪獨好學通三禮頗習子史爲文辭是時鉅野大賊有衆千餘人以公鄉里儒者掠致賊中間以謀略公毅然未嘗有所言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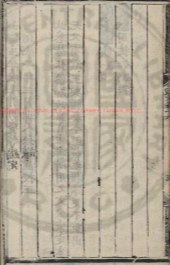
居士集卷第二十

歐陽文忠公集二十

碑銘

全部郎中贈兵部侍郎闕公神道碑銘并序

惟闕氏世家于鄆其先白太原王竇以武顯於梁晉之間竇佐莊宗戰河上取常山功書史官爵有王土鄆之諸闕皆王後也周廣順二年以鄆州之鉅野鄆城爲濟州闕氏今爲濟州鉅野人也公生漢晉之間連世多虞雖出將家而不喜戰鬪獨好學通三禮頗習子史爲文辭是時鉅野大賊有衆千餘人以公鄉里儒者掠致賊中間以謀略公毅然未嘗有所言而



為人狀兒奇偉舉止嚴重有威儀賊皆憚之莫敢害
賊平公還鄉里以二禮教投弟子大宋受命天下將
平公乃出以三禮舉中建隆某年某科歷漢州之金
堂隴州之湖城二縣尉遷濠州漢陽令皆有吏績太
宗皇帝遣使者行視天下使若還言公可用召見奏
事謂音覺然殿中皆聳動太宗奇之拜太子洗馬知
岳州均一州 一作州 一作州 一作州 吳越忠懿王再朝京師籍其
所有浙東西之地納之有司天子以為新附之邦乃
以禁兵千人屬公安撫其人遂知蘇州一作州 一作州 五代
之際江海之間分為五大者竊名號其次擅征伐故
皆峻刑法急衆斂以制命於其民越雖名為巨屬之
邦然闕於江淮與中國隔不相及者久矣公以齊魯
之人悉能知越風俗而採以善政或摩以漸或革以
宜推凡上之所欲施寬凡民之所不堪悉涵澤濡民
以蘇息政成召選以國子博士知濟州又知晉州入
拜尚書水部員外郎廣平郡王府翊善賜緋衣銀魚
居六年廣平封陳王出閣公以司門員外郎求知黃
州陳王徙封許乃詔公遷遷庫部員外郎賜金紫侍
講許王府王薨公出知一州居歲餘以淮陽近鉅野
乃求知淮陽軍公雖居許王府而真宗素知其賢數

TI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詔訪以經術謂之閻君子真宗即位問公何在左右
具言所以然即時召之已在道拜金部郎中知貢州
其後鄆州守臣某臨遣對殿上真宗問卿去青遠近
守臣對若干真宗曰爲吾告之將及也已而見召行
至鉅野遇疾使者臨問慰賜滿百日賜告下濟州伺
疾少間趨一作就道已而疾病一作稍以某年某月
某日薨于濟州享年七十有七贈兵部侍郎葬于鉅
野大野輔徐村公諱彥字某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
某官考父一作諱某某官公娶孫氏封富春縣君用子
貴追封泗水縣太君子男三又長曰某某官次曰某

某官次曰某某官女三人皆適士族孫五人一早亡
次皆已仕曾孫十人仕者五人嗚呼士患不逢時時
逢矣患入主之不知知矣而不及用若命也惟公履
道純正生於多艱而卒過太平以奮其身又遭入主
之知嘗用矣而不暇於大用以歿歿而無辜焉則其
遽不見於後世乎景祐五年冬其子光祿君自光化
罷還鄉閭乃謀刻其先德於墓之碑而以其辭屬銘

詞曰

閻世將家大轟高牙有封太原王功桓桓公不勇力
而勇於學奮身逢時卒有成業不大其榮繼世而卿



擬之其後世多有孫曾有墓于里有碑其隨鄉人
無傷鄉之君子

太子大師致仕贈司空兼侍中文惠陳公神

道碑銘

潁川公既葬于新鄭其子尚書主客郎中述古等七
人具公之行事及太常之狀都伯之銘以來告曰唯
陳氏世有顯人我先正文惠公歷事太宗真宗而相
今天子其出與始終之大節可考不誣如此故敢請
以墓隧之碑予為考其世次得其所以墓于初盛于
中有丁終而大施于其後者曰信哉陳氏載德壽顯

以時其畜厚來達故能發大而流長自公五世以上
為博州人皇高祖翔當五代時為王達掌書記建欲
帝蜀以逆順禍福譬之不聽棄官于閬州之白水遂
為西水人皇曾祖齊園公諱謂皇祖楚國公諱昭汶
皇考秦國公諱省華皆開府儀同三司太師尚書令
兼中書令自翔已下三世不顯于蜀至秦公始事聖
朝為左諫議大夫其配曰燕國太夫人馮氏公其次
子也諱堯佐字希元舉進士及第累遷太常丞知開
封府錄事參軍用理獄有能績遷府推官以言事切
直貶通判湖州自潮遷獻詩數百篇而大臣亦為其

文學得直史館知壽慶二州提點府界諸縣公事丁
秦公憂服除判三司都察院兩浙轉運使徙京西河
東河北三路糾察在京刑獄天禧三年編次御試進
士坐誤差其第貶監鄂州茶場未至丁母國太夫人
憂明年河汝滑州天子念非公不可塞乃起公知滑
州乾興元年作永定陵提公京西轉運使以辨其事
入為三司戶部副使徙副度支拜知制誥兼史館修
撰同知天聖二年貢舉知通進銀臺司遷龍圖閣直
學士知河南府徙并州知審官院開封府拜翰林學
士兼龍圖閣學士七年拜樞密副使其年八月參知

政事居三歲開元三請罷明道二年罷知永興軍行
過鄭州為狂人所誣御史中丞范諷辨公無罪徙知
廬州又徙同州復徙永興又徙鄭州累官至戶部侍郎
景祐四年四月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為人
剛毅篤實好古博學居官無大小所至必聞仁及其
以誠至其足以利物也足潮州惡銘鯁食人不可近
公命捕得鳴鼓于市以文告而戮之鍾作忠厚息
潮人歎曰昔韓公渝繼而聽今公戮鍾而懼所為雖
異其能使異物醜類革化而利人一也吾潮間三百
年而得二公幸矣在潮修孔子廟韓公祠率其州民

之秀着放于學知書州遭歲大饑公自出米爲糜以
食饑者吏民以公故皆爭出米其活數萬人公曰吾
豈以是爲私惠邪蓋以令寧人不若身先而使其從
之樂也然塘江堤以竹籠石而潮嚙之不數歲輒壞
而復理公歎曰堤以捍患而反病民乃議易以新土
而害公政者言于朝以爲非便是時丁晉公參知政
事主言者以黜公公爭不巳乃徙公京西而籠石爲
堤數歲功不泯民力大困卒用公議堤乃成河東地
寒而民貧奏除石炭稅減官治鐵課歲數十萬以便
民曰轉運枉利之官也利有本末下有餘則上是吾

豈爲格吏哉天行山當河東河北兩路之界公以謂
晉自前趙爲險國常先叛而後服者恃此也其在河
東鑿澤州路後徙河北鑿懷州路而太行之險通行
者德公以爲利公曰吾豈爲今日利哉河決壞滑州
水力竭甚每歸下流激并人以浚不見蹤跡者不可
勝數公躬自暴露晝夜督使勦爲木龍以巨木駟齒
浮水上下殺其暴堤乃成又爲長堤以護其外滑人
得復其居相戒曰不可使後人忘我陳公固疏其堤
爲陳公堤開封府治京師公以謂治煩之街任威以
擊強畫案以防姦警於激水而欲其溢也故公爲政

一以誠信每歲正月夜放燈則懸籍寫少年禁錮之

以平石

公召少年諭曰尹以惡人待汝汝安得為

善吾以善人待汝汝其為惡邪因盡縱之凡五夜無

一人犯法者太常博士陳誥知符縣縣吏惡其明

察欲中以事而誥公廉事不可得乃欲以奇動京師

有歸爭邑下空一縣皆逃去京師果誣言誥政苛暴

是時章獻明肅太后猶聽政誥欲加以罪公為樞

密劾使力爭之以謂罪誥則燕人得計而沮能吏誥

由是獲免公十典大州六為轉運副使

一與副字一

常以方嚴肅下亦稱使人知畏而重犯法至其

過失則多保佑之故未嘗按黜一下吏公貶潮州其

所言事蓋人臣所難言者其平生奏疏尤多悉焚其

藁其他文章有文集三十卷又有野廬編潮陽編愚

立集多纂輯愈為文與修真宗寶鏡又修國史故事

知制誥者常先試其文辭天子以公文學天下所知

不復命試自國朝以來不試而知制誥者惟楊億及

公二人而已公居官不妄進取為太常丞者十三年

不遷為起居郎者七年不遷自議錢塘堤為丁晉公

所繼後晉公益用事專威福故人子弟以公文于外

多勉以進取公曰惟久然後見吾守如是十五年今



天子即位晉公事敗投海外公乃見召用公初作相以唐劉蕡所對策進曰天下治亂自朝廷始朝廷賞罰自近始凡蕡之所寃言者皆當今之弊此臣所欲言而陛下之所宜行且臣等之職也天子嘉納之公在相位不久其年冬雷地震星象數變公言王隨位在臣上而病不任事程琳等位皆在下乃引漢故事以災異自責求罷章凡四上明年三月拜隴康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康定元年五月以太子太師致仕詔大朝會立宰相班遂居子鄭其起居飲食東堂如少者後四年年八十有二

以疾卒于家公居家以儉約為法雖已貴常使其子弟親執賤事曰孔子國多能鄙事作為養歲以戒于孫臨卒口占數十言自誌其墓公前娶曰杞國夫人宋氏後娶曰沂國夫人王氏子男十人長曰述古次曰比部員外郎求古主客員外郎學古虞部員外郎道古大理評事館閣校勘博古殿中丞備古秘書省正字履古光祿寺丞游古大理寺丞蘆古太常寺太祝象古秦公三子長曰堯叟為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曰堯咨為武信軍節度使皆舉進士第一人_字及第_字三子已貴秦公尚無恙每宴客至

六家公及伯季侍立左右坐客蹙蹙不安求去秦公
笑曰此學也伯季輩耳故天下皆以秦公教子爲法
而以陳氏世家爲梁公之孫四十人曾孫二人合伯
季之後若子若孫若曾孫六十有八人女若孫曾五
十有四人而仕于朝者多以材稱於時時嗚呼可
謂盛矣銘曰

陳氏高節在汚全潔閔德潛光有俟而發其發惟時
自公啓之英英伯季踵武佑來相車崇崇武節之雄
高幢巨轂四世六公惟世有封秦楚及齊尚書中書
儀同太師祖考在前孫曾盈後公居于中伯季左与

惟勤其始以享其終惟能其約以有其豐休庸顯聞
播美家邦有遠其貽有大其繼刻詩垂聲以質來齋

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

銘并序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汝
南文正公薨于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葬于河
南尹樊里之萬安山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
世家蘇州事吳越太宗皇帝時吳越獻其地公之皇
考從錢俶朝京師後爲武寧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
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既長知其世

TI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誦其起居
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
旨為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禮部
選第一透中乙科為廣德軍司理奉軍始歸迎其母
以養及公既貴天子贈公曾祖蘇州糧料判官諱慶
齡為太保祖秘書監諱贊時為太傅考諱璠為太師
妣謝氏為吳國夫人公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
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
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
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捨其所有為必盡其一

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不在我者豈
賢不能必吾宜苟哉天聖中晏丞相薦公文學以大
理寺丞為秘閣校理以言事忤章獻太后嘗遷判河
中府兼判久之上記其忠召拜右司諫當太后臨朝
聽政時以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為壽有司已
具公上疏言天子無北而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強母
后之漸其事遂已又上書請還政天子不報及太后
崩言事者希旨多求太后時事欲深治之公獨以謂
太后受託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
其小故以全大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為太

后公諫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由是罷其冊
命是歲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使還奏報皇后廢率
諫軍御史伏閣爭不得與知驩州又徙蘇州歲餘
即拜禮部員外郎天意閣待制若還益論時政關失
而大臣權倖多忌惡之居數月以公知開封府開封
素號難治公治有聲軍自益簡服則益取古今治亂
安危爲上講說又爲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
而百職修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選選連連次
序曰如此而可以爲公可以爲私亦不可以不察由
是呂丞相怒至交論上前公未對亦詳切盡落職知

饒州明年呂公亦罷公徙潤州又徙越州而趙元昊
反河西上復召相呂公乃以公爲陝西經略安撫副
使遷龍圖閣直學士是時新失大將延州危公請自
守卿廷打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
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爲書
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辯坐擅復書奪一官知耀州
未逾月徙知慶州既而四路置帥以公爲環慶路經
略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累遷諫議大夫樞密直
學士公爲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青澗
城墾營田復承平永平慶寨熟羌歸業者數萬戶於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而一書有寧城地又城細骨胡
蘆於是明珠或賊等大族皆去賊爲中國用自邊制
久隳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始分廷州兵爲六將訓
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爲法公之所在賊不敢犯人或
疑公見敵應變爲如何至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
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使往築
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
三萬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
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一補失計乃引去於
是諸將皆服公爲不可及公待將吏必使遵法而

己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爲謝諸蕃質
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卧内屏入
徹衛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
策謀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
召公歸矣初西人籍爲鄉兵者十數萬旣而黜以爲
軍惟公所部但刺其手公去兵罷獨得復爲民其於
兩路旣得孰差爲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熟食內地
而紓西人饋餽之勞其所敘施去而人德之與守其
法不敢變者至今尤多自公坐呂公貶羣士大夫各
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爲黨或坐竄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送及呂公後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雖然相約
勗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
起而不能止上既賢公可大用故卒置羣議而用之
慶曆三年春召爲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執道既至
數月以爲參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公歎曰
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華弊於久安非朝
夕可也既而上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問天章
閣君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于前公惶恐避席始退
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
士先德行不專文辭華靡勸劄還以別能否減任子

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
勘任子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
者亦幸外有言喜爲之佐佑會邊奏有警公即請行
乃以公爲河東陝西宣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即
拜資政殿學士知鄜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其知政
事纔一歲而罷有司悉奏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
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賴上察其忠不聽是時夏人已
稱臣公因以疾請鄧州守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
州公益病又求知頌州有昇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
有四方公之病上賜藥存問既薨輟朝一日以其遺

表無所請使就問其家所欲有贈以奩部尚書所
以哀卹之甚厚公爲人外和內剛樂善洗愛表其母
時尚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
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爲政所至民多立
祠畫像其行已臨事自山林一作處士里間田野之
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衆及
其世次官爵誌于墓一作諸于家藏于有司者皆不論著
著其繫天下國家之大者亦公之志也歟銘曰

范於吳越世實陪臣儼納山川及其士民范始來北
中間幾息公奮自躬與時偕逢事有罪功言有違一作

豈公必能天子用公其艱其勞一其初終夏童蹠薄
乘吏怠一作安帝命公往問彼驕頑有不聽順錮其
穴根公居三年怯勇驕竟一作憐假授卒俾來臣夏人
在廷其事方議帝趣公來以就于治公拜稽首泣一作懼
難一作哉初一作匪其難在其終之聲言營營卒壞于成
匪惡其成惟公是傾不傾不危天子之明存有顯榮
歿有贈蓋藏其子孫寵及後世惟百有位可勸無怠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范文正公神道碑自公坐呂公貶羣士大夫各持
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爲黨或坐竄
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驩然相
約勸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
論遂起而不能止○按司馬文正公記開景祐中
呂許公執政范文正公知開封屢攻呂短坐落職
知饒州康定元年復舊職知永興會許公復相言
於仁宗曰仲淹賢者朝廷將用之豈可但除舊職

即除龍圖閣直學士陝西經略安撫副使上以許
公爲長者天下亦以許公不念舊惡又蘇文定公
龍川志范文正自饒州還朝出領西事恐申公不
爲之地無以成功乃爲書自咎解仇而去故歐陽
公作文正碑有二公晚年款然相得之語後生不
知皆咎歐陽公予見張公安道吉之乃信又邵氏
聞見錄當時文正子堯夫不以爲然從歐陽公辯
不可得則自削去雖然勸力等語公不樂謂蘇明
允曰范公碑爲其子弟擅於石本改動文字令人
恨之故今羅氏本於坐落職知饒州下無明年呂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Generators of the ColorChecker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公亦罷六字為陝西經略安撫副使上無上復召
相呂公六字又無自公坐呂公賤已下至故卒置
聲議而用之一段以此觀之諸家本乃當時定本
也羅氏本堯夫改本也今從衆而載堯夫所改如
此疎無已設叢叙二公曲折未必盡然言公薨范
公雖有祭文蓋交際常禮今載集中詞意亦平平
無已謂歸重而自訟過矣

歐陽文忠公集

祭官注下 祭官注下 祭官注下

歐陽文忠公集

來臣注下 來臣注下 來臣注下

居士集卷第二十一 歐陽文忠公集二十一

碑銘四

尚書戶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曾公神道碑

碑銘 并序

公諱致堯字基撫州南豐人也少知名江南一本作
志以文當李氏時不統鄉里之舉李氏亡太平興國
八年始有舉進士及第為符離主簿累遷光祿寺丞
監越州酒稅數上書言事獻文章太宗奇之召拜著
作佐郎直史館使行視汴河漕運稱旨遷秘書丞為
兩浙轉運使諫議大夫魏庠知蘇州情舊恩多不法



公亦罷六字為陝西經略安撫副使上無上復召
相呂公六字又無自公坐呂公賤已下至故卒置
聲議而用之一段以此觀之諸家本乃當時定本
也羅氏本堯夫改本也今從衆而載堯夫所改如
此疎無已設叢叙二公曲折未必盡然言公薨范
公雖有祭文蓋交際常禮今載集中詞意亦平平
無已謂歸重而自訟過矣

歐陽文忠公集

祭官注下 祭官注下 祭官注下

歐陽文忠公集

來臣注下 來臣注下 來臣注下

居士集卷第二十一 歐陽文忠公集二十一

碑銘四

尚書戶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曾公神道碑

碑銘 并序

公諱致堯字基撫州南豐人也少知名江南一本作
志以文當李氏時不統鄉里之舉李氏亡太平興國
八年始有舉進士及第為符離主簿累遷光祿寺丞
監越州酒稅數上書言事獻文章太宗奇之召拜著
作佐郎直史館使行視汴河漕運稱旨遷秘書丞為
兩浙轉運使諫議大夫魏庠知蘇州情舊恩多不法



吏莫敢近公此科有口劫其狀以聞太宗驚曰是敢

治魏庠可畏也卒為公罷庠洛苑使楊允恭以言事

見幸無不聽事有下公常厝不行允恭以訴太宗遣

使問公公具言其不可事本下有公既繩其大而人

所難者至其小易則務為寬簡歲終其課為最徙知

壽州壽近京師諸豪大商注交結權貴一本作其

號為難治公居歲餘諸豪斂手莫一作敢犯公法

人亦莫見其以何術而然也一本下有吏能以此知

注謂豪不敢干其法此為公於壽尤有惠愛既去壽

人遮留數日以一騎從二卒逃去過他州壽人猶有

追之者再遷主客員外郎判三司鹽鐵勾院是時李

繼捧以銀夏五州歸朝廷其弟繼遷亡入磧中為寇

太宗遣遣繼捧往招之至則誘其兄以陰合卒復國

而囚之自陝以西既苦兵矣真宗初即位益欲求以

恩德許還其地使聽約東公獨以謂繼遷反覆一本

不可予繼遷已得五州後二年果叛圍靈武議者

又欲予之公益爭以為不可言雖不從真宗知其持

將召以知制誥而大臣有不可者乃已出為京西轉

運使王均伏誅奉使安撫西川誤留詔書于家其副

潘惟岳一作教公上言渡吉栢江舟破亡之一作捕以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ColorChecker by Munsell Color Services Lab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Black

3.0 Color

White

Red

Yellow

Cyan

Green

Blue

自解公曰為臣而欺其君吾不能為也乃上書自劾
釋不問其後惟岳一作入見禁中道蜀事具言公所
賢經略環慶以西署公判官以從公曰西兵十萬皆
屬王超超材既不可專任一作而兵多勢重非易可
相庶若不得節度諸將事必不集真宗難其言為詔
陝西聽經略使得自發兵而已一作公度言終不合
乃辭行會召賜金紫公謝曰臣嘗言丞相某事未効
不敢受賜由是貶黃州團練副使公已貶而王超兵
敗繼遷破清遠軍朝廷卒亦棄靈州公貶逾年復為

戶部員外郎知秦州子母受服除拜吏部員外郎
泉州徙知蘇州又徙知揚州上疏論事語斥大臣尤
切當時皆不悅又徙知鄂州坐知揚州一作誤入添
支俸多一月雖奪自言猶貶監江寧府酒稅用封禪
恩累遷戶部郎中大中祥符五年五月某日卒于官
享年六十有六遺戒無以佛汚我家人如其言公之
曾祖諱某某官曾祖妣某氏某縣君祖諱某某官祖
妣某氏某縣君考諱某某官妣某氏某縣君子男七
人曰某一本曰某二女若干人用其子易占恩再遷
右諫議大夫初葬南豐之東園水環其墓某年月日

改葬龍治一作鄉之源慶曆六年夏其孫肇

稱其父命以一事公來請曰願有述遂為之述曰維

曾氏始出於鄮鄮為姒姓之國微不知其始封春

之際昔滅鄮而子孫散亡其在魯者自別為曾氏蓋

自鄮遠出於禹歷商周千有餘歲常微不顯及為曾

氏而歲參元西始有聞于後世而其後又晦復千有

餘歲而至於公一作子有餘夫晦顯常相反覆

復而世德之積者久則其發也宜非一二世而止矧

公之有不得盡施而有以遺其後世乎是固不宜無

銘者已公當太宗真宗時言事屢見聽用自言兩事

不合而出遂以卒于外然在外所言一本詳其本

如在朝廷而任言責者一本詳其本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

敢言者子於其論議既不能盡載而亦有所不得載

也取其初不見用久而益可思者一本詳其本特詳焉所以

見公之志也銘曰

公於事明由學而知先知逆決一本詳其本有若著龜

告而不欺不顧從違初雖不信後必如之公所論議

論一作論敢人之難古稱君子有德有言德畜不施言猶

可聞銘而不朽公也長存

尚書度支部中丞章閣待制王公神道碑



銘并序

公諱質字子野其先大名莘人自唐同光初公之皇曾祖魯公舉進士第一顯名當時官至右拾遺歷有知晉漢周而皇祖晉公益以文章有大名逮事太祖太宗官至兵部侍郎當真宗時伯父文正公居中書二十餘年天下稱為賢宰相今天子慶曆三年公與其弟素皆待制天章閣自同光至慶曆蓋百有二十餘年王氏更四世世一作有顯人或以文章或以功德公生累世富貴而操履甚於寒士性篤孝悌厚於朋友樂施與以明人而妻子常不自給視榮利淡若

無意平居苦疾病退然如不自勝及臨事介然不一作動一作有仁者之勇君子之剛樂人之善如自已出初范仲淹以言事貶饒州方治黨人甚急公獨扶病率子弟餞于東門留連數日大臣有以讓公曰長者亦為此乎何苦自陷朋黨公徐對曰范公天下賢者顧某何敢聖之然若得為黨人公之賜某厚矣聞者為公縮頸其為待制之明年出守于陝又明年小人連搆大獄坐貶廢者十餘人皆公素所賢者聞之悲憤歎息或終日不食一本有語于人曰善人固數劇飲若此吾不學在彼矣大醉公既素病益以酒遂卒公初以陰補太常寺太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祝監都進奏院獻其文章召試賜進士及第校勘館
閣書籍遂為集賢校理通判蘇州州守黃宗旦負材
自喜頗以新進少公議事則曰少年乃與丈人爭事
耶公曰受命佐君事有當爭職也宗旦雖屢屈折而
政常得無失稍德公助已為之加禮宗旦得盜鑄錢
者百餘人以詔此公公曰事發無跡何從得之曰
吾以術此捕鈎出之公憮然曰仁者之政以術鈎人
寘之死而又喜乎宗旦此衛服悉錄出其獄始大稱公
曰君子也則尚書刑部吏部兩曹知蔡州始至發大
姦吏一人去之繩諸此廉補以法與特選使爭曲直此

有下而不便者皆捨不用既去其害政者然後崇
校一以仁恕降下其政知寬猛必使吏畏而民愛其
為他州州率大而難治必常有善政皆用此入為開
封府推官已而其兄雍為三司判官公曰省府皆要
職吾豈可兄弟居之求知壽州徙廬州盜有殺其徒
而并其財者獲之寘于法大理駁曰法當原公以謂
盜殺其徒而自首者原之所以疑壞其黨而開其自
新若殺而不首既獲而亦原則公行為盜而第殺一
人既得兼其財又可以贖罪不獲則肆為盜此非法
不以知彼此獲則引以自原如此盜不可止非法



意疏三上不能爭公嘆曰吾不勝法吏矣乃上書自
劾請不坐法吏公坐貶監靈仙宮其後議者更定不
首之罪一作其後卒用公言一作為是而
公既循不召寶政殿學士鄭汝翰林學士葉清臣訟
公無罪始起知秦一作秦州遷荆湖北路轉運使常用
兵一作兵西方急於財用之時獨不進羨餘其賦歛迨
寫平治以常法故他路不勝其弊而荆湖之人自若
於一作權知荆南府民有訟婚者訴曰貧無資故後
期問其用幾何以律錢與之使婚獲盜竊人衣者一
上不為過迫於飢寒而為之公為之哀憐取衣

遠去荆人比公為子產召為史館修撰遂拜天章閣
待制判吏部流內銓號為稱職而於選法未嘗有所
更易人或問之公曰選法具備如權衡在執者不欺
其輕重耳何必屢更其法一作是歲天子開天章閣
召大臣問天下事以手詔責范公等一本作是時天
廷用范公而議事者爭言天下利害務欲更革諸事
公獨無一言問之則曰吾病未能也公於榮利既薄
臨禍福不為喜懼其視世事若無一可以動其心者
惟以天下善人君子乎否為己休戚遽以此卒此其
為志豈小哉豈有一病而不能者哉公識素病而

任之以事所至必皆有為使其壽且不死而用其必

一作有所為其一本而世之大則豈其不欲空言而已

一作無益者哉嗚呼公享年一作公四十有五官至度

支郎中階朝奉大夫勳上護軍尚平晉男娶周氏某

縣君生子某曾祖諱某祖諱某皆贈太師尚書中書

令考諱某官至兵部郎中有賢行贈戶部尚書公以

某年某月某日卒于陝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所先

塋之次銘曰

仕不為利以行其仁處豐自薄而清厥身其仁誰思

不在吏民其清孰似一作以遺子孫一作有銘

以昭之以告後人

棗州且本縣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董

國公程公神道碑銘并序

上即位之十有六年一作今鎮安軍節度使檢校太

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程公自三司使史部侍郎為

參知政事乃詔有司寵其祖考於是贈其皇考故棗

州宜春縣令為太子少師公在政畫遠尚書左丞又

贈太子太師其為實政致學士工部尚書又贈太師

中書令其為宣徽北一作院使武昌軍節度使又贈

兼尚書令其為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追封定國公使鎮鎮安州又追封黃國公惟冀
國一字公諱某字某少舉明經仕不得志退居于
家高德不施貽其後世而相國太師實為之子初以
文學舉進士高第歷館閣字制命高德俱望顯于朝
廷遂為中丞執國之實尹正京邑有聲蜀都乃由三
司入與大政公亦自太常博士累贈兵部侍郎遂遷
太師中書尚書令位皆一品有國定費以濟其封雖
發不自躬而其施益遠晦於一時而顯於百世蓋夫
享工身者有時而止施于後者其耀無窮去于其鄉
以勸為善可謂仁人之利博矣惟程氏之先自重也

歷夏商周而程伯休父始見於詩書其後世遠而分
至唐定氏族而程氏之望分為也中山之程蓋出於
魏安鄉侯昱之後也公世為中山博野人曾祖諱某
祖諱某贈太師祖妣齊氏吳國夫人考諱某贈太師
中書令妣吳氏秦國夫人當唐末五代天下亂於兵
程氏再世不仕後唐長興三年公之皇考以神童舉
官至太子贊善大夫宋興一於今百年而程氏
亦再顯太平興國初公之從祖羽佐太宗自晉王即
皇帝位為文明殿學士官至兵部侍郎今相國太師
出入將相為時名臣子孫蕃昌世族昭著推其所自

TI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來者遠矣初公與其仲父象明同舉春秋皆中第是時從祖以給事中知開封府召公及象明謂曰吾新被寵天子待罪于此不欲子弟並登科選字使其自擇去就公因讓其從父自引去從祖願賢之其後累舉不中從祖謂曰由我因汝退而使人察公無悔色由是大嗟異之以為不可及太平興國五年遂以明經中第為虔州贛縣尉茶州上蔡主簿袁州宜春令所稱而仕宦不求名譽為贛縣尉七年不代既罷宜春遂不復仕退居于蔡州淳化三年七月某日甲子

以疾卒于家享年四十有九以天聖十年十一月某日甲子葬于鄭州管城縣馬亭鄉之北田村夫人楚氏追封晉國夫人子男五人長曰瓚官至太常博士次曰瓊白琬皆早卒次曰琳相國太師也次曰琰國子博士女一人適某人諸孫九人銘曰

遠矣程侯顯珩之苗始自重黎歷夏商周惟伯休父聲詩孔昭世不絕聞盛于有唐程分為七三祖安錫廣平中山以暨濟陽中山之極出自靈洗實是裔孫仕于陳季陳滅散亡播而北遷公世中山為博野人道德家潛孝悌邦聞不耀自躬以貽後昆惟後有人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將相文武有國寵章履其考祀定奠之封實開土宇
程世其隆公多孫子有畜其源發而孰禦刻銘高原
以示來若

鎮安軍節度使河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師

中書令程公神道碑銘并序

惟文簡公既葬之二年其子嗣隆泣而言于一作朝
曰先臣幸得備位將相官階品當第一爵勳階第二
請得立碑如令於是天子曰噫惟爾父林有勞于我
國家余其可忘乃大書曰旌勞之碑遺中貴人即賜
其家曰以此名爾碑又詔史臣脩曰汝為之銘臣脩

與文簡公故往來知其入又嘗誌其墓又嘗述其世
德于冀公太師之碑得其世次官封功行最詳乃不
敢辭惟公字天球姓程氏曾祖諱新贈太師曾祖妣
吳國夫人齊氏祖諱贊明贈太師中書令祖妣秦國
夫人吳氏考諱元白袁州宜春令贈太師中書令兼
尚書令冀國公妣晉國夫人楚氏公舉大中祥符四
年服勤詞學高第試秘書省校書郎奉寧軍節度推
官改著作佐郎知并州壽陽縣秘書丞監左藏庫天
禧中詔選文學發行召試直集賢院今天子即位遷
太常博士三司戶部判官會修眞宗實錄而起居注

開命公追修大中祥符八年已後書成遷修起居注
遷祠部員外郎提舉諸司庫務以本官知制誥同判
吏部流內銓契丹遣使賀上即位命公迓之使者
妄有所言公折以理遂屈服其後又遣使賀天聖五
年乾元節天子思公前者折其使乃以公為館伴使
使者果言契丹見中國使者坐殿上位次高而中國
見契丹使者位下當遷議者以為小故可許雖天子
亦將許之公爭以謂契丹所以與中國好者守先帝
約也一切宜用故事若許其小將格其大天子是之
乃止歲中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丞相張文節
公以房補許而景知公方除中丞文節嘗執筆喜曰
不辱吾筆矣明年拜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公性方重
寡言笑凡所處書常先慮謹備所以條目巨細甚悉
至臨事簡嚴僚吏莫能窺其際嘗夜張燈會五門大
集州民而城中火起吏如公教不以白而隨即救止
終宴民去始稍知火監軍得告者言軍謀變懼而入
白公笑曰豈有是哉監軍惶惑不敢去公曰軍中動
靜吾自知之苟有謀者不能隱也已而卒無事其他
多類此蜀妖人自名李冰神子著官屬吏卒以恐蜀
人公捕斬之而誇者言公安殺人蜀且亂天子遣人

TI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馳視之使者還言蜀人便公政方安樂而誅妖人所
以止亂由是天子益知公賢召為給事中知開封府
前為府者若其治劇或不下滿歲罷不繁被謗識
或以事去獨公居數歲久而治益精明盜訟稀少獄
屢空詔書數下褒美遷工部侍郎龍圖閣直學士
守御史中丞久之天子思其治召為翰林直學士
士復知開封府明年為三司使不悅勾利不貪近功
時議者患民稅多日吏得為姦欲除其名而合為一
公以謂合而沒其名一時之便後有興利之臣必復
增之是重困民也議者莫能奪其於出入尤謹禁中

時有所取未嘗首予官官怒言陛下雖有一欲才
在程某何可得公曰臣所以為陛下惜爾天子以為
然累遷吏部侍郎景祐四年以本官參知政事是年
公益自信不疑宰相有所欲私輒棄折之其語
至今士大夫能道也初范仲淹以言事忤大臣疑讒
州已而上悔悟欲復用之稍徙知潤州而惡仲淹者
遠誣以事語入上怒亟命置之嶺南自仲淹貶而朋
黨之論起朝士牽連出語及仲淹者皆指為黨人公
獨為上聞說上意解而後已是時元昊叛河西朝廷
多故公在政事補益尤多而小人僥倖皆不便遂以

TI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事中之生貶為光祿卿知潁州已而徙知青州又徙大名府居一歲中遷戶部吏部二侍郎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北京建遂以為留守宦者皇甫繼明方用事主治行宮務廣制度以市恩公為裁抑之與繼明章交上天子遣一御史往視之探直公天子為罷繼明獨委公以建都事公自知政事以論議不私見嫉被殿斥已稍復見用遂與繼明爭曲直由是益不妄合於世雖不復大用而契丹方遣使數有所求兵謀元昊未克西北宿重兵公於是時天子常委以河北陝西之重留守北京凡四年遷工部尚書資政殿大

學士河北安撫使慶曆六年拜武昌軍節度使陝西安撫使知永興軍府事明年加宣徽北院使鄜延路經略使馬步軍都部署判延州仍兼陝西安撫使皇祐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留守北京其於二方威惠信著先知夷狄情偽山川險易行師制敵之要在延州夏人數百騷畜產至界上請降言契丹兵至衝頭矣國土亂願自歸公曰契丹兵至元昊帳下當舉國取之豈容有來降者乎聞夏人方捕叛族此其是乎不然誘我也拒而不受已而夏人果以兵數萬臨界上公戒諸堡塞無得數一出兵夏人以爲

有備引去自此不復窺邊公於河北最久民愛之為
立生祠明年改武勝軍節度使猶在北京又改鎮安
軍節度使在鎮四年猶上書鎮安一郡爾不足以自
効願復守邊書未報得疾以至和三年十一月閏三
月七日己丑薨于陳州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九天子
輟視朝二日贈中書令諡曰文簡十一月十八日
河東府伊州人明年裕享太廟推恩加贈公太師尚
書令公累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廣平郡公
公封戶七千四百而實封貳仟壹佰貳號推誠保德
守正翊戴功臣暨陳氏封衛一國夫人子男四人

白嗣隆太常博士嗣弼殿中丞嗣恭太常博士嗣先
大理寺丞女五人皆適良族謹按程氏之先出自重
黎至休父為周司馬國於程其後子孫遂以為氏自
秦漢以來世有其人程氏必顯而各以其所居著姓
後世因之至唐尤盛號稱中山程氏者皆祖魏安鄉
侯昱公中山博野人也世有積德至公始大顯聞臣
備以謂古者功德之臣進受國寵退而銘於器物非
獨私其後世所以不忘君命示國有人而詩人又播
其事登於詠歌以揚無窮今去古遠為制不同而猶
有幽堂之石隧道之碑得以紀德昭烈而又享蒙天

TI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ColorChecker by Munsell Color Services Lab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子書而名之其所以照臨程氏恩厚寵榮出古遠甚
而臣又得刻銘其下銘臣職也懼不能稱銘曰
程以國氏世遠支分因居著姓各以其人公世中山
在昔有聞克大自公厥聲以振乃秉國鈞乃授將鉞
出入其勤險夷一節帝曰意歎余有勞臣何以旌之
有稱其文惟此勞臣實余同德憂國在心匪勞以力
二方有事諸將無功俾我舊老不違居中聞息遂藩
庶休鞅躬有請未嘗報奄云其終歿而後已茲可
謂忠惟帝之發其言甚簡銘以述之萬世丕顯
居士集卷第二十一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御人孫謙益校正

歲國程公神道碑遂遷少師中書尚書位皆一品
朝臣考是時未置三少雖有太子少師乃非一品
今諸本皆作少師當是筆誤合作太師羅本尚書
下有令字今從之

程文簡公神道碑除中丞日丞相張文節公當執
筆喜曰不辱吾筆矣朝臣按文簡兩為中丞其初
在天聖五年九月時文節為集賢相嘗嘗明年



三月文御薨後數年當明道二年十月文簡方再
守中丞諸本誤載文節之言於再除之後惟羅氏
本移附初除之下今從之又諸本作至和三年閏
三月薨惟羅氏本作嘉祐元年補按按仁宗實錄
至和三年九月下詔改嘉祐元年則閏三月因宜
繫之至和但史有倒書新元則至和合盡二年羅
氏本亦有所據

諫議大夫曾公

遣使一書十萬一補某日卒一

十一日再遷一作流治鄉一作

待制至公碑入為之特獨工字近寬字

月二十六日卒一本公諱元白祖諱新考諱贊明如北再世

諱文而公碑又之命置一作被殿序已一有來

降者乎一補堡塞一作猶上書一有廣平郡三關四

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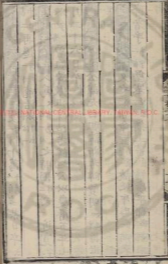


七集卷第二十二 歐陽文忠公集二十二

碑銘二首

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并序

至和二年七月乙未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王素
奏事殿中已而泣且言曰臣之先臣旦相真宗皇帝
十有八年今臣素又得待罪侍從之臣惟是先臣之
刻其遺業餘烈臣實無似不能顯大而墓碑至今無
辭以刻惟陛下哀憐不忘先帝之臣以假寵於王氏
而勗其子孫天子曰嗚呼惟汝父旦事我文考真宗
叶德一心克終厥位有始有卒其可謂全德元老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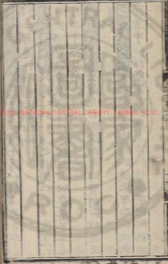


七集卷第二十二 歐陽文忠公集二十二

碑銘二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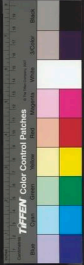
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并序

至和二年七月乙未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王素
奏事殿中已而泣且言曰臣之先臣旦相真宗皇帝
十有八年今臣素又得待罪侍從之臣惟是先臣之
訓其遺業餘烈臣實無似不能顯大而墓碑至今無
辭以刻惟陛下哀憐不忘先帝之臣以假寵於王氏
而勗其子孫天子曰嗚呼惟汝父旦事我文考真宗
叶德一心克終厥位有始有卒其可謂全德元老矣



汝素以是刻于碑素拜稽首一祈出明日有熟史館
修撰歐陽脩曰王旦墓碑未立汝可以銘臣脩謹按
故推誠保順同德守正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
太尉充玉清昭應宮使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贈太
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魏國公一竹字封國魏國
戶部尚書封六十五諡曰文正王公諱旦字子明大
名華人也皇曾祖諱言滑州黎陽令進封許國公皇
祖諱徽左拾遺進封魯國公皇考諱祐尚書兵部侍郎
即進封晉國公皆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曾祖
妣姚氏魯國夫人祖妣田氏秦國夫人妣任氏徐氏

夫人慶氏秦國夫人公之皇考以文章自顯漢周之
際建事太祖太宗為名臣嘗論杜重威史無反漢拒
虜多遜嘗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彥卿無罪故世多
稱王氏有陰德公之皇考亦自植三槐于庭曰吾之
後世必有為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公少好學有文
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為大理評事知臨平府江
蘇寶潭州銀場縣遷著作佐郎與編文苑英華遷殿
中丞通判鄭慶三州玉馬備為其材任轉運使驛召
至京師辭不受獻其所為文章得試直史館遷在正
言知制誥知淳化三年禮部貢舉遷度部員外郎同



判吏部泥內檢知考課院右諫議大夫趙昌言參知政事公以塔避嫌求解職太宗嘉之改禮部郎中集賢殿脩撰昌言罷後知制誥仍兼修撰判院事召賜金紫久之遷兵部郎中屏職真宗即位拜中書舍人數日召為翰林學士知審官院通選銀臺封駁事公為人嚴重能任大事遇違權勢不可干以私由是真宗益知其實錢若水名能知人當補公曰真宰相器也若水為托密副使罷召對苑中問誰可大用者若水言公可大有月字一真宗曰吾固已知之矣咸平三年又知禮部貢舉房數日拜給事中知樞密院事

明年以工部侍郎兼知政事番遷刑部侍郎景德元年契丹犯邊真宗幸澧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得暴疾命公馳自行在代元份留守二年遷尚書左丞三年拜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是時契丹初請盟趙德明亦納誓約願守河西故地二邊兵罷不用真宗遂欲以無事治天下公以謂宋興三世祖宗之法具在故其為相務行政事慎所改作進退能否賞罰必當真宗久而益信之所言無不聽雖他宰相大臣有所請必曰王某以謂如何事無大小非公所言不決公在相位十餘年外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無與秋之虞矣華不用海內富實羣工百司各得其職故天下至今稱爲賢宰相公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材則不疑必久其官而不疑衆以爲宜其職然後遷其所薦引入未嘗知寇準爲樞密使當罷使人私一作公求爲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且吾不受私請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又見泣涕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此真宗具道公所以薦準者準始媿歎以爲不可及故悉知政事李穆子行簡有賢行以將作監丞居于父真宗召見慰勞之遷太子中

允初遣使者召之一作不知其所止真宗命至中書問王某然後人知行簡公所薦也公自知制誥至爲相薦止尤多其後公薨史官修真宗實錄得內出奏章乃知朝廷之士多公所薦者公與人寡言笑其語雖簡而能以理屈人默然終日莫能窺其際及奏事上前羣臣異同公徐一言以定今上爲皇太子太子諭德見公稱太子學書有法公曰諭德之職止於是邪趙德明言民旣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真宗以問公公請勅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真宗大喜德明得詔

書懶且拜曰朝廷有人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真宗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他宰相有抽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于一作朝宰相賀公獨以為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真宗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為天下笑邪官者劉承規一作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未為節度使真宗以語公曰承規一作待此以瞑目公執以為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為樞密使者奈何至今內臣官不過留後公任事久人有謗公於上者公輒引咎未嘗自辯至人有過失雖人主或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榮王宮

少延簡殿有言非天災請覈獄劫火事當生死者百餘人公獨請見曰始失火時陛下以罪已詔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大雖有違寧知非天譴邪由是當坐者皆免日者上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一作問吉凶之說真宗起欲付御史問狀公曰此人之常情止語不及朝廷不足罪真宗怒不解公固自取嘗所占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為此必以為罪願并臣付獄真宗曰此事已發何可免公曰臣為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為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真宗意解公至



中書悉焚所得書既而其宗悔復馳取之公曰臣已
焚之矣由是獲免者衆公累官至太保以病求罷入
見源福殿真宗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病一作如
此真宗命皇太子拜公公言皇太子威德必任陛下事
臣薦可為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者李及凌
蒙二人而已然亦皆為名臣公夙以疾請真宗不得
已拜公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視事遇軍國大事不
以時入參決公益惶恐因時不起以疾懇辭冊拜太
尉王清昭應宮使自公病使者存問日常三四真宗
手自和藥賜之疾垂瘳幸其第賜以白金五千兩

不受以天禧元年九月癸酉薨于家享年六十有一
真宗臨哭輟視朝三日發哀于苑中其子弟門人故
吏皆被恩澤即以其年十一月庚申葬公於開封府
開封縣新里鄉大邊村公娶趙氏封榮國夫人後公
五年卒子男三人長曰司封郎中雍次曰贊善大夫
冲次曰素女四人長適太子太師一作傅韓億次適兵
部員外郎直集賢院蘇耆次適右正言堯令孫次適
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呂公弼一作味一作公事家
嫂謹與其弟旭相一作友悌尤篤任以家事一無所
問而務以儉約率勵子弟使在富貴不知為驕後

後
父子時欲奉進士公曰吾常以大一作盛為懼其
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薨也子素猶未官遠表不求恩
澤有文集二十卷乾興元年詔配享真宗廟旋臣脩
曰景德祥符之際咸矣觀公之所以相而先帝之所
以用公者可謂至哉是以君明臣賢德顯名尊生而
俱享其榮歿而衣配於廟可謂有始有卒如明詔所
褒昔者柔民江漢推大臣下之事所以見任賢使能
之功雖曰山甫穆公之詩實歌宣王之德也臣謹考
國史實錄至於搢紳故老之傳得公終始之節而知
其可紀者輒聲一作錄為銘詩昭示後世一作以彰

先帝之明以稱聖恩褒顯王氏流澤子孫與宋無極
之意銘曰

烈烈魏公相我其宗宜翊翼其理公配食公相真宗
不言以躬時有大事事有大疑罔卜匪筮公為著龜
公在相位終日如罔問其夷狄包裏兵革問其卿士
百工以職問其庶民耕織衣食相有一作有賞罰功當
罪明相一作有黜升惟否惟能執其權衡萬物之平
孰不事君胡能必信孰不為相其誰有終公薨于位
太尉之崇天子孝思來薦清廟備我聖考惟時元老
天子念功報公之隆春秋從享萬祀無窮作為詩歌

以諭廟工

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贈司空兼侍中晏公神道碑銘并序

至和元年六月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贈司空兼侍中晏公神道碑銘并序
曾臨滿公以疾歸于京師八月疾少間入見天子曰
意子與學之臣也乃留侍講邇英閣詔五日一朝前
殿明年正月疾作不能朝教一作大醫朝夕往視有司
除道將幸其家公歎曰吾無狀乃以疾病憂君君即
馳奏曰臣疾少間行愈矣乃止其月丁亥以公薨聞
天子震悼亟臨其喪以不即視公為恨贈司空

侍中謚曰元獻有司請輟視朝一日詔特輟二日以
其年三月於西葬公于許州陽翟縣麥秀鄉之北原
既葬賜其墓隧之碑首曰舊學之碑既又勅史臣備
考大公事具書于碑下臣備伏讀國史見真宗皇帝
時天下無事天子方推讓功德祠祀天地山川講禮
樂以文頌聲而儒學文章倚賢傑異之人出公世家
江西之臨川年始十四日起田里進見天子時方
親閱天下貢士會廷中者千餘人與夫宮宦官擁
列圍視公不動聲氣操筆為文辭立成以獻天子嘉
賞賜同進士出身遂登館閣掌書命以文章為天下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ColorChecker by Munsell Color Services Lab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3-Color

所宗述陛下養德東宮先帝選用臣屬即以公道陞
下由王官宮臣卒登宰相凡所以輔道聖德夏勤國
家有舊有勞自始至卒五十餘年公既薨而先帝之
名臣與陛下東宮之舊人皆無在者宜其褒贈優異
比公廿餘臣節幸得執筆史官未明詔謹昧死上臨
淵公事曰公諱殊字同叔姓晏氏其世次晦顯位遷
不常自其高祖諱墉唐咸通中舉進士卒官江西始
著籍于高安其後三世不顯曾祖諱廷昌又徙其籍
于臨川祖諱郛追封英國公考諱固追封秦國公自
曾祖已下皆用公貴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

令兼尚書令曾祖妣張氏陳國太夫人祖妣傅氏
國太夫人妣吳氏唐國太夫人公生七歲知學
問十歲為文章鄉里號為神童故丞相張文節公
安撫江西得公以聞真宗召見既踰出身後二
日又召試詩賦論公翰墨白臣嘗私習此賦不敢隱
真宗益嗟異之因試以他題以為秘書省正字置之
秘閣使得悉讀秘書命故僕射陳文僖公視其學明
年獻其所為文召試中書遷太常寺奉禮部封祀太
山推恩遷先祿寺丞數月充集賢校理明年遷著作
佐海丁父憂去官已而真宗思之即其家起復命誰

南發運使具舟送之皇哀師從祀太清宮賜緋衣
銀魚同判太常禮院又丁母憂求去官服喪不許今
天子始封昇王公以選為府記室參軍再遷左正言
直史館今天子為皇太子以戶部員外郎充太子舍
人賜金紫知制誥判集賢院遷翰林學士充景靈宮
判官太子左庶子兼判太常寺知禮儀院公既以道
德文章佐佑東宮其宗每所諮訪多以方寸小紙細
書問之由是參與機密凡所對必以其藁進示不洩
其後悉聞其宗閣中遺書得公所進藁類為八十卷
藏之禁中人莫之見也初真宗遺詔章獻明肅太

權聽軍國事宰相丁謂樞密使曹利用各欲獨見未
事無敢決其議者公建言羣臣奏事太后者垂簾聽
之皆毋得見議遂定乾興元年拜右諫議大夫兼侍
讀學士遷給事中景靈宮副使判吏部流內銓以易
侍講崇政殿選禮部侍郎知審官院為樞密副使遷
刑部侍郎上疏論張耆不可為樞密使由是忤太后
旨坐以笏擊其僕恨折其齒罷留守南京大興學校
以教諸生自五代以來天下學廢與自公始召拜御
史中丞改兵部侍郎兼秘書監資政殿學士翰林侍
讀學士知天聖八年禮部貢舉明年為三司使復為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ColorChecker by Munsell Color Services Lab

30 Color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樞密副使未拜改參知政事遷尚書左丞太后謁太廟有請服喪免者太后以問公公以周官后服對太
后崩大臣執政者皆罷以公為禮部尚書知亳州
徙知陳州遷刑部尚書後召為御史中丞又為三司
使為樞密院事拜樞密使再加檢校太尉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慶曆三年三月遂以刑部尚書居相位充
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自公復召用而趙元昊反
師出陝西天下并於兵公數建利害請罷監軍無以
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為攻守及制財用為一舉出
入之要皆有法天子悉為施行自官禁先以率天下

而財賦之職悉歸有司卒能以謀臣元昊使聽約束
乃還其王號公為人剛簡遇人必以誠雖處富貴如
寒士譚酒相對歡如也得一善稱之如已出當世知
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等皆出其門及為相益務
進賢材當公居相府時范仲淹韓琦富弼皆進用至
於臺閣多一時之賢天子既厭西兵閔天下困弊益
然有意遠欲因羣材以更治數詔大臣條天下事方
施行而小人權倖皆不便明年秋會公以事罷而仲
淹等相次亦皆去事遂已公既罷以工部尚書知穎
州徙知陳州又徙許州三遷戶部尚書拜觀文殿大



學士知永興軍充一路都部署安撫使徙知河南府
兼西京留守累進階至開府儀同三司敕上柱國爵
臨淄公食邑萬二千戶實封三千七百戶公享年六
十有五自少篤學至其病亟循手不釋卷有文集二
百四十卷嘗奉勅脩上訓及真宗實錄又集類古今
文章為集選二百卷其一為政敏而務以簡便其
民其於家嚴子弟之見有時事竅煉孝謹未嘗為子
弟求恩澤其在陳州上問宰相曰晏恭居外未嘗有
所請其亦有所欲耶宰相以告公公自為表問起居
而已故其薨也天子尤哀悼之賜予加等以其子云

下時 裕為崇文院檢討孫及甥之末官者九人皆
命以官公初娶李氏工部侍郎虛已之女次孟氏也
田貞外郎虛舟之女封鉅鹿郡夫人次王氏太師尚
書令起之女封榮國夫人子八人長曰居厚大理評
事早卒次承裕尚書色田貞外郎宣禮營善大夫崇
讓著作佐郎明遠孤德皆大理評事幾道傳正皆太
常寺太祝女六人長適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富弼次適禮部侍郎三司使揚察其四尚幼孫十
有二一作三人公既樂善而稱為知人士之顯于朝者
多公所薦達至擇其女之所從又得二人者如此

銘曰可謂賢也已銘曰

有姜之齊齊為晏氏齊在春秋晏顯諸侯傳載桓子嬰稱干丘其後無聞不亡僅存有碑自公歿聲以振公之顯遂實相天子天子曰噫子考其宗唯多名臣以奉威隆汝初事我王官東宮以豎相子始卒一躬輔我以德有勞于邦公疾在外來歸自洛天子曰留汝于舊學凡今在庭莫如汝舊孰以異子唯子聖考今既亡矣孰為子老何以贈之司空侍中禮則有加予思何窮有篆其文在其碑首天子之褒史臣有詒銘以述之永昭厥後

居士集卷第二十二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廣韻注誤字云誤誤又注誤字云上同禮部韻始以誤為謬以誤為歟居士集第二卷鎮陽讀書詩云悞蒙天子知其它詩文大率用此悞字蓋以悞悞古人通用也今晏公碑乃玉洙奉勅書洙於字



學最精其書悞以笏擊僕齋字亦從心後人多改
從言邊矣碑云道德文學而印本作文章次子名
成裕印本作承裕題銜加推忠保德功臣六字皆
當以碑為正

居上集卷第二十三 歐陽文忠公集二十三

碑銘二首

忠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恭王
公神道碑銘并序

推王氏之先為常山真定人後世葬河南密而密分
入于管城遂為鄭州管城人其封國仍世于魯惟魯
武康公事太宗皇帝東節治戎出征入衛乃受遺詔
輔其宗有勞有勤報卹追崇以有茲魯國是生魯武
恭公公少以父任為西頭供奉官至道二年遣五將
討李繼遷公從武康公出鐵門為先鋒殺獲甚衆軍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ack 3/Color White Magenta Red Yellow Green Cyan Blue

學最精其書悞以笏擊僕齋字亦從心後人多改
從言邊矣碑云道德文學而印本作文章次子名
成裕印本作承裕題銜加推忠保德功臣六字皆
當以碑為正

居上集卷第二十三 歐陽文忠公集二十三

碑銘二首

忠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恭王
公神道碑銘并序

推王氏之先為常山真定人後世葬河南密而密分
入于管城遂為鄭州管城人其封國仍世于魯惟魯
武康公事太宗皇帝東節治戎出征入衛乃受遺詔
輔其宗有勞有勤報卹追崇以有茲魯國是生魯武
恭公公少以父任為西頭供奉官至道二年遣五將
討李繼遷公從武康公出鐵門為先鋒殺獲甚衆軍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ack 3/Color White Magenta Red Yellow Green Cyan Blue

至烏白池諸將失期不得進公告其父曰歸師過險
爭必亂乃以兵前守隘號其軍曰亂行者斬由是士
卒無敢先後雖武康公亦為之按轡追兵望其軍整
不敢近武康公歎曰王氏有子矣後以御前忠佐為
軍頭選檢那浪男子張洪霸聚盜二州間歷年吏不
能捕公以毘車載勇士為婦人服盛飾誘之邪邪道
中賊黨爭請逸劫遂皆就擒由是知名公以將家子
宿衛宣宗為內殿直殿前左班都虞候捧日左廂都
指揮使累遷英州團練使今天子即位改博州團練
使知廣信軍徙知冀州遷康州防禦使歷龍神衛捧

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侍衛親軍步軍馬軍殿前
虞候步軍副都指揮使桂福二州觀察使是時章獻
太后猶臨朝有詔補一軍吏公曰補吏軍政也敢挾
詔書以十吾軍亟請罷之太后固欲與之公不奉詔
乃止及太后上僊有司請衛士坐甲公以為故事無
為太后喪坐甲又不奉詔於是天子知公可任
大事明道二年拜檢校太保簽書樞密院事遷為副
使明年以奉國軍留後同知院事又明年領安德軍
節度使又明年加檢校太尉宣徽南院使公為將善撫
士而識與不識皆喜為之稱譽其狀貌雄偉動人雖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里兒巷婦外至夷狄皆知其名氏御史中丞孔道輔
等因事以為言乃罷公樞密拜武寧軍節度使言者
不已即以為右牛衛上將軍知隨州士皆為之懼
公舉止言色如平時惟不接賓客而已久之徙知
曹州而孔道輔卒密有謂公曰此害公者也公愀
然曰孔公以職言事豈害我者可惜朝廷亡一直臣
於是言者終身以為愧而士大夫服公為有並慶曆
二年起公為保靜軍留後知青州未行而契丹聚兵
幽涿遣使者有所求自河以北皆警乃拜公保靜軍
節度使知瀘州契丹使者過瀘州見公喜曰聞公名

久矣乃得見於此邪公為言已衰老中國多賢士大
夫因指坐客歷陳其世家使者竦聽是歲徙真定府
定州等路都部署改宣徽南院使判成德軍未行徙
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公治其軍無撓其私亦不貸
其過居頃之士皆可用契丹使人覘其軍或勸公執
而戮之公曰吾軍整而和使覘者得吾實以歸是屈
人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于郊公執桴鼓誓師號令
簡明進退坐作蕭然無聲乃下令曰具糗糧聽鼓聲
視吾旗所鄉契丹聞之震恐會復議和兵解彼知陳
州道過京師天子遣中貴人問公欲見否公謝曰備

遂無功幸得蒙恩徙內地不敢見明年徙河陽不行
以宣徽使奉朝請已而出判相州六年拜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判澶州明年徙鄭州封祁國公又明年乞
骸骨不許以為會靈觀使已而復判鄭州徙澶州除
集慶軍節度使徙封冀國公皇祐三年遂以太子太
師致仕大朝會許殿中書門下班居一歲天子思之
起為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
六年以本官為樞密使徙封魯國公既而上以富公
弼為宰相是歲契丹使者來公與之射使者曰天子
以公與樞密而用富公為相得人矣語聞上皆賜公

御弓一矢五十公善射至老不衰嘗侍上射辭曰幸
得備位大臣舉止為天下所視臣老矣恐不能勝弓
矢上再三諭之乃手二矢再拜一發中之遂將釋復
位上固勉之再發又中由是左右皆驩呼賜以襲衣
金帶自寶元慶曆之間元昊叛河西兵出一無久無
功士大夫爭進計策多所改作公笑曰柰何紛紛兵
法不知是也使士知受愛而怯者勇勇者不驕以吾
可勝因敵而勝之爾豈多言哉其在樞密亦嘗自請
臨邊不許凡大謀議必以咨之其在外則遣中貴人
諮詢其言多見施用公自致仕復起掌樞密凡三歲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ColorChecker by Munsell Color Services Lab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以老未去位至六七上為之不得已以為景靈宮使
從志武軍節度使又以為同羣牧制置使五日一朝
給扶者以子若孫一人是歲公年七十有八矣明年
二月辛未以疾薨于家詔輟視朝二日發哀于於作
苑中贈太尉中書令其遺言曰臣有俸祿足以具死
事不敢復累朝廷願無遣使者護喪無厚贈天子
惻然哀其志以黃金百兩白金三千兩賜其家固辭
不許以其年五月甲申葬于管城明年有詔史臣刻
其墓碑臣愚以謂自國家西定河湟比通契丹罷以
不用幾四十年一日元昊叛幽燕亦犯約二邊騷動

而老臣宿將無在者公於是時屹然為中國鉅人名
將雖未嘗躬矢石攻堅摧敵而恩信已足撫士卒名
聲已足勳四夷遂登朝廷典掌機密以老還仕復起
于家保有富貴享終壽考雖古之將帥及于是者其
幾何人至於出入勤勞之節與其進退綱繆君臣之
恩意可以哀勸後世如古詩書所載皆憲法可書也
也謹按魯武恭公諱德用字元輔曾祖諱方追封將
國公祖諱玄追封邦一作國公皆贈中書令父諱超
建雄軍節度使贈尚書令一作中追封魯國公謚曰
武康公娶宋氏武勝軍節度使延渥之女初為安定

郡夫人追封榮國公夫人五男四女男曰咸熙東頭
供奉官姿辛次曰咸融西京左藏庫使果州團練使
次曰咸熙兼內殿崇班早卒次曰咸英供備庫副
使次曰咸康內殿承制銘曰

魯始錫封以褒武康愛暨武恭乃克有邦桓桓武恭
其容甚飭偉其名聲以勳夷狄公治軍旅不寬不煩
恩均令齊千萬一人公在朝廷出守入衛乃登大臣
與國謀議公曰老矣乞臣之身帝曰休哉汝子舊臣
亟其強起東我柁釣禮不筋力老子敢侮公來在庭
拜母蹈舞若子與孫助其興俯凡百有位誰其敢倚

惟時黃耆天子之優當貴之隆亦有能保執享其終
如公壽考公有世德載勳旂常刻銘有詔俾嗣其芳
贈刑部尚書余襄公神道碑銘并序

始興襄公概葬于曲江之明年其子仲荀走于亳以
來告曰余氏世為閩人五代之際逃亂于韶自曾高
以來晦迹嘉適至于博士府君始有祿仕而襄公繼
之以大曲江僻在嶺表自始興張文獻公有聲于唐
為賢相至公復出為宋名臣蓋余氏徙韶歷四世始
有顯仕而曲江寂寥三百年然後再有聞人惟公位
登天臺正秩三品遂有濟七閩回鄉州以繼美前哲

而為詔人榮至於褒師贈恤始終之寵盛矣蓋哀有
詔師有物贈有告而謀行考功有議有狀合而誌之
以闡諸幽有銘可謂備矣惟是螭首龜趺揭于墓隧
以表見於後世而昭示其子孫者宜有辭而闕焉敢
以為請謹按余氏韶州曲江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皆
不仕父諱某太常博士累贈太常少卿公諱靖字安
道官至朝散大夫守工部尚書集賢院學士知廣州
軍州事兼廣南東路兵馬鈐轄經略安撫使柱國始
興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二百戶治平
元年自廣朝京師六月癸亥以疾薨于金陵天子憫

然擬視朝一日賜以粟帛贈刑部尚書諡曰襄明年
七月某甲子返葬于曲江之龍蹕鄉成山之原公為
人質重剛勁而言語澗恂不見喜怒自少博學強記
至於歷代史記雜家小說陰陽律曆外暨浮屠老子
之書無所不通天聖二年舉進士為穎縣尉書判按
察賢按理天章閣待制范公仲淹以言事觸宰相得
罪諫官御史不敢言公疏論之坐殿監筠州酒稅稍
徙泰州已而天子感悟亟復用范公而因之以被斥
者皆召還惟公以便親乞知英州遷太常博士丁母

憂服除遂還為集賢校理同判太常禮院景祐慶曆
之間天下怠於久安吏習因循多失職及起元昊以
夏叛師出久無功縣官財屈而民重困天子赫然怒
振頹弊以修百度既已更用二三大臣又增置諫官
四員使言天下事公其一人也即改右正言供職公
感激奮勵遇事輒言無所迴避茲被權倖屏息後之
其補益多矣然亦不勝其恣嫉也慶曆四年元昊歸
誓請和將加封冊而契丹以兵臨境上遣使言為中
國計賊止告師期請止毋與和朝廷急之欲聽重
夏人而兵不得息不聽生事北邊議未決公獨以

中國陝兵久矣此契丹之所幸一日使吾息兵養勇
非其利也故用此以挽我爾是不可聽朝廷雖是公
言猶留夏冊不遣而假公諫議大夫以報公從十餘
騎馳出善虜關見虜於九十九泉從容坐帳中辯言
其計往復數十卒屈其議取其要領而還朝廷遂發
夏冊臣元昊西師既解嚴而北邊亦無事是歲以本
官知制誥史館修撰而契丹卒自攻元昊明年使來
告捷又以公往報坐習虜語出知吉州然家園之中
以事左遷將作少監分司南京公怡然還鄉里園門
謝賓客絕人事凡六年天子每思之欲用者數矣大

臣有不甚者第遠光祿少卿于家又以為某右一封作
衛將軍壽州兵馬鈐轄辭不拜皇祐二年把明堂覃
恩遷衛尉卿明年知虔州丁父憂去官而蠻賊儂智
高陷邕州連破嶺南州縣圍廣州乃即廬中起公為
秘書監知潭州即日疾馳在道改知桂州廣南西路
經略安撫使公奏曰賊在東而從臣西非臣志也天
子姑之即詔公經制廣東西賊盜乃趨廣州而智高
復西走邕州自智高初起交趾請出兵助討賊詔不
許公以謂智高交趾叛者宜聽出兵安且其善惡累
論之不報至是公曰邕州與交趾接壤今不納必

忿而反助智高乃以便宜趣交趾會兵又募懷黃諸
姓每受比牒以職與之誓約使聽節制或疑其不可
用公曰使不與智高合足矣及智高入邕州遂無外
援既而宣撫使狄青會公共賊賊於歸仁智高走入
海邕州平公請復終喪不許諸將班師以智高尚
在請留公廣西委以後事遷給事中諫官御史列疏
言公功多而賞薄再遷尚書工部侍郎公留廣西逾
年撫緝完復嶺海肅然又遣人入特磨篋取智高母
及其弟一人俘于京師斬之拜集賢院學士久之徙
知潭州又徙青州番遷吏部侍郎嘉祐五年交趾寇



邕州後五巡檢天子以謂愚信著於嶺外而為交趾所畏者公也驛召以為廣西體量安撫使悉發荆湖兵以從公至邕移檄交趾召其臣費嘉祐詰責之嘉祐皇恐對曰種落犯邊罪當死願歸一詠取首惡以獻仰械五人送欽州斬于界上公還邕人遮道留之不得明年以尚書左丞知廣州英宗即位拜工部尚書代選道為卒享年六十有五公經制五管前後十年凡治六州所至有惠愛碑在共問手不釋卷有文集二十卷奏議五卷三史刊誤四十卷娶林氏封魯郡夫人子男三人伯恭殿中丞早卒仲苟今為屯田

貧外郎叔英太常寺太祝女六人皆適士族孫和男四人孫女五人銘曰

卒遷西江仍世不顯奮自襄公有聲甚遠始興開闢襲美于前兩賢相望三百年間偉歟襄公惟邦之貞始登于朝官有言責左右獻納姦諛屏息慶曆之治實多補益逢時有事奔走南北功書史官名在夷狄出入艱勤險夷一德小人之讒公廢于里一方有警公起于家威行信結嶺海幽遐公之在焉帝不南顧胡召其還殞于中路返柩來歸詔人負土伐石刻辭立于墓門以貽來世匪止詔人



居士集卷第二十三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王德恭公碑

河南密州下過險一作過險號其軍一作號其軍

其能捕一作其能捕

余秉公

曾祖諱從祖諱榮父諱慶一作北兵馬鈴轄

其甲子一作其甲子成山一作成山猶留有餘字

恭衛將軍一作恭衛將軍嘉之一作嘉之廣東西一作廣東西入海

太常寺太祝一作太常寺太祝道士林一作道士林

孫男四人一作孫男四人

京末

加五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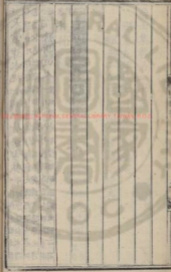


居士集卷第二十四 歐陽文忠公集二十四

墓表八首

石曼卿墓表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為幽州人幽州入于契丹其祖自成始以其族間走南歸天子嘉_{一作}其來將祿之不可乃家于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亦以氣自愛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時乃一混以_{一作}酒然好刺飲大醉頽然自放由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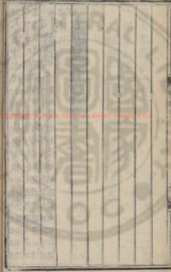


居士集卷第二十四 歐陽文忠公集二十四

墓表八首

石曼卿墓表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為幽州人幽州入于契丹其祖自成始以其族間走南歸天子嘉_{一作}其來將祿之不可乃家于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亦以氣自愛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時乃一混以_{一作}酒然好刺飲大醉頽然自放由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



其遊者皆知愛曼卿落落可奇而不知其才之有以
用也年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
閣校理卒于京師曼卿少舉進士不中第其宗推
恩三舉進士皆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
奇之謂曰毋老乃擇祿耶曼卿震然起就之遷殿直
久之改太常寺太祝知濟州金鄉縣數曰此亦可以
為政也縣有治聲通判為通判乾寧軍丁母永安
慈君李氏憂服除通判永靜軍皆有能名充館閣校
勘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海州還為校理莊獻明肅有
禮太后臨朝曼卿上書請遷政天子其後太后崩范

颯以言見幸引嘗言太后事者處得顯官欲引曼卿
曼卿固止之乃已自契丹通中國德明盡有河南而
臣屬遂務休兵養息天下然內外弛武三十餘年曼
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昊反西方用兵始思其
言召見稍用其說藉河北一知河東陝西之民得卿
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還稱旨賜緋衣銀魚
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既而閣邊將有欲以卿
兵扞賊者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
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牽而潰矣今或不暇教
不若募其敢行者補則人人皆勝兵也其視世事

幾差不足為及聽其施設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狀貌偉然喜酒自豪若不可繩以法度退而贊其平生趣一作舍大節無一悖于理者遇人無賢愚皆盡忻歡一作及問而不可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幾人其為文章勁健稱其意氣有子齊湜天子聞其喪官其一子使祿其家訖卒之二十七日葬于太清之先塋其友歐陽脩表於其墓曰

嗚呼曼卿寧自混以為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之士矣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重則其合愈難然欲與共大事立奇功非得一作得一作難

合自重之士不可為也古之魁一作魁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寧或毀身汚迹卒困於無聞或老且死而幸一遇猶克少施於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所施亦其不幸不得至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尚書屯田員外郎李君墓表

漢水東至乾德匯而南民居其衝水悍暴而岸蕞崩然其民尤富完其下南山之材治室屋聚居蓋數千家皆安然易漢而自若者以有石隄為可恃也景祐玉年會始為其隄令既行漢上隄石隄問其長



老皆曰吾李君之作也於是喟然而歎求李君者得
其孫厚厚舉進士好學能自言其世云李氏貝州清
河人君舉進士中淳化三年乙科鎮州真定主簿養
化基為吏以強察自喜惡君廉直不為屈多求事可
願為罪者責君理之君辨愈明不可污卒服其能及
薦之遷威虜軍判官秩滿一推河北轉運使又薦為
冀州軍事判官逾年一知吏部考一推籍凡四較考
者外皆召還公考當召是時契丹侵邊冀州獨乞留
君督軍餉課為最多遷大理寺丞乘傳治一壁州
疑獄既還請運使又請通判冀州督勞七轡軍餉

尤多而民不勞遭歲饑悉出粟以貸民且曰凶豐
甚必復使豐而歸諸度是化吾朽積而為新乃兩利
也轉運使以為然因請君益貸貝魏滄冀諸州後歲
果豐饑民德君采賜諸吏無後者蓋賴而活者數十
萬家一林轉運使上冀人言乞留許留一歲就拜
殿中丞歲滿將去冀民夜私入其府置其居若不可
出君諭之乃得去通判河南一補未行契丹兵指邢
洛天子擇吏之能者改君通判邢州其守一強趙守
一當守邢以扞寇辭不任邢事天子曰李某佐汝可
無患守一至邢悉以州事任君御史中丞王嗣宗辟



推直官遂薦為御史以疾不拜求知光化軍作所謂
石隄者孫何薦其材拜三司戶部判官改知建州皆
以疾辭又求知漢陽軍居三歲而漢陽之獄空者二
歲卒以疾解退居于漢旁大中祥符六年五月某日
卒于家遂葬縣東遵教鄉之友于村于孫固留家焉
君諱仲芳字秀之享年五十有三一作官至尚書也
田貧外郎君為人敦敏而材以疾中止其一有碑不詳
其余聞古之有德於民者歿則鄉人祭於其社今民
既不能祠君于一作漢之一旁而其墓幸在其縣
余今也又不表以示民嗚呼其何以章乃德俾其

刻石于隧以永君之揚

內殿崇政君墓表

公諱塾字宗道姓薛氏資政殿學士兵部尚書簡肅
公之弟薛之世德終始有簡肅公之誌與碑公官至
內殿崇政以其年某月某日卒官于蜀州其子仲孺
以其喪歸葬于絳州之正平先葬而來乞銘以誌予
幸嘗紀以簡肅公之德而又得銘公其銘曰公躬直
清官以材稱惟賢是似不愧其兄既葬而仲孺又來
請曰銘之藏誠一作以永吾先君子不朽然不若碣
子隧以表見于世之昭昭也子惟薛氏於詩為著姓

簡肅公於公為兄弟而公之世德予既見之銘而其子又欲矜以昭顯于世可謂孝矣然予考古所謂賢人君子功臣烈士之所以銘見于後世者其言簡而著及後世表言者自疑於不信始繁其文而猶患於不章又備其行事惟恐不為世之信也若薛氏之著于絳簡肅公之信于天下而予之銘公不愧於其兒則公之銘不待繁言而信也然其行事終始子亦不敢略而誌諸墓矣今之碣者無以加焉則取其可以簡而著者書之以慰其子之孝思而信于絳之人云

連處士墓表

連處士應山人也以一布衣終于家而應山之人至令思之其長老教其子弟所以孝友恭謹禮讓而溫仁必以處士為法曰為人如連公足矣其矜寡孤獨凶荒饑饉之人皆曰自連公亡使吾無所告依而生以為恨嗚呼處士居應山非有政令恩威以親其人而能使人如此其所謂行之以躬不言而信者歟處士諱舜賓字輔之其先閩人自其祖光裕嘗為應山令後為磁鄆二州推官卒而反葬應山遂家焉處士少舉毛詩一不中而其父正以疾廢于家處士供養左右十餘年因不復仕進父卒家故多貲悉散以贖

鄉里而教其二子以學曰此吾費也歲歲出穀萬斛以糶而市穀之價卒不能增及旁近縣之民皆賴之盜有竊其牛者官為捕之甚急盜窮以牛自鬪處士為之媿謝曰煩爾送牛厚遺以遺之嘗以事之信陽遇盜於西關左右告以處士盜曰此長者不可犯也捨之而去處士有弟居雲夢往省之得疾而卒以其振歸應山應山之人去縣數十里迎哭爭負其柩以還過縣市市人皆哭為之罷市三日曰當為建公一作而與一作行喪處士生四子曰庶庸庸其二子教以學者後皆舉進士及第今庶為雲春令庶為宜城令處

士以天聖八年十二月某日卒慶曆二年某月日葬于安陸箬山之陽自卒至今二十年應山之長老談及士者與其縣人常頌以為生者往往尚皆在其子弟後生間處士之風者尚未遠使更三四世至于孫曾其所傳聞有時而失則懼應山之人不復能知處士之詳也乃表其墓以告于後人一作八年閏正月一日盛陵歐陽偁述

尚書屯田員外郎張君墓表

君諱谷字應之世為開封尉氏人曾祖節祖邁皆不仕父炳為潁州原武縣主簿因留家焉今為原武人



也君舉進士及第為河陽河南主簿蘇州觀察推官
開封府士曹參軍遷著作佐郎知陽武縣通判眉州
累遷也田真外郎復知陽武縣以疾致仕卒于家享
年五十有九君為人剛介數好學問事父母孝與
朋友信其為吏廉廉所至有能稱其在河南時予為
西京留守推官與謝希深尹師魯同在一府其所與
游雖他掾屬賓客多封賢少壯馳騁於一時而君居
其間年尚少獨苦羸病肺喘血者已十餘年幸其疾
少間輒亦從諸君飲酒諸君愛惜而止之君曰我
豈又生者邪雖他人視君亦若不能勝朝夕者矣

同府之人皆解去而希深師魯與當時少壯馳騁者
喪其十八九而君癯然喘血如故後二十年始以疾
卒君雖病羸而力自為善居官為吏未嘗廢學問多
為賢士大夫所知乃知夫康強者不可恃以久而羸
弱者未必不能生雖其遲速長短相去幾何而羸者
不自勉或死而泯沒於無聞弱者能自力則必有稱
於後世君其是已君嘗謂予曰吾且暮人耳無所取
於世也尚何區區於仕哉然吾常哀祿之及於親者
薄若幸得不死而官登于朝莫竊國家哀贈之寵以
榮其親然後歸病于原武之墟是矣乃益買田治室

於原武以待君自河南蘇州累為名公鄉所薦乃選
著作為郎官贈其父太子中允一作母宋氏京兆
文以張固村原將葬其親卜以皇祐五年十一月某日用
事前四日君亦卒遂以某日從葬于原上予與君遊
久記其昔所謂予者且哀君之賢而不幸又嘉君之
志信而有成於其葬也不及銘乃表於其墓君娶祝
一氏封華陽縣君有子曰損試將作監至薄至和
二年三月七日翰林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
史館修撰歐陽脩撰

龍武將軍薛君墓表

薛姓居河東者自唐以來族最盛宋興百年而薛姓
益顯竇政殿學士尚書少部侍郎贈兵部尚書簡肅
公當天聖中參輔大政以亮直剛毅為時名臣公絳
州正平人也子直孺早卒無後以其弟之子仲孺
為後然其兄弟五人及其諸子皆用公膺祿任以忠
厚孝謹多材能為絳大族君諱某字某簡肅公之兄
也少有高節仕而不得志退老千家以德行文學為
鄉善人君少好學工為文辭應有司格既而曰是豈
足學也哉乃棄而不為其後簡肅公貴顯以恩例補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君右班殿直君爲愛其策不得已爲強起就職居頃
之卒棄去遂不復仕君居鄉里孝悌於其家忠信於
其朋友禮讓於其長老鄉里之人始而愛久而化既
歿而猶思焉君以天聖二年十一月某日以疾卒于
家享年六十有九以其年某月某日葬于正平縣清
原鄉之周村原帝祖景贈太保祖溫贈太傅父光
化贈太師母曰鄭國夫人費氏子男二人長曰長孺
今爲尚書虞部員外郎知絳州軍州事次曰良孺殿
中丞女三人君以子恩累贈右龍武軍將軍夫人鄭
氏正平縣太君君卒之若干年其子始以尚書郎

守是州予薛氏婚也且旌君之隱德以終而有後乃
爲表于其墓旣又作詩以遺之曰

伊緝之人其出如雲徙于周原從我邦君周原有墓
鬱鬱其松緝無居人惟邦君是從來以春秋執事必
躬邦君在絳禮我耆艾惟父之執其恭敢忘邦君有
政惠我後生從民上冢閭里之榮嗟我緝人孝慈友
悌爲善有後惟邦君是視

永春縣令歐君墓表

君諱慶字貽孫姓歐氏其上世爲韶州曲江人後徙
均州之鄧鄉又徙襄州之穀城乾德二年分穀城之



陰城鎮為乾德縣建北化軍政氏遂為乾德人備嘗
為其縣令問其故老鄉閭之賢者皆曰有三人焉其
一人曰太傅贈太師中書令鄧文懿公其一人曰尚
書屯田郎中戴國忠其一人曰歐君也三人者學問
出處未嘗一日不同其忠信篤於朋友孝悌稱於宗
族禮義達于世鄉閭乾德之人初未識學者見此
三人皆尊禮而愛親之既而皆以進士舉于鄉里其
姓而君獨顯于有司後二十年始以同三禮出身為
潭州湘潭主簿陳州司法叅軍監考城酒稅遷彭州
軍事推官知泉州永春縣事而鄧公已貴顯于朝君

尚為州縣吏所至上官多鄧公故舊君絕口不談
前事至終其去不知君為鄧公友也君為吏廉貧宗
族之孤幼者皆養于家君鄉里有訟者多就君決曲
直得一言遂不復爭人至于今傳之嗟夫三人之為
道無所不同至其窮達何其異也而三人者未嘗有
動於其心雖乾德之人稱三人者亦不以貴賤為異
則其幸不幸豈足為三人者道哉然而達者昭顯于
一時而窮者泯沒於無述則為善者何以勸而後世
之來者何以考德於其先故表其墓以示其子孫君
有子世英為鄧城縣令世勳舉進士君以天聖七年



卒享年六十有四葬乾德之西北廣節山之原一有云字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一非

故大理寺丞河南府司錄張君諱汝士字堯夫開封
襄邑人也明道二年八月壬寅以疾卒于官享年三
十有七卒之七日葬洛陽北邙山下其友人河南尹
師魯誌其墓而盧蔭歐陽脩為之銘以其葬之速也
不能刻石乃得全谷古塋命太原王頴以丹為隸書
納于一作壙中嘉祐二年某月某日其子吉甫山志
改葬君于伊闕之教忠鄉積慶里君之始葬北邙也
吉甫纔數歲而山甫始生余及送者相與臨穴視空

且封哭而去今年余主試天下貢士而山甫以迄
士試禮部乃來告以將改葬其先君因出銘以示余
蓋君之卒距今二十有五年矣初天聖明道之間錢
文僖公守河南公王家子特以文學仕至貴顯所至
多招集文士而河南吏屬適皆當時賢材知名士故
其幕府號為天下之盛君其一人也文僖公善待士
未嘗責以吏職而河南之多名名一山水竹林名一
茂樹奇花怪石其平臺清池上下荒蕪草莽之間余
得日從賢人長者賦詩飲酒以為樂而君為人靜默
修潔常坐府治事省文書尤盡心於獄訟初以辟為

其府推官一既罷又辟司錄河南人多賴之而守
尹屢薦其封君亦工書吾為詩聞則從余遊其語言
簡而有志飲酒終日不亂雖醉未嘗顛墜與之居者
莫不服其德故師魯結之曰飭身臨事余嘗愧堯夫
堯夫不余愧也始君一葬皆以其地不善又葬迷有
拱禮不備君夫一有賢行能教其子而二子孝
謹克自樹立卒能改葬君如吉卜君其可謂有後矣
自君卒後文清公得罪貶死漢東吏屬亦各引去今
師魯死五十餘年王飯者死亦六七年矣其送君而
臨穴者及與君同府而遊者十蓋八九死矣其幸而
在者不老則刺且衰如子是也嗚呼誠哀生死之計
未始不知是是豈足道哉惟為善者能有後而託於
文字者可以無窮故於其改葬也書以遺其子俾得
于墓且以寫余之思焉吉甫今為大理寺丞知緜氏
縣山甫始以進士賜出身云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
史館修撰歐陽脩撰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連與士墓表羅氏本葬安陸故山之原諸本以空
為陵朝作按安州安陸郡其尙郭有安陸縣應山
乃郟邑今復羅本

石曼卿墓表然好

連與士墓表連與士

張七田墓表幸其疾

羅武將軍韓君墓表清涼鄉

居士集卷第二十五 政陽文忠公集二十五

菜衣六首

尚書屯田員外郎贈兵部員外郎錢君墓表

君諱治字良範姓錢氏世為彭城人後徙吳興自君
之七世祖寶又徙常州之武進曾祖諱某祖諱某父
諱某當唐末五代錢氏起餘杭據浙東西為吳越王
於是時常州或屬江南或屬吳越而武進錢氏獨不
顯方以儒學廉讓行于鄉里連三世不仕宋興取江
南常州歸于有司君始以州進士舉中景德二年甲
科試祕書省校書郎為揚州廣陵湖州海陽縣令遷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連與士墓表羅氏本葬安陸故山之原諸本以空
為陵朝作按安州安陸郡其尙郭有安陸縣應山
乃郟邑今復羅本

石曼卿墓表然好

連之墓表連處士

張七田墓表幸其疾

羅武將軍辭清涼鄉

居士集卷第二十五 政陽文忠公集二十五

菜衣六首

尚書屯田員外郎贈兵部員外郎錢君墓表

君諱治字良範姓錢氏世為彭城人後徙吳興自君
之七世祖寶又徙常州之武進曾祖諱某祖諱某父
諱某當唐末五代錢氏起餘杭據浙東西為吳越王
於是時常州或屬江南或屬吳越而武進錢氏獨不
顯方以儒學廉讓行于鄉里連三世不仕宋興取江
南常州歸于有司君始以州進士舉中景德二年甲
科試祕書省校書郎為揚州廣陵湖州海陽縣令遷



寧國軍節度推官監黃州麻城茶場遂知縣事遷著作佐郎知新州新水陳安軍金堂縣又遷秘書丞知秦州知華縣垂遷死回負外郎通判宣州未行明道二年六月十一日以疾卒于家享年五十有二君少好學能為文辭家貧其母賢守躬織緝以資其學問每夜讀書一瑣不母為談場止之君陽呼母且強輒復起讀一有詳三州舉進士第一試禮部高第遂中甲科為吏長於決獄歷六縣皆有能政湖州自五代時劉氏暴殘其民君為海陽經年民歸業者千餘戶由是海陽升為大縣湖之大姓某氏火迹其來自某

家吏補訊之某家號寃不服太守刁港曰獄非錢君不可君問大姓得火所發牀足驗之疑里仇家物因率吏入仇家取牀折足合之皆是仇人即服曰火自我出然故遺其迹某家者欲自免也某家誠寃君即日出某家獄致仇人以法舉州稱為此字無神明其後宣州數決大獄及旁近郡獄有疑者皆歸決於君工部侍郎凌策知宣州尤稱君文學曰吏事不足汚子當以文章居臺閣欲薦其吏未及而策卒初宣州官歲市茶于涇縣命君主之策子不肯以惡茶數千斤入于官君立焚之以白策策益以此知君策亦君歎

曰世無知我者矣在麻城以茶課歲增五倍遂遷著作金堂故多盜君以伍保籍民察其出入凡為盜者許其徒告以贖罪盜遂止會甘露降其縣明年麥禾大稔麥一莖五岐禾一莖五穗者縣人以爲君政所致謂之錢公三瑞君歎曰吾知治民爾瑞豈吾致哉縣人爲君立生祠如牟民不農桑以鹽爲生君曰使民足以衣食鹽猶農也乃悉求鹽利害爲條目民使其利而鹽最增積以石數者至四十五萬君在如牟時年五十或歎其仕不達君曰使吾政行於民是達也蔡文忠公爲御史中丞數欲引君爲御史會君卒

君平生所爲文章三百餘篇號曰曉書君之皇考贈殿中丞母諸葛氏封萬年縣太君從封福昌娶蔣氏初封樂安縣君又封福清子男五人曰公鍊公瑾公輔公儀公佐蔣氏有賢行自君之卒日以君所爲勗其五子以學蔣氏後君二十年以卒卒時公瑾公輔皆以進士及第公瑾爲新縣尉公輔以文章知名當世爲太常丞集賢校理錢氏自其祖實徙武進其居與葬皆在其縣之遵教鄉教行里慶曆三一年九月庚申公鍊等葬君子其居之東北原皇里水之北至和二年三月壬午一葬上以蔣夫人從歐陽脩曰

錢姓出陸終蓋頤頤之苗裔始以士為周官久而以
為姓自三代以來無甚顯者至唐末錢氏多居東南
及錢乘亂世起餘杭有地十三州號兼吳越而王
者幾百年而武進錢氏獨以隱德累世不顯豈以力
者如彼而以德者如此哉豈其誠衰遲速之理固有
不同哉武進之錢自實七世至君有聞又有賢子不
墜益彰其執執止蓋恃力者雖盛而必衰以德者愈
進而終顯立石刻辭其示汙遠

太常博士周君墓表

有篤行君子曰周君者孝於其親友於其兄弟居父

母喪與其兄某第某居于櫛廬不飲酒食肉者三年
其言必感其哭必哀除喪而雖不能勝人事者蓋
久而復復自孔子在魯而魯人不能行三年之喪其
弟子疑以為問則非魯而他國可知也孔子歿而其
後世又可知也今世之人知事其親者多矣或居喪
而不哀者有矣生能事而死能哀或不知喪禮者有
矣或知禮而以謂喪主於哀而已不必合於禮者有
矣如同君者事生盡孝居喪盡哀而以禮者也禮之
失久矣喪禮尤廢也今之居喪者惟仕宦婚嫁聽樂
不為此持法令之所禁爾其衰麻之數哭泣之節居



處之別飲食之變皆莫知夫有禮也在上位者不以
其身其下在下者無所望於其上其遂廢矣乎故吾
於周君有所取也君諱克卿字子俞道州永明縣人
也天聖二年舉進士累官至太常博士歷建一作衡
二州司理參軍桂州司錄知高安寧化二縣通判饒
州未行以慶曆五年六月朔日卒于朝集之舍享年
五十有一皇祐五年某月葬于道州永明縣之紫
微岡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贈某官母唐氏封某
縣太君娶某氏封某縣君君學長於毛鄭詩左氏春
秋家貧不事生產喜聚書居官祿雖薄常分俸以贖

宗族朋友人有慢已者必辱為禮以愧之其為吏所
居皆有能政有文集二十卷君有子七人曰諭鼎州
司理參軍曰誥湖州歸安主簿曰誼曰諷曰誣曰說
曰誼皆未仕嗚呼孝非一家之行也所以移於事君
而忠仁於宗族而睦交於朋友而信始於一鄉推之
四海表于金石之後世而勸考君之所施者無不
可以書也豈獨俾其子孫之不廢也哉

右班殿直贈右羽林軍將軍唐君墓表

嘉祐四年冬天子既受袷享之福推恩羣臣並進爵
秩既又以其親若在若亡無有中外遠邇於是天



章閻待制尚書戶部員外郎唐君得贈其皇考號衛
府君為右羽林軍一將軍府君誨拱字某一其
先晉原人後徙為錢塘人曾祖諱休後唐天寶中舉
明經為建康一將軍節度推官祖諱仁恭仕吳越王
為唐山縣令累贈諫議大夫父諱謂官至尚書職方
郎中累贈禮部尚書府君以父廢補太廟齋郎改三
邊借職番邊一作右法殿直監舒州孔城鎮澧州
稅巡檢泰州鹽場潭州兵馬監押乾興元年七月某
日以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六府君孝悌於其家信
義於其朋友廉讓於其鄉里其居於官名公鉅人

以為材而未及用也享年不永君子哀之有子曰介
字子方舉進士皇祐中官為御史以言事切直嚴春
州別駕當是時子方之風悚動天下已而天子感悟
朕未至而復用之今列侍從居諫官自子方為秘書
丞始贈府君為太子右清道率府率其為尚書主客
員外郎殿中侍御史兼行又贈府君為右監門衛將
軍其為尚書工部員外郎五集賢院權開封府判官
又贈府君為右屯衛將軍其遷戶部員外郎河東轉
運使又贈府君為驍衛將軍蓋自登于朝以至榮顯
邁天子有事于天地宗廟推恩必及焉府君初娶博



陵崔氏贈仙游縣太君後娶崔氏贈清河縣太君皆
衛尉卿仁萁之女生一男介也五女長適太子中舍
盧圭次適歐陽吳早卒次適揚州推官高定次適進
士陸平仲次適著作佐郎陳起處曆三年八月某日
以府君及二夫人之喪合葬于江陵龍山之東原後
十有七年盛陵歐陽備乃表於其墓曰嗚呼余於此
見朝廷所以褒寵勸勵臣子之意豈不厚哉又以見
士之為善者雖埋沒幽鬱其潛德隱行必有時而發
而迹速顯晦在其子孫然則為人之子者其可不自
勉哉蓋古之為子者祿不逮養則無以及其親矣

之為子者有克自立則尚有榮名之寵焉其所以事
人之孝者篤於古也深矣子方進用於時其所以榮
其親者未知其止也姑立表以待焉

胡先生墓表

先生諱璵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為陵州一作人後
為秦州如阜一作人先生為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
誠明者遠昏愚者勵而頑傲者革故其為法嚴而信
為道久而尊師道廢久矣自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
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
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

博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為學慶曆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為太學法至今為著今後十餘年先生始家居太學學者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取旁官署一作以為學舍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當時或取一作甲科居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變舉止過之一語不問可知為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為胡公也

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謫樂拜以執祕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丁父憂去職服除為保寧軍節度推官遂居湖學召為諸王官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舍致仕遷殿中丞於家皇祐中驛召至京師議樂復以為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又以疾辭歲餘為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延居太學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已而病不能朝天子數遣使者存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太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歎



以為榮以四年六月六日卒于杭州享年六十有七
以明年十月五日葬于烏程何山之原其世次官邑
與其行事實陽羨君諱具一作誌于幽堂嗚呼先生
之德在乎人不待表而見於後世然非此無以慰學
者之思乃揭于其墓之原六年八月三日廬陵歐陽
脩述

瀧岡阡表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于瀧岡之六十年其子脩
始克秉於其所非敢緩也蓋有待也脩不幸生四歲
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嘉窮一作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

教俾至于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為吏廉而好施
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母以是為我
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櫛之梳一作髮以庇而為
生吾何恃而能自守邪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
於汝也自吾為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
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
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喪方逾年歲
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
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一作作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
吾始一二見之以為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



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
父之能養也汝父為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
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
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也而死者
求而有得和以其有一得則知不求而死者
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元常求其死
也曰顧乳者勉汝而立干旁因指而歌曰衛者
謂我歲行在成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
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殺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
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于家無

所矜飾而所為如此是真發於中者邪嗚呼其心
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辭有後也汝其勉之夫
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
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俯泣而志之不敢忘
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為道州判官泗
綿二州推官又為秦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
之澗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為江南名族太
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
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歲一作時治其家以
心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

所以居患難也其後備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
汝家故貧賤也四字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
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備始得祿而養又十有
二年列官于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備為龍圖閣
直學士尚書一字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
疾終一作于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備以非才
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
恩哀其三世故一作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
錫皇曾祖母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
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母君累贈金紫光祿

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
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
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令上初郊壇考賜爵為崇國
公太夫人進號魏一作國於是小子備泣而言曰嗚
呼為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
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
顯榮裂大寶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
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于碑既又載我皇
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詩於備者並
刊于阡俾知夫小子備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



至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熙寧三年歲次庚戌
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
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
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
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備表

集賢校理丁君墓表

君諱寶臣字元珍姓丁氏常州晉陵人也景祐元年
舉進士及第為峽州軍事判官淮南節度掌書記統
州觀察判官改太子中允知剡縣徙知端州遷太常
丞博士坐海賊儂智高陷城失守奪一官徙置黃州

久之復得太常丞監湖州酒稅又復博士知諸暨縣
編校秘閣書籍遂為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君為人外
和怡而內謹立盟其容貌迥越知其君子人也居鄉
里以文行稱少孤與其兄篤於友悌兄亡服喪三年
曰吾不幸勿失其親尤吾父也慶曆中詔天下大興
學校東南多學者而湖杭尤盛君居抗學為教授以
其素所學問而自修於鄉里者教其徒久而學者多
所成就其後天子患館閣職廢特置編校八員其選
甚精乃自諸暨召居秘閣君治州縣聽決精明賦役
有法民畏信而便安之其始治刺也如此後治諸暨

列鄰邑也其民間其來謹曰此刻人愛而思之謂不
可復得者也今吾民乃幸而得之而君亦以治刻者
治之由是放至有聲及居間下淡然不以勢利動其
心未嘗走謁公卿與諸學士羣居拘拘人皆愛親之
蓋其召自諸暨也以材行選又在館閣久而朝廷益
知其賢英宗每論人物屢稱之國家自削除僭偽東
南遼無事低兵弛備者六十餘年矣而嶺外尤甚其
山海荒闊列郡數十皆為下州朝廷命吏常以一縣
視之故其守無城其成無兵一日智高乘不備陷邕
州殺將吏有衆萬餘人順流而下潯梧封康諸小州

所過如破竹吏民皆望而散走獨君得率羸卒百餘
拒戰殺六七人既敗亦走初賊未至君語其下曰幸
得兵數千人伏小湘峽扼至險以擊驕兵可必勝也
乃請兵於廣州凡九請不報又嘗得賊覘者一人斬
之賊既平議者謂君文學宜居臺閣備侍從以承顧
問而矜然以一儒者守空城提百十飢羸之卒當萬
人卒至之賊可謂不幸而天子亦以謂縣官不素設
備而責守吏不以空手捍賊宜原其情故一切輕其
法而君以嘗請兵不得又能拒戰殺賊則又輕之故
他失守者皆奪兩官而君奪一官已而知其賢復召



丙後十餘年御史知雜蘇宋受命之明日建言請復
治君前事奪其職而黜之天子知君賢不可以一告
廢而先帝已察其罪而輕之矣又數更大赦且罪無
再坐然猶以御史新用故屈君使少避而不傷之也
乃用其校理散滿功當得者即以君通判永州方待
闕於晉陵以治平四年四月某甲子於中風眩一夕
卒享年五十有八累官至尚書司封員外郎階朝奉
郎徽正輕車都尉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諱某
贈尚書工部侍郎母張氏仙游縣大君君娶饒氏封
晉陵縣君先卒子男四人曰隅曰除曰階皆舉進

曰思兒才一歲女一人適著作佐郎集賢校理胡宗
愈君既卒天子惘然推恩錄其子隅為太廟齋郎君
之平生履憂患而遭困阨處之安焉未嘗見戚戚之
色其於窮達壽夭知有命固無憾於其心然知君之
賢哀其志而惜其命止於斯者不能無恨也於是相
與論著君之大節伐石紀辭以表見於後世庶幾以
慰其思焉熙寧元年六月十四日廬陵歐陽脩述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周君墓表諸本皆作君諱其字某茶州某縣人朝
佐竊謂篤行君子正賴公文以傳遠豈可逸其名
字鄉里乃為考春陵志意書之

君諱

悉來

賢行

君諱

文諱

胡先生

景祐

明道

一作明道

於京師

麻園野東

吾始

丁君墓

召自諸暨

也以材行選

曾祖諱輝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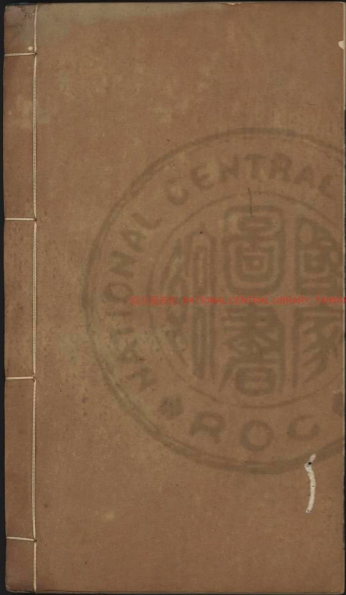
諱諒父諱東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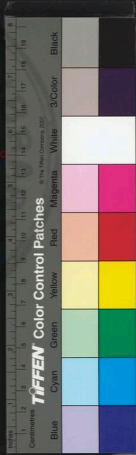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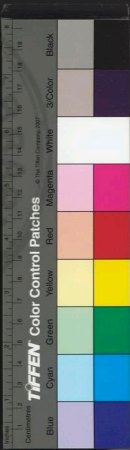




2025 BRITISH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OWNHALL R.D.C.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2025/08/05



居士集卷第二十六 歐陽文忠公集二十六

墓誌四首

尚書虞部員外郎尹公墓誌銘

公諱仲宣姓尹氏尹氏世居太原無顯者由公之父
贈刑部侍郎諱文化始舉毛詩登第此字無科能字有以
材敏稱於當時仕至尚書都官郎中於今人士語尹
氏者性性能稱其名字由是始有聞人刑部葬其父
於河南今為河南人公舉周易咸平三年中第歷梓
州銅山鳳翔麟游二主簿京兆府司理參軍澠州襄
垣主簿遷汝州梁縣中一有懷州武陟二令又遷蜀州軍



事判官薦其能者數十人拜大理寺丞太子中
舍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部員外郎歷知汝州之
崇鄭州之滎陽一作又知大寧監通判華州又知資
州皆有政績一作績最後知郢州至州之三日晨起衣
冠得疾一有及疑卒實景祐四年三月七日也年七
十一以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葬壽安母鄭氏德興
縣太君妻張氏壽安縣君子七人源洙湘冲淑沂泳
諸孫十餘人公既卒許州進士朱生遊資州資人作
州家家能道公之遺事及聞公喪皆巷哭其吏與民
各以其類之浮屠發哀受弔朱生既得公善十餘事

為作遺愛錄以遺資人朱生未嘗識公者而言若茲
信矣嗚呼善人之為善也生不赫赫於當時則其遺
風餘思在乎人者必有時而著公生而為善歿也見
思一作銘者所以名其善功以昭後世也

大石銘曰

物塞而通必艱其初至于大才乃燁而數尹氏之先
久室不耀自公再世始發其爽公不墜德有善在人
義當其與在子與孫一作

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墓誌銘

刑散大夫行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知鄧州軍州



子兼管內勸農使上轎車都尉陽夏縣開國男食邑
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謝公諱絳字希深其先出於黃
帝之後任姓之別爲十族諸其一也其國在南陽宛
三代之際以微不見至詩嵩高始言周宣王使召公
營謝邑以賜中伯蓋謝先以失國其子孫散亡以國
爲姓歷秦漢魏益不顯至晉宋間謝氏出陳郡者如
爲盛族公之皇考曰太子賓客諱濟其爵陳留伯至
公開國又爲陽夏男皆在陳郡故用其封復因爲陳
郡人然其官邑卒奔隨世而遷其譜自八世而下可
見曰八代祖汾爲河南緱氏人至五代祖希圖始遷

而南或華嘉興或華農水自呈考已上三代皆華統
州之富陽公以寶元二年四月丁卯來治鄧其年十
一月己酉以疾卒于官以遠不克歸于南即以明年
八月得州之西南某山之陽遂以葬公享年四十有
五初娶夏侯氏先卒今舉以附後娶高氏文安縣君
三男六女男某皆將作監主簿女一早亡五尚幼公
之卒其客歐陽脩弔而哭于位退則歎曰初賓客之
薨脩獲銘其德納諸富陽之原令又哭公之喪哭者
在位莫如脩善蓋嘗銘其世矣乃論次其終始曰公
千十五起家試秘書省校書郎復舉進士中甲科以

本禮部知潁州汝陰縣遷光祿寺丞上書論四民失
業楊文公薦其材召試充秘閣校理再遷太常丞通
判常州丁母晉陵郡君許氏憂服除遷太常博士用
鄭氏經唐故事議昭武皇帝非受命祖不宜配享感
生帝天聖中天下水旱而蝗河決壞滑州又上書用
洪範五行京房傳推災異所以為天蠱告之意極陳
時所闕失無所諱與修真宗國史遷祠部員外郎
直集賢院通判河南府移書丞相言歲凶嵩山宮宜
罷勿治又上書論妖人方術士不宜出入禁中請進
所賜先生處士號歲滿權闕封府判官再遷兵部員
外郎為三司度支判官上書論法一作禁密苑透背
詔書云自內始今內人賜衣復下有司取之是為法
而自戾無以信天下又言後苑作官市龜筒亦禁物
民間非所有有之為犯法因請罷內作諸器皆以其
職言又言有司多一作求上旨一作從中出而數更
且謂號令數變則虧國體利害偏聽則惑聰明請若
務欲各行而守者惠於不一請凡詔令皆由中書樞
密院然後行郭皇后廢上書用詩白華引申右衰以
以為戒景祐元年丁父憂服除一作宣和二年召
試知制誥判流內銓諫者言李照新定祭不可用下

其議者久不決公為兩議曰宋樂用三世矣無之
法不合古吾從舊乃署其一議曰從新樂者異署議
者皆從公署公為人肅然自脩平居溫溫不妄喜怒
及其臨事敢言何其壯也雖或聽或否或論高而不
能行或後果如其言皆傳經據古切中時病三代已
來文章盛者稱西漢公於制誥尤得其體世所謂常
楊元白不足多也公既以文知名至於為政無所不
達自汶陰已有能名佐常州至今常人思之錢思公
守河南恚以事屬之是時莊獻明肅太后莊懿太
后起二陵於永安至於鐵石魯楹不取一物於民而

足修國子學教諸生自遠而至者百餘人舉而中第
者十八九河南人聞公喪皆出涕諸生畫像於學而
祠之初吏部擬官以圭曰有無為均公取州縣田覆
其實者準其方之物賈一行差為多少楊之省中它
有名而無實者皆不用人以為便天下之吏有定職
而無定負故選者常患其多而久積吏緣以姦至公
為之選而集者有不逾旬而去天下皆稱其平其過
事尤劇一尤若簡而有餘及求知鄧州其治益以
寬靜為本州遠無事先時有妖僧者以偽言誘民男
女數百人往往晝夜為會凡六七年不廢公則取其



自惡二人寘之法餘一不問民始知公法可畏而安
於不苛南陽堰引滿水溉公田水之來遠而少能及
民而堰故物則數破公議復召信臣故梁以罷鄆人
歲役而以水與民大興學舍皆未就而卒始公來鄆
食其廩者四十餘人或疑其多及其喪為之制服其
治衣飾纓二婢至三從孤弟妹皆聚而食之卒之日
廩無餘粟家無餘貲入哭其堂機無新衣然平生有
志於喜賓客談宴怡怡如也自少而仕凡三十年間
自守不回而外亦不為甚異比其始終大節也

下者皆六史公事惟其文者以多為少今中不能乃
不暇其書公之事學其者其大者以多為少今中不能乃

何多與繁乎之而不克克使公而書正則極其材以
八中解者又書不極書而又著其其大者則其其
李七等銘曰

壽吾不知命繫其偶不俾其隆安歸其咎惟德之明
惟仁之茂惟力之為而公之有

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簡肅薛公墓誌

銘

明道二年尚書禮部侍郎參知政事河東公以疾告
歸其政天子曰吾不可以數煩公乃詔優公不朝而
使視事如故居歲中數以告乃得還第又數以告然
後拜公為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尚書都省罷其



以事景祐元年八月庚申公薨于家年六十有八贈
兵部尚書公諱奎字宿莖姓薛氏薛氏之先出於黃
帝之後任姓任姓之別為十族薛者美仲之始封也
其後美仲去遷郡而仲旭留居薛春秋之際以國凡
經而其子孫後以為氏比其語也隋唐之間薛姓居
河東者為最盛公絳州平平人也曾王父羅太保諱
某大王父贈太傅諱某王父 顯中丞贈太師諱某三
世皆不顯而以公貴初太宗皇帝伐并州太師以
策干行在不見用罷公生十餘歲已能屬文辭太師
顧曰是必大吾門吾復何為乃不復事生業務施貸
以調贈問曰吾有子矣後何患後五十年公始佐今
天子參政事為世名臣如其言公為人敦篤忠烈果
敢明達初舉進士為州第一讓其里人王嚴而居其
次於蘇鄉里皆稱之淳化三年再舉乃中授秘書省
校書郎隰州軍事推官始至取州獄已成書活寃者
四人徙儀州推官士爭薦其能丁大夫人憂服除用
薦者拜大理寺丞知興化軍莆田縣悉除故時王氏
無名租莆田人至今以為德遷殿中丞知河南長水
縣徙知興州州舊鑄鐵錢用功多人以為苦公乃募
民有力者弛其山使自為利而收其鐵租以鑄悉罷

征者人用不勞遷大常博士御史中丞向敏中薦公
材中御史就拜監察御史召為殿中侍御史判三司
都磨勘司賜緡衣銀魚出為陝西轉運副使坐舉人
免官居數月通判陝府歲餘召還臺安撫河北稱旨
改尚書戶部員外部淮南轉運使江淮制置發運使
開揚州河廢其三堰以便漕船歲以八百萬石食京
師其後罕及其多轉使部員外郎守太師憂去職不
許唐二散入為三司戶部副使與三司使李士衡爭
事省中士衡扳時權貴人為助公拜戶部郎中有昭
文館出知延州遷吏部郎中入為龍圖閣待制知開

封府遷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契丹使蕭從順來朝
是時華嚴明肅太后垂簾聽政從順舉止多不遜
以謂南使至契丹者皆見太后遂請見之朝議患之
未有以決公獨以理折之從順乃止而嫉公者譏其
滿禁中語由是拜集賢院學士出知并州改知秦州
秦州宿重兵嘗餽食公為勸儉積富教民水種歲
中遷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而秦之餘粟積者三百萬
枉筭之術者三十萬覈民舊隱田數百頃所得芻粟
又十餘萬秦州之民與其善者一作落數千人詣轉運
使請留不果公在開封以嚴為治肅清京師京師之



至私以俚語曰公且扣戒曰是不可犯也國因為
之數空而至令之人猶或目之及屠蜀尤有善收氏
有得偽蜀時中書印者夜以錦囊掛之西門門一作
者以白蜀人隨之者萬計皆恟恟一作出吳語且觀
公幼為公顧主吏藏之略不取視民乃止老嫗告其
子不孝者子諱窮不能養公取傳錢與之曰用此為
生以養母子遂相慈孝里富人三女皆於民或妻乎
其產公初其質為三為嫁其女於是人皆以公為仁
思蜀人喜亂而易搖公既鎮以無事又能順其風俗
從容宴樂及其臨事破姦發伏逆見隨決如逢蒙之
射而方朔之占無一不中蜀人善射愛且畏之以比
林尚書詠而不肯開封天子之歲益州蜀一都會皆
世號尤難理者而公尤有名其猛寬之政前後屢施
可謂如其方矣入拜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遂拜
叅知政事公入謝上曰先帝嘗言卿可用吾今用卿
矣公益感慕自勵而素剛毅守節不苟合既與政尤
擬立無所牽隨然遂欲繩天下無細大一一入於規矩
性往不可共意則歸卧于家歎息憂愧輒不食家人
笑其何必若此公曰吾慚不及古人而懼後世譏我
也公嘗使樊丹與其君臣語而以論議服其坐中其

後契丹使來必問公所在及聞已用乃皆喜曰是得
人矣邊地得諜者言契丹欲奔約舉兵上亟召大臣
議或欲還將增兵公曰契丹畏吾而貪利且無隙以
開其端共必不動不宜失持重之勢而使其可窺已
而卒無事他日上顧公曰果如公言於是益重之明
通二年莊獻明肅太后欲以天子袞冕見太廟臣下
依違不決公獨爭之曰太后必若王服見祖宗若何
而拜乎太后不能奪為改他服太后崩上見羣臣泣
曰太后疾不能言而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公
遽曰其在袞冕也然服之豈可見先帝乎上大悟卒

以右服葬於是益以公為舉可用也一稱也字下有
不公先娶潘氏早卒後娶趙氏令封金城郡夫人子
男一人直孺大理寺丞女五人長適故職方員外郎
張奇其次適故開封府士曹參軍喬易從早亡次適
太原王拱辰早亡次適廬陵歐陽偕次又適王氏公
既貴贈其曾祖而下三室曰太保太傅太師追封曾
祖妣某氏某夫人祖妣某氏某夫人妣某氏某夫人
公性孝慈雖在大位家人勤儉不知為驕奢諸子幼
孤撫養不異平生所為文章四一作十卷直而有氣
如其為人五年某月某甲子其孤直孺奉其柩自京

師葬于絳州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即事先期狀公之
功行上之太常太常議曰謚法一德不漸曰簡執心
決斷曰肅令其狀應法乃謚曰簡肅銘曰

薛夏之封以國為姓其後河東隋唐最盛公世載德
實河東人必大其門太師之云公之從事以難為易
參于大政不撓不牽屢決大議有言炳然公不為相
告病還家贈賻之榮尚書是加公有敏德輝其行事
公有令名有司之誌事告之史謚傳于孫又刻銘章
納于墓門

贈尚書度支員外郎張君墓誌銘

君諱思宇希聖青州人也曾祖諱庭實不仕祖諱弟
贈尚書職方郎中父諱從化尚書駕部員外郎贈秘
書少監毋河南縣太君朱氏君天禧四年舉進士及
第為濰州司理參軍青州益都縣主簿開封府倉曹
參軍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益都縣兩遷秘書丞太
常博士通判閬州權知興元府景祐四年九月十七
日以疾卒于官享年六十有四君世以明經仕宦至
君始為辭章舉進士官雖卑事親能盡其養不知其
祿之薄也退與妻子惡衣蔬食無難色居親喪盡哀
葬其家三十餘喪鄉里稱其孝為吏所至有能名京

東嶽大飢所在盜賊起獨君所治益都無盜而賑卹
飢人比他縣尤多安撫使以為言詔書褒美在閬州
治嘉陵江石隄民至今賴之君為博士時其弟愈猶
為布衣君嘗歎曰吾年四十有七始以進士及第今
且老吾志其衰矣頓其三子曰是必大吾門因獨念
其弟愈先君之所愛也乃欲致其任以冀一子恩得
以命其弟顧貧未能去祿仕每以為恨已而其子唐
卿舉進士第一君聞之喜且泣曰吾志其就矣乃上
書求致仕且欲官其弟愈未及而卒君娶王氏馮朝
縣君後君二十二年以卒子男三人唐卿將作監

通川陝府唐輔孟州濟源縣尉皆早卒唐氏今為松
書丞女二人長適范田貞外郎任沈次早卒孫男二
人曰危行果行孫女二人皆尚幼君以子恩贈尚書
度支員外郎夫人王氏亦以子恩封長壽縣太君以
嘉祐四年十月十二日葬君夫人于青州益都縣仁
德鄉之南源銘曰

張有世序是為青人君治益都有政于民仕也四方
昌其子孫終必返本斯之謂仁鄉人之思封樹長存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尹公墓銘

此下一有
二隸兩字

及寢

一作反

朱生

一作朱公

善此下
有字

尹公墓銘

終始
妙一作

許簡齋公墓銘後世識我一作識

居士集卷第二十七 歐陽文忠公集二十七

墓誌五首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墓誌銘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

一云行給事中知許州上
二云行給事中知許州上

子免臣

免臣請銘以葬曰吾叔父病且亟矣猶卧而使

我誦子之文今其葬宜得子銘以藏公之名在人耳

日五十餘年前卒一歲子始拜公於許公雖衰且一

病其言談詞氣尚足動人嗟予不及見其壯也然

嘗聞長老道公底平景德之初一遇真宗言天下

事聞長老道公底平景德之初一遇真宗言天下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尹公墓銘

此下一有
二隸兩字

及寢

一作反

朱生

一作朱公

善此下
有字

尹公墓銘

終始
妙一作

許簡齋公墓銘後世識我一作識

居士集卷第二十七 歐陽文忠公集二十七

墓誌五首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墓誌銘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

一云行給事中知許州上
二云行給事中知許州上

子堯臣

堯臣字堯臣請銘以葬曰吾叔父病且亟矣猶卧而使

我誦子之文今其葬宜得子銘以藏公之名在人耳

日五十餘年前卒一歲子始拜公於許公雖衰且一

病其言談詞氣尚足動人嗟予不及見其壯也然

嘗聞長老道公底平景德之初一遇真宗言天下

事



甲合意遂以人主為知己當時播紳之士
之若不可及已而擴斥流離四十年間白看翰林卒
老一州嗟夫士果能自為材和惟世用不用爾故予
記公終始至於咸平景德之際尤為詳焉良以悲其
志也公諱詢字呂言世家宣城年二十六進士及第
試校書郎判鹽監判官遷將作監丞知杭州仁和縣
又遷著作佐郎舉御史臺推劾劾官時亦未之奇也咸
平三年與考進士於崇政殿真宗過殿廡中一見
以為奇材召試中書直集賢院賜緋衣銀魚是時契
丹數寇河北李繼遷急攻靈州天子新即位銳於為
治公乃上書請以朔方授潘羅支使自攻取是謂以
擊夷攻蠻夷真宗然其言問誰可使羅支者公自
請行天子惜之不欲使蹈兵間公曰苟活靈州而罷
兩兵何惜一悔詢天子壯其言因遣使羅支未至而
靈州沒于賊召還遷太常丞三司戶部判官教訪時
事一精敏得於是屢言西北事時邊將皆守境不能
出師公請此請大臣臨邊督戰募遊兵擊賊會韓琦
亦請材可論傳者揚瓊敗績當誅琦有言而田紹
斌王榮等可責其効以贖過凡數十事其言甚壯天
子益器其材數欲以知制誥宰相有言不未可者

勿已其後繼遷卒為潘羅支所困而朝廷以兩錢授

德明德明頓首謝罪河西平天子亦再幸澶淵

不用初坐斷田訟失實通判杭州徙知蘇州又徙兩

浙轉運使使還判三司開拆司遷太常博士用封

樺恩遷祠部員外郎又坐事出知濠州以刑部員外

郎為荆湖北路轉運使坐擅給驛馬與人奔侵

而馬死奪一官通判襄州徙知鄂州又徙蘇州天禧

元年復為刑部員外郎陝西轉運使靈州奔巴久公

與秦州曹瑋得胡虜河路可出兵無沙行

阻而能經心趙靈州遂請瑋居環慶以圖出師

會瑋入為宣徽使不克而止遷工部郎中坐未能友

與人趙懷州團練副使再與人池州天聖元年拜

度支員外郎知廣德軍徙知楚州遷兵部員外郎知

壽州又知陝府六年復直集賢院又遷工部郎中改

直昭文館知荆南府召為龍圖閣待制糾察在京刑

獄判流內銓改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未行遷兵部

郎中樞密直學士以往就遷右諫議大夫入知通進

銀臺司復判流內銓改翰林侍讀學士羣牧使遷給

事中知審官院以疾出知許州康定二年六月某日卒



官公好學有文九五物此喜為詩為人嚴毅修潔
而材辯敏明少能慷慨見奇真宗自初召試感激言
事自以謂君臣之遇已而失職逾二十年始復直於
集賢一作集賢殿比登侍從而門生故吏曩時所考
進士或至宰相君大官故其視時人常以先生長者
自處論事尤多發憤其在許昌繼遷之孫復以河西
叛朝廷出師西方而公已老不復言兵矣享年七十
有八以終一錐此梅氏遠出梅伯世久而謂不明公
之皇曾祖諱超皇祖諱遠皆不任父諱龜贈刑部侍
郎夫人劉氏彭城縣君子五人長曰鼎臣官至殿中

丞次曰實臣皆先公卒次曰得臣太子中舍次

曰輔臣前將作監丞次曰清臣大理評事公之卒天

子贈賜優恤一字無此加一作得臣殿中丞清臣衛尉

寺丞明年八一作月某日葬公宣州之某縣某鄉某

原一作銘曰

士之所難有強無時偉歟梅公人主之知勇無不取
惟義之為困于翼飛中奮以歛一失其塗進退而坎
理不終窮既晚而通惟其壽考福祿之隆一作

尚書都官員外郎歐陽公墓誌銘

諱暉字自華於檢校工部尚書諱託彭城縣君劉



人之室為曾孫武昌縣令諱柳蘭陵夫人

字蘭陵夫人

蕭氏之室為孫贈太僕少卿諱偃追封潘原縣太

君李氏之室為第三子於脩為叔父脩不幸幼孤依

于叔父而長焉嘗奉太夫人之教曰爾欲識爾父乎

視爾叔父其狀貌起居言笑皆爾父也脩雖幼已能

知太夫人言為悲一作而叔父之為親也歐陽氏世

家江南偽唐李氏時為廬陵大族李氏亡先君昆弟

同時而任者四人獨先君早世其後三人皆登于朝

以歿公以輔咸平三年舉進士甲科歷南雄州判官

隴閔二州推官江陵府掌書記拜太子中允太常丞

博士尚書屯田都官二員外郎享年七十有九最後

終于家以慶曆四年三月十日葬于安州應城縣高

風鄉彭樂村於其葬也其素所養兄之子脩泣而書

曰嗚呼叔父之亡吾先君之昆弟無復在者矣其長

養教育之恩既不可報而至於狀貌起居言笑之可

思慕者皆不得而見焉矣惟勉而紀吾叔父之可傳

于世者庶以盡脩之志焉公以太子中允監興國軍

鹽酒稅太常丞知漢州維縣博士知端州桂陽監屯

田員外郎知黃州遷都官知永州皆有能政坐舉人

季官復以屯田通判欽州以本官分司西京許家子



隨復遷都官于家遂致仕景祐四年四月九日卒公
為人嚴明方質尤以潔廉自持自為布衣非其義不
輒受人之遺少而所與親舊後或甚貴終身不造其
門其淮官臨事長於決斷初為隨州推官治獄之難
決者三十六人字有大洪山寺峯寺與僧數百人轉運
使疑其積物多而僧為姦利命公往籍之入僧為
僧以白金千兩愧公公笑曰吾安用此然汝能聽我
言乎今歲大凶汝有積穀六七萬石能盡以輸官而
賑民則吾不籍汝僧喜曰諾飢民賴以全活陳堯咨
以蒙賞白驕一有於此不決五字為官屬莫敢仰視在江陵用

私錢詐為官市黃金府吏持帖強索佐署公呵吏曰
官市金常有文符獨不肯署堯咨雖憚而止然泗轉
運使出公不使居府中鄂州崇陽素號難治乃從公
治之至則決滯獄百餘事縣民王明與其同母兄李
通爭產累歲明不能自理至貧為人賃春公折之一
言通則具伏盡取其產鉅萬一字歸于明通退而無
怨言桂陽民有爭舟而相毆至死者數人不決公自
臨其獄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而飲食之食訖悉勞而還
于獄獨留一人于庭留者色動惶顧公曰殺人者汝
也因不知所以然公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手持匕而

汝獨以左本死者傷在右肋此汝毅之明也因即涕泣曰我毅也不敢以累他人公之臨事明辨有古良吏決獄之術多如此所居人皆愛思之公娶范氏封福昌縣君子男曰人長曰宗顏次曰宗閔其二早亡女一人適張氏亦早亡銘曰

公之明足以決於事愛足以思於人仁足以施其族清足以潔其身而銘之以此足以遺其子孫

江寧府句容縣令贈尚書兵部員外郎王公

墓誌銘

王氏世家開封陳留之通許鎮咸平中分通許為咸

平縣故王氏今為開封咸平人公諱某字某曾祖諱不祖諱粹父諱統世以貴祿里中不樂仕宦而好施其有以謂人之急及公而貨益衰乃歎曰吾聞施於為政其利可以嗣天下貨安足道哉乃慨然以孔氏尚書舉於有司累不中因此他適曰可以為政何擇焉初任蔡州萊陽主簿會令坐事解去公署令事告其氏曰令欲為法簡而利民博者當何為去其甚惡可也乃縛故吏唐權餘其宿惡上于州牧其眷而還之縣之姦豪皆斂色屏氣指權相戒不可犯公法公曰使或為令齊年不獨善人不懼惡人可使惡人為



善也巴西河決東平公部縣丁夫數千召檣署隊長
權善曰公許我自新矣卒以丁夫治河為諸縣最歷
營州蘭溪嗣陳州項城主簿會歲旱蝗州守風吏掇
田者言旱不為災公與守爭至三四民得復乃已改
顯州司法參軍州民藥氏為盜會赦出入里閭操弓
矢為民害有朱氏者篡奪二人謀殺之法當死公曰
為法所以輔善而禁惡也今株良民為惡盜報仇豈
法意邪乃收列之朱氏得減死改華州司法遷蘇州
之吳江江寧之句容二縣令遷老于京師以其年暮
月某日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九公好學善書喜寬容

務刑人嚴急而為世寬靜沈默

一有及於吏事此左
神為不君此并左

右丞史有不知意未嘗督責諸子問之則曰刑法豈
為喜怒設邪公初娶趙氏永安郡太君後娶李氏陳
留郡太君子男十八人二早卒女二一人一

卒

子家一迺朱氏慶曆四年九月庚申葬于開封尉氏
蔣成卿栢子原之新塋於其葬也長子拱壁右侍禁
次拱之左班殿直次拱德衛州獲嘉縣令次拱安右
班殿直次拱已守將作監主簿次拱式尉氏縣尉次
拱辰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次拱著欽州司戶參
軍以中丞之貴累贈尚書兵部員外郎將葬中丞君

泣而語其伯仲曰吾家通許世有陰德于人而無興者至吾先君不有于其躬而以貽後世小子不佞幸得備貧御史甫進遇大夫之後小子何有焉然懼于後世徒見王氏之興而不知吾世積漸之所以來者若此其可無銘乃來求銘銘曰

公世以賢施德于人至公貴衰乃施于官有子之一足大公門矧公多子多子多孫惟彼世德如流有涼其來者遠愈積益蕃銘昭其昧以永厥存

張子野墓誌銘

吾友張子野既亡之二年其弟元以書來請曰吾兄

之喪將以今年三月某日葬于闕封不可以不銘也之莫如子宜為呼子雖不能銘然樂道天下之善以傳焉况若吾子野者非獨其善可銘又有平生之舊朋友之恩與其可哀者皆宜見於予文宜其來請於予也初天聖九年予為西京留守推官是時陳郡謝希深南陽張堯夫與吾子野尚皆無恙於時一府之士皆魁傑賢豪日相往來飲酒歌呼上下角逐爭相先後以為笑樂而堯夫子野退然其間不動聲氣衆皆指為長者予特尚少心壯志得以為洛陽東西之衡賢豪所取者多為適然耳其後去洛來京師南走

夷陵盛江漢其行萬三四千里山阻水厓窮居獨遊
思從義人逸不可得然雖洛人至今皆以謂無如暫
時之盛然後知世之賢豪不常聚而交遊之難得為
可惜也初在洛時已哭堯夫而銘之其後六年又哭
希深而銘之今又哭吾子野而銘之猶於是又知非
徒相得之難而善人君子欲使幸而又在於世亦不
可得也一有嗚呼可哀也已子野之世曰贈太子太師
諱某曾祖也宣徽北院使樞密副使累贈尚書令諱
遷皇祖也尚書比部郎中諱敏中皇考也曾祖妣李
氏蘆西郡夫人祖妣宋氏昭應郡夫人孝章皇后之

妹也妣李氏永安縣太君子野家聯右甥世久貴仕
祿被服操履甚於寒儒好學自力善筆札天聖二年
舉進士歷漢陽軍司理叅軍開封府咸平主簿河南
法曹叅軍王文康公錢思公謝希深與今叅知政事
宋公咸薦其能改著作佐郎監鄭州酒稅知開州開
中縣就拜秘書丞秩滿知亳州鹿邑縣寶元二年二
月丁未以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八子仲郊社學坐
次從次幼未名女五人一適人吳妻劉氏長安縣君
子野為人外雖愉怡中自刻苦過人渾渾不見圭角
而志守端直臨事敢一作決平居酒半脫冠垂頭童

然禿且白矣子固已悲其早衰而遂止於此豈其中亦有不自得者和子野諱先其上世博州高堂人自曾祖已來家京師而幕開封今為開封人也銘曰嗟夫子野質厚朴良孰也其亨孰短其長豈其中有不自得而外物有以戚開封之原新里之紳三世子此其歸其藏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并序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魯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白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

生年逾四十寡貧不娶李丞相迪將以其弟之女子妻之先生疑焉介與羣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又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之行義也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第道輔為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是之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既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歎嗟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其後介為學官語于朝曰先生非隱者也欲仕而求得其方也慶曆二年樞密副使范仲淹資



政殿學士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嘗召見適英閣說詩一節將以為侍講而弼之者言其謹說多異先儒遂止七年徐州人孔直溫以任謀捕治索其案得詩有先生姓名坐監度州商稅徙泗州又徙知河南府長水縣簽書應天府判官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鼎等十餘人上言孫某行為世法經為人師不宜棄之遠方乃復為國子監直講居三歲以嘉祐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六官至殿中丞先生在太學時為大理評事天子臨幸賜以綈衣銀魚及聞其

喪惻然予其家錢十萬而公卿大夫朋友太學之諸生相與弔哭贈治其喪終是以其年十月二十七日葬先生於鄆州須城縣廬一作泉鄉之北扈原先生治春秋不惑傳註不為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感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為多方其病時樞密使韓琦言之天子選書史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得其書十有五篇錄之藏于秘閣先生一子大年尚幼銘曰聖既歿經更賊焚逃藏朕亂僅傳一作存存衆說乘之汨其原惟迂百出雜偽真後生率早習前聞有欲志



之寡攻羣往往止燿以膏新有勇夫子開浮雲刮瘳
蔽蝕相吐吞日月卒復光破昏悖我功利無窮垠有
考其不在斯文

居士集卷第二十七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於許一作其兄其一作其時邊將三字上

聖既歿經更戰焚一作更焚

居士集卷第二十八 歐陽文忠公集二十八

墓誌六首

蔡君山墓誌銘

予友蔡君謨之弟曰君山為開封府太康主簿時予
與君謨皆為館閣校勘居京師君山數往來其兄家
見其以縣事決於其府尹兵遵路素剛好以嚴憚
下吏君山年少位卑能不懾屈而得盡其事之詳兵
公獨喜以君山為能予始知君山敏於為吏而未知
其他也明年君謨南歸拜其親夏京師大疫君山以
疾卒于縣其妻程氏一男二女皆幼縣之人哀其貧



之寡攻羣往往止燿以膏新有勇夫子開浮雲刮瘳
蔽蝕相吐吞日月卒復光破昏悖我功利無窮垠有
考其不在斯文

居士集卷第二十七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於許一作其兄其一作其時邊將三字上

聖既歿經更戰焚一作其人

居士集卷第二十八 歐陽文忠公集二十八

墓誌六首

蔡君山墓誌銘

予友蔡君謨之弟曰君山為開封府太康主簿時予
與君謨皆為館閣校勘居京師君山數往來其兄家
見其以縣事決於其府尹兵遵路素剛好以嚴憚
下吏君山年少位卑能不憚屈而得盡其事之詳兵
公獨喜以君山為能予始知君山敏於為吏而未知
其他也明年君謨南歸拜其親夏京師大疫君山以
疾卒于縣其妻程氏一男二女皆幼縣之人哀其貧



以錢二百千為其贖程氏泣曰吾家素以廉為吏不
可以此污吾夫拒而不受於是又知君山能以惠愛
其縣人而以廉化其妻妾也君山問嘗語予曰天子
以六科策天下士而學者以記問應對為事非古取
士之意也吾獨不然乃晝夜自苦為學及其亡也君
謨發其遺藁得十數萬言皆當世之務其後踰年天
子與大臣講天下利害為條目其所改更於君山之
藁十得其五六於是又知君山果天下之奇才也君
山景祐中舉進士初為長谿縣尉縣媼二子漁於海
而亡媼指某氏為仇告縣補賊縣吏難之皆曰海有
風波豈知其不水死乎且雖果為仇所殺若死不得
則於法不可理君山獨曰媼色有冤吾不可不為理
乃陰察仇家得其迹與媼約曰吾與汝宿海上期十
日不得死則為媼受捕賊之責凡宿七日海水潮二
媼踰而至驗之皆殺也乃捕仇家伏法民有大婦借
出而監殺共守舍子者君山亟召里民畢會環坐而
執視之指一人曰此殺人者也訊之果伏衆莫知其
以何術得也長谿人至今喜道君山事多如此曰前
史所載能吏號如神明不過此也自天子與大臣條
天下事而屢下舉吏之法尤欲官無小人必得其材

TI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方求天不能支而君山死矣此可為痛惜者也君山諱高享年二十有八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今年君謨又歸迎其親自太康取其柩以歸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所且謂子曰吾兄弟始去其親而來京師欲以仕宦為親榮今幸還家吾弟獨以柩歸甚矣老者之愛其子也何以塞吾親之志子能為我銘君山乎乃為之銘曰

嗚呼吾聞仁義之行于天下也可使父不哭子老不哭少一作嗟夫君山不得其壽父母七十扶行一作返拯退之有言死孰謂天子墓子銘其傳不朽庶幾

以此慰其父母

黃夢升墓誌銘

予友黃君夢升其先婺州金華人後徙洪州之分寧其曾祖麟元吉祖諱某父諱中雅皆不仕黃氏世為江南大族自其祖父以來樂以家貲賑鄉里多聚書以招一作四方之士夢升兄弟皆好學尤以文章意

氣自豪子少家隨一作夢升從其兄茂宗官于隨子

為童子一作下時為立諸兄側見夢升年十七八

眉目明秀善飲酒談笑于雛幼心已獨奇夢升一作

知夢升為後七八年于與夢升皆舉進士於京師



夢升得丙科初任興國軍永興主簿快快不得志以
疾一作去久之復調江陵府公安主簿時予一作詩
夷陵令遇之于江陵夢升顏色憔悴初不可識久而
握手嘘噓相飲一作以酒夜醉起舞歌呼大噉一作
予益悲夢升志雖衰而少時意氣尚在也後二年予
徙乾德令夢升復調南陽主簿又遇之于鄧州常問
其平生所為文章幾何夢升慨然歎曰吾已諱之矣
窮達有命非世之人不知我一作我羞道於世人也
曰子知我者一作乃肯出其文讀之一作博辨

偉其此強意氣奔放猶此不可禦予又益悲夢升
志雖困而獨其此文章未衰也是時謝希深出守
鄧州尤喜稱道天下士予因手書夢升文一通欲以
示希深未及而希深卒予亦去鄧後之守
鄧者皆俗吏一作不復知夢升夢升素剛不苟合負
其所有常快快無所施一作卒以不得志死于
高陽夢升諱注以寶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卒享年
四十有二其平生所為文曰破碎集公安集南陽集
九三十卷娶潘氏生四一作子其二女將以慶曆
四年某月某日葬于黃坊之先塋一作其弟渭



泣而來告曰吾兄患世之莫吾知孰可為其銘子素
悲夢升者因為之銘曰

予嘗讀夢升之文至於哭其兄子序之詞曰子之文
章電激雷震兩電忽止間然滅浪未嘗不淚滿歎息
而不已嗟夫夢升曾不及序不察不驚不寤理識孰
與一作其有不使其施吾不知所歸咎復為夢升而
悲

大理寺丞狄君墓誌銘

距長沙縣西三十里新陽鄉梅溪村一作新陽縣東
有墓曰伏君之墓者廼予所記一作穀城孔子廟

所謂狄君粟者也始君居穀城有善政嘗已見於予
文及其亡也其子遵誼泣而請曰願卒其詳而銘之
以終先君死生之賜焉序曰君者其壽止於五
十有六其官止於一卿丞蓋其生也以不知於世而
止於是若其歿而又無傳則後世遂將泯沒而為善
者何以勸焉此予之所欲銘也君字仲莊世為長沙
人幼孤事母鄉里稱其孝好一作學自立年四十始
用其兄某蔭補英州真陽主簿再調安州應城尉能
使其縣終君之去無一人為盜薦者稱其材任治民
乃遷穀城令漢旁之民惟鄧穀為富縣尚書銓吏常

逸厚賂以售貪令故省中私語一以一二數之
措為奇貨而二邑之民未嘗得廉史其豪猾習以賂
賄汚令而為自恣至君一切以法繩之姦民大吏不
便君之政者往往誣於其上雖按覆率不能奪君所
為其州所下文符有不如理必輒封還州吏亦切齒
求君過失不可得君益不為之屈其後民有訟田而
君誤斷者誣之君坐被劾已而縣籍強壯為兵有告
訟田之民隄丁以規避者君笑曰是嘗訴我者彼竟
民能自伸此令善民之所欲也吾豈挾此而報以罪
邪因置之不問縣民繇是知君為愛我是歲西北初

用兵州縣既大藉強壯而記言相驚警者云嘗舉以
備邊縣民數萬聚邑中會秋大雨霖米踊貴絕粒君
發常平粟賑之有司勸君搜發倉廩君即具伏事聞
朝廷亦原之又為其民正其稅籍之失而吏得赦免
破產之甚逾年政大洽乃備孔子廟作禮器與其邑
人春秋釋奠而興于學時予為乾德令寄至其縣與
其民言皆曰吾邑不幸有生而未識廉吏者而長老
之民所祀纔一人而繼之者今君也問其一人者曰
幾及也推及之歲至于君蓋三十餘年是謂一世矣
為呼使民更一世而始得一良令吏其可不慎擇乎



君其可不惜其歿乎其政之善者可遺而不錄乎君
用誠城之蹟遷大理寺丞知新州至則丁母夫人鄭
氏憂服除赴京師道為卒于宿州寶慶曆五年七月
二十四日也曾祖諱崇讓連州桂陽令祖諱文蔚今
州清湘令父諱紀不仕君娶梁陽鄭氏生子男二人
適諱遵徽中舉進士一粗女四人長適進士胡純臣
其三尚幼其其一銘曰
繼而任古之道終中壽不為夫善在人宜有後錄于
石著不朽

譚贊夫墓誌銘

故大理寺丞譚君直隸字贊夫資政殿學士贈禮部
尚書簡肅公之子母曰金城郡字有夫人趙氏贊夫生
四歲為殿直公為參知政事拜大理評事遷將作監
丞景祐元年公薨天子推恩於其孤拜大理寺丞公
以忠直剛毅顯于當世贊夫為名臣子能純儉謹飭
好學自立以世其家公葬緜州贊夫自京師杖而行
哭至于緜州行路之人皆哀嗟之贊夫少多病後公
六年以卒享年二十有四初娶向氏某人之孫某人之女再娶王氏某人之孫某人之女皆無子嗚呼簡
肅公之世於是而絕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此

為舜妻而言耳非萬世之通論也不娶而無後罪之大者可也娶而無子與夫不幸短命未及有子而死以正者其人可以哀不可以為罪也故曰孟子之言非通論為舜而言可也贊夫再娶皆無子不幸短命而疾病以死其可哀也非其罪也自古賢一作人君子未必皆有後其功德名與善世而不朽者非皆因其子孫而傳也伊尹周公孔子顏回之道著于萬世非其家世之能獨傳乃天下之所傳也有子莫如舜而誓不得為善人卒為頑父是為惡者有後而無益為善雖無後而不朽然則為善者可以不辭為隨

肅公者可以無憾也使隨肅公無憾贊夫無罣全其身終其壽考以從其先君子地下復何道哉某娶而肅公之女贊夫之妹也嘗哀贊夫之賢而不幸傷隨肅公之絕世閔全城夫人之老而孤故為斯言庶幾以慰其存亡者已悲夫銘曰

死而有祀四世之間死而不朽萬世之傳簡肅之德贊夫之賢雖其閔矣久也其存

隴城縣令贈太常博士呂君墓誌銘

君一本上諱士元字佐堯江寧人也咸平二年舉明經為潭州醴陵尉廬州司理參軍寧州彭原廣州四



會縣令又為湖州司理泗州錄事參軍吉州太和秦州隴城縣令以疾卒于官享年六十有五娶閻氏生子四人曰淵曰濬曰濬曰淇閻氏年七十三後君十五年以卒子濬後其母三月卒以慶曆八年十二月二十日以閻氏之喪合葬于揚州江都縣東興鄉馬坊村先塋之次君為人剛介有節長於為政醴陵太和皆大邑民喜聞訟徃徃因事申吏以法吏多不免而君日與長吏爭曲直下為邑民伺候終無惡髮過失可得而民卒愛思之四會迎海俗雜蠻夷君尤知其人之利害事所經決後有欲輒改更者民必自言

于廷曰此呂君所決豈可動邪後人亦莫能改也君任三十餘年以一縣令之祿衣食其族四十餘口雖薄而必均夫人閻氏尤能為勤儉子淵濬皆舉進士亦有賢材以文學選中第一今淵為秘書丞濬著作郎直集賢院以奏官得封贈贈君太常博士母夫人封天長縣太君嗚呼呂君官雖卑惠於其民足以為政祿雖薄周於其族足以為仁身雖不顯而有子以大其門足以彰為善之効君之皇祖諱裕贈兵一作部尚書皇考諱文膺官至太子左贊善大夫自宋興百年間呂姓之族五顯于世君之叔父刑部侍郎集

賢院學士文冲實為先朝名臣而今君有賢子又將
顯呂氏之族于後於其葬也是宜銘以誌其銘

一作墓

曰

善無不報報不必同或在其後或及其躬積久發運

逾一作愈遠彌昌如其不信考此銘章

尹師魯墓誌銘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沫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
稱之曰師魯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
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
窮達臨禍福無愧於古君子則天下之稱師魯者夫

必盡知之師魯為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強記通知今
古一作辨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是非非務窮盡道理
乃已不為苟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
易而一作無勇於敢為其所以見稱於世者亦所以取
嫉於人故其卒窮以死師魯少舉進士及第為歸州
正平縣主簿河南府戶曹參軍邵武軍判官舉書判
拔萃遷山南東道掌書記知伊陽縣王文康公薦其
才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天章閣待制范公
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
友願得俱貶貶監鄆州酒稅又徙唐州遭父喪服除

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縣趙元昊反陝西用兵大將
葛懷敏奏起為經略判官師魯雖用懷敏辟而尤為
經略使韓公沂深知其後諸將敗於好水韓公降知
秦州師魯亦徙通判涇州久之韓公奏得通判秦州
遷知涇州又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略部署坐城水洛
與邊臣一作異議徙知晉州又知潞州為政有恩愛
潞州人至今思之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師
魯當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為叙無息戍二篇行于
世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間故其論議益
一作精密而於西事尤習其詳其為兵制之說述戰

守勝敗之要蓋當今之利害又欲割土兵代戍卒以
減邊用為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為而元昊臣西
兵解嚴師魯亦去而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
於其材能亦未必盡知之也初師魯在渭州將吏有
違其節度者欲按軍法斬之而一作果其後吏至
家師上書訟師魯以公使錢貸部將一作師魯一作師魯
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無醫藥昇至南
陽求醫疾革一作几而坐顧稚子在前無甚憐之
色與賓客言終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師魯
嬰張氏其縣君有允源字子漸亦以文學知名前一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30Color

歲卒師魯几十年間三貶官喪其父又喪其兄有子
四人連喪其三女一適人亦卒而其身終以貶死一
子三歲四女未嫁家無餘貲客其喪于南陽不能歸
平生故人無遠邇一作皆往賻之然後妻子得以其
樞歸河南以其年某月某日葬于北塋之次余與師
魯兄弟交嘗銘其父之墓矣故不復次其世家焉銘
曰

居士集卷第二十八

熙寧五年秋七月芳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二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後二年一作後飲之酒一作以獨其又草

未衰也一作未衰因一作為

別本南陽主簿黃君墓誌銘 子友黃君洪父丹

其先婺州金華人後徙洪州之分寧其曾祖諱基
祖諱某父諱某皆不仕黃氏世為江西大族自其

祖父以來樂以家貲贖施鄉里多聚書以招延四方之士夢升兄弟皆好學尤以文章意氣自豪子少家隋州夢升從其兄官于隋于時為童子見夢升年十七八眉明秀善飲酒談笑于雖幼已能知夢升為可奇其後八九年與子皆舉進士于京師夢升得丙科初任興國軍永興主簿快不得志以疾解去久之復調江陵府公安主簿于時謫夷陵令遇之于江陵夢升顏色憔悴初不能識久而握手吁嗟相勞以酒夜醉起舞歌呼自若于益悲夢升志雖衰而少時意氣尚在也後又二年于從

乾龜令夢升復調南陽主簿又過之于鄧州嘗問其平生所為文章幾何夢升慨然曰吾已諱之矣窮達有命非世人不知我乃我羞道於世人也求之不肯出遂飲以酒復大醉起舞歌呼因大笑曰獨子知我者也乃肯出其文其博辯雄偉意氣奔放猶若不可禦予又益悲夢升志雖困而其文章獨未衰也是時謝希深守鄧州尤喜稱道天下士于因手書夢升文一通將示希深未及而希深卒于亦去鄧後之守鄧者皆庸人不復知夢升夢升素剛不苟合負其所常憤憤無所發卒以不得

志死于南陽夢升諱注以寶元二年四月某日卒享年四十有二其平生所為文曰破碑集公安集南陽集凡若干卷其妻溫氏生四男二女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先塋之側其弟渭泣而來告曰吾兄惠世之莫知孰可為其銘子素慕夢升者乃為之銘曰

予嘗喜讀夢升之文至於哭其兄子庠之辭曰子之文章電激雷震兩電忽止闐然滅滅未始不韻誦嘆息而不已嗟夫夢升曾不及庠不震不驚雷塞埋藏孰于其有不使其地吾不知夫歸咎徒為

夢升而悲

與黃渭小簡

脩啓多事不及周謹鄙文或可刊石望只依首尾不須添他語亦不必平空及不用官銜惟書刻人欲署姓名無妨墨本乞三五紙乍別保愛脩再拜

叔祖夢升學問文章五兵縱橫制作之意似徐陵庾信使同時過合未知孰先孰後也然不幸得人間四十年亦使之白髮角蓬於英俊之場人未知與歐陽文忠公孰先孰後也夢升既乖晤不逢嘗以文天世父長善云高明之家尚為



鬼報子之文章豈無物憾蓋自道也安世十三
第秀而不實使人氣塞於今孫曾特多英妙之
贊力學不休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紹聖元年
五月誌蘇庭堅說

右黃夢升墓銘公年三十八所作真蹟今藏興
國軍吳氏字畫端麗難似洵本然亦間有塗改
校今衆本凡增損異同七十餘字疑公後嘗修
潤或傳寫差訛今錄示後人併以元帖茅山谷
效附焉

至君一

居士集卷第二十九 歐陽文忠公集二十九

墓誌六首

尚書主客郎中劉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立之字斯立姓劉氏吉州臨江人也曾祖諱達
祖諱瑛當五代時避亂皆不仕父諱式官至尚書工
部員外郎掌三司磨勘十餘年能其職世以其官名
其家君少孤能自立舉進士為福州連江尉睦州青
溪主簿宣州南陵令改大理寺丞知夔州金華縣太
子中舍知梓州中江縣通判瀘州瀘州接西南夷常
用武人為守而夷數怨叛議者以謂武人不習夷情



鬼報子之文章豈無物憾蓋自道也安世十三
第秀而不實使人氣塞於今孫曾特多英妙之
贊力學不休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紹聖元年
五月誌蘇庭堅說

右黃夢升墓銘公年三十八所作真蹟今藏興
國軍吳氏字畫端麗難似洵本然亦間有塗改
校今衆本凡增損異同七十餘字疑公後嘗修
潤或傳寫差訛今錄示後人併以元帖茅山谷
效附焉

至君一

居士集卷第二十九 歐陽文忠公集二十九

墓誌六首

尚書主客郎中劉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立之字斯立姓劉氏吉州臨江人也曾祖諱達
祖諱瑛當五代時避亂皆不仕父諱式官至尚書工
部員外郎掌三司磨勘十餘年能其職世以其官名
其家君少孤能自立舉進士為福州連江尉睦州青
溪主簿宣州南陵令改大理寺丞知夔州金華縣太
子中舍知梓州中江縣通判瀘州瀘州接西南夷常
用武人為守而夷數怨叛議者以謂武人不習夷情



以生患宜得能吏過判州事君始以材選至則為明
約束止侵欺曰必使信自我始夷人安之凡君之所
更立至今用時以為法而夷亦至今不叛通判常
州知高郵軍累遷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部比部
員外郎知潤州皆有能政以能選為提點福建路刑
獄察獄之冤死者奏熙知泉州蘇壽與其通判張太
冲福建七州皆震陳御史考其課為天下第一
遷司勳員外郎開封府判官荆湖北路轉運使坐舉
官免杜衍李若谷范仲淹等皆言方天下多事時作
防鈔天如劉基者不宜久居于家水乃復起為比

部員外郎知漕水軍言事者以謂自元昊反一方用
兵而天下之民弊財絀於上而盜起於下然州縣吏
猶習故態苟簡弛壞如非如無事時於是大選轉運
使以按察諸路君以選為荆湖北路轉運使他路一
吏或過急而被按劾者多不服君所舉察簡而其
賢否無不當是時廣西湖南夔峽諸蠻皆叛亂君所
部下溪辰州彭氏蠻亦折誓杜招集亡命移書州縣
州縣使人往者一輒因辱侮慢一辰鼎澧一
辰鼎澧三州守吏皆言蠻叛有遠請加兵諸書問君君
曰蠻道巖溪落鶴水悍激可下不可上其必不敢棟

出而辰州土丁勝兵者三萬人宜積粟利兵為備而
已因言蠻類雖人宜為獸畜其小朝歌振觸驅而遠
之耳若必擾伏制從至及其性則嗾呼跑越駭起而
奔突乃欲力追而捕之則散漫山林我弊而彼逸凡
湖廣之患皆知此也天子以其言然下三州擊得安
動一聽君所為而蠻亦卒無事復為司勳負外郎判
三司度支勾院改鹽鐵判官假太常少卿授伴契丹
使者還送之明年送使于契丹還言澶魏茶河堤非
其時必難成雖成必決不如因其所趣而導之利後
河果決高胡君仕官四十年不營產業自復為司勳

負外郎遂不復求舉劾凡三遷皆為知者所薦為人
沈敏少言笑與人寡合而喜薦士士由君薦者多為
聞人天章固待制杜杞田瑜是也轉運鹽鐵皆掌財
賦而君常以民為死其調率有可免免之其不得已
一有字必為設憲使吏不能因緣而民不重費一有其
守官不為勢章一有不為利奪一有為齊溪主簿時
知州事李階通判朱正辭者皆一有號強吏喜負其
能以折辱下士士皆承望奔走不暇獨君數以事爭
而二人者常歎屈其始皆怒後卒數服共薦之其通
判澶州州有墜片蜀夫姓王蒙正請歲倍輸以自占

TI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掌正與莊獻明肅太后連姻轉運使等皆不敢
與奪更曰倍給於國家猶秋毫耳奈何使貧民失業
遂執不與鄂州官歲市茶五百斤一作斤為斤君為轉運
使時三司請益益字一作市市一百萬君上言曰鄂人利茶
以為生今官市之多反以茶為病朕不能減柰何增
之天子為君許寬一年君曰事苟可行何必一年如
其不可雖寬十年不可也爭之不已後卒為君罷之
君在鹽鐵次當舉官掌其事一事三司使欲用其
私人以空名狀請君君不肯若而求舉者姓名三
司使不悅卒命之判官舉之其後三司使差坐地舉

罷慶曆八年五月遷主客郎中益州路轉運使其年
十一月七日卒于官享年六十有四人臨沂縣君
王氏贈尚書右僕射孺之女先君若干年卒王子元
卿其婦亦早亡故今為大理評事敏鳳翔府推官皆
賢而有文章故太廟齋郎尚幼四女三適人一尚幼
以其年某月某日葬于某縣某鄉某原銘曰
劉氏顯勝以時亂治有聲王朝自君再世惟德之貽
是將又大易知其然君實有子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某誌銘
慶曆八年春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年六



十有九告老即以工部侍郎致仕歸于常州其行也天子召見嘗勞賜以不拜公卿大夫咸出餞于東門臨望咨嗟相與言曰揚公歸哉於公計為可榮於國家計為可惜其明年九月十三日公疾革出其兵論一篇示其子忱慙而授以言曰一有臣子雖死不敢忘其君父者天下之至恩大義也今臣偕不幸猶以垂聞之口言天下莫大之愛為陛下無窮之慮者其事有五以畢臣志死無所恨惟陛下用臣言不必哀臣死也言訖而卒不及其私忱慙以其語并其兵論以聞天子震悼顧有司問可以寵公者有司舉故

事以對天子曰此何足以慰吾思乃詔特贈公兵部侍郎公少師事種放學問為文章長於議論好讀兵書知古兵法以謂士不兼文武不足任大事嘗四方無事時數上書言邊事後二十餘年元昊叛河西契丹舉衆寇約三邊皆警天下弊於兵公於此時耗精疲神日夜思慮創作六車陣圍刀楯之屬皆有法天子以步卒五百如公之法試于庭以為可用而世多非其刀楯脩管奉使河東得邊將王吉言元昊出苑毛川為吉所敗者用揚公如才功也蓋世未嘗用其術爾然公素剛一少合而議者不一故不得盡用

其言夏竦經略陝西請益置土兵公言竦據內地無
破賊之謀而坐請益兵蓋虞敗事則欲以兵少為解
竦復論公不忠沮計公不能忍以語誅之其後三路
農民壯者咸墨為兵公又言兵在精不在衆衆而不
練則不整而易敗用國而難供時自將相大臣議者
皆務多兵獨公之論能如此劉平兵敗元昊圍延州
甚急而救兵不至公在河中乃偽為害虜告延州救
兵十萬至矣因命旁郡縣具糗糧什器如其數以俟
已而元昊亦解去後公守并州即詔公為并代麟府
路經略安撫招討等使兼兵馬都節度公執勅告其

羣吏曰天子用我矣然任其事必圖其効欲責其効
必盡其方乃列六事以請曰能用臣言則受命不然
則已朝廷難之公論不已坐是徙知邢州公志之不
就皆此類也公嘗為御史章獻太后兄子劉從德為
圍練使以卒其門人親戚廝養用從德拜官爵者數
十人馬季良以劉氏壻為龍圖閣直學士公上書言
漢呂太后王穉產欲彊其族而反以覆宗唐武三思
楊國忠之禍不獨其身幾亡其國太后大怒貶監舒
州酒稅居二歲復召為御史言事愈切公禔符元年
進士及第以上書言事真宗奇之召試不赴拜著作

佐郎累官至工部侍郎為天章閣待制龍圖閣樞密
直學士遷侍講于翰林嘗為審刑院詳議官知淮陽
江陰軍三司度支判官知御史雜事判吏部流內銓
三司度支副使河北河東都轉運使知河中府陝并
邢滄杭五州所至皆有能績一作為人廉潔剛
直少屈而難犯其仁心愛物至其有所能容人多所
不及也公一作字次公曾祖諱偉祖諱某父諱守
慶初娶張氏又娶李氏又娶李氏心無此又娶王氏
太原郡君一有六公卒之明年秋其子忱以其喪歸于河南又明年二月十七日

學于洛陽縣宣武營平洛鄉之先塋公有文集十卷
其書十五卷讀其書可以見公之志考其始終之節
可以知公之心嗚呼可謂忠矣脩為諫官時嘗與公
爭議一作于朝者而且未嘗識公也及其葬也其子
不以銘屬於他人而以屬脩者豈以脩言為可信也
歟然則銘之其可不信銘曰

遠矣楊氏有來其一作其始赤泉侯功與漢俱起震
官太尉四世以公於陵正立僕射于唐師復理卿振
左拾遺文蔚獲嘉其後益衰避亂中州曾祖始一作
南祖屈偽邦今于為江又適南粵皇考是生晦顯一作



綽有時駿于皇明在考司馬始仕坊州遂家中一作
部道德之優司馬四子唯公克大非徒大之將又長
之世有官族孰無繁縟或絕於微或亡其序不絕不
亡由屢有人誰如楊世愈久而蕃次第一作弗迷昭
穆餘聯公其歸比一作非安千萬年

供備庫副使楊君墓誌銘

君諱琪字寶臣姓楊氏麟州新秦人也新秦近胡以
戰射為俗而楊氏世以武力雄其一方其曾祖麟弘
信為州刺史祖諱重勳又為防禦使太祖時為置建
寧軍於麟州以重勳為留後後召以為宿州刺史將

靜軍節度使卒贈侍中父諱光毅以西頭供奉官監
麟州兵馬卒于官君其長子也君之伯祖繼業太宗
時為雲州觀察使與契丹戰歿贈太師中書令繼業
有子延昭真宗時為莫州防禦使父子皆為名將其
智勇號稱無敵至今天下之士至於里兒野豎皆能
道之君生於將家世以武顯而獨好儒學讀書史為
人封敏謙謹洗厚意恬如也初以父卒于邊補殿侍
後用其從父延昭任為三班奉職累官至供備庫副
使陪銀青光祿大夫爵原武伯李溥為發運使以峻
法繩下吏凡溥所按行吏皆先戒以備而溥至多不



免其黜廢者數百人其間溥來輕惶懼自失至有投
水死者君時年最少為奉職監大通堰去溥治所尤
近溥嘗夜擊柝舟聲至按其文簿視其職事如素戒
以備者溥稱其才君所歷官無不稱職其後同提點
河東京西淮南三路刑獄公事君歎曰吾本武人豈
足以知士大夫哉然其職得以薦士亦吾志也其所
舉者二百餘人往往為世聞人嘗坐所舉一人罰金
君喜曰古人拔士十或得五而吾所薦者多矣其失
者一而已君少喪父事其母特夫人以孝聞後以恩
贈其一子父左驍衛將軍母夫人南陽縣太君初娶

慕容氏又娶李氏有子曰岐賢而有文武材今為尚
書屯田員外郎直史館君以皇祐二年六月壬戌卒
于淮南年七十有一皇祐三年十月甲申改以其喪
合葬容氏之喪葬于河南洛陽杜澤原銘曰

揚世初微自河西學弓馳馬耀一作邊陲桓桓侍中
國屏毗太師防禦傑然奇名聲累世在羗夷時平文
勝武力表溫溫供備樂有儀好賢舉善利豈私愷悌
君子神所宜康寧壽考頌全歸有岐為子後可知

太子中舍王君墓誌銘

王君之皇考曰昭徽尉少卿諱某皇妣曰南充縣太



君胥氏皇祖諱其皇曾祖諱某君諱汝字師黠娶胡氏一有安定縣君子男三人女五人男曰尚恭尚喆尚辭初天聖明道之間予為西京留守推官時王君寓家河南其二子始習業國子學日從諸生請業於予較其藝常為諸生先而尚恭尤謹飭儼然有儒者法度子四奇王君之有是子也以故與君游而君性簡質重然諾臨事而敏與之游者必愛其為人其後二子者果皆以進士中第子亦罷去不復遇王君且七年矣而尚恭來請曰不幸吾先人之亡將以今年某月甲子葬于河南某縣某鄉之某原宜得銘于石

以誌諸後世

一有子曾孫尚恭乃為次其世而作銘

惟王氏之先長安萬年四代之祖刺史璧州遺業籍唐得采而留卒葬西充為鄉望公王孟有蜀或家或祿三世不遷自君東還始家河南廣文之生舉三不中任仕以兄主簿之卑試原式密晉城是令政專自出令政有稱遽理之丞蓋田夏維三色皆聞壽五十九終中舍人在維逢饑餉粟不殍褒功勸吏天子有詔雜人染鵝躬之不避以死勤民在法宜祀刻詩同藏惟世之揚

歐陽氏世為盛陵人盛陵於五代時屬為吳故歐陽

氏在五代無聞者淳化三年備仲父府君始以進士

中乙科一作本宗時諸父商弟也其後為御史有

能名真宗嘗自擇御史府君以秘書丞一有見者

數人皆進自稱薦惟恐不用府君獨立輝下無所說

明一曰拜監察御史中丞王嗣宗指曰是獨

立輝下者真御史也會子絳州守齊化暴犯法制

勅其事化基嗣宗素所惡者阻之欲使蔓其獄府

君一有誣曰知部一有而已嗣宗怒及獄上奏用

他吏覆之一有索其家得一有銅器十數

府君坐鞠獄不盡免官明年復得御史監斬州稅又

明年遷殿中侍御史左巡使居二歲奏事殿中真宗

識之勞曰御史久矣亦勞乎問何所欲府君謝不任

一作職而已後數日真宗語宰相與轉運使宰相疑

其有求而不先白已對以真無闕復使與一大御史

相召至中書問御史家何在欲罷執為使對曰無不

便宰相怒與海州又移睦州天禧元年入遷侍御史

二年出知泗州先是京師歲早有浮圖人斷一作都

公大臣皆禮下之其勢傾動一有四方又誘民男女



投淮水死曰佛之法用此得大利而惡民歲死淮水者幾百一作十人至其臨溺時用其徒倡呼前後擁之以入至有自悔欲走者一作無叫號不得免一作不歸先府君聞之驚一作曰害有大一作於此邪蓋捕其徒誅其姦民誅教一作人遺還鄉里者數百人遂一作毀其寺入轉尚書司封員外郎三司戶部判官六年為廣南東路轉運使前為使者以市舶物代俸錢其利三倍府君歎曰一作使一作相一作利豈吾欲邪使直以錢為俸會上即位就轉工部郎中秩滿以一弊舟還無一海上物

歸朝賜金紫為兩浙路醫運使以及疾求知江州天聖四年又求分司未得命以其年二月某日卒於江州之廡享年六十有八以其年某月某日葬某所弟祖諱某祖諱某偽唐吉州軍事判官父諱某偽唐屯田員外郎妻米氏封金壇縣君先府君以辛嗣子鑿一作補為右侍禁武昌巡檢女二人長適某次未嫁府君諱載字則之性方直嚴謹一作治身儉薄簡言語為政務清淨平居飲色而一作坐如對大賓終日不少懈一作弛人用憚之薦舉下吏人未嘗一作不知後有知者來謝皆拒不納所至官舍未嘗窺園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國至果爛種地家人無敢取者其清如此銘曰

唐墮盜猖土裂四一作全方鐘氏於洪入一作州自

王傳死子時敗臣于楊自梁送周處陵偽邦歐陽是

家世以不幸一作違命之侯廬陵王土歐陽有聞始

我仲父以貢中科來者繼武仲文之村御史其能廉

清儉恭直躬以行銘以藏之子孫之承

少府監分司西京裴公墓誌銘

君諱德裕一作字某姓裴氏河中萬泉人也其九世

祖懼卿為唐名臣曾祖諱某祖諱某贈左十牛衛大

將軍父諱濟以智勇事太宗皇帝從李繼隆擊契丹

於唐河屢立戰功守鎮定十餘年威惠著于北邊成

平中李繼遷叛河西以內密省使順州防禦使守靈

州繼遷連歲攻之城守堅不能下繼遷擊破清遠軍

而糧道絕救兵不至城乃陷遂攻于賊贈鎮江軍節

度使累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吳國公方其歿也

詔錄其子孫君以長子自四門助教拜太子右贊善

大夫累官至少府監陪朝奉大夫勳上柱國爵開國

侯以老分司西京許居于京師某年某月某日以疾

卒于家享年七十有六君為人質重寬易居父喪盡

哀宗族稱其孝得父金帛悉分諸弟不有其一誠其



爲吏磨清不接歷監藥室庫府宅務泗州判州粮料
院宿州酒稅知明州奉化興元南鄭三縣同判吏部
南曹通判南京留守司知達降辭號澤沂六州皆有
能政喜有膽然知不能言予嘗問其解之鹽池君解
析纖密自前世功利必革損益倫布如在目前實元
中弊上書論茶鹽利害多所施行其聽訟訟敘決數
得疑獄皆強吏所不能辯者及平居議法必以仁恕
爲本君初名德昌前娶康氏後娶趙氏對平原郡君
有實行子男三人士倫士林大理寺丞士傑衛尉寺
丞女八人長適右侍禁張用之次適大理寺丞薛寅

某賢叔理孫錫大理寺丞丁某殿中丞孫祖慶庫部
員外郎張承懿集賢校理王益柔以某年某月某日
葬君子河南登封縣之某原其孤士傑來請銘以葬
銘曰

裴始絳人於唐顯聞偉歎文獻八世有孫守節蹈義
厥聲以振忍生而取亦終以死死義之榮令名不已
豈惟令名報德之隆延及裴氏其類無窮少府之賢
寬恭信厚保身承家多其祿壽善豐于躬祿及其嗣
爰告後人俾知所自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劉君墓誌起為一作

陽公墓誌舒州一作以其喪贈于河南無

歐陽公墓誌左巡使二上一偽唐一作

居士集卷第三十 歐陽人忠公集三十

墓誌四首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贈工部侍郎張
公墓誌銘并序

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上柱國清河
縣伯張公諱弼字颯之其先京兆長安人也其祖山
甫從唐僖宗入蜀留不返蜀遺王孟再亂絕於中國
中國更五代天下為宋而蜀平張氏留蜀蓋亦已
五世矣始得去為漢陽人又二世而張氏遂以大師
公為人清方敏器為善不倦而喜自晦飲若不飲人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劉君墓誌起為一作

陽公墓誌舒州一作以其喪贈于河南無

歐陽公墓誌左巡使二上一偽唐一作

居士集卷第三十 歐陽人忠公集三十

墓誌四首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贈工部侍郎張
公墓誌銘并序

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上柱國清河
縣伯張公諱弼字颯之其先京兆長安人也其祖山
甫從唐僖宗入蜀留不返蜀遺王孟再亂絕於中國
中國更五代天下為宋而蜀平張氏留蜀蓋亦已
五世矣始得去為漢陽人又二世而張氏遂以大師
公為人清方敏器為善不倦而喜自晦飲若不飲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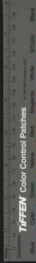
知其過人怡怡若無所不可及視其發迹於爭者其
義有所畏其守有不可奪其能有不可及既已則若
水嘗有所爲者以喜讀書至其疾筆猶不釋手自經
史子集百家之說無不記覽通達而絕口不道於人
故其_此雖晚始作讀于中上嘗歎曰自吾得取賜日
益有所聞以飛白爲博學二字賜之曰錫老矣恨得
之晚也公初舉進士中大中祥符元年甲科試秘書
省校書郎知開昌縣遷萍鄉令改著作佐郎又知安
遠縣徙知新州興學校以教新人新人有進士自公
始再遷太常博士監梁院詔遷能立治儀禮公以遷

知東明前爲令者闔門重簾以垂隔廢治公至則關
門去簾管其人曰吾所治者三而已彊恃力富恃貴
刑恃賤者吾所先也其人以謂公言簡必信法簡必
嚴於是豪勢者屈而善弱者伸縣以大治工部侍郎
李及薦公材堪御史上曰李及清慎人未嘗妄有所
舉此可信也乃以爲監察御史故相丁謂貶崖州至
是議徙內地公疏言謂姦邪弄國罪當死無可憐且
大臣竄逐本與天下棄之今復內遷是違天下意由
是止徙道州玉清昭應官災坐火事劾當死者百餘
人公疏言天災可畏不可及以罪人而壅天怒願益



併德以塞謫人乃獲免公於御史自監察歷殿中侍
御史侍御史知雜事於尚書為員外郎郎中累官至
諫議大夫於外為荆湖北路京東河北轉運使江淮
兩浙荆湖發運制置使利夔路安撫使知河中
府滑州於三司為鹽鐵判官判句院歷鹽鐵度支戶
部副使又嘗權知諫院判三班審官院太常寺國子
監於侍從為天章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翰林侍讀
學士雖其一節自晦其所居人皆以為宜其在京東
籍淄青齊濮濟鄆六州之人冒耕河壩地收租繒繡
歲二十八萬而六州之民爭訟遂息其後言利者請

稅天下橋渡以佐軍公建言津梁利人而不稅之以
為害卒爭罷之平居退讓未嘗肯為人先故賊王則
及吳州兵圍久不克而自河以北軍餉調發益急轉
運使受命者以疾留不行公自滑州權河北轉運使
命至即日馳城下軍須皆如其期其於取舍緩急嘗
如此公居家有常法雖貴履衣服飲食如少賤時事
母至孝與族兄甚相友愛人以為同產一有子生所
大常有議
公以皇祐元年七月十日遇疾卒于京師享年六
十有八上聞震悼以白金五百兩賜其家特贈工部
侍郎曾祖諱惟序不仕祖諱文翼復州錄事參軍贈



太子中舍父諱龜從贈右諫議大夫母南陽郡太君
鄧氏自皇祖中舍君家于漢陽遠葬之至公始葬汝
州之襄城其鄉某原一作某年寶五年閏七月十七
日也公初娶程氏再娶孫氏封樂安郡君先公五十
日而卒公子五人曰子駿子文子雲一作子子諒子
真子真子充皆早卒於公之葬一作也子駿子雲皆
為大理評事子諒大理寺丞有孫十人女三人長適
虞部員外郎杜樞次早卒幼適大理寺丞王緯銘曰
自足乎其中不求乎其外斯惟公之善晦仁能勇於
必為善有應而無違故公晦其終顯難於自進以晚

見嗟而壽胡不俾其遐嗚呼其奈何

兵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杜公墓誌銘

慶曆三年盜起京西掠商鄆均房叛兵燒光化軍逐
守吏不能捕天子患之問宰相誰可任者宰相言
度支判官尚書虞部員外郎杜某名家子一有學通
知古今宜可用乃以君為京西轉運按察使居數月
賊平叛兵誅死明年廣西歌希範誘白崖山蠻蒙經
襲破環州陷鎮寧帶溪普義有衆數千以次挂管寧
相又言前時杜某守橫州言蠻曷可聽宜知蠻利害
天子驛召君見便殿所對合意即除君判部員外郎



直隸賢院廣南西路轉運使察安撫等使君至宜州
得州人吳香及欲因歐世宏院其械使入賊峒說其
酋豪君乘其怠急擊之破其五峒斬首數百級復取
環州固蓋焚其山林獲最希範窮迫走葛波洞蒙趕
率偽將相數十人以其衆降君與將佐謀曰夫蠻習
險恃阻如捕程猱而吾兵以苦暑難久是進退遲速
皆不可爲故常務捐厚利以招之蓋感不足以制則
恩不能以懷此其所以數叛也今吾兵雖幸勝然蠻
恃敗而來耳豈真降者邪啖之以利後必復動乃慨
然歎曰蠻知利而不知威又矣吾將先威而後信庶

幾作可立也

如神

乃擊牛爲酒大會環州戮其一作

坐中者六百餘人而釋其尪病脅從與其非因敗而
降者百餘人後三日兵破荔波擒希範至并戮而醢
之以醢賜諸溪峒於是叛蠻無噍類而君威震南詔
言事者論君殺降爲國失信於蠻貊天子置之不問
詔書諭君賜以金帛君即上書引咎六年徙爲兩浙
轉運使築錢塘堤自官浦至沙陘以除海患明年又
徙河北轉運使召見奏事移刻天子益知其材賜金
紫服以遣之是歲夏拜天章閣待制充環慶路兵馬
都部署經略安撫使知慶州君言殺降臣也宜得罪

將史惟臣所使其勞未錄不敢先受命天子為君志
錄將史實之乃受命自元昊搆臣聽誓而數犯約秋
一作邊邊吏避庄事縱不敢爭君始至其首孟香率
千餘人內附事聞詔君如約君言如約當還而孟香
得罪夏人勢無還理遣之必反為患患議未決夏人
以兵入界求孟香孟香散走自匿夏兵驅殺邊戶掠
奪羊牛奪馬而求孟香孟香急朝議責君亟索而還之
君言夏人造誓舉兵孟香不可與因殺數夏人不償
所掠則孟香不可得夏人不肯償所掠君亦不與孟
香夏人後亦不復敢動君治邊二歲有威愛皇祐二

年五月甲子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六天子震悼賜
卹其家以其子焜為中書省校書郎君以蔭補
將作監主簿累官至高書兵部員外郎階朝奉郎勳
護軍嘗以太子中舍知建陽縣除民無名租歲以萬
計聞俗貪嗇有老而生子者父兄多不舉曰是將分
吾費君上書請立伍保俾民相察實之法由是生子
得免閩人久之以君為德多以君姓字名其子曰生
汝者杜君也君諱杞字偉長世為金陵人其曾伯祖
昌業仕江南李氏為江州節度使江南國戚杜氏北
遷今為開封府開封人也曾祖諱某贈給事中祖諱



鎮官至龍圖閣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父諱某贈尚書
工部侍郎君初娶蔣氏封某縣君後娶徐氏封東海
縣君女六人其二適人曰尚幼子男一人婦也杜氏
自君皇祖侍郎以博學為世儒宗故其子孫皆守儒
學而多聞人君尤博覽強記其為文章多論當世利
害甚辯有文集十卷奏議集十二卷其居官以精敏
明幹所至有聲君學問之餘兼善陰陽數術之說常
自推其數曰吾年四十六死矣其親戚朋友莫不聞
其說至其歲果然嗚呼可謂異矣所謂命者果有數
邪其果可以自知邪皇祐六年某月日其元駕歸負
外郎植與其孤葬君子某縣某鄉某原銘曰
其敏以達其果以決其守不奪其推不折其終一節
茲謂不沒

尚書比部員外郎陳君墓誌銘

故尚書比部員外郎陳君卜以至和二年正月某日
葬于京兆府萬年縣洪固鄉神禾原其素所知秘書
丞李翺與其孤安期謀將乞銘於廬陵政陽備安期
曰吾不敢謂曰我能得之乃相與具書幣遣君之客
賈繹自長安走京師以請蓋君以至和元年五月某
日卒于長安享年四十有六其仕未達而所為未有



大見于時也然謂節義可信之士以謂能報君而君能知謂則君之爲人可知也已君諱漢卿字師黈世居閬中共先博州人因事僞蜀爲縣令遂留家焉其曾叔祖者華官至諫議大夫生堯叟堯佐堯咨先後爲將相而君自曾祖而下三世不顯曾祖諱者恭不仕祖諱堯封舉進士爲號縣主簿王均亂蜀詣闕上書獻破賊策不報遂退老于嵩山父諱淵亦舉進士官至大理寺丞與其兄漸所謂金龜子者皆以文學知名君生一歲而孤年十三與其母入蜀過鳳翔謁其府尹而吏少君不爲之通君直入伏庭下曰陳永

請見因責君慢去戒吏不護尹怒笞吏以謝君君用叔祖堯咨蔭補將作監主簿累遷大理寺丞監汝苑監權知渭南縣民有兄弟爭田者吏常直其兄而弟訟不已君爲往視其田辨其券書而以田與弟其兄謝曰我悔欲歸弟以田者數矣直懼笞而不敢耳弟曰我田故多然耻以不直訟兄今我直矣願以田與兄兄弟相持慟哭拜而去由是縣民有事多相持詣君得一言以決曲直又知登封縣縣有惡盜十人已謀未發而尉方以事出君募少年選手力夜往捕獲之明日召尉歸以賊與之曰得是_一可以論賞嘗未及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下而射卒尉河南儒者魏景山也老而且貧君爲主
其喪事買田宅于汝州以活其妻子通判嘉州治田
訟三十年不決者一口決之扶滿嘉人益轉運使乞
留不得時文丞相守成都薦其材而薦者十有五人
通判河中府府有妖獄二百餘人君方以公事之他
州提點刑獄司疑獄有冤召君還視之獨留其一人
餘皆釋之累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天子牙明堂推恩
遂遷比部通判寧州決疑獄活一家五人君好學重
氣節嘗有負其錢數千萬輒毀其券棄之與人交义
而益篤喜爲歌詩至於射藝書法醫藥皆精妙尤好

古書詩文每傾貲贖之嘗自爲錄藏于家其材能好
尚皆可嘉也母曰仁壽縣太君王氏初娶王氏生一
子妾媵也後娶又曰王氏銘曰

在場爲時處昏不迷惟陳最微蜀亡而東高明顯融
莫如陳宗惟陳有聲自其高曾君世不興惟興與伏
有俟而高其周必復實始自君昂其子孫考銘有文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中書

令諡文簡程公叢誌銘

嘉祐元年閏三月己丑鎮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使持節陳州諸軍事陳州刺史程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公薨于位以聞詔輟視朝二日贈公中書令於是其孤嗣隆以狀上考功移于太常而博士起曰法宜溢乃溢曰文簡明年十月十八日葬公于河南伊闕之某鄉某原辨辨其孤又以請于太史而史臣備白禮宜銘乃考次公之世族官封爵號卒葬時日與其始終之大節合而誌於其墓且銘之曰惟程氏遠有世序自重懇以求其後居中山者出於魏安鄉侯昱之後公諱游字天球中山博野人也曾祖贈太師諱新曾祖純吳國夫人齊氏祖贈太師中書令諱贊明祖胤秦國夫人吳氏考袁州宜春令贈太師中書令

今中書令贊國公諱元白既曾國夫人楚氏公以大中祥符四年舉服勤辭學高第為泰寧軍節度掌書記辨改著作佐郎知壽陽縣秘書丞監左藏庫天祐中詔舉辭學授行召試直集賢院今天子即位遷太常博士三司戶部判官是時契丹所遣使者教出不遜語生事而主者應對多失辭上患之已而契丹來賀即位乃遣公為提伴使而契丹使者言太后當遣使通書公遽以禮折之乃已史官脩具宗實錄而起居注闕命室將大中祥符八年以後起居注遂脩起居注遷祠部員外郎提舉在京諸司庫務

TI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以本官知制誥同判史部流內銓天聖五年館伴契丹賀乾元節使使者言中國使至契丹坐殿上位次高而契丹使來坐次下當陪語甚切不已而上與大臣皆以為小故不足爭將許之公以謂許其小必啓其大力爭以為不可遂止河決滑州初議者言可塞彼既作而後議者以為不可乃令公往視之公言可塞遂塞之歲中逢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明年拜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蜀人輒而喜亂公常先制於無事至其臨時如不用意而略其細治其大且甚者不過一二而蜀人安之自察吏皆不能窺其所為正凡俗放燈吏民夜會聚嬉嬉盛天下公先戒吏為火備有失火者使隨救之勿白以動衆既而大宴五門城中火吏救止卒宴民皆不知蓋其他設施多類此軍士見監軍告其軍有變監軍入白公笑遣之惶恐不敢去公曰軍中動靜吾自知之苟有謀者不待告也可使告者來監軍去而告者卒不敢來公亦不問遂止蜀州妖人有自號李冰神子者署官屬更卒聚徒百餘人公命捕寘之法而饒之朝者言公妄殺人蜀人恐且亂矣上遣中貴人馳視之使者入其境居人行旅爭遺公善使者問殺妖人事其父老皆曰殺一

人可使蜀數十年無事使者問其故對曰前亂蜀者
非有智謀憂傑之才乃里閭無賴小人看惟不制其
始遂至於亂也使者視蜀旣無事又得父老語還白
於是上益以公爲能遷給事中知開封府禁中大火
延兩宮宦者治獄得錢人火斗已誣伏而下府命公
具獄公立辨其非禁中不得入乃命工圖火所經而
後宮人多所居墜其燧竈近版壁歲久燥而焚曰此
豈一日火哉乃建言此殆天災也不宜以罪人上爲
緩其獄故卒得無死者公在府決事神速一歲中獄
常空者四五遷工部侍郎龍圖閣直學士守御史中

丞是歲以翰林特讀學士獲知開封府明年爲三司
使治財賦知本末出入有節雖一金不可取亦妄取
累遷吏部侍郎景祐四年以本官參知政事司天言
日食明年正旦請移閏月以避之公以謂天有所譴
非移閏可免唯脩德政而已乃止范仲淹以言事忤
大臣與饒州已而上悔悟欲復用之猶徒知潤州而
惡仲淹者復誣以事語入上怒亟命置之嶺南自仲
淹貶而朋黨之論起朝士牽連一誅出語及仲淹皆
指爲黨人公獨爲上開說明其誣在上意解而後已
公爲人剛決明敏多識故事議論慨然及知政事益



奮勵無所回避宰相有所欲秘錄以語折之至今人
往往能道其語而小人僕侍多不得志遂共以事中
之坐貶光祿卿知潁州已而上思之從知貴州又徙
大名府居一歲間遷戶部吏部二侍郎尚書左丞資
政殿學士北京建與宦者皇甫繼明爭治行宮事章
交上上遣一御史視其曲直御史直公遂罷繼明是
時繼明方信用其勢傾動中外自朝廷大臣莫不屈
意下之而公被中傷方起未復而獨與之爭雖小故
不以假也故議者不以公所直爲難而以能不爲繼
明屈爲難也遷工部尚書資政殿大學士河北安撫

使慶曆六年拜武昌軍節度使陝西安撫使知永興
軍府事明年加宣徽北院使判延州夏人以兵三萬
臨界上前三日公諒知其來戒諸堡寨按兵閉壁虜
至以爲有備引去詭公去不復窺邊趙元昊死子諒
杲立方知三大將共治其國言事者謂可除其諸將
皆以爲節度使使各有其所部以分弱其勢可遂無
西患事下公公以謂幸人之喪非所以示大信撫夷
狄而諒杲雖幼君臣和三將無異志雖欲有爲必無
功而又生事不知因而撫之上以爲然皇祐元年加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自元



吳夏河西與丹亦犯約束地二邊兵興連歲不解而
公方入與謀議更守西北二方老知夷狄虛實情偽
山川要害所以行師制勝管陣出入之法於河北尤
詳其奏議頗多雖不能盡用其指畫規爲之際有而
善也再居大名前後十年咸惠信於其人入爲立生
祠公自罷政事益不妄與人合亦卒不復用既徙鎮
安居三歲上書曰臣雖老尚能爲國守邊未報而得
疾享年六十有九公累階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
開國廣平郡公食戶七千四百而實封二千一百
賜號推誠保德守正翊戴功臣妻陳氏封衛國夫人

子男四人曰嗣隆太常博士嗣弼殿中丞嗣恭太常
博士嗣先大理寺丞女五人長適職方員外郎榮經
次適秘書丞韓鎮次適都官員外郎晁仲約一作次
適大理寺丞吳得次適將作監主簿王倚孫三人長
曰伯孫次曰公孫皆太常寺太祝次曰昌孫守秘一作
美書郎有文集奏議六十卷公平生寡言笑慎於知
人既已知之久而益篤喜飲酒引滿然人罕得其驩
而與余尤相好也銘曰

君子之守志於不奪不學而剛有權必折疑殺程公
其剛不屈公在政事有謬其言直雖不容志豈不完

謂公不顯公位將相豈無謀漢胡不以訪老子輔藩
嘗謂白首猶壯公雖在外邦國之光奪其不存士夫
曷望吉卜之從兆此新岡惟其休聲逾念并遠彌長

居士集卷第三十

熙寧五年秋七月勇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邵人孫謙益校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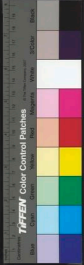
杜待制墓誌知建安縣避本吉本岡而蜀本獨本
作建昌羅氏本作建陽朝世授仁宗齊錄杜杞傳
作建陽今從之

工部仁祥字仁祥作新人有進士似之乃以為乃

杜公墓誌四十六十一有六有

八年以後起居注此下一有二告其

軍其告



居士集卷第三十一 歐陽文忠公集三十一

墓誌五首

太子太師致仕杜祁公墓誌銘

故太子太師致仕祁國公贈司徒兼侍中杜公諱衍
字世昌越州山陰人也其先本出於堯之後歷三代
常爲諸侯後徙其封于杜而子孫散適他國者以杜
爲氏自杜赫爲秦將軍後三世御史大夫周及其子
建平侯延年仍顯于漢又九世當陽侯顯于晉又
十有四世岐國公佑顯于唐又九世而至于祁公其
爲家有法其吉凶祭祀齋戒日時幣視從事一用其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White

3/Color

Black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居士集卷第三十一 歐陽文忠公集三十一

墓誌五首

太子太師致仕杜祁公墓誌銘

故太子太師致仕祁國公贈司徒兼侍中杜公諱衍
字世昌越州山陰人也其先本出於堯之後歷三代
常爲諸侯後徙其封于杜而子孫散適他國者以杜
爲氏自杜赫爲秦將軍後三世御史大夫周及其子
建平侯延年仍顯于漢又九世當陽侯顯于晉又
十有四世岐國公佑顯于唐又九世而至于祁公其
爲家有法其吉凶祭祀齋戒日時幣視從事一用其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White

3Color

Black

Yellow

Red

Magenta

Cyan

Blue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Black

家書自唐滅王喪其舊禮而一切苟簡杜氏守其
家法不遷於世俗蓋自春秋諸侯之子孫歷秦漢千
有餘歲得不絕其世譜而唐之盛時公卿家法存於
今者惟杜氏公自曾高以來以恭儉孝謹稱鄉里至
公為人尤潔廉自勉一作其為大臣事其上以不欺
為忠推於人以行己取信於其動靜無隱而有法
至考其大節儻如也一作里等其如海之大驚駭去
天下國家以為重也而公享年八十官至尚書左丞
方其六十有九歲且盡即上書告老明年以太子少
師致仕累遷太子太保太傅太師封祁國公於其家

天子祀明堂遣使者召公陪祠將有所問以疾不至
而歲時存問勞賜不絕公少舉進士高第為揚州觀
察推官知平遙縣通判晉州知乾州遷河東京西路
提點刑獄知揚州河東陝西路轉運使入為三司戶
部副使拜天章閣待制知荆南府未行以為河北路
部轉運使遂知天雄軍召為御史中丞判流內銓知
審官院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徙知并州遷龍圖
閣學士復知永興軍權知開封府康定元年以刑部
侍郎同知樞密院事即拜副使慶曆三年遷吏部侍郎
部樞密使明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治吏



事如其為人其聽獄訟雖明敏而審覈愈精故屢決
疑獄人以為神其簿書出納推析毫髮終日無倦色
至為條目必使吏不得為姦而已及其施於民者則
簡而易行始居平遙嘗以吏事適他州而縣民爭訟
者皆不肯決以待公歸知乾州未滿歲吏撫使察其
治行以公權知鳳翔府二邦之民爭於界上一曰此
我公也汝奪之一曰今我公也汝何有為夏人初叛
命天下苦於兵而自陝以西尤甚吏緣侵漁調發督
迫至民破產不能足往往自經投水以死於是時公
在永興語其人曰吾不能免汝然可使汝不勞爾乃

為之區處計較重物有無貴賤道里遠近寬其期會
使以次交^作輸送由是物不踴貴車牛芻秣宿食
來往如平時而吏束手無所施民比他州費省十六
七至於繕治城郭器械民皆不知開封治京師常境
於權要有干其法而能不為之屈者世皆以為難至
公能使權要不敢有所干凡其為治以聽斷盜訟為
能吾爾獨公始有餘力者其民事如治他州而畿赤
諸縣之民皆彼其惠開封比比出能吏而蒸於民政
者惟公一人吏部審官主天下吏負而居職者類以
不久遷去故吏得為姦公始視銓事一日選者三人

爭禁關公以問吏吏受丙賂對曰當與甲乙不能乎
遂引授他關君數日吏教丙訟甲負某事不當得
公悟召乙問之乙謝曰業已得他關不願爭公不得
已與丙而笑曰此非吏罪乃吾未知益法爾因命諸
曹各具格式科條以白問曰盡乎曰盡矣明日勅諸
吏無得升堂使坐曹聽行文書而已由是吏不得與
鈐事與奪一出於公居月餘翕然聲勳京師其在寄
官有以賄求官者吏謝不受曰我公有賢名不久見
用去矣故以待之慶曆之初上賊西兵之久出而民
弊亟用今丞相富公權密韓公及范文正公而三人

者遂欲盡革衆事以脩紀綱而小人權倖皆不悅獨
公與相佐佑而公尤抑絕僥倖凡內降與恩澤者一
切不與每積至十數則連封而面還之或詰責其人
至愁恨涕泣而去上嘗謂諫官歐陽脩曰外人知杜
某封還內降邪吾居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杜某不
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此外人
及杜某皆不知也然公與三人者卒皆以北罷去公
多知本朝故實善決大事初邊將議欲大舉以擊夏
人雖韓公亦以為可舉公爭以為不可大臣至有欲
以沮軍罪公者然兵後果不得出契丹與夏人爭銀

蹇族大戰黃河外而馮門麟府皆壁范文正公安撫
河東欲以兵從公以爲契丹必不來兵不可妄出范
公怒至以語侵公公不爲恨後契丹卒不來二公皆
世俗措公與爲朋黨者其論議之際蓋如此及三人
者將罷去公獨以爲不可遂一作亦罷以尚書左丞
知兗州歲餘乃致仕公自布衣至爲相衣服飲食無
所加雖妻子亦有常節家故健財諸父分產公以所
得悉與昆弟之貧者俸祿所入分給宗族姻人急難
至其歸老無屋以居寓於南京驛舍者久之自少好
學工書畫喜爲詩讀書雖老不倦推獎後進今世知

名士多出其門居家見賓客必問時事聞有善言若
已出至有所不可憂見於色或夜不能寐如任其責
者凡公所以行之終身者有能獲其一君子以爲人
之所難而公自謂不足以名後世遺戒子孫無得紀
述嗚呼豈所謂任重道遠而爲善惟日一作無不足者
歟曾祖太子少保一作諱某贈太師祖鴻臚卿諱叔
詹追封吳國公父尚書度支員外郎諱遵良追封韓
國公皆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娶相里氏封晉國
夫人子男曰說大理評事諱太常博士諱將作監主
簿詔秘書省正字三子早卒女長適集賢校理蘇舜

欽次適秘閣拔理李繼次適舉州國練推官張遵道
公以嘉祐二年二月五日卒于家其子訢以其年十
月十八日葬公于應天府宋城縣之仁孝原銘曰
翼翼祁公率履自躬一其初終惟德之恭公在于位
士知貪廉退老于家四方之瞻豈惟士夫天子曰咨
爾曲爾直繩之墨之正爾方圓有矩有規人莫之喻
公無爾欺予左予右惟公是毗公雖告休愛寵不已
宮臣國公即命于第奕奕明堂萬邦從祀豈無臣工
為予執法何以召之惟公舊德公不能來予其牲錫
若子懼憐民之父母公雖百齡人以為少不得黃耇

喪于元光寵極之隆則有止期惟其不已既去而思
銘昭于遠萬世之誥

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源字子漸姓尹氏與其弟洙師魯俱有名於當
世其論議文章博學強記皆有以過人而師魯好辯
果於有為子漸為人剛簡不矜飾能自晦蔽與人居
久而莫知至其一有所發則人必驚伏其視世事若
不干其意已而推其情偽計其成敗後多如其言其
性不能容常人而善與人交久而益篤自天聖明道
之間子與其兄弟交其得於子漸者如此其曾祖諱

誼贈光祿少卿祖諱文化官至都官郎中贈刑部侍郎父諱仲宣官至虞部員外郎贈工部郎中子漸初以祖裔補三班借職稍遷左班殿直天聖八年舉進士及第為奉禮郎累遷太常博士歷知芮城河陽二縣簽書孟州判官事又知新鄭縣通判涇州慶州知懷州以慶曆五年三月十四日卒于官趙元昊寇邊圍定川堡大將葛懷敏發涇原兵救之君遠懷敏書曰賊舉其一物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救者且吾軍畏法見敵必赴而不計利害此其所以數敗也宜駐兵瓦亭見利而後動懷敏不能

其言遂以敗死劉渙知滄州杖一卒不服渙命斬之以間一坐專殺降知密州君上書為渙論直得復知滄州范文正公常薦君材可以居館閣召試不用遂知懷州至蕃月大治是時天子用范文正公與今觀文殿學士富公武康軍節度使韓公欲更置天下事而權倖小人不使三公皆罷去而師魯與時賢士多被誣枉得罪君歎息憂一敬慎以心撫謂生可厭而死可樂也性性被酒反歌注下朋友皆竊怪之已而以疾卒享年五十至和元年十有二月十三日其子持葬君于一作河南府壽安縣甘泉鄉龍一作澗



里其平生所為文章六十篇皆行於世子男四人曰
材植機杼嗚呼師魯常勞其智於事物而卒蹈憂患
以窮死若子漸者曠然不肖累其心而無所屈其志
然其志考亦以不長豈其所謂短長得失者皆非此
之謂歟其所以然者不可得而知歟銘曰
有韜于中不以施一憤樂死莫如歸豈其志之將衰
不然世果可嫉其如斯

太子中舍梅君墓誌銘

故太子中舍致仕梅君諱讓字克讓世為宣城人常
以文學仕進君獨不肯任其弟詢勉之君曰士之仕

也進而取榮祿易欲行其志而無媿於心者難吾豈
不欲仕哉居其一官一不得行其志食其一此一祿而
有媿於其心者吾不為也今吾居父母之邦事長老
以恭接朋友以信守吾墳墓安吾里閭以老死而無
恨此吾志也其弟後貴願必欲官之君堅不肯乃奏
任君大理評事致仕于家有子六人曰堯臣曰正臣
曰彥臣曰禹臣曰純臣其一早卒其三子皆仕宦而
堯臣有名當世今為國子博士累以郊祀恩進君為
太子中舍君既老堯臣來歸朱服襲笏侍君旁鄉人
不榮其子而榮其父堯臣等皆以君年高願留養君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ColorChecker

30 Colors

White

Black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不許曰此非吾意也顧其二子曰勉爾朝夕以輔吾
老顧其三子曰勉爾名譽以為吾榮居者養吾體仕
者養吾志可也君享年九十有一一作康疆無恙以
皇祐元年正月朔卒于家其子堯臣泣請於其友盛
陵歐陽脩曰堯臣不肯仕不顯而無聞不足以成吾
先人之志遷託文字以銘後世又不敢以自私子乃
為之本上一四字作銘曰

志之充樂也一作中壽以隆福有終銘無窮輝幽宮

湖州長史錄君墓誌銘并序

故湖州長史錄君有賢妻杜氏自君之歿布衣蔬食

居數歲從君之孤子欽其平生文章走南京號泣于
其父曰吾夫屈於生猶可伸於死其父太子太師以
告於予予為集次其文而序之以著君之大節與其
所以屈伸得夫以深誦世之君子當為國家樂育賢
材者惜補且悲君之不幸其妻卜以嘉祐元年十月
某日葬君于潤州丹徒縣義里鄉檀山里石門村又
號泣于其父曰吾夫屈於人間猶可伸於地下於是
杜公及君之子必皆以書來乞銘以葬君諱舜欽字
子美其上世居蜀後徙開封一作為開封人自君之
祖諱易簡以文章有名太宗時承旨翰林為學士參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3Color

Black

知政事官至禮部侍郎父諱普官至工部郎中有集賢院君少以父蔭補太廟齋郎調滎陽尉非所好也已而鑽其廳去舉進士中第改光祿寺主簿知蒙城縣丁父憂服除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樓店務君狀貌奇偉慷慨有大志少好古工爲文章所至皆有善政官于京師位雖卑數上疏論朝廷大事敢道人之所難言范文正公薦君召試得集賢校理自元昊反兵出無功而天下殆一作於又安尤一作因兵事天子奮然用三四大臣欲盡革衆弊以紓民於是皆范文正公與今富丞相多所設施而小人不復

顧人主方信用思有以撼動未得其根以君文正公之所薦而宰相杜公喆也乃以事中君坐監進奏院祠神奏用市故紙錢會家爲自盜除名君名重天下所會客皆一時賢俊悉坐與逐然後中君者喜曰吾一舉網盡之矣其後三四大臣一作守繼罷去天下事卒不復施爲君謗妻子居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日益讀書大涵肆於六經而時發其憤悶於歌詩至其所激往往驚絕又喜行狎一作書皆可愛故其雖短章醉墨落筆爭爲人所傳天下之士聞其名而慕見其所傳而喜往往掛其貌而竦聽其論而驚以服久與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其居而不能捨以去也居數年復一作一得湖州長
史曼厝人年十二月某日以疾卒于蘇州享年四十
有一君先娶鄭氏後娶杜氏三子長曰必將作監主
簿次曰波曰激二女長適前進士陳然次尚幼初君
得罪時以奏用錢為盜無敢辨其寃者自君卒後天
子感悟凡所被逐之臣復召用一作皆顯列于朝而
至今無復為君言者宜其欲求伸於地下也宜予述
其得罪以死之辭而使後世知其有以也既又長言
以為之辭庶幾并寫于之所以哀君者其辭曰
謂為無力巧執擊而去之謂為有力巧胡不天子之

歸豈彼能兮一作此此不為善百譽而不進兮一毀終
世以類赫荒孰問兮香難知嗟予之中兮有韜而無
施文章發輝方星日光輝雖冥冥以掩恨兮不正一作
昭昭其永壽

翰林侍讀侍講學士王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誅字原叔其生始能言已知為詩指物一字能
賦既長學問自六經史記百氏之書至於圖緯陰陽
五行律呂星官算法訓故字音一本上曰字作方無
所不學學必通達知其專家其語言初如不出諸口
已而辨別條理發其精微聽者忘倦決疑請益人人



必得其所欲故自其少也一時名臣賢士皆稱慕之
其名聲著天下初舉進士為廬州府城尉坐事免官
歸居南京故相臨淄晏公為留守奇其文章待以客
禮久之復調貲州富川主簿未行臨淄公薦其才留
居應天府學教諸生會北德詔舉經術士為學官京
東轉運使舉公應詔召為國子監直講遷大理評事
史館檢討知太常禮院天章閣侍講直龍圖閣同判
太常寺慶曆中小人有不便大臣執政者欲排去之
未知所發而杜丞相子塔蘇奔欽為集賢校理召時
名所與交遊皆當世賢豪已而奔欽坐監進奏院相

神會客為御史所彈公以一坐客貶知濠州徙知
襄徐毫三州范文正公富丞相皆言王某學問經術
多識故事宜在朝廷復召為檢討同判太常寺侍講
充史館修撰拜知制誥權判吏部流內銓至和元年
九月為翰林學士三年以親嫌改侍讀學士兼侍講
學士嘉祐二年九月甲戌朔以疾卒享年六十有一
累官至尚書吏部郎中階朝散大夫勳輕車都尉爵
開國伯食邑五百戶公為人寬厚樂易孝於宗族信
於朋友諸孤不能自立者皆為之嫁娶始舉進士時
與郭棻同保人有告棻冒其第母禱者法當連坐主

同召公問果保稯否不然可易也公言保之不可易也於是與稯俱罷公以文備進用能因其所學為上聞陳其言緩而不迫天子常喜其說意有所欲必以問之無不能對嘗以塗金龍水殿為飛白詞林二字以褒之至於朝廷他司前言故實皆就以考正既領太常吉凶禮典探定尤多嘗修集禮校定史記前後漢書編同朝會要鄉兵制度祖宗故事三朝經武聖略皇祐中大享明堂翰林侍讀學士宋祁言明堂禮廢久必得通知古今之學者詔公共草其儀禮成撰大享明堂記又詔修雅樂晚善律書尤有古法著

易傳十篇

五字其他一作

為文章千有餘篇其絕於

為政敏而有方襄州中廩成兵驕前為守者患之不

能制公至因事召之悉集于庭告曰某時為某事若

非某人邪取其一二人此真于法餘悉不問由是

仁兵始知懼是時妖賊反貝州州縣無遠近皆驚動

佐史勸公毋給州卒教習者真兵公笑曰足欲防亂

乎此所以使人不安也在徐州遭歲大饑免民舟筭

俾使得振旁郡而一出一公私家粟賑民所活尤多

世一雖有司上其最一有一為一降詔書褒美其

在朝廷多所論議遇人恂恂惟謹及既歿而考其言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31 Color Patches

Black

White

Magenta

Red

Yellow

Green

Cyan

Blue

皆當世受知一作務公知制誥夏竦卒天子以東宮舊
恩賜謚文獻公曰此僖祖皇帝謚也封還其目不為
草辭因曰前有司謚王溥為文獻章得象為文憲字
雖異而音同昔當改於是太常史諲味文憲而得
象皆易諲又嘗論宗戚近幸冒法干恩澤以亂刑賞
又言天下民田稅不均而姦民逃亡有司失其常稅
請用郭諮孫琳千坂間方為均田法頌之州縣使因
民訟稍稍均之可不擾而有司得復其常數近時雖
諫官御史有執政之臣嘗薦舉者皆以嫌不用公以
謂士飭身勵行而大臣薦賢以報國以媿廢一作非之

是旋大臣而廢賢材不可及論河功遺食皆可施行
方公病時八月開通英閣侍臣並進諱讀而公獨病
不一作辨天子思之遣使者問公疾火間否能起而為予
諱邪既而公病篤以卒天子震悼賻錫加等贈給事
中特賜諡曰文即以其年十月辛酉葬于應天府虞
一作城縣之孟諸鄉土山原公應天宋城人也曾祖
諱厚祖諱化贈太傅父諱燭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
令公初娶董氏再娶胡氏皆先公卒又娶齊氏封高
陽郡君子男五人長曰叟臣早卒次曰力臣太常寺
太祝次欽臣秘書省正字次陔臣將作監主簿次曾



臣某官一稱一女適太常博士陳安道銘曰

惟王氏之先遠自三代下迄戰國商周者觀其後之人皆以王為氏故其為姓尤多於後世而太原之王出周王子公世可考實太原人後家于宋遂以蕃延惟其皇考是生八子公實其季其德克嗣播其休聲以顯于仕八支之盛名譽材賢公考朝廷儒學之巨選食于家洗洗于孫宜其不樂胡奪之年朝無咨詢士失益友送車國門出涕引首于茲歸歲刻銘不朽

居士集卷第三十一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邵人孫謙益校正

杜祁公墓誌銘衢閩蜀本皆作娶相里氏司馬公記閩亦然推羅氏并吉本以為李氏近歲古州教授林仲熊遂入墓誤非也

王文公墓誌銘諸本皆作借朝奉大夫惟羅氏本作朝散大夫

蘇長史墓誌天下殆於久安二十三卷余襄公神道碑作怠於久安朝佐政公集意道殆三字似通



用徐氏墓誌吾母不以愛殆我毅城縣夫子廟記
見者殆焉此亦以忘為殆也劉侍讀墓誌殆今三
十年祭丁學士文殆榮華之銷歇此則以追為殆
也諸本間有改者覽者以意讀之

而三人者遂欲盡華歆事繼以工書

書蓋心書之書一本以其用徐書字遂制

太子太師 公下一有都文章文非所好作

碑

居士集卷第三十二 歐陽文忠公集三十二

墓誌七首

尚書戶部侍郎參知政事贈右僕射文安王

公墓誌銘并序

公姓王氏其先太原祁人其六世祖某為唐輝州剡
史遭世亂因留家礪山礪山近宋其後又徙宋州之
虞城今為應天虞城人也公諱堯臣字伯庸天聖五
年舉進士第一為將作監丞通判湖州召試以著作
佐郎直集賢院知光州歲大饑群盜發民倉廩吏法
當死公曰此飢民求食爾荒政之所恤也乃請以減



用徐氏墓誌吾母不以愛殆我毅城縣夫子廟記
見者殆焉此亦以忘為殆也劉侍讀墓誌殆今三
十年祭丁學士文殆榮華之銷歇此則以追為殆
也諸本間有改者覽者以意讀之

而三人者遂欲盡華歆事繼以工書

書蓋心書之書一本以其用徐書字遂制

太子太師 公下一有都文章文非所好作

碑

居士集卷第三十二 歐陽文忠公集三十二

墓誌七首

尚書戶部侍郎參知政事贈右僕射文安王

公墓誌銘并序

公姓王氏其先太原祁人其六世祖某為唐輝州剡
史遭世亂因留家陽山陽山近宋其後又徙宋州之
虞城今為應天虞城人也公諱堯臣字伯庸天聖五
年舉進士第一為將作監丞通判湖州召試以著作
佐郎直集賢院知光州歲大饑群盜發民倉廩吏法
當死公曰此飢民求食爾荒政之所恤也乃請以減



死論其後遂以著令至今用之丁父憂服除爲三司
度支判官再遷右司諫郭皇后廢居瑤華宮有疾上
頗哀憐之方斥廢時官者聞文應有力及后疾文應
又主監醫后且卒議者疑文應有姦謀公請付其事
御史考按虛實以釋天下之疑事雖不行然自文應
用事無敢指言者其補後文應卒以恣橫在死后猶
在殯有司以歲正月用故事張燈公言郭氏幸得蒙
厚恩復位號乃天子后也張燈可廢亡通爲之罷景
祐四年以本官知制誥賜服金紫同知通進銀臺司
兼門下封駁提舉諸司庫務遷翰林學士知審官院

元昊反西邊用兵以公爲陝西體量安撫使公視四
路山川險易還言某路宜益兵若干某路賊所不攻
某路宜急爲備至於諸將材能長短盡識之薦其可
用者二十餘人後皆爲名將是時邊兵新敗於好水
任福等戰死今韓丞相坐主帥失律奪招討副使知
秦州范文正公亦以移書元昊不先聞奪招討副使
知耀州公因言此兩人天下之選也其忠義智勇名
動夷狄不宜以小故置之且任福由違節度以致敗
尤不可深責主將由是忤宰相意并其他議多格不
行明年賊入涇原戰定川殺大將葛懷敏乃公指言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為備處由是始以公言為可信而前所格議悉見施行因復遣公安撫涇原路公曰陛下復用韓琦范仲淹幸甚然將不中御兵法也願許以便置從事上以為然因言諸路都部署可罷經略副使以重將權而偏將見招討使以軍禮置德順軍於籠竿城廢涇原等五州營田以其地募弓箭手其所置尤多方公使還行至涇州而德勝寨兵迫其將姚貴閉城叛公止道左解裝為勝射城中以招貴且發近兵討之初吏白曰公奉使且選歸報天子爾貴叛非公事也公曰貴土豪也頗得士心然初非叛者今不乘其未定

速招降後必生事為朝廷患貴果出降明年四月以學士權三司使自朝廷理元昊罪軍興而用益廣前為三司者皆厚賦暴斂甚者借內藏率富人出錢下至果菜皆加稅而用益不足公始受命則曰今國與民皆弊矣在陛下任臣者如何由是天子一聽公所為公乃推見財利出入盈縮曰此本也彼末也計其緩急先後而去其蠹弊之有根宄者斥其妄計小利之害大體者然後一為條目使就法度罷副使判官不可用者十五人更薦用材且黃者蒼年民不加賦而用足明年以其餘償內藏所借者數百萬又明年



其餘而積於有司者一沛數千萬而所在流庸猶復
其業公曰臣之術止於是矣且臣母老願解煩劇天
子多公功以為翰林學士承旨兼端明殿學士群牧
使初宦者張永和方用事請收民房錢十之三以佐
國事下三司永和陰遣人以利動公公執以為不可
度支副使林淵附永和議不已公奏罷灘乃止益利
夔三路轉運使皆請增民鹽井課嚴可為錢十餘萬
公亦以為不可而摺俾因緣多見裁抑京師數為飛
語及上之左右往往說其短者上一切不問而公為
之亦自若也及公既罷上慰勞之公頓首謝曰非臣

之能惟陛下信用臣爾丁母憂去職服除復為學士
群牧使再遷給事中皇祐三年以本官為樞密副使
公持法守正遂以身任天下事凡宗室宦官醫師樂
工髮習之賤莫不開樞密而濫恩俸請隨其事可損
損之可絕絕之至其大者則皆若為定令由是小人
益怨構為飛書以害公公得書自請曰臣恐不能勝
衆怨願得罷去上愈知公為忠為下令贈為書者甚
急公益感勵在位六年廢職修舉皆有條理樞密使
狄青以軍功起行伍居大位而士卒多屬目性性造
作言語以相煽動人情以為疑而青色頗自得公嘗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 Color Black

以攝衆新青爲陳禍福言右將帥起微賤至富貴而
不能保首領者可以爲鑒戒青稍沮畏嘉祐元年三
月拜戶部侍郎參知政事三年遷吏部侍郎八月二
十一日以疾薨于位享年五十有六公在政事論議
有所不同必反復切劘至於而是而後止不爲獨見在
上前所陳天下利害甚多至施行之亦未嘗自名其
所設施與在樞密時特異豈政事者丞相府也其體
自宜如是邪公爲人純質雖貴顯不忘儉約與其弟
純臣相友愛世稱孝悌者言王氏過人一一以誠意無
所矯飾善知人多所稱薦士爲特名臣者甚衆有文

集五十一卷將終口授其弟純臣遺奏以宗廟至

重儲嗣未立爲憂天子隱然臨其後報視朝一日贈

左僕射太常懿曰文安曾祖諱化某官一下贈

太傅妣成氏封曹國太夫人祖諱礪某官父諱濬某

官皆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袁氏一作鄆一作國

太夫人妣仇氏徐國太夫人娶丁氏安康郡夫人子

男三人同老大理評事周老太常寺太祝早卒朋老

大理評事二女長適校書郎戚師道早卒次未嫁王

氏自遷虞城由公曾祖而下或葬雙金或葬上山皆

在虞城嘉祐四年八月十日改葬公之皇考于宋城



縣平臺鄉石落原而以公從葬焉銘曰

王爲祁人遭亂不還六世之祖初留礪山其後再遷
虞宋之間遂安其居葬不遠卜宋多名家王實大族
族大而振自公顯聞公初奮躬以學以文逢國多事
有勞有勳利歸于邦怨不避身帝裁其忠謂堪予弼
俾副樞機出入惟密遂參政事實有謀猷議中止之
不俾相予帝有褒章感飾之贈長于百寮考德惟稱
維古載功在其廟器今亦有銘幽宮是罔

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贈吏部尚書正肅

吳公墓誌銘

嘉祐四年十一月丁未資政殿大學士金紫光祿大
夫尚書左丞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上柱國渤海
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八百戶贈吏部
尚書諡曰正肅吳公葬于鄆州新鄭縣崇義鄉勒村
之原吳氏世爲建安人自高曾以來皆葬建州之浦
城至公始葬其皇考于新鄭公諱育字春知爲人明
敏勁果習學博辯能自付持一度不可守不發已發
莫能屈奪天聖中與其弟京方俱舉進士試禮部爲
第一遂中甲科而京方皆及第當是時吳氏兄弟名
聞天下公初以大理評事知臨安諸暨三縣遷本寺

丞知襄城縣舉才識華茂明於體用策入三等遷著作佐郎直集賢院通判蘇州同知太常禮院三司戶部度支二判官知陳院脩起居注知制誥判太常大理二寺吏部流內銓史飾修撰累遷起居舍人為翰林學士父之遷禮部郎中以學士知開封府公為政簡嚴所至民樂其不擾去雖久愈思之初秦悼王葬汝州界中其後子孫富從華者與其歿時上冢者不絕故宗室宦官常往來為州縣患公在襄城每歲折一作之宗室宦官怒或疑平叩縣門索牛駕車以動之公譁不應及旦徐告曰牛不可得也由是宗室宦

官曰此不可為也凡過其縣者不敢以厲大犯民田至他境矣然後敢縱獵其治開封尤先豪猾曰吾何有以及斯人去其為害者而已居數日發大姦吏一人泥于嶺外一府股栗又得巨盜積贖萬九千緡獄具而輒再變衆疑以為寬天子為遣他吏按之卒伏法由是京師肅清方元昊叛河西契丹亦乘間虜盟朝廷多故公數言事獻計盡自元昊初遣使上書有不順語朝廷亟命將出師而群臣爭言堅子即可一作討諫獨公以謂元昊雖名藩臣而實夷狄其服叛荒忽不常宜示以不足責外置之且其已僭名號誇

其人勢必不能自削以取差種落第可因之賜號若
國主者且故事也彼得其狀豈不肯妄動然時方統
意於必討故皆以公言為不然其後師父無功而無
咎元昊亦歸過自新天子為除其罪卒以為夏國主
由是議者始悔不用公言而虛葬中國公在關封款
以職事辨爭或有不得則輒請引去天子惜之慶曆
五年正月以為諫議大夫樞密副使三月拜參知政
事與曹丞相爭事上前上之左右與殿中人皆恐色
變公論辨不已既而曰臣所爭者職也極力不能勝
矣願遷巨職不致爭上頷一作公立乃復以為樞密

副使居散餘大旱賈丞相罷去御史中丞高若訥用
洪範言大臣致爭為不肅故而不時若因并罷公以
給事中知許州又知蔡州州故多盜公按令為民立
伍保而簡其法民便安之盜賊為息京師有告妖賊
千人聚確山者上遣中貴人馳至蔡以名捕者十人
使者欲得兵自往取之公曰使者欲藉兵立威欲得
妖人以還報也使者曰欲得妖人爾公曰吾在此雖
不敏然聚千人于境內安得不知使宿有之今以兵
往是趣其為亂也此不過鄉人相聚為佛事以利錢
財爾一弓手召之可致也乃館使者日與之飲酒而

密遣人召十人者皆至送京師告者果伏辜拜資政
殿學士徙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又徙陝府遷禮
部侍郎徙永興軍丁父憂去官起復懇請終喪服除
加拜翰林侍讀學士召之公辭以疾上憫然遣使
存問賜以名藥遂以知汝州居久之又辭以疾即
以爲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守司御史臺疾少間
乞復知陝府加拜資政殿大學士自公罷去上數爲
大臣言吳某剛正可用每召之輒以疾不至於是召
遷始侍講禁中判通遠銀臺司尚書都省明年拜宣
徽南院使鄜延路經略安撫使判延州廳丞相經略

河東與夏人爭麟州界並築柵於白草公以謂約不
先定而亟城必生事遂以利言牒河東移書龐公且
奏說論之一有朝皆不報已而夏人果犯邊殺驍將
郭恩而龐丞相與其將校十數人皆以此得罪麟府
遂警既而公復以疾辭不住邊事且求解宣徽使乃
復以爲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知河中府遂徙河
南公前在河南踰月而去河南人思之聞其復來皆
躍呼逆于路惟恐後其卒也皆聚哭公享年五十有
五以嘉祐三年四月十五日一作卒于位一有以詔
報朝一日曾祖諱進忠贈太師妣陳氏吳國太夫人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祖諱諒贈中書令妣葛氏越國太夫人父諱待問官至禮部侍郎贈太保妣李氏楚國太夫人娶王氏太原郡夫人子男十人安度安矩安素皆太常寺太祝安常大理評事安正安本安序皆秘書省正字安孚太常寺奉禮郎安憲安節未仕女三人長適集賢校理韓宗彥次適著作佐郎龐元英皆早卒次適光祿寺丞任逸公在二府時太保公以列卿奉朝請父子在廷士大夫以為榮而公踈踏不安自言于班父前非所以示人以法顧不敢以人子私亂朝廷之制願得罷去不聽天子數推恩群臣子弟公每先及宗姓

疎遠者至公之卒子孫未宦者七人有文集五十卷
光復於論議銘曰

顯允吳公有家于閩自我皇考卜茲新原享壤深泉樂其寬閑今公其從公志之安公昔尚少一時始來京師挾其二季名發聲馳乃賜之策以承帝問語驚于天一作廷有偉其論乃登侍從乃任大臣出入險夷周旋屈伸公所策事先其利害初有不從後無不悔公於臨政簡以便人人失一作而思愈久彌新帝曰廷臣汝剛而直察汝子用斷余不惑公曰臣愚負薪之憂帝為咨嗟公其少休優以本邦寵其秩祿尚冀



公來公卒不復文臣考德作銘識定

鎮潼下節度觀察留後李公墓誌銘

嘉祐五年八月某日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知潼州
軍州事隨西李公得暴疾薨于州之正寢其以疾聞
也上方宴禁中爲止樂命中貴人馳國醫往視未及
行而以薨聞詔輟視朝一日賜其家黃金三百兩贈
公感德軍節度使已而又贈燕侍中太常諡曰某即
以其年某月某日葬于開封府開封縣襄親鄉允學
之次公諱端懿字元伯開封人也右千牛衛將軍贈
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龍圖元靖王諱崇矩之曾孫

連州刺史贈太師諱繼昌之孫鎮國軍節度使駙馬
都尉贈尚書令兼中書令許和文公諱遵勗之子母
曰齊國獻穆大長公主太宗之女真宗之妹今天子
之姑屬親而尊禮秩崇顯其淑德美問彰于內外而
和文公好學不倦折節下士喜交名公卿一時翕然
號稱賢尉故李氏之盛受寵三朝而天下之士不後
其榮而樂道其德公爲冢子於其家法習見安行不
待教告少爲學問長而孝文喜爲詩工書畫至於陰
陽醫術星經地理無所不通七歲爲如京副使歷文
思副使供備庫使洛苑使新州刺史康懷二州團練



使澶州防禦使坐知冀州失捕妖人降授單州團練使知均州未行改滑州兵馬鈐轄居歲中遷汝州防禦使蔡州觀察使天子祀明堂推恩徙華州觀察使獻穆大長公主薨起復爲鎮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公泣血辭讓願終喪制上不許其讓許其終喪給以全俸服除拜鎮國軍節度觀察留後累附金紫光祿大夫勳上柱國爵開國公食邑四千四百戶實封九百戶公爲兒時上在東宮真宗命公侍研席上尤親愛嘗解方玉帶賜之稍長出入宮禁禮如家人雖燕見語不及私數爲上陳朝廷闕失間說古今治亂多所

補益退而未嘗言公既覺得其遺藁之未上者言宗室事甚詳其餘不得公少自勉勵見士大夫有失節廢義者輒歎曰士起寒苦以學行自名至牽利欲遂亡其所守况騎佚易習而生長富貴間邪故常惕然痛自刮磨思立名節開一善士傾身下之而賢士大夫亦樂與之遊以此多得名譽方大長公主在時數欲求外宦以自効不可得久之出知冀州爲政循法度檢身束下民以不擾歲滿召還初在冀捕妖人李校校窮自經死驗得實矣後貝州妖賊王則閉城叛聲言校在以或衆公坐貶官已而則誅城間無李校



者乃還公防禦使又知鄂州安撫京東之西路是歲京東水災民饑流亡公爲治室廩發倉廩而流人至者如歸咸賴以全活置弓手馬教其馬關皆如精兵治汝陽堤百餘里鄆人遷無水患又知澧州發軍吏之姦者去之流其尤者於遠方然後明軍籍均其勞遠軍中稱平而畏其法始下令捕盜有登隣屋取一杓者遠寔之法以徇於市曰是固足以信吾令由是盜賊屏息公雖以公主子自少居京師常領職事其在三班院尤爲稱職三班掌諸使臣功過黜陟而主者皆顯官自重或貴家子食俸廩而已吏得因依爲

姦而職廢又不省至公始躬治簿書考覈虛實賞罰必當後人多遵用其法及出爲三州又皆有治狀故雖享年不永不究其所施而士君子皆知其非安於富貴者也及聞其喪也莫不痛惜焉公自爲鎮潼關後十年不遷上以其久也以爲寧遠軍節度使公懇辭不拜及其薨也遂贈威德軍節度使公享年四十九有八娶郭氏封仁壽郡君先公九年卒贈太原郡夫人西京左藏庫使昌州團練使中和之女子男五人長曰說供備庫副使次曰謹曰詢皆右侍禁次曰諱曰訴尚幼女四人長適皇姪右屯衛大將軍古州團



練使建安郡公宗保早卒次適秘書丞夏倚次適皇
姪左領軍衛大將軍宗景次適皇姪孫右監門衛將
軍世遠公平生嘗語其子弟曰吾家國厚恩未有以
報吾且死宜有遺言毋因以求恩澤及其薨也其家
如其言銘曰

允矣和文惟時顯人蔚有士譽匪矜帝姻賚其子孫
列爵落國惟公承之克似其德士起寒家驕于滿盈
紛其利欲敗節慕名公生盛族赫奕高明都尉之子
天子之甥惟謹惟恭其色不懈聞善如負在得恩成
間亦實見忠言告猷學而從政有惠三州享其多美

獨不遜年高雖巨節以貴于泉島又贈之金璫附碑
寵渥名榮一作榮惟有其實刻詩同藏其固其密

居士集卷第三十二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文安公集

封曹國封字

才識

燕茂明於體用一作賢良方正

顧上揚州故多盜州一作留守司守字一作本邦大



即以某年一

其

居士集卷第三十三 歐陽文忠公集三十三

墓誌四首

尚書工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許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元字子春姓許氏宣州宣城人也許氏世以孝
謹稱鄉里其父亡一子當官兄弟相讓久之曰吾弟
材後必庇吾宗乃以公補鄉杜齋郎徙居海陵力耕
以養其母調明州定海劔州順昌縣尉泰州軍事推
官戍兵千人自海上亡歸州守聞變不知所為公為
誌其所以來二三人出前對公叱左右執之曰惑衆



即以某年一

其

居士集卷第三十三 歐陽文忠公集三十三

墓誌四首

尚書工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許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元字子春姓許氏宣州宣城人也許氏世以孝
謹稱鄉里其父亡一子當官兄弟相讓久之曰吾弟
材後必庇吾宗乃以公補鄉杜齋郎徙居海陵力耕
以養其母調明州定海劔州順昌縣尉泰州軍事推
官戍兵千人自海上亡歸州守聞變不知所為公為
誌其所以來二三人出前對公叱左右執之曰惑衆



者此爾其餘何罪勞其徒而遠之遷鎮東軍節度推
官知潤州丹陽縣縣有練湖決水一寸為漕渠一尺
故法盜決湖者罪比殺人會歲大旱公請借湖水溉
民田不待報決之州守遣吏按問公曰便民罪令可
也竟不能詰由是溉民田萬餘頃歲乃大豐再遷太
子中舍監揚州博望和雜倉知泰州如華縣所至民
愛思之公爲吏甚修廢壞其術長於治財自元吳叛
河西兵出久無功而天下勞弊三司使言公材以主
推貨公言先時賈人入粟塞下京師錢不足以償故
錢價愈不足則粟入愈少而價愈高是謂內外俱困

請高塞粟之價下南鹽以償之使東南去滯積而西
北之粟盈曰此輕重之術也行之果便是時京師粟
少而江淮歲漕不給三司使懼大臣以爲憂參知政
事范仲淹謂公獨可辦乃以公爲江淮兩浙荆湖發
運判官公曰以六路七十二州之粟不能足京師者
吾不信也至則治千艘浮江而上所過州縣留三月
食其餘悉發而州縣之廩遠近以次相補由是不數
月京師足食既而嘆曰此可爲於乏時然歲漕不給
者有司之職廢也乃考故事明約信令發欲轉徙至
於風波遠近違違賞罰皆有法凡江湖數千里外談

笑治之不擾不勞而用以足公初以殿中丞爲判官
已而爲副爲使每歲終會計來朝天子必加恩禮特
賜進士出身官至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凡在職十
有三年已而曰臣憊矣頓乞臣一州天子顧代公者
難其人其請至八九久之察其實病且老矣乃以知
揚州居歲餘徙知越州公益病又徙泰州至州未視
事以嘉祐二年四月某日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九曾
祖諱綱池州錄事參軍祖諱規贈大理評事父諱遜
尚書司封員外郎贈工部侍郎公娶馮氏封崇德縣
君先公卒子男二人長曰宗旦真州揚子縣主簿次

曰宗孟實繕作監主簿女一人適太常寺太祝滕希
程先是江淮歲漕京師者常六百萬石其後十餘歲
歲益不充至公爲之歲必六百萬而常餘百萬以備
非常方其去職有勸公進爲羨餘者公曰吾豈聚歛
者哉敢用此以希寵公爲人善談論與人交久而益
篤於其家尤孝悌所得俸祿分給宗族無親疎之異
其孤宗旦等以其年某月某日葬公於真州揚子縣
甘露鄉之某原其所與遊廬陵歐陽脩誌於其墓曰
嗚呼爲天下者固常養材於無事之時蓋必有事然
後材臣出自寶元慶曆以來兵動一方奔走從事於



其間者皆號稱天下憂傑其智者出謀材者獻力說
不得少如其志而公違此特用其所長且久於其官
故得卒就其業而成此名此其可以書矣乃為之銘
曰
材難矣有蘊而不得其時時逢矣有用而不盡其施
功難成而易毀雖明哲或不能以自知公材之敏兮
用適其宜志方甚壯兮力則先襄行著于家而勞施
于國永幽其闕兮銘以哀之

尚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兼侍讀贈右
諫議大夫孫公墓誌銘

公諱甫字之翰許州陽翟人也初舉進士天聖五年
得同學究出身為蔡州汝陽縣主簿八年再舉進士
及第為一縣華州觀察推官轉運使李林薦其材遷
大理寺丞知終州翼城縣故丞相杜祁公與絳皆以
靖節自高尤難於取士聞公絳所薦也數招致之一
見大喜已而祁公自御史中丞拜樞密直學士知永
興軍辟公司錄凡事之繁猥者一以委之公歎曰待
我以此可以去矣祁公為謝顧事非他更不能者不
敢煩公公乃從容為陳當世之務所以緩急先後施
設之宜又多薦士之賢而在下者於是祁公自以為



得益支歲滿知彭州永昌縣監益州交子務再遷大
常侍士祁公爲樞密副使薦于朝得樞密校理是時
詔將兵討靈夏又無功天下騷動盜賊數入州縣政
吏卒吏多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銳意更用二三大
臣乃極選一時知名士增置諫員使補闕失公以右
正言居諫院上好納諫諍未嘗罪言者而至言宮禁
事他人猶須委曲開諷而公獨曰所謂后者正嫡也
其餘皆猶婢爾爾貴賤有等用物不宜過濫自古寵女
色初不制而後不能制者其禍不可悔上曰用物在
有司吾恨不知爾公曰世謂諫臣耳目官所以達不

知也若所謂前世女禍者載在舊史陛下可自知也
上深嘉納之保州兵變前有告者大臣不特發之公
因力言樞密使副當得罪使乃杜祁公也邊將劉滂
城水洛于渭州部署尹洙以滂違節度將誅之大臣
稍主誅議公以謂水洛通秦謂於國家利滂不可罪
由是罷洙而釋滂洙公平生所善者也公在諫院所
言補益尤多是三者其一人所難言其二人所難與
者其後言宰相以某事當去者上亟爲罷之因以陳
執中爲參知政事公又言執中不可用由是上難之
公遂求解職於是小人不便大臣執政而明黨之論

起二三公相繼去位公亦在論中而辨諍愈切不自
疑由是罷諫職以右司諫知鄧州徙知安州歷江南
兩浙轉運使再遷兵部員外郎改直史館知陝府又
徙晉州河東轉運使公素羸性凌然寡所好欲恂恂
似不能言而內勁果遇事精明議者謂公道德文學
宜在朝廷備顧問而錢穀刀筆非其職然公處之益
辨至臨疑獄滯訟常立得其情大賊張海郭貌山攻
劫商鄧新破南陽順陽公安輯有方常曰教民知戰
古法也乃親閱縣弓手教之擊射坐作皆為精兵盜
賊為息陝當東西衝史苦野傳而前為守者頗毀譽

不能有所損至公痛裁節之過客畏其清初無所望
而亦莫之毀也陝人賴以紓後遂以為法其為轉運
使所至州縣視其職事修廢察其民樂否以此升黜
官吏而不納毀譽遇下雖嚴而不害其在兩浙范文
正公守杭州以大臣或便宜行事公曰范公貴臣也
吾辱於此則不得伸於彼矣由是一切繩以法而常
以監司自處范公遇公無倦色又退而不能無恨公
遇范公不少下然退而未嘗不稱其賢也自河東召
為度支副使勤其職不以為勞已而得疾嘉祐元年
遷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不行疾少



聞乃留待讀公傳學強記尤喜言唐事能詳其君臣
行事本末以推見當時治亂每為人說如其身履其
間而聽者曉然如日見故事者以謂終歲讀史不如
一日聞公論也所著唐史記七十五卷論議宏瞻書
未及成以嘉祐二年正月戊戌卒于家享年六十公
既卒詔取其書藏于秘府贈右諫議大夫又有文集
七卷公喜接士務揚人善所得休廢多所能與無諸
孤兒教育如己子曾祖諱怒博州堂邑主簿祖諱賈
尚書庫部員外郎考諱從革不杜以公貴累贈都官
郎中母曰長安縣太君李氏憂程氏壽昌縣君子三

人長曰宜滑州節度推官次曰寔曰寔皆將作監主
簿女三人一適將作監主簿程著餘皆早亡以五年
七月丁酉葬公于陽程縣舊學鄉塢頭村之北原銘
曰
惟學而知方以行其義惟簡而無欲以遂其剛力雖
弱兮志別強積之厚兮發也光宜壽兮奄以藏有深
其泉兮有崇其岡永安其國兮百世無傷

梅聖俞墓誌銘

并序

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四月乙亥聖俞得疾卧城東汴
陽坊明日朝之賢士大夫往問疾者腐乎腐路不絕

城東之人市者廢行者不得往來咸爲頓相語一作
曰茲坊所居大人誰邪大人誰也何致客之多也居
八日癸未聖俞卒於是賢士大夫又走弔弔一哭
如前日益多而其尤親且舊者相與聚而謀其後事
自丞相以下皆有以賻卹其家者六月甲申其孤此
子增此一歲載其柩南歸以明年正月下丑葬于某坑
一作宣州聖俞字也其名亮臣姓梅氏宣州宣城
人也一作宣城人自其家世頗一作能詩而
從一作父詢以仕顯至聖俞遂以詩聞自武夫貴戚
童兒一作野叟皆能道其名字雖夷惡人不能知詩

義者直曰此世所貴也吾能得之用以自矜故求者
日踵門而聖俞詩遂行天下其初喜爲清麗閑肆平
淡久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氣完力餘
益老以勁其應於人者多故解非一體至於他文章
皆可喜非如唐諸子號詩人者僻固而狹隘也聖俞
爲人仁厚樂易未嘗忤於物至其窮愁感憤有所屬
譏笑詠一發一作於詩然用以爲驢而不怨懟可謂
君子者也初在河南一作王文康公見其文歎曰二
百年無此作矣其後大臣屢薦宜在館閣嘗一召試
賜進士出身餘輒不報嘉祐元年翰林學士趙槩等

十餘人列言于朝曰梅某經行修明額得留與國子諸生講論道德作為雅頌一節以誦詠聖化乃得國子監直講三年冬給于太廟御史中丞韓絳言天子且親祠當更制樂章以薦祖考惟梅某為宜亦不報聖俞初以從父蔭補太廟齋郎歷相弼河南河陽三縣主簿以德興縣令知建德縣又知襄城縣監湖州鹽稅簽署忠武鎮安兩軍節度判官監永濟倉國子監直講累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嘗奏其所撰唐載二十六卷多補正舊史闕繆乃命編修唐書言成未奏而卒享年五十有九曾祖諱遠祖諱遊皆不仕父

諱讓太子中舍致仕贈職方郎中母曰仙遊縣太君東氏又曰清河縣太君張氏初娶謝氏封南陽縣君再娶刁氏封某一作縣君子男五人曰增曰墀曰垆曰龜兒一早卒女二人長適太廟齋郎薛通次尚幼聖俞學長於毛氏詩為小傳二十卷其文集四十卷注孫子十三篇余嘗論其詩曰世謂詩人少遠而多窮蓋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聖俞以為知言

銘曰

不感其窮不困其鳴不躓于艱不獲于傾養其和平以發厥聲震越渾鏗衆聽以驚以揚其清以播其英



以成其名以告諸冥。

江都幾墓誌銘

君諱休復字却幾其為人外若簡曠而內行修飭不妄動於利欲其強學博覽無所不通而一不以矜人至有問輒應雖好辯者不能窮也已則默若不能言者其爲文章淳雅尤長於詩陵洎間達雅造人之不至善隸書喜琴奕飲酒與人交久而益篤孝於宗族事孀姑如母天聖中與尹師魯蘇子美遊知名當時舉進士及第調藍山尉騎驢赴官每據鞍讀書至迷失道家人求得之乃覺歷信陵三州司法參軍

又舉書判拔萃改大理寺丞知長葛縣事通判閩州以母喪去職服除知天長縣事遷殿中丞又以父憂終喪獻其所著書召試充集賢校理判尚書刑部當慶曆時小人不使大臣執政者欲累以事去之君友蘇子美杜丞相壻也以祠神會欲得罪一時知名士皆被逐君坐落職監蒸州商稅久之知奉符縣事改太常博士通判睦州徙廬州後得集賢校理判吏部南曹登聞檢一作院爲群牧判官出知同州提點陝西路刑獄入判三司鹽鐵句院修起居注累遷刑部郎中君於治人則曰爲政所以安民也無擾之而已



故所至民樂其簡易至辨疑折獄則或權以術舉無
不得而不常用亦不自以為能也君所著書號唐宜
鑿十五卷春秋世論三十卷文集二十卷又作神告
一篇言皇嗣事以謂皇嗣國大事也臣子以為嫌而
難言或言而不見納故假神告祖宗之意務為深切
冀以感悟又嘗言昭憲太后杜氏子孫宜錄用故翰
林學士劉筠無後而官沒其貲宜為立後還其貲劉
氏一預得不絕君之論議頗多凡與其遊者莫不稱
其賢而在上位者久未之用也自其修起居注士大
夫始相慶以為在上者知將用之矣而用君者亦方

自以為得而君亡矣嗚呼豈非其命哉君以嘉祐五

年四月乙亥以疾終于京師即以其年六月庚申葬

于其所一作葬君享年五十有六方其亡恙時為

理治一作命數百言已而疾且革其子問所欲言曰吾

已著之矣遂不復言曾祖諱濬殿中丞贈駕部員外

郎妣李氏始一作平縣太君祖諱日新駕部員外郎

贈太僕少卿妣孫氏富陽縣太君考諱中古太常博

士贈工部侍郎妣張氏仁壽縣太君夫人夏侯氏永

安縣君金部郎中或之女先君數月卒子男三人長

曰懋簡并州司戶參軍次曰懋相大廟齋郎次曰懋



迪女三人長適祕書丞錢衮餘尚幼君姓江氏開封
陳留人也自漢輟陽侯德居於陳留之閩城其後子
孫分散一作而君世至今居閩城不去自高祖而上
七世葬閩南夏岡由大王父而下三世乃葬陽夏銘
曰
彼馳而我後彼取而我不豈用力者好先而知命者
不苟嗟吾鄰幾兮卒以不偶舉世之隨兮君子之守
衆人所亡兮君子之有其失一世兮其存不朽惟其
自以爲得兮吾將誰咎

居士集卷第三十三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蘇公墓銘未嘗罪言者五字上一宜壽字

梅聖俞墓銘號詩人者見其文

作詩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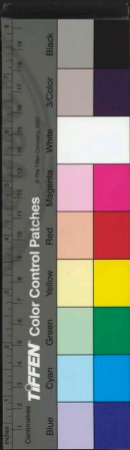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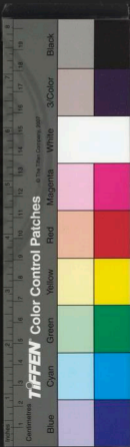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633 202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HIRUVANANTHURAPURAM, K. O. C.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2407906 v.7



居士集卷第三十四 歐陽文忠公集三十四

墓誌五首

尚書駕部員外郎致仕薛君墓誌銘

并序

尚書駕部員外郎致仕薛君諱長孺字元卿絳州正平人也贈太傅諱溫瑜之曾孫殿中丞贈太師諱化光之孫右班殿直贈左驍衛大將軍諱睦之子尚書戶部侍郎贈司空簡肅公兄之子薛為絳大族簡肅公為時名臣君為薛氏良子弟少用簡肅公蔭補郊社齋郎將作監主簿太常寺太祝大理評事衛尉大理寺丞太子右庶子替善犬殿中丞國子博士尚



書虞部比部駕部三負外部匪知趙州臨城縣通判
漢湖潘三州知彭州坐斷獄降陽武縣稅會簡通
公夫人薨葬于絳州即起君知州事以辦葬徵通
判成都府未行遂以疾致仕居千許州之鄆嘉祐
六年七月丙午以卒享年六十有一君在漢州州兵
數百殺其軍校燒營以爲亂君挺身徒步自堞垣入
其營中以禍福語亂卒曰叛者立左脅從者立右於
是數百人者皆趨立於右獨叛者十三人亡去州遂
無事明年蜀大饑令梓丞相安撫兩川獨漢人不甚
殍賜詔書獎諭其在絳也曰絳吾鄉里也長老乃吾

父師子弟猶吾子弟也爲立學置學官以教之爲政
有惠愛絳人大悅君爲人謹默淳實平居似不能言
而其臨事如此先娶李氏早亡後娶董氏封范陽縣
君子男二人長曰延永與軍禮泉縣主簿次曰通蔡
州司戶參軍孫男曰震孫女三人以治平三年二月
乙酉葬于絳州正平縣清原一作鄉周村原將葬其
女弟之夫歐陽脩爲之銘曰

維聖有言兮仁勇而壽壽胡不多兮勇則信有爲政
鄉州兮稱于長老隱車來歸兮鄉人奔走遺思在人
兮刻銘不朽

國子博士薛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良瑞字得之姓薛氏終州正平人也少孤育於其叔父是爲簡肅公以公蔭爲將作監主簿太常寺奉禮郎大理評事將作監丞大理寺丞遷太子右贊善大夫殿中丞嘗知秦州清水縣縣雜蕃志君爲簡其政令示之必信蕃夷畏愛感涕死去人愛思之其後發書通利軍判官公事與其監守華亭軍使傳官久之復爲殿中丞遷國子博士監陳州清酒務嘉祐八年二月甲午以疾卒于官舍享年四十有六宋與晉年薨姓五顯而簡肅公以清德在國故其家法嚴

而子弟多賢材君爲人開爽明秀幼爲簡肅公所愛若已遇斯子長工書作歌詩并一舉進士不中以蔭補例監庫務無所施其能一爲民政遠有聲平居喜飲酒談笑與其親戚朋友驩然未嘗有怨惡其在通利與其軍守所爭皆公事既廢無慙色至卒窮以死露如也嗚呼可哀也已曾祖贈太傅諱溫瑜祖贈太師諱化光父右班殿直贈左驍衛大將軍諱睦君娶張氏故樞密直學士逸之女封仁壽縣君先君二歲而卒子男一人曰遜女三人長適大理評事王正甫次適太常寺太祝王端甫次尚幼治平三年二月乙

百其孤恐舉其表合葬于絳州正平縣清原一作鄉周村原將葬陝陵歐陽脩曰余薛氏壻也與君遊而賢其人宜有以哀之乃為之銘曰

離古才子兮出于名族望吾得之兮既昔而淑有能不施兮不遇以趣卒困于難兮泰乎自足絳水深長兮山岡起伏利我後人兮安于吉卜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 并序

徂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也徂徠魯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於朝矣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為徂徠魯之望先生魯人

之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者魯人之志也先生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之憂以謂時無不可為為之無不至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出乎已吾言不用雖獲禍欲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憤作為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一謂世俗頹駸其言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一非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軻矣不幸遇疾以卒既卒而後人有欲以奇禍中傷天



臣者猶指先王以起事謂其詩死而北走契丹矣請
發棺以驗賴天子仁聖察其誣得不發棺而保全其
妻子先生世為農家父諱丙始以仕進官至太常博
士先生年二十六舉進士甲科為鄆州觀察推官南
京留守推官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上書論赦罷不
召秩滿遷某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于蜀為嘉州
軍事判官丁內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耕徂徠之下
葬其五世未葬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五講是
時兵討元昊久無功海內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
威德而進退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所以求治之

意甚銳先生雖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
乎乃作慶曆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別邪正累數百
言詩出太山孫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
師友也其後所謂姦人作奇禍者乃詩之所斥也先
生自閑居徂徠後官于南京常以經術教授及在太
學益以師道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衆太學之興
自先生始其所為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曰某集者
若干卷其斥佛老時文則有怪說中國論曰去此三
者然後可以有為其戒姦臣宦女則有唐鑑曰吾非
為一世監也其餘喜怒哀樂必見於文其辭博辯雄



偉而憂思深遠其為言曰學者學為仁義也一有仁
有義惟忠能忘其身信篤於自信者乃可以力
行也以是行於已亦以是教於人所謂堯舜禹湯文
武周公孔子孟軻楊雄韓愈氏者未嘗一日不誦於
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為周孔之徒以致其君為堯舜
之君民為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日少忘于心至其遠
世驚衆人或笑之則曰吾非狂誕者也是以君子察
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心而哀其志先生直講歲餘
杜祁公薦之天子拜太子中允今丞相韓公文薦之
乃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太學通判濮州方待次于

但律以慶曆五年七月某日卒于家享年四十有一
友人盛陵歐陽脩哭之以詩以謂待彼謗焉熄然後
先生之道明矣先生既沒妻子束廿綬不自勝今
丞相韓公與河陽富公分俸買田以活之後二十一
此年其家始克葬先生于某所將葬其子師訥與
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逸等來告曰謗焰熄矣可以發
先生之光矣敢請銘某曰吾詩不云乎子道自能久
也何必吾銘適等曰雖然魯人之欲也乃為之銘曰
祖陳之嚴嚴與子之德兮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
與子之道兮遠一作遠而彌長道之難行兮孔孟有



二
年
道
遠
一
世
之
光
今
萬
世
之
光
曰
吾
不
有
命
今
安
在
夫
桓
魁
與
臧
倉
自
古
聖
賢
皆
然
今
噫
子
雖
毀
其
何
傷

故霸州文安縣主簿蘇君一作蘇君墓誌銘

并序

有蜀君子曰蘇君諱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也君之行義修於家信於鄉里聞於蜀之人二
至和嘉祐之間與其二子賦鞅偕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脩得其所著書二十二篇獻諸朝書既出而公卿士大夫爭傳之其二子舉進士皆在高等亦以文

學稱於時眉山在西南數千里外一日父子隱然名動京師而蘇氏文章遂擅天下君之文博辯宏偉讀者悚然想見其人既見而溫溫似不能言及即之與居愈久而愈可愛問而出其所有愈叩而愈無窮嗚呼可謂純明篤實之君子也曾祖諱祐祖諱杲父諱序贈尚書職方員外郎三世皆不顧職方君三子曰澹曰渙皆以文學舉進士而君以獨不喜學年已壯猶不知書職方君樂而不問鄉閭親族皆怪之或問其故職方君笑而不荅君亦自如也年二十七始大發憤謝其素所任來少年閉戶讀書為文辭歲餘舉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進士再不中文舉茂材異等不中退而歎曰此不足
為吾學也悉取所為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戶讀書絕
筆不為文辭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經百家之說以考
質古今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粹精作
解活畜充溢抑而不發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
頃刻數千言其縱橫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深微而
後止蓋其宗也厚故發之遲志也慧故得之精自來
京師一時後生學者皆尊其賢學其文以為師法以
其父子俱知名故號老蘇以別之初簡為上其書召
試繁微闕辭不至遂除試秘書省校書郎命文常修

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為朔州文安縣主簿使食其
祿與陳州項城縣令韓同修禮書為太常因
軍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而君以疾卒寶治平三
年四月戊申也享年五十有八天子聞而哀之特贈
光祿寺丞勅有司具舟載其喪歸于蜀君娶程氏大
理寺丞文應之女生三子曰景先早卒軾今為殿中
丞直史館軾擢大名府推官三女皆早卒孫曰邁曰
暹有文集二十卷謚法三卷君善與人交急人患難
死則卹養其孤鄉人多德之蓋晚而好易曰易之道
深矣汨而不明者諸儒以附會之說亂之也去之則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聖人之旨見矣作易傳未成而卒治平四年十月壬申葬于彭山之安鎮鄉可能里君生於遠方而學又晚成常歎曰知我者惟吾父與歐陽公也然則非余誰宜銘銘曰

蘇頌唐世實樂城人以官留得蕃蕃子孫自其高曾鄉里稱仁偉歟明允大發於文亦既有文而又有子其存不朽其嗣彌昌嗚呼明允可謂不亡

贈太子太傅胡公墓誌

太子少師致仕贈太子太傅胡公諱宿字武平其先豫章人也後徙常州之晉陵世有懿德為晉陵者

公舉進士中天聖二年乙科為真州揚子尉縣大水漂溺居民令不能救公曰拯溺吾職也即率公私舟活數千人歲滿調廬州合肥主簿張丞相士璣稱其文行薦諸朝召試學士院為館閣校勘與修北史改集賢校理通判宣州三遷太常博士判吏部南曹賜緋衣銀魚此字知湖州為政有惠愛築石塘百里捍水患大興學校學者盛於東南自胡學始公丁母夫人憂去而州人思之名其塘曰胡公塘學者為公立生祠于學中至今祠之公居喪毀瘠過禮三年不居于內服除為三司鹽鐵判官轉尚書祠部員外郎判

度支司院知蘇州兩浙路轉運使召選俗起居注以
本官知制誥兼句當三班院已而兼判吏部流內銓
入內都知楊懷敏坐衛士夜盜入禁中鶯鶯與斥出
為和州都監懷敏用事又勢動中外未幾召復故職
公封還辭頭不草制論曰衛士之變蹤跡連懷敏得
不窮治誅死幸矣豈宜復在左右其命遂止又之拜
公翰林侍讀學士遷翰林學士兼史館修撰判館事
兼端明殿學士累遷尚書左司郎中兼知通進銀臺
司審刑院群牧使提舉在京諸司庶務醴泉宮判尚
書禮部遂判都省再知禮部奏舉奉使契丹陳仲北

朝人使亦皆再而虜人嚴譴之公為人清儉謹然內
剛外和群居談語謙謹獨正容色溫溫不動聲氣與
人言必忍而後對故其治官臨事慎重不輒發發亦
不可回止而其趣要歸於仁厚朝議在官年七十而
不致仕者有司以時按籍舉行公以謂養廉耻厚風
俗宜有漸而欲一切以吏議從事殆非所以優老勸
功之意當少緩其事一作使人得自言而全其美節
朝廷嘉其言是至今行之皇祐新樂成議者多異論
有詔新樂用於常祀朝會而郊廟仍用舊樂公言書
稱同律而今舊樂高新樂下相去一律難並一作用



而新樂未施於郊廟先用之朝會非先王薦上帝配
祖考之意皆不可不行遂近制禮部四歲一貢士議
者患之請更為開歲議已定公獨以為不然曰使士
子廢業而奔走無寧歲不如復用三歲之制也欽皆
以公言為非行之數年士子果以為不便而卒用三
歲之制仁宗久未有皇子群臣多以皇嗣為吉未嘗
公以學士當作青辭詞一作于山川即建言儲位
久虛非所以居安而慮危願擇宗室之賢者立之以
慰安天下之心語甚切至公學問該博兼通陰陽五
行天人一作災異之說南京鴻慶宮災公以謂南京

聖宋所以受命建號而大火主於商丘國家乘火德
而王者也今不頓於祠官而比年數災宜修火祀事
下太常歲以長吏奉祠商丘自公始慶曆六年夏河
北河東京東同時地震而登萊尤甚公以歲推之曰
明年丁亥歲之刑德皆在北宮陰生於子而極於亥
然陰猶強而未即伏陽猶微而未即勝此所以災也
是謂龍戰之會而其位在乾今西北二虜中國之陰
也宜為之備不然必有內盜起於河朔明年王則以
貝州叛公又以為登萊視京師為東北隅乃易貯火
陽之位也今二州並置金坑多聚民以鑿山谷陽氣



損泄故陰乘而動縣官入金歲幾何小利而大害可
即禁止以寧地道皇祐五年正月會靈宮災是歲冬
至祀天南郊以三聖並配明年大旱公曰五行火禮
也去歲火而今又旱其應在禮此殆郊丘並配之失
也即建言並配非古宜用速配如初認其後非州議
建軍爲節鎮公以星土考之曰昔高辛氏之二子不
相能也克逃關伯於商丘主火而商爲宋星遷實沉
於臺駘主水而參爲晉星因家受命始於商丘土以
大德又京師當宋之分野而并爲晉地參商仇讎之
星今欲崇晉非國之利也自宋興平僭僞并最後服

太宗創之不便利於方鎮八十年矣謂宜如舊制公
在翰林十年多所補益大抵不爲苟止而妄隨故其
言或用或不用或後卒如其言然天子察公之忠欲
大用者久矣嘉祐六年八月拜公諫議大夫樞密副
使公院橫靜而當大任一作任尤顧惜大體而群臣方
建利害多更張庶事以革弊公獨狀之曰變法古人
今之難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紛無益於治也
又以謂契丹與中國通好六十餘年自古未有也善
待夷狄者謹爲備而已今三邊武備多弛牧馬著虛
名於籍可乘而戰者百無一二又謂滄州宜分爲二



路以禦虜此今急務也若其界上交侵小故乃城寨
主吏之職朝廷宜守祖宗之約不宜爭小利而糜大
信深戒邊臣生事以為功在位六年其論議頗皆如
此英宗即位拜一作給事中治平三年累上表乞致
仕未一作允久之拜尚書吏部侍郎觀文殿學士知
杭州為政不略細故或謂大臣不宜自勞公曰此民
事也吾不敢忽以是民尤愛之明年令上即位遷左
丞五月公以疾告遂除太子少師致仕命未至而公
以六月十一日薨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三一作即以
其年十一月某日葬于京州某鄉之某原一作

公諱公之曾祖諱持累贈太傅曾祖妣歐陽
氏追封晉陵郡太夫人祖諱徽累贈太師祖妣楊氏
追封華陰郡太夫人余氏嘉興郡太夫人余氏丹陽
郡太夫人龔氏武陵郡太夫人父諱寐累贈太師兼
中書令妣沈氏追封東陽郡太夫人具氏南陽郡太
夫人李氏金城郡太夫人公累階光祿大夫勳上柱
國開國安定衛公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四百戶
賜推誠保德翊戴功臣初娶吳氏追封蘭陵郡夫人
再娶何氏封南康郡夫人子男五人長曰宗堯令為
都官貲外郎次曰遵路早卒次曰宗質國子博士次

曰宗炎著作佐郎次曰宗學秘書省正字早卒女四人皆適士族孫志備太常寺太祝行簡守秘書省校書郎簡脩試秘書省校書郎世脩德脩安脩奕脩慎脩益濟公自此轉爲進士知名于時揚文公僉得其詩題于祕閣歎曰吾恨未識此人其舉進士也謝陽夏公絳薦公爲第一公名以此益彰而謝公亦以此自負少嘗善一浮圖其人將死謂公曰我有祕術能化瓦石爲黃金子其葬我我以此報子公曰爾之後事吾敢不勉祕術非吾欲也浮圖歎曰子之志未可量也其篤行自勵至於賞顧常如平時有文集四

十一節卷銘曰

允矣胡公順外剛中惟初暨終一德之恭公之燕居其氣溫溫舉必可法思而後言公在朝廷正色侃侃蔚有嘉話一作憂深慮遠不迎利趨不畏勢及有或不從後必如之久一作多而愈信一作孰不公恩侍從之親樞機之密名望三朝清職峻秩愷悌之仁一作化宜固黃耆七十而止孰云多壽惟善在人刻銘一作如名不朽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薛長壽墓誌

鄉州一作耕于竹於

蘇君墓誌

志也一作其

胡公墓誌

兩浙路一作風俗一作于山一作陰生於

子一作入金歲幾何一作入十一月某日一作追

封一作木一作祖一作世一作用一作去

居士集卷第三十五 歐陽文忠公集三十五

墓誌三首 碑一首附

永州軍事判官鄭君墓誌銘

鄭君諱平字某衡州衡陽人也少個偉有大志舉進士中天禧三年甲科為郴州軍事推官監潭州茶場坐茶惡免官父之試秘書省校書郎知連州陽山縣為道州軍事推官丁母憂服除調永州軍事判官監衡州茨源銀冶以疾去官慶曆三年七月某日卒于家享年五十有一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所曾祖諱某永州祁陽令祖諱某江陵府建寧縣令父諱某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薛長壽墓銘

鄉州一作緡于竹於

蘇君墓銘

志也銘也其一

胡公墓銘

兩浙路一在風俗一在于山一始陰生於

子字當字入金歲幾何字入十一月某日字追

封二字木字維字曾字社字甘字高字去字

居士集卷第三十五 歐陽文忠公集三十五

墓誌三首 碑一首附

永州軍事判官鄭君墓誌銘

鄭君諱平字某衡州衡陽人也少個偉有大志舉進士中天禧三年甲科為郴州軍事推官監潭州茶場坐茶惡免官父之試秘書省校書郎知連州陽山縣為道州軍事推官丁母憂服除調永州軍事判官監衡州茨源銀冶以疾去官慶曆三年七月某日卒于家享年五十有一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所曾祖諱某永州祁陽令祖諱某江陵府建寧縣令父諱某



道州軍事判官君娶孫氏贈尚書工部侍郎冕之女
子男六人綬禮紀經維絢綯早卒總舉進士出身亦
早卒孫七人皆幼君世仕不顧少孤而貧母夫人某
氏賢母也教其三子以學皆有立君與其兄本弟輩
皆舉進士及第君初監茶場茶實不惡上官拔他事
以罪中之君不自辯竭其貲以償解官而去無愠色
及爲陽山有善政民甚愛之其旣以疾廢慨然歎曰
吾少力學而不幸廢以疾吾終不用於時矣安事空
言哉即取其平生所爲文著悉焚之嗚呼君之志可
哀也已自三代詩書已來立言之士多矣其始無不

效其言之傳也而散亡靡滅泯然不復見於後世者
何可勝數或暫見而終沒或其言雖傳而其人不爲
世所貴者有矣惟君子有諸躬而不可掩者不待自
言而傳也君之不欲見於空言其可謂善處於無窮
者矣其志豈不遠哉雖然君之志既不自見於言而
宜有爲之著者銘所以彰善而著無窮也乃爲之銘
曰

夫惟自信者不疑知命者不惑故能得失不累其心
喜愠不見其色嗚呼鄭君學幾於此斯可謂之君子



公諱義字君謨興化軍仙遊人也天聖八年舉進士
甲科爲漳州軍事判官西京留守推官改著作佐郎
館閣校勘慶曆三年以樞書丞集賢校理知諫院兼
脩起居注是時天下無事士大夫弛於久安一日元
昊發師又無功天子慨然朕共思正百度以修太平
既已排群議進退一二三大臣又詔增置諫官四
員使拾遺補闕所以過之甚寵公以材名在選中過
事感激無所回避是一有以權倖畏敵不敢撓法于政
而上得益與大臣圖議明年獲下詔書勸衆興學
核革弊脩廢而天下悚然知上之求治矣於此之時

言事之臣無日不見見而公之補益爲尤多四年以
右正言直史館出知福州以便親遠爲福建路轉運
使復古五塘以溉田民以爲利爲公立生祠于塘側
又奏藏閩人五代時丁口稅之半丁父憂服除判三
司監鐵鈎院復脩起居注今參知政事唐公介時爲
御史以直言忤旨貶春州別駕廷臣無敢言者公獨
論其忠人皆危之而上悟意解唐公得改英州遂復
召用皇祐四年遷起居舍人知制誥兼判流內銓御
史呂景初具中復爲遵坐論梁丞相適罷臺職祿他
官公封還辭頭不草制其後屢有除授非當者必皆



封還之而上馮公益厚曰有子如此其母之賢可知
命特賜冠帔以寵之至和元年遷龍圖閣直學士知
開封府三年以樞密直學士知泉州徙知福州未幾
復知泉州公爲政精明而世非閩人亦知其風
俗至則禮其士之賢者以勸學興善而變民之故除
其甚害性時閩人士多好學而專用賦以應科舉
公得先生周希孟以經術傳授學者常至數百人公
爲親至學舍執經講問爲諸生率延見處士陳烈等
以師禮而陳襄鄭穆方以德行著稱鄉里公皆折節
下之閩俗重凶事其奔奔浮圖會賓客以盡力豐侈爲

孝否則深自愧恨爲鄉里羞而姦民游手無賴手辛
而貪飲食利錢財來者無厭極性性至數百千人至
有親亡祕不舉哭必破產辦具而後敢發喪者有力
者乘其急時賤買其田宅而貧者立券舉責終身困
不能償公曰弊有大於此邪即下令禁止至於巫覡
主病蠱毒殺人之類皆痛斷絕之然後擇民之聰明
者教以醫藥使治疾病其子弟有不率教令者條其
事作五戒以教諭之久之閩人大便公旣去閩人相
率詣州請爲公立德政碑吏以法不許謝即退而以
公善政私刻于石曰俾我民不忘公之德嘉祐五年

召拜翰林學士權三司使三司開封世稱省府爲難
治而易以毀譽居者不由以遷則由以敗而敗者十
常四五公居之皆有能名其治京師談笑無留事尤
喜破姦一補隱吏不能欺至商財利則較天下盈虛
出入量力以制用必使下完而上給下暨百司因習
蠹弊切磨剗剔久之簿書纖悉紀綱條目皆可法七
年季秋大享明堂後數月仁宗崩英宗即位數大賞
賚及作未召陵嘗猝辦於縣官經費外公應煩愈聞
暇若有餘而人不知勞遠拜三司使居二歲以母老
求知杭州即拜端明殿學士以性三年徙南京留

未行丁母夫人憂明年八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年
五十有六蔡氏之誦自晉從事中郎充以來世有顯
聞其後中表隱德不仕公年十八以農家子舉進士
爲開封第一名動京師後官于閩與方州領使一路
二一親尚皆無恙閩人瞻望咨嗟不榮公之貴而
榮其父母母夫人先有壽年九十餘飲食起居康強
如少者歲時爲壽母子鬢髮皆皓然而命服金紫煌
煌如也至今閩人之爲子者必以夫人祝其親爲父
母者必以公教其子也公於朋友重信義關其喪則
不御酒肉爲位以哭盡哀乃止嘗會飲會宴東園坐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客有射矢誤中一有傷人者客遽指為公矢京師喧然
事既聞上一以有以問公公即再拜魏謝終不自辯
退亦未嘗以語人公為文章清道粹美有文集若干
卷工於書畫頗自惜不妄為人書故其殘章斷畫人
悉珍藏而仁宗尤愛稱之御製元舅臨西玉碑文詔
公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溫成皇后碑文又勅公書則
辭不肯書曰此待詔職也公累官至禮部侍郎既卒
翰林學士王珪等十餘人列言公賢其亡可惜天子
新即位未及識公而聞其名又也為之惻然特贈吏
部侍郎官其子冕為秘書省正字孫傳一作傳及弟

子均皆守將作監主簿而優以贈均冕尚幼命守
吏助給其喪事曾祖諱顯皇不仕祖諱恭贈工部員
外郎父諱琇贈刑部侍郎母夫人盧氏長安郡太君
夫人葛氏永嘉郡君子男三人曰勻將作監主簿曰
向大理評事皆先公卒幼子冕也女三人一適著作
佐郎謝仲規二尚幼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蕭田
懿基鄉將軍山銘曰

誰謂閭遠而多奇產產非物寶惟士之賢是哉恭公
其人傑然奮躬當朝諫言正色出入左右彌縫補益
研一作問歸子聞有攻在人食不畏晷晷不憂貧疾者

有醫學者有師問誰使然執不公思有高其墳有扶其木凡闖之人過者必肅

集賢院學士劉公墓誌銘

公諱敞字仲原父姓劉氏世為吉州臨江人自其皇祖以尚書郎有聲太宗時遂為名家其後多聞人至公而益顯公舉慶曆六年進士中甲科以大理評事通判蔡州下外艱服除召試學士院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判登聞鼓院吏部南曹尚書考功於是夏英公既薨天子賜謚曰文正公曰此吾職也即上疏言謚者有司之事也且竦行不應法今百司各得守其

職而陛下使臣官跪凡三上天子嘉其守為更其謚曰文莊公曰姑可以止矣權判三司開圻司又推度支判官同脩起居注至和元年九月召試遷右正言知制誥官者石全彬以勞遂官苑使領觀察使意不滿退而愠有言居三日正除觀察使公封還辭頭不草制其命遂止二年八月奉使契丹公素知虜山川道里虜人道自古北口回曲千餘里至拋河公問曰自如蒲松亭趨鄒河甚直而近不數日可至中京何不道彼而道此蓋虜人常故迂其路欲以國地險遠誇使者且謂莫習其山川不虞公之問也相與驚顧



羞媿即吐其實曰識如公言時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虜人不識以爲怪問公曰此所謂駝也爲言其形狀聲音皆是虜人益歎服三年使還以親嫌求知揚州歲餘遷起居舍人徙知鄆州燕京東西路安撫使居數月召還紉茶在京刑獄脩玉牒知嘉祐四年貢舉稱爲得人是歲天子卜以孟冬禘既廷告丞相用故事率文武官加上天子尊號公上書言尊號非古也陛下自寶元之郊止群臣毋得以請迨今二十年無所加天下皆知甚盛德奈何一旦受虛名而損寶夫上曰我意亦謂當如此遂不允群臣請

而禮官前檢請樹郭皇后於廟自孝章以下四后在別廟者請毋合食事下議議者紛然公之議曰春秋之義不斃于寢不稱夫人而郭氏以廢薨按景祐之詔許復其號而不許其謚與祔謂宜如詔書又曰禮於捨未毀廟之主皆合食而無帝后之限且祖宗以求用之傳曰祭從先祖宜如故於是皆如公言公既驟屈廷臣之議議者已多反目既而又論呂溱過輕而責重舉臺諫異由是言事者亟攻之公知不容于時矣會永興闕守因自請行即拜翰林侍讀學士充永興軍路安撫使庶知永興軍府事長安多富人右



放豪猾難治猶習故都時心無態公方發大姓范偉
事獄未具而公召由是微屨變連年史不能決至其
事聞制取以付御史臺乃決而卒如公所發也公爲
三州皆有善政在揚州奪營運使胃占雷塘田數百
頃于民民至今以爲德其治鄆水興皆承早歉所至
必雨蝗蝗輒飛去歲用豐稔流亡來歸令行民信盜
賊禁止至路不拾遺公於學博自六經百氏古今博
記下至天文地理卜醫數術淨屬老莊之說無所不
通其爲文章尤敏贍嘗直紫微閣一日進封白王子公
主九人公方將下直爲之立馬却坐一揮九制數子

言文辭典雅各得其體公知制誥七年嘗以次遷翰林
學士者數矣久而不遷及居永興歲餘遂以疾聞
八年八月召還判三班院太常寺公在朝廷遇事多
所建明如古渭州可棄孟陽河不可開拒容使狄青
宜罷以保全之之類皆其語在士大夫間者若其規
切人主直言逆耳至於從容進見開導聰明賢否人
物其事不聞于外廷者其補益尤多故雖不合於世
而特被人主之知方嘉祐中嫉者衆而攻之急其難
危而得無害者仁宗深察其忠也及侍英宗講讀不
專章句解詁而指事據經因以諷諫每見聽納故充

奇其材已而復得驚厥疾告滿百日奉使郡上曰如
劉某者豈易得也復賜以告上每宴見諸學士時時
問公少間否賜以新極五十勞其良苦疾一積少間
復求外補上愜然許之出知衛州未行徙汝州治平
三年召選以疾不能朝改集賢院學士判南京留司
御史臺熙寧元年四月八日卒于官享年五十焉
呼以先帝之知公使其不病其所以用之者豈一論
林學士而止哉方公以論事忤於時也又有構為謗
語以怒時相者及歸自雍丞相韓公方欲還公學士
未及而公病遽止於此豈非其命也夫公累官至論

事中陪朝散大夫勳上輕車都尉開國彭城爵公邑
戶二千一百實食者三百曾祖諱瑛大理評事祖
諱式尚書工部員外郎贈戶部尚書考諱立之尚書
主客郎中贈工部尚書公再娶論氏侍御史
程之女前夫人先公早卒後夫人以公貴累封河南
郡君子男四人長定國如杜掌座早卒次奉世大理
寺丞次當時大理評事次安上太常寺太祝女三人
長適大理評事韓宗直二尚幼公既卒天子推恩錄
其兩孫望旦一族子安世皆試將作監主簿公為人
磊落明白推誠自信不爲防慮至其嬰見慢害皆置

而不較亦不介于曾中居家不問有無喜調宗族既
卒家無餘財與其弟汝友愛尤篤有文集六十卷其
為春秋之說曰傳曰權衡曰說例曰文權三曰意
林合四十一此經卷又有七經小傳五卷弟子記五
卷而七經小傳今盛行於學者二年十月辛酉其弟
汝與其子奉世等葬公於某所一經一傳一弟子記一以
來請銘乃為之銘曰

嗚呼維仲原父學強而博識敏而明坦其無疑以
識見利知畏義必爭觸機履險危不傾奮大不旋奪
其齡惟其文章祭日星雖欲有毀知莫能離占聖

皆後身有如不信考斯銘

金陵縣令贈尚書都官員外郎吳君棗碣銘

并序

君諱舉字太冲姓吳氏與國軍永興人也曾祖諱瓊
祖諱章父諱思迥五代之際自江以南為南唐吳氏
亦微不願君當李煜時以明經為彭澤主簿太祖皇
帝召煜來朝煜不奉詔遣曹彬討之前鋒兵破池陽
遣使招降郡縣使者至彭澤其令欲以城降君以大
義責之且曰吾能為李氏死爾乃共殺使者為煜守
陞已降君為游兵執送軍中主將責以殺使者君曰



固當如是爾主將義而釋之當是時嘗仕煜者皆隨煜至京師得復補吏君獨棄去不顧太平興國二年詔求李氏時故吏所在敦遣君始至京師以為鄆州平陸主簿歷益州威都令陝州錄事叅軍襄州之宜城洋州之真符福州之連江楚州之鹽城耀州之同官最後為零陵令以祥符九年八月二十六日遁卒于揚州享年七十有六夫人伏氏能讀書史有賢行後君十有四年以卒享年八十有二子男二人長曰晁早卒次曰中復令為起居舍人以景祐三年十有一月甲子合葬君夫人于南康軍都昌縣之長城君

學春秋通三傳其臨大節知所守當五代時僭竊分裂喪君亡國不勝數士之不得守其節與不能守者世皆習而不怪君於此時獨區區志不忘李氏其義有足動人然而亦無為君道者考君之出處自重不妄宜其世莫之知而潛德晦善顯於後世克有賢子為時名臣君以子恩累贈尚書都官員外郎考於令品又得賜于其墓以昭令德而示子孫於是史官廬陵歐陽脩曰此余職也乃為之辭曰

世逢此兮庶耻道缺中國五稔兮九州分裂朝存夕亡今士莫守節昧者習安兮懦夫志奪偉哉吳君兮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涼矣其烈世莫我知兮不妄自伐有難必昭兮後世
而發嗚呼吳君兮寓銘斯碣

居士集卷第三十五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鑿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天禧三二作年

得也一作地定國一作元國

不勝數一作不勝然而一作下

居士集卷第三十六 歐陽文忠公集三十六

墓誌七首 第一首

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

慶曆四年秋予友宛陵梅聖俞來自吳興出其哭內
之詩而悲曰吾妻謝氏亡矣丐我以銘而葬焉予
有未暇作居一歲中書七八至未嘗不以謝氏銘
為言且曰吾妻故太子賓客諱請之女希深之妹也
希深父子為時聞人而世顯榮謝氏生於盛族年二
十以歸吾凡十七年而卒卒之夕飲以醪特之
衣甚矣吾貧可知也然謝氏怡然與之一作與治其

涼矣其烈世莫我知兮不妄自伐有難必昭兮後世
而發嗚呼吳君兮寓銘斯碣

居士集卷第三十五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鑿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天禧三二作年

得也一作地定國一作元國

不勝數一作不勝然而一作下

居士集卷第三十六 歐陽文忠公集三十六

墓誌七首 第一首

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

慶曆四年秋予友宛陵梅聖俞來自吳興出其哭內
之詩而悲曰吾妻謝氏亡矣丐我以銘而葬焉予
未暇作居一歲中書七八至未嘗不以謝氏銘
為言且曰吾妻故太子賓客諱請之女希深之妹也
希深父子為時聞人而世顯榮謝氏生於盛族年二
十以歸吾凡十七年而卒卒之夕飲以醪特之
衣甚矣吾貧可知也然謝氏怡然與之一作與治其

世葬宛陵以貧不能歸也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潤州之某縣某原銘曰

高崖

一作

斷谷兮京口之原山蒼水深兮主厚而堅

居之可樂兮卜者曰然骨肉雖一作土兮魂氣則一作在天何必故鄉兮然後為安

萬壽縣君徐氏墓誌銘并序

河東都轉運使天章閣待制施君卜以慶曆五年三月某日葬其夫人萬壽縣君于蘇州吳縣三讓鄉之陸公原以來譜銘夫人姓徐氏世家通州之靜海七歲喪其母哀不自勝泣曰母女所持以生者也無母

其復能生固欲投水火一作其父兄力止之既長事其繼母刻以孝聞年若干歸于施氏逮事其姑幼縫烹飪必以身蚤暮寒暑飲食必以時姑亡哀毀得疾逾年而後能起生五男一女男曰逸舉進士某官知開封府太康縣曰述曰造皆將作監主簿曰迥曰遜尚幼女曰錦娘慶曆三年十一月甲子以疾卒于河東之官舍享年四十有三夫人之生也事其繼母及姑皆稱曰孝及其歿也其夫之稱曰吾妻助我而賢其子之幼者曰吾母為我其長者之稱曰吾母不以愛愈一作我而以成人勗我使我至於有立凡施氏

外內婚姻宗族之稱者曰夫人過我有禮而仁至于
妾媵左右之得者亦曰夫人於我仁而均嗚呼夫人
之行至矣其勤而有法其施之各有宜可謂賢也已
若夫男子見于外其善惡功過可舉而書至於婦德
主內目非死節徇難非常之事則其處閨淑女之行
孰得顯烈而詩之以示後惟祝其所稱與其所思
則其賢可知矣施君名昌言無此三字有以明施
實又似可似與二十八年之夫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父
諱某以尚書都官貧外郎致仕夫生而其善可稱未
若沒而遺恩之深也悲夫銘曰

於惟夫人東海之華始來施氏有此室家為婦為母
勤孝勞勛有女昔稱今婉其梧子綏煌煌弟長相趨
夫爵之高榮及親踈厥家已成而獨不居千里之遠
歸魂東吳銘以哀之已矣嗚呼

長沙縣君胡氏墓誌銘并序

故太子中舍張君諱某之夫人曰此一長沙縣太一
君中胡氏胡氏世為某此一人父諱震官至
刺史夫人年二十七以歸中舍君君時為融州司理
參軍歷潭州寧鄉縣尉鳳州兩當福州寧德二一作
縣令以卒夫人之為婦也以勤儉恭肅主張氏之祭



饋而睦其內外之宗姻生子一男二人女一人男
曰大年大有皆舉進士四字無此大年今為鄭州原武
縣令大有秘書丞女適邵陽縣令錢奕夫人之為母
也以禮義意嚴教育其子故其子無男也有立而克
嗣其世女也適於人而宜人之家為婦為母之道無
不備而成其夫之家享其子之祿以某年某月某日
以疾卒享年七十有五又用其子之恩追封長沙縣
某年某月某日卒葬于某州某縣某鄉夫人二字無此以
某年某月某日一有奉夫合葬于中舍君之墓銘曰

婦德之備功施也一有內銘昭其幽以法後世

長壽縣太君李氏墓誌銘

太中大夫尚書比田郎中上柱國王公諱利之夫人
曰李氏李氏世家湖南其父諱昭文官至國子博士
贈工部侍郎夫人年二十二歸于王氏用夫封隆平
縣君後以其子徙封長壽縣太君夫人為李氏女事
後母以孝聞及為王氏婦一有以事父連一有事其
舅姑其舅姑嘗稱夫人以誠諸婦曰事我者當如此
又以誠其諸女曰為人婦者當如此其為母也有三
男三女及其老也鼎為職方員外郎震太子中舍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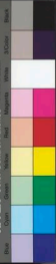
太常博士三子者皆有才行而復尤好古有文聞于當世女皆有歸姓男六人曰夷仲曰虞仲曰子仲曰南仲曰武仲曰延仲女五人一亦歸人矣餘尚幼夫人享年八十有六以慶曆七年七月十日終于京兆子復之官舍用明年二月十七日合葬于河南洛陽大樊原王公之墓夫人於王氏積行累功其德備矣不可以備書書一有大人之書其舅姑之所嘗稱者以見其為婦之道書其子之賢而有立以見其為母之方書其子孫之衆壽考之隆以見其勤于其家至于有成而終享其福之厚嗚呼於夫人無不足矣而其

子若孫皆曰未也謂必有以示永久而不沒者一誦庶幾以慰無窮之哀乃來請銘以葬其子之友廬陵歐陽脩為之銘曰

家成于勤德隆以壽歸安其藏以昌厥後

廣平郡太君張氏墓誌銘并序

故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贈禮部尚書號略楊公之夫人曰廣平郡太君張氏其先青州人後徙為聞封人也揚公諱大雅以文行知名於時號有清節夫人佐公以勤儉治其家教子弟和宗族皆有法公以明道元年四月某日薨後二十有四年至和二年六



月某日夫人以疾卒于高郵以嘉祐元年十二月某日葬于杭州錢塘縣覆泰鄉湖西村靈隱山祖塋之西夫人曾祖嗣當五代之亂不顯祖平舉三禮太宗皇帝為晉王署平押衙為人剛果有智謀以此尤見親信官至三司鹽鐵使父從古莊宅副使景德中以殿直從李繼隆軍擊契丹繼隆戰敗從古入見陳繼隆所以敗之狀其言甚辯稱古會宜州蠻叛乃以從古為供奉官守宜州從右招降叛蠻秩滿罷去以內殿崇班馮勳代之蠻復叛攻宜州斬勳而去皆邊吏曰得張族守宜州我則聽命即獲遣從古守宜州凡

七年蠻無事徙知澧州而宜州人陳進反攻嶺南驛召從古以為巡撫副使與賊戰象州斬首萬餘級已破進留宜州以疾卒宜人為立廟于州北韓婆嶺慶曆中蠻賊區希範攻宜桂轉運使杜杞禱兵于廟下更其名曰制勝嶺至今宜人祠之蓋楊氏自漢以來世有令譽迨公千餘歲常有顯人而張氏威烈信于一方楊氏以德張氏以功合二族之美而夫人為淑女為賢婦母享年六十以壽終公先娶漳南縣君張氏生子二人曰洎虞部員外郎曰濟殿中丞女三人長適國子博士袁成師次大理寺丞李嚴次殿中丞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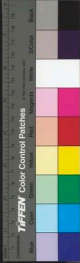
溫嗣良夫人生子男四人曰詠大理寺丞曰漸奉禮
郎曰沆太子中舍曰颯衛尉寺丞有女一人歸于脩
女之適李氏者今封武原縣太君餘女及濟沐漸皆
先夫人而亡孫男十四人嗚呼惟德與功與賢法皆
宜銘銘曰

有邑清河遠溯其邗又徙南陽皆以夫榮後用子封
京兆廣平宜其夫子有叔其聲子孫之思考德有銘

渤海縣太君高氏墓碣

故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知鄧州軍州事陽夏公
之夫人姓高氏宣州宣城人也父諱惠連官至兵部

即中母曰廣陵縣君句氏陽夏公諱絳姓謝氏夫人
有子曰景初景濞景平景田女一早卒次適上虞縣
令王存次適大理寺丞李處厚次若干人未嫁寶元
二年陽夏公卒于鄧州以其年八月某日葬于某所
後若干年夫人隨其子某官于某州以其年某月某
日卒于官舍遂以其年某月某日合葬于公之墓夫
人初以夫封文安縣君後以其子封渤海縣太君謝
氏世為名族而陽夏公尤顯聞於時初公與予俱官
于洛陽而公之又太子賓客諱濟尚無恙其于景初
景濞方為童兒景平始生二三女子皆幼子日至其



家進拜賓客見其鬢髮垂白衣冠蕭潔貌孱而氣清
番考君子也退而與陽夏公遊見其年壯志盛偉然
方為一時名臣而諸兒女子戲嬉鐫席之間者皆頽
發而秀好於是時夫人以孝力事其舅為賢婦以柔
順事其夫為賢妻以恭儉均一教育其子為賢母後
二三年賓客薨于京師又五六年陽夏公卒于鄧又
十餘年景初景溫景平皆以進士及第景初為某官
景溫某官景平某官夫人於其舅與夫為婦之禮備
於其子立家之道成身年若干以卒嗚呼子始銘賓
客又銘陽夏公今又書夫人之事于始銘則八史

一世矣其為之善也宜得其詳

北海郡君王氏墓誌銘

太常丞致仕吳君之夫人曰北海郡君王氏濰州北
海人也望考作一諱汀舉明經不中後為本州助
教夫人年二十三歸于吳氏天聖元年六月二日以
疾卒享年三十有七夫人為人孝順儉勤自其幼時
凡於女事其保傅皆曰教而不勞組紉織維其諸女
皆曰巧莫可及其歸於吳氏也其母曰自吾女適人
吾之內事無所助而吳氏之姑曰自吾得此婦吾之
內事不失時及其卒也太常君曰舉吾里中有賢女



者莫如王氏於是娶其女弟以爲繼室而今夫人成
其家曰凡吾吳氏之內事惟吾女兒之法是守至今
而不敢失夫人有賢子曰奎字長文初舉明經爲殿
中丞後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一命爲翰林學
士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夫人初用子思進封福
壽一縣君其後長文貴願以夫人爲請天子曰近
臣吾所寵也有請其可不從乃特進封夫人爲北極
郡君長文號泣頓首曰臣奎不幸竊享厚祿不得及
其母而天子寵臣以此俾以報其親一有知臣奎其
何以報當是時朝廷之士大夫吳氏之鄉一

吉盛歎息曰吳氏有子矣嘉祐四年冬長文請告于
朝將以明年正月丁酉葬夫人于鄆州之魚山一有
珠乾一夫人生三男曰奎奄胃今夫人生一男曰參
女三人孫男女九人曾孫女二人銘曰
奎頌失奄早亡胃與參仕方強以一子榮一鄉生雖
不及致有先孫曾多一有後愈昌

長安郡太君盧氏墓誌銘

長安郡太君盧氏尚書刑部侍郎蔡公諱琇之夫人
端明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襄之母也以治平三年
十月某日卒於杭州之官舍享年九十有二嗚呼可



以為壽矣夫壽者洪範所謂五福也福者百順之名也故雖之雖為五必合而不闕其一然後為福之備也蓋五者其一在人曰德而其四在天必有其一於已然後能致其四而有諸己者或厚或薄故其所致亦有備有不備焉夫老而貧且病者是人之所哀非福也壽且富康而無德以將之謂之賊與不仁非福也三者具而又有德而死非其命者謂之不幸非福也故曰必不闕其一然後為福之備者惟夫人有之夫人在父母家奉其親以孝其歸于蔡氏也其舅姑老事之如其親其歸寧於父母也能使其舅姑不見

三日必涕泣而思其事長慈幼既儉且勤久而宗族和鄉黨化其亡也匪自餘枕至里閭親戚哭之往往有過乎哀者問之皆曰夫人於我有德而人人各有述焉嗚呼可謂賢也已夫人生四子其三皆早卒而端明君第二子也獨顯赫為時名臣自為諫官知制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三司使間出知泉福三州福建路轉運使出入清要光華寵榮以為其親之養而夫人享此者蓋三十有六年端明君已顯貴天子嘉之曰有子如此其母之賢可知於是冠帔之錫夫人平生少疾病雖老而耳目聰明食生飲寒如壯者



晚從端明君子杭州極東南富麗海陸之珍奇以為
娛樂之奉而奄然以其壽終其於五福可謂不闕一
矣方夫人之盛時凡為人子者舉觴壽其親莫不以
夫人為祝而不幸歲不及養者必仰天怨吁謂薄厚
不均以不得如夫人為恨蓋不知夫有諸己者厚故
能致其福之備也夫人泉州惠安人也曾祖諱某祖
諱某父諱某皆不仕其三子早卒者曰丕不及仕曰
高太康縣主簿曰夔福州司戶參軍女二人皆適士
族孫六人曾孫三十餘人嗚呼盛矣茲氏之後其又
將大興乎銘者所以昭德而示後也於是端明君之

友人廬陵歐陽脩為之銘曰

維治平四年十有一月某日孤子襄柑其母夫人盧
氏于先君之墓其縣仙遊其里慈孝其同羊井其固
其安其千萬年之永

居士集卷第三十六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繪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居貧

居貧

千里

千里

州

州

于仲

于仲

居士集卷第三十七

歐陽文忠公集三十七

墓誌一十七首 崇寧

皇從姪衛州防禦使遼國公墓誌銘

惟遂耶裕公宗顏字希聖太宗皇帝之曾孫恭憲
王元佐之孫鎮江軍節度使兼侍中鄒國公允成之
長子初除西頭供奉官歷內殿崇班禮賓崇儀副使
六宅使改左屯衛大將軍封州刺史遷左金吾衛大
將軍領復州團練使左衛大將軍領邛州防禦使拜
衛州防禦使公好學通王氏易喜為詩藏書數萬卷
性聰敏多能至於琴奕之藝佛老之說所學必通履



居貧

居貧

千里

千里

州

州

于仲

于仲

居士集卷第三十七

歐陽文忠公集三十七

墓誌一十七首 崇寧

皇從姪衛州防禦使遼國公墓誌銘

惟遂耶裕公宗顏字希聖太宗皇帝之曾孫恭憲
王元佐之孫鎮江軍節度使兼侍中鄒國公允成之
長子初除西頭供奉官歷內殿崇班禮賓崇儀副使
六宅使改左屯衛大將軍封州刺史遷左金吾衛大
將軍領復州團練使左衛大將軍領邛州防禦使拜
衛州防禦使公好學通王氏易喜為詩藏書數萬卷
性聰敏多能至於琴奕之藝佛老之說所學必通履



行體謹未嘗有過失每燕見侍上讀易賦詩數賜器幣詔書褒美宥召宴太清樓賦禠王詩爲諸皇子第一上尤嘉賞賜綵練二百段有詩集十卷至和二年九月壬戌以疾薨享年四十有八初其疾也上遣中貴人押國醫治之既覺輒視朝一日勅有司具駕將視其喪以兩不克遣中貴人厚加賜緡乃贈昭信軍節度使太常考行謚曰昭裕權厝于東法濟寺夫人太原郡君郭氏燕王從義之裔孫子男三人長曰仲連右千牛衛將軍次曰仲丹仲鶴皆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早卒女四人長適左侍禁潘若且今亡次適內

殿承襲閭閻祇依郭士遷次其廿二者廿七亡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河南永安縣銘曰

學而通行益賡中充實外舉優見於言帝所褒雖不克施於事斯可以銘諸幽

皇從姪筠州團練使安陸侯基誌銘

安陸侯宗誦字行敏太宗皇帝之曾孫鴻恭憲王元佐之孫鎮江軍節度使象侍中邠國公允晟之第二子初除西頭供奉官歷內殿崇班承制改右千牛衛將軍領茂州刺史天子祀明堂推恩遷領筠州團練使至和元年八月癸卯以疾卒享年四十有六天子

宋邨縣安州觀察使廷封安陸侯權厝於薦嚴佛寺
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於河南永安縣夫人長樂郡
君賈氏子男五人其二早卒次仲彥右千牛衛將軍
二人尚幼未名女八人長適右侍禁許世庸再適右
侍禁郭昭簡今亡次適左班殿直劉起次適陳敦今
亡次適王整次適董昭遵次適張經今亡次適程翼
皆右班殿直最幼入太和宮為道士惟僕學知為詩
好義喜施性端謹能修容止進退有法未嘗少懈錄
曰
思無邪容則莊蔚然有儀人所望學而不正久愈彰

銘昭厥美示不忘

皇從姪右領軍衛大將軍博平侯基誌銘

惟太祖皇帝之長子曰吳懿王之曾孫右屯衛大將
軍昌州團練使贈彰化軍節度使舒國公惟忠之孫
萊州防禦使東萊侯從恪之第二子金紫光祿大夫
檢校國子祭酒右領軍衛大將軍兼御史大夫輕車
都尉天水郡開國侯世融字仲源幼好學不驕富貴
以清節自勵尊重師友執經問道無倦色嘗自製其
器物起居寢食視之喜為詩工書亦通泮房說平居
一室蕭然終日無所營欲世感知其賢初為殿有歷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左右侍禁改太子右衛率府率遷右領軍衛將軍天
千祀明堂推恩爲本衛大將軍當寶元康定間趙元
吳叛西邊用兵侯率宗室七人詣闕自言願效用上
深嘉獎至和二年七月癸未得疾神色怡然與諸昆
弟笑論不輟是日卒享年四卜贈博州防禦使追封
博平侯天子悲思不已爲飛白字六曰世職好學志
孝以喪之夫人企城縣君王氏子男七人五早亡在
者二人曰令晏右千牛衛將軍令晟太子右監門率
府率女二人長適右班殿直王戡次早卒以嘉祐五
年十月乙酉葬于某所銘曰

富貴不動其心生死不渝其色惟性之安惟學之力
熟云不壽永聯厥德

皇從姪康州刺史高密侯墓誌銘

惟高密侯宗師字靖之太宗皇帝之曾孫潤恭靖
王元份之孫漢王允讓之第七子明道元年爲右侍
禁遷左侍禁改太子左清道率府副率累遷金紫光
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行太子左清道率府率兼侍
御史騎都尉封天水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居三歲
遷右監門衛將軍兼御史大夫轉勳上騎都尉進爵
子加食邑三百戶天子祀明堂推恩遷右領軍衛大



將軍轉勳輕車都尉進爵伯加食邑三百戶天子有事于南郊推恩轉勳上輕車都尉進爵侯加戶四百至和元年五月領廣州刺史嘉祐元年十月甲子蒸疾薨于家享年二十有九贈密州觀察使進封高密侯惟侯沈靜寡言寬仁好學未嘗有過失夫人濮陽郡君吳氏生男一人仲廉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女三人尚幼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河南永安縣銘曰

奸仁而靜敏學而明雖不永年而垂令名卜安于此其固其寧

皇從姪右監門衛將軍廣平侯蓋誌銘

廣平侯宗沔字上善太宗皇帝之曾孫澗恭靖王元份之孫漢王允讓之第二子初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園子祭酒行太子左監門率府率兼監察御史武騎尉遷太子左清道率府率兼侍御史轉勳上騎都尉天子祀明堂推恩遷左監門衛將軍轉勳輕車都尉天子有事于南郊推恩轉上輕車一有都天永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明年二月甲辰以疾卒享年二十贈絳州防禦使追封廣平侯權厝于承天佛寺惟侯為人明敏好學能爲文辭娶高氏封仁壽縣君

子男二人仲足仲霄皆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早卒以
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河南永安縣銘曰
性之明學有方壽不隆永以藏

皇從姪右監門衛將軍墓誌銘

太祖皇帝之長子曰吳懿王德昭之曾孫彰化軍節
度使舒國公惟忠之孫萊州防禦使東萊侯從恪之
子曰右監門衛將軍贈右武衛大將軍世衡字夏端
母曰平原郡夫人宋氏世衡生早孤而平原夫人教
之以學性沈敏自爲童兒不好弄旣長好學問通周
易孟子書爲詩暇則學射法而已在諸昆弟爲最幼

而尤以孝悌見稱初補殿直改太子右衛副率天子
祀明堂推恩拜右監門衛將軍累遷至金紫光祿大
夫檢校園子祭酒兼御史大夫柱國天水縣開國伯
食邑九百戶嘉祐四年六月丙寅以疾卒享年三十
有一娶王氏太原縣君子男二人令展今持皆率府
副率早卒女一人尚幼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河
南永安縣銘曰

學問以爲文孝悌以爲本其華已榮而實斯殞銘以
藏之以昭其韜

皇從孫右屯衛大將軍武當侯墓誌銘



惟武爲仗世宣吳懿王德昭之曾孫恭國軍節度使
奇國公惟忠之孫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韓國公從
諱之子母曰大寧郡君慕容氏惟侯生於富貴而不
習爲騎後少好學喜購古書奇字遇人早恭事親孝
悌累官至左題曰也衛大將軍嘉祐三年五月己卯
以疾卒享年三十有六初娶天水縣君王氏再娶金
城縣君張氏子男六人長曰令鐸左千牛衛將軍次
曰令進令濟令愔皆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其二幼未
名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河南永安縣以天水
將君附焉銘曰

孝行之本謙德之恭壽胡不隆闕此幽宮

安陸侯夫人長樂郡君賈氏墓誌銘

夫人姓賈氏曾祖連環累贈左神武大將軍祖官至
四方館使昭州團練使父德澄前左班殿直夫人以
選歸于安陸侯宗訥至和元年五月乙卯以疾卒享
年三十有六推厝于薦嚴佛寺以嘉祐五年十月乙
酉州安陸侯以葬銘曰

配德惟諧卜歲斯吉其固其安于此幽室

雍國太夫人馮氏墓誌銘

雍國太夫人馮氏者皇兄右千牛衛大將軍贈永清



軍節度觀察留後臨汝侯惟和之夫人襄州觀察使
襄陽侯從諱寧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宣城公從審之
母曾祖暉靜縣軍節度使衛王祖繼業定國軍節度
使贈中書令父誦西上閣門使馮次自衛王仍世守
西邊有功載國史夫人生將家母謹柔明動不踰禮
以世族選為臨汝侯公字有之之配居十有二年而臨
汝侯卒夫人居喪哀毀具宗嘉其行特封譚國夫
人以累寵之夫人益自勵衣服飲食務為儉薄居處
嚴潔未嘗下堂雖家人亦罕得見喜誦淳屠書益祐
五年正月癸亥以疾卒享年六十有七追封雍國太

夫人子男二人從誨從審也女五人長適東頭供奉
官宋宗顏次早亡次以疾廢為比丘尼次適供備庫
使姚宗望次適西頭供奉官宋從政孫男十一人世
遠世儀皆大將軍世英世堅世及世開世卿世胄皆
衛將軍世禕世總世仍皆太子率府率重孫九人令
駟令晃一作皆率府率今及令甲令績一作令課令
浮令收令余皆副率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合葬于
臨汝侯之墓銘曰

世高勳選賢配進國爵褒行懿加大名由于貴壽考

隆銘不墜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東萊侯夫人平原郡夫人米氏墓誌銘

皇從姪故萊州防禦使東萊侯從恪之夫人曰平原
郡夫人米氏贈太子太師承德之曾孫橫海軍節度
使信之孫內殿崇班閻門祇候繼豐之女夫人年十
七選配東萊侯累封平陽郡君子男六人長曰世安
贈左一作驍衛大將軍次曰世融贈博州防禦使追
封博平侯次曰世昌右屯衛大將軍次曰世規右監
門衛將軍次曰世猷太子右監門率府率早亡次曰
世衡贈左武衛大將軍女三人長適左侍禁劉希正
次適內殿承判王說次適右侍禁陳宗誨孫男十二

人皆諸衛將軍夫人將家子有賢行東萊之亡諸孤
尚幼夫人治家訓子皆有法皇祐元年二月癸酉以
疾卒享年五十有一追封平原郡夫人權厝于奉先
佛寺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合葬于東萊侯之墓銘
曰
門以勳高配以賢求撫孤教善內德以優永揚其懿
以闕諸幽

韓國公夫人太寧郡君慕容氏墓誌銘

夫人姓慕容氏贈太保章之曾孫贈中書令河南郡
王延釗之孫太子率府率德正之女河南王有功於



國壽時名臣夫人以賢女選爲韓國公從蕩之配韓公彰化軍節度使舒公之子事其親以孝而夫人承其夫以順事其舅姑以禮下其妾媵以仁撫其子無嫡庶以均故其内外宗姻莫不稱其能封太寧郡君至和元年正月戊寅以疾卒享年五十有六子男十人長曰世豐贈右驍衛大將軍次曰世宣贈均州防禦使次曰世準世雄世本世綱皆諸衛將軍次曰世岳世缺世庸一作皆太子率府副率女三人長適高允懷次適張承訓次適鄭偃皆右侍禁餘皆幼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舉夫人之喪合葬于韓公之墓銘

承夫以順爲婦以勤速下以恩愛子以均以成厥家以播其芬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李氏墓誌銘

惟右監門衛將軍世堅之配曰李氏天雄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侍中贈中書令隴西郡王繼勳之曾孫崇儀副使守徽之孫東頭供奉官齊奉之女惟李氏世爲將家功在國史餘烈遺德是生賢文夫人年十有五以選配世堅惟孝與順以事其親以佐其夫惟禮與義以正其躬以全其節歸于世堅也

凡若干年兩世堅卒無子夫人自誓不嫁宗族教迫
其守益堅凡七年當皇祐五年六月庚辰以疾卒于
寢享年二十有三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合葬于世
堅之墓銘曰
端德之休惟先順柔及其大節有不可奪刻銘幽陰
以永芳烈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金堂縣君錢氏墓誌銘
夫人姓錢氏餘杭人也曾祖吳越忠懿王俶祖衛州
防禦使惟演父文思副使象與錢氏自五代以來尋
中國效臣賴世稱其忠子孫蕃昌至今不衰夫人生
於盛族孝謹勤儉性巧慧喜字書年十有回以選爲
右監門衛將軍世準之配封金堂縣君嘉祐二年九
月庚子以疾卒享年二十有八子男二人令釋令烜
皆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早亡女三人皆尚幼以嘉祐
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永安之原銘曰
生宜其室歿安其藏銘昭其昧以永不忘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武昌縣君郭氏墓誌銘
并序

夫人姓郭氏曾祖恕右千牛衛將軍祖遵武洛苑使
父昭梅一作左侍禁夫人聰明孝謹能讀書史善書



黃喜壽園之說以選歸于皇從孫右監門衛將軍世
覃封武昌縣君子男四人長曰令辟太子右內率府
副率餘皆幼未賜名夫人以嘉祐二年十一月丁亥
以疾卒享年三十有三權厝于奉先佛寺以嘉祐五
年十月乙酉葬于永安之原銘曰
行之修學以明德施於內銘告諸冥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東陽縣君鄭氏墓誌銘
夫人姓鄭氏曾祖誠贈定國軍節度使祖崇勳贈左
屯衛將軍父從範內殿崇班夫人以選歸于皇從孫
右監門衛將軍世智封東陽縣君生子男三人長曰

令譽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早卒次永名卒次令祈太
子右內率府副率夫人爲人孝謹節儉喜誦浮圖書
至和元年八月戊戌以疾卒享年十有九以嘉祐五
年十月乙酉葬于永安之原銘曰

儉以行其躬孝以事其親以是貽其子孫
右屯衛將軍夫人永安縣君慕容氏墓誌銘
永安縣君慕容氏者皇從孫贈右屯衛大將軍仲寒
之配也曾祖隱贈左千牛衛大將軍祖興號州團練
使父守恩左班殿直年十七選爲屯衛之配有子二
人長曰士潔太子右監門衛率府率早卒次士獲太

子右內率府副率女一人尚幼夫人以嘉祐三年三月丙戌以疾卒享年二十有五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合葬于仲寒之墓銘曰

選以賢配封以夫責歿而從之安此位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周氏墓誌銘并序

皇從孫右監門衛將軍世哲之夫人曰永安縣君周氏曾祖景左領軍衛上將軍累贈尚書令祖登天平軍節度使宣徽南院使父普西涼院使夫人以慶曆五年遷為監門之配勳孝柔仁克有婦道生一男曰太子右內率府率令儀女三人皆幼夫人以嘉祐二

年二月庚午以疾卒享年二十有九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河南永安之原銘曰

山川既佳日月惟吉惟永其安其藏其密

居士集卷第三十七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長校正

皇朝通志卷之三十一 諸皇子

皇朝通志卷之三十一 諸皇子



皇朝故事宗室宗婦初亡皆權擯京城之僧寺禮

葬等屬乃啓殯從行嘉祐五年十月三十日葬皇
兄濮安懿王以向傳式爲謾葬使於是分命近屬
宗健隨護三柩下宗室宗婦同時柩于西京及汝
州路例差翰林學士分撰誌銘此卷合附內制集
今從其舊不敢易

居士集卷第三十八

歐陽文忠公集三十八

行狀二首

尚書戶部侍郎贈兵部尚書蔡公行狀

公諱齊字子思其先洛陽人皇祖以下始著籍於膠
東公幼依外舅劉氏能自力爲學初作詩已有動人
語今相國李公見之大驚謂公之皇考曰兒有大志
宜善視之州舉進士第一以書薦其里人史防而居
其次祥符八年真宗皇帝采賈誼置器之說試禮部
所奏士績至公賦有安天下意歎曰此宰相器也凡
貢士嘗賜第者考定必召其高第數人並見又參擇

TIFFI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皇朝故事宗室宗婦初亡皆權橫京城之僧寺禮葬等屬乃啓殯從行嘉祐五年十月三十日葬皇

兄濮安懿王以向傳式爲謾葬使於是分命近屬宗健隨護三柩下宗室宗婦同時柩于西京及汝州路例差翰林學士分撰誌銘此卷合附內制集今從其舊不敢易

居士集卷第三十八 歐陽文忠公集三十八

行狀二首

尚書戶部侍郎贈兵部尚書蔡公行狀

公諱齊字子思其先洛陽人皇祖以下始著籍於膠東公幼依外舅劉氏能自力爲學初作詩已有動人語今相國李公見之大驚謂公之皇考曰兒有大志宜善視之州舉進士第一以書薦其里人史防而居其次祥符八年真宗皇帝采賈誼置器之說試禮部所奏士績至公賦有安天下意歎曰此宰相器也凡貢士嘗賜第者考定必召其高第數人並見又參擇

TIFFI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其材質可者然後賜第一及公召見衣冠偉然進對
有法天子爲無能過者亟以第一賜之初拜將任郎
將作監丞通判兗州太守隸本王臻治政嚴急喜以
察盡一作爲明公務爲裁損濟之以寬獄訟爲之不
寃逾年通判維州民有告某氏刻僞稅印爲姦利者
已逾十年蹤跡連蔓至數百人公歎曰盡利於民
無逃此所謂法出而姦生者邪是爲政者之過也
爲緩其獄得減死者十餘人餘皆釋而不問離人皆
曰公德於我使我自新爲善人由是風化大行天禧
二年還京師當召試時大臣有用事者意不悅公居

數月不得召久而天子記其姓名趣使召試拜著作
佐郎直集賢院階再加爲宣德郎勳騎都尉主判三
司開拆司賜緋衣銀魚遷右正言階朝奉郎勳上騎
都尉今天子即位遷右司諫真宗崩棄天下天子諒
陰不言丁晉公用事專權欲邀致公許以知制誥公
拒不往益堅已而寇萊公王文康公皆以不附已連
黜公歸歎曰吾受先帝之知而至於此豈宜爲權臣
所脅得罪非吾懼也既而晉公敗士嘗爲其用者皆
恐懼獨公終無所屈未幾同修起居注又拜尚書禮
部會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判流內銓賜服金紫改



三司戶部度支三副使轉勳輕車都尉借給事中奉使契丹天聖八年拜起居舍人知制誥同知審官院會靈官判官充翰林學士加侍讀學士賜爵汝南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太后修景德寺成詔公爲記而宦者羅崇勳主營寺事使人陰謂公曰善爲記當得參知政事公故遜之頗久使者數趣終不以進崇勳怒譏之太后遷禮部郎中改龍圖閣直學士出爲西京留守是時魯肅簡公方參知此字無政事爭之太后前卒不能留以親便求改密州遭歲旱除其公曰之租數千石謂本件種又請悉除京東民租弛其鹽禁

使民得賈海易食以救其飢東人至今頽之皆曰使吾人百萬口活而不飢者蔡公也徙南京留守進爵侯增邑戶五百爲一千階朝散大夫召還拜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判吏部流內銓遷給事中勳護軍增邑五百爲千五百戶莊獻明肅皇太后崩議尊揚太妃爲太后垂簾聽政議決召百官賀公曰天子明聖奉太后十餘年今始躬親萬事以慰天下之心豈宜太后相繼稱制且自古無有因止不進班太妃卒不預政止稱太后於宮中復爲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京師有指荆王爲飛語者內侍省得三司小吏



鞠之遺及數百人上聞之大怒詔公窮治迹其所來
無端而上督責愈急有司不知所為京師為之恐動
公以謂繆妄之說起於小人不足窮治且無以慰安
荆王危疑之心奏疏論之一夕三上上大悟乃可其
奏止笞數人而已中外之情乃安拜樞密副使進爵
公增邑戶五百為二千南海蠻酋虐其部人部人款
宜州自歸者八百餘人議者以為叛蠻不可納宜還
其部公獨以為蠻去殘酷而歸有德且以求生宜內
之荆湖賜以間田使自營公縱却之必不復還其
部苟散入山谷當為後患乎之不能得其後數年

蠻果為亂殺得吏十餘人宜種以西皆蠻朝廷頗以
為憂景祐元年遷樞密副使而參知政事二年賜號推
忠佐理功臣進階正奉大夫勳柱國郭皇后廢京師
富人陳氏女有色選入宮為后公爭之以為不可自
辰至巳辯論不已上意稍悟遂還其家河決橫城隍
而此流議者以為當塞公曰水性下而河北地卑順
其所趣以導之可無澶滑麻潰之慮而具博數州得
在河南於國家便但理堤護魏州而已從之澶滑果
無患契丹祭天於幽州以兵屯界上界上驚播議者
欲發大軍以備邊公獨料其必不動後卒無事公在

大位臥事不回無所牽畏而恭謹謙退未嘗自伐天下推之為正人搢紳之士倚以為朝廷重三年頻未
大解職不許明年遷罷以戶部侍郎歸班改賜推誠保德功臣勳上柱國久之出知潁州寶元二年四月四日以疾卒于官公在潁州聞西方用兵惻然有憂國心自以待罪外邦不得盡其所懷使其弟稟言西事甚詳公之卒故吏朱家至潁潁之吏民見家一有錄注并補於馬前指公嘗所更歷施為曰此公之迹也其為政有仁恩所至如此平生喜薦士一有揚借郭勅劉隨龐籍段少連比比為當世名臣公為

人神色明秀須眉如畫精學博聞究大沈默一言之出終身可復其益官行已出處始終之大節可考不誣如此謹按贈兵部尚書於今為三品其法當謚敢告有司謹狀

司封貢外郎許公行狀

君諱邀字景山世家欽州少仕僞唐為監察御史李氏國除以族北遷獻其文若干篇得召試為汲縣尉冠氏主簿凡主簿二歲縣民七百人詣京師願得君為令遷秘書省校書郎知縣事數上書論北邊事是時趙普為相四方奏疏不可其意者悉投二甕中甕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滿輒出而焚之未嘗有所肯可獨稱君為能曰其言
與我多合又二歲徙江華令未行轉運使樊知古薦
其材拜大僕寺丞磨勘錢帛糧草監永城和羅知海
陵監三歲用鹽最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監泗州
拼岸司遷贊善大大監承興軍權貨務遷太常丞知
鼎州州縣壘壘喜以攻劫為生少年百餘人私自署
為名號常伺夜出掠居人居人惡之莫敢指君至而
歎曰夫政民之庇也賊不先去其惡則惠亦不能及
人君政既行盜皆亡入他境約君去乃遷遷國子博
士奉使兩浙江南言茶鹽利害省州縣之役皆稱旨

出知興元府大修山河堰堰水舊溉民田四萬餘頃
世傳漢蕭何所為君行壞堰顧其屬曰鄧侯方佐漢
取天下乃暇為此以觀其農古之聖賢有以利人無
不為也今吾豈宜憚一時之勞而廢古人萬世之利
乃率工徒躬治木石石墜傷其左足君益不懈堰成
歲穀大豐得嘉禾十二莖以獻遷尚書主客員外郎
京西轉運使徙荆湖南路荆湖南接益洞諸蠻歲出
為州縣患君曰鳥獸可馴况蠻亦人乎乃召其酋豪
諭以禍福諸蠻皆以君言為可信訖三歲不以蠻事
聞朝廷君罷來朝真宗面稱其能會有司言荆南文



不治其宗拜君度支員外郎知府事荆南鈐轄北路
兵爲於荆湖爲大府故常用重人至君特選以材用
員外郎自君而始明年遷司封員外郎賜金紫僕知
揚州州居南方之會世之仕宦於南與其死而無歸
者皆寓其家于揚州故其子弟雜居民間往往倚權
貴恃法得賄出入里巷爲不法至或破亡其家君捕
其甚者笞之曰此非吏法乃吾代汝父兄教也子弟
羞媿自悔稍就學問爲善人風俗大化歲滿在道得
疾卒于高郵君少孤事其母死以孝謹聞官戒其妻
事嫂如姑而未嘗傲先其死食衣雖弊凡不易衣不

數易初違命侯進其弟朝京師君之故友全一節給
惟岳當從以其家屬託君惟岳不留下返君善撫其
家爲嫁其女數人李氏國亡君載其家北歸京師以
還惟岳歷官四十年不問家事好學尤喜孫吳兵法
初在偽唐數上書言事得校書郎遂遷御史王師圖
金陵李氏大將李雄擁兵數萬留上江陰持兩端李
氏患之以謂非君不能召雄君走上江以語動雄雄
即聽命已而李氏以璣書止雄於深水君曰此非柙
兵之地留之必敗乃戒雄曰兵來慎無動待我一夕
吾當入白可與公兵俱入城君去王師挑之雄輒出



戰果以死君至收其餘卒千人而去君少慷慨卒能自立於時其孝謹聞於其族其信義著於其友其材能稱於其官是皆可書以傳謹狀

居士集卷第三十八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詩已有一

數千石

居士集卷第三十九

歐陽文忠公集三十九

記十首

泗州先春亭記

景祐二年秋清河張侯以殿中丞來守泗上既至問民之所素病而治其先蔡者曰暴莫大於淮越明年春作城之外堤固其舊而廣之度爲萬有九千二百尺用人之力八萬五千泗之民曰此吾利也而大役焉然人力出於州兵而石出乎南山作大役而民不知是爲政者之私我也不出一力而享大利不可相與出來一千三百石以食役者堤成高三十三尺士



戰果以死君至收其餘卒千人而去君少慷慨卒能自立於時其孝謹聞於其族其信義著於其友其材能稱於其官是皆可書以傳謹狀

居士集卷第三十八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詩已有一

數千石

居士集卷第三十九

歐陽文忠公集三十九

記十首

泗州先春亭記

景祐二年秋清河張侯以殿中丞來守泗上既至問民之所素病而治其先蔡者曰暴莫大於淮越明年春作城之外堤因其舊而廣之度爲萬有九千二百尺用人之力八萬五千泗之民曰此吾利也而大役焉然人力出於州兵而石出乎南山作大役而民不知是爲政者之私我也不出一力而享大利不可相與出來一千三百石以食役者堤成高三十三尺士



實石墜擇暴備災可久而不壞既曰泗曰達之州也
賓客之至者有禮於是因前蔣侯堂之亭新之爲勞
餞之所曰思邨亭且推其美於前人而志邦人之思
也又曰泗天下之水會也歲漕必廩於此於是治常
豐倉西門二夾室一以視出納曰某亭一以爲舟者
之寓舍曰通漕亭然後曰吾亦有所休一自其乎
乃蔡州署之東城上爲先春亭以臨淮水而望西山
是歲秋子庚夷陵過泗上於是知張侯之善爲政也昔
周單子聘楚而過陳見其道穢而川澤不陂梁客至
不投館晉林無所寓遂知其必亡蓋城郭道路旅

寄寓皆三代爲政之法而周官尤謹著之以爲禦備
今張侯之作也先民之備災而及于賓客性來然後
思自休焉故曰知爲政也先時歲大水州畿漕前司
赴負外郎張侯夏守是州築堤以禦之今所謂因其
舊者是也是役也堤爲大故予記其大者詳焉

夷陵縣至善堂記

峽州治夷陵地濱大江雖此一無有椒漆紙以通商賈
而民俗儉陋常自足無所仰於四方販夫所售不過
鱸魚腐鮑民所嗜而已富商大賈皆無爲而至地僻
而貧及夷陵爲下縣而峽爲小州州居無郭郭通徑



不能容車馬市無百貨之列而鮑魚之肆不可入雖
邦君之過市必常下乘掩鼻以疾趨而民之列處窻
廩復井無異位一室之間上父子而下畜豕其覆皆
用一作茅竹故歲常火災而俗信鬼神其相傳曰作
此此字無瓦屋者不利夷改者楚之西境昔春秋書荆以
狄之而詩人亦曰臺荆豈其陋俗自古然歟景祐二
年尚書駕部貳外郎朱公治是州始樹木墻城墘覽
南北之街作市門市區又教民爲瓦屋別窻廩異人
畜以變其俗既又命夷陵令劉光裔治其縣起勅書
樓飾廳事新更令三年夏縣功畢某有罪來是邦朱

公於某有舊且哀其以罪而來爲至縣舍擇其廳事
之東以作斯堂度爲踞絜高明而日居之以休其心
堂成又與賓客借至而落之夫罪戾之人宜棄惡地
處窮險使其憔悴憂思而知自悔咎今乃賴朱公而
得善地以偷宴安頑然使忘其有罪之憂是皆異其
所以來之意然夷陵之僻陸走荆門襄陽至京師二
十有八驛水道大江絕淮抵汴東水門五千五百有
九十里故爲吏者多不欲遠來而居者往往不得代
至歲滿或自罷去然不知夷陵風俗朴野少盜爭非
鈔雖而令之日食有稻與魚又有橘柚茶芻四時之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味江山美秀而邑居蟠宛無不可愛是非惟有罪者
之可以忘其憂而凡為吏者莫不始來而不樂既至
而後喜也作至喜堂記藏其壁夫令雖卑而有土與
民宜志其風俗變化之善惡使後來者有考焉爾一作

使後來者有考
其歲月云爾

峽州至喜亭記

蜀於五代為僭國以險為虞以富自足舟車之迹不
通乎中國者五十有九年宋受天命一海內四方次
第平太祖改元之三年始平蜀然後蜀之絲枲織又
之富衣被於天下而賁輸商賈之往來者陸輦秦風

水道岷江不絕千萬里之外岷江之來合蜀眾水出
三峽為荆江傾折回直捍怒鬪激束之為湍觸之為
旋順流之舟頃刻數百里不及顧視一失毫釐與崖
石遇則糜潰深沒不見蹤迹故凡一作蜀之可以充
內府供京師而移用乎諸州者皆陸出而其羨餘不
急之物乃下于江若棄之然其為險且不測如此夷
陵為州當峽口江出峽始漫為平流故舟人至此者
必灑酒再拜相賀以為更生尚書虞部郎中宋公再
治是州之三月作至喜亭于江津以為舟者之停留
也且志夫天下之大險至此而始平夷以為行人之



上喜幸夔陵固爲下州廉與傳皆薄而僻且遠雖有善政不足爲名譽以資進取朱公能不以陋而安之其心又喜夫人之去憂患而就樂易詩所謂愷悌君子者矣自公之來歲數大豐因民之餘然後有作惠于徃來以館以勞動不違時而人有賴是皆宜書故凡公之佐史回相與謀而屬筆於脩焉

御書閣記

醴陵縣東二十里有宮曰登真其前有山世傳仙人王喬鍊藥於此唐開元間神仙道家之說興天子爲書六大字賜而揭焉太宗皇帝時詔求天下前世名

山美迤而尤好書法聞登真有關元時所賜字甚多乃取至京師閱焉已而還之又賜御書飛帛字使藏焉其後登真大火獨飛帛書存康定元年道士彭知一採其私笈一作以市工材悉復宮之舊建樓若干尺以藏賜書予之故人處士任君爲予言其事來乞文以志凡十餘請而不懈予所領職方悉掌天下圖書考圖驗之醴陵老佛之居凡八十而所謂登真者其說皆然乃爲之記夫老與佛之學皆行於世久矣爲其徒者常相訾病若不相容於世二家之說皆見斥於吾儒宜其合勢并力以爲拒守而乃反自相攻



惟恐不能相弱者何哉豈其死生性命所持之說相
盤而然邪故其代為興衰各繫於時之好惡雖善辯
者不能合二說而一之至其好大宮室以矜世人則
其為事同焉然而佛能藉人情而鼓以禍福人之趣
者常衆而熾老氏獨好言清淨遠去靈仙飛化之術
其事冥深不可管究則其為無常以淡泊無為為
務故凡佛氏之動搖興作為力甚易而道家非遭人
主之好尚不能獨興其間能自力而不變者豈不賢
於其徒者哉知一是已慶曆二年八月八日廣陵歐
陽脩記

荑射齋記

予至滑之三月即其署東偏之室治為燕私之居而
名曰畫船齋齋廣一室其深七室以戶相通凡入子
室者如入乎舟中其溫室之矣則充其上以為明其
盛室之䟽以達則欄檻其兩旁以為坐立之倚凡偃
休於吾齋者又如偃休乎舟中山石皆翠佳花美木
之植列於兩着之外又似汎乎中流而在山右林之
相映皆可愛者故因以舟名焉周易之象至於履險
蹈難必曰涉川蓋舟之為物所以濟險難而非安居
之用也今予治齋於署以為燕安而反以舟名之豈

不厭苦矧予又嘗以罪謫走江湖間自汴絕淮浮于
大江至于巴峽轉而以入于漢河計其水行幾萬餘
里其窮窮不幸而卒遭風波之恐往往一呼號
神明以脫須臾之命者數矣當其恐時顧視前後凡
舟之人非為商賈則必仕宦因竊自歎以謂非冒利
與不得已者豈肯至是哉賴天之惠全活其生今得
除去宿負列官于朝以來是州一飽糜食而安
署居追赴一思養時山川所歷舟楫之危蛟龍一
乍之出沒波濤之洶然宜其寢驚而夢愕而乃忘其
險阻猶以舟名其齋豈真樂於舟居者邪然予聞古

之人有逃世遠去江湖之上終身而不肯反者其必
有所樂也苟非冒利於險有罪而不得已使順風恬
波傲然一枕席之上一而一千里則舟之
行豈不樂哉一然則一子誠有所未暇而一
則一妨者宴嬉之舟也姑以名予齋矣曰不宜予友
蔡君謨善大書頗怪偉將乞其大字以題於楹懼其
疑予之所以名齋者故具以云又因以此一置于壁
壬午十二月十二日書

王彥章畫像記

太師王公諱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事梁為宣

義軍節度使以身死國葬於鄭州之管城晉天福二
年始贈太師公在梁以智勇聞梁晉之事數百戰其
為勇將多矣而晉人獨殺之章自乾化後常與晉戰
屢困莊宗於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趙巖等用事梁之
大臣老將多以說不見信卽皆怒而有怠心而梁
亦盡失河其事勢已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
必不少屈備志雖不就卒死以忠公既死而梁亦亡
矣悲夫五代終始纒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國
而八姓士起不幸而出乎其時能不汗其身得全其
節者鮮矣公本武人不知書其報實平生嘗謂人曰

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蓋其義勇忠信出於天性而然
予於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至於公傳未嘗不
感憤歎息惜乎舊史殘略不能備公之事康定元年
予以節度判官來此求於滑人得公之孫容所錄家
傳頗多於舊史其記德勝之戰尤詳又言徵翔怒未
帝不肯用公欲自經於帝前公因用笏畫山川為術
史彈而見寢又言公五子其二同公死節此皆舊史
無之又云公在滑以護自歸於京師而史云召之是
時梁兵盡屬段凝京師羸兵不滿數千公得保鑿五
百人之鄆州以力塞敗於中都而史云將五千以往



者亦曾非也公之攻德勝也初受命於帝前期以三日破敵保之將相聞者皆竊笑及破南城果三日是時莊宗在魏聞公復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馳馬來救已不及矣莊宗之善料公之善此字出奇何其神哉今國家罷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反敗軍殺將連四五年而攻守之計至今未決予嘗獨持用奇取勝之策而歎邊將屢失其機時人聞予說者或笑以為狂或怒若不聞雜予亦惑不能自信及讀公家傳至於德勝之捷乃知古之名將必出於奇然後能感然非審於為計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

之所為非拘牽常弊之士可到也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後二年予復來通州州事歲之正月過俗所謂鐵槍寺者又得公畫像而拜焉歲久磨滅隱隱可見至命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真也公志誠善用槍當時號王鐵槍公死已百年至今俗猶以名其寺童兒牧豎皆知王鐵槍之為良將也一槍之勇同時豈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盡已百餘年矣完之復可百年然公之不泯者不繫乎畫之存不存作行一也而予尤區區如此者蓋其希慕之至焉耳讀其書尚想乎其人況得拜其像

識其面目不忍見其壞也畫既完因書予所得者于
後而歸其人使藏之

寫字

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古若士之見師以菜為摯故
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
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奠無樂則其又略也故
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存然亦無樂又不編舉於四
時獨春秋行事而已記曰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
謂凡有國者自祭其先聖先師若唐虞之變伯夷周
之周公魯之孔子其國之無焉者則必合於鄰國而

祭之然自孔子沒後之學者莫不宗焉故天下皆尊
以為先聖而後世無以易學校廢又夫學者莫知所
師則孰又取孔子門人之高第曰顏回者而配焉以
為先師隋唐之際天下州縣皆立學置學官生員而
釋奠之禮遂以著今其後州縣學廢而釋奠之禮吏
以其著今故得不廢學廢矣無所從祭則皆廟而祭
之苟知子曰仲尼聖人之不得勢者也然使其得勢
則為堯舜矣不幸無時而沒特以學者之故享弟子
春秋之禮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徒見官為立
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為夫子之尊由此為盛甚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者乃論生雖不得位而沒有所享以為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克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祭之禮以迎尸酌嘗為盛釋奠薦饌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略者其事有樂舞授器之禮今又廢則於其略者又不備焉然古之所謂吉凶鄉射賓燕之禮民得而見焉者今皆廢矣而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雨雷師之祭民猶得以識先王之體器焉其牲酒器幣之數升降俯仰之節吏又莫不能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而色不莊使民無所瞻仰見者怠焉因以為古禮不足復用可勝歎哉字無此大宋之興於今八十年天下無事方修

禮樂崇一作儒術以文太平之功以謂王爵未足以尊天子又加至聖之號以褒崇之講正其禮下於州縣而吏或不能諭上之寓意凡有司簿書之所不責者謂之不急林師古好學者莫肯盡心焉穀城令狄君來為其邑未逾時脩文宣王廟易於縣之左大其正位為學舍於其旁藏九經書率其邑之子弟興於學然後一作考制度以與其邑人行事一本大夫之制至謂若千一作千以與其邑人行事一本大夫之制至謂下穀城縣政久廢狄君居之養月稱治又能戰國典禮與學急其有司所不責者認然惟恐不及可



謂有志之士矣

吉州學記

慶曆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坐而書以對八人者皆震恐失位俯伏頓首言此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所欲爲則天下幸甚於是詔書屢下勸農桑實吏課舉賢才其明年三月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貧然後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皆有學嗚呼盛矣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記曰國有學遠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此三代

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宋興蓋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豈非盛美之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大備歟是以詔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乾事者以後爲羞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侯寬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以爲學舍事方上請而詔已下學子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一萬二千工而人不以爲勞其良材堅甃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爲多學有堂庭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

亭巖巖其異壯偉閭闔而不以為侈既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于吉而此無濫官于朝此字進不能贊揚此字辨天子之盛美退不得與諸生辯此字乎其中然予聞教學之法本於人性庶採遠革使趨於善其勉於人者勤其入於人者新善教者以不倦之意須遲久之功至於禮讓興行而此字風俗絕美然後為學之成今州縣之吏不得久其職而躬親於教化也故李侯之績及於學之立而不及待其成惟後之人毋廢慢天子之詔而殆此字以中止幸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

明秀而可為公卿問於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於其里而長幼相孝慈於其家行於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耆老席于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于石而立諾其應以俟

豐樂亭記

脩旣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城此字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此



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潄然而仰此字出俯仰左
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開地以爲亭而與滁人
往遊有一碑一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
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
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
滁脩甯考其山川按一碑其圍記升高以望清
流之闊欲求暉風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
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
爭孰所在一碑爲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
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

漢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
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
不見外事而安於啾啾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
之功德休養生息一作養涵煦百年之深也脩之來
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閑既得斯泉于
山谷之間乃一作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撥
幽芳而蔭喬木風霜水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一作
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
也因爲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
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

共樂處。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慶曆丙戌六月
日。右正言知制誥知滁州軍州事歐陽脩記。

醉翁亭記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于
兩峯之間者，讓泉也。峯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曰智仙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輒醉，而
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暎，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清石出，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於負者歌于塗，行者休于樹，前者呼，後者應，伛僂提携，往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臨路而漁，澗深而魚肥，釀泉為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後，樂非絲竹射者中，奕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誦詩者，衆賓歡也。蒼顏白髮，頹然乎其間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

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暎，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清石出，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於負者歌于塗，行者休于樹，前者呼，後者應，伛僂提携，往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臨路而漁，澗深而魚肥，釀泉為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後，樂非絲竹射者中，奕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誦詩者，衆賓歡也。蒼顏白髮，頹然乎其間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

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
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
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
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脩也

居士集卷第三十九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御書閣記醴陵縣東有官曰登真朝佐按長沙志
登真觀名非官也公父名觀故其功德觀亦曰西
陽宮蓋避諱易之三十四卷胡文恭公墓誌醴泉
觀使為宮使亦以此

至喜亭記

始平蜀

始字石本無

于萬里

于石本

合蜀眾水

出三峽為荆江

宋少幹云合蜀眾水歷三峽

更生

朝石本此三字下有

之停留也

舟人至此

一作舟人至此

固為

固字

下州

石本作鄂志

作鐵喜幸

石本此字

固為

石本無

固為

一作康與

康字朱公

能

作愷悌

石本無



數大豐大

畫坊齋記以舟名之

緞城夫子廟記天宋之興一作太平之功一畫之

為其邑一作其有志之士矣此下自實元字

吉州學記西北石本知州事石本此字下有人不

以為多石本無人字世家于吉石本其入

作石者漸石有故字長幼石本

學學亭記欲求一之所一作道其此上一以與民

共樂一作

辭翁亭記宴酬

此卷峽州至嘉亭記緞城夫子廟記再以慶曆四年宋文粹本校之尚有不同又吉州學記以校承平時閣本往往與辭疑是初嘉先已傳布今錄全篇附外集十三卷之後使學者有考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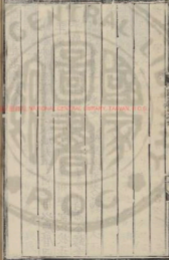
居士集卷第四十

歐陽文忠公集四十

記八首

菱窰石記

菱窰之石有六其四爲人取去其一差小而尤奇亦
藏民家其最大者假然偃卧於窰側以其難徙故得
獨存每歲寒霜落水涸而石出窰傍人見其可怪往
牲祀以爲神菱窰按圖輿經皆不載唐會昌中刺史
李漬爲符窰記云水出永陽嶺西經皇一作黃道山下
以地求之今無所謂符窰者詢於滁州人曰此窰是
也揚行密有一作淮南淮人爲諱其窰名以符爲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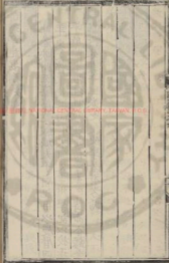
居士集卷第四十

歐陽文忠公集四十

記八首

菱窰石記

菱窰之石有六其四爲人取去其一差小而尤奇亦
藏民家其最大者假然偃卧於窰側以其難徙故得
獨存每歲寒霜落水涸而石出窰傍人見其可怪往
牲祀以爲神菱窰按圖輿經皆不載唐會昌中刺史
李漬爲符窰記云水出永陽嶺西經皇一作黃道山下
以地求之今無所謂符窰者詢於滁州人曰此窰是
也揚行密有一作淮南准人爲諱其窰名以符爲菱



理哉然也露傍若有遺址云故特劉金之宅石即劉氏之物也金偽一作吳時賞將與行密俱起合肥號三十六英雄金其一也金本武夫悍驍一作卒而乃能知愛賞奇異為兒女子之一作好豈非遭逢亂世功成志得驕於富貴之快欲而然邪想其陂池臺榭奇木異草與此石稱亦一時之盛哉今劉氏之後散為編民一作尚有居豁旁者予感夫人物之盛興一作惜其可愛而一作頓棄也乃以三牛曳置幽谷又素其小者得於白塔民朱氏遂立于亭之南北亭負城而近以為滁人歲時嬉遊之好夫物之奇者弃沒於幽

遠則可惜置之耳目則愛者不免取之而去嗟夫劉金者雖不足道然亦可謂雄勇一作之士其平生志意豈不偉哉及其後世荒墟零落至於子孫泯沒而無聞况欲長有此石乎用此一作此可為富貴者之戒而好奇之士聞此石者一作可以一賞而足何必取而去也哉

海陵許氏南園一作辨記

高陽許君子春治其海陵郊居之南為小園作其亭某堂于其間許君為江浙別淮一作制置發運使其所領六路七十六州之廣凡賦斂之多處山川之遠



送舟楫之往來均爲轉使視江湖數千里之外如運
諸其七端掌能使人樂爲而事集富國家用兵之後
脩前入又廢之職捕京師匱乏之供爲之六年厥績
大著自國子博士遷主客員外郎由判官爲副使夫
理繁而得其要則簡簡則易行而不違惟簡與易然
後其力不勞而有餘夫以制置七十六州之有餘治
數畝之地爲國識不及施其智而於君之事亦不足
昔君之喪衆美子特膏其一節可以示海陵之人者
君本欲入世有孝德其先君可封喪其父母事其兄
如父戒其妻事其嫂如姑友進葬死未易衣不置易

合雖具凡未食不敢先食司對之亡一子當得官其
凡第相讓父之諸死卒以讓君君今遂顯乎朝以大
其門君撫死弟諸子備已子歲當上計京師而弟之
子病君留不忍去其子亦不忍捨君而留遂以俱行
君素清貧登其家皆走四方以求醫而藥必視調食
飲必親視至其夫沒亦親儀其時節顏色所下一作
如可理則音或變動逆節則憂戚之色不自勝其子
卒君哭泣悲哀行路之人皆嗟歎嗚呼子見許氏孝
悌者謂著于三一作世矣凡海陵之人過其園者望
其竹樹登一作其臺榭思其宗族少長相從愉愉而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樂於此也愛其人化其志自一家而形一跡由一鄉而推之無遠適也一作使許氏之子孫世久而志愈篤則吾州不獨化及其人將見其園間之草木有駢枝而連理也禽鳥之翔集于其間者不爭巢而棲不擇子而哺也嗚呼事患不為與夫怠而止爾惟力行而不怠以止然後知予言之可信也慶曆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廬陵歐陽脩記

真州東園記

真為州當東南之水會故為江淮兩浙瀕湖發運使之治所能圖關直學士施君正臣侍御史許君子春

之為使也得監察御史袁行焉君仲塗為其判官三入者樂其相得之懽而因其暇日得州之監軍廢營以作東園而日往遊焉歲秋八月子春以其職事走京師圖其所謂東園者來以示予曰園之廣百畝而流水橫其前清池沒其右高臺起其北一作北臺吾望以拂雲之亭池吾俯以登臨之閣水吾遊以畫船之舟啟其中以為清蟪之堂闢其後以為射覆之圃美渠芰荷之的歷幽蘭白芷之芬芳與夫佳花美木列植而交陰此前日之蒼煙白霧而荆棘也高臺巨楠木光日景點綴而下上俯其寬閑摩覩可以答遠



管而生清風此前日之艱也斷斷而荒也一作也於
時令卽州人士女嘯歌而管絃此前日之穆矣風雨
池聽鳥獸之鳴音也吾於是僅有力焉凡園之所載
盡其一二之略也若超升手高以望江山之遠近繕
于水而逐魚鳥之浮沈其物象意趣登臨之樂覽者
各自得焉凡工之所不能畫者吾亦不能言之其爲
我嘗其大槩焉又曰真天下之獨也四方之賓客繼
來者吾與之共樂于此豈獨私吾三人者哉然而作
其池臺日益以新草樹日益以茂四方之士無日而
不來而吾三人者有時而皆去也豈不眷眷於是哉

不爲之記則後孰知其自吾三人者始也予以謂三
君子之材賢足以相濟而又協于其職知所後先使
上下給足而東南六路之人無辛苦怨怒之聲然後
休其餘閑又與四方之賢士大夫共樂于此是皆可
嘉也乃爲之書廬陔陔陽脩記

浮槎山水記

浮槎山在慎縣南三十五里或曰浮閣山一作此或

曰浮梁二此山其事出於浮圖老子之徒荒怪誕

幻之說其上有泉自巖世論水者皆帶道余嘗誦茶

經愛陸羽善言水後得張又新水記載劉伯芻李李



解所列水六第以爲得之於羽然以茶經考之皆不
合又新妄狂險譎之士其言難信頗疑非羽之說及
得浮槎山水然後益以羽爲知水者浮槎與龍池山
皆在盛州界中較其水味不及浮槎遠甚而又新所
記以龍池爲第十浮槎之水奔而不歸以此知其所
失多矣羽則不然其論曰山水上江次之井爲下山
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其言準簡而於論水盡矣浮
槎之水發自李侯嘉祐二年李侯以鎮東軍一留
後出守盛州因遊金陵登蔣山飲其水既又登浮槎
至其山上有石池有可愛蓋羽所謂乳泉漫流者

也飲之而其乃考園記問於政老得其事迹因以其
水遺余於京師予報之曰李侯可謂賢矣夫窮天下
之物無不得其欲者富貴者之樂也至於蔭長松聽
豐草聽山溜之潺湲飲石泉之滴瀝此山林者之樂
也而山林之士視天下之樂不一動其心或有欲於
心顧力不可得而止者乃能退而獲樂於斯彼富貴
者之能致物矣而其不可兼者惟山林之樂爾惟富
貴者而不得兼然後貧賤之士有以自足而高世其
不能兩得亦其理與勢之然歟今李侯生長富貴賦
於耳目又知山林之爲樂至於攀緣上下幽隱窮絕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人所不及者皆能得之其兼取於物者可謂多矣李侯折節好學喜交賢士敏於爲政所至有能名凡物不能自見而待人以彰者有矣其物未必可貴而因人以重者亦有矣故予爲志其事俾世知斯一侯一作泉發自李侯始也三年二月二十有四日廬陵歐陽脩記

有美堂記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于杭於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蓋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以爲杭人之榮然公之甚

愛斯堂也雖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予誌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爲之言曰夫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養焉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閑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夸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娛意於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其爲樂不得而兼也今夫所謂羅浮天台衡嶽廬阜洞庭之廣三峡之險號爲東南奇偉秀絕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3/Color Black

百貨之所交物盛人聚爲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然一邦皆借竊於混世及聖宋受命海內爲一金陵以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額垣發址荒煙野草過而覽者莫不爲之躊躇而悵愴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効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樂又其俗習一作工巧邑屋華麗蓋千餘萬家環以湖山左右映滯而闊商海豐風帆波舶出入於江濤浩渺煙雲香霧之間可謂盛矣而臨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太子之侍從又有四方遊士爲之賓

密故喜占形勝治亭一作欄相與袖遊覽之娛然其於所取有得於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梅公清快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四年八月丁亥廬陵歐陽脩記

相州畫錦堂記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



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
旦高車駟馬旌旆道前而駟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
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
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一有而矣取
物說五字
此一介之士得志於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
求錦之榮者也惟大丞相衛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
世有令德為時名於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
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
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
一時出於庸大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

則高牙大纛

一作

不足為公榮桓圭袞冕不足為公

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在搜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

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

豈止夸一時而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

節來治於相乃作畫錦之堂于後園既又刻詩於石

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思儼矜名譽為可薄蓋不以昔

人所夸者為榮而以為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為如

何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

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氣作

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

盛烈所以錦羹鼎而被絃歌者乃非家之老非閭里
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
之志有成而喜為天下道也於是乎書尚書吏部侍郎
郎參知政事歐陽脩記

仁宗御飛白記

治平四年夏五月余將赴亳假道于汝陰因得閱書
於子履之室而雲章爛然輝映日月為之正冠肅容
再拜而後敢仰視蓋仁宗皇帝之御飛白一作也曰
此寶文閣之所藏也胡為於子之室乎子履曰襄者
天子宴從臣於羣玉而賜以飛白余幸得與賜焉予

窮於世久矣少不悅於時人流離竄斥十有餘年而
得不老死江湖之上者蓋以遭時清明天子嚮學樂
育天下之材而不遺一介之賤一作使得與羣賢並
遊於儒學之館而天下無事歲時豐登民物安樂天
子優游清閑不遺聲色方與羣臣從容於翰墨之娛
而余於斯時竊獲此賜非惟一介之臣之榮遇亦朝
廷一時之盛事也子其為我志之余曰仁宗之德澤
涵濡於萬物者四十餘年雖田夫野老之無知猶能
悲歌思慕於甕缸之間而况儒臣學士得望清光蒙
恩寵登金門而上玉堂者乎於是相與泫然流涕而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書之夫玉韞石而珠藏淵其光氣常見於外也故山
輝如白虹水變而五色者至寶之所在也今賜書之
斂于子室也吾知將有榮氣者言榮光起而屬天者
必賜書之所在也

峴山亭記

史光緒上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
於荊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
元凱是已方晉吳吳以兵爭常倚荊州以為重而二
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
世矣至於風流餘韻蕭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

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

叔子

元深蓋元凱以其

功如一作而叔子以其仁

二子

所為雖不同然一比

名者何哉傳言叔子嘗登茲山慨然語其屬以謂此

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

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已而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二石

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
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為無
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山故有亭世
傳以為叔子之所遊止也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後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熙寧元年舍友人火君
中輝以光祿卿來守襄陽明年因序之舊廣而新之
既此猶周以回廊之壯又大其後軒使與亭相稱君
知名當世所至有聲襄人安其政而樂從其遊也因
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為一作光祿堂又欲紀其事于
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于久遠君皆不能止也
乃來以記屬於余余謂君知慕叔子之風而襲其遺
迹則其為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愛君而
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為政於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
之所欲書也若其左右山川之勝勢與夫草木雲煙

之奇竊出沒於空曠可無之間而可以備詩人之登
高寫離騷之極目者宜其覽者自得之至於亭屢廢
興或自有記或不必究其詳者則字皆不後道也
熙寧三年十月二十有二日六一居士歐陽脩記

居士集卷第四十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熙寧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楚魯石記 滁州人

一作即劉乃

文園記 監軍

石本一作笑渠一作壘石本

浮槎山水記 淨閣山

山字無問於於字 無而不得無

作而

有美堂記 又有

一作四字上

御飛白記 江湖之上

有妙字

居士集卷第四十一 歐陽文忠公集四十一

序七首

章望之字序

披書郎章君

一作此字無以其名望之二無來請字

曰願有所教使得以勉焉而自勗者予為之字曰表

民而告之曰古之君子所以異乎衆人者言出而為

民信事行而為世法其動作容貌皆可以表於民

為行容衣裳黼黻

設色以爲身容手有手容足有足

容揖讓登降獻酬俯仰莫不有容又見其寬柔溫厚

容揖讓登降獻酬俯仰莫不有容又見其寬柔溫厚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ack White 3-Color Yellow Red Magenta Cyan Green Blue

楚魯石記 滁州人

一作即劉乃

文園記 監軍

石本一作笑渠一作整石本

浮槎山水記 淨閣山

山字無問於於字 無而不得無

作而

有美堂記 又有

一作四字上

御飛白記 江湖之上

有妙字

居士集卷第四十一 歐陽文忠公集四十一

序七首

章望之字序

披書即章君

一作此字無以其名望之二無來請字

曰願有所教使得以勉焉而自勗者予為之字曰表

民而告之曰古之君子所以異乎衆人者言出而為

民信事行而為世法其動作容貌皆可以表於民

為行容衣裳黼黻

設色以爲身容手有手容足有足

容揖讓登降獻酬俯仰莫不有容又見其寬柔溫厚

容揖讓登降獻酬俯仰莫不有容又見其寬柔溫厚



剛嚴果毅之色以為仁義之容服其服載其事立乎朝廷而正君臣出入宗廟而臨大事儼然人皆望而畏之曰此吾民之所尊也非民之知尊君子而君子者能自修而尊者也然而行不充于內德不備於人雖盛其服文其容民不尊也一作民亦尊也名山大川一方之望也山川之岳瀆則守天下之望也故君子之賢於一鄉者一鄉之望也賢於一國者一國之望也名烈著于天下者天下之望也功德被于後世者萬世之望也孝慈文悌達于一鄉一作於州古所謂鄉先生者一鄉之望也春秋之賢大夫若隨之季良鄭之

子產者

一作魯秋諸侯之大夫歸一國之望也位千

作勝

中而姦臣賊子不敢竊作發于外如漢之

大將軍

出入將相朝廷以為輕重天下繫其以安

危如唐之裴丞相

一有若者天下之望也其人已沒

死

一作其其事已久矣聞其名想其人若不可及者愛

龍稷契是也

其功可以及百世其道可以師百

王維有賢

一作聖莫敢過之及者周孔是也此

萬世之望

而皆所以為民之表也傳曰其在一作賢

者誠其大者遠

三守一者而勉焉若此一守一者章君儒其衣冠氣剛色仁好學而有志一守一者

章君儒其衣冠

氣剛色仁好學而有志一守一者



繁然僖乎其外而輝然充乎其內以發乎一作文辭
則又辯博故一作肆而無涯一作是數者皆可以自
擇而勉焉者也一作是固一作能識夫一作遠大
者矣維予何能一作以勗焉弟一作因其志廣其說
一作以塞請慶曆三年六月日序

釋秘演詩集序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士然猶以
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
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
不出山林者取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

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為人廓然有大
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
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狀子疑
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得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
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浮屠一作秘演者與曼卿
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三人慨然無所
間曼卿隱於酒秘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為
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一作歌吟笑呼以適
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一作遊予
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秘演此渡河東之濟郟無所

合因而歸曼卿已死秘演亦老病嗟一作夫二人者
予乃見其盛衰則余亦將老矣夫又卿詩辭清絕尤
稱秘演之作以為雅健有詩人之意秘演狀貌雄傑
其胸中浩然既習于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于世而
懶不自惜已老怯其案尚得三四百篇皆可言苦曼
卿死秘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共巖崖岷岷
江濤洶涌甚可壯也遠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
在也於其將行為叙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廢
曆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盛陵歐陽修序

釋惟儼文集序

惟儼姓魏氏杭州人少遊京師三一作十餘年雖學
于佛而通儒術喜為辭章與吾亡友曼卿交最善曼
卿遇人無所擇必皆盡其忻歡惟儼非賢士不交有
不可其意無貴賤一切閉拒絕去不少顧曼卿之兼
愛惟儼之介所趣雖異而交合無所間曼卿嘗曰君
子之愛而親仁惟儼曰不然吾所以不交妄人故能
得辭於天下士若賢不肯混則賢者安肯顧我哉以
此一時賢士多從其遊居相國海園不出其戶十五
年士嘗遊其室者禮之惟恐不至及去為公卿貴人
未始一往于之然嘗竊怪平生所交皆當世賢傑未



見存卓卓著見功業如古人可記者因謂世所稱賢材若不替兵走萬里立功海外則當佐天子號令當戮於明堂苟皆不用則絕寵辱遺世俗自高而不屈尚安能酬秦於富貴而無為哉醉則言以此誦其坐人人亦復之以謂遺世自守古人之所易若奮身逢時欲必就功業此雖聖賢難之周孔所以窮達異也今子老於海園不見用於世而幸不踐窮年之塗乃以古事之已然而責今人之必然邪雖然惟儼西字一傲乎退偃於一室天下之務當世之利病作統其言終日不厭惜其將老也已曼卿死惟儼亦買

地方城之東以謀其終乃斂平生所為文數百篇示予曰曼卿之死既已表其墓願為我序其文然及我之見也嗟夫惟儼既不用於世其材莫見一作於時若考其筆墨馳騁文章騰逸之能可以見其志矣廬陵歐陽永叔序

詩譜補三後序

歐陽子曰昔者聖人已沒六經之道幾熄於戰國而楚弄於秦自漢已來收拾亡逸發明遺義而正其訛經得以粗備傳于於今者豈止一一人之力哉後之學者因述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使徒抱斐餘殘脫之經依依於去聖千百年後不見
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果有能哉吾
未之信也然則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抵牾質
於聖人而博理害經之甚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何
必徒爲異論以相訾也毛鄭於詩其學亦已博矣予
嘗依其箋傳考之於經而證以序論惜其不合者頗
多蓋詩述商周自生民玄鳥上陳稷契下迄一作陳
靈公千五六百歲之間旁及列國君臣世次國地山
川封域國祿鳥獸草木魚蟲之名與其風俗善惡方
言訓故一作盛衰治亂美刺之由無所不載然則

能無失於其間哉予疑毛鄭之失既多然不敢輕爲
改易者意其爲說不止於箋傳而恨已一作不得盡
見二家之書未能徧通其旨夫不盡見其書而欲析
其是非猶不盡人之辭一作而欲斷其訟之曲直其
能果於自決乎其能使之必服乎世言鄭氏詩譜最
詳求之久矣不可得雖崇文總目祕書所藏亦無之
慶曆四年奉使河東至于絳州偶得焉其文有注而
不見名氏然首尾殘缺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之
其國譜旁行尤易爲訛舛悉皆顛倒錯亂不可復考
凡詩雅頌卷列商魯其正變之風十有四國而其次

比莫詳其義惟封國變風之先後不可以不知周召
王幽同出於周邶鄘并於衛捨魏無世家其可考者
陳齊衛晉曹鄭秦此封國之先後也幽齊衛捨陳唐
秦鄭魏曹此變風之先後也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
齊幽秦魏唐陳曹此孔子未刪詩之前周大師樂歌
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捨鄭齊魏唐秦陳曹幽此
鄭氏詩譜次第也黜捨後陳此今詩次比也初予未
見鄭譜嘗略考春秋史記本紀世家年表而春以毛
鄭之說爲詩圖十四篇今因取以補鄭譜之亡者是
以見二家所說世次先後甚備因據而求其得失較
然矣而仍存其圖庶幾以見予於鄭氏之學盡心焉
耳夫盡其說而有所不通然後得以論正予豈好爲
異論者哉凡補其譜十有五補其文字二百七注一本
謂序自周公賦太平已上皆亡其文字取非說正
義所載之文補及因爲之注自周公已下即謂舊注
云增損塗乙改正者三八行百八十三而鄭氏之譜
復完矣補

集古錄目序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好
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壘夷山
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



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
生深淵採者嘗經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
鮑蛟魚金礦于山鑿深而允遠篝火餘糧而後進其
崖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
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瓊世常兼聚而
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
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
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
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異工妙可喜之物其
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淪磨滅散

弃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
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
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穎而嗜古
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
斯好之已為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
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
窮崖絕谷蒼林破塚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
以為集古錄以謂博一作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
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
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操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3/Color

其大要別為錄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
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
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
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曰
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廬陵改陽脩序

蘇氏文集序

予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藁於
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錄之以為十卷子美杜氏
婿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于公曰斯文金玉也弃擲
埋沒黃土不能銷蝕其見遺于二時必有收而寶之

于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
發見而物亦不能揜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困
軒尼之時文章已自行于世天下雖其怨家仇人
及嘗能出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
揜蔽此字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于今
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如何也公其可無恨乎嘗
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政治幾乎三
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
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于古唐衰兵亂又百
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



文始盛于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
或不能絕釋或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
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又出于治世世
其可不為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酒食
之過至廢為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歎息流涕而
為當世仁人君子之一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持
者惜也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友在其後天
聖之間子舉進士于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
撻裂號為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凡才翁及
榜叅軍伯長作為古詩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

此字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惠時文之弊下詔書誦

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焉

獨子美為於舉世不為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

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

理而廢後為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

奇偉望之昂然而即之溫溫久而愈可愛慕其持雖

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

賴天子聰明仁聖四字凡當時所指名而排斥二

三大臣而下欲以子美為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

並列於榮寶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

之豪俊亦被收采進顯于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
豈非其命也悲夫廬陵歐陽脩序

鄭荀改名序

三代之衰學廢而道不明然後諸子出自老子莊周
之亂用其小見以為聖人之術止於此始非仁義而
詆聖智諸子因之益得肆其異說至於戰國蕩而不
反然後山淵齊秦堅白異同之論興聖人之學幾乎
其息最後荀卿子獨用詩書之古教異扶正著書以
非諸子尤以勸學為急荀卿楚人嘗以學于諸侯不
用退老蘭陵楚人尊之及戰國平三代詩書未盡出

漢諸大儒賈生司馬遷之徒莫不盡用荀卿子蓋其
為說最近於聖人而然也蔡陽鄭吳少為詩賦舉進
士已中第遂弃之曰此不足學也始從先生長者學
問慨然有好古不及之意鄭君年尚少而性淳明軸
一字以強力之志得其是者而師焉無不至也將史
其名數以請于使之自擇遂改曰荀於是又見其志
之果也夫荀卿者未嘗親見聖人徒讀其書而得之
然自子思孟子已下意皆輕之使其與游夏並進於
孔子之門吾不知其先後也世之學者苟如荀卿可
謂學矣而又進焉則孰能禦哉余既嘉君善自押而

慕志因爲之字曰叔希且以勗其成焉

居士集卷第四十一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存望之守府者子一作將相此下之表此下章

君儒其衣冠亦君之二子

必漢游集存秘演隱於浮屠字無知江濟書

誰傑文集存其戶無世俗作文章一作

詩集編三後存焚棄一無去聖此下吹比文

集文集序治矣此下宜與正爲而人而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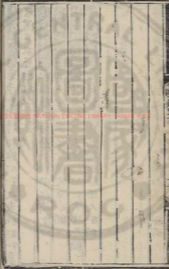
居士集卷第四十二

歐陽文忠公集四十二

序九首

讀總序

僇工於為弓而不能射羿與逢蒙天下之善射者也
奚仲工於為車而不能御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
也此荀卿子所謂藝之至者不兩能信哉儒者學乎
聖人聖人之道直以簡然至其曲而暢之以通天下
之理以究陰陽天地人鬼事物之變化君臣父子吉
凶生死凡人禍福之大倫則六經不能盡其說而七
子與孟軻荀揚之徒各極其辯而美能殫焉夫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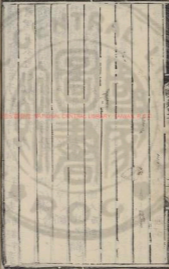
居士集卷第四十二

歐陽文忠公集四十二

序九首

讀總序

倽工於爲弓而不能射羿與逢蒙天下之善射者也
奚仲工於爲車而不能御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
也此荀卿子所謂藝之至者不兩能信哉儒者學乎
聖人聖人之道直以簡然至其曲而暢之以通天下
之理以究陰陽天地人鬼事物之變化君臣父子吉
凶生死凡人禍福之大倫則六經不能盡其說而七
子與孟軻荀揚之徒各極其辯而美能殫焉夫以



孔子之好學而其所道者自堯舜而後則詳之其前
蓋略而弗道其亦有所不暇者歟儒之學者信哉遠
且大而用功多則其有所不暇者宜也文字之爲學
儒者之所用也其爲精也有聲形曲直毫釐之別音
響清濁相生之類五方言語風俗之殊故儒者莫暇
精之其有精者則往往不能乎其他是以學者莫肯
捨其所事而盡心乎此所謂不兩能者也必待乎用
心專者而或能之然後儒者有以取焉洛僧鑿非爲
韻總五篇推子母輕重之法以定四聲考求前儒之
失辨正五方之訛顧其用心之精可謂人於憲微者

攝不精之於愛績者猶之於絲雖細且多而條理不
亂需之學者莫能難也鑿非通於易能知大演之數
也世一作本儒家子少爲浮圖入武當山往來江漢
之旁十餘年不妄與人交有不可其意雖王公大人
亦莫肯顧聞士有一藝雖千里必求之介然有古獨
行之節所謂用心專者也宜其學必至焉耳浮圖之
書行乎世者數百萬言其文字雜以夾夏讀者罕得
其真往往就中有而正焉鑿此字無字之書一作非獨
有取於吾儒亦欲傳於其徒也



送楊真一作送楊序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閒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疾之在其體也一本有大夜生平憂者也琴之毒者其疾其疾下不和者則別疾之者能和其心之所不平心而志也置斂四十六字夫琴之為技小矣及其至也大促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怒夫寡婦之歎息雄雉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歎也喜怒哀樂動人心深而

純古淡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一作悲詩之怨刺無以異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埋鬱寫其憂思則感人之際亦有至者焉指是不可以也七字予友楊君好學有文累以建士舉不得志反從齋調為尉於劍浦區區在東南數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久乎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故予作琴說以贈其行且邀道滋酌酒進琴以為別道風之琴行曰是其真可樂也行



送曾鞏秀才序

廣文曾生來自南堂亦作南入太學與其諸生羣進於有司有司敏羣材操尺度槩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弃之雖有魁壘拔之持其一糸黍不中尺度則棄不敢取幸而得良有司不避天同衆人歎嗟亦而愛惜若取捨非已事考議曰有司有法奈不中何一糸黍不中則有司固不自任其責而天下之人亦不以真有司皆曰其不中法也一作其知不幸有司尺度一失手一作則往往失多而得少一作失多鳴

呼作爲一有司所操采良法邪何其久而不思革也

況若曾生之業其大者固已魁壘其於此字無小者亦

可以中此一作尺度而有司意字弃之可怪也然曾生

不非同進不屏有司告予以歸思廣其學而此字堅

其守予初駭一作其文又壯其志夫農不替歲

而蓄種是勤其水旱則已使一有獲則豈不多邪曾

生處其文數十萬言來京師京師之人無求曾生者

然曾生亦不以予也一作而生亦予豈敢一作能

求生而生辱以顧予是京師之人既不大字一作

求之而有司又失之而獨余得也於其行也遂見於



文使知一生者可以弔有司一而賀余之獨得也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五代之初天下分爲十三國及建隆之際或滅或微其在者猶七國而蜀與江南地最大以周世宗之雄三至淮上不能舉李氏而蜀亦恃險爲阻秦隴山南皆被侵奪而荆人縮手歸峽不敢西窺以爭故地注云世宗在萬夔臨皆屬蜀及太祖受天命用兵不過荆南五代之際蜀蜀皆屬及太祖受天命用兵不過父一作萬人舉兩國如一郡縣吏何其偉歟一作當此時文初之祖從諸將西平成都及南攻一作金陵功

最多於時一作有名將者稱田氏曰氏功書史

宜祿世于家至今而不絕及天下已定一作天子將

率無所用其武士君子爭以文儒進故文初將家子

反衣白衣從鄉進士舉於有司彼此一時亦各遭其

執而然也文初辭業通敏爲人敦潔可喜歲之仲春

自荆南西一作拜其親於萬州維一作舟夷陵

予與之登高以遠望一作遊遊東山窺綠蘿溪坐

磐石文初愛之一作日乃去一作夷陵者其地志

云北有夷山以爲之一作嶺名或曰巴峽之險至此地始

平夷蓋今文初所見尚未爲山川之勝者由此而上



泝江湍入三峽險怪奇絕乃一丘可愛也當王師伐蜀時兵出兩道一自鳳州以入一自歸州以取忠萬以西今之所經皆王師嚮所用武處也世謂王師所經處覽其山川可以慨然而賦矣

謝氏詩序

天聖七年予始遊京師得吾友謝景山景山少以進士中甲科以善歌詩知名文知細於時能其後予於他所又得令舍人宋公所為景山母夫人之墓銘言夫人好學通經自教其子乃知景山出於既問數千里之外真其藝於大衆之中一賈而售遂以名

知一餅於人者繫其母之賢也今年予自夷陵至作之許昌景山出其文弟希孟所為詩百餘篇然後又知景山之母不獨成其子之名而又以其餘遺其女也景山嘗學杜甫杜牧之文以雄健高逸自喜希孟之言尤隱約渾厚一作守禮而不自放有古幽閒淑女之風非特婦人之能言者也然景山嘗從今世賢豪者遊故得聞於當時而希孟不幸為女子莫自章顯於世昔衛莊姜許穆夫人錄於仲尼而列之國風使預今有傑然巨人能輕重時人而取信後世者一為希孟重之其不泯沒矣予固力不足者復何為哉

復何為哉尋孟嫁進士陳安國卒時年二十三卷十四
景祐四年八月一日守峽州夷陵縣令歐陽脩序

送張唐民歸青州序

予讀周禮至於教民興學選賢命士之法未嘗不饒
而歎息以謂三代之際士豈皆未賢哉當其王道備
而習俗成仁義禮樂達於學茅苴交飾違於家居有
養之漸進有爵福之勸苟一不勉則又有舛黜不
商一缺戮辱之羞然則士生其間其勢不得不至於
為善也豈必生知之賢及後世道缺學廢苟偽之佞
成而忘其教養之具新至於爵祿黜辱之法又失

其方而不及以勸懲然則土生其間能自為善二

立卓然而不惑者非其生知之性天所賦乎其孰能

至哉則凡所謂賢者其可責於三代之士遠矣故善

人尤少幸而有則性飢寒困踣之不暇其章者或

艱而後通夫賢者豈必困且艱歟蓋高世則難合遠

俗則多窳一苟亦其勢然也嗚呼人事修則天下之

人皆可使為善士此一廢則雖天所賦于其賢亦困

於時夫天非不好善其不勝於人力者其勢之然歟

此所謂天人之理在於周易為否泰消長之卦能

通其說則自古賢聖窮達而福禍皆可知而不足怪



秀才張生居青州其母賢而知書三子喪其二獨生
最賢行義聞於鄉而好學力爲古文是謂卓然而不
改者也今年舉進士黜於有司母老而貧無以養可
謂困且艱矣嗟乎子力旣不能以補周於生而生尤
好學精易常以講於予若歸而卒其業則天命之理
人事之勢窮達禍福可以不動乎其心雖然若生者
豈必一作窮也哉安知其不艱而後通也哉慶曆二
年三月十九日序

送王陶序

先嘗之而後送之
六經皆載聖人之道而易著其世爲聖人之用吉凶

得失動靜進退蕃之事也其所以爲之用者剛與柔
也乾健坤順剛柔之大用也至於八卦之變六爻之
錯剛與柔迭居其位而吉亨利无咎凶厲悔吝之象
生焉蓋剛爲陽爲德爲君子柔爲陰爲陰爲小人自
乾之初九爲始而上至於剝其卦五皆陰剝陽之卦
也小人之道長君子靜以退之時也自坤之初六爲
復而上至於夬其卦五皆剛決柔之卦也小人之道
消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時也夫剛之爲德君子之
常用也庇民利物功莫大焉其爲卦五皆剛過泰之三
而四爲大壯五爲夬五爲夬五爲夬壯者壯也夬者決也



曰陽雖盛而猶有二陰然陽寒而陰寒則可用壯以
壯以攻之故其卦為壯五陽而一陰陰不足為真
可決之而已故其卦為文然則君子之用其剛也審
其力視其時知陰險小人之必可去然後以壯而決
之夫勇者可犯也強者可挫也聖人於壯決之用必
有成焉故大壯之彖辭曰大壯利正其象辭曰君子
非禮弗履丈之彖辭曰健而說決而和其象辭曰居
德則忌以明夫剛之不可獨任也故復始而亨臨浸
而長泰交而大壯以衆攻其寡夫乘其衰而決之夫
君子之用其剛也有漸而不失其時正作又不獨任

必以正以禮以說以和而濟之則功可成此君子動
以進而用事之方也太原王陶字榮道好剛之士也
常嫉世陰險三字君子作而小人多居京師不妄與人
遊力學好古以此字自作信自守今其初仕於易
得君子動以進之象故予為剛說以贈之大壯之初
九曰壯于趾征凶史之初九亦曰壯于趾性不勝為
咎以此見作聖人之戒用剛也不獨於其善作
象象而又常深戒於其初鳴呼世之君子少而小人
多君之力學好剛以蓄其志未始施之於事也今其
性尤宜慎乎其初作

孫子後序

孫子後序

世所傳孫武十三篇多用曹公杜牧陳皞注疏三家
孫子余頃與撰四庫書目所見孫子注者尤多一皆
註其說者之多也凡人之用智有短長其施設各異
故或膠其說於偏見然無出所謂三家者三家之注
皞最後其說時時攻牧之短牧亦慨然最喜論兵欲
試而不得者其學能造春秋戰國時事甚博而詳然
前世言善用兵稱曹公嘗與董呂諸素自其力
而陳之遠與吳蜀分漢而王傳言魏之諸將出兵十

里一有違者兵輒敗北故魏世用兵悉以新書從事其
精於兵也如此牧謂曹公於注孫子尤略蓋惜其所
得自為一書是曹公悉得武之術也然武嘗以其書
干吳王闔閭闔閭用之西破楚北服齊晉而霸諸侯
夫使武自用其書止於程伯及曹公用之然亦終不
能滅吳蜀豈武之術盡於此乎抑用之不極其能也
後之學者徒見其書又各牽於己見是以注者雖多
而少當也獨吾友聖俞不然嘗評武之書曰此戰國
相傾之說也三代王者之師司馬九伐之法武不及

也然亦愛其文略而意深其行師用兵料敵制勝亦
皆有法其言甚有次序而注者汨之或失其意乃自
爲注凡膠於偏見者皆扶非升去傳以已意而發之
然後武之說不汨而明吾知此書當與三家並傳而
後世取其說者往往於吾聖俞多焉聖俞爲人謹質
溫恭而耐吟詠衣冠進趨眇然儒者也後世之視其
書者與太史公疑張子房爲壯夫何異

梅聖俞詩集序

予聞世謂詩人少遠而多窮天豈然哉蓋世所傳詩
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處其所有而不

施於世者多言自放於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
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
之鬱積共興於怒刺以道窮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
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
而後工也予友梅聖俞少以陰補爲史舉進士輒抑
於有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爲
人之佐鬱其所畜不得會見於事業其家宛陵幼習
於詩自爲重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六經仁
義之說其爲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說於世世之人
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



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
作於詩尤一作多世說知之矣而未有薦于上者昔
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
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為雅頌以歌
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有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
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為窮者之詩乃徒發
於蟲魚物類巽悲感歎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
之久而時老也可不惜哉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
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
于吳興已來所作次為十卷于嘗嗜聖俞詩而意不
能盡得之適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觀序而識之具後
十五年聖俞以疾卒于京師余既哭而銘之因索于
其家得其遺藁千餘篇并舊所藏板其尤者六百七
十七篇為一十五卷嗚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故
不復云廬陵歐陽脩序

居士集卷第四十二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送曾華亭

與其字京師之人如大

送田畫序

十三四

其在為蜀所侵

如郡縣吏一職功最多於時語名將者

田氏一作田氏名將者一作田氏于家一作其家天衣一作以通

敏一作敏三域此下以取一作取

張唐民序張唐民序

爵福之勸一作福豈必一作必而忘一作忘

又夫一作夫三月一作三月

送王陶序送王陶序五陽而一陰一作五陽立可決之一作立可決

交而大快一作交而大快如用其剛一作如用其剛以正以禮以說以和

宋文粹作以禮陰險而小人多一作宋文粹作以禮陰險而小人多君之力學一作君之力學

字施之於事一作字施之於事此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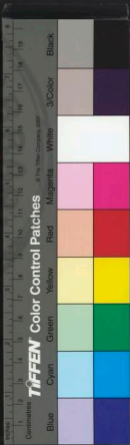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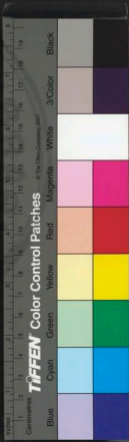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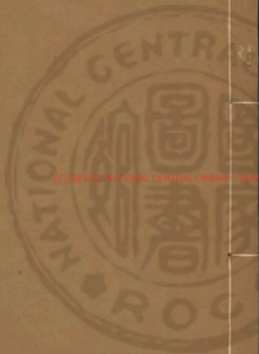
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N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中, 中華民國

8-168m



居士集卷第四十三

歐陽文忠公集四十一

序七首

送秘書丞宋君歸太學序

陋巷之士甘藜藿而脩仁義毀譽不干其守飢寒不
累其心此衆人以爲難而君子以爲易生于高門世
襲軒冕而躬布衣草帶之行其驕榮佚欲之樂生長
于其間而不溺其習日見于其外而不動乎其中此
雖君子猶或難之學行足以立身而進不止材能足
以高人而志愈下此雖聖人亦以爲難也書曰不自
滿假又曰汝惟不矜不伐大輔以舜禹之明一補諸



以是為相戒懼況其下者哉此誠可謂難也已廣乎
宋君宣獻公之子公以文章為當世宗師顯于朝廷
登于輔弼清德著于一時令名垂于後世君少自立
不以門地驕于人既長學問好古為九字文章天下
賢士大夫皆稱慕其為人而君慷慨常若不足于已
者守官太學甘寂寞以自處日與寒士往來而從先
生園子講論道德以求其益夫生而不溺其習此蓋
出其一作天性其見焉而不動于中者由性之明學
之而後至也學一作而不止高而愈下子自其幼見
其長行而不倦久而愈篤可知其將無所不至焉也

孟子所謂孰能禦之者歟于陋巷之士也遺時奮身
竊位于朝守其貧賤之節其臨利害禍福之際常恐
其奪也以予行君子之所易者猶若是知君行聖賢
之所難者為難能也歲之三月來自京師拜其舅父
于得延之南齋聽其論議而慕其為人雖與之終身
以處而不厭也留之數日而去於其去也不能忘言
遂為之序庶接歐陽脩述

送徐無黨南歸序

草木鳥獸之為物衆人之為人其為生雖異而為死
則同一歸於腐壤漸虛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



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逾一作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為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臥而巳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為不敢望而一作及而後

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一作其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一作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一作速一作而其一作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重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一作

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子學爲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興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于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子固亦喜爲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廖氏文集序

自孔子歿而此無周一有衰接乎戰國秦速焚書六經於是中絕漢興蓋久而後出其散亂磨滅既失其傳然後諸儒因得措其異說於其間如河圖洛書怪妄之尤甚者余嘗哀夫學者知守經以篤信而不知

偽說之亂經也屢爲說以黜之而學者溺其久習之傳反駁然非余以一人之見決千歲不可考之是非欲齊衆人之所信一作徒自守而世莫之從也余以謂自孔子沒至今二千歲之間有一歐陽脩者爲是說矣又二千歲焉知無一人焉與脩同其說也又二千歲將復有一人焉然則同者至于三則後之人不待千歲而有也同予說者既衆則衆人之所溺者可勝而仁壽一奪也夫六經非一世之書一作其將與天地無終極而存也以無終極視數千歲一作於其間頃刻爾是則余之有待於後者遠矣非汲汲有求

於今世也之一世衡山家倚與余遊三十年已而出
其兄侔之遺文百餘篇朱陵編者其論洪範以為
九疇聖人之法爾非有龜書出洛之事也余乃知不
待千歲而有與余同於今世者一則始余之待千後
世也冀有因余言而同者爾若侔者未嘗聞余言蓋
其意有所合焉然則舉今之世固有不相求而同者
矣亦何待於數千歲一則乎廖氏家衡山世以能詩
知名於湖南而侔尤好古能文章其德行聞于鄉里
一時賢士皆與之遊以其不達而早死故不顯于世
嗚呼知一則所待者必有時而後知一則所畜者必

有時而施苟有志焉不必有求而後合余嘉與侔不
相求而兩得也於是乎書嘉祐六年四月十六日翰
林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歐陽脩
序

外制集序一作卷

慶曆三年春丞相呂夷簡病不能朝上既更用大臣
銳意天下事始用諫官御史疏追還夏竦制書既而
召韓琦范仲淹於陝西又除富弼樞密副使弼仲淹
琦皆惶恐頓首辭讓至五六不已手詔趣琦等就道
甚急而弼方且入求對以辭不得見遣中貴人趣送



閣門使即受命嗚呼觀琦等之所以讓上之所以用琦等者可謂聖賢相遭一作萬世一遇而君臣之際何其盛也於是時天下之士孰不願為材邪顧于何人亦與其選夏四月召自滑臺入諫院冬十二月拜右正言知制誥是時夏人雖數請命而西師尚未解嚴京東累歲盜賊最後王倫暴起沂州轉劫江淮之間而張海郭執山等亦起商鄧以驚京西州縣之吏多不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慨然勤農桑興學校破去前例以不次用人哀民之困而欲除其蠹吏知廢勤法久之弊而思別材不肖以進賢能惠百職之不

啓而申行賞罰之信益欲修法度矣于時雖掌誥命猶在諫職常得奏事殿中從容盡聞天子所以更張庶事夏閔元元而勞心求治之意遂得載于制書以風晚訓勅在位者然于方與修祖宗故事又替起居注又修編勅日與同舍論議治文書所看不一而除目所下事不一二時已迫丞相出故不得專一思慮工文字以盡導天子難諭之意而復詰命於三代之文嗟夫學者文章見用于世鮮矣況得施於朝廷而又遭人主致治之盛若脩之鄙使竭其討猶恐不稱而況不能專一其職此子所以常違服外斯文也明

年秋予出爲河北轉運使又明年春權知成德軍事
事少閒發轡所作制草而閱之雖不能盡載明天子
之意於其所述百一作得一二足以章示後世蓋王
者之訓在焉豈以予文之鄙而廢也於是錄之爲三
卷予自直閣下權直八十始滿不數日奉使河東還
卽以來河北故其所作總一百五十餘篇云三月二
十一日序

禮部唱和詩序

嘉祐二年春予幸得從五人者於尚書禮部考天下
所貢士凡六千五百人蓋絕不通人者五十日乃於
其間時相與作爲古律長短歌詩雜言庶幾所謂琴
居燕處言談之文亦所以宣其底滯而忘其倦怠也
故其爲言易而道擇而不精然爛繆反復若斷若續
而時發於奇怪雜以諷刺笑謔及其至也性性亦造
於精微夫君子之博取於人者雖滑稽鄙俚猶或不
遺而況於詩乎古者詩三百篇其言無所不有惟其
肆而不放樂而不流以卒歸乎正此所以爲貴也於
是次而錄之得一百七十三篇以傳於六家嗚呼吾
六人者志氣可謂盛矣然壯者有時而衰衰者有時
而老其出處離合參差不齊則是詩也足以追惟平



昔握手以爲笑樂至於慨然掩卷而流涕嘆噓者亦將有之雖然豈徒如此而止也覽者其必有取焉廬陵歐陽脩序

內制集序

昔錢思公嘗以謂朝廷之官雖宰相之重皆可難以他才處之惟翰林學士非文章不可思公自言爲此語頗取恕一作於達官然亦自負以爲至論今學士所作文書多矣至於青詞齋文必用老子淨圖之說祈禳祕祝往往近於家人里巷之事而制詔一作取便於宣讀常拘以世俗所謂四六之文其類多如此

然則果可謂之文章者歟予在翰林六年中間建拜二三大臣皆適不當直而天下無事四夷和好兵革不用凡朝廷之文所以皆靡號令訓戒約束自非因事無以發明矧予中年早衰意思零落以非工之作又無所遇以發焉其屑屑應用拘牽常格卑弱不振宜可羞也然今文士尤以翰林爲榮運予既罷職院吏取予直草以日次之得四百餘篇因不忍棄況其上自朝廷內及宮禁下暨蠻夷海外事無不載而時政記日曆與起居郎舍人有所略而不記未必不有取於斯焉嗚呼予且老矣方買田淮潁之間若夫涼

竹簾之暑風曝茅簷之冬日隱餘支枕念昔平生仕
宦出處顧瞻玉堂如在天上因覽遺墨見其所載職
官名氏以較其人感表先後孰在孰亡足以知榮寵
爲虛名而資笑談文前之一噓也亦因以誇於田夫
野老而已嘉祐六年秋八月二日廬陵歐陽脩序

帝王世次圖序

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子者可謂顯人矣而後世猶
失其傳者豈非以其遠也哉是故君子之學不窮遠
以爲能而闕其不知慎所傳以感世也方孔子時周
衰學廢先王之道不明而異端之說並起孔子慮之

乃修正詩書史記以止紛亂之說而欲其傳之信也
故略其遠而詳其近於書斷自唐虞以來著其大事
可以爲世法者而已至於三皇五帝君臣世次皆未
詳道者以其世遠而慎所不知也孔子既沒異端之
說復興周室亦益衰亂幾乎戰國秦遠焚書先王之
道中絕漢興久之詩書稍出而不完善王道中絕之
際奇書異說方充斥而盛行其言往往反自託於孔
子之徒以取信於時學者既不備見詩書之詳而習
傳盛行之異說世無聖人以爲質而不自知其取捨
真僞至有博學好奇之士務多聞以爲勝者於是盡



集諸說而論次初無所擇而惟恐遺之也如司馬遷
之史記是矣以孔子之學上述前世止於堯舜著其
大略而不道其前遷述出孔子之後而乃上述黃帝
以來又詳悉其世次其不量力而務勝宜其失之多
也遷所作本紀出於大戴禮世本諸書今依其說圖
而考之堯舜夏商周皆同出於黃帝堯之崩也下傳
其四世孫舜舜之崩也復上傳其四世祖禹而舜禹
皆壽百歲稷契於高辛爲子乃同父異母之兄弟今
以其世次而下之湯與王季同世湯下傳十六世而
爲紂王季下傳一世而爲文王二世而爲武王是文

王以十五世祖臣事十五世孫紂而武王以十四世
祖伐十四世孫而代之王何其繆哉爲呼堯舜禹湯
七武之道百王之取法也其盛德大業見於行事而
後世所欲知者孔子皆已論著之矣其父遠難明之
事後世不必知不知不害爲君子者孔子皆不道也
夫孔子所以爲聖人者其智知所取捨皆如此

後序

余既略論帝王世次而見本紀之失猶謂文武與紂
相去十五六世其繆較然不疑而堯舜禹之世祖去
不遠尚冀其理有可通乃復以尚書孟子孔安國皇



甫誦諸書參考其壽數長短而尤垂及不能合也據書及諸說云堯壽一百一十六歲舜壽一百一十二歲禹壽百歲堯年十六即位在世七十年年八十六始得舜而試之二年乃使攝政時舜年三十居試攝通三十年而堯崩舜服堯喪三年舜乃即位在世五十年而崩方舜在世三十三年命禹攝政凡十七年而舜崩禹服舜喪三年舜乃即位在世十年而崩由是言之當堯得舜之時堯年八十六舜年三十以此推而上之是堯年五十七已見四世之玄孫生一歲矣舜居試攝及在世通八十二年而禹壽百歲以禹

百年之間推而上之禹即位及居舜喪通十三年又在舜朝八十二年通九十五年則當舜攝試之初年高纔六歲是舜爲玄孫年三十時見四世之高祖方生六歲矣至於舜娶堯二女據圖爲曾祖姑雖古遠世異與今容有不同然人倫之理乃萬世之常道必不錯亂顛倒之如此然則諸家世次壽數長短之說聖經之所不著者皆不足信也決矣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送秘書丞朱君為相戒懼又處心

家氏文十歲一

外制某序諱職或盡道一

禮部尚書三篇

帝五世次圖十四世

吾士集卷第四十四 歐陽文忠公集第四十四

序六首 第二百附

思穎詩後序

皇祐元年春予自廣陵得請來穎愛其民淳訟簡而物產美土厚水甘而風氣和於時慨然已有終焉之意也爾來俯仰二十年間此一歷事三朝竊位二府寵榮已至而憂患隨之心志索然而筋骸僵矣其思穎之念未嘗一有一字少忘于心一無一而意一之一所存亦時時見於文字也今者幸蒙寬一獲解重任使得待罪于臺既釋危懼之慮而就閒適之優其進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送秘書丞朱君為相戒懼

家氏文

外制某序諱職

禮部

帝五世次圖

吾士集卷第四十四 歐陽文忠公集第四十四

序六首 第二首附

思穎詩後序

皇祐元年春予自廣陵得請來穎愛其民淳訟簡而物產美土厚水甘而風氣和於時慨然已有終焉之意也爾來俯仰二十年間此州歷事三朝竊位二府寵榮已至而憂患隨之心志索然而筋骸僵矣其思穎之念未嘗一日忘于心也予之

所存亦時時見於文字也今者幸蒙寬免獲解重任使得待罪于臺既釋危懼之慮而就閒適之優其進

退出處顧無所繫於事矣謂可以遺風志者此其時
哉因假道于穎蓋將謀一有詳錄以決歸休之計也乃
發舊書得白南京以後詩十餘篇皆思穎之作以見
予拳拳於穎者非一日也不類勸飛之鳥然後知還
惟恐勒移之靈却回俗駕爾治平四年五月三日廬
陵歐陽脩序

歸田錄序

歸田錄者朝廷之遺事史官之所不記與夫士大夫
笑談之餘而可錄者錄之以備閑居之覽也有聞而
謂余者曰何其迂哉予之所學者修仁義以為業論

六經以為言其自持者宜如何而幸蒙人主之知信
位朝廷與聞國論者蓋八年于茲矣既不能因時奮
身遇事發憤有所建明以為補益又不能依阿取容
以拘世俗使怨嫉謗怒叢于一身以受侮于羣小當
其驚風駭浪卒然起於不測之淵而蛟鱉龍鼉之怪
方駢首而闖伺乃指身其間以貽必死之禍賴天子
仁聖惻然哀憐脫於垂危之口而活之以賜其餘生
之命曾不聞吐珠環效蛇雀之報蓋方其壯也猶
無所為今既老且病矣是終負人主之恩而徒費
大農之錢為太倉之鼠也為子計者謂宜乞身于朝

遠引疾去以源戒前日之禍
誠盡其天年猶足竊知止之賢名而乃裝回俯仰又
之不決此而不思尚何歸田之錄乎余起而謝曰凡
子之責我者皆是也吾其歸哉子姑待冷平四年九
月乙未改陽脩序

仲氏文集序

嗚呼語稱君子知命所謂命其果可知乎貴賤窮亨
用捨進退得失成敗其有幸有不幸或當然而不然
而皆不知其所以然者則推之於天曰有命夫君子
所謂知命者知此而已蓋小人知在我故常言所不

為君子知有命故能無所屈凡士之有材而不用於
世有善而不知於人至於老死困窮而不悔者皆推
之有命而不求苟合者也余讀仲君之文而想見其
人也君諱訥字樸翁其氣剛其學古其材敏其為文
抑揚感激勁正豪邁似其為人少舉進士官至高書
也田貧外郎而止君生於有宋百年全盛之餘儒學
文章之士得用之時宜其馳騁上下登擢其所畜採
耀於當世而獨韜藏抑鬱又伏而不顯者蓋其不苟
屈以合世故世亦莫之知也豈非知命之君子歟余
謂君非徒知命而不苟屈亦自負其所有者謂雖抑



於一時必將伸於後世而不可拚也君之既歿富春
孫莘老狀其行以告于史臨川王介甫銘之石以藏
諸幽而余又序其集以行於世然則君之不苟屈於
一時而有待於後世者其不在吾三人者邪噫余雖
老且病而言不文其可不勉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
知亳州廬陵歐陽脩序

續思穎詩序

皇祐二年余方留守南都已約梅聖俞買田于穎上
其詩曰優游琴酒逐漁釣上下林壑相攀躋及身強
健始爲樂莫待衰病須扶携此蓋余之本志也時年

四十有四其後丁家艱服除還朝遂入翰林爲學士
忽患七八年間歸穎之志雖未遑也然未嘗一日少
忘焉故其詩曰乞身當及強健時顧我蹉跎已衰老
蓋歎前言之未踐也時年五十有二自是誤被遷擢
叨臺二府遂歷三朝蓋自嘉祐治平之間國家多事
因非臣子敢自言其私時也而非才竊位躋社已盈
賴天子仁聖聰明辨察詎罔始終保全其出處俯仰
十有二年今其年六十有四蓋自有蹉跎之歎又復
一紀矣中間在臺幸過朝廷無事中外晏然而身又
不當責任以謂臣子可退無嫌之時遂敢以其私言

天子憫然問其年猶未也謂尚可以勉故奏封十上而於被詔論未賜允俞令者蒙上哀憐察其實病且衰矣既不責其遘事又曲從其便私免并得禁俾以偷安此君父廓大度之寬仁遂萬物之所欲覆載含容養育之恩也而復褻穎達驪因得以爲歸老之勳冀少償其夙願茲又莫大之幸焉初陸子履以余自南都至在中書所作十有三篇爲思穎詩以刻于石今又得在毫及青十有七篇以附之蓋自南都至在中書十有八年而得十三篇在毫及青三年而得十有七篇以見余之年益加老病益加衰其日漸短其

心漸迫故其言愈多也庶幾覽者知余有志於強健之時而未償於衰老之後幸不識其踐言之晚也熙寧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序

江邳幾文集序

余竊不自揆少習爲銘章因得論次當世賢士大夫幼行自明道景祐以來名卿鉅公往往見於余文矣至於朋友故舊平居握手言笑意氣偉然可謂一時之盛而方從其遊遽天其死遂絕其識者是可歎也蓋自尹師魯之亡逮今二十五年之間相繼而歿爲之銘者至二十人又有余不及銘雖銘而非交且



舊者皆不與焉嗚呼其多也不獨吾人君子難得
易失而交游零落如此反顧身世死生盛衰之際又
可悲夫而其間又有不幸罹憂患觸網羅至困既流
離以死與夫仕宦連蹇志不獲伸而發獨其文章尚
見於世者則又可哀也歟然則雖其歿當斷筆猶為
可惜況其可以垂世而行遠也故余於聖俞子美之
歿既已銘其壙又類集其文而序之其言尤感切而
激勸者以此也竊留江君鄰幾常與聖俞子美遊而
又與聖俞同時以卒余既誌而銘之後十有五年來
守淮西又於其家得其文集而序之鄰幾歟然仁厚

君子也雖知名於時仕宦久而不進晚而朝廷方將
用之未及而卒其學問通博文辭雅正深粹而論議
多於發明詩尤清淡閑肆可喜然其文已自行於世
矣固不待余言以為輕重而余特區區於是者蓋發
於有感而云然熙寧四年三月日六一居士序

薛簡肅公文集序

君子之學或施之事業或見於文章而常患於難兼
也蓋遭時之士功烈顯於朝廷名譽光於竹帛故其
常視文章為末事而又有不暇與不能者焉至於失
志之人窮居隱約苦心危慮而搔於精思與其有所

感激發憤惟無所施於世者皆一寓於文辭故曰窮者之言易工也如唐之劉柳無稱於事業而姚宋不見於文章彼四人者猶不能於一物而得況其下者乎惟簡肅公在真宗時以材能為名臣仁宗母后時以剛毅正直為賢輔其決大事定大議嘉謀碩論著在國史而遺風餘烈至今稱於士大夫公絳州正平人也自少以文行推於鄉里既舉進士獻其文百軸於有司由是名動京師其平生所為文至八百餘篇何其盛哉可謂兼於兩得也公之事業顯矣其於文章氣質純深而勁正蓋發於其志故如其為人公有

子直璠早卒無後以其弟之子仲禧公期為後公之文既多而往往流散於人間公期能力收拾蓋自公薨後三十年始克類次而集之為四十卷公期可謂能世其家者也嗚呼公為有後矣熙寧四年五月日序

六一居士傳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將退休於穎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家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



客曰是爲五一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一一作於
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爲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者
爭而屢易其號此莊生所誦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
余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
因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爲此名聊
以志吾之樂爾客曰其樂如何居士曰吾之樂可勝
道哉方其得意於五物也太山在前而不見疾雷破
柱而不驚鐘磬九奏於洞庭之野聞大戰於浮鹿之
原未足喻其樂且適也然常患不得極吾樂於其間
者世事之爲吾累者衆也其大者有二焉軒裳珪組

勞吾形于外憂患思慮勞吾心於內使吾形不病而
已悴心未老而先衰尚何暇於五物哉雖然吾自一作
方乞其身於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惻然哀之賜其
散骨使得與此五物偕返於田廬庶幾償其夙願焉
此吾之所以志也客復笑曰子知軒裳珪組之累其
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於彼者
已勞矣又多憂累於此者既佚矣幸無患吾其何擇
哉於是與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
已而歎曰夫士少而仕老而休蓋有不待七十者矣
吾素慕之一作一宜去一也吾嘗用於時矣而訖無



福馬宜去二也壯猶如此今既老且病矣乃以難強之筋骸貪過分之榮祿是將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負三宜去雖無玉物其去宜矣復何道哉熙寧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自傳

居士集卷第四十四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蘇西序

怨嫉一作無所

居士傳曰吾家

二字上一

所請一作聊以

無補一作無

居士集卷第四十五 歐陽文忠公集四十五

上書一首

通進司上書

十二月二十四日宣德郎守太子中允充館閣校勘臣歐陽脩謹昧死番拜上書于皇帝闕下臣伏見國家自元昊叛逆開西用兵以來爲國言事者衆矣臣初竊爲二策以料賊情然臣迂儒不識兵之大計始猶遲疑未敢自信今兵興既久賊形已露如臣素料頗不甚遠故竊自謂有可以助萬一而塵聽覽者謹條以聞惟陛下仁聖寬其狂妄之誅幸甚夫關西地

福馬宜去二也壯猶如此今既老且病矣乃以難強之筋骸貪過分之榮祿是將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負三宜去雖無玉物其去宜矣復何道哉熙寧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自傳

居士集卷第四十四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蘇詩錄序

怨嫉格一無所無一作

居士傳

曰吾家

三字上一

所請所請一聊以一

無補無一作

居士集卷第四十五 歐陽文忠公集四十五

上書一首

通進司上書

十二月二十四日宣德郎守太子中允充館閣校勘臣歐陽脩謹昧死番拜上書于皇帝闕下臣伏見國家自元昊叛逆開西用兵以來爲國言事者衆矣臣初竊爲二策以料賊情然臣迂儒不識兵之大計始猶遲疑未敢自信今兵興既久賊形已露如臣素料頗不甚遠故竊自謂有可以助萬一而塵聽覽者謹條以聞惟陛下仁聖寬其狂妄之誅幸甚夫關西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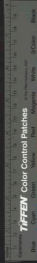
備而民不見兵者二三十年矣使賊萌亂之初藏形
隱計卒然而來當是時吾之邊也寡弱城堡未完民
習久安而易驚將非素選而敗怯使其羊羸豕突可
以奮然而深入然國威未挫民力未疲彼得城而居
不能久守虜掠而去可邀擊其歸此下策也故賊知
而不為之戎狄侵邊自古為患其攻城掠野賊則走
而勝則來蓋其常事此中策也故賊蕞而用之若夫
假借名號以威其衆先擊吾之易取者一二以悅其
心然後訓養精銳為長久之謀故其來也雖勝而不
前不敗而自退所以誘吾兵而勞之也或擊吾東或

擊吾西乍出乍入所以使吾兵分措多而不得休息
也吾欲速攻賊方新銳坐而待戰彼則不來如此相
持不三四歲吾兵已老民力已疲不幸又遇水旱之
災調餉不屬而盜賊羣起彼方奮其全銳擊吾困弊
可使吾不堪其困愈而出攻決於一戰彼以逸而
待吾勞亦可也幸吾苦兵計未知出逐求通聘以邀
歲時之賂度吾困急不得不從亦可也是吾力一困
則賊謀無施而不可此兵法所謂不戰而疲人兵者
上策也而賊今方用之今三十萬之兵食於西者二
歲矣又有十四五萬之鄉兵不耕而自食其民自古



亦有四五十萬之兵連年仰食而國力不困者也臣
聞元昊之爲賊威能畏其下思能死其人自初僭叛
嫂書已上逾年而不一出則鋒不可當觀劫善官
獲吾將帥多禮而不殺此其兇謀所蓄皆非倉卒者
也奈何彼能以上策而疲吾吾不自知其已困彼爲
久計以撓我我無長策而制之哉夫訓兵養士伺隙
乘便用間出奇此將帥之職也所謂閭外之事而君
不御者可也至於外料賊謀之心內察國家之勢知
彼知此因謀制敵此朝廷之大計也所謂廟筭而勝
者也不可以不思今賊謀可知以久而疲我耳吾等

可察西人已困也誠能豐財積粟以紓西人而完國
壯兵則賊謀沮而廟筭得矣夫兵攻守而已然皆以
財用爲強弱也守非財用而不久此不待言請試言
攻昔秦席六世之強資以事胡卒困天下而不得志
漢因文景之富力三舉而纔得河南隋唐突厥吐蕃
常與中國相勝敗擊而勝之有矣未有舉而滅者秦
漢尤彊者其所攻今元昊之地是也況自劉平殄沒
賊鋒熾銳未嘗挫切攻守之計非臣所知天威所加
雖終期於掃盡然臨邊之將尚未聞得賊釁隙挫其
兇鋒是攻守皆未有休息之期而財用不爲長久之



計臣未見其可也四五十萬之人坐而仰食然關西之地物不加多關東所有莫能運致捨克細碎既以無益而罷之矣至於需官入粟下無應者改法權貨而商旅不行是四五十萬之人惟取足於西人而已西人何爲而不困因而不起爲盜者須水旱外爲賊謀之所竅內遭水旱而多故天下之患可勝道哉夫關西之物不能加多則必通其漕運而致之漕運已通而關東之物不充則無得而西矣故臣以謂通漕運盡地利權商賈三術並施則財用足而西人舒國力完而兵可久以守以攻惟上所使夫小項目前

之利既不足爲長久之謀非旦夕而可効故爲長久而計者初若迂愚而可突在必而行之則其利溥矣故臣區區不敢避迂愚之責請上便宜三事惟陛下裁擇其一曰通漕運臣聞今爲西計者皆患漕運之不通臣以謂但求之耳今京師在汴漕運不西而人之習見者遂以爲不能西不知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物皆可致之西也山川地形非有變易於古其路皆在昔人可行今人胡一作爲而不可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未修其漕尚少其後武帝益修渭渠至漕百餘萬石隋文帝時沿水

爲倉轉相運置而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南運物最多其遺倉之迹往往皆在然皆尚有三門之險自唐裝耀卿又尋隋迹於三門東西置倉關山十八里爲陸運以避其險卒汴河而入渭當時歲運不減二三百萬石其後劉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實關西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漕運者耀卿與晏爲首今江淮之米歲入于汴者六百萬石誠能分給關西得一二百萬石足矣今兵之食汴漕者出戍甚衆有司不惜百萬之粟分而及之其患者三門阻其中爾今宜浚治汴渠使歲運不阻然後按求耀卿之迹不

憚十許里陸運之勞則河漕通而物可致且紆關西之困使古無法今有可爲尚當爲之況昔人行之而未遠今人行之而豈難哉耀卿與晏初理漕時其得尚少至其末年所入十倍是可又行之法明矣此水運之利也臣聞漢高祖之入秦不由東關而道南陽過鄴折而入武關曹操等起兵誅董卓亦欲自南陽道丹析而入長安是時張濟又自長安出武關奔南陽則自古用兵往來之徑也臣嘗至南陽問其遺老云自鄧西北至永興六七百里今小商賈往往行之初漢高入關其兵十萬夫能容十萬兵之路宜不甚

狹而險也。但自雒陽爲都行者皆趨東關其路又而
遂廢今能按求而通之則武昌漢陽鄂復襄陽涿泮
金商均房羌化沿漢之地十一二州之物皆可漕而
頻之南陽自南陽爲輕車人輦而運之募置遮兵爲
十五六鋪則十餘州之物日日入關而不絕沿漢之
地山多美木近漢之民仰足而有餘以造舟車甚不
難也前日陛下深仁有司之勩內賜禁錢數十萬以
供西用而道路艱遠輦運逾年不能畢至至於軍裝
輸送多苦秋霖遼州已寒冬服尚滯於路其艱如此
夫使州縣綱吏遠輸京師轉冒艱滯然後得西豈若

較南陽之旁郡變其道里入于武關與至京師遠近
等者與其老近者皆使直輸于關西京師之用有不
足則以禁幣出賜有司者代而充用其迂曲簡直利
害較然矣此陸運之利也其二曰盡地利臣聞晉之
盡財利者易爲工今之言財利者難爲務昔者之民
賦稅而已故其不足則鑄山煮海權酒與茶征關市
而算舟車尚有可爲之法以苟一時之用自漢魏迄
今其法日增其取益細今取民之法盡盡矣昔者賦外
之征以備有事之用今盡取民之法用於無事之時
悉以完費而糜之矣至卒然有事則無法可增然獨

猶有可爲者民作而輸官者已勞而耕手之人方流
地之產物者耕不得代而不墾之土尚多是民有遺
力地有遺利此可爲也况歷視前世用兵者未嘗不
先營田漢武帝時兵興用支趙過爲畝田人制犁之法
以足用趙克國攻西羌護者李歙出擊而充國深思
全勝之策能忍而待其弊至遠詔罷兵而治屯田
於極邊以遊兵而防鈔寇則其理固不爲妨也猶尅
爲之後漢之時曹操屯兵許下覆敵四面以今視之
好其旦夕戰爭而不暇然用東抵韓法之計建置田
官募民而田近許之地歲得穀百萬石其後鄧國皆

田積穀無數隋唐田制尤廣不可勝舉其勢艱而難
田莫若充國迫急而不暇田莫如曹操然皆勉焉不
以迂緩而不田者知地利之博而可以紓民勞也今
天下之土不耕者多矣臣未能悉言謹舉其近者自
京以西土之不闢者不知其數非土之瘠而棄也蓋
人不勤農與夫役重而逃尔久廢之地其利數倍於
營田今若督之使勤與免其役則額耕者衆矣臣聞
鄉兵之不便於民議者方論之矣充兵之人遂棄農
業說云教習聚而飲博取資其一其家不顧無有官
吏不加禁父兄不敢誥家家自以爲患也河東河北



關西之鄉兵此猶有用若京東西者平居不足以備
盜而水旱適足以爲盜其尤可慮者京西素貧之地
林有山澤之饒民惟力農是仰而今三夫之家一人
五夫之家三人爲游手凡十八九州以少言之尚可
四五萬人不耕而食是自相糜耗而重困也今誠能
盡驅之使耕于棄地實貸其種歲田之入與中分之
如民之法募吏之習田者爲田官優其課最而誘之
則民願田者衆矣太宗皇帝時嘗貸陳蔡民錢使市
牛而耕真宗皇帝時亦用耿望之言買牛湖南而治
屯田今湖南之牛歲買于北者皆出京西若官爲買

之不難得也一書又宜爲法收日耕漢牛之數
有牛者使自耕則牛不足
而官牛者不多二十四字以類
其本農也藉而爲兵
遂棄其業今章其去農未久尚可復驅還之田畝使
不得墜游而欲博以爲父兄之惠此民所願也一夫
之力以逸而言任耕饒田一項使四五萬人皆耕而
久廢之田利又數倍則歲穀不可勝數矣京西之分
北有大河南至漢而西接關若又通其水陸之運所
在積穀惟陛下詔有司而移用之耳其三曰權商賈
臣聞秦廢王法啓兼并其上侵公利下刻細民爲國
之患久矣自漢以來嘗欲爲法而抑奪之然不能也

蓋爲國者興利日繁兼弁者趨利日巧至其甚也商賈坐而權國利其故非他由興利廣也夫興利廣則上難專必與下而共之然後流通而不滯然爲今議者方欲奪商之利一歸於公上而專之故奪商之謀盜深則爲國之利益損前日有司屢變其法法每一變則一歲之閒所損數百萬議者不知利不可專欲專而反損但云變法之未嘗變而不已其損愈多大欲十分之利皆歸于公至其虧少十不得三不若與商共之常得其五也今爲國之利多者茶與鹽耳茶自變法已來商賈不復一歲之失數年支補所在積

朽業而焚之前日議者屢言三說之法爲便有司既以詳之矣今誠能復之使商賈有利而通行則上下濟矣解池之鹽積若山阜今宜暫下其價誘羣商而散之先爲今日三年將復舊價則貪利之商爭先而湊矣夫茶者生於山而無窮鹽者出於水而不竭賤而散之三年十未減其一三夫二物之所以貴者以能爲國資錢幣爾今不散而積之是惜朽壞也夫何用哉夫大商之能蓄其貨者豈其錙銖躬自需於市哉必有販夫小賈就而分之販夫小賈無利則不爲故大商不妬販夫之分其利者恃其貨博雖取利少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論道同書財用足一作財耕千一作千大商之不為

日為不一



居士集卷第四十六 歐陽文忠公集四十六

上書一首

準詔言事上封事上書

月日臣備謹昧死再拜上書于皇帝陛下臣近準詔
書許臣上書一作上辨言事臣學識愚淺一作不能廣
引深述以明治亂之源謹揀當今急務條為三弊五
事以應詔書所求伏惟陛下裁擇臣聞自古王者之
治天下雖有憂勤之心而不知致治之要則心愈勞
而事愈乖雖有納諫之明而無力行之果斷則言愈
多而聽愈惑故為人君者以細務而責人專大事而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論道同書財用足一作財耕千一作千大商之不為

日為不一



居士集卷第四十六 歐陽文忠公集四十六

上書一首

準詔言事上封事上書

月日臣備謹昧死再拜上書于皇帝陛下臣近準詔
書許臣上書一作上辨言事臣學識愚淺一作不能廣
引深述以明治亂之源謹揀當今急務條為三弊五
事以應詔書所求伏惟陛下裁擇臣聞自古王者之
治天下雖有憂勤之心而不知致治之要則心愈勞
而事愈乖雖有納諫之明而無力行之果斷則言愈
多而聽愈惑故為人君者以細務而責人專大事而



獨斷此致治之要術也納一言而可用雖衆說
不得以沮一作之此力行之果斷也知此二者
天下無難治矣一作伏見國家自夫兵一動中外
大一作發然陛下思社稷之安危念兵民之疲弊
四五年來聖心憂勞一作可謂至矣然而兵日益先
賊日益強併九州之力討一作一西戎小者尚無一
人敢前今又北戎大者違盟而動一作其將何以禦
之從來所患者夷狄今夷狄叛矣所惡者盜賊今盜
賊起矣所憂者水旱今水旱作矣所賴一作者民力
今民力困矣所須一作者財用今財用乏矣陛下之

心日憂於一日天下之勢遂危於一歲此臣所謂用
心雖勞不知求致治之要者也近年朝廷開發一作
言路獻計之士不下數千然而事緒轉多枝梧不暇
從前所採衆議紛紜至於臨事誰策可用此臣所謂
聽言雖多不知力行之果斷者也伏思聖心所甚憂而
當今所尚一作不關者不過曰無兵也無將也無財用
也無禦戎之策也無可任之臣也此五者陛下憂其
未有而臣謂今皆有之然陛下未得而用者未思其
術也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民不多
然尚能南取荆楚收徭唐文闕嶺西平兩蜀東下并



潞北窺幽燕當時所用兵財將吏其數幾何惟善用
之故不覺其少何況一作今日承百年祖宗之業盡
有天下之富強人衆物盛十倍國初故臣敢言有兵
有將有財用有禦戎之策有可任之將也臣然陛下
皆不得而用者其故何哉由朝廷有三大病故也何
謂三大病弊一曰不懼號令二曰不明賞罰三曰不
賞功實此三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弛廢廢壞於下臣
聞號令者天子之威也賞罰者天子之權也若號令
一有字不信賞罰一有字不當則天下不嚴故又須
責臣下以功實然後號令不虛出而賞罰不濫行是

以慎號令明賞罰責功實此三者帝王之奇術也自
古人君英雄如漢武帝聰明如唐太宗皆知用一作
如此三術而自執威權之柄故一有字所求無不得
所欲皆如意漢武好用兵則誅滅四夷立功萬里以
快其心欲求將則有衛霍之材以供其指使欲得賢
士則有公孫董汲之徒以稱其意唐太宗好用兵則
誅突厥服遼東威振夷狄以逞其志欲求將則有李
靖李勣之徒一作入其駕馭欲得賢士則有房壯之
徒一作在其左右此二者者一有字又一有字可謂所
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無他術也惟能自執威權之



柄耳伏惟陛下以聖明之姿超出一作二帝又豈有
漢唐之天下然而欲禦邊則常患無兵欲破賊則常
患無將欲贍軍則常患無財用欲威服四夷則常患
無策欲任使賢材則常患無人是所求皆不得所欲
皆不如意其故無他由不用威權之術也自古帝王
或為強臣所制或為小人所惑則威權不得出於已
今朝無強臣之患旁無小人偏任之一作弱一作人一作偏任之一作成
內外臣庶尊陛下如天愛陛下如父傾耳延首願有
一曰赫然執一作威權以臨之則一作萬事皆辦何

患五者之無奈何為三弊之因循一事之不集臣請
言三弊夫言多變則一作不信令頻改則一作下一作難從
一作今出令之初不加詳審行之未久尋又更張以
不信之言行難從之令故每有處置之一作事州縣一作天下
知朝廷未是一定之命則官吏或一作相一作相一作且未
要一作行不久必須更改或曰備禮行一作與應破
指揮旦夕之間果然又變至於將一作吏更易道路
疲於送迎符一作牒縱橫上下莫能遵守一作中外
臣庶一作或聞而歎息或聞而竊笑歎息者有憂
天下之心竊笑者有輕朝廷之意號令如此欲威天

下其可得乎此不愼號令之弊一精也用人之術不
過賞罰一精古今聖人之法不然賞及無功則恩
不足勸罰失有罪則威無所懼雖有人不可用矣一作人
太祖時太祖皇帝王全斌破蜀而歸功不細矣
犯法一敗十年不問是時方討江南故黜全斌與諸
將立法一有文江南太祖神武英斷所以能平
定天下者其實罰之法一精皆如此也一作關西
用兵四五年矣一有賞罰之法大將以無功罷者依
舊居官軍中見無功者不妨得好官則諸將誰肯立
功矣裨將畏懦遲留者皆嘗斬罪或暫貶而尋遷或

不貶而依舊軍中見有罪者不誅則諸將誰肯用命
矣所謂賞不足勸威一作無所懼賞罰如此而欲用
人其可得乎此不明賞罰之弊一精也自兵動以來
處置之事不少然多有名而無實臣請略言其一二
則其他可知數年以來黜兵不絕諸路之民半為兵
矣其間老弱病患短小怯懦者不可勝數一有兵
者少是有黜兵之虛名而無得兵之實數一作也新
集之兵所在教習追呼上下民不安居主教者非將
領之材所教者無旗鼓之節法一作往來州縣愁一作
嘆嗷嗷既多是老病小怯一作弱之人又無訓練精



練之法一作此有教兵之虛名而無訓兵之實藝一作
幼也諸路州軍分造器械一作器械數不少一作工作之際
已勞民力輦運艱逆又苦道塗一作然而鐵及不剛
一作鋼一作筋膠不固長短大小多不中度造作之所但務
充數而速了不計所用之不堪經歷官司又無檢責
此有器械之虛名而無器械之實用也以草草一作
之法教光一作怯之兵執銳折不堪之器械百戰百
敗理在不疑臨事而悟何可及乎故事無大小悉皆
鹵莽則不責功實之弊一作也臣故曰三弊因循於
上則萬事弛慢廢壞於下萬事不可盡言臣請一作

言則師大者玉事其一曰兵臣聞攻人以謀不以力
用兵聞智不聞多前代用兵之人多者常敗少者常
勝漢王尋等以百萬之兵遇光武九千人而敗是多
者敗而少者勝也符堅以百萬之兵遇東晉二三萬
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曹操以三十萬音州
兵大敗於呂布退而歸許復以二萬人破袁紹十四
五萬一作人是用兵多則敗少則勝之明驗也況於
夷狄尤難以力爭已可以計取李靖破突厥於定襄
只用三千人其後破頡利於陰山亦不過一萬一作
一作下在莫然不可見也一作蓋兵不在多能以計取



一併註爾故善用兵者以少一併為多不善用者雖
多而愈少也此一併為今計者謂訓練兵與則耗國滅
兵則破賊今沿邊之兵不下七八十萬可謂多矣然
訓練不精又有老弱虛數則十人不當一人是七八
十萬之兵不當七八萬人之用加又一併軍無統制
分散支離分多為寡兵法所忌此所謂不善用兵者
雖多而愈少故當戰而常效也臣願陛下赫然奮威
勅勵諸將精加訓練去其老弱七八十萬中可得
四五十萬數古人用兵以一當百今既未能但得以
一當十則五十萬精兵一併可當五百萬兵之用

此所謂善用兵者以少而為多古人所以少而常勝
者以此也今不思實効但務添多耗國耗民積以年
歲此一併選賊雖不至天下已困矣此一事也其二曰
將臣又聞古語曰將相無種故或出於奴僕或出於
軍卒此一併或出於士或出於此一併或出於盜賊惟能不次而
用之乃為名將耳國家求將之意雖勞如此一併選將之
路太狹今詔近臣舉將而限以資品則英豪之士在
下位者不可得矣試將材者限以弓馬一夫之勇則
智略萬人之敵皆遺之矣山林奇傑之士召而至者
以其貧賤而薄之不過與一主簿借職使其此一併



快而去則古之屠釣飯牛之傑皆激怒而失之矣至
於無人可用則寧用龍鍾跛躄庸懦暗劣之徒皆一
委七授之兵柄天下三尺童子皆為朝廷危之前
地四字澶淵之卒幾為國家生事此可見也議者不知取
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臣願陛下革去舊弊奮
然精求有賢豪之士不須限以下位有智略之人不
必試以弓馬有山林之傑不可薄其貧賤惟陛下能
以非常之禮待人人臣亦將以非常之効報國一作
又下有不何患於無特此二事也其三曰財用臣又聞善治
病者必醫其受病之處善救弊者必尋一作其起弊

之濟今天下財用困乏其弊安在起於用兵一作而
其大故也漢武好窺兵用盡累世之財當特勒兵革
千臺不過十八萬一作十尚能因其無國力況未
若二一今日七八十萬連四五年而不能一作所以
罄天地之所生竭萬民之膏血而用不足也今雖有
智者物不能增而計無所出矣惟有減冗卒之虛費
練精兵而速戰功成兵罷自然是矣今兵有可減之
理一有無人敢當其事賊有速擊之便一有無將一作
人敢奮其勇後時敗事徒耗國而耗民一作下
耳一有期此三事也其四曰禦戎之策臣又聞兵法



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北虜與朝廷通好僅四十年
不敢妄動今一旦發其狂謀者其意何在蓋見中國
頗為元昊所敗故敢啓其貪心伺隙而動爾今若勅
勸諸將選兵林馬疾入西界但能痛敗吳賊一陣則
吾軍威大振而虜計沮矣此所謂上兵伐謀者也今
謂論一作事者皆知北虜與西賊通謀欲併二國之力
窺我河北陝西則一謂以力克之今若我能先擊
敗其一國則虜勢減半不能獨舉此兵法所謂伐交
者也元昊地狹賊兵不多向來攻我博關北虜常有
助兵今若虜中自有點禁之謀而元昊驟然被敗

求助於北虜北虜分兵助吳則可牽其南寇之力若
不助吳則二國有隙自相疑貳此亦伐交之策也假
令二國起期分路來寇我能先期大舉則元昊倉皇
自救不暇豈能與北虜相為表裏是破其素定之約
乖其剋日之期此兵法所謂親而離之者亦伐交之
策也元昊叛逆以來幸而屢勝常有輕視諸將之心
今又見朝廷北憂戎虜方經營於河朔必謂我師不
能西出今乘其驕怠正是疾驅急擊之時此兵法所
謂出其不意者此一無取勝之上策也前年西將有
請出攻者當時賊氣力一方盛我兵未練朝廷尚



許其出師況今元吳有可攻之勢此不可失之時彼
方幸吾憂河北而不虞我能西征出其不意此可攻
之勢也自四路分帥今已半年訓練恩信兵已可用
故近日屢奏小捷是我師漸振賊氣漸削此可攻之
勢也苟失此時而使二虜先來則吾無策矣臣願陛
下為有不以臣言詔執事之臣熟聽一一作四議而行
之此四事也其五曰可任之臣臣又聞仲尼曰十室
之邑必有忠信況今文武列職一作文武選備於
天下其間豈無材智之臣而陛下總治萬機之大既
不暇盡識其人故不能躬自進賢而退不肖執政大

臣動拘舊例又不敢進賢而退不肖審官吏部三班
之職但掌文簿差除而已又不敢越次進賢而退不
肖是自天子下至有司無一人得進賢而退不肖
者所以賢愚混雜倖倖相容三載一遷更無旌別手
居無事惟慮太多而差遺一作非不行一旦臨事要人
常思乏人使用自古任官之法無如今日之然也今
議者或謂一作舉主特官為進賢犯罪黜責為退不
肖此不知其弊之深也大凡善惡之人各以類聚故
守廉慎者各舉清幹之人一作上有職汗者各舉貪
濁之人好徇私者各舉請一作利求之人性庸

暗者各舉不材之人一作中朝廷不問是非但見舉主數足便與改官則清一作幹者進矣貪濁者亦進矣清一作求者亦進矣不材者亦進矣混清糾舉之術哉惟犯職之人困民論訴者乃能黜之耳夫能舞弄文法而求財賂者亦強黜之吏政事由已出故雖誅剝豪民尚或不及貧弱至於不材之人不能主事眾胥羣吏共為姦欺則民無貧富一時受弊以此而言則職吏與不材之人為害等耳今職吏因自敗者乃加黜責十不去其二至於不材之

人上下共知而不問寬緩容姦其弊如此便可為退不肖之法乎賢不肖既無別則宜乎設官雖多而無人可用也臣願陛下明賞罰責功實則材一作材者皆列於陛下之前矣臣故曰五者皆有然陛下不得而用者為有弊也三弊五事臣既已詳言之矣惟陛下擇之天下之務不過此也方今天文變於上地理通於下人心怨於內四夷攻於外事勢如此矣非是陛下運疑寬緩之時惟願為社稷生民留意一作惟願

臣情味死再拜

居士集卷第四十六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興二年三月鄞人孫謙益校正

二五五

Blank page with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伏見

所抹

漢武好用兵

惟善

功

敢言

房杜

立

瞻軍

威振

今朝

欲

事之不集

十年不問

皆當斬罪

則不

當所謂賞

言其一

造作

則不

貴功

王尋等

以百萬之兵

九千人

堅以百萬之兵

只用三千人

愈少

破賊

不當七八萬

勳勳

至於無人

可用

投之

賢豪

漢武好



勅兵一作勅勅勅勅一作勅勅仲尼曰一作曰豈無材智之臣一作臣

勅勅勅勅一作勅勅糾舉之術一作術寬緩容蕪一作寬緩容蕪

天文一作天文變一作變於外一作於外事勢一作事勢

右言事書凡一作者皆江細文海本疑是初蒙不
若集本之善故難盡從姑擷其大槩如此後人亦
可推公改定之意矣

居士集卷第四十七 歐陽文忠公集四十七

書八首

荅陝西安撫使范龍圖辭辟命書

愉頌首再拜啓急脚一作至得七月十九日華州所
發書伏審即日奉體動止萬福一作有年情不一作不茂伏
侵違自古常事邊更無狀至煩大賢伏惟執事忠義
之節信於天下天下之士得一識面者過誇於人以
為榮耀至於游談布衣之賤往往竊託門下之名矧
今以大謀小以順取逆濟以明哲之才有必成功之
勢則士之好功名者於此為時執不願出所長少助



勅兵一作勅勅勅勅一作勅勅仲尼曰一作曰豈無材智之臣一作

智之人動拘一作拘舊例一作例糾舉之術一作術寬緩容一作容

天文一作天變一作變於外一作外事勢一作勢

右言事書凡一作者皆江細文海本疑是初蒙不
若集本之善故難盡從姑擷其大槩如此後人亦
可推公改定之意矣

居士集卷第四十七 歐陽文忠公集四十七

書八首

荅陝西安撫使范龍圖辭辟命書

愉頌首再拜一作至得七月十九日華州所
發書伏審即日奉體動止萬福一作有年情不一作茂伏
侵違自古常事邊更無狀至煩大賢伏惟執事忠義
之節信於天下天下之士得一識面者過誇於人以
為榮耀至於游談布衣之賤往往竊託門下之名矧
今以大謀小以順取逆濟以明哲之才有必成功之
勢則士之好功名者於此為時執不願出所長少助



萬一得託附以成其名哉況聞狂虜猖獗屢有斥指
之詞加之輕侮賄募之辱至於執戮將吏殺害邊民
凡此數事在於情輩尤爲情恥每一思之中夜三起
不幸情無所能健以少喜文字過爲世俗見許此豈
足以當大君子之舉哉若夫參決軍謀經畫財利科
敵制勝在於幕府苟不之人則軍書奏記一書之二
一末事耳有不待諭而堪者矣由此始敢以親爲辭
況今世人所謂四六者非脩所好少爲進士時不免
作之自及第遂棄不復作在西京佐三相幕府於職
當作亦不爲作此師魯所見今廢已久懼無好辭以

辱嘉命此一端也

一本此下云辱命生不知其辱
於諸公問答間然官攻守之計此實當時文况非不
思遠見者孰能至此

伏見自至關西辟士甚衆古人
所與成事者必有國士共之非惟在上者以知人爲

難士雖貧賤以身許人固亦未易欲其盡死必深相

知知之不盡士不爲用今奇怪彙爲之士往往蒙見

收擇顧用之如何尔一有須然尚也虞山林
草莽有挺特知義慷慨自重之士未得出於門下也

宜少一作思焉若脩者恨無他才以當長者之用非
敢効庸人苟且樂安佚也一本此下云伏蒙辱命未



皆於其門非也事過是與無如以及此則幸察焉字
與然某也以謂之為節更無可辨之理

荅李翊第一書

脩白人至辱書及性論三篇曰以質其果是一非字夫
自信篤者無所待於人有質於人者自疑者也今吾
子自謂夫子與孟荀揚韓復生不能奪吾言其可謂
自信不疑者矣而返以質於脩使脩有過於夫子者
乃可為與一吾子辨況脩未及孟荀揚韓之一二也
脩非知道者好學而未至者也世無師久矣尚賴朋
友切磋之益苟不自滿而中止庶幾終身而有成固
常樂與學者論議往來非敢以益於人望求益於人

者也況如吾子之文章論議豈易得哉固樂為與一作
吾子辨也苟尚有所疑敢不盡其所學以告既吾子
之自信如是雖夫子不能奪使脩何所說焉人還索
書未知所荅慚傷揚脩再拜

荅李翊第二書

脩白前辱示書及性論三篇見吾子好學善辯而文
能盡其意之詳今世之言性者多矣有所不及也故
思與吾子卒其說脩患世之學者多言性故常為說
曰夫性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罕言也易六十
四卦不言性其言者動靜得失吉凶之常理也春秋

二百四十二年不言性其言者善惡是非之實錄也
詩三百五篇不言性其言者政教興衰之美刺也書
五十九篇不言性其言者堯舜三代之治亂也禮樂
之書雖不完而雜出於諸儒之記然其大要治國脩
身之法也六經之所載皆人事之切於世者是以言
之甚詳至於性也百不一二言之或因言而及焉非
爲性而言也故雖言而不究予之所謂不言者非謂
絕而無言蓋其言者鮮而又不主於性而言也論語
所載七十二子之問於孔子者問孝問忠問仁義問
禮樂問脩身問爲政問朋友問鬼神者有矣未嘗有

問性者孔子之告其弟子者凡數千言其及於性者
一言而已子故曰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罕言也
書曰習與性成語曰性相近習相遠者成人慎所習
而言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明性無
常必有以率之也樂記亦曰感物而動性之欲者明
物之感人無不至也然終不言性果善果惡但成人
慎所習與所感而勤其所以率之者爾予故曰因言
以及之而不究也脩身好學知學之難凡所謂六經
之所載七十二子之所問者學之終身有不能達者
矣於其所達行之終身有不能至者矣以予之汲汲

於此而不暇乎其他因以知七十二子亦以是汲汲而不暇也又以知聖人所以教人垂世亦皇皇而不暇也今之學者於古聖賢所皇皇汲汲者學之行之或未至其一二而好為性說以窮聖賢之所罕言而不究者執後儒之偏說事無用之空言一作此予之所不暇也或有一作問曰性果不足學乎子曰性者與身俱生而人之所皆有也為君子者脩身治人而已性之善惡不必究也使性果善邪身不可以不脩人不可以不治使性果惡邪身不可以不脩人不可以不治不脩其身雖君子而為小人書曰惟聖罔念

作狂是也能脩其身雖小人而為君子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是也治道備人斯為善矣書曰黎民於變時雍是也治道失人斯為惡矣書曰股頑民又曰舊染汙俗是也故為君子者以脩身治人為急而不窮性以為言夫七十二子之不問六經之不主言或雖言而不究豈略之哉蓋有意也或又問曰然則三子言性過歟曰不過也其不同何也曰始異而終同也使孟子口人性善矣遂棄而不教則是過也使荀子曰人性惡矣遂棄而不教則是過也使揚子曰人性混矣遂肆而不教則是過也然三子者或身奔走諸侯

以行其道或著書累千萬言以告于後世未嘗不區區以仁義禮樂爲急蓋其意以謂善者一日不教則失而入于惡惡者勤而教之則可使至于善混者驅而率之則可使去惡而就善也其說與書之習與性成語之性近習遠中庸之有以率之樂記之慎物所感皆合夫三子者推其言則殊察其用心則一故予此字以爲推此字其言不過始異而終同也凡論三子者以予言而一之則說謊者可以息矣予之所說如此吾子其擇焉

與荆南樂秀才書

脩頓首白秀才足下前者舟行往來屢辱見過又辱以所業一編先之啓事及門而贊田秀才西來辱書其後予家奴自府還縣比又辱書僕有罪之人人所共棄而足下見禮如此何以當之當之未暇答宜遠絕而再辱書再而未答宜絕而又辱之何其勤之甚也如脩者天下窮賤之人尔安能使足下之切切如是邪蓋足下力學好問急於自爲謀而然也然蒙索僕所爲文字者此似有所過聽也僕必從進士舉於有司學爲詩賦以備程試凡三舉而得第與士君子相識者多故往往能道僕名字而又以游從相愛之

私或過播其文字故使足下聞僕虛名而欲見其所
為者由此也僕少孤貧食祿仕以養親不暇就師窮
經以學聖人之遺業而涉獵書史始隨世俗作所謂
時文者皆穿蠹經傳移此儼彼以為浮薄惟恐不悅
于時人非有卓然自立之言如古人者然有司過採
屢以先多士及得第已來自以前所為不足以稱有
司之舉而當長者之知始大改其為庶幾有立然言
出而罪至學成而身辱為彼則獲譽為此則受禍此
明勳也夫時文雖曰海巧然其為功亦不易也僕天
姿不好而強為之故比時人之為者尤不工然已足

以取祿仕而竊名譽者順時故也先輩少年志盛方
欲取榮譽於世則莫若順時天聖中天子下詔書勅
學者去浮華其後風俗大變今時之士大夫所為彬
彬有兩漢之風矣先輩往學之非徒足以順時取譽
而已如其至之是直齊有於兩漢之士也若僕者其
前所為既不足學其後所為慎不可學是以耕細不
敢出其所為者為此也在易之困曰有言不信謂夫
人方困時其言不為人所信也今可謂困矣安足為
足下所取信哉學書既多且切不敢不荅幸察



脩頌首白先雙長君足下前舉示書及文三篇發而
讀之浩乎若千萬言之多及少定而視焉幾數百言
尔非夫辭豐意雄豁然有不可禦之勢何以至此然
猶自忠悵倭莫有聞之使前者此好學之謙言也脩
材不足用於時仕不足榮於世其聲譽不足輕重氣
力不足動人世之欲徽譽以為重借力而後進者莫
取於脩焉先輩學精文雄其施於時又非待脩譽而
為重力而後進者也然而惠然見臨大字一作惠然若
有所責一作得非急於謀道不擇其人而問焉
者歟夫學者未始不為道而至者鮮焉非道之於人

遠也學者有所溺焉尔蓋文之為言難工而可喜易
悅而自足世之學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
足矣甚者至棄百事不關乎心曰吾文士也職於文
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鮮也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
作數年之頃尔然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
者一作詩者何其用功少而至此乎一作自然於至也聖人
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一作於文不難而自至
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書荀卿蓋亦晚而有作若子
雲仲淹方勉焉以模三字一作強言語此有無此字
不及至者之道未足而強一作言者也後之或者徒



見前世之文傳以為學者文而已此其一也又故愈
力二愈勤而愈不至此是下所謂終日不出於
軒序以下一節不能縱橫高下皆如竟者道未
不足也若道之充焉雖行乎天地以下一節入于淵泉無
不之也以下一節先輩以下一節之文浩乎露然可謂善
矣而又志於為道猶自以為未廣若不止焉孟荀可
至而不難也儲學道而不至者然幸不甘於所悅而
溺於所止因吾子之能不自止又以勵脩之少進焉
幸甚幸甚脩白

上杜中丞論舉官書

具官侍讀齊沐拜書中丞執事脩頃伏見舉南京留
守推官石介為主簿近者聞介以上書論救被罷而
臺中因舉他史代介者主簿於臺職最卑介一職士
也用不用當否未足害政然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
介為人剛果有氣節力舉喜辯是非真好義之士也
始執事舉其材識者咸曰知人之明今聞其罷皆謂
赦乃天子已行之命非疎賤當有說以此罷介曰當
罷儲獨以為不然然不知介果指何事而言也傳者
皆云介之所論謂未樂劉漢不當求其後裔尔若止
此一事則介不為過也然又不知執事以介為是為

非也若隨以爲非是大不可也且主簿於臺中非言
事之官然大抵居臺中者必以正直剛明不畏避爲
稱職今介足未履臺門之闕而已用言事竟罷莫可
謂正直剛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爲主簿直可
任御史也是執事有知人之明而介不負執事之知
矣情嘗聞長老說趙中令相太祖皇帝也嘗爲某事
擇官中令列二臣姓名以進太祖不肯用它日又問
復以進又不_用它日又問復以進太祖大怒裂其奏
擲殿階一作上中令色不動拂笏帶間徐於袖
歸中書它日又問則補綴之復以進太祖大悟終用

二臣者彼之敢尔者蓋先審知其人之可用然後果
而不可易也今執事之舉介也亦先審知其可舉邪
是偶舉之也狀一作非若知而舉則不可遽止若偶舉之
猶宜一請介之所言辯其是非而後已若介雖忤上
而言是也當助以辯若其言非也猶宜曰所舉者爲
主簿尔非言事也待爲主簿不任職則可罷請一作
以此辭焉可也且中丞爲天子司直之臣上雖好之
其人不肖則當彈而去之上雖惡之其人賢則當舉
而申之非謂隨時好惡而高下者也今備位之臣百
十邪者正者其亂舉一信於臺臣而執事始舉介曰

能朝廷信而將用之及以爲不能則亦曰不能是執
事自信猶不果若遂言它事何敢望天子之取信於
執事哉故曰主簿雖卑介錯賦士其可惜者中丞之
舉動也況今斥介而它舉必亦擇賢而舉也夫賢者
因好辯若舉而入臺又有言則入斥而它舉乎如此
則必得愚闇懦默者而後止也伏惟執事如欲舉愚
者則豈敢復云若將舉賢也願無易介而它取也今
世之官兼御史者例不與臺事故敢布任言竊獻門
下伏惟幸察焉

與曾鞏論氏族書

儲拜一白一古曾鞏北庶所僻遠不與人通辱遣專
人惠書甚勤豈勝愧也示及見託撰次碑文事備於
人事多故不近文字久矣大懼不能稱述世德之萬
一以滿足下之意然近世士大夫於氏族族一尤不
明其遷徙世次多失其序至於始封得姓亦或不真
知是下所示云曾元之曾孫樂爲漢都鄉侯至四世
孫據造王莽亂始去都鄉而求豫章考於史記皆不
合蓋曾元去漢近二百年自元至樂似非曾孫然亦
當往漢初則據造莽世失侯而徙蓋又二百年疑亦
非四世以諸侯年表推之雖大功德之侯亦未有終

前漢而因不絕者亦無自高祖之世至平帝時侯覽
四傳者宣帝時分宗室趙頌王之子景封為都鄉侯
則據之去國亦不在莽世而都鄉已先別封宗室矣
又樂據姓名皆不見於年表蓋世次又遠而難詳如
此若曾氏出於郢者蓋其支庶自別有為曾氏者不
非郢子之後皆姓曾也蓋今所謂郢氏者是也揚允
蒸據國文所書嘗以西京作坊使高江浙發運制置
茶鹽使乃至道之間耳今云洛苑使者雖且從所述
皆宜更加考下山州無大字尋究一作天龍幸察

荅宋成書

備煩者白州人於至蒙惠書及補注周易甚善世
無孔子久矣六經之旨失其傳其有不可得而正者
自非孔子復出無以得其真也儒者之於學博矣而
又苦心勞神一作於殘編朽簡之中以求一作千歲
失傳之繆茫乎前望已遠之聖人而不可見者乎後
顧無窮之來者欲為未悟決難解之惑是眞所謂勞
而火功者哉然而一作經非一世之書也其傳之繆
非一日之失也其所以判正補緝亦非一人之能也
使學者各極其所見而明者擇焉十取其一百取其
十雖未能復六經於無失而卓如日月之明然聚復





人之善以補緝之庶幾不至於大繆可以俟聖人之
 復生也然則學者之於經三其可已乎足下於經
 作本二字勤矣一有其於凡其所失無所不欲正之
 其刊正補緝者衆則其所得亦已多矣脩學士作不
 敏明而又無彈力以自濟恐終不能少出所見以補
 六經一作之萬一得足下所為故尤區區而不能忘
 也屬奉使出疆作行有日忽忽不具一作惟
 時一有以自愛廬陵歐陽脩再拜

居士集卷第四十七

熙寧五年秋七月乃發李綱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

而不完此下有蒙善郭果惡邪本
 人性混矣混字上當之未暇答之宜純

遺業作鴻濤必悅于

變揭一作不易者先

方欲力如其至之是直齊有於
 兩漢之士也亦於兩漢之士也慎不可學一作

今可謂困

今字下一

安足為足不所取信哉

有言安

答吳元秀才書

何以

先輩

輩學精學一

馬

一作

讀易者

有後字

上社中必論

不為過也

也

又不知

執事

下

殿階上

下

終用二臣者

一作

百十

百

幸

崇焉

一作中

與帝聖論

僻遠

地當

任常在

亦未有

亦

亦

鄧氏

一作

茶鹽使

有前字

答家成書

儒者之於學

一作

學

為工

居士集卷第四十八

歐陽文忠公集四十八

策問十二道

式成王朝問進士策二首

問學者言三統之義備矣然自孔子刪脩六經與其弟子論辯堯舜三代之際甚詳而於正朔獨無明文見於經者三正王者所以正一統蓋大法也豈宜略而不言歟抑隱其義以寓見諸書歟或者經籍散佚而失之歟自漢以來學者多增三統之說以附六經之文今所見者特因漢儒之說爾當漢承秦焚書聖經未備而百家異說不合于理者衆則其言果可信

今可謂困

今字下一

安足為足不所取信哉

有言安

答吳元秀才書

何以

先輩

輩學精學一

馬

一作

讀易者

有後字

上社中必論

不為過也

也

又不知

執事

下

殿階上

下

終用二臣者

一作

百十

百

幸

崇焉

一作中

與帝聖論

僻遠

地當

任常在

亦未有

亦

亦

鄧氏

一作

茶鹽使

有前字

答家成書

儒者之於學

一作

學

為工

居士集卷第四十八

歐陽文忠公集四十八

策問十二道

式成王朝問進士策二首

問學者言三統之義備矣然自孔子刪脩六經與其弟子論辯堯舜三代之際甚詳而於正朔獨無明文見於經者三正王者所以正一統蓋大法也豈宜略而不言歟抑隱其義以寓見諸書歟或者經籍散缺而失之歟自漢以來學者多增三統之說以附六經之文今所見者特因漢儒之說爾當漢承秦焚書聖經未備而百家異說不合于理者衆則其言果可信

歟夫衆辭淆亂質諸聖今考於六經孔子所筆何說
可以驗其信然歟不然商周未嘗有改歟豈其不足
爲法聖人非之而不言歟請稽三王之舊與考六經
之明文以祛厥疑敢俟來對

問禮樂治民之具也王者之愛養斯民其於教導之
方甚勤而備故禮防民之欲也周樂成民之俗也厚
苟不由焉則賞不足勸善刑不足禁非而政不成大
宋之興八十餘歲明天子仁聖思致民於太平久矣
而天下之廣元元之衆州縣之吏奉法守職不暇其
他使愚民目不識俎豆耳不聞強勉民俗頑鄙刑獄

不衰而吏無任責夫先王之遺文其在凡歲時吉凶
聚會考古禮樂可施民聞者其別有幾顧民便事可
行於今者有幾行之固有次第其所當先者又有幾
禮樂興而後臻於富庶歟將既富而後教之歟夫政
緩而迂鮮近事實教不以漸則或戾民欲其不迂而
政易成有漸而民不戾者其術何云儒者之於禮樂
不徒誦其文必能通其用不獨學於古必可施於今
願悉陳之無讓

問進士策三首

問六經者先王之治具而後世之取法也書載上古



春秋紀事詩以微言感刺易道隱而深矣其切於世者禮與樂也自秦之焚書六經盡矣至漢而出者皆其殘脫顛倒或傳之老師昏茫之說或取之家墓屋壁之間是以學者不明異說紛起況乎周禮其出最後然其爲書備矣其天地萬物之統制禮作樂建國君民養生事死禁非道善所以爲治之法皆有條理三代之政美矣而周之治迹所以比二代而尤詳見於後世者周禮著之故也然漢武以爲滑亂不驗之書何休亦云六國陰謀之說何也然今考之實有可疑者夫內設公卿大夫士下至府史胥徒以相副成

外分九服建五等差尊卑以相統理此周禮之大略也而六官之屬略是於經者五萬餘人而里閭縣鄙之長軍師卒伍之徒不與焉王畿千里之地爲田幾井畝民幾家王官王族之國邑畿甸民之貢賦幾何而又察五萬人者於其間其人耕而賦乎如其不耕而賦則何以給之夫爲治者故若是之煩乎此其一可疑者也秦既誅古盡去古制自漢以後帝王橋就官府制度皆襲秦故以至於今雖有固有革然大地皆秦制也未嘗有意於周禮者豈其體大而難行乎其果不可行乎夫立法垂制將以遺後也使難行而

萬世莫能行與不可行等補然則反秦制之不若也
脫有行者亦莫能興或因以取亂王莽後周是也則
其不可用決矣此又可疑也然其祭祀衣服車旗似
有可采者豈所謂都鄙之文乎三代之者其要如何
周禮之經其夫安在宜於今者其理安從其悉陳無
隱

問古者為治有繁簡其施於民也有淺深各適其宜
而已三代之盛時地方萬里而王所自治者十里而
已其餘以建諸侯至於禮樂刑政頒其大法而使守
之則其大體蓋簡如此諸侯大小圖蓋數千必各立

都邑建宗廟鄉士大夫朝聘祭祀訓農練卒一作訓

居民度土自一夫以上皆有法制則其於衆務何其

繁也今自京師至於海隅微障一尉卒之職必命於

朝政之大小皆自朝出州縣一作之吏奉行而已是

舉天下皆所自治其於大體則為繁一作矣其州

縣大小邑閭田井訓農練卒一夫以上略無制度其

於衆務何其忽而簡也夫禮以治民而樂以和之德

義仁恩長養涵澤此三代之所以深於民者也政以

一一作民則以防之一作此其淺者爾一有不可

令自宰相至于州縣一有有司莫不行文



書治更事其急在於督賦歛斷獄而已此特淺者爾禮樂仁義更不知所以爲而欲望民之被其教其可得乎一有況民之政民會此書禮樂而忘其夫以聖民之道之弊七又失二十五字治大以簡則力有餘治小以繁則事不遺羽民以淺則防其僻漸民以深則化可成此三代之所以治也今一切恃古簡其當繁而繁其可簡一作大書用而務其淺而忽其深故爲國百年而仁政未成生民未厚者以此也然若欲使國體大小適繁簡之宜法政弛張盡淺深之術諸侯井田不可卒復施於今者何宜禮樂刑政一精不可卒成用於今者何便恃古之

失其原何自修復之方其術何始迹治亂通古今于大夫之職也其悉心以陳焉

問禮樂之書散亡而雜出於諸儒之記獨中庸出於子思子思聖人之後也其所傳宜得其真而其說有異一作乎聖人者何也論語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蓋孔子自年十五而學學十五年而後有立其道又須十年而一進孔子之聖必學而後至久而後成而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明生而知之也自明誠學而知之也若孔子者可謂學而知之者孔子必



須學則中庸所謂自誠而明不學而知之者誰可以
當之歟堯用四凶其初非不思也蓋思之不能無失
耳故曰惟帝其難之舜之於事必問於人而擇焉故
曰舜好問禹之於事已所不決人有告之言則拜而
從之故曰禹拜昌言湯之有過後知而作中必改
故曰改過不悛孔子亦常有過故曰幸苟有過人必
知之而中庸曰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夫堯之思
慮常有失舜禹常待人之助湯與孔子常有過此五
君子者皆上古聖人之明者其勉而思之猶有不及
則中庸之所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誰可以當之

歟此五君子者不足當之則自有天地已來無其人
矣豈所謂虛言高論而無益者歟夫孔子必學而後
至堯之思慮或失舜禹必資於人湯孔不能無過此
皆勉人力行不怠有益之言也若中庸之誠明不可
及則忘人而中止無用之空言也故予疑其傳之誤
也吾子以為如何

南省試進士策問三首

問昔者禹治洪水奠山川而堯禪之曰萬世之功也
蓋遭大水莫如堯致力以捍守一大患莫如禹列
四海九州山川地形盡水之性知其利害而治之有



法莫一作有如禹貢之爲書詳也故後世之言知水者必本於禹求所以治之之法與其跡者必於禹貢然則學者所宜盡心也國家天下廣矣其爲水害者特一河耳非有堯之大患也自橫隴商胡再決三十餘年天下無一人能與水利者豈有其人而弗求厥求而弗至歟抑不知水性而乘其源流之方由禹貢之學以廢而然歟此當今之務學者之所留意也且堯之九州孰高孰下禹所治水孰後孰先考其治之之跡道其大水所從來而順其歸其小水則或附而行或止而有所蓄然後百川皆得其宜夫致力於其

大而小者從之此豈非其法歟然所導大水其各有統夫欲治水而不知地形高下所治後先致力之多少及其名與數則何以知水之利害故願有所聞焉夫禹所以通治水之法如此者必又得其要願悉陳之無隱

問三王之治損益不同而制度文章惟周爲大備周禮之制設六官以治萬民而百事理夫公卿之任重矣若乃祭祀天地日月宗廟社稷四郊明堂之類天子大臣所躬親者一歲之間有幾又有巡狩朝會師田射耕燕饗凡大事之舉一歲之間又有幾而爲其

氏者亦有歐獵學校射鄉飲酒凡大聚釀糟醢會一
歲之間有幾又有州黨族官歲時月朔春秋醮祭作
也詢事讀法一歲之間又有與其齋戒供給期召奔
走廢日幾何由是而言疑其官不得安其府民不得
安其居亦何暇修政事治生業乎何其煩之若是也
然說者謂周用此以致太平豈朝廷禮樂文物萬民
富庶豈第必如是之勤且詳然後可以致之歟後世
苟簡不能備舉故其未能及於三代之盛歟然為治
者果若是之勞乎用之於今果安焉而不港乎抑其
故施有法而第弗深考之歟諸君子為言之

問六十四卦所謂易者聖人之書也今謂之繫辭皆
謂之大傳者亦皆曰聖人之作也其言曰兩儀生四
象四象生八卦又曰河出圖聖人則之又曰庖犧氏
之王天下也仰觀于天俯察于地觀鳥獸之文近取
乎一兩儀身遠取物始作八卦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
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参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
陽而立卦一書而四說則八卦者果何從而有所若
曰河圖之說信然乎則是天生神馬負八卦出于水
中乃天地自然之文爾何假庖犧始自作之也如幽
贊生蓍之說又似八卦直因蓍數而生爾至於兩儀

四象相生而成則又無待於三說而有卦也故一說
份勝則三說可以廢也然裝從而爲是乎卜筮自堯
舜三代以來用之蓋古聖人之法也不必窮其始於
古遠茫昧之前然繫辭聖人之作也必有深旨幸法
其疑

問進士策四首

問孟子以謂井田不均則穀祿不平經界既正而分
田制祿可坐而定也故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蓋三代
井田之法也自周衰迄今田制廢而不復者千有餘
歲凡爲天下國家者其善治之迹雖不同而其文章

制度禮樂刑政未嘗不法三代而於井田之制獨廢
而不取豈其不可用乎豈憚其難而不爲乎然亦不
害其爲治也仁政果始於經界乎不可用與難爲者
果萬世之通法乎王莽嘗依古制更名曰井田矣而
天下之人愁苦怨叛卒共起而亡之莽之惡加于人
者雖井一而更田之制當時民特爲不便也嗚呼孟
子之所先者後世皆不用而治用之而民特愁苦怨
叛以爲不便則孟子謂之仁政可乎記曰異世殊時
不相沿襲書又曰事不師古匪說依聞書傳之言其
族如此而一作疑從乎孟子世之所師也豈其泥於



古而不通於後世乎豈其所謂迂闊者乎不然將有
說也自三代之後有天下莫感漢唐漢唐之治視三
代何如其民由之制稅賦之雜味時差又何如其
可施於今者焉何如皆願聞其詳也

問子不語怪著之前說以其無益於事而有惑於人
也然書載鳳凰之來舜詩錄乙鳥之生商易稱河洛
出圖書禮著龜龍游宮沼春秋明是非而玉王道六
鷄鳴鴉於人事而何干二南本功德於后妃麟豎駒
虞豈婦人而來應昔孔子見作備者歎其不仁以謂
開端於用殉也況六經萬世之法而容異說自啓其

源自秦漢已來諸儒所述荒虛怪誕無所不有推其
所自抑有漸乎夫無焉而書之聖人不爲也雖實有
焉書之無益而有害不書可也然書之亦有意乎抑
非聖人之所書乎予皆不能論也惟博辯明識者詳
之

問爲政者徇名乎襲迹乎三代之名正名也其迹治
迹也所謂名者萬世之法也迹者萬世之制也正名
立制言順事成然後因各迹以考實而其文章事物
粲然無不備矣可謂盛哉董仲舒以謂三代質文有
改制之名而無變通之實者是也自秦肆其虐滅棄

古典然後三代之名與迹皆變易而喪其實豈所謂
變其道者邪然自秦迄今千有餘歲或治或亂其廢
興長短之執各由其人爲之而已其襲秦之名不可
改也三代之迹不可復也豈其理之自然歟豈三代
之制止於三代而不可施於後世歟王莽求其迹而
復井田字文求其名而復六官二者固昏亂敗亡之
因也然則孔子言爲政必也正名孟子言爲政必始
經界豈虛言哉然自秦以來治世之主幾乎三代者
唐太宗而已其名迹固未嘗復三代之一二而其治
則幾乎三王豈所謂名迹者非此之謂歟豈遺名與

迹而直考其實歟豈孔孟之所謂者有旨而學者弗
深考之歟其勸古今之宜與其異同者以對

問古之取士者上下交相待以成其美今之取士者
上下交相害欲濟於事可乎古之士教養有素而進
取有漸上之禮其下者厚故下之自守者重上非厚
禮不能以得士士非自重不能以見禮於上故有國
者設爵祿車服禮樂于朝以待其下爲士者修仁義
忠信孝悌於家以待其上體于朝者知下之能副其
待則愈厚居下者知上之不薄于己故愈重此豈不
交相成其美歟後世之士則反是上之待其下也以



謂干利而進爾雖有爵祿之設而日爲之防以革進
之惡者下之視其上也以謂雖自重上觀我知不自
進則不能以遠由是上之待其下也然薄下之自守
者益不重而輕嗚呼居上者欲得其人在下者欲行
其道其可得耶原夫三代取士之制如何漢魏迄今
其變制又如何宜歷道其詳也制失其本致其反古
一有禮自何時收社今
制猶存於十三字當自何始今之士皆學古通
經稍知自重矣而上之所以禮之者未加厚也噫由
上之厚然後致下之自重歟必下之自重然後上禮
之厚歟二者兩不爲之先其孰亦奚由而合也宜具

陳其本末與其可施於今者以對

居士集卷第四十八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周禮士氏第百首諸侯大小國蓋數千必各立都邑

建宗廟

十一皆祀

後之國小大數

周禮士氏第百首書傳之言儲澁井田中切聞其詳

也斯切聞

第四首上熟我知一作上或

居士集卷第四十九 歐陽文忠公集四十九

祭文二十首

求雨祭

一作五文

年月日乾德縣令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五龍之神曰百里之地一時而不雨則民被其災者數千家然則水旱之重事也此天之庇生斯民者豈欲輕爲之乎不幸而遭焉則歸其說於二者一曰吏之貪戾不能平民而使怨吁之氣干於陰陽之和而然也一曰凡山川能出雲爲雨者皆有神以主之以節豐凶而爲民之司命也故水旱之災不以責

周禮士人第... 諸侯大小國蓋數千必各立都邑

建宗廟十皆祀後之國小大數也

周禮士人第... 首書傳之言井田切聞其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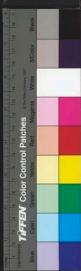
也斯用也第四首上熟我知不知

居士集卷第四十九 歐陽文忠公集四十九

祭文二十首

求雨祭一作五文

年月日乾德縣令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五龍之神曰百里之地一時而不雨則民被其災者數千家然則水旱之重事也此一年無天之庇生斯民者豈欲輕為之乎不幸而遭焉則歸其說於二者一曰吏之貪戾不能平民而使怨吁之氣干於陰陽之和而然也一曰凡山川能出雲為雨者皆有神以主之以節豐凶而為民之司命也故水旱之災不以責



吏則以告神嗚呼民不幸而罹其災備一作與神又不幸而當其事者以吏食其祿而神享其祀也今歲旱矣令一作雖愚尚知恐懼而奔走神至靈也得不動於心乎尚饗

求雨祭漢景帝文

維年月日具官翁告于漢孝景帝之神縣有刑帖祈雨諸祠縣令至愚以謂雨澤頗時民不至於不足不敢以煩神之視聽發丑出于近郊見民稼之苗者荒在草間問之曰待雨而右耘籽又行見老父曰此月無雨歲將不成然後乃知前所謂雨澤頗時者徒見於城郭之近而縣境數百里山陂田畝之間蓋未及也脩以有罪為令於此宜勤民事神以塞其責令既治民獄訟之不明又不求民之所急至去縣十餘里外凡民之事皆不能知頑然慢於事神此脩為罪又甚於所以來為令之罪惟神為漢明帝生能惠澤其民布義行剛威靈之名照臨後世而尤信於此土之人神其降休以答此土之民之信尚饗

祭桓侯文

謹以蕤肩卮酒之奠告于桓侯張將軍之靈農之為事亦勞矣盡筋力勤歲時數年之耕不過一歲之稔

餘則租賦科徵之不暇有餘而食其得幾何不幸則水旱相枕爲饑殍夫豐歲常少而凶歲常多今夏麥已登粟與稻之早者民皆食之矣秋又大熟則庶幾可以支一二歲之凶荒歲功將成苟忍敗之今晚田秋稼將實而少雨雨之降者類在近郊山田僻遠欲雨_者^雨之方皆未及也惟神降休宜均其惠而終成歲功神生以忠勇事人威名震於荆楚漫食其土民之所宜告也尚饗

北嶽廟賽雨祭文

古者諸侯之國水旱豐凶山川所禱各即其封祀薄

秩平止於一國而神所降休亦不過其國中豈如巨岳四方之鎮天下之雄天子命祀公王之崇而脩之職既非一邦之守凡河北千里上給下足皆責于厥躬故脩之禱非鎮一州而止自河以北冀厥惠之咸蒙況神之主又非河北而已利澤之廣宜及於無窮旣獲賜矣而又敢躋幸神聽之惟聰尚饗

修城祈晴祭五龍文

蘇州

雨澤於物博哉其利及其過差患亦不細民勞於農將熟而敗吏勤於職一作已成而地一作龍於吏民何怒何戾山秋有祠樂可潛戲宜安爾居一作靜以



養智冬雪春雨其多已太浸潤收畜足支一歲旱則
來告一作否當且待有一作

又祭城隍神文卷別

兩之害揚多矣而一作城者神之所職不敢及他請
言城役用民之力六萬九千工食民之米一千三百
石衆力方作雨則止之城功既一作成雨又壞之敢
問兩者於神誰尸吏能知人必一作不能知今雨惟
神有靈可與兩一作語吏竭其力神祐以靈各供其
職無媿斯民

祈晴祭城隍神文

昨者王倫爲盜攻劫城市州民被虐餘毒未瘳非待
請言乃神所見近蒙朝旨許理城隍所以戒往弊防
未然惟神愛福此州必有陰助今興役有期而大雪
不止沮民害事必有歸惟情不能事神治民常有
明罰而城之成否自繫神民惟神之靈敢以誠告數
日之內豁然陽開尚不失時在神而已尚饗

又祭漢高祖一作文卷別

民常患不勤於農農勤矣而雨敗其稼吏常患不修
其職職修矣而雨害其功吏與民一作俱慢則懼神罰
妨民沮吏豈又神聰今麥雖已失猶有望於穀城尚



可補敢不勞歟躬祭難追於已往神幸惠於其終

祈雨祭漢高皇帝文除刑

維年月日具官歐陽儲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
漢高皇帝之靈一作神而言曰史有常職來官于除一作
此者不三四歲而易也神食于此無窮已也神與史
於除人孰親且久一作孰宜愛其人之深也除
人敢慢其吏而犯史法者有矣未聞有敢慢神而犯
威靈也其畏信勤事於史孰若畏信勤事於神也吏
於凡小事備皆一作無動有法令約束違則有罰執若
神之變化不測而能與民轉災為福也吏朝夕拜禱

漏旬越月而無所感動神之召呼風雲開闔陰陽而
役使鬼物頃刻之間一作有也今民田待雨急
矣吏知人力不能為猶竭其力而不得已況神之易
為也況滌人一作畏信勤事之久而親神宜愛之一作
之而又有可以轉災為福變化不測之能也吏
誰敢與神較而一作脩輒一作以此為顯者蓋
哀民之急辭也其政一作不善而召災旱又以為
顯神宜降殃於一作脩而賜民以雨使賞罰並行而
雨得也民之幸也脩之願一作也尚饗

漢高祖廟賽雨文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漢高皇帝之神古之爲
政者率人甚勤備災甚謹而自勉甚篤故勸農節用
均豐補敗雖有水旱之歲而無饑殍之民一遇天災
則厚自貶責務修人事之闕而復陰陽之和今乃不
然常無事之時不能勤民於農而亡備災之具一月
不雨使民惶惶又不自責以修其闕而動輒于神禱
神聰明知厥過之在吏閔斯民之可哀賜之豐年徧
及遠邇神之大惠如何可報史之大過如何可逃惟
與民永永事神無敢懈尚饗

祈雨祭張龍公文 新刊

維年月日具官備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張龍
公之神曰刺史不能爲政而使民失所其咎安歸而
又頑傲愚冥無誠懇忠信之心可以動於物者是皆
無以進說於神雖其有請宜不聽也然而明天
子閔閔憂勞於上而生民嗷嗷困苦于下公私垂乏
道路流亡於此之時以一日之雨救一方之旱用力
至少其功至多此非人力之所能爲而神之所甚易
也苟以此詭神其有不動於心者乎幸無以刺史不
堪而止也刺史有職守不獲躬走祠下謹遣管界巡
檢田甫布茲懇迫尚饗

祭薛尚書一作薛尚書文

維年月日具官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恭祭于
故資政殿學士贈兵部尚書薛公之靈景祐之元公
初解政歸告于家而疾未病若脩之鄙敢辱公知公
於此時欲以女歸公德方隆謂當再起濟大之婚敢
辭以禮天不慙遺公竟忽然其後二一作年卒追前
言生死一作之間以成公志掛劍于墓古人之義公
敏於材剛毅自勵不顧不隨以直而遂命也在天往
則難期惟其行已敢言是一作師有罪之身竄遂因
拘生不及門葬不送事政誠薄奠因道終初尚饗

祭謝希深一作謝希深文

維年月日具官脩將以明日祇役于滑謹用清酌庶
羞之奠致祭于故副閣舍人謝公之靈嗚呼謝公一作
性明於誠履蹈其方其於死生固已自達而天下
之士所以嘆息而不已者惜時之良況於吾徒師友
之分情親義篤其何可忘景祐之初脩走于峽而公
在江東寓書真州哀其親老一作而勉以自彊其後
二年再遷漢上風波霧毒凡萬二千里而會公南陽
初來謁公迎我而笑與我別又憐其貌若故而氣揚
清風之館覽秀之涼坐竹林之脩簷池水夏之清香

及告還一作邑得官靈昌赴書來報喜詠于章隴縣
無歸來容公邦歎言未幾遽問于牀不見五日而入
哭其堂嗚呼謝公年不得中壽而位止于郎惟其愛
也哭者高之哀不識者為之相弔或聘其家或力其
喪嗟夫為善之効得此而已庸何傷富貴偶也壽夭
數也矣一作較其少多而短長若公之有言著于文
行著于事材著于用既久而愈彰此吾徒可以無大
恨而君子謂公為不亡滑人來迎脩馬當北而不即
去者以公而彷徨始脩將行期公錢我今其去也來
莫公鵬茲言悲矣公其聞乎抑不聞也徒有淚而浪

浪尚饗

祭薛賢夫文 大理寺丞薛直瑞

嗟吾賢天行豐而腴乃享其耀莖華雖敷不為而枯
善惡賢愚非有契符報或一差欲誰歸奉孔智通天
曰命矣夫在聖猶疑況於吾徒嗟吾賢夫母不勝縷
暮無孺孤莫鱗為訣已矣嗚呼尚饗

祭叔父文

維年月日具官姪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十
四叔都官之靈曰昔官葬陵有罪之罰今位於朝而
參諫列策辱雖異實皆羈縻使脩哭不及喪而葬不



臨穴孩童孤艱哺養提挈吳天之報於義何闕惟其
報者庶幾大節尚饗

祭尹子漸文

陳州尹源

年月日具官歐陽備謹遣人自鎮陽至懷州以清酌
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尹君子漸十一兄博士之靈
嗚呼天於一萬物與吾人孰愛憎而薄厚其生未
始以一齊其死宜其有大壽苟百年者亦死則短長
之何較惟善人之可喜謂宜在世而常存曰仁者壽
兮是亦愛之者之說謂善必福兮得非以已而推天
禍福吉凶一作天至其難通雖聖人亦曰命而罕言兮

豈其至此而解窮壽夭置之吾不能問嗟乎子漸吾
獨有恨我不見子於今幾時自子得懷始有見期不
能來我欲亟往子今安歸我往何一作訪昔我在
朝諫官侍從職當薦賢知子不貢朋黨之誣苟時譴
詆兩相知而以心謂又書之不用遂聲吾之永隔哭
不聞而徒慟嗟此真之一觴實歎言之可共往莫及
兮非追哀以辭而永送尚饗

祭尹師魯文

維年月日具官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
友師魯十三兄之靈曰嗟乎師魯辯足以窮萬物而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不能當一獄吏志可以狹四海而無所措其一身窮
山之崖野水之濱錄法之窟糜鹿之羣猶不容於其
間兮遂即萬鬼而為鄰嗟乎師魯世之惡子之多未
必若愛子者之衆何其窮而至此兮得非命在乎天
而不在乎人方其奔顛乍逢困厄艱屯舉世皆完而
語言未嘗以自及以窮至死而妻子下見其悲怆用
捨進退屈伸如却語默夫何能然乃學之力至其操
手爲訣隱几待終顏色不變笑言從容死生之間既
已能通於性命憂患之至宜其不累於心曾自于云
逝魯人宜哀子能自達予又何悲惟其師友之益平

祭蘇子美文

維年月日具官歐陽修謹以清酌庶羞之貴致祭于
亡友湖州長史蘇君子美之靈曰哀哀子美命止斯
邪小人之幸君子之嗟子之心曾蟠屈龍蛇風雲變
化而靈交加忽然揮斧霹靂轟轟車人有遭之心驚膽

寒寒作如麻須臾齊止而回一作顧百里山川草木
開發萌芽于文章雄彙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邪
泣乎世人知此而已貪悅其外不窺其內欲知子心
窮達之際金石雖堅尚可破壞一作于於窮達始終
仁義惟人不知乃窮至此蓋而不見遠達一作以沒地
獨留文章照耀後世嗟世之愚掩抑毀傷譬如磨盤
不滅愈光一世之短萬世之長其間得失不待較量
哀哀子美衣舉于鶴而餐

祭鄭宣徽文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宣徽太尉鄭公之靈曰

備最在場屋公爲先進既登館閣遂獲垂遊平生笑
言俯仰今昔至於勤勞中外啓沃謀猷紀德揚功已
著朝廷之論臨風隕涕但仲朋舊之私永訣之情一
觴而已尚饗

皇考焚黃祭文

男僭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告于皇考郎中之靈備不
肖不能紹稟先訓尚賴餘德遠休不墮其世得階仕
進荷國寵靈歆報之恩不知其旃幸天子以孝治天
下凡列位于朝者皆有追榮之典俾其知所以有此
爵祿者皆有自來而退得伸其私志故自上三見子

郊一開明堂以大享其所推恩自太子中允尚書工部兵部負外郎兵部郎中告于第者四今謹以告惟是褒榮之意則具載于訓辭尚饗

居士集卷第四十九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茲校正

祈雨祭漢高皇帝一作成靈嘗也無所感動一作不可得不三四歲而易一作三四歲感靈

祭謝帝一作成靈嘗也景祐之初一作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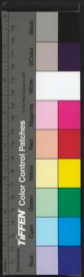
祭尹子斯文一作年者常存一作長存莫及一作矣

居士集卷第五十 歐陽文忠公集五十

祭文十七首

祭程相公文

維至和三年歲次丙申月日具官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太師相國程公之靈嗚呼公於時人氣剛難合予實後進晚而相接一笑之樂淋漓酒庖十年再見公老予表公遠知此子存幾時人生富貴朝露之光及其零落止一作益悲傷惟可喜者令名不忘士窮閭巷念不違時公位將相能施公居廟堂有言謬謬白首于外愉愉其樂酒酣氣振



郊一開明堂以大享其所推恩自太子中允尚書工部兵部負外郎兵部郎中告于第者四令禮以告惟是褒榮之意則具載于訓辭尚饗

居士集卷第四十九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茲校正

祈雨祭漢高皇帝一作成靈嘗也無所感動一作不可得不三四歲而易一作三四歲感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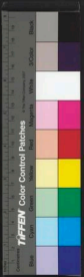
祭謝帝一作景祐之初祭尹子斯文一作年者常存一作長存莫及一作矣

居士集卷第五十 歐陽文忠公集五十

祭文十七首

祭程相公文

維至和三年歲次丙申月日具官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太師相國程公之靈嗚呼公於時人氣剛難合予實後進晚而相接一笑之樂淋漓酒庖十年再見公老予表公遠知此子存幾時人生富貴朝露之光及其零落止一作益悲傷惟可喜者令名不忘士窮閭巷念不逢時公位將相能施公居廟堂有言謬謬白首于外愉愉其樂酒酣氣振



猶見鋒鏑惜也。雖老神清志完，手書未復，計已在門。昔者樽酒歌歡，笑望今而一觴涕淚，霑落死生，慙焉自古。常然撫棺為訣，夫復何言尚享。

祭資政范公文

月日廬陵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范文正公之靈。曰嗚呼公，手學古居今，持方入圓，丘軻之難，其道則然。公曰彼惡公為好，許公曰彼善公為樹，朋公所勇為公則躁，遊公有退讓，公為近名，讒人之言其何可聽。先事而斥羣讒，眾排有事而思，雖仇謂材毀不吾傷，譽不吾

喜，退有儀一作夷行險止，嗚呼公乎。舉世之善誰非公，徒說人豈多公志，不舒善不勝惡，豈其然乎。成難，緩易理又然，嗚呼公乎。欲壞其棟，先摧榱桷，傾巢破穀，技折傍枝，害一損百人，誰不羅誰為黨，論是不仁哉。嗚呼公乎。易名謚行君子之榮生也，何毀沒也。何稱好死惡生，殆非人情。豈其生有所嫉而死無所爭，自公云亡，謗不待辨，愈久愈明，由今可見。始屈終伸，公其無恨。寫懷平生，寓此薄奠。

祭社祁公文

維嘉祐二年三月日，具官歐陽脩謹遣驅使官趙日

宣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太子太師贈司徒侍
中杜公之靈曰士之進顯於榮祿者莫不欲安享於
豐腴公爲輔弼飲食起居如陋巷之士環堵之儒他
人不堪公處愉愉士之遷老而歸休者所以思自放
於閑適公居于家心在于國思慮精深言辭感激或
達旦不寐或憂形于色如在朝廷而有官責嗚呼進
不知富貴之爲樂退不忘天下以爲心故行於已者
老益篤而信於人者久愈深人之愛公寧有厭已者
胡不多八十而止自公之喪道路嗟咨況於愚鄙又
辱公知繫官在朝心往神馳送不臨穴哭不望帷街

辭寫恨有涕遂而尚饗

祭吳尚書文

維嘉祐三年五月庚午朔其官歐陽脩謹遣驅使官
回安之至于西京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留守
資政左丞贈吏部尚書吳公之靈曰嗚呼公乎余將
老也閱世久也見公時之幸可喜者以而可悲者
多也士少勤其身以干祿仕取名聲初若可愛慕者
衆也既而得其所欲而急與迫於利害而遷求全其
節以保其終者十不一二也其人康強飲食平居笑
言以相歡樂察其志意可謂偉然而或離或合不見

幾時遂至於菽水與其俯仰旦暮之間急焉以死者
十常八九也嗚呼公平所謂善人君子者其難得既
如彼而易失又如此也故每失一人未嘗不咨嗟殞
泣至於失聲而長號也如^一坊公材謀足以居大臣文
學足以名後世宜在朝廷以講國論而又留于外宜
享壽考以為人望而遽云長逝^{一作}此搢紳大夫所
以聚弔于家而交朋故舊莫不走哭于位^{一作}豈惟
老病之人獨易感而多涕也尚饗

祭梅聖俞文

維嘉祐五年歲次庚子七月丁亥朔九日乙未具官

歐陽脩謹率其官呂某劉某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
于亡友聖俞之靈而言曰昔始見子伊川之上余仕
方初子年亦壯讀書飲酒握手相歡談鋒鋒出噴臺
滿前謂言仕宦所至皆然但當行樂何有憂悲子^{一作}
^{一作}河南余敗山峽三十年間非離會合晚被遷擢
濫官朝廷薦子學舍吟哦六經余才過分可愧非榮
子雖窮厄日有聲名余稍而剛中遭多難氣血先耗
髮鬢早變于心寬易在險如夷年實加我其頽不衰
謂子仁人自宜多壽余雖^{一作}齊大煎然豈久事今友此
理固難知況於富貴又可必期念昔河南同時一輩

零落之餘惟予子在子又去我余存兀然凡今之遊
皆莫余先紀行塚辭子宜余責送終邱孤則有衆力
惟聲與淚獨出余臆尚饗

曾祖曾祖母祖祖母焚黃祭文

維嘉祐七年歲次壬寅某月朔日曾孫具官脩謹以
清酌庶羞之奠及太子少保太保延安郡榮國太夫
人之告曰通告于曾祖太保曾祖母夫人之靈曰
脩以不肖之質獲蒙祖考之餘休享有爵祿材薄任
重繆膺英擢踐更二府國有常典命及其先非惟優
異奉弼之臣蓋所以勗積善垂慶其來有自而欲潛

光開德發耀有時俾為臣子者廷得伸孝於家而進
以盡忠於國是謂一施而兩得此朝廷所以推仁廣
恩而為小子之幸也敢不夙夜祿畏竭其思慮勉其
不逮俾有樹立冀不顧墜其家聲以對揚天子之寵
靈以永賴祖考之遺德官有職任繫身于朝不得瞻
望松楸親執邊豆謹遣凡之子廬陵縣尉嗣立以告
祖祖母同詞

皇考太師祭文

嗣子具官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及太常少卿給事
中太子少師太師告身四通告于皇考太師之靈曰



脩獲罪于天勿罪私苦蒙頓積德積善之慶不殞其躬得從士大夫之列天子哀其祿不獲養而寵及其親曰非以為榮俾以伸汝志亦以示國家推仁廣惠不忘人之先也有慶賜之恩而又有官秩之寵粵元四年孟冬禘享于廟則有給事中之贈五年冬十有一月脩忝貳樞密則有少師之錫明年閏八月承乏東府則有太師之告而脩官職有守不得以聿躬親即事留君之命于家不恭不勉力於其親不孝罪莫大焉是以涕泣憂懼不能自安謹遣凡之子廬陵賤

對嗣立以告尚輿

皇妣太夫人祭文

嗣子具官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及平昌榮陽郡太君安定郡永國太夫人告身四通告于皇妣太夫人之靈曰脩有不孝之罪不得躬親省視松柏者于茲十年無歲不請于朝而訖不獲報遂以貪冒榮祿留連歲時獨幸天子仁恩教人以孝俾得寵及其親故自嘉祐之元殆今凡四被追封之告亦足以少慰烏鳥之心而備官東府任責至重不得退徇其私有司所下告第之制所以誕揚休命寵褒幽顯者不能窮



自臨事則又以永負至慈罔極不報之恩不勝悲慕
哀愴之情謹遣死之子嗣立以告尚饗

祭宋侍中文

惟靈明誠敏識清方粹直由初考終不變一德忽然
云亡天子之惻富於文章玉質天葩施之朝廟炳耀
光華自茲而絕學者之嗟既文一且賢周達善聞
惟此不朽有司之信翰車其行禮備哀榮英鷁爲訣
脩等之誠尚饗

英宗皇帝靈駕發引祭文

維治平四年歲次丁未八月丁未朔八日甲寅具官

臣歐陽脩伏觀大行皇帝靈駕發引臣以官守有職
不得琴號秘道左謹揮頓天門外恭陳薄奠瞻望靈
輿臣脩西望泣血頌音死罪言曰伏惟大行皇帝至
仁至孝本克舜之心克儉克寬躬禹湯之聖德澤被
物威靈在天今者因山爲陵卜萬世而叶吉同軌畢
至無一人之後期而臣受恩最深報國無狀不能東
翼持紼以供賤事而古人可慕有媿三良之殉身因
極街哀但同百姓之喪考尚知射御之薦冀伸犬馬
之誠臣無任號天摧絕哀慕感切之至臣脩西望泣
血頌音死罪謹言

徐石曼卿文

祭文

維治平四年七月日具官歐陽脩謹達尚書都省令
史李敷至于太清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曼
卿之墓下而弔之以文曰嗚呼曼卿生而為英死而
為靈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復歸於無物者暫聚之形
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此自古
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冊者昭如日星嗚呼曼卿
吾不見子久矣猶能夢髯子之平生其軒昂磊落突
兀崢嶸而埋藏於地下者一物意其不化為朽壤而
為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產靈芝而一物九

壘奈何荒煙野蔓荆棘縱橫風淒露下走鱗飛螢但
見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與夫鷲禽駭獸悲鳴蹢躅
而呻嗷今固如此更千秋而萬歲兮安知其不穴藏
狐貉與鼯鼯此自古聖賢亦皆然兮獨不見夫彙彙
乎曠野與荒城嗚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
而感念嗚呼悲涼悽愴不覺臨風而隕涕者有魏乎
太上之忘情尚饗

祭胡太傅文

維治平四年歲次丁未十一月乙亥朔某日具官脩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太子太傅致仕胡公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之靈自昔垂遊儒館當世英豪譬如花卉先後零滅
惟公松柏凜凜寒標他人磨礪爭出圭角公獨渾然
不見其璞麻廩之器誰能測度晚登大用蔚有嘉言
予文之鄙懼不能傳三十年間既親且舊哭又不表
行不送振寫恨臨風有懷莫究尚察

祭劉給事文

惟熙寧元年歲次戊申四月壬寅朔十五日丙辰具
官備謹遣通引官行首龐簡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
于亡友留臺給事原甫之靈曰嗚呼金百鍊以爲鑑
而萬物不能適其形及爲物蝕而蔽其光頑然無異

手瓦甃然而一遇良工之藥磨而瑩之則可以見肝
膽而數毛髮蓋其可昏者光不可昏者性其或廢而
或凡由有幸與不幸若吾原甫者敏學通於今古精
識造乎幽微乃百鍊之英而萬事之鑑也一爲未疾
昏之至使良醫不能措其術百藥無所施其功遠埋
至寶街恨無窮此所以士夫驚呼莫不爲朝廷而痛
惜至於不知命者皆有疑於造物之工況相知於道
義而又接於遊從念以身而莫贖徒有淚而沾曾尚
攀

嗚呼元珍善惡之殊如火與水不能相容其勢然耳
是故鄉人皆好孔子不然惡於不善然後為賢子之
美才懿行純德維播諸朝當世有識子之懃惓遂以
澠淪問學惡子可知其人毀善之言譬若蠅矢點彼
白玉濯之而已小人得志變快一時要其得失後世
方知受侮被謗無如仲尼巍然衮冕不祀桓魋孟軻
之道愈久彌光名尊四子不數臧倉是以君子脩身
而俟授授姦惡經營一世追榮華之銷歇嗟泯沒其
誰記是皆生則狐鼠死為狗彘惟一賢之不幸歷千
載而獨傷自古孰不有死至今獨弔乎沈湘彼靈均

之事業初未見於南邦使不遭羅於放斥未必功顯
而名彰然則彼饒人之致力乃借譽而揄揚嗚呼元
珍道之通塞有命在天其如予何孔孟亦然何以慰
子聊為此言寄哀一奠有涕漣漣尚饗

祭吳大資

長文

維年月日具官修謹遣某人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
于資政侍郎吳公之靈曰惟公以孔孟之學晁董之
文佐佑三朝始終一節顧惟庸疎敢企光塵而金門
玉堂早接鴻遊之末紫樞黃閣晚陪國論之餘雖出
處之略同在進退而則異余實衰病又思返於田疇

公方盛年宜復還於廊廟豈期白首來天
欲爾百分尚想平生之意氣寫哀一奠不知涕淚之
縱橫尚寒

祭蔡端明文

維年月日具官脩謹遣三班奉職指使李敦以清酌
庶羞之奠致祭于故端明殿學士尚書吏部侍郎蔡
公君謨之靈曰嗚呼盛必有衰而生必有死物之常
理也生爲可樂而死爲可哀人之常情也而又有不
幸於其間者宜其爲恨於無窮也自公之奮起徒步
而名動京師遠登朝廷列侍從其年壯志銳而意氣

橫出材宏華茂而譽望偉然方公之顯華顯赫之時
而其親亦壽考康寧之福夫得祿及親人以爲幸也
而公以榮名顯仕爲之養綠衣而戲普以爲孝也而
公以金章紫綬悅其顏使天下爲子者莫不欲其親
如公之親爲父母者莫不欲其子如公之爲子也其
榮且樂可謂盛哉及其衰也母夫人喪猶在殯而公
已卧病於苦由之間而愛子長而賢者遽又卒於其
前遂以奄然而瞑目一孤藐然以爲二喪之主嗚呼
又何其不幸也此行路之人聞之皆爲之出涕況於
親戚朋友乎况如脩者與公之遊最久而相知之最

深者乎夫世之舉遠以爲言者不過曰四海而閩及
南海齊臨東海使脩不得躬一鵬之翼爲長恟之哀
此其爲恨又可涯哉尚饗

青州求晴祭文

求晴祈晴

維年月日具官脩謹以清酌之奠致告于東嶽天齊
仁聖帝而言曰夫麥之爲物歷四時而復實凡所以
生育長養成就之功可謂至矣以四時之功而成之
以數日之雨而壞之此殆非天之意也非神之欲也
農服耒耜有勞筋苦骨之勤而水旱之災螟蝗之孽
豐歲常少而凶歲常多所得常不補其所失天之至

仁憫斯民之若此也故於其間時賜一大豐之歲以
償之天豐歲可謂難得也既賜與之又遽奪之此非
天之意也非神之欲也今在田者垂穗而蔽野在場
者其積而如坻民徬徨而視之穗者不得施其手積
者不得入于廩使皆化爲羽翼而飛揚之豈不可惜
也哉此非天之意也非神之欲也惟神之惠假以十
日之不雨以成天之大賜使收獲得以時而民足食
公足用是則賴神之靈假之旬浹之煩而九州數千
里之地公私皆受其賜矣蓋所假者少而所利者多
故敢以爲請尚饗

居士集卷第五十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蘇雅相公文

翰

一作

蘇吳大齊文

金門

一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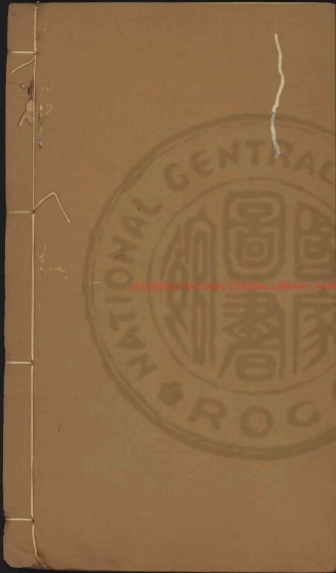
青州蔡精文

斯民之若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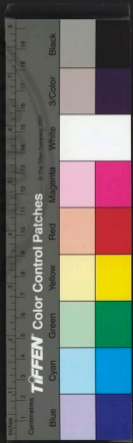
之字下一
有發字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07982 v.9



外禁目錄

卷第一 四首 作於天聖九年 畫明道二年

樂府

擬王臺體七首 明道元年

欲賦

携手曲

雨中歸

別後

夜夜曲

落日窓中坐

領邊繡

古詩

七交七首 天聖九年



張推官

尹書記

楊六曹

梅主簿

張判官

王秀才

自叙

荅楊子靜祈雨長句

嵩山十一首 明道元年

公路澗

拜馮澗

二室道

登太室中峯

王女憲

王女携衣石

天門

天門泉

天池

三醉石

峻極寺

中峯

初秋普明寺竹林小飲戲按聖俞分韻得亭字

木葉下 明道元年

和謝學士泛伊川浩然無歸意因詠劉長卿佳

句 許欲留菊之什 日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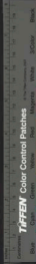
戲書呈學士三丈

和楊子聰荅聖俞月夜見寄

謝人寄雙杜樹子 明道二年

雨中獨酌二首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庭前兩好樹

綠竹堂獨飲

明道二年

暇日雨後綠竹堂獨居簡府中諸客

江上彈琴

送白秀才西歸

鞏縣初見黃河

明道二年

代書寄尹十一兄揚十六王三

別聖俞

送劉秀才歸河內

卷第二

九百五十五號 宋 陸 游 卷第二 明道二年 陸 游 卷第二

古詩

數詩

答錢寺丞憶伊川

書懷感事寄梅聖俞

景祐元年

雜言答聖俞見寄燕簡東京諸文

聞梅二校德典令戲書

戲贈

寄左軍巡劉判官

罷官後初還襄城弊居述懷十韻回寄洛中舊

僚



和聖俞聚飲

送劉學上知衡州

送張屯田歸洛歌 景祐二年

述懷送張慙之

送子野

送劉十三南遊

與李獻臣宋子京春集東園得節字

晚泊岳陽

新開棊軒呈元珍表臣

代贈田文初 景祐四年

惠泉亭

過張至秘校莊

行次兼縣

將至淮安馬上早行學謝靈運體六韻

自枝江山行至平陸驛

春日西湖寄答謝法曹歌

答謝景山遺舌瓦硯歌

古瓦硯

新營小齋鑿地爐

卷第三 白乾德五州州作是實元元年並慶曆八年



古詩

南徐寶元元年

寄聖俞

荅梅聖俞寺丞見寄寶元二年

酬聖俞朔風見寄

送琴僧知白寶元二年

聽平戎操

書宣城修木湫記後奉呈宋寺丞

荅正至始得先所寄書及詩不勝喜慰因書數

韻奉酬聖俞寶元元年

荅梅聖俞

病中聞梅二南歸

送智辯上人遊天台

送徐生秀州法曹

讀山海經圖

依韻和聖俞見寄

晏太尉西園賀雪歌慶曆元年

送吳服邨還江南

荅宋家捕蝗慶曆二年

荅蘇子美游京見寄



立秋有感寄于美

喜雪示徐生

賦竹上甘露

和對雪憶梅花

歸鴈亭唐曆三年

送韓子草

送李太博知冀州

三石齋唐曆五年

題滁州醉翁亭唐曆九年

瑞學七

春寒効李長吉體

幽谷晚飲

卷第四自和張州至許州作起

古詩與句附

桐花五杜元年

思三亭送謝寺丞歸滁陽

室中畫像探題得杜子美

和徐生假山

送楊真外

讀梅氏詩有感示徐生



和人三橋

初夏劉氏竹林小飲

眼有黑花戲書白遣

送朱生

雪堂詩一年

雪晴

琴高象 為書一

竹間亭

箕山

西園

白兔 五年一

偶書

日本刀歌

會峯亭

晚步綠陰園遂登凝翠亭

聖俞惠宣州筆戲書

贈潘景溫叟

學書二首

奉使道中作三首

奉使道中寄坦師



龜劉中

奇樓

試院聞吳琴作

乞藥有感呈梅聖俞

嘉祐二年

擬到承行寄趙少師

嘉祐二年

絕句

同前

聯句

冬夕小齋聯句寄梅聖俞

嘉祐元年

納聯句

慶曆二年

獨聯句

同前

宋篤堂與趙叔平王尚玉王原叔韓子華聯句

嘉祐

卷第五 宋第作及西家作又程明道同

律詩

漢宮

送劉平千平陽簿

樓頌

夕照

送張學士知鄧州

曉詠

禁火

送趙山人歸舊山



閨居即事

傷春

公子

夜意

寄張至秘校

寄徐巽秀才

寄劉昉秀才

送客西馬上作

西征道中送陳舅秀才

送日

春晚

劉秀才宅對奕

送李寔

早夏鄭工部園池

舟中寄劉昉秀才

月夕

奉送叔父都官知永州

柳

舟中望京邑

小圃



即日

南極道寄相送者

楚澤

題金山寺

送竇秀才

株思

仙意

開朱祠部罷潯州歸閩

勸征

鄭駕部射圃

甘露寺

送友人南下

高樓

榴花

宿雲夢館

鸚鵡

簇

行雲

絕望亭上竹

柳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White

Black

3-Color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并桐

雪中寄友人

與謝三學士絳唱和八首

明道元年

和國庠勸講

和遊午橋莊

和龍門曉望

除夜偶成

陪飲上林院後亭見櫻桃披謝

昨日陪後騎同適近郊謹成七言四韻兼呈

聖俞

和齊宣對月

送學士三文

卷第六 自西京至京師作起明道元年盡至和一年

得詩

雙桂樓

明道元年

題張應之縣齋

和梅聖俞杏花

錢相中伏日池亭宴會分韻

送辛判官

叢翠亭

賀九龍廟祈雪有應

早春南征寄洛中諸友

明道二年

花山寨食



寒食值雨

寄謝晏尚書二絕句

留守相公移鎮漢東

寄聖俞

柴舍人金殿閣

送王公榘判官

伊川獨遊嘉祐元年

避彭城公白蓮莊

普明院避暑

送高君先輩還家

憶龍門

贈梅聖俞

郡人獻花

龍門泛舟晚向香山

荷葉

早起府學釋奠

和晏尚書夏日偶至郊亭

和晏尚書白朝

題薦巖院

寄題嵩巫亭景祐二年



題濟慈大師禪齋

詭芭亭景祐三年

初至虎牙灘見江山類龍門

題張棟之學士簡草亭

霽後看雪走筆呈元珍判官

送致政朱郎中

留題安州朱次草堂

題先化軍張氏園亭

和聖俞百花洲寶元二年

魚

月

根子

歸襄城弊居

和晏尚書對雪招飲慶曆元年

歸鴈亭絕句慶曆三年

送黃道之郎中

秋日與諸君馬頭山登高

送揚君歸漢上

使潭遊船見岸上若有感慶曆五年

春日獨居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ack 3-Coat White Magenta Red Yellow Green Cyan Blue

得展岳陽書大誇湖山之美郡署 物甚野其
意有應着之趣作詩一百四十言以寄且敬

頌之

池谷種花洗山

鷺鷥

贈歌者度用入年

初春

送回奕士

行次高州

容呂太傅當變蓮文林元年

酬孫延仲龍圖

常州張卿養素堂

西湖泛舟呈運使學士張拱

去思堂會飲得春字

太傅相公入陪大祀以疾不行優詔命允發於
感遇紀以佳篇小子不揆輒亦課成拙詩一

看皇祐二年

符十本發運待制

蒼許發運見寄

贈廬山僧居訥



過塞二首

元和元年

吳元獻公挽詩三首

元和二年

酬滑州公儀龍圖見寄

卷第七

自京師至歸州作起貞觀元年盡開元五年

律詩

贈王介甫

嘉祐元年

蘇才翁挽詩二首

逸石揚休選蜀

和景仁試明經大義多不通有感

嘉祐二年

和公儀試進士終場有作

久病在告赴直偶成

送潤州通判屯田

和劉原父平山堂見寄

嘉祐二年

送張吉光赴浙憲

春日詞五首

走筆答原父提刑學士

慶曆五年

酬淨照大師說

和原父從幸後苑觀稻呈講筵諸公

送薛水部通判丹州

鶴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鴈

原父致齊集梧余亦攝事後廟謚呈拙句燕歸

聖俞嘉祐四年

秘書丞陳勳之挽詞二首

奉和劉舍人初雪

暮春書事呈四舍人

荷葉

小池

釣者

霜

送劉虛白二首

劉丞相挽詩二首

寄大名程資政

東齋對雪有懷

雪後王堂夜直

客舍暇日書懷奉呈子華內翰長文原父景仁

舍人聖俞博士

酬王君玉中秋席上待月值雨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中秋不見月問客

張仲遠示墨竹圖以佳篇豈勝欽玩聊以四韻
仰酬厚貺

本寄襄陽張學士兄

未答雖愈宿直見寄之什

和原父舍人閣下午寢歸有作

聞原父久在病告有感

感年

齋宮感事寄原父

戲荅仲微口號

觀龍圖閣三聖御書施制

嘉祐七年

題東閣後集

熙寧二年

日長偶書

寄荅王仲儀太尉

熙寧三年

辭官後荅韓魏公見寄

熙寧四年

題杜祁公祠堂

荅端明王尚書見寄燕簡景仁文裕二侍郎二

首

寄題景純藏春塢新居

會老堂

熙寧五年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叔平少師去後會老空獨坐偶成
退居述懷寄北京韓侍中

贈潘道七

答把密吳給事並見寄

答列班孫侍制見寄 初夏西湖

寄河陽王宣徽 寄韓子華 西亭四年

戲劉原甫 下卷

和子履遊泗上亦家園

卷第八

古賦

紅鸚鵡賦 明道九年

述夢賦 明道二年

荷花賦

螟螣賦

辭

啄木辭

哭女師 慶曆五年

頌

魯駟宮頌 天聖九年

贊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ack 1/4 Color White Magenta Red Yellow Green Cyan Blue

章

魏國韓公國華真贊 治平元年

州名急就章 至和元年

卷第九

論辨

本論 慶曆二年

正統論七首 康定元年

原正統論 明正統論

秦論 魏論

東晉論 後魏論

梁論

正統辨二首

時論

原辨 康定元年

兵儲 慶曆四年 塞垣 同前

代曾參荅弟子書 同前

卷第十

經旨

石龜論

辨左氏



三年無改問

易政問 景祐四年

詩解八篇 并序

二南為正風解 周召分聖賢解

王國風解 十五國次解

定風雅頌解 魯頌解

商頌解 十月之交解

卷第十一

神道碑錄 墓誌銘

衛尉卿祁公神道碑銘 大聖八年

諫議大夫楊君墓誌銘 景祐二年

尚書職方郎中分司南京歐陽公墓誌銘 景祐二年

都官郎中王公墓誌銘 明道二年

左班殿直胥君墓誌銘 慶曆二年

內殿學士薛君墓誌銘 治平三年

長安縣太君盧氏墓誌銘 景祐二年

卷第十二

墓誌銘 墓表 石擗銘

漳南縣君張氏墓誌銘 景祐二年

太子賓客分司西京謝公墓誌銘 景祐二年



檢校司農少卿致仕張公墓誌銘 明道二年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誌銘 明道二年

先君墓表 嘉祐元年

母鄭夫人石擲銘 嘉祐五年

哥夫人墓誌銘 同前

楊夫人墓誌銘 同前

卷第十三

記

河南府重修使院記 嘉祐元年

河南府重修淨化院記 同前

陳氏榮鄉亭記

明因大師塔記 景祐元年

叢翠亭記 明道元年

非非堂記 同前

遊大字院記 天聖九年

李秀才東園亭記 景祐元年

樊侯廟災記

東齋記 明道二年

伐樹記 天聖六年

戕竹記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31.12.2012 10:00 AM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3-Color

養魚記

游儼亭記 景祐五年

浙川縣興化寺廊記 明道二年

湘潭縣修藥師院佛殿記 景祐二年

偃虹隄記 慶曆六年

大明水記 慶曆八年

孫氏碑陰記 立祐三年

三琴記 嘉祐七年 吉州學記 嘉祐

卷第十四
序

仁宗御集序 治平二年

送方希則序 天聖八年

送陳經秀才序 明道元年

送楊子聰戶曹序 明道二年

送廖倚歸衡山序 同前

送梅聖俞歸河陽序 明道元年

張應之字序

尹子漸字序

胡子畏字序

送陳子履赴絳州冀城序 皇祐二年



送孫屯田廷仲序

張令注周易序

卷第十五

序

刪正黃庭經序

送王聖紀赴扶風主簿序

送太原秀才序

傅易圖序

月石硯屏歌序

七賢畫序

龍茶錄後序

傳

桑梓傳

卷第十六

書

王范司諫

與郭秀才

與張秀才二首

與石推官二首

答西京王相公



卷第十七

授時相 同前

書

與范希文

景祐元年

代入上王樞密求先集序

同前

代楊推官泊上弓相公 同前

與黃校書論文章

與高司諫

景祐二年

與尹師魯

同前

第二回篇

第三 慶曆五年

第四 慶曆四年

第五 慶曆五年

四丁判官 景祐三年

卷第十八

書

與謝景山

景祐四年

答李內翰

寶元元年

答孫正之 景祐二年

又寶元二年



與王源叔問古碑字寶元元年

與刁景純寶元二年

與陳貞外康寧元年

答祖擇之

與田元均論財計皇祐二年

答徐無黨

又慶曆三年

與陳之方

卷第十九

書

答宋敏皇祐三年

與集賢杜相公慶曆四年

答李大臨皇祐二年 答陳知明同前

與王深甫論世譜

與王深甫論皇祐二年

又同前皇祐二年

與王深甫論五代張鑑皇祐二年

又同前皇祐二年

與王深甫問五月一日會朝

與杜訢論祁公墓誌嘉祐二年



又問
與劉原父問入閣儀

又

與蔡君謨求書集古錄序
嘉祐七年

與樂秀才第一書
續略

卷第二十一

策問

問進士策題五首

議議

贈太尉夏守贊議議

齋文

順祖憲元睿明皇帝忌辰齋文

祭文

祭沙山太守祈晴文
嘉祐五年

並祭五龍祈雨文
寶元元年

祈晴文

祭東嶽文
熙寧四年

祭金城夫人文
皇祐五年

祭王深甫文
治平二年

卷第二十一



譜圖

歐陽氏譜圖

卷第二

卷第二十二

譜

硯譜

記

洛陽牡丹記

景祐元年

花品序

花釋名

風俗記

牡丹記跋尾

卷第二十三

雜題跋

書李翱集後

明道元年

書梅聖俞索後

讀季翔文

景祐二年

書春秋繁露後

景祐四年

書李應物西澗詩後

慶曆元年

論尹師魯墓誌

皇祐元年

書沖厚居士墓銘後

讀裴假傳

自杜

年

書梅聖俞河豚魚詩後

五和

書三絕句詩後

五和

跋晏元獻公書

五和

跋李西臺書二首

嘉祐二年

跋李翰林昌武書

嘉祐二年

記舊本韓文後

嘉祐二年

題薛公期畫

嘉祐八年

跋杜祁公書

同前

跋水成孫學記

同前

書荔枝譜後

同前

跋學士院題名

同前

跋茶錄

元祐

跋觀文王尚書舉正書

同前

跋學士院御詩

同前

跋薛簡肅公奎書

治平四年

跋醉翁吟

熙寧三年

題青州山齋

同前

跋三絕帖

熙寧五年

卷第二十四

道體賦曹勣詩賦

進擬御試應天以實不以文賦唐引狀
變曆二年

監試玉不琢不成器賦天聖七年

國學試人主之尊如堂賦同前

詔重修太學詩同前

省試司空掌輿地圖賦天聖八年

翠旌詩同前

殿試藏珠於淵賦同前

博愛無私詩同前

畏天者保其國賦

斷雕為楨賦

祭先河而後海賦

大匠誨人以規矩賦

魯東周禮所以本賦已下續注

秋網詩天聖八年

卷第二十五

論

殿試儒者可與守成論同前

三皇設官民不違論



賈誼不至公卿論
夫子罕言利命仁論

策

南着賦策五首

天聖八年

國學試策三首

天聖七年

外集卷第一

歐陽文忠公集五十一

樂府

擬王臺體七首

欲眠

行人夜已斷明河南陌頭雙瑞不擬解更欲要君留

携手曲

落日堤上行獨歌携手曲却憶携手人處處春華綠

雨中歸

朝看樓上雲日暮城南雨路遠香車遲迢迢向何所

別後

連環結連帶贈君情不忘暫別莫言易一夕九回腸

夜夜曲

浮雲吐明月流影至暗陰千里雖共照安知夜夜心

落日窻中坐

朝聞鶯禽去日暮見禽歸瑤琴坐不理含情復爲誰

誰

領邊繡

雙鴛刺繡領綠纈五文章暫近已復遠猶持歌扇障

古詩一

七交七首

駢 河南府張推官

施夫大雅哲稟德實溫粹霜筠秀含潤玉海湛無際
平明坐大府宣事盈案几高談遣放紛外物不能累
亦惟席上珍乃是青雲器

尹書記

卿魯天下才神鋒灑業傷逸驥臥秋擺意在駿駿迎
平居弄翰墨揮洒不停瞬談笑帝王略驅馳古今論
良工正求玉片石胡爲遲

楊少曹

子聰江山景弱歲擅奇譽軒衡志文辯落草歌言語



胡為冉冉趨三十滯公府美璞思善價浮雲有夾路
大雅惡速成俟命宜希古

梅主簿

聖俞魁楚才乃是東南秀玉山高岑岑映我覺形醜
辭騷喻草香詩人識鳥獸城中爭擁鼻欲學不能就
平日禮文賢寧久滯奔走

張判官

洛城車隆隆曉門爭道入連袂紛如帷文者豈無十
壯矣張太素拂羽揮其集遠暮鄴才于一笑唯相挹
雖有軒輿冕綦翔英能及人將執君子盍視其遊軌

王秀才

巖道頽之徒以深務卑聖采藻為良壁文潤相輝歎
入市羊駕車談道尋高柄時時一文出往往紙價盛
無為聽立拱遂滯蒲輪時

白叙

余本漫浪者茲亦漫為官胡然頽頽夷託載隨車轅
時士不悅看默默誰與言賴有洛中俊日許相躋攀
飲德醉醇酎釐馨佩春蘭平時罷軍撤文酒聊相歡

答楊開

一喜一作雨長句

吾聞陰陽在天也升降上下無時窮環回不得不差



失所以歲時無常豐古之為政知若此均節收斂勤
人功三年必有一年食九歲一作常備三歲
糶令水旱或一作時遇以多補少能相通今者吏愚
不善政民亦游惰離於農軍國賦欲急星火燕并奉
養過王公慈年之耕幸一熟聚而耗者多於糶是以
比歲屢一作登稔然而民室常虛空遂令一時暫一作
連不雨科以因急流一作頓天閭民不責吏甘
澤此一作流布何其濃農當勉力更當愧敵不酌酒澆
神龍

嵩山十二首

公路澗

驅馬渡寒沅斷澗橫荒徑樵夫欲歇岸花落多依草
擊汰流澗篠倒影看飛鳥自連憂步杜漸下四峯照

拜馬澗

昔聞王子晉把袂浮丘仙金駁於此隨吹笙不復還
玉蹄無迹久澗草但荒煙

二室道

二室對岩巖群峯聳嶺直雲隨高下起路轉參差碧
春晚桂叢深日下山煙白芝奕已可茹悠然想泉石

自峻極中院安登太室中峯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紫馬青松陰躡巖蒼崖路驚鳥動林花空山答人語
雲霞不可攬直入冥冥霧

王女窻

王女不可邀蒼崖巖崿五石乳滴空窻仰見沈寥碧
徙倚難又留桂樹含春色

王女擣衣石

王女擣仙衣夜下青松嶺山深風露寒月杵遙相應
靈蹤者可尋片石秋光澄

天門

不從方壑舒雙峯忽中斷呀豁青冥間蓄澗煙雲亂

杉籬試舉手白可階天漢

天門泉

煙霞天門深靈泉吐巖側雲濕飄氛寒石老林腴碧
長松暫休坐一酌煩心滌

天池

高安登天池靈源灑然吐俯窺不可見淵默神龍護
靜夜天籟籟寒宿客疑風雨

三醉石

醉石山一醉石在松蘿下
醉石山一醉石在松蘿下
醉石山一醉石在松蘿下
醉石山一醉石在松蘿下
醉石山一醉石在松蘿下
醉石山一醉石在松蘿下
醉石山一醉石在松蘿下
醉石山一醉石在松蘿下
醉石山一醉石在松蘿下
醉石山一醉石在松蘿下



拂石登古壇，嘖脚共醉雲霞伴。
醉樂忽在千峯外，坐久還自醒日暮松聲起。

設極寺

路入石門見蒼蒼，深窺湖雲生石砌。
稠木老天風寒，客來依迤照徘徊，倚聽山輝。

中峯

望望不可到，行行何屈盤。
一迥林樾出，千巖雲下看。
煙嵐半明滅，落照在峯端。

初秋普明寺竹林小飲餞梅聖俞分韻得亭
阜木葉下五言

臨水復歌石，陶然同醉醒。
山霞坐未飲，池月來亭亭。
洛城風日美，秋色滿蘄臯。
誰同茂林下，掃葉酌松醪。
野水竹間清，秋山酒中綠。
送子此酣歌，淮南應落木。
勸客芙蓉盃，欲寒芙蓉葉。
垂拂礙行舟，演漾回輕楫。
山水日已佳，登臨同上下。
衰蘭尚可採，欲贈離居者。
和謝學士泛伊川浩然無歸意因詠劉長卿

佳句作欲留篇之什

久不見南山，依然已秋色。
悠悠川上行，復遶城中客。
木落山半空，川明潦尤積。
飛鳥鑑中看，行雲舟中白。
美酒白蘋裏，笑傲清風側。
極浦迤所遂，回峯高易夕。



觴詠共留連
高懷迥昔賢
惟應謝公興
不減向臨川

戲書拜呈學士三丈

淵明本嗜酒
一錢常不持
人邀輒就飲
酩酊籃輿歸
歸來步三徑
索寞繞東籬
詠句把黃菊
望門逢白衣
欣然復坐酌
獨醉卧斜暉

和楊子聰答聖俞月夜見寄

秋露滿已繁
迢迢星漢回
皎潔庭際照
月流光倏并苔
有容愛涼景
幽軒爲君開
所思不可極
但慰清風來

謝人寄雙桂樹子

有客賞芳叢
移根自幽谷
爲懷山中趣
愛此崑下綠

曉露秋暉浮
清陰藻攬曲
更待繁花白
邀君弄芳酌

雨中獨酌二首

老大世情薄
掩關外郊原
英英少年子
誰肯過我門
宿雲屯朝陰
暑雨清北軒
逍遙一罇酒
此意誰與論
酒味正薰烈
吾心方浩然
鳴禽時一弄
如與古人言

幽居草木深
蒙籠蔽窻戶
鳥語知天陰
蛙鳴識天雨
亦復命罇酒
欣茲却煩暑
人情貴自適
獨樂非鍾鼓
出門何所之
閉門誰我顧

庭前兩好樹

庭前兩好樹
日夕欲相對
風霜歲暮晚
枝葉常蔥翠



午眠背清陰露坐蔭高蓋東城提李月車馬傾闌闌
而我不出門依然伴憔悴榮華不隨時寂寞幸相慰
君子固有常小人多變態

綠竹堂獨飲

夏暈解萍陸加枵臥齋公遜無喧囂清和况復值佳
月翠樹好鳥鳴咬咬芳罇有酒美可酌胡爲欲飲先
長誼人生暫別客秦楚尚欲泣淚相攀邀况茲一訣
乃水已獨使幽夢恨蓬蒿憶予驛馬別家去去時柳
陌東風高楚柳留帶一千里歸來落盡李與桃殘花
不共一日看東風送哭聲嗷嗷落池不見青春色白

揚但有風蕭蕭姚黃魏紫開次第不覺寒暄俱零凋
榴花最晚今又拆紅綵點綴如裙腰平芳轉新物轉
好遊者日與生期逸于生本是少年氣磋磨牙角爭
雄豪馬邊班固泊欵向下筆點竄皆嘲嘲曾客來共坐
說今古紛紛落盡玉塵毛鸞弓或擬射石虎又欲醉
斬荆江蛟自言剛氣貯心腹何爾柔軟爲脂膏吾聞
莊生善齊物平曰吐論奇牙擘曼從中來不自遣強
叩瓦缶何統統伊人達者尚乃爾情之所鍾况吾曹
愁填習中若山積雖欲強飲如沃焦乃判髮自古英
壯氣不有此恨如何消又聞浮屠說生死滅沒謂若



夢初寤前有萬古徒萬世其中一世獨幼勞安得獨
酒一榻淚欲助河水增淪淪古來此事無可奈不如
飲此罇中醪

暇日雨後綠竹堂獨酌兼簡府中諸僚

新晴竹林茂日夕愛此君佳會嘯琴樹若與幽人親
掃徑綠苔靜引琉璃冰分開軒見遠岫歎恍送歸雲
桐槿漸秋意琴觴憶友文浩然滄洲思日厭京洛塵
車晴方開府課王多上寔平時罷飛檄行樂吾從軍
騎省悼亡後漳溪多病身南憲策可徵方事陶潛巾

江上彈琴

江水淙淙聲江雲夜不明抱琴舟上彈樓為林中
遊魚焉跳躍山風助清冷寂聽念真絃舒心已平
用茲有道器寄此無景情經緯文章合諧一升和時
雄鳴颯颯嘖風雨隆隆隱雷震無射變氣列黃鍾僅
發生詠秋文王雅怨刺雜駘經二典意澹薄三盤語
丁寧琴聲雖可狀琴意誰可聆

送白秀才西歸

白子來自西投我文與書升階揖讓席言氣溫且舒
萬轍走聲利獨超仁義塗仁義荒已久斤勸費耕除
吾常患力寡汝子好古徒終當竭其力刻為翁通衢



族旋侍天子安駕五輅車盡驅天子臣氏垂白歌其
隅子其從我游有志知何如

鞏縣初見黃河

河決三門合四水狂流萬里東輪海鞏洛之山夾而
時河來屬山作沙嘴山形迤邐若奔避河益凶怒
而雷舟師弭箠不以帆頃刻奔過不及視舞波瀾旋
投沙渚聚沫挾忽爲干地下窺莫測濁且深癡龍挾
魚肆憑恃我生居南不識河但見禹貢書之記其言
河狀鉅且猛險河實書信皆是昔者帝堯與帝舜有
子朱尚不堪桐室天意欲開禹趾以水高堯氏以漢

堯愁下人瘦若腊衆臣薦鯀帝曰試試之九載功不効
遂殛羽山慙而斃禹羞父罪衣且勤天始以書畀於似
書曰五行水洧下禹得其術因而治鑿山脈源浚畎澮
分孽枝派有條理萬邦入貢九州宅生人始免生鱗尾
功深德大夏以家施及三代蒙其利江海淮濟洎漢河
豈不浩渺汪而大收波卷怒畏威德萬古不敢肆凶厲
惟茲濁流不可律歷自秦漢尤爲害崩壑決壑勢益橫
斜跳旁出惟其意制之以力不以德驅民就弱財隨弊
蓋聞河源出崑崙其山上高大無際自高瀉下若激箭
一直一曲一千里湍激衝急乃逆盜其勢不得不然爾



前歲河怒驚滄民浸漱洋洋漲不止滯人奔走若
鋒馭河伯視之以爲戲呀呀怒口缺若門且噴新石萬
萬計明堂天子聖且神孽河不仁嗟曰喟河伯素頑不
可令至誠一感惶且畏引流辟易趨故道閉口不敢煩
官吏遵塗率職直東下咫尺莫可離其次爾來歲星行
一周民牛飽芻邦美曹潛人居河飲河流耕河之墟浸
河蹟嗟河改凶作民福嗚呼明堂聖天子

代書寄尹十一兄楊十六王三

竝轡登北原分首昭陵道秋風吹行衣落日下霜草
昔日懸鞶懸信馬行若早行行過任村遂歷黃河喚

登高望河流洶洶若怒閘子生平居南但聞河浩渺
俯鞍輶遊日華洋肆驚眺並河行數曲山坡亦縈繞
兕子與山口牙險乃天窳秤鈞真如鈞上下欲顛倒
虎牢吏當關談問名已告禁陽夜聞雨故人留我笑
明朝已高塵執車引旌靈傳云送主喪宅夢諸墳兆
後乘皆輻輳輪駟相輝照碑易未及避廬祀已可數
午出鄭東門下馬僕射廟中牟去鄭遠記里十餘墩
抵牟日已暮僕馬困米高漸望閭閻門礙若中天表
趨門乎道入羈鞅不及掉浪墮遊九衢風埃嘆何浩
京師天下聚奔走紛擾擾但聞街鼓喧忽忽夜後曉

迨樣洛中使已勤思歸採爲別未期月音塵一何杳
因書寫行役聊以爲君導

別聖俞

車馬古掖隅喧喧分曉色行人念歸塗吾若徒悽惻
薄官共野林論交喜金石薦以朋酒催寧知歲月適
人事坐云變出契俄年隔關山自茲始揮袂舉輕策
歲暮寒雲多野曠陰風積紅蹄踈巖霜別酒臨長陌
慮念同時人獨爲未歸客

送劉秀才歸河內

落日古京門車馬動行色河上多悲風山陽有歸客

朽質靈靈蒙遺文摹寫迹言于有司知豈顧時人識
山陔歲始寒嚴雪密已積還家寧又留方言事征輶

外集卷第一

嘗謂奇欲衡奇作

雨中獨酌烈烈一作

初見黃河生人一生



外集卷第二

古詩二

數詩

歐陽文忠公集五十二

一室曾何端居閑俗慮平二毛經節變青鑑不須驚
三復靡圭戒深防悔吝生四愁寧敢擬高詠且陶情
五鼎期君祿無思死必烹六奇還自秘海寓正休兵
七日南山霧苑文章有成八門當鼓翼凌厲指霄程
九德方居位豈猷日月明十朋如可問從此卜嘉亨

答錢寺丞憶伊川

之子問伊川伊川已春色綠芷雜芳浦青溪含白石



外集卷第二

古詩二

數詩

歐陽文忠公集五十二

一室曾何端居閑俗慮平二毛經節變青鑑不須驚
三復靡圭戒深防悔吝生四愁寧敢擬高詠且陶情
五鼎期君祿無思死必烹六奇還自秘海寓正休兵
七日南山霧苑文章有成八門當鼓翼凌厲指霄程
九德方居位豈猷日月明十朋如可問從此卜嘉亨

答錢寺丞憶伊川

之子問伊川伊川已春色綠芷雜芳浦青溪含白石



山阿昔留賞屐齒無遺迹惟有蕊桂花留芳待歸客

書懷感事寄梅聖俞

相別始一歲幽憂有百端乃知一世中少樂多悲患
每憶少年日未知人事艱頗狂無所閔落魄去霸
章三月入洛陽春深花未殘龍門翠巒帶伊水清潯
潺逢君伊水畔一見已開顏不暇謁大尹相携步香
山白茲樵所適便若投山徠幕府足文士相公方好
賢希深好風骨迥出風塵間師魯心磊落高談義與
軒子漸口若訥誦書坐千言芳國善飲酒百盞頗未
升幾道事閑遠風流如謝安子輿作參軍常跨破虎

鶴子野乃老翁戲弄時脫冠次公才曠奇王霸馳筆
端聖俞善吟咏共嘲爲閑仙惟予號達老醉必如張
顛洛陽古郡邑萬戶美風煙荒涼見官闕表裏壯河
山相將日無事上馬若鴻翻出門盡垂柳信步即名
園歇簾筠粉暗綠池萍錦細殘花落酒面飛絮拂歸
鞍烏盡水與竹忽去嵩峯踏青蒼綠萬仞香滿壘三
川花草窺洞竇崎嶇尋石泉君吟倚樹立我醉歌雲
賦子聰疑日近謂若手可攀共題三醉石留在八仙
壇水雲心已倦歸坐正盃盤飛瓊始十八妖妙猶雙
環寒篁暖鳳簪銀甲調屬絃自製白雲曲始送黃

金船珠簾捲明月夜氣如春燈燈花弄粉色酒紅生
臉蓮東室梅花好點綴綰腰綰花雲髻上展尊諒
陰前樂事不可極離歌變爲歎野招書走東下丞相
忽南遷送之伊水頭相顧淚潸潸月相公去君隨
赴春官送君白馬寺獨入東上門政府誰同在新年
獨未還當時作此語聞者已依然

雜言答聖俞見寄燕簡東京諸文

昔君居洛陽樂事無時有寶府留文章謝聖從親友
豐年政頗簡命駕時爲偶不問竹林主仍勞蚩兵罰
琴芳花一升弄嘉月翠綠相森茂

聞梅二校德興戲書

君家小謝城爲客洛陽裏綠髮方少年青衫官爲吏
重湖亂山綠偏夢寄千里洛浙見秋鴻江南老芳芷
自言北地禽能感南人耳京國本繁華馳逐多英軌
乎歌白雪曲取酒西城市朝逢油壁車暮結青驄尾
歲月倏可忘行樂方未已忽爾畏簡書翻然浩歸思
江山故國近風物饒陽美楚抽煙中黃吳萼波上紫
還鄉問年已上堂多慶喜離別古所難更畏秋風起

歲贈

莫愁家住洛川傍十五纖腰聞四方堂上金樽邀上



客門前白馬繫垂揚春風滿城花滿樹落日花光手
撈光城頭行人莫駐馬一曲能令君斷腸

寄左軍廷劉判官

遙聽洛城鐘獨渡伊川水綠樹鬱參差行人去無已
因高望京邑驅馬沿山趾落日亂峯多龍門何處是
麗官後初還襄城弊居述懷十韻回寄洛中

舊寮

路盡先家山欣然望吾廬陋巷叩柴扉迎候遠鷲呼
兒童戲竹馬田里邀籃輿春桑鬱已綠歲事催農夫
朝日飛雉雉東阜新雨餘拄杖望遠林行歌登故墟

夙志在一壺茲焉將符鉞言謝終社友因招洛中愚
馬卿已倦客嚴安猶獻書行矣方子役豈能送歸歟

和聖俞聚蚊

潁陽照窮巷暑暉涼風生夫子臥環堵振衣出前楹
愁煙四鄰起烏雀喧空庭餘景藹欲昏衆蚊復一什
薨薨群飛豈能數但厭聲營營枹琴不暇揮揮塵無
由停散帙復歸卧詠言聊寫情覆載無巨細善惡皆
生成朽木出衆蟲腐草爲飛螢書魚長除溼醃難由
鬱蒸承鬣回多虱牛鬮常聚蠹元氣或宜鬱播之爲
孽腥乎臭乃其類清虛非所經華堂敞高棟綺疏仍

藻為金釵瑩椒壁王臺含夜水終朝事薰被豈敢近
芳釐富貴非苟得抱節居茅衡陰壙石蟲聚下偃聚
穢盈何管曲肱樂但苦飛雷聲江南美山水水木正
秋明白古佳麗國能助詩人情喧寫不可久片席何
時征

送劉學士知衡州

揚子懶屬書平居惟嗜酒一沐或彌旬解醒淚五斗
淡爾輕榮利何常問無有忍憶四一舟為歸行為一
塵守湘耐自古醉醜水聞名久薄銀但盈几聖經不
離口湖田賦徭贖民訟爭能訟兀荷卑沈冥安能知
可否聊為寄情樂豈與素懷偶藏器思適時投刃寧
煩乎行當考官績勿復因覓宦

送張花田歸洛歌

昔年洛浦見花落曾作悲歌歌落花愁來欲遣何可
奈時向金河尋杜家杜家花雖非絕品猶可開顏為
之飲少年意氣易成催醉不還家伴花寢一來京國
兩傷春憔悴窮愁兀陌塵紅房紫峯處處有驕馬欲
尋無故人黃河三月入隋河河水多時悵望多為情
此水來何處二一中有伊瀛與洛波忽聞君至自
西京洗眼相看眼皆明心衰面老畏人問驚我瘦骨



清如冰今年七月妹喪夫推兒孀女啼呱呱季秋九
月予喪婦十月厥厥成病軀端居移病新城下日不
出門無過者獨行時欲強高歌一曲未終雙涕洒可
憐明月與春風歲歲年年事不同暫別已嗟非舊態
再來應是作哀翁感時惜別情無已無酒送君空有
淚西歸必有問君人爲道別來今若此

述懷送張慙之

營營河堤綠樹平送君同得到東城落花已盡鶯猶
轉喜柳初長蟬欲鳴去年送客亦曾到正值楊花亂
芳草人心不復放時歡景物自隨時節好感今懷昔

君難重持東共山水天下秀庚君輕舟片帆返江城
月下夜聞歌淮浦山前朝放溜樂哉此行時未晚萬
壑千巖不知遠可憐病客臥京塵寂寞淹留已再春
扁舟待得東南下猶更河橋送幾人

送子野

四時慘舒不可測冬夏寒暑易鬱陶春陽著物大軟
矧獨有秋節最勁豪金方堅剛屏炎瘴充氣高爽清
風颺煙霞破散灑氣豁山河震發地脉搖天開寶鑑
露寒月海拍積雪卷怒潮光輝通透奪星耀蟄潛蟄



奮鬪磨蛟高樓精英毛髮殊壯懷直恐衝斗杓欲飛
靴衣上拂漢擬乘二氣敢覽滄合時文法密於鐵
縲東躡不自聊豈無某議顧人主扼持舌在口已膠
當秋且幸際軒豁誰能兒女聽嗚咽君方壯歲襟宇
快名聲樂與家聲高輕舟從遊山川底詩酒合興皆
翹翹堪嗟水玉自悲澗可並孤輪同造選功名富貴
有時到忍把壯節良辰消

送劉十三南遊

泱泱汴河流櫓聲過晚浦行客問吳山舟人多楚語
春深紫蘭浮夏早黃梅雨時意秋登眺聊以忘窮旅

與李獻臣宋子京春集東園得卽字

綠野秀可渝遊騷喜初結芸局苦寂寥楚窮隔清切
歡言得幽尋况此及嘉節魚嘒已關關泉流初泱泱
繁暑染若綴翠萼柔可擷屢期無役時芳物畏鷄坊

詠泊岳陽

所聞岳陽城裏鍾聲着岳陽城下樹正見空江明月
朱雲水蒼茫失江路夜深江月弄清輝水上人歌月
下歸一闌聲長聽不盡輕舟短楫去如飛

新開葦軒呈元珍表臣

竹樹日已滋軒窗漸幽興人聞興世遠鳥語如境靜



春光滿欲布山色寒尚映獨收萬慮心於此一枰競

代贈田文初

感君一顧重千金贈君白璧爲妾心舟中繡被薰香
夜春宮江頭三尺深西陵長官頭已白憔悴窮愁
却道相識手持玉唾唱陽春江上梅花落知誰津亭
送別君未悲夢闌酒醒始相思須知五峽聞猿處不
似荆江夜雪時

惠泉寺

一不詳所著詩集卷四觀妙堂碑文之語
寺在惠山西北山脚十六句以陸軍題

翠壑刻舟頽壁霞畦水間使君能愛客朝夕弄山泉
香巖雨過春派長置酒來聽山溜響鑿中樓閣俯清
池雪裏峯巒明晚曉須知清興無時已酒美麩茶自
相對席間誰伴謝公吟日暮多逢山簡醉淹留桂樹
幾經春野鳥巖花識仗君使君今是罇前客誰與山
泉作主人

遊張至秘校莊

田家何所樂臺笠日相親桑條起蠶事莖葉餓耕辰
望歲占風色寬插知政仁慈漁逐晚浦雞犬隔前村
泉湖勝閒動山田樹杪分鳥聲梅店雨野色柳橋春
有客問行路呼童驚候門焚魚酌白醴但坐且惟忻

行次葉縣



朝渡汝河流，暮宿楚山曲。城陰日下寒，野氣吞深綠。
征車倦長道，故國有喬木。行行漸樂郊，東風滿于陸。

將至淮安馬上早行學謝靈運體六韻

晴霞照東浦，鷺鳥動煙林。曙河無斗沒，杳一作嶂隱
雲深寒雞鳴，樹起曲塢。習風吹征夫，倦行役秋興感。
登臨衡一作阜積涂一作迴江，蘿香露沉行矣歲華
晚，歸歎勞歎音。

自坡

一作

江山行至平陸驛五言二十四韻

破江望平陸，百里千條嶺。蕭條斷煙火，莽蒼無人境。
峯巒互前後，南北失士。天秋雲念高，木落歲方冷。

水澹愁蟻射，林行憂虎猛。萬仞懸崖崖，崖一約履
枯梗綠兔類，猿猴陷淖若。龜腹輿懼傾，撲煩馬倦
鞭。攀攀濟誠畏，塗習俗美營。續度隘是難，踈因高目
還。騁九野，畫刺衝群山。亂巫郢，煙嵐互明滅。點綴成
一作圖屏，時時度深谷。往往得佳景，翠樹鬱如蓋。飛
泉溜垂縷，幽花亂青紫。舊嫌弄光影，山鳥轉成歌。寒
蛩嘯如嘖，聲臨雖云勞。一作巨細得周者，展裝趨徒
旅。夕宿訪閭井，村暗水茫茫。鷄鳴星耿耿，登高近佳
節。歸思時引頌，窳菊薦山罇。田鴛佐烹鼎，家近夢先
歸。夜寒余屢整，崎嶇念行役。昔宿已爲永，豈如江上

舟棹歌方醱

初此身則江洪酒

春日西湖寄謝法曹歌

西湖春色歸春水綠於染群芳爛不採東風落如糝

西而名詩參軍春思亂如雲白髮題詩愁送春

知春未老也口曼野見通知湖上一罇酒能憶天涯萬

里人萬里思春尚有情勿違春至客心驚雪消門外

千山綠花放江邊二月晴少年把酒逢春色今日逢

春頭已白異鄉物態與人殊惟有東風舊相識

答謝景山遺古瓦硯賦

火數曰百文靈節誰其代者當塗高窮茲極詰不易

取始知文景基廟宇坐揮長喙咏天下豪傑競起如

蠅毛董呂館泥相繼死紹術摧備爭咆林力強者勝

怯者敗豈較才德為功勞然猶到手不敢取而使螟

蟻生螻蛄子孟當初不自耻敢謂舜禹傳之竟得之

以此失亦此誰知三馬食一槽當其盛時爭意氣叱

咤雷電生風颭千戈戰罷數功闕周幾方召克無辜

英雄致酒奉高會巍然銅雀高岩岩圖歌宛轉激清

微妙舞左右回纖腰一朝西陵一作西陵看拱木寂

寞總帳空蕭蕭當時淒涼已可歎而況後世悲前朝

高臺已傾漸平地此瓦一墜埋蓬蒿昔文丰滅蓋土



蝕戰血曾經野火燒
敗皮焚網各有用
誰使鎬鏡成凸凹
景山筆力若牛弩
句道語老能揮毫
嗟予辱得何所用
薄領朱墨徒紛綯
走宦南北未嘗捨
鎚策三四勤絨包
有時屬思欲飛灑
意緒乳難抽
絲舟行屢備一水神奔往
往冥物遺風濤
質頑物久有精怪
常恐變化成靈
妖名都所至必傳
玩愛之不換
寶刀長歌送我怪
止偉欲報慈魂無
瓊瑤

古瓦硯

凡賤微物得廁筆墨間於物用有宜不計醜與妍
金非不爲寶玉豈不高堅用之以發墨不及瓦礫頑

乃知物雖一賤當用價難攀
豈惟瓦礫爾用人從古難

新營小齋鑿地爐輒成五言三十七韻

霜降百工休居者皆入室
墜戶畏初寒開爐代溫律
規摸不盈丈廣狹足容膝
軒窗共幽邃竹拓助蒙密
辛勤慚巧官窮賤守卑秩
無術政奚爲有年秋屢實
文書少期會租訟者鞭扶
地僻與世疎官閑得身佚
荆蠻若卑阻氣候常壅鬱
天日每陰翳風颭多涼溼
衰頹慘時晚病骨知寒疾
蠻牀初晨興藍輦殿朝出
南山近煎煠採僮僕免呵叱
禦歲膏澇鳴鑪客薦包插

霜薪吹品煖石鼎沸呖呖披方養丹砂候節煎
水西鄰有高士輒軒卧蓬草鶴髮善高談船背使
多駸披裘屢相就東經亦時乞傳經伏生老愛酒揚
雄吃晨灰塊餘盃夜火爆山栗無言兩忘形相對或
終日微生菜剛毅勁強早難屈白從世俗牽常恐
天性失仰茲微官採養此多病質者躬由一言無枉
第三點因知吏隱樂漸使狹心室面壁或僧禪倒冠
聊酒遠頓輕二豪一馬齊萬物啓期為樂三叔夜
不不負薪幸有一視舊學頗思述興亡聞今古
今圖籍羅甲乙魯冊世會盟周公豕凶言詳世

明左丘辯馳聘馬遷筆金石互建幽風雲生倏忽豁
齋一開卷慨然時揜帙浮沈恣其間道若逐聲配
吾居誰云隘所得乃非一五斗豈須慚優游歲將
畢

外集卷第二



劉學士神術何常

復傷離

思春

致酒

新卷小圖詳明

外集卷第三

歐陽文忠公集五十三

古詩三
南嶽

洪宋區夏廣懷張際四維狂孽久不聳民物含
春熙著雅適所尚游泳尤華時遽然攝提歲南嶽
邊陸子因叩村叟此事曷如斯初似却人問未語先
涕垂似涕謝客問為客陳始基撫水有上源水淺山
嶮藏生民三千室聚比天一涯狼勇復輕脫性若鹿
與麋男夫不耕鑿刀兵動相隨宜融兩境上殺人取
其貲因斯久久來此寇步為羈鼠竊及蟻聚近襄焉



劉學士神術何常

復傷離

思春

致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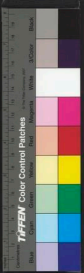
新卷

外集卷第三

歐陽文忠公集五十三

古詩三
南嶽

洪宋區夏廣懷張際四維狂孽久不聳民物含
春熙著雅適所尚游泳尤華時遽然攝提歲南嶽
邊陸子因叩村叟此事曷如斯初似却人問未語先
涕垂似涕謝客問為客陳始基撫水有上源水淺山
嶮藏生民三千室聚比天一涯狼勇復輕脫性若鹿
與麋男夫不耕鑿刀兵動相隨宜融兩境上殺人取
其貲因斯久久來此寇步為羈鼠竊及蟻聚近襄焉



敵窺勢亦不久住官軍來即馳景德祥符後時移市
亦移四輔哲且善天子仁又慈將軍稱招安兵非羽
林兒龍江一牧拙選騎材亦非威惠不蕪深徒以官
力散智略仍復短從此難鴉索引兵卸甲巔部薄自
參差鋒鏑殊未接士卒心先離奔走六吏死初在
參差鋒鏑殊未接士卒心先離奔走六吏死
融州沿縣宇及民虛燬蕩無孑遺利鐵洋諸毒中膚
無藥醫長刀斷人股橫屍滿道婦人及孽產驅負
足始歸堂堂過城戍何人敢正窺外計削奏蹀一一
聞宸闕赫爾天斯怒選將與王師精甲二萬餘伍毅

如虎縱勿戢凜秋霜旌祭閔朝議八營與七萃豈得
多于茲外統三路進小敵胡能為前驅已履境後軍
猶未知逶迤至蠻域仁見空福畦搜羅一月餘不戰
師自罷荷戈莫言苦芟糧深可悲哀我都督郵無辜
遭屠糜州都督堂還出招安辭半降半來担蠻意猶狐疑辱以錯錦贈
狙心詐為平戎帳草草起敗戈躡背揮我聆老史言
不覺顰雙眉吮毫燕疊簡占作南徐詩頌值采詩官

一數于形埒

寄聖介



西陵山水天下佳我昔謫官君所嗟官閑憔悴一病
叟曠古瀟灑如山家雪消深林白麝齋一作筍人響空
山隨摘茶有時携酒探幽絕往往上下窮煙霞蟲蔞
綠鐫款可藉野卉青紅春自華風餘落葉飛而旋日
暖山鳥鳴交加貪追時俗耽歲月不覺萬里留天涯
今來寂寞西岡口秋盡不見來籬花市亭神棋闕新
酒十千得斗不可勝材非世用自當去一舸繫牙樯
釣車君能先往勿自蹈行矣春洲生荻芽

答梅聖俞寺丞見寄

憶昔識君初我少君方壯風期一拍許意氣曾誰讓

交遊感京洛踴組陪丞相驛驥日相追鸞為鳳志高馳
詞章盡崔蔡論議皆歌向文會忝予盟詩壇推子將
談精鋒愈出欲劇繳無量要勇為無前餘光誰敢望
致年五六歲人事堪悽愴南此頻睽乖相離獨飄蕩
失杯由畫足傷手因代匠移書雖激切拙語非欺誑
安知乃心愚而使所言妄權豪不自避斧質誠為常
蒼皇得一邑奔走踰千嶂楚峽聽猿鳴荆江畏蛟浪
蠻方異時俗景物殊氣象綠髮變風霜丹顏侵疾瘵
常憂鵬鳥竄幸免江魚葬今茲荷寬宥遷徙來漢上
無憚戴因冠驅馳俗狀王事多倥傯學業差遺忘

未能解綬去所戀寸祿養舉是畏逢仇低頭惟避謗
忻聞故人近豈憚驅車訪一別各棄翁相見問無恙
交情宛如舊歡意獨能強幸陪主人賢更值芳洲漲
菱荷亂舞泛水竹涵虛曠清風滿談席明月臨歌舫
已見洛陽人重聞畫樓唱怡然空鬱瑪雙爾累因放
自從還邑來會此驪陽亢神靈多請禱租稅煩管措
猶須新秋涼漢水臨一作清灤野稼蕩浮雲晴山開
疊障聊以助吟詠亦可資酣暢北轅如未駕幸子能
來就

酬聖俞朔風見寄

因君朔風句令我苦寒吟離別時未幾呼嗟歲再陰
驚颺擊曉野餘響入空林客路行役遠馬踏冰雪深
瞻言路中舊期我高陽吟故館哭知已新年傷客心
相逢豈能飲惟有涕沾襟

送琴僧知白

吾聞夷中琴已久常恐老死無其傳夷中未嘗不得
見豈謂今逢知白彈遺音妙境尚何愛何況之子傳
其全孤禽晚鶯秋野露空澗夜落春泉泉二年遠謫
寓三峡江流無底山侵天登臨探賞久不厭每欲圖
畫存於前豈知山高水深意久以寫此朱絲絃酒酣



耳熱神氣王聽之爲子心肅然嵩陽山高雪三尺有
客擁鼻吟苦寒負琴北走乞其贈持我此句爲之先

聽平戎操

西戎負固脅天誅勇夫戰死智士謨上人知白何爲
者年必力壯逃泮屠自言平戎有古操抱琴欲進爲
我娛我材不足置廊廟力弱又不堪戈及遭時有事
獨無用偷安飽食與汝俱爾知平戎競何事自古無
不由吾儒周宣六月伐玃狄漢武五道征匈奴方叔
召虎乃真將衛青去病誠區區建功立業當盛日後
世獨詠於詩書平生又欲慕賈誼長纓宜請繫單于

嘗獨理檢四面格有策不獻空知洞懸君爲我奏此
曲聽之空使壯士吁推琴置之一作洞恍若失誰謂子
琴能起予

書宣威修木堡記後本呈朱寺丞

因民之利無難爲使民以說民忘夜樂哉朱君郭靈
煙導郭及壘興衆陵古渠廢久人莫知朱君三月而
復之沃土如膏瘠土肥百里歲歲無凶苗一作郭壘
之水源不止襄人思君無時已

谷正至始得先所寄書及詩不勝喜慰同書
數韻奉酬聖俞



寒日照深巷，柴門朝尚閉。有客自江來，尺書千里至。
鴻書復何云，但言南北異。南方地常暖，風物稱佳麗。
梅蕩入新年，蘭星動芳氣。樂哉登此興，豈厭江湖滯。
伊予方寂寞，刻苦窮文字。萬國會王州，群英馳僑軌。
方朔常苦餓，子雲非官意。歲暮憐風塵，官閑倦朝市。
出處一云別，所思寧可冀。春江有歸鷗，但使音書繼。

答梅聖俞

寒日照窮巷，柴扉未開。鷗閑遠，方信有客渡江來。
開城後，何喜宛若見瓊瑰。一爾乘出處，未嘗持酒盃。
官閑應朝市，歲暮憐風塵。吹書口，可待春鷗暖。應回

病中聞梅二南歸

聞君解舟去，秋水正涵。野岸曠歸思，都門辭世紛。
鶻逐商帆，伴初隨。狂風羣山多，淮甸出柳盡。汴河分
楚色，兼尚上。綠江煙日半。曉客意浩已遠，離
懷寧復云。宣城好風月，歸信幾時聞。

送堽上人遊天台

昔年在伊洛，林壑每相從。對掃松下榻，坐思湖上峯。
自言伊洛波，每起滄洲憶。今茲適行遊，千里東南國。
鄰門汴河上，柳色入青煙。派水向淮浦，歸人隨越船。
東南遍林壑，為經新流滿。小桂綠應芳，江春行已晚。

萬壽赤城陸倕休謫古岑一去誰復見石橋雲霧深
送徐生秀州決曹

一笑暫相從結交方恨晚猶放薄領因况爾東南遠
落帆淮口暮探石江湖暖黃鶴可寄書惟嗟雙翅短

讀山海經圖

夏鼎象九州山經有遺載空濠大苑中者需群山會
炎海積滄蒸陰幽異明晦奔趨各異種倏忽俄萬態
辨倫固殊稟至理宮一傑駭者自云驚生号孰知怪
未衆識造化但素披圖繪不有萬物殊豈知方輿大
依韻和聖俞見寄

與君結交深相濟同水火文章發春葩行深鈞所
吾才已愧君子齒又先我君惡予所非我許子云可
歎趣共乖時畏奎難轉輾道肥家所窮身老志猶果
每嗟游從異有甚樊籠蝶天匠染青紅花腰呈曼娜
苟能徑酌同直待冠中墮無欺校雖貧鹽米尚餘顆
晏太尉西園賀雪歌

陰陽乖錯亂五行窮冬山谷暖不冰一陽且出在地
上地下誰發萬物萌太陰當用不用事蓋由姦將不
斬窮國刑遂令邪風伺間隙潛中瘴疫於疫祇神哉
陛下至仁聖憂勤懇禱通指誠聖人與天同一體意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0Color Black

未發口天已聽忽收寒威還水官正時肅物凜以清
寒風得勢獵獵走毛乾震急落不停恍然天地半夜
白群雞失曉不及鳴清晨拜表東上閣鬱鬱瑞氣盈
宮庭追朝騎馬下銀闕馬滑不慣行瑤瓊晚趨賓館
賀太尉坐覺滿路流歡聲便開西園拂徑步正見玉
樹花凋零小軒却坐對山石拂拂酒面紅煙生主人
與國共休戚不惟喜悅將曲盡頌憐鐵甲冷徹骨四
十餘萬屯邊兵

送吳燕鄰還江南

霜前江水磨碧銅岸青寒葉颺青蟲吳如鬢綠生幾

縷不差月上扶桑東羞見清波照人景去時黑髮吹
春風五年歸來婦應喜從此不問西飛鴻

答朱東捕蝗詩

捕蝗之術世所非欲究此語與於誰或云豐凶歲有
數天尊術可人力支或言蝗多不易捕驅民入野踐
其吐因之姦吏恣貪擾戶到頭欲無一遺蝗災食苗
民自苦吏虐民苗皆被之吾嗟此語祇知一不究其
本論其皮驅雖不盡勝養患昔人固已決不疑東蟲
投火沉舊法古之去惡猶如斯既多而捕滅未易其
失安在常由通統說最說子孫衆為腹所孕多蝗蚋



始生朝氣暮已頃化一為百無根涯口含鋒刃疾風
雨毒腸不滿疑常飢高原下濕不知數進退整若隨
金聲嗟茲羽孽物共惡不知造化其誰尸大凡萬事
悉如此禍當早絕防其微蛇頭出土不急捕羽翼已
就功難施尺鷲群飛自天下不究生子由山陂官書
立法空太峻吏愚畏罰反有欺蓋藏十不敢申一上
心雖側何由知不如寬法擇良令會蝗不隱捕以時
今苗因捕雖踐死明散猶免為螟苗吾嘗捕蝗見其
事較以利害曾深思官錢二十買一斗示一作以明
信民爭馳欲成衆在人方頃刻露積如京坻乃知

許竊雖甚衆蟻惡苟饒無難為性時姚崇用此議說
哉賢相得所宜因吟君贈廣其說為我持之皆採詩

答蘇子美離京見寄

衆竊子美貌堂堂千人英我獨疑其骨浩浩包滄溟
滄溟產龍屢百怪不可名是以子美辭吐出人輒驚
其於詩最豪奔放何縱橫衆絃排律呂金石次第鳴
間以險絕句非特震雷霆兩耳不及掩百病為之醒
語言既可取筆墨尤其精少雖嘗力學老乃若天成
濡毫弄點畫信手不日停端莊雜醜怪群星見攪槍
爛然溢紙幅視久無定形使我終老學得一已足矜

而君蕪衆美磊落猶自輕高冠出人上誰敢揖其膺
群臣列丹陛幾位缺公卿使之束帶立可以重朝廷
況令參國議高論吐呼吸惜哉三十五白髮今已生
近者去江淮作詩寄離情口誦不交寫一日傳都城
退之序百物其鳴由不平天方苦若心欲使發其聲
嗟我非驚鷺徒思和嚶嚶因風幸救寄德我曹與言

立秋有感寄蘇子美

庭樹忽改色秋風動其枝物情未必爾我意先已悽
雖恐芳節謝猶祈早涼歸起步雲月暗顧瞻星斗移
四時有大信萬物並與期故人在千里歲月令我非

所憂事業晚豈怡顏色衰願謀今謂何胡馬日以肥

春雪示徐生

清穹一色凜冬威旱野渴天澤經旬三尺雪萬物變
顏色愁雲噓不開慘慘連日夕寒風惜天勢豪忽肆
陵轉空枝凍鳥雀癡不避彈弋長河寂無聲厚地若
龜坼陰階夜自照缺瓦屨後積貯絮瑩冰壺量深埋
三尺凝陰反窮剝陽九北初晝春回百草心氣動黃
泉脉堅冰雖未破玉潤已潛釋常聞老農語一臘見
三白是爲豐年候占驗勝昔策天兵血西隣萬轍走
供億嗟予媿疲俗奚術肥爾瘠惟幸歲之穰茲惠豈

人力非徒給租調且可銷盜賊從今紫駟塵期共飽
雙參

賦竹上甘露

稍稱兩竹枝甘露葉間垂草木有靈液陰陽徒以時
深山與窮谷往往嘗有之幸當君子軒得爲衆人知
物生隨所託晦顯各有宜聊以助歌詠無堪飲童兒

和對雪憶梅花

昔官西凌江冰間對花紅紫多翻斑惟有寒梅舊所
識異鄉每見心一作依然焉憐花自洛中看花上蜀
鳥啼錦蠻當時作詩誰唱和紛繁自折清香繁今來

把酒對殘雪却憶江上高樓山群花四時始若衆何
獨此樹令人攀窮冬萬木立枯死工艷獨發陵清寒
鮮妍皎如鏡裏面綽約對若風中仙惜哉此地無此
樹霰雪漫漫平沙川徐生隨我家此郡水霜旅舍逢
新年憶花對雪晨起坐清詩曾鐵裁琅玕長河風色
暖將動即看綠柳含春煙寒齋寂寞何以慰卯盃且
醉酣午眠

歸馬亭

荒疎臘雪春尚理我初獨與徐生來威高樹古禽鳥
野聲響格磔寒色暹頽垣敗屋巍然在略可遠眺臨



頌臺高林唯有柳數十夾路對立初誰栽漸誅榛莽
辨草樹頗有桃李常墻隈欣然便擬趁時節斤鋤日
夕勞耘培新年風色日漸好晴天仰見鴈已回枯根
老脉凍不發逸之百匝空伴個頑妄野態煩造化勾
若不肯先煦吹酒酣幾欲搗大鼓驚起龍螭驅春雷
偶然不到才數日顏色一變由誰催翠芽紅粒迸條
出纖跌嫩萼如剪裁卧搖曉竹亦強發老朽不避眾
豔唯矧然山杏開最早其餘紅白各自媒初開盛發
與零落皆有意思牽人懷衆步勿使一時發當令一
落續一開畢春應須酒萬斛與子共醉三千盃

送韓子華

嗟我又不見韓子如讀古書思古人忽然相逢又數
日笑語反不共一鑄諫垣尹君職業廢朝事汲汲勞
精神子華筆力天馬足驚駭千百誰可群嗟予老鈍
不自笑尚欲疾走追其塵子華有時高談駭我聽榮
枯萬物移秋春所以不見令我思見之如飲玉醴醉
叩門下馬忽來別高帆揮風披飛雲離懷有酒不及
寫別復慰我寫於文

送李太傅知冀州

吾慕李漢超為將勇無儔養士三千人人人百能餘



關南三十年天子不比憂吾愛李九則善規多計
虜動靜寢食如在雙眸出入若變化談笑推敵謀
恩信決南北聲名落燕幽二公材各異戰守兩堪尤
天下不用兵爾來三十秋今其繼者誰守黃得李侯
李侯年尚少文武學彬彪河朔一尺靈北風暖貂裘
上馬擘一作長弓白羽飛金鐵臨行問我言我數本
儒鯁漢超雖已久故來尚歌謳允則事最近猶能想
風流將此聊為贈勉哉行無留

石篆詩并序

某塔近蒙朝恩守此州州之西南有瑯琊山唐李

外孫泉者其在館閣時方國家詔天下求古碑石
之文集于閣下因得見李陽冰篆字泉銘學篆者
云陽冰之迹多矣無如此銘者常欲求其本而不得
予今十年矣及其來已獲焉而銘石之側又陽冰別
篆字餘字无奇於銘文世罕傳焉山僧惠覺指以示
予予徘徊其下久之不能去山之奇迹古今紀述詳
矣而獨遺此字予甚惜之欲有所述而惠文辭之不
稱思予嘗愛其父而不及者梅聖俞蘇子美也因為
詩一首并封題墨本以寄二君乞詩刺于石

寒蟲飛流一作落青苔旁斲石篆何奇執其人已死



骨已朽此字不滅留山隈山中老僧愛石泐印之以
紙磨松燻欲令留傳在人世持以贈客比瓊瑰我疑
此字非筆畫是愛人力非能為始後天地既渾判元
氣結此高崔嵬當時野鳥踏山石萬古遺迹於蒼崖
山祇不欲人屢見每吐雲霧深藏埋群仙飛空欲下
讀常借海月清光來嗟我豈能識字法見之但覺心
眼開辭慳語鄙不足記封題遠寄蘇與梅

題滁州醉翁亭

四十未為老醉翁偶題篇醉中遺萬物豈復記吾年
但愛亭下水未從亂峯間聲如自空落瀉向雨簷前

流入巖下溪幽泉助消響不亂人語其清非管絃
豈不美絲竹絲竹不勝繁所以屢携酒連步就潺湲
野鳥窺我醉溪雲留我眠山花徒能笑不解與我言
惟有巖風來吹我還醒然

贈學者

人京天地氣乃物中最靈性雖有五常不學無由明
輪曲揉而就木直在中繩堅金礪所利玉琢器乃成
仁義不遠躬勤勤入至誠學既積於心猶木之數葉
根本既堅好蒼鬱其幹茂爾曹宜勉勉無以吾言輕

春寒勸李長吉體



東風吹雲海天黑，飢龍來雲雨不滴。冥冥隱隱愁煙，
白宿露無光。瑤草寂東皇，染花滿春園。天爲花迷，借
春色呼雲鑿日。一作恐紅蕩幾日春陰，養花魄悠悠。
遠絮繁空，柳愁思。一作纖春挽不得，高樓去天無幾。
又遠岫參差亂屏碧。

幽谷

一作

豐晚飲

一徑入蒙客已聞，流水聲行穿翠蔭。蓋忽見青山橫，
山勢抱幽谷。谷泉含石泓，旁生嘉樹。林上有好鳥，鳴
鳥語谷中。靜樹涼泉影，清露蟬已噤。嗚風溜時冷，冷
澗心不待飲。醉耳傾暹暹，嘉我二三友。偶同立，鬆情
環流席。高蔭置酒當崢嶸。是時新雨餘，日落山更明。
山色已可愛，泉聲難久聽。安得白玉琴，寫以一作朱
絲繩。

外集卷第三

登海鹽縣年

是

幽谷朝風見寄

一作律西字一本第
一韻作夕卷乃別

競何事

已

水寺丞

宋字侯前
中爲口
城今
未系

有功德字二年冬吳大德以
外集卷第三





子美

二詩在四節
吳故兩存之

子美

吳故兩存之

子美

吳故兩存之

外集卷第四

歐陽文忠公集五十四

古詩四
桐花

猗猗井上桐花葉何葉
叢下蔭百尺泉上傑
陵雲林翠色洗朝露
清陰午當階
幽蟬自嘒嘒
鳴鳥何啾啾
日出花照輝
飛香動浮埃
今朝一雨過
狼籍黏青苔
斯桐乃誰樹
意若銘吾齋
常聞漢道隆
上下相和諧
選吏擇孝廉
視民嬰與孩
政聲如九韶
百物絕妖災
優優潁川守
能致鳳凰來
到此幾千載
丹山自崔嵬
聖君勤治理
百郡列賢才
嗟爾不自勉
風風其來哉



子美

二詩在四節
吳故兩存之

子美

吳故兩存之

子美

吳故兩存之

外集卷第四

歐陽文忠公集卷五十四

古詩四
桐花

猗猗井上桐花葉何葉
叢下蔭百尺泉上傑
陵雲林翠色洗朝露
清陰午當階
幽蟬自嘒嘒
鳴鳥何啾啾
日出花照輝
飛香動浮埃
今朝一雨過
狼籍黏青苔
斯桐乃誰樹
意若銘吾齋
常聞漢道隆
上下相和諧
選吏擇孝廉
視民嬰與孩
政聲如九韶
百物絕妖災
優優潁川守
能致鳳凰來
到此幾千載
丹山自崔嵬
聖君勤治理
百郡列賢才
嗟爾不自勉
風風其來哉

思二亭送光祿謝寺丞歸滄陽

吾嘗

一作

思辭翁醉翁名自我山林本我性章服偶

已衰君思未知報進退矣為可自非因說逐決去焉

一作

能果前時永陽謫誰與脫鞵縲山氣無四時幽

花常炯炳石泉咽然鳴野覽笑而佳賓歡正誼諱翁

醉已艾哉我樂世所悲衆馳于坎軻惟茲三二子嗜

好其二字同頌因歸謝巖石為我刻其左

吾嘗一作思豐樂現夢不在身三年永陽謫池谷最

來頰谷口兩三家山泉為四鄰但聞山泉聲豈識山

意春春至換群物花開思故人故人在惟悴頰

之濱人去山自綠春歸花更新空令谷中叟笑我種

花勤

堂中畫像探題得杜子美

風雅久寂寞吾思見其人杜君詩之豪來者孰比倫
生為一身窮死也萬世珍言苟可垂後士無羞賤貧

和徐生假山

匠智無遺巧天形極幽探謂我愛山者為山列前簷

巖壘不數尺萬嶺由心潛或聞如斷裂或吐似弱鍼

或長隨靡迤或瘦露瑩嵌陰一作穴觀者香高屏立

嶮嶮後出忽孤僻群奔杳相參雙若氣融融突如鬼



錫鏡昔歲駐荆楚，孤舟極東南。孤山馬當夾，兩岸臨
江潭。常恨江水惡，輕風不留帆。峯巒千萬狀，可愛不
可談。但欲借粉繪，圖之掛旒纒。豈如凡席間，百態生
濃纖。暮雲點新翠，孤煙起朝嵐。況此窮冬節，陰飈積
凝嚴。幽齋喜深處，遠日生遐瞻。晝卧不移枕，晨興自
開簾。吾聞君子居，出處無常占。卷道或獨善，施物仁
莫兼。於時苟無益，懷祿古所懸。嵩山幸不遠，薇蕨豈
不甘。自可結幽侶，披雲老溪巖。胡爲不即往，一室安
且恬。辱子贈，可愧因詩以自譏。

送楊貞外

予昔走南官，江湖浩然涉。今來厭塵土，常懷把輕楫。
聞君東南行，山水恣登躡。秋江湛已清，樹色映丹葉。
羨君舟楫擄，去若魚鼓鬣。君家兄弟才，門族當世甲。
行期薦嘯書，疾驛來上閩。

讀梅氏詩有感示徐生

子美怨已死，聖俞舍吾南。嗟吾驢馳車而失左右，駘
勃敢嘗塵墨，羸兵當戒嚴。凡人貴勉強，惰逸易安恬。
吾既苦多病，交朋復凋穢。篤章久不作，意思如膠粘。
良田失時耕，草莽廢鋤芟。美井不日涸，何由發清甘。
偶開梅氏篇，不覺口掛簷。乃知文字樂，愈久益無厭。



吾嘗一壯家世人聲利競爭食誰交臂兩耳死不享
韶成而幸知此樂又常深討探今官得閑散舍此欲
奚耽頑庸煩繁策賴子發其符

和人三橋

笳鼓下層臺旌旗轉長喚掃壘驚鷗歸軒漢明望行舟
北臨白雲湖南望清風閣出樹見人行滿溪聞魚躍
斷虹跨曲岸倒影涵清波爲愛村陽好翅亦特特過

初夏劉氏竹林小飲

春榮忽已衰夏葉換初秀披荒得深蹊掃綠陰清晝
萬竿交已聳千畝蔚何富驚雷進狂鞭驚籜舒文繡
虛心高自擢勁節晚愈瘦雖慙桃李妖豈愧松栢後
川源湛新霖林麓洗昏霧研研色可餐滴瀟翠欲潮
汎茲夏首月景物得嘉候曉蟬舞新黃孤禽弄清味
窺深入總蒙玩密愛林茂依依帶幽澗隱隱見孤岫
林蔭憚堪眠野汲於可漱鳴琴馮山風高竊發仙奏
著却自錫渴心閑疑愈夜杯盤雜芬芳園籜羅左右
怡然忘管絃釋若出羈馭知予懷一丘未得解黃綬
官事偶多閑却屏煩屢叩新筮漸添林晚菊堪薦豆
誰逃接誰公有酒幸相就

眼有黑花戲書自遣



洛陽三見牡丹月春醉往往眠人家揚州一遇芍藥
時夜飲不覺牛朝霞天下名花惟有此獨前樂事更
無加如今白首春風裏病眼何須厭黑花

送朱生

萬物各有役無心獨淨雲遂令幽居客日與山雲親
植桂比芳標傲蘭思潔身何必在山水無纒上塵

雪

初陽在初陽州初一月

初寒後稜風

新陽力微初破為客陰用壯節初初寒後稜風
莫犯暮雪蹤綾止還作驅馳風雲初慘淡炫晃山川
漸開廓光芒可愛初日照潤澤終為和氣燦美人高

室晨起鸞幽士虛憇靜閣蒸酒壺成徑集餅罌獵騎
尋蹤得狐貉龍蛇掃處斷復續猓虎圍成呀且攫共
貪終歲飽麩麥豈恤空林飢鳥雀沙埭朝賀速象笏
桑野行歌沒芒屨乃知一雪萬人喜顏我不飲胡為
衆坐看天地絕氛埃使我曾襟如沈淪脫遺前言笑
塵雜搜索萬象窺冥漠顧雖隨邦文士衆巨筆人人
把牙髯自非我為發其端凍口何由開一囀

雪晴

悠悠野水來憑灩西溪闕晚日沒宿雲荒臺懸殘雪
風光變窮臘歲律新陽月凍卉意初回綠醅浮可撥



人閑樂朋友鳥啼知時節豈止探芳菲耕桑行可閑

琴高魚

琴高一去不復見神仙雖有亦何爲淡鱗佳味自可
愛何必虛名務好奇

竹間亭

二首第一已見前

高亭照初日竹影涼蕭森漸解穽翠色日已深
雨多苔莓青幽徑無人尋靜趣久憩得暫來聊解
襟清風颭然生鳴鳥送好音佳時不易得濁酒聊自
斟興盡即言返重來期抱琴

箕山

朝下黃蘆坂夕望箕山雲緬懷巢上客想彼嵒中人
弱歲慕高節壯年嬰世紛漱流羨潁水振衣嗟洛塵
空祠亂鷺鳥山木含餘暎聊致謝芝桂歸月及新春

西園

落日叩溪門西溪復何所人侵樹裏耕花落田中雨
平野見南山荒臺起寒霧歌舞昔云誰今人但懷古

白兔

天冥冥雲濛濛白兔擣藥姮娥宮玉闌金鑠夜不閉
窺入滌山千萬重滌泉清甘瀉大燈滌草軟翠搖輕
風渴飲泉因棲草滌人過之豐山道網羅百計偶得



之千里持爲翰林寶翰林酬酢委金壁珠箔花籠玉
爲食朝隨孔雀伴兼綴鸞皇翼主人邀客醉籠下京
洛風埃不露席詩名貌極豪縱爾免有意果誰識
天貴潔白已爲累物性拘囚盡無益上林榮落幾時
休回首峯巒斷消息

偶書

吾見陶靖節愛酒又愛閑二者人所欲不問愚與賢
奈何古今人遂此樂尤難飲酒或時有得閑何鮮焉
浮屠老子派營營盈市廛二物尚如此仕官不待言
官高責愈重祿厚足憂患暫息不可得況欲閑長年
少壯務貪得銳意力爭前老來難勉強思此但長歎
決計不置還歸耕畝足田

日本刀歌

瓦甕道遠不復通世傳切玉誰能窮寶刀近出日本
國越賈得之滄海果魚皮蒙貼香木鞘黃白間雜論
與銅其鑄似金以銀似金百金傳入好事手佩服可以護妖凶
傳聞其國居大島土壤沃饒風俗好其先徐福誇秦
民採藥淹留非童老百工五種典之居至今器玩砮
精巧前朝貢獻屢世來士人往往工詞藻徐福行時
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

人識古文先王大典藏夾初蒼波浩蕩無通津令人
慮激坐流涕鎖滋短刀何足云

會峯亭

山勢百里見新亭巖其嶽群峯漸靡迤高下相踈踈
下窺疑無地香藹但蒼煙是時新雨餘泉聲鳴春空
林簌靜更響山光晚逾鮮烹花爲誰開春去夏猶短
野鳥窺我醉路雲留我眠日暮山風來吹我還醒然
醉醒各任物雲鳥徒留連

晚玄綠陰園透登凝翠亭

簾香去已遠綠水涵新塘漸愛獨陰暮初迎惠風涼

聖俞惠宣州筆戲書

聖俞宣城人能使紫毫筆宣人諸葛高世業守不失
緊心鐫長毫三副頗精密硬軟適人手百管不差一
京師諸筆工牌榜自稱述索索相國東比若衣縫
或柔多虛夫或硬不可用但能裝管搦有表曾無實
價高仍費錢用不過數日豈如宣城毫耐久仍可乞
贈者景溫叟

秦盧不世出俗子相誇誇治疾不知一升源橫死紛



如麻番陽奇男子衣冠本儒家學本得心訣照底窮
根厓冷然鑒五藏曾磨毫釐差公卿掃榻迎黃金載
盈車語言無羽翰飛入萬齒牙相逢京洛下使我驚
且嗚七年慈母病庸工口唧啞恨不早見君以乞壘
中砂通宵耳高論飲恨知何避醫然別我去征遠指
煙霞孤雲不可留渡總風中斜

學書二首

蘇子歸黃泉筆法遂中絕賴有蒼君謨名聲馳晚節
醉翁不量力每欲追其轍人生浪自苦以取兒女悅
豈止學書然自悔從公決

學書不覺夜但怪西窓暗病目故已昏學不分濃淡
人生不自知勞苦殊無感所得乃虛名榮華俄頃暫
豈止學書然作銘聊自鑒

奉使道中作三首

執手意遲避出門還草草無嫌去時速但願歸時早
北風吹雪北征裘夾路花開四馬頭若無二月還家
樂爭奈千山遠客愁

為客莫思家客行方遠道還家自有時空使朱顏老
禁城春色暖融怡花倚春風待客歸勸君還家須飲
酒記取思歸未得時

客夢方在家角聲已催曉忽忽行人起共怨角聲早
馬蹄終日踐冰霜未到思回空斷腸少會尋表還家
樂早起前山一翻路正長

奉使道中寄以師

道人少賞海上遊海船破散身沉浮黃金滿蓬人所
寄吹簫偶得還中州龍身歸金不受報祇取斗酒相
歡酬歡缺應母終一世脫棄妻子蕪巖幽蒼煙寒冱
池水漫白玉蕊滿吹高秋夜燃栢子焚山樂憶此東
望無時休塞垣春枯積雪溜沙礫威怒黃雲愁九更
匹馬隨風起起見鄒那花今朝百年夸奪終一丘也

上滿眼真悠悠寄聲善里心綢繆異道異趣無相求

勉劉申

有司精考覈中第爲公卿本基在積習優學登榮名
吾子齒尚少加勸無自輕努力圖樹立庶幾終有成

壽樓

碧瓦照日生青煙誰家高樓當道遙昨日丁丁斤且
斷今朝朱欄橫翠幕主人起樓何太高欲誇富力壓
樓交樓中女兒十五六紅膏畫眉雙鬢綠日暮春風
吹管弦過者仰首皆留連應笑樓前騎馬客腰垂金
章頭已白苦貪名利損形骸爭若庸愚恣聲色朝見



騎馬過暮見騎馬歸經年無補朝廷事何用區區來
往為

試院聞奚琴作

奚琴本出奚人樂奚虜彈之雙溪落抱琴置酒試一
彈曲罷依然不能作黃河之水向東流鳧飛鴈下白
雲秋岸上行人舟上客朝來暮去無今昔哀絃一奏
池上風忽聞如在河舟中絃聲千古聽不改可憐纖
手今何在誰知着意弄新音勸我鐫前今日心當時
應有曾聞者若使重聽須淚下

乞藥有感呈梅聖俞

宣州紫沙合圍若截郭高偶得今十載走官一作南
北東博之聖俞家乞藥戒羸僅聖俞見之喜遽以手
磨藥謂此吾家物問誰持贈公因嗟與君交事畢無
不同憶昔初識面青衫游洛中高標不可措香若雲
間鴻不獨體輕健目明仍耳聰爾來三十年多難百
憂攻君晚得奇藥靈根斷離宮其狀若狗疔共看此
芻蕘愛君方食貧面色悅以豐不憚乞餘劑瘵幾助
衰蹙平時一笑歡飲酒各爭雄向老百病出區區論
藥功衰廢物常理俯環勢無窮寄語少年兒慎勿笑
兩翁

摸剝啄行寄趙少師

剝啄復啄啄柴門，鷲鳥岩故人千里。駕信士百金諾，
搯紳相趨動顏色。問卷歡呼共嗟愕，爾我非惟慰寂
寥。於時自可整偷游，事國十年憂患同。酣歌幾日暫
相從，酒醒初不成徒取歸。思營起如飛鴻，車馬闕然
人已去。荷鋤却向野田中。

絕句

陸養竹

冷雨漲蕉敗人去，敗寂寒惟石霜前。花鮮鮮對高闕

點句三首

冬夕小齋點句寄梅聖俞

寒燈明夜月，賦一作散映燈火破，硯裂冰漸。陸
席薦霜奇廢，書法長吟。賦想子實勞我，清篇遠寄劉。
若若語伴曲，可酣飲。每顧山，賦故笑工夫，輒駕言當
有期。陸歲晚何未果，幽夢亂如雲。賦別愁牢若鎖，靈
水新連漪。陸春枝倚柳，柳客心莫遲留。賦苑一作詭
即給墮，何當迎笑前。陸相逢朝飯顆。賦

劍聯句

陸養竹

聖人作神兵，以定天下厄。陸其尤發靈機，于將構雄
績。既索蒼天地，開鑪治陰陽。陸關陸南帝輸火精，西皇
降金液。賦炎爻崖岡，焚洵洵。洪河擘陸雷霆助意氣



日月論精魄神氣不在大錯落梳三尺直淬靈溪
采橫磨太行石狀雄雌成並立晝夜光相射花提勢
風雲生指頰煙霞寂堅剛正人心耿介志士跡歐
初誕成夏鼎魁世所適又若引吳刀犀象謂花
無隔花截波虬尾滑流濃鯨牙直頑冰挂陰雷皎月
乘孤隙花河角起花氣雲躡露枝碧曉鐸星牛爛花
匪飛龍宅花舞酣震雷四彈俊球琳擊鮮搖雲水光
賦到湘山色花青蛟渴雨瘦素態喘霜肱歐清音翻
以鳴寒安陞且澤花地類表影響倭棠摧肝腸歐
且會神武四海虜兇逆花周王水天討商郊千里赤

歐楚子楊軍齊秦師萬首向祥輝冠吳楚殺氣橫花
易花先與君斬鼉足八挫停震號歐與君刺眇翼三辰
增煥赫莫使化倭翁辱我爲幻惑花莫使暴虎人屈
我執仇敵花尊嚴俠冠冕左右舞千戚歐功成不可
留廷平空霹靂花

鶴聯句歐神漢

上霄降靈氣鍾此千年禽花幽閣靖節性孤高伯夷
心歐顛頽紫霄根飄飄滄浪濤歐岳湛有仙姿釣韶
無俗音花毛澄月華淡頂釋霞光深歐目流泉客淡
翅垂羽人襟歐騰漢雪千丈點溪霜半尋花纖喙鷓



青鐵倚腰雕碧琳賦巖樓千漢樹澤飲平朱冷辭鸞
皇自填荒燕雀徒商參世獨翅聲瓊枝群舞頌瑤林
臥病餘霞雲段夢回松吹吟辭靜嫌鸚鵡言高笑鶯
鶯涵范金清冷澄澈王格寒蕭森賦潔白不我恃脰
瘦非所任賦稻梁不得已燥風胡爲侵范天池憶鷗
遊雲羅傷風流賦風流超緬范素雅淡絕規箴賦
相親長道情偶見銷煩襟范西漢惜馮唐華皓欲投
簪賦南朝仰衛玠清羸疑不禁賦端如方直臣處群
良足欽范介如廬退士鷲秋猶在陰范幾請鷹隼鷲
鷲鷲俄見臨賦還嗤兔鷲貪弋繳終就擒賦乘軒乃

一芥空籠仍萬金賦片雲伴逸影冥冥越煙岑范長
歲送逸響李亭賦出一作霜砧賦蓬瀛忽往來桑田
成古今賦願下八佾庭鼓舞薰風琴賦

東蕩堂與趙叔平王禹玉王原叔韓子華聯

句范三平見

噴侯謝郡歸從游樂吾黨林泉富餘地下築蹠陳蕃
是時春正中來鶯音下上若賀大厦成吾留衆賓賞
得大名因談笑揮墨螺題榜所夸曠豪盛豈止池榭
廣人心樂且閑馬彪頤而頰吟踴散花軒醉枕酣風
悅賦輕雲薄藻棟初日麗珠網紅袂生暗香清絃泛



餘馨林深隱飛蓋岸曲過去槩波光翻檻明竹飛來
中爽一作虛容涼樾入影與文連蕩水隨轉綠蕙夕雨
過齊壤嘉禾善蓋朋命駕相屢往鵬詠陶淑真世俗
豈吾儂一作行以為勝游蕭然散煩想公子固好士世
德復可慕今此大基構不圖專奉養美哉風流存來
葉足師仰一作葉足師仰一作葉足師仰一作葉足師仰

外集卷第四

柳花

七
七
七

似山

七
七
七

送揚貞外南官

七
七
七

乞藥有感

七
七
七

冬夕

七
七
七

鵬時可用人襟

七
七
七

煩襟

七
七
七



歐陽文忠公集五十五

律詩一

漢宮

橫館神君去甘泉
輦道平翠華飛蓋下
豹尾屬車迎曉露
寒浮掌光風細轉
旌廊回偏費
朱珮遠尚聞
簷玉樹人間老
珊瑚海底生
金波夜夜意
偏照影娥清

送劉半千平陽簿

故道歸

嶺梅歸驛路迢迢
越鳥巢傾木半喬
松徑就荒聊應
召桂叢留隱定
相招家庭噪鷓
爭喧樹夜帳鷺
猿白據條何處
秋風催客蒼青
絲恐逐物華凋

一作



歐陽文忠公集五十五

律詩一

漢宮

橫館神君去甘泉
輦道平翠華飛蓋下
豹尾屬車迎曉露
寒浮掌光風細轉
旌廊回偏費
朱珮遠尚聞
簪玉樹人間
老珊瑚海底
生金波
夜夜意偏照
影娥清

送劉半千平陽簿

故道歸

嶺梅歸驛路迢迢
越鳥巢傾木半喬
松徑就荒聊應
召桂叢留隱定
相招
家庭噪鷓爭喧
樹夜帳鷺猿白
據條何處秋風
催客蒼青絲
恐逐物華凋

一作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樓頭

百尺樓頭萬疊山楚江南望隔晴煙雲蔽白道天垂
幕簾捲黃昏月上弦桑落蒲城催熟酒柳衰章陌感
凋年髮光如葆寧禁恨不待為郎已颯然

夕照

夕照留歌扇餘輝上桂叢霞光晴散錦兩氣晚成虹
燕下鰲池草烏鶯傍井桐無慘慘照湘水丹色映秋風

送張學士知鄂州

漢郎清曉赤墀趨楚老西來望隼旂侍史護衣薰蔥
草履檀屐從驅駒陽春繞雪歌低扇油幕連雲水

送梁千里備門對浴浦好尋道袂弔三閭

曉詠

雁外星辰逐斗移紫河聲轉下雲西九雜為起城將
曙百尺樓高月易低露衰蘭若惟有淚秋荒桃李不
成蹊西堂吟思無人助草滿池塘夢自迷

禁火

火禁開何晚春芳半已凋柳風燕絮墜榆雨帶錢飄
波蕩蘭膏盡弦虧桂魄消枝蘭流水曲游樓一相招
送趙山人歸舊山

屈賈江山思不休霜飛翠葆忽驚秋吟拋楚曉蘭苔

老歸有淮山桂樹留
貼耳春池蛙兩部
比封秋塢橘
千頭噴條怒穎真堪
愧莫染衣塵更遠遊

閑居即事

巷有容車陋門無戴
酒過池喧蛙怒兩客
去雀驚羅
握臂如枝骨哀絃繁
一作笛歌無膠漳浦
卧選似詠
中阿

傷春

惡蘭蹊徑失芳期
風雨春深怯減衣
卷箔高樓驚燕
入揮欵遠日送鴻歸
蜂催釀蜜愁花盡
絮撲暄條如
雲飛欲識傷春多少
恨試量衣帶付要圍

公子

黃山開苑獵初回
簪樹分行舞道來
下馬春塲雜鬪
距鳴弦初日維驚
蝶屏後博商呼成
白橋隔車音聽
似雷不問春繁
眼未起更尋桑陌
到春臺

夜意

意炷爐薰斷蘭膏
燭盡煎夜風多
起籬曉月漸虧
弦
滿去星低
漢烏啼掛暝
煙惟應牆外柳
三起復三眠

寄依至袂校

關山一里一重愁
念遠傷離兩未休
南陌望窮雲似
帳西樓吟斷月如
鈞柳綿飛後
一作春寒減蘭徑荒



時客倦游擬寄東流問潯水亦應潯水更東流

寄徐吳秀才

瑤花飛雪蕩離愁，鷓鴣風下綠啼眸。昨苑樹荒誰
客楚，紅楓老，獨悲秋。千重錦浪，籠如箭筈，疊泰山巖。
入接章，陌柳條，今在否。定賦溝水，拂東流。

寄劉昉秀才

絲路蒙回細入雲，離懷南陌草初薰。茂林脩竹誰回
漢，明月春羅定勒文。蕪曉銅鞮米不定，鴻歸碣石信
難分。東風鴛鴦，交應相望，恨孤飛不及羣。

送客回馬上作

南浦空波綠，西陵夕照寒。瑤華傷遠道，芳草送歸鞍。
翠斂遙山疊，氛收古澤寬。衰容畏秋色，不及楚楓丹。

西征道中送陳舅秀才北歸

碁聲風流謝舅賢，髮光如葆惜窮年。人隨黃鶴飛千
里，酒滿樓烏送一絃。望驛早梅迎遠使，拂鞍衰柳拗
歸鞵。越禽胡馬相逢地，南北思歸各默然。

送目

送目衡一作阜，望不休。江蘋高下過汀洲，長堤柳曲
妨回看。小苑花深，縱倚樓。楚徑蕙風消，病渴洛城花
雪滿。春愁流杯三日佳期過，擲度蘭波負勝遊。

春晚

小閣回殘夢，閒簾轉曉暉。露寒風不定，花落鳥驚飛。
病渴倫思杯，一作若楚如笑之作朝寒怯減衣。沈錢將謝雪，持底送春歸。

劉秀才宅對弈

烏巷招邀謝墅中，紫囊香珮更臨風。塵驚野竹一作火遙知獵目送雲羅，但聽鴻大看比犀鳴。博勝百嬌柘，欠捧壺空解衣對子徽。何極玉井移陰下翠桐。

送李完

義幅歸帆不暫停，吳天遙望斗牛橫。香薰翠被乘青

翰，波暖停風綠紫莖。江水自隨潮上下，月輪開與蚌
虧盈。河橋折柳傷離後，更作南雲萬里行。

早夏鄭工部園池

夜雨殘芳盡，朝暉宿霧收。蘭香總繞徑，柳暗欲翻溝。
夏木繁堪結春蹊，一作翠已稠披襟挈屐快伏櫪。更臨波

舟中寄劉秀才

東南天闊漾歸流，西北雲高斷寸眸。明月隨人來遠浦，
清青山峯鼓送行舟。歸心遠夢成魚鳥，夜漢看星識
斗牛。一作酒闌樽誰共醉清江聊且玩芳盞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月夕

月氣初升海屏光幸隱扉寒消覺春盞漏水送籌移
蘭燭風搖燼煙籠霧濕衣清羸意寬帶頻減故時園
奉送叔父都官知永州

虎頭盤設黃面紳青組名郎領郡頻畫鶴千破隨下
鵝聽遊五鼓送行人楚波漾柳萍如日淮月開於埤
有洋千里壺漿民誦溢橋馬旗華下汀蕪

柳

綠樹低昂不自持河橋風雨弄春絲
綠淡約眉雙
綠樹低昂不自持河橋風雨弄春絲
綠淡約眉雙
綠樹低昂不自持河橋風雨弄春絲
綠淡約眉雙

餘悲長亭送客燕迎雨費盡春條贈別離

舟中望京邑

東北歸川泱泱流汎艤青渚暫夷猶
登瀛岸空回首不見長尖但舉頭
揮手搔琴空墮睫關得魯酒不
忘憂青門柳色春應遍猶自留連杜若洲

小圃

桂樹鶯鶯起蘭蕙翡翠翔風高絲引絮
雨羅葉生光蝶粉花露紫蜂茸露濕黃
愁醒與清渴容易為春傷

即日

李徑陰森接翠嶂柳蕉風日澹清秋
晚鳥藏柳棲殘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照遠燕傷風失故棲
星漢經年雖可望
雲波千疊不
絨愁平居華帶頓移
孔誰問無慘沈隱俠

南征道寄相送者

楚天風雲犯征裘
誤拂京塵事遠遊
謝墅人歸應作
詠灞陵岸遠尚回頭
雲含江樹看迷兩目
逐歸鴻送
不休欲借高樓望
西北亦應西北有高樓

楚澤

宿莽湘靈怨
幽蘭楚俗稀
紫屏空自老
翠被豈能招
欲就蒼梧訴
愁迷澧浦遙
衣猿美晝
曉悲鳩衆芳凋
紅壁丹砂板
瓊鈎翡翠翹
如何暮香杜
杜江上獨

無慘

題金山寺

地接龍宮漲浪賒
鷲峯岑絕倚雲斜
崑披宿霧三竿
日路引迷人
四照花
海國盜牙爭起塔
河童施鉢但
驚沙春蘆攀倚難成去
山谷踈鍾落暮霞

送實秀才

積原高下細如鱗
樹轉城回路欲分
望月西樓人共
遠躍鞍南陌草初薰
短亭山翠偏多疊
送目鴻鷺不
及羣一驛賦成應接筆
好憑飛翼寄歸雲

旅思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詞苦歌非樂岐多淚始零羞彈長鏡劍終戀五侯鯖
陌草薰沙綠江楓照岸青南陔動歸思蘭葉向春馨

仙意

孤桐百尺拂非煙鳳去鶯歸夜悄然淒海風萬愁燕
遠扶桑春老記鸞眠橫流千里纜成曲挂魄經旬始
下弦獨有金人寄遺恨晚盤雲淚冷消消

聞朱祠部罷潯州歸闕

漢社題名墨未乾南州坐布政條寬嶺雲路隔梅欵
驛使馳秋歸拂拂鞍建禮侵晨趨再拜明光賜對
珊珊潁川此召行聞拜冠頰疑塵俟一彈

勅征

沈約傷春思穡舍倦久游帆歸黃鶴一作浦人滯白
蘋洲乳燕差池遠江禽格磔浮物華真可玩黑鬢悲
逢秋

鄭駕部射圃

夢草西堂射圃連蘭若初日露華鮮暈含畫的弦開
月牙算行籌酒滿船鑊管思催吟韻劇妓簾陰薄舞
衣翻當筵獨愧探牛炙儉府芙蓉客盡賢

甘露寺

雲樹千尋隔翠微給園金地敞仁祠講花飄雨諸天

近春漏歇蓮白日遞引鉢當空時取露殘灰經却自成池危欄徙倚吟忘下九子鈴寒塔影移

送友人南下

河橋別柳減春條隔浦擘音聰已過千里菱蓴誇敵醖滿池流鴉欲鳴烟東風楚岸神靈雨殘月吳波上下潮如弔湘纍零香一作若秋江斜日駐蘭橈

高樓

六曲雕欄百尺樓簾波不定瓦如流浮雲已映樓西北更向雲西待月鈞

榴花

絮亂絲繁不自持蜂黃蝶紫燕參差榴花最恨來時晚惆悵春期獨後期

宿雲夢館

北鴈來時歲欲昏私書歸夢香篝分井桐葉落池荷盡一夜西窓雨不聞

鷓鴣一作

花殘如霞落紛紛紫陌空遠翠愜座鷓鴣枉綠催節物年華不信有傷春

燕

銀蒜鈎簾宛地垂桂叢烏起上朝暉枉將玳瑁雕為



押遞掩春空，銀燕歸。

行雲

疊疊煙波隔夢思，離愁幾日減腰圍。行雲白亦傷無定，莫就行雲託信歸。

琵琶亭上作

九江煙水一登臨，風月清含古恨深。灑盡青衫司馬淚，琵琶還似雍門琴。

柳

兩闌堤長走畫轅，絮飛絮雪隨春煙。東風苑外千絲老，猶伴吳松晝日眠。

井桐

蒼歎碧瓦拂傾梧，玉井蒼高轉轆轤。腸斷西樓鶯倦後，夢半留殘月照啼烏。

雪中寄友人

楚岸梅香半入衣，凍雲銀鏤曉光飛。遙應便面逢人處，走馬重街失路歸。

與謝三學士唱和八首

和國庠勸講之什

春盡沂風暖，芹生泮水清。雙旌榮照路，博帶儼盈庭。函丈師臨席，銷金壁有經。諸生拜玉_上，_{一作}家欣識象。



立形

和遊午橋莊

曉壇初畢祀珥蓋共舞幽鳥呀林中出泉聲冰下流
翠條驚雪盡翻扶愛風柔好駐城南馬春一作桑徇
陌頭

和龍門曉望

水霧濛濛曉望平悠然驅馬徇吟行煙嵐明滅川霞
上凌亂空山百鳥驚

除夜偶成拜上學士三文

萬无青煙夕霽生斗杓迎歲轉東城隋宮守夜光香

燈楚俗驅神爨竹聲玉樹羅階家宴盛羽觴稱奇綠
衣茶九門朝客思公甚向曉天風舞雪霰

陪飲上林院後亭見櫻桃花悉已披謝因

成七言四韻

尋芳長恨見花遲豈意看花獨後期試藉落英聊共
醉為憐殘萼更攀枝清香肯以無人減幽艷惟應有
蝶知聞謝兩堪成悵望傷春不到柳絲時

昨日偶陪後騎同道近郊謹成七言四韻

燕呈聖俞

堤柳變黃已落梅尋芳弭蓋共徘徊乘城日暖蓋催



浴麥墮風和，知應蝶別消。人嬌遺翠羽，弋林春廢錄。
歌臺歸鞍暮，通宮街鼓府吏應驚，便面回。

和八月十五日齋宮對月

皓月三川靜，晴氛萬里銷。靈光望日滿，寒色入波搖。
灝氣成山霧，浮雲蔽壠苗。廟荒陰燁出，苑廢露華飄。
齋館心方寂，秋城夜已遙。清談對元亮，瓊彩映蕭蕭。

送學士三文一作送學士 歸闕

供帳洛城邊，三字一作征轅一作去莫攀。人離風外
酒馬度雪中，關故一作府誰同。在新年獨未還，通應
行路者，偏識綠衣斑。

外集卷第五

百婚

疑用西京傳
記百婚事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3/Color

外集卷第六

歐陽文忠公集五十六

律詩二

雙桂樓

嘉樹叢生秀，
板樓層漢傍。
飛甍臨萬井，
伏檻出垂楊。
春暮晴雲度，
披襟夕籟涼。
山河瞻帝里，
風月坐胡牀。
愛客東阿宴，
清歡北海觴。
淮南多雅詠，
歲晚詠幽芳。

題張應之縣齋

小官歎簿領，
天子卧高齋。
五斗未能去，
一立真兩懷。
緜苔一作長，
秋雨黃葉堆。
空階縣古仍，
無柳池清尚。
有蛙琴鶴閑，
月悅窻戶對。
雲崖嵩少亦，
堪老行當興。



外集卷第六

歐陽文忠公集五十六

律詩二

雙桂樓

嘉樹叢生秀，
峻樓層漢侈。
飛甍臨萬井，
伏檻出垂楊。
春暮晴雲度，
披襟夕籟涼。
山河瞻帝里，
風月坐胡牀。
愛客東阿宴，
清歡北海觴。
淮南多雅詠，
歲晚詠幽芳。

題張應之縣齋

小官歎簿領，
天子卧高齋。
五斗未能去，
一立真所懷。
緜苔一作長，
秋雨黃葉堆。
空階縣古仍，
無柳池清尚。
有蛙琴鶴閑，
月悅窻戶對。
雲崖嵩少亦，
堪老行當興。



子六州借

和梅聖俞杏花

誰道梅花早，殘年豈是春。何如艷風日，獨自占芳辰。

錢相中伏日池亭宴會分韻

鐫俎逢佳節，饗饈奉宴居。林花初掃衣，冷雲影入池。虛
酒色風前綠，蓮香水上疎。雅談交玉座，聽曲譚文魚。
粉黛春苞解，紅欄夏實初。雅園多美物，能賦謝相如。

送辛判官

被為方趨召，還歸仍綠衣。看山向家近，上路逐鴻飛。
結綬同為客，登車獨送歸。柳行若莫，河柳條

袁敬亭

柳色滿重城，巖峯出翠莖。春雲依檻暖，夕照落山明。
走馬章街曉，聽鴻洛浦晴。清鱗但留客，拊鼓盡無驚。

賀九龍廟祈雪有應

真宰調神化，幽靈應不言。朝雲九淵闕，暮霰六花繁。
朔吹縈歸旆，賓祕載後軒。雕園有客賦，郢曲幾人繡。
擺座方虛位，銜車佇改轅。願移盈尺瑞，為雨徧羣元。

早春南征寄洛中諸友

楚色窮千里，行人何苦賒。芳林逢旅鴈，使館噪山鴉。
春入河邊草，花開水上槎。東風一罇酒，新歲獨思家。



花山寒食

客路逢寒食花山不見花歸心隨此鴈先向洛陽家

寒食值雨

禁火仍風雨客心愁復悽陰雲花更重春日水平堤
泥油壁逢南陌鞦韆出綠蹊尋芳無厭遠自有錦
障泥

寄謝晏尚書二絕

送盡殘春始到家主人愛客不須嗟紅泥焚酒嘗青
杏猶向臨流藉落花
潮漫殘芳不可收歸來惆悵失春遊綠陰深處聞啼

高行得道風巢不
留守相公移鎮漢東

周郊潑楚垌舊相擁新旌踏識青山在人今白首行
相公舊有問農穿稻野秋節見梅英腴組人稀識偏
方減更句
應卽吏驚

寄聖俞

平沙漫艸荒雪行旅斷浮橋坐覺山波阻空嗟音信
遙窮陰變寒律急節慘鬱野霽雲猶積河長冰未
銷山陽人半在洛社客無聊寄問陶彭澤藍輿誰見

遠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ack 3/Color White Magenta Red Yellow Green Cyan Blue

禁舍人金霞閣

簷前洛陽道下聽走鞍聲樹蔭春城綠山明雪野晴
雲藏天外關日落柳間營緩步應多樂壺歌詠太平

送王公慥判官

久客倦京國言歸歲已冬獨過伊水渡猶聽洛城鐘
山色經寒綠雲陰入暮重臘梅孤館路疲馬有誰逢

伊川獨遊

綠樹遶伊川人行亂石間寒雲後晚日白鳥向青山
路轉香林出僧歸野渡閑巖阿誰可訪興盡復空還

遊彭城公白蓮池

謝墅多幽賞淮軒曾共尋人閑聊載酒臺迴獨放櫂
水落陂光淡城當山氣陰惟餘桃李樹日覺翠蘋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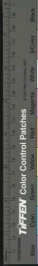
普明院避暑

選勝避炎鬱林泉清可佳拂翠驚水鳥代塵折山花
就簡刺筠粉浮甌烹露芽聯鞍微帶雨不惜角巾斜

送高君光華還家

閑居寂寞萬重城過我時欣側屣迎入洛機雲推後
譽遊梁故馬得芙蓉風晴秀野春光變梅發寒林鳥
可輕紙待登高成覽賦漢庭推轂有公卿

憶龍門



楚客有歸心因聲道故岑依依動春色
藹藹望香林
山日巖遠下溪雲水上雲遙知懷洛社
應復動鄉吟

贈梅聖俞

明

黃鸝刷金衣自言能遠飛
梅侶異棲息終年偷羽儀
朝下玉池飲暮宿霜桐枝
徘徊且垂翼會有秋風時
郡人獻花

蝶繞蜂遊露滿盤
芳條可惜折來殘
我綴多病經春
卧砌下花開不暇看

龍門泛舟晚向香山

曾解塵中屐來尋物外遊
寒湖流水曲弄桂倚山幽

波影巖前綠灘聲石上流
忘機下鷗鳥至樂託苔條
梵響雲間出殘陽樹杪收
溪窮興不盡繫榜且淹留

荷葉

與梅

採根本芳陂移根向玉池
晴香滋白露翠色弄清漪
雨歇涼颼起煙明夕照移
如何江上思偏動越人悲
早赴府學樓奠

羽蓋興東序春秋紀上丁
行祠漢丞相學禮魯諸生
祖並燕三代鱗疊奠兩楹
霧中槐市暗日出杏壇明
昔齒公卿曾嘗聞絃誦聲
何須向闕里首善本西京
和晏尚書夏日偶至郊亭

闌闌啼鳥樹交陰
雨過西城野色侵
避若誰能陪劇
飲清歌自可滌煩
襟稻花欲秀埤初
華菱蔓初長水
正深知有江湖杳
然意高舟應斷共
追尋

和晏尚書自序

未歸歸即乘漁釣
偷閒忘醉樂春與
物有情寧易
得莫嘆花解久留
人

題薦嚴院

那堪多難百憂攻
三十衰容一病翁
却把西都看
眼斷腸未此哭東
風

寄題萬玉亭

平地煙霄向此分
繡楣丹檻照清芬
一作風簾暮捲
秋空碧剌見西山
數縹雲

題淨慧大師禪齋

景德中
落成

巾屨諸方遍
菴苔一室前
菱花吟次一作落孤月定
中圓
齋鉢都人施
談機海外傳
時應暮鐘響
來度禁
城煙

琵琶亭

樂天曾謫此江邊
已嘆天涯涕淚然
今日始知予罪
大夷陵此去更三
千

初至虎牙灘見江山類龍門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曉鼓潭潭客夢驚
虎牙灘上作船行
山形酷似龍門
秀江色不如伊水清
平日兩京人少壯
今年三峽歲
呼嘯卧闌乳石淙
流響疑是香林八節聲

題張損之學士蘭皋亭

磻岸接芳蹊
琴觴此自怡
林花朝落砌
山月夜臨池
兩積蛙鳴亂
春歸鳥啣移
惟應乘興客
不待主人知

霽後看雪走筆呈元珍判官二首

江上寒山祇對門
野山花發草共嶙峋
獨吟羣玉
峯前景開憶紅蓮
幕下人

嘉景無人把酒看
作陳樓終日獨凭欄
山成歲暮

驚時節已作春風料峭寒

送致政朱部中

平生不省問田園
白首忘懷道更尊
已上印書辭北
闕
稍留冠蓋儼東門
馮唐老有為
郎應踈廣終無任
子思今日榮歸人
所羨
兩兒腰綬擁高軒

留題安州朱氏草堂

俯檻臨流蕙徑深
平泉花木繞陰森
蛙鳴鼓吹春喧
耳
草暖池塘夢費吟
賭墅乞甥肩對弈
鶯鴻送目手
揮琴嗟予遠捧使軍檄
不得披裘五月尋

題光化張氏園亭



君家花叢種來自洛之濱惟我曾遊洛看花若故人
芳菲不改色開落幾經春陶令來常醉山公到最頻
曲池涵草樹啼鳥悅松筠相德今方賴思歸未有因
和聖俞百花洲二首

野岸溪幾曲松一作蹊穿翠陰不知芳渚遠但愛綠
荷深

荷深水風闊雨過清香發暮角起城頭蹄帶明月

魚

秋水澄清見髮毛錦鱗行處一作水紋搖岸邊人影
驚還去時向綠荷深處眺

月

天高月影漫長江江闊風微水面涼天水相連為一
色更無纖鷺隔清光

振子

嘉樹團團俯可攀應枝秋實漸爛斑朱欄碧瓦清霜
曉繁葉繁星綠葉間

初冬歸襄城弊居

日落原野晦天寒虛市闕牛羊遠陂去鳥雀空簷間
憑高植藜杖曠日瞻前山攏麥風際綠霜鳴村外還
木黍日已熟杯酒聊開顏酣歌歲云暮寂寞向柴關



和晏尚書對雪格飲

瑞林瓊樹影交加
誰伴山翁醉帽斜
自把金船浮白
蟻應湏紅粉唱梅花

滑州歸鴈亭

長河終歲足悲風
亭古唐荒半倚空
惟有鴈歸時最
早柳含微綠杏黏紅

送黃通之鄆鄉

君子貴從俗小官能養賢
無漸折腰更勉食落頭辭
困有尊之理窮當志益堅
惟宜火近禍親髮沉蟠然

秋日與諸君馬頭山登高

霜原霜後若榴紅
佳節登臨興未窮
日趁花光搖露
際酒浮山色入樽中
金壺恣灑毫端墨
玉麈交揮席上風
惟有淵明偏好飲
籃輿酹一衰翁

送楊君歸漢上

我昔謫窮縣相逢清漢陰
掃塵時解榻置酒晏橫琴
介節溫如玉嘉辭擲若金
趣當鄉士薦無滯計車音
後潭遊船見岸上看者有感

宣喧誰暇聽歌謳浪逐春潭逐綠舟
爭倚心如汝無



清明年今日更未遊

春日獨居

象喧爭去逐春遊，獨靜誰知味最優。
雨霽日長花爛漫，春深睡美夢浮常。
憂任重才難了，偶得身閑樂

曾偷因此益知為郡趣，乞州仍擬乞山州。

得滕岳陽書大誇湖山之美，郡署懷此物甚

野其意有應著之趣，作詩一十四言為寄

且整漱之

峭嶽孤城倚平湖，遠浪來蕩尋迷島。峽百仞起樓臺，太守允軒處，群賢奉芬芳。清霜為丹楮，疾雨過黃梅。

逸思歌細曲，題文繼楚材。魚食河岫樂，雲忘常新回。

遙信雙鴻下，新絨尺素裁。因聞誇野景，一作自笑擁

邊埃龍漠方多孽，旋頭久示災。旌旗時映日，鼙鼓或

驚雷有志皆嘗膽，何人可鑿坏儒生。半投羊牧壘，亦

輸財沮澤，辭猶慢。藩節未聞支離莫，攘臂天子正

求才

幽谷種花洗山

洗出峯巒看臘雪，歲成花木趁新年。史君功行今將滿，誰肯同來作地仙。



激石灘聲如戰鼓，離天浪色似銀山。灘驚浪打風兼
雨，獨立亭亭意愈閒。

贈歌者

病客多年掩綠樽，今宵為爾一醺醺。可憐玉樹庭花
後，又向紅都月下聞。

初春

新年變物華，春意日堪嘉。露色初含柳，餘寒尚勒花。
風絲驚蕩漾，林鳥呀交加。獨有無情者，誰知老可嗟。

送田處士

秦士多豪俠，夫君久適名。青山對高卧，白鶴喜論兵。

氣古時難合，詩精情易格。入許公車不，夕召歸袖夕
風生。

行次壽州寄內

紫金山下水長流，嘗記當年此共遊。今夜南風吹客
夢，清淮明月照孤舟。

答呂太守賞雙蓮

年來因病不飲酒，老去無懷懶作詩。我已負花常自
愧，君須瀝屣醉及芳。時漢宮嬋姝爭新寵，湘浦皇英望
所思。天下從來無定色，況將結黛比天姿。

酬孫廷仲龍圖



洛社當年感莫加
洛陽耆老至今誇
洛陽耆老至今誇
平生志死生零落餘
無藥齒髮衰殘各可嗟
北庫酒醪君舊物
物歸西湖煙水我如家
已將二美交相勝
仍枉新篇麗彩霞

常州張卿養素堂

江左衣冠世有名
幾人今復振家聲
朝廷獨立清冰節
閭里歸來白首卿
志在言談猶慷慨
身閑耳目益聰明
長松野水誰為伴
顧我堪羞甕甕榮

西湖泛舟呈趙使學士張挾

波光柳色碧溟溟
曲渚斜橋畫舫通
更速更佳壯恐
盡漸深漸窈似無窮
綺羅香裏留佳客
絃管聲中聽晚風
半醉迴舟
一作舟迷
向背接臺高
下夕陽中

去思堂會飲得春字

甲午四月
張卿

世事紛紛百態新
西園一醉十三春
自慚白髮隨年少
猶把金鍾勸主人
黃鳥亂飛深夏木
紅榴初發艷清晨
佳時易失閑難得
有酒重來莫厭頻

太傅相公入陪大祀以疾不行
室恩優賢詔書命允發於感
過紀以嘉篇小子不揆
輒亦

課成拙惡詩一首

驛騎頓未急
詔隨都人相與竊
嗟咨自非峻節終無



汝安得清裘久益思前席蓋將來謔議在庭非為之
陪何尊賢使老朝家爽他日安車召未遲

寄子春發運待制

廣陵花月嘗同醉
唯花風霜雪破顏
但喜交情久彌
重休嗟人事老
多艱壯心未忍
悲華髮強飲猶能倒
玉山留滯江一介
湖應不久多為春酒待君還

答許發運見寄

許發運字子春
汝州人

瓊花芍藥世無倫
偶不題詩便怨人
曾向無雙亭下
醉自知不負廣陵春

贈盧山僧居幼

方睡如水袖披肩
邂逅相逢為洒然
五百僧中得一
七始知林下有遺賢

過塞二首

身驅漢馬踏胡霜
每嘆勞生祇自傷
氣俱愈寒人愈
比不如征馬解隨陽

吳元獻公挽辭三首

接物襟懷曠
推賢品藻精
謀猷存二府
臺閣徧諸生
帝念宮臣舊
恩隆袞服榮
春風綠野迴
千兩送銘旌
四鎮名藩忽
十春歸來白
首兩朝臣
上心方喜親
耆德物論猶
期秉國鈞
退食圖書盈
一室
開樽談笑列

嘉賓昔人風采今人少慟哭何由贖以身

富貴優游五十年始終明哲保身全一時開望朝廷
重餘事文章海外傳舊館池臺開水石悲笳風日慘
山川解官制眼門生禮慙負君恩隔九泉

酬滑州公儀龍圖見寄

畫船齊前舊菊叢十年開落任秋風知君為我留紅
旆猶記栽花白髮翁

外集卷第六

外集卷第七

歐陽文忠公集五十七

律詩三

贈王介甫

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
在後來誰與子爭先朱門歌舞爭新態綠綺塵埃試
拂絃常恨聞名不相識相逢罇酒盍留連

蘇才翁抗詩二首

握手接歡言相知二十年文章家世事名譽弟兄賢
可惜英魂掩惟餘醉墨傳秋風衰柳岸撫摠送歸船
雄心壯志兩呼嶽誰謂中年志不成零落篇章為世



嘉賓昔人風采今人少
慟哭何由贖以身

富貴優游五十年
始終明哲保身全
一時開望朝廷重
餘事文章海外傳
舊館池臺開水石
悲笳風日慘山川
解官制服門生禮
慙負君恩隔九泉

酬滑州公儀龍圖見寄

畫船齊前舊菊叢
十年開落任秋風
知君為我留紅旆
猶記栽花白髮翁

外集卷第六

外集卷第七

律詩三

贈王介甫

歐陽文忠公集五十七

翰林風月三千首
吏部文章二百年
老去自憐心尚在
後來誰與子爭先
朱門歌舞爭新態
綠綺塵埃試拂絃
常恨聞名不相識
相逢樽酒盍留連

蘇才翁抗詩二首

握手接歡言
相知二十年
文章家世事
名譽弟兄賢
可惜英魂掩
惟餘醉墨傳
秋風衰柳岸
撫摠送歸船
雄心壯志兩呼嶽
誰謂中年志不成
零落篇章為世



寶平生風義見交情
青松月下來臺路
白草原頭並露聲
自古英雄時若此
哭君徒有淚沾纒

送石楊休還蜀

長愛謫仙誇蜀道
送君西望重吟哦
路高黃鶴飛不到
花發杜鵑啼更多
清禁寒生鳳池水
綢衣榮照錦江波
昔年同舍青衫子
夾道歡迎鬢已皤

和景仁試明經大義多不通有感

厚序制猶闕
解問教不行
古於經學政令也
藝虛名來者盡可鄙
待之因愈輕
無徒請其陋
講勸在公卿
和公儀斌進士終場有作

朝家薦取遺才
樂育推仁
亦至哉
本欲勵賢
數古學可嘆
趨利競朋來
昔人自重身
難進薄俗多端路
久聞何異鯁
鈔爭天水巨魚先
已化風雷

久在病告近方赴直偶成拙詩二首

經時移病久
端居玉署
新秋獨直
廬夜靜
樓臺落銀漢人聞鈴索
少文書江湖
未去年華
晚燈火微涼
暑雨初敢向聖朝
辭寵祿多懸禁藥

養慵疎

清晨下直大明宮
馳馬悠然宿露中
金闕雲開滄海日
天街雨後綠槐風
歲華忽忽雙流矢
鬢髮蕭蕭一兩翁
名在玉堂歸未得
西山畫閣興何窮



送潤州通判屯田

船頭初轉兩旗開，清曉津亭畫鼓催。自古江山最佳處，況君談笑有餘才。雲愁海闊鷺濤漲，木落霜清畫角哀。善政已成多雅思，詩宜逐驛筒來。

和劉原甫平山堂見寄

督府繁華久已闌，至今形勝可躋攀。山橫天地蒼茫外，花發池臺草莽間。萬井笙歌遺俗在，一罇風月屬君閑。遙知為我留真賞，恨不相隨暫解顏。

送張吉老赴浙憲

吳越東南富百城，路人應羨繡鞵聲。一作衣象昔時結客

曾遊處，今見焚香夾道迎。迨治世用刑期止，殺仁心聽訟務求生。時豐訟息多餘暇，暇無惜新篇屢寄聲。

春日詞五首

宮壇青陌賽牛回，玉瑄一作東風逗曉來。不待嶺梅傳遠信，剪刀先放綵花開。

試粉東腮待曉煙，共尋春柳傍香臺。不驚樹裏禽初變，共喜奴頭鶯已來。

紅霧初開上曉霞，共驚風色變年華。香車遙認春雷響，疑雲先開玉樹花。

玉瑄吹灰夜色殘，雞鳴紅日上仙盤。初驚百舌綿蠻

語已覺東風料峭寒
待曉銅荷剪蠟燭
春色犯寒來
畫眉不待張京兆
自有新粧試落梅

走筆答原甫提刑學士

慶曆五年
見卷中

歲暮山城喜少留
西亭尚欲挽行翰
一鱗莫惜臨歧別
十載相逢各白頭

酬淨照大師說

佛說吾不學
法師忽款關
吾方仁義急
君且水雲閑
意淡宜松鶴
詩清叩珮環
林泉苟有趣
何必市塵間
和劉原父從幸後苑觀稻呈講筵諸公

禁藥皇居接香畦
饅饅邊分樂自靈
詔種稻滿瀛田
六教名居首三農
政所先
擢莖蒙德茂
養實以時聖
曉詞龍舞
雁行瞻鳳蓋
翊粹容知一作喜色嘉瑞奏
豐年衰病慙
經學陪遊與俊賢
安知帝力及
但樂歲功全拜賜
秋風裏分行黼座前
自憐臺笠吏來綴侍臣
菊

送薛水部通判并州

曾懷磊落逢知己
氣略縱橫負壯心
玉塵生風賓滿坐
金鑄照甲士如林
牛羊日暖山田渡
雨雪春寒土屋深
自古幽并重豪俠
祇應行樂費黃金



鶴

樊籠毛羽日低摧野水長松眼暫開萬里秋風天外
意日斜閑啄岸邊苔

馬

來時沙磧已冰霜飛過江南木葉黃水闊天低雲暗
澹朔風吹起自成行

鶴

依倚秋風氣象豪似欺黃雀在蓬蒿不知羽翼青冥
上腐鼠相隨勢亦高

原甫致齋集補余亦稱事後南遊至汝甸燕

簡聖俞

受命分行攝上公紫微人在玉華宮樓臺碧瓦輝雲
日蓮芰清香帶水風每棹少年嗟老病尚能聯句憶
詩筭後一作辰巳事造佳賞綠李甘瓜與米窮

同年校書丞陳勳之稅詞二首

場屋當年氣最雄交游樽酒弟兄同文章落筆得都
下議論生鋒服座中自古聖賢誰一作不死况君門
戶有清風凋零三十年朋舊在者多為白髮翁

富貴聲名豈足論死生榮辱等埃塵青衫照日誇春
勝白首餘年哭故人感德不忘存誌刻詩言能記有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 Color Black

朋說吳江草木春風動酒誰曉曉樹新

奉和劉舍人初雪

夜雪填空曉更飄龍蟠風冷颯聲高瓊花落慶帝仙
仗玉殿光中認赭袍下直笑談多樂事平時酌酒獨
喜曹侯君年少才無敵顧我雖衰飲尚豪

暮春書事呈四舍人

樹陰初合苔生暈花葉新成密漸驛鶯燕各歸來浦
子蛙魚共樂雨添池少年春物今如此老病衰翁了
不知飽食杜門何所事長倫與睡相宜

荷葉

池面風來波激激波間露下葉田田誰於水上張青
蓋罩却紅粧唱採蓮

小池

深院無人鏤曲池莓苔繞岸雨生衣綠萍合處蜻蜒
立紅蓼開時蛺蝶飛

釣者

風帝釣線鼻長竿短笠輕蓑細草間春雨濛濛看不
見一作水煙埋却面前山

霜

一夜新霜著瓦輕芭蕉心折敗荷傾奈寒惟有東籬



菊金縷繁開曉更清

牛

日出東籬黃雀驚雪銷春動草芽生土坡平慢陂田
闊橫截童兒帶犢行

送劉虛白二首

秘訣誰傳妙若神能將題品論朝紳因言榻榻燕忠
孝吾愛君平善誨人
我嗟韃鎖若牽拘久羨南山去結廬自顧豈勞君借
琴偶然章服裹猿狙

劉丞相挽詞二首

南國鄰鄉色東都並借遊鷗袍聯唱第命相見封侯
念昔趨黃閣相看笑白頭威表同俯仰旌旄送山丘
連章相府驚榮寵擁旆名都出鎮臨年少已推嚴宰
社鄉人終不見揮金長蛟息浪歸帆穩喬木生煙蔽
日滌平昔家庭敦交愛可憐松檟亦連陰

寄大名程資政琳

龍門長恨曉方登便以忘年接後生談劇每容陪玉
麈飲豪常憶困金觥冰開御水春應綠雲破淮天月
自明醉倒難筵聽別曲醒來猶尚記餘聲

東齋對雪有懷



東齋坐客飲方豪誰報風簾雪已飄
食聽鐃前歌集
象不聞聽外響蕭蕭已憐殘臘催梅
葉更約新春探
柳條共憶滄洲人獨直神仙清景正
寒家

雪後玉堂夜直

雪壓宮牆縣禁城
沉沉樓殿景尤清
玉堂影亂燈文
晃銀闌光寒夜自明
塵暗圖書愁獨直
人闌鈴索久無聲
鑿地峻誰能到
莫惜宮壺酒屢傾

官舍假日書懷奉呈子華內翰長文原甫景
仁舍人聖俞博士

鎖印春風雪入簾
天寒烏雀聚空簷
青樓受戲兒童
喜白髮催人老
病添艷舞四腰飛
玉盞清吟擲鼻
冰蟾相從一笑
兩莫得薄領區區
嘆未墮

洲王君玉中秋席上待月值雨

池上雖然無皓魄
蟬前珠未滅
清歡綠醕自有寒中
力紅粉尤宜燭
下看羅綺塵隨歌
扇動管絃聲雜雨
荷乾客舟閑卧
王夫子詩陣教誰
主將壇

中秋不見月問客

試問玉壺寒皎皎
何如銀燭亂熒熒
不知桂魄今何在
應在吾家紫石屏

張仲通示墨竹圖以嘉
一作菡萏勝欽玩聊



以四韻仰酬厚貺

數竿蒼翠寫生綃寄我公齋伴寂寥不待雪霜常一作
長凍凜雖無風雨自蕭蕭嗟予心志俱憔悴羨子文
章騁一作富饒嗣以嘉一作符篇誠厚貺遠慙為報乏
瓊瑤

奉寄襄陽張學士兄

東津淥水南山色萋萋襄陽二十年子晉通漢上嘗
受其山月迹今
年失六七顧我百憂今白首羨君千騎若登仙花開漢
女清堤上人看仙翁擁道邊況有玉鍾應不負夜槽
春酒嘗如象

奉答聖俞宿直見寄之作

寒夜分曹直嚴城隔幾層予慚批鳳詔一作君數守
螢燈病骨麻漳浦官書蠹羽陵無嫌學舍冷文字比
清冰

和原甫會人閣下午寢時有作

遙知好睡紫微郎枕簟清薰綠蕙芳五色詔成人不
到萬年風動闌生涼平時下直踞宜早陋巷相過忘
未忘楊子不煩多載酒主人猶可具一作黃梁

聞原甫久在病告有感

東城移疾久離居安得疑蛇意畫祛諸老何為護買



誼君王猶未識相如浮沈俗喜甘時態磊落材多與
世殊誰謂文章金馬客飄同憔悴楚三閭

試筆

試筆消長日馳書遠百憂餘生得如此萬事復何求
黃犬可為戒白雲當自由無將一杯土欲塞九河流

齊宮賦事寄原甫學士

曾向齊宮詠麥秋深陰住樹覆牆頭重來滿地新霜
葉却憶初聞黃栗留

戲答仲儀口號

弊居回看如蛙穴華宇來攘若鷲身身寓政的堂生歌

行樂事只憂無米過來春今年甚遲大水格難何望

癡龍圖閣三聖御書應制

層榜嚴清禁披圖爛寶文虹蜺光照物龍鳳勢騰雲
妙極功歸一真隨體自分孝思遵寶訓聖業廣惟勤

題東閣後集一作題營立集後

東閣三朝多大事營立二載足三字一作閣辭近詩

留作歸榮集何日歸田自集詩

日長偶書

日長漸覺逍遙樂何況終朝無事人安得遽為無事
者人間萬慮不關身



寄答王仲儀太尉素

豐樂山前一醉翁餘齡有幾百憂攻平生自恃一
心無媿直道誠知世不容換骨莫求丹九轉榮名豈
在祿千鍾明年今日如尋我潁水東西問老農

解官後答韓魏公見寄

報國勤勞已幾聞終身榮遇最無倫老為南畝一夫
去猶是東宮二品臣侍從猶通清切禁笑歌行作太
平民欲知念舊君恩厚二者難兼始兩人

韓魏公見寄
始今集仍出特題

余昔留守南都得與杜祁公唱和詩有答公

見贈二十韻之卒章云報國如非願歸耕寧
買田期無辱知己肯逐利名遷逮今二十有
二年祁公捐館亦十有五年矣而余始蒙恩
得遂退休之請追懷平昔不勝感涕輒為短
句冀公祠堂

掩涕發陳編追思二十年門生今白首墓木已蒼煙
報國如非願歸耕寧買田此言今始踐知不愧黃泉
答端明王尚書見寄蕪湖茶仁文裕二侍郎
二首

日久都城車馬喧豈知風月屬三賢唱高誰敢投詩



社行處人爭看地似酒面撥醅沙大白舞腰催拍趁
繁絃與公等是休官者方把鋤犁學事田

多病新還太守章歸來白首與何長琴書自是千金
產日月閑銷百刻香尚有休錢酌美酒自栽花圖趁
新陽醉翁生計今如此一笑何時共一觴

寄題景純學士葦舂塢新居

清才四紀擅時名晚卜丘林遂解纒欲借青春巖向
此湏知白首尚多情水浮花出人間去山近雲從席
上生漫說一作說市朝堪大隱仙家誰信在重城

會老堂

占米交道愧難終此會今時豈易逢出處三朝俱白
首凋零萬木見青松公能不遠來千里我病猶堪醕
一鍾已勝山陰空興盡且留歸駕為從容

叔平少師去後會老堂獨坐偶成

積雨荒庭徧綠苔西堂瀟灑為誰開愛酒少師花落
去彈琴道士月明來鷄啼日午衙門靜鶴唳風清畫
夢回野老但欣南畝伴豈知一作名籍在蓬萊

退居述懷寄北京韓侍中二首

悠悠身世比浮雲白首歸來潁水濱曾看元臣調鼎
鼎却尋田叟問耕耘一生勤苦書千卷萬事銷磨酒



百分放浪豈無方外士尚思親友念離羣

書殿宮臣寵並叨不同憔悴返漁樵無窮興味開中
得強半光陰醉裏銷聲愛竹時來野寺獨尋春偶過
溪橋猶頌五物稱居士不及顏回飲一瓢

贈潘道士

門無車轍紫苔侵雞犬蕭條陋巷深寄語彈琴潘道
士雨中尋得越江吟

答樞密吳給事見寄

老得閑來興味長問將何事送餘光春寒擁被三竿
日寔坐忘言一炷香報國愧無功尺寸歸田仍值歲

豐穰偃庭任重才餘暇猶有新篇宮中堂

荅判班孫待制見寄

三朝竊寵幸逢辰晚節思深許乞身無用物中仍光
病太平時得作閑人鳴琴酌酒留嘉客引水栽花過
一春惟恨江淹才已盡難酬閣府句清新

初夏西湖

積雨新晴漲碧溪偶尋行處獨依依綠陰黃鳥春蹄
後紅蕖青苔人跡稀萍匝汀洲魚自躍日長欄檻燕
交飛林僧不用相迎送吾欲臺頭坐釣磯

寄阿陽王宣徽



誰謂蕭條頰水邊，似今嘉客少曾連。
肥魚美酒偏宜老，明月清風不用錢。
況值湖園方首夏，正當櫻筍似三川。
自知不及南都會，勉彊猶須詫短篇。

寄韓子華并序

余與韓子華長文禹玉同直玉堂，嘗約五十八歲致仕，子華書於柱上，其後荐蒙恩寵，世故多難，歷仕二朝，備位二府，已過限七年，方能乞身歸老，俗謂云也，實弄得過裏。

人事從來無處定，世塗多故踐言難。
誰如縵水閒居十，十頃西湖一釣竿。

戲劉原甫

見卷之六 西湖詩注

平生志業有誰先，落筆文章海內傳。
昨日都城應紙貴，閒廬却扇見新篇。

仙家千載一何長，浮世空驚日月忙。
洞裏新花莫相笑，劉郎今是老劉郎。

和子履遊泗上雍家園

長橋南走群山間，中有雜子之名園。
蒼雲蔽天竹色淨，暖日撲地花氣繁。
飛泉來從遠嶺背，林下曲折寒波翻。
珍禽不可見，毛羽數聲清絕如哀彈。
我來據石弄琴瑟，惟恐日暮登歸軒。
塵紛解剝耳目異，祇疑夢



入神仙村知君襟抱我同好作詩陶放莫可攀高篇
絕景兩不及久之想像空冥煩

右雍家園詩吉綿閣本皆入公外集而王荆公四
家詩選亦有之今乃載蘇子美滄浪集序不應誤雜已詩可以
無疑姑附見於此按王荆公取公詩凡一百二十
五首內一百三首載居士集二十一首載外集又
一本即此詩其它或全改一聯或增減一聯甚者
三增四聯或移兩聯之類已注一作於逐篇豈當
時傳本不同抑荆公自加潤色也

京本子云復姓陳蔡本並作弄琴瑟惟蜀本作琴瑟

外集卷第七

嘉祐三年二月公館伴北使在都亭驛有戲寄梅
聖俞絕句聖俞集中次韻云去年鎖宿得聯華二
月墻頭始見花今日都亭公感物明朝大學我辭
家上丁節公詩無之

久在病告近友郭直偶成詩

自宿露當嘗

答原甫提刑學士

慶曆五年冬公守滁州而前改趙
長明帶從開校理移京西民別即

其人也合
入第六卷

陳動之挽詞

或作洞并登
并記可尋

釣者釣線

釣線一作

退居述懷寄適待中

頽水濱

原本皆作頽不辨別疑
而籍六文集義和篇者

作適今
從之

題張應之縣學夫子丈人

錢相中伏日池亭宴會分韻

中伏詩

原本皆作中伏而
飲意又極重

全用賦典題亦云中伏
正相若七句今改正

寄聖俞

聊一作

歸襄城詩

古詩誤入律詩中

饒俊者雪呈元珍判官第一首野花

一作嶼岫一
春花嶼岫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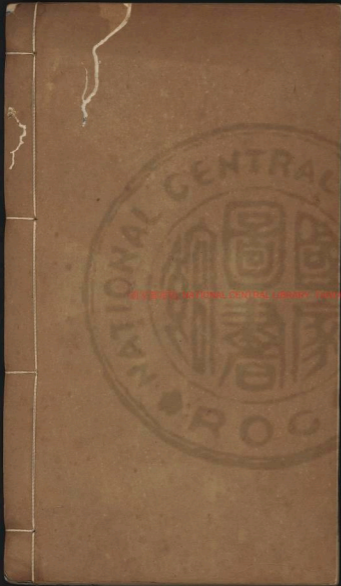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民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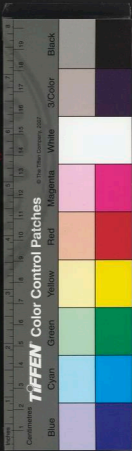


2025.01.23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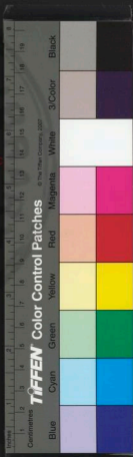




INTER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NAN ROC



2025.02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HIRUVANANTHAPURAM K. O. O.





3007921 v.10



外集卷第八

古賦 雜文 五首附

紅鸚鵡賦 并序

歐陽文忠公集五十八

聖俞作紅鸚鵡賦以謂禽鳥之性宜適於山林今羣鸚徒事言語文章以招累見囚樊中曾鳥為難離之不若也謝公學士復多鸚之才故能去昆夷之賤有金闈玉堂之安飲泉啄實自足為樂作賦以反之夫適物理窮天真則聖俞之說勝負才賢一辨以取責於世而能自將所適守安不知籠檻之於山林則謝公之說勝某始得二賦讀之釋石世之賢愚出處



各有理也然猶疑夫茲禽之腹中或有未盡者
因於二賦之餘棄也以代駢罪其說

后皇之載兮珠方異郊有翹蠢息兮厥生成遂錄珽
賦子兮有物司之泊然後化兮默運其機陶形播氣
兮小大取足紛不可狀兮千名萬族異物珍惟兮託
產遐陬未海裔兮貴中州遼丹山於荒極越鳳皇之
所宅稟南方之正氣孕赤精於火德蓋以氣而召類
兮故感生而同域播為我形特殊其質不綠以文而
丹其色物既賤多而貴少兮世亦安常而咳異豈負
天以有求兮適遭時之我貴客方黜我以文采弔我

必靈莫謂夫飛鳴而飲啄不若雞鶩與鳥蒿窳不知
物有貴賤珠玉所得工一作初造我甚難而尚千毛
德羽曾無其一忽然成形可異而珍慧言美質價貴
於人籠軒寶駟翔集安馴彼衆禽之授授兮蓋迹殊
而趣乖既心昏而質陋兮乃自檢而安卑樂以鍾鼓
宜其眩惑蓋貴我之異稟何樂我於羣飛若夫生以
才天養以性違客之所悼我亦悼之我視乎世猶有
甚兮郊犧牢豕龜文象齒蚌蛤之胎犂牛之尾既殘
厥形又奪其生是猶天為非以自營人又不然謂為
最靈淳和質靜本甚而寧不守兮尚自為巧智靈寢

泄和鴻浮雜偏衣黑染夏強華步愈酸扑走趨自相
撼驚天不汝文而自文之天不汝勞而自勞之役聰
與明反為物使用精既多速老招累侵生慙性豈毛
之罪又聞古初人禽繼處獲萌乃心物則適去深兮
則網高兮則弋為之職誰而反予是矣

迷夢賦

夫君去我而何之手時節逝兮如波昔共處兮堂上
忽獨棄兮山阿嗚呼人羨久生生不可久死其奈何
死不可復惟可以哭病予喉使不得哭兮況欲施乎
其他憤既不得與聲而俱發兮獨飲恨而悲歌歌云

成兮斷絕淡疾下兮滂沱行求兮不可過賦既生恐
兮不知處可見惟夢兮奈寐少而寤多或十寐而一
見兮又若有而若無乍若去而若來忽若親而若疎
杳兮倏兮猶勝於不見兮願此夢之湏臾尺蠖憐予
兮為之不動飛蠅例予兮為之無聲冀驛君兮可久
況予夢之先驚夢一斷兮魂立斷空堂耿耿兮華燈
世之言曰死者漸也今之來兮是也非也又曰覺之
所得者為實夢之所得者為想苟一慰乎予心又何
干一作較乎真妄綠髮兮思君而白豐肌兮以君而瘠
君之意兮不可忘可憔悴而云嗚呼日之疾兮願月



之遊夜長於畫芳舟有四時雖不知之遠矣於恍惚
以來之

荷花賦

步蘭塘以消暑兮颯颯風以中人
擷杜若之春榮兮
寥天蔽於水濱
若丹花之耀質出深水而含新蔭
曲池之清泚漾波紋之流淪披紅衣而耀彩寄清流以
一作託根挺無華之淺艷靡競麗乎先春抱生意以
自得芳及薰時之嘉辰若夫夏一作晚蘭衰夢池草
密慘群芳之已銷獨斯蓮之一作迴出可以嗅清香
以折離可以玩芳華而自逸況其晚浦煙霞水亭風

日長文竿而餌垂泳萍莖而波瀾蕪蕪以全折杯
卷荷而半側隱繁葩以敬煙斂紅芳而向夕可憐影
兮相顧列金葩而返植清風逸以似起碧露合而乍
失或兩兩以相扶漸亭亭而獨出發燕脂於此土生
異香於西域匪江妃之小腰即廣陵之清一作骨爾
乃曲沼微陽橫塘細雨逐橋上之歸鞍笑堤邊之游
女墮紅梁而窺影倚風臺而欲舞瓊翠被以薰香然
犀燈而照浦雙心並振千株泣露湛月白而風清香
池平而樹古送艇子於西州聞棹謳於北渚迎桃根
而待攜逢安妃而未渡迫而視一作視若星妃臨水而

脉脉盈盈遠而望之杳如峽女行雲而朝朝暮暮其
妖麗也其閑麗也香荃撓兮木蘭舟澹容與兮悵夷
猶東西隨葉陸上下逐波浮已見雙魚能比目應笑
鴛鴦會白頭昔聞妃子貴東鄰池上金花不染塵空
留此日田田葉不見當時步步人

螟蛉賦 井在

詩曰螟蛉有子蝶蠃負之言非其類也及揚子法言
又稱焉嗟夫螟蛉一蟲爾非有心於孝義也能以非
類繼之為子羽毛形性不相異也今夫為人父母生
之養育劬勞非為異類也乃有不能繼其父之業者

儒家之子卒為商世家之子卒為卑隸嗚呼所謂螟
蛉之不若也作螟蛉賦詞曰

爰有桑蟲實曰螟蛉與夫蝶蠃異類殊形負以為子
祝之以聲其子感之朝夕而成嗟夫人子父母所生
父視之言子莫之聽父傳之業子莫克承父沒母死
身覆位傾嗚呼為人孰與蟲靈人不如蟲曷以人稱

辭

啄木辭

木皇司春兮物熙以春芽者斯勾兮甲者斯萌物賴
皇兮榮以欣翳有蟲兮甚不仁之在木兮群以聚穴



不已兮又加吐皇水病兮靈將
彼鷩鳥兮善咏吾利汝咏兮飢汝腹飛以鳴兮咏且
食蟲不盡兮咏莫息山之麓兮水之濱皮堅節瘦兮
龍甲蛇鱗節流膏兮吻流血百不一兮徒飢渴露日
滋兮鷩日苦京謁望兮披雲路雲之深兮不可見記
歸風兮仰訴古初之皇兮甚仁惠憐民愛物使兩遂
穴民處兮鮮民食穴不棟梁兮鮮不薪米其求甚少
兮給之孔易野藿藿兮山茶蒼土有毛髮兮山有衣
棠金不輔治兮器不办餅木至老朽兮不見苗秧聖
萌機兮玉財利賄有足兮生不匱散風避濕兮脩容

成廟祭室寢兮猶無異為帝何思之不歎兮忽生披
而與俱毋殊之不已兮又以昭煥赫鈞曲關兮華照
棚梯高構峻兮目精眩地堯而輔兮山襟而寒材若
佛死兮生者力殫一躬之底兮一林夷族寓龍木馬
兮重閭陰屋皇民暴晉兮驅之以扑噫智巧兮誰為
是號紛紛而不止工蠹則大兮蟲蠹則小捕小縱大
兮將何謂皇惜木兮雖甚思蟲利食兮咏使勤蠹未
入口兮刃至其根與其咏蠹能盡死不必得咏所手
使不堪於斧斤

著入門兮迎我笑，執出門兮牽衣戲。我懷兮走而馳，豈不覺夜兮不知四時。忽然不見兮，一日千思。日難度兮，何長夜不寐兮。何邊幕入門兮，何望朝出門兮。何之恍惚在兮，杳難追。鬢兩毛兮，秀髮有不可見兮。如酒醒睡覺，追惟夢醉之時。八年幾日兮，百歲難期。於汝有頃刻之愛兮，使我有終身之悲。

頌

會聖宮頌并序

西京留守推官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臣歐陽脩謹齋心稽顙頓首再拜言。臣代見國家采漢書原廟

之制作，官于永安，以備園寢，欲以成陵邑之充奉。昭祖宗之光靈，以耀示于千萬世。甚盛德也。脩未惟古先王者，將有受命之符，必先興業造功，以警動覺悟於元元。然後有其位，而繼體守文之君，又從而顯明。至大以恭修乎舊物，故其兢兢勤勤，不忘前人。是以報深而業茂，德厚而流光。予子孫孫承之無疆。伏惟皇帝陛下，以神聖德傳有大器，乾健而正，離繼而明。即位以來，于茲十年，勤邦儉家，以修太平。日朝東宮，示天下孝親執遠，豆三見於郊。日星軌道，光明清潤。河不怒溢，東南而流。四夷承命，欣和以賓。奔走萬

里顏非有干戈告讓之命文穆之期而犀珠象
牙文馬鼓玉旒于闕庭納于鹿府如司馬令無一後
先至德之及上格于天下極于地中浹於人而外冒
於四表昆蟲有命之物無不仰戴神威聖功効見如
此太祖創造基始克成厥家當天受命之功太宗征
服綏來遠一海內睿武英文之業其宗禮樂文物以
隆天聲升平告功之典陛下夙夜虔共嗣固鴻業纂
服守成之勤基構累積願虞昌益大而光耀于三
后之意可謂至孝況春秋歲時以禘以祫則有廟祧
之嚴配天昭孝以享以告則有郊廟明堂之位墓金

刻石則有史氏之官歌功之詩其一賦流于樂府象
德之舞見乎羽毛惟是邦家之光祖宗之為有以示
民而垂無窮者固不宜著陛下承先烈昭孝思所以
奉之以嚴罔不勤備聖人之德謂無以加而猶以為
未也乃復因陵園起宮室以望神游土木之功嚴而
不華地爽而潔宇敞而邃神靈者冥如來如宅合於
禮經孝子馨咳思親之義愚以謂宮且成非天子自
臨享則不能以東三后之靈然郡國不見治道太僕
不先整駕恬然未聞有司之詔豈難於動民而遵其
咎賦耶持賦以龜筮所考頌古而後行耶不然何獨



留竟於屋構構築而至於薦見之季未之思耶況是
宮之制夷山為平外取容土銀石伐木發兵吞靡調
旁近郡如此數年而道路之民徒見興為之功恐愚
無以識上意是宜不惜屬車之費無諱數日之勞沛
然幸臨因展陵墓退而諭民以孝思之誠遂見守土
之臣采風俗以問高年亦免舜之事也古者天子之
出必有采詩之官而道路童兒之言皆得以聞臣是
以不勝倦倦之心謹采西人望孝意作為頌詩以獻

闕下詞曰

魏義寧崇莫京之東有山而崧濟淪通源匯流而洞

有洛之川川靈山秀回環左右有高而阜其阜何名
太祖太宗真宗之陵惟陵之制因山而起隱隱隆隆
惟陵之氣帝王而善鬱鬱葱葱帝懷寤受命戎宋
造初于宅帝命先烈用銀余家宣力以勤赫赫三后
重基累構既豐而茂燕翼貽謀是惟永圖其傳在于
曰祖曰宗有德有功予寶嗣之克勤克紹以孝以報
予敢不思惟此園陵先后之宅既宅且安后来游止
弗宮弗室神何以躡躡相川原乃得善地地高惟丘
迺以荆灼延祝寶龜龜告曰獻帝命家臣而職我事
而往惟寅一毫一絲給以縣官最於民伐洛之薪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ack White 30 Color Yellow Red Magenta Cyan Green Blue

陶洛之士不病瘵柯我之斧我之山木好且堅
家臣之來從夫萬名三年有成宮成翼翼在陵之側
頌后來格有門有宇有齋有燕有庭有序殿兮耽耽
黼帷懷德天威可瞻庭兮殖殖鈞府虎豹容衛以飭
太祖維祖太宗維弟真宗維子三聖繼繼有以正位
于此而會聖兮在天風馬靈車其來僊僊聖會于此
靈威神馭其宮肅然聖既降矣其誰格之惟孝天子
聖降常享其誰來薦亦孝天子孝既克祗而來胡邊
其下臣脩作頌風之

贊

有宋右諫議大夫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
書令兼尚書令魏國韓公國華真贊

氣明而毅望之可畏色粹而仁近之可親有韜于中
必見于外庶幾鬱崇富之國繪惟其盛德不可形容
公德之豐後世之隆誰為公子丞相衛公

章

州名急就章

并序

敘曰古者史掌文書以識天地四方古今事物名言
字訓而教學之法始於童子謂之小學君子重焉急
就章者漢世有之其源蓋出於小學之流昔顏籛為



史游序之詳矣余為學士無職也官官不坐曹居多
暇日每自娛於文字筆墨之間因戲集州名作急就
章一篇以示兒女曹庶幾賢於博塞爾章曰

別州自禹郡於秦廢置經革難具陳皇家垂統天下
定疆理萬方承政令近征遠貢各有宜或昇吏治或
鵝摩九域披國指可知分音比類慎詭疑文差字析
極精微若夫錦居避高孤音無比隔集粹細劍陝涪
幽駢聲相附可知類求則有夔綏隨果賀播緡連越
和河雁連三前叶其四謂何乃有瓜沙嘉巴鳳隴雍
宋欽峻合疊淵資思師化雅華曼蜜古蔚悉永野鼎

類不宜吃訥又如保邵道趙凝聯信潤晉慎凡五聲

而一韻柳奇茂實有淡憲充漢簡萬演海必解蔡泰

受欽得金深柳黔蜀濮福睦後陸乃六津而同音七

言惟一白澤琬石益德壁八音和望廣象相聞句詩

獎黨宕句開萊台懷句階崖雷接句灌 奠利句濟

鉤費智句鄭鄧定孟句慶應靜勝句蔗潭僑南句炭

鹽甘密句至於許汝發趣句楚普潞敘古句魏惠柱

貴句蓮具瑞蕩會句言過乎九難宜於口於是育岳

耶毫薄洛句莫涿朔廓托句眉黎齊池斷句施伊西

夷溪句諫曹饒昭韶句潮達交之章句十本印通龍缺

蓬蒙句 苞同戎忠松籠句 若連 洺安延丹端句 宜
控雅蘭潘田密句 湖蘇舒滁廬淪瀝句 梧蒲徐郁扶
儲馮句 七皆 秦郟麟汾句 均陳溫春句 筠辰文楮句
銀雲勁岷句 抗揚江黃句 常漳康襄句 房坊商滄句
泮昌讓長句 十六皆 并青瀛登成明句 衡彭英瓊祁詔
外 涇學昇榮橫藤句 六 興營平庭澄句 十四 二 聯亭斷
句 不能速數真定河源以諱不舉若乃物有疑似同
音異字則有陵靈原本府撫乾慶源賓融容渭衛全
泉網秀易翼渠衢歸媯蕤恭汴潯涼梁祁岐鄆單宥
尚砥慈濼維峯封豐沂宜及儀乃一號而三之

不 明和 疑也 細環恩順鎮霸真雄又音文之兩同至
於太平鬱林萬安平琴武安洮陽新定建康二名雖
美遠小不彰若監若軍四卜有六保定信安廣信安
肅慎戎保安奇嵐火山順安寧化寶控三邊其餘瑣
瑣皆不足言 其後田餘九城固者高第 疑當四州
諸邊不疑以文句難移不復增入也

荷花賦

賦上賦而脉脉而朝

賦上

承未辭

五財五財

哭女歸

兩毛兩毛

會聖宮頌

于強于強

外集卷第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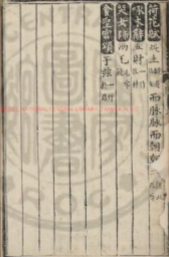
論時論三首并

歐陽文忠公集五十九

本論

本論三篇中下篇已載卷五集卷十七卷此乃公晚年所刪上篇

天下之事有本末其為治者有先後堯舜之書略矣後世之治天下未嘗不取法於三代者以其推本末而知所先後也三王之為治也以理數均天下以爵地等邦國以井田域民以職事任官天下有定數邦國有定制民有定業官有定職使下之共上勤而不困上之治下簡而不勞財足於用而可以備天災也矣足以禦患而不至於為患也又此具矣然後飾禮



荷花賦

賦上賦而脉脉而朝

賦上

承未辭

五財五財

哭女歸

兩毛兩毛

會聖宮頌

于強于強

外集卷第九

論時論三首并

歐陽文忠公集五十九

本論

本論三篇中下篇已載卷五集卷十七卷此乃公晚年所刪上篇

天下之事有本末其為治者有先後堯舜之書略矣後世之治天下未嘗不取法於三代者以其推本末而知所先後也三王之為治也以理數均天下以爵地等邦國以井田域民以職事任官天下有定數邦國有定制民有定業官有定職使下之共上勤而不困上之治下簡而不勞財足於用而可以備天災也矣足以禦患而不至於為患也又此具矣然後飾禮

崇興仁義以教道之是以其政且為其民易使風俗
淳厚而王道成矣雖有荒子孱孫繼之猶七八百歲
而後已夫三王之為治豈有異於人哉財必取於民
官必養於稼穡暴必以兵防民必以刑與後世之治
者大抵同也然後世常多亂政而三王獨能安全者
何也三王善推本末知所先後而為之有條理後之
有天下者孰不欲安且治乎用心益勞而政益不統
謬譌然常恐亂敗及之而輒以至焉者何也以其不
推本末不知先後而於今之務衆矣所當先者五也
其二者有司之所知其三者則未之思也足天下之

用莫先乎財繫天下之安危莫先乎兵此有司之所
知也然財豐矣取之無限而用之無度則下益屈而
上益勞兵強矣而不知所以用之則兵驕而生禍所
以節財用兵者莫先乎立制制已具備兵已可使財
已足用所以共守之者莫先乎任人是故均財而節
兵立法以制之任賢以守法尊名以厲賢此五者相
為用有天下者之常務當今之世所先而執事者之
所忽也今四海之內非有亂也上之政令非有暴也
天時水旱非有大故也君臣上下非不和也以是然
至廣之天下無一間隙之端而為憂敢較天子之命

史西夷敢有崛起之王比夷敢少抗禮之帝者何也
生齒之數日益衆土地之產日益廣公家之用日益
急四夷不服中國不尊天下不實者何也以五者之
不備故也請試言其一二方今農之趣耕可謂勞矣
工商取利乎山澤可謂勤矣上之征賦權易商利之
臣可謂纖悉而無遺矣然一遇水旱如明道景德之
間則天下公私乏絕是無事之世民無一歲之備而
國無數年之儲也以此知財之不足也古之善用兵
者可使之赴水火令廂禁之軍有司不敢役必不得
已而暫用之則謂之借借彼兵相謂曰官借我而官

之文符亦曰借夫賞者所以酬勞也今以大禮之故
不勞之賞三年而一徭所費八九百萬有司不敢緩
月日之期兵之得賞不以無功知媿乃稱多量少比
奸嫖惡小不如意則羣聚而呼持挺欲擊天子之大
吏無事之時其猶若此以此知兵驕也夫財用悉出
而猶不足者以無定數也以兵之取驕者以用之
未得其術以此知制之不立也夫財匱兵驕法制未
一而莫有奮然忘身許國者以此知不任人也不任
人者非無人也彼或挾持蘊知特以時方惡人之奸
名各藏蓄收歛不敢奮發惟恐於名以犯時人所

惡是以人人變賢為愚愚者無所責賢者被譏疾遂使天下之事將弛廢而莫敢出力以為之此不尚名之弊者天下之最大患也故曰五者之皆廢也前日五代之亂可謂極矣五十三年之間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國被弑者八長者不過十餘歲甚者三四歲而亡夫五代之主豈皆愚者邪其心豈樂禍亂而不欲為久安之計乎顧其力有不能為者時也當是時也東有汾晉西有岐蜀北有強胡南有江淮閩廣吳越荆潭天下分為十三四四面環之以至狹之中國又有叛將強臣割而據之其君天下者類守為國日淺

威德未洽強君武主力而為之僅以自守不幸孱子懦孫不過一再傳而復亂敗是以養兵如兒子之噬虎狼猶恐不為用尚何敢制以殘弊之民人贖無資之征賦頭會箕歛猶恐不足尚何曰節財以富民天下之勢方若弊虛補其真則隅壞整其捕則棟傾枝撐扶持苟存而已尚何暇法象規圓矩方而為制度乎是以兵無制用無節國家無法度一切苟且而已今宋之為宋八十年矣外平僭亂無抗敵之國內削方鎮無強叛之臣天下為一海內晏然為國不為不久天下不為不廣也語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言有資者為易也方今承三

聖之基業播萬乘之尊名以有四世一家之天下盡大禹貢賦之地莫不內輸惟上之所取不可謂之財六尺之卒荷戈勝甲力穀五石之弩擊二石之弓者數百萬惟上制而令之不可謂之兵中外之官居職者數千員官三班吏部常積者又數百三歲一詔布衣而應詔者萬餘人試禮部者七八千惟上之擇不可謂之賢民不見兵革於幾四十年矣外振兵武攘夷狄內修法度興德化惟上之所為不可謂無暇以天子之慈聖仁儉得一二明智之臣相與而謀之天下積聚可如文景之富制禮作樂可如成周之盛奮發威烈以耀名

譽可知漢武帝唐太宗之巖赫論道德可與堯舜之治然而財不足用於上而下已弊兵不足威於外而敢驕於內制度不可為萬世法而日益業雖一切苟且不異五代之時此甚可嘆也是所謂居得致之位當可致之時又有能致之資然誰憚而久不為乎

正統論七首

此七論公後編為三篇已載卷十
集第十六卷今所載並初本也

原正統論

傳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作堯舜之相傳三代之相代或

以至公或以大義皆得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是以君子不論也其帝王之理得而始終之分明故也及後世之亂借偽興而盜竊作由是有居其正而不能合天下於一者周平王之有英徐是也有合天下於一而不得居其正者前世謂秦為罔是也由是正統之論興焉自漢而下至于西晉又推而下之為宋齊梁陳自唐而上至於後魏又推而上之則為夷狄其帝王之理舛而始終之際不明由是學者疑焉而是非不公非其不公蓋其是非之難也自周之亡迄于顯德實千有一百一十二年之間或理或亂或取或

傳或分或合其理不能一證是以論者於此而難也大抵其可疑之際有四其不同之說有三此論者之所病也何謂可疑之際周秦之際也漢魏之際也東晉後魏之際也宋梁後唐之際也秦魏得周而一天下其迹無異禹湯而論者黜之其可疑一也王莽得漢而天下一莽不自終其身而漢後與論者曰偽宜也魏得漢而天下三分論者曰正統其可疑二也以東晉承西晉則無終以周隋承元魏則無始其可疑三也梁之取唐無異魏晉而梁為偽劉備漢之後裔以不能一天下而自別稱蜀不曰正統可也後唐非

季氏未嘗一天下而正統得之其可疑四也何謂不
同之說三有味者之論有自私之論有困人之論正
統之說肇於誰乎始於春秋之作也當東周之遷王
室微弱吳徐並僭天下三王而天子號令不能加於
諸侯其詩下同於列國天下之人莫知正統仲尼以
為周平雖始衰之王而正統在周也乃作春秋自平
王以下常以推尊周室明正統之所在故書王以加
正月而絕諸侯王人雖微必加於上諸侯雖大不與
專封以天加王而別吳楚刺讓褒貶一以周法凡其
用意無不在於尊周而後之學者不諱六旨遂口默

周而王魯或曰起魯隱之不正或曰起讓國之賢君
況其說於私魯殊不知聖人之意在於尊周以周之
正而統諸侯也至秦之帝既非至公大義因恃棄先
王之道而自為五勝之說漢興諸儒既不明春秋正
統之旨又習秦世不經之說乃欲尊漢而黜秦無所
據依遂為三統五運之論詆秦為閔而黜之夫漢所
以有天下者以至公大義而起也而說者直曰以火
德當天統而已甚者至引地龍之妖以為左驗至於
王莽魏晉直用五行相勝而已故曰昧者之論也自
西晉之滅而南為東晉宋齊梁北為後魏後周隋

私東晉者曰隋得陳然後天下則推其統曰晉宋齊梁陳隋私後魏者曰統必有正授則正其統曰唐授之隋隋授之後周後周授之後魏至其甚相戾也則為南史者詆北曰虜為北史者詆南曰夷故曰自私之論也夫梁之取唐無異魏晉之取也魏晉得為正則梁亦正矣而獨曰偽何哉以有後唐故也彼後唐者初與梁為世仇及唐之滅欲借唐為名託大義以窺天下則不得不指梁為偽而為唐討賊也而晉漢承之遂因而不改故曰因人之論也以不同之論於可疑之際是以是非相攻而罕得其當也易曰天

下之動正夫一夫帝王之統不容有二而論者如此然搢紳先生未嘗有是正之者豈其典廢之際治亂之本難言歟自春秋之後述者多焉其通古今明統類者希矣司馬子長列序帝王而項羽亦為本紀此豈可法邪文中子作元經欲斷南北之疑也絕宋於元徽五年進魏於大和元年是絕宋不得其終進魏不得其始夫以子長之博通王氏之好學而有不至之論是果難言歟若夫推天下之至公據天下之大義究其典廢述其本末辨其可變之際則不同之論是而正統明矣

明正統論

凡為正統之論者皆欲相承而不絕至其斷而不接則猥以假人而續之是以其論曲而不通也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新正統矣堯舜禹湯天下雖不一而居得其正猶曰天下當正於吾而一新謂之正統可矣東周春秋始雖不得其正卒能令天下於一夫一天下而居其上則是天下之君矣斯謂之正統可矣魏晉天下大亂其上無君借竊並興正統無屬當是之時奮然而起並爭乎天下宋明有功者強有德者王成化澤皆被于生民號令皆加乎當世幸而

以大并小以強兼弱遂合天下於一則大且強者謂之正統猶有說焉不幸而兩立不能相兼考其迹則皆正較其義則均焉則正統者將安與乎其或終始不得其正又不能合天下於一則可謂之正統乎不可也然則有不幸而丁其時則正統有時而絕也夫所謂正統者萬世大公之器也有得之者有不得之者而論者欲其不絕而猥以假人故曰曲而不通也或曰可絕則王者之史何以繫其年乎曰欲其不絕而猥以假人者由史之過也夫居今而知古書今世以信乎後世者史也天下有統則為有統書之天下

無統則為無統書之然後史可法也昔周厲王之亂天下無君周公邵公共行其政十四年而後宣王立是周之統嘗絕十四年而復續然為周史者記周邵之年謂之共和而太史公亦列之於年表漢之中衰王莽篡位十有五年而敗是漢之統嘗絕十五年而復續然為漢史者載其行事作王莽傳是則統之絕何害於記事乎正統萬世大公之器也史者一有司之職也以萬世大公之器假人而就一有司之記事惡亦甚矣夫正與統之為名甚尊而重也堯舜三代之得此名者或以至公或以大義而得之也自秦漢

而下喪亂相尋其興廢之迹治亂之本或不由至公大義而起或由焉而功不克就是以正統屢絕而得之者少也正統之說曰堯舜夏商周秦漢魏晉而絕由此而後天下大亂自東晉太建之元年止陳正明之三年凡二百餘年其始也有力者並起而爭因時者苟偷而假冒奮攘敗亂不可勝紀其畧可紀次者十六七家既而以大并小以強兼弱久而稍相并合天下猶分為四東晉宋齊梁陳又自分為後梁而為二後魏後周隋又自分為東魏北齊而為二是四者皆不得其統其後後周并北齊亡授之隋隋始并後

梁又并陳然後天下合為一而後行其統故自隋開
皇九年復正其統曰隋唐累後唐晉漢周夫秦自漢
而下皆以為間也今乃進而正之作秦論魏與吳蜀
為三國陳壽不以魏統二方而並為三志今乃黜二
國進魏而統之作魏論東晉後魏議者各以為正也
今皆黜之作東晉論後魏論宋梁四代之所黜也今
進而正之作梁論此所謂辨其可疑之際則不同之
論息而正統明者也

秦論

謂秦為閔者誰乎是不原本末之論也此漢儒之私

說也其說有三不過曰滅秦禮樂用法嚴苛與其興
也不當五德之運而已五德之說非聖人之言曰昧
若之論詳之矣其二者特始皇帝之事爾然未原秦
之本末也昔者堯舜夏商周秦皆出於黃帝之苗裔
其子孫相代而王堯傳於舜舜傳於禹禹之衰也湯
代之王商之衰也周代之王周之衰也秦代之王其
興也或以德或以功大抵皆乘其弊而代之初夏世
衰而桀為昏暴湯救其亂而起稍治諸侯而誅之其
書曰湯征自葛是也其後卒以故桀而滅夏及商世
衰而紂為昏暴周之文武救其日而起亦治諸侯而

誅之其詩所謂昆崇共密是也世復卒攻紂而滅高
推秦之興其德固有優劣而其迹豈有異乎秦之記
曰其先大業出於顛項之苗為至孫伯翳佐禹治水
有功唐虞之間賜姓厲氏及非子為周養馬有功秦
仲始為命大夫而襄公與立平王遂受岐豐之賜當
是之時周乘固已久矣亂始於穆王而繼以厲幽之
禍平王東遷遂同列國而齊晉大侯魯衛同姓擅相
攻伐共起而弱周非獨秦之暴也秦於是時既平大
夷固取周兩賜岐豐之地而繆公以來始東侵晉地
至于河盡滅諸戎拓國千里其後關東諸侯強僭者

日益多周之國地日益蹙至無復天子之制特其號
在周秦昭襄五十三年周之君臣稽首自歸於秦至
其後世遂滅諸侯而一一作天下此本末之迹也其
德雖不足而其功力尚不優於魏晉乎始秦之興務
以力勝至於始皇遂悖堯先王之典禮又自推水德
蓋任法而少思其制度文為皆非古而自是此其所
以見黜也夫始皇之不德不遵如桀紂桀紂不能廢
夏商之統則始皇未可廢秦也

魏論

新與魏皆取漢者新祗敗亡魏遂得數世而為晉不



李東漢無賢子孫而魏為不計之伯今方黜霸而進
疑者以謂與姦而進惡此不可以不論也昔三代
之興也皆以功德或積數世而後王其亡也衰亂之
迹亦積數世而至於大壞不可復支然後有起而代
之者其興也皆以至公大義為心然成湯尚有桀德
伯夷叔齊至甲食周粟而餓死况其後世乎自秦以
來此者以力故直較其迹之逆順功之成敗而已彼
漢之德自安和而始衰至桓靈而大壞其衰亂之迹
積之數世無異三代之亡也故蒙餘並起而爭而強
者得之此直較其迹爾故魏之取漢無異漢之取秦

而秦之取周也夫得正統者漢也得漢者魏也得魏
者晉也晉常統天下矣推其本末而言之則魏進而
正之不疑

東晉論

周遷而東天下遂不能一然仲尼作春秋區區於魯
周而明正統之所在晉遷而東與周無異而今繼之
何哉是有說焉較其德與迹而然爾周之始興其未
也適當其盛也瓜分天下為大小之國衆建諸
侯以維王室定其名分使傳子孫而守之以為萬世
之計及厲王之亂周室無君者四年而天下諸侯

不敢僥倖而窺周於此然後見四德之深而文武周公之作真聖人之業故雖天下無君而正統猶在不得而改況乎糾平王之遜國地雖盛然周德之在人者未厭而法制之臨人者未移平王以子繼父自西而東不出王畿之內以并四之法計之遠為千里之則正統之在周也推其德與迹可以不疑夫晉之為晉與夫一作周之為周也異矣其德法之維天下者非有萬世之計聖人之業也直以其受魏之禪而合天下於一雅較其迹可以曰亞而統爾白惠帝之亂晉政已亡悲懷之間晉如錢爾惟嗣君繼世推其

迹曰正焉可也建興之亡晉於是而絕矣夫周之東也以周而東晉之南也豈復以晉而南乎自愍帝死賊庭琅邪起江表位非嗣君正非繼世徒以晉之臣子有不忘晉之心發於忠義而功不就可為傷已若因而遂竊萬世大公之名其可得乎春秋之法君弑而賊不討則以為無臣子也使晉之臣子遵乎聖人適當春秋之責況欲以失國共立之君子天下之統哉夫道德不足語矣直推其迹之如何爾若乃國已滅矣以宗室子自立於一方卒不能復天下於一則晉之壞邪與夫後漢之劉備五也漢之劉崇何異備

與崇未嘗為正統則東晉可知爾

後魏論

魏之興也自成帝毛至于聖武凡十二世而可紀於文字又十一世至于昭成而建國改元畧具君臣之法幸遭喪亂之極得奮其力並爭乎中國又七世至于孝文而去夷即華易姓建都遷定天下之亂然後脩禮樂典制度而文之考其漸積之基其道德雖不及於三代而其為功何異王者之興今特以其不能并晉宋之一方以小不備而黜其大功不得承百王之統而不疑焉者實謂聖人而可也今為魏說者不

過曰功多而國強爾此聖人有所不與也何以知之以春秋而知也春秋之時齊桓晉文可謂有功矣其楚之僭迭強於諸侯聖人於書齊晉實與而文不與之以為功雖可衰而道不可以與也至書楚與吳或屢進之然不得過乎子爵則功與強聖人有所不取也或者以謂秦起夷狄以能滅周而一天下遂進之魏亦夷狄以不能滅晉宋而見黜是則因其成敗而毀譽之豈至公之篤論乎曰是不然也各於其黨而已周之興也與秦之興其說固已詳之矣當魏之興也劉涓以匈奴慕容以鮮卑苻以氐成仲以羌赫



連禿髮石勒季龍之徒皆四夷之雄其力不足者弱
有餘者強其最強者符堅之時自晉而外天下莫不
為秦休兵革興學校庶幾刑政之方不幸未幾而敗
亂其後一作強者曰魏自江而比天下皆為魏矣幸
而傳數世而後亂以是而言魏者纔優於符堅而已
孰使魏興世遠不可猶格之夷狄則不過為東晉比
也是皆有志乎天下而功不就者前所謂不幸兩立
而不能相并者故皆不得而進之者不得已也

梁論

梁梁為偽者其說有三一曰後唐之為唐猶後漢之

為漢梁蓋新比也一曰梁雖改元即位而唐之正朔
在李氏而不絕是梁於唐未能絕而李氏復興一曰
因後唐而不改因後唐者是謂因人之論固已辨矣
其二者宜有說也夫後唐之自為唐也緣其賜姓而
已唐之時賜姓李者多矣或同臣子之異心或懷四
夷而縻之忠臣茂正思忠克用是也當唐之衰克用
與梁並起而爭之梁以強而先得克用恥爭之不勝
難忍臣敵一作之漸不得不借唐以自託也後之議
者胡謂而從之哉其所以得為正統者以其得梁而
然也使梁且不滅則光之號不過於河南則其為唐

與昇璩等耳夫正朔者何王者所以加天下而同之於一之號也昔周之東其政雖弱而周猶在也故仲尼以王加正而繩諸侯者幸周在也當唐之亡天祐虛名與唐俱絕尚安所寓於天下哉使幸而有忠唐之臣不忍去唐而自守雖不中於事理或可善其識心若李氏者果忠唐而不忍弃乎況於唐亡託虛名者不獨李氏也上建稱之於蜀揚行密稱之於吳李茂正亦稱之於岐大抵不為梁屈者皆自託於虛名也初梁祖奪昭宗於岐遂劫而東改天復四年為天祐而克用與王建怒曰唐為朱氏奪矣天祐非唐號也遂不奉之但稱天復至八年自以為非復稱天祐此尤可笑者安得曰正朔在李氏乎夫論者何為疑者哉也堯舜三代之終始較然著乎萬世而不疑固不待論而明也後世之有天下者帝王之理或舛而姑終之際不明則不可以不疑故曰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興者也其德不足以道矣推其跡而論之庶幾不為無據云

正統辨上

正統曰統天下而得其正故繫玉馬統而不得其正者猶弗統乎爾繼周而後帝王高其功德自代統

而得其正者難乎其人也必不_已而加諸人漢唐之主乎曰甚哉吾子之說其隘也以漢唐之威烈由曰不得已而加之焉為魏晉之主則將奈何乎曰不然_是烏得苟加諸人一簞食一瓢飲其義常直而取諸人君子且從而惡之以天下之廣而被乎太公之實苟非其人則闢之可已必若曰應天而順人則繼周之後桀紂之惡常多而湯武之仁義未嘗等也若是其苟加諸人何哉予以謂正統之不常在人率與言神聖者相類必待擇人而後加焉是仁王義主不足貴而姦雄篡弒之臣得以濟也

正統辨下

秦之商罪暴於禁莽鳩方捨紂漢唐之主仗義而誅變以取天下其可謂之正統歟猶未離乎_也也_{及漢不}秦之得天下也以力不以德_{秦之十餘年其得}人教者漢唐之承魏也以篡繼_{篡隋亦若是而徒禪}云爾晉隋盜也或者以為正統_{茲非誤歟}也_{以吳晉}吳始_漢漢_或漢_又漢_以漢_為漢_正統_有統_非誤_歟也_以吳_晉聖人_不生_而暴_偽代_興名_與實_自重_久矣_必待_後世_之明_者斷_焉斷_而不_以其_勢捨_漢唐_我宋_非正_統也



原解

孟子曰養生送死王道之本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
節故農者天下之本也而王政所由起也古之為國
者未嘗敢忽而今之為吏者不然簿書聽斷而已矣
聞有道農之事則相與笑之曰鄙夫知賦斂殺財作
用之為急不知務農為先者是未原為政之本木也
知務農而不知節用以愛農是未盡務農之方也古
之為政者上下相移用以濟下之用力者甚勤上之
用物者有節民無遠力國不過費上受其下下給其
上使不相困三代之法皆如此而最備於周周之法

曰井牧其田十而一之一夫之力督之必盡其所任
一曰之用節之必量其所入一歲之耕供公與民食
皆出其間而常有餘故三年而餘一年之備今乃不
然耕者不復督其力用者不復計其出入一歲之耕
供公僅足而民食不過數月甚者場功甫畢數糠粃
而食秕稗或採摶實畜菜根以延冬春夫糠粃糶實
孟子所謂狗彘之食也而卒歲之民不免食之不幸
一水旱則相枕為餓殍此甚可歎也夫三代之為國
公卿士庶之課操兵甲車牛之材用山川宗廟鬼神
之供給未嘗闕也是皆出於農云民之所耕不過今

九州之地也歲之凶荒亦時時而有與今無以異今
國處有常時之地而制度無過於三代者昔者用常
有餘而今常不足何也其為術相反而然也昔者知
務農又知節用今以不勤之費贍無節之用故也非
徒不勤農又為繁弊以耗之非徒不量民力以為節
也又直不量天力之巧任也何謂繁弊有誘民之
弊有蕪弁之弊有力役之弊請詳言之今坐華屋享
美食而無事者曰浮國之民仰衣食而養妻子者曰
兵戎之民此在三代時南畝之民也今之議者以浮
國並周孔之事曰三教不可以去兵戎曰國備不可

以去浮國不可並周孔不言而易知請故言之國家
自景德罷兵三十三歲矣兵嘗經用者老死今虛而
後來者未嘗聞金鼓識戰陣也生於無事而飽於衣
食也其勢不得不騎惰今衛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
人持之禁兵給糧不自荷而雇人荷之其驕如此況
青冒辛苦以戰鬪乎前日西邊之吏如高化軍齊宗
舉兩用兵而一者輒敗此其効也夫就使兵耐辛苦
而能鬪戰惟耗農民為之可也奈何有為兵之虛名
而其實驕惰無用之人也古之凡民長大壯健者皆
在南畝農隙則教之以戰今乃一異一遇凶歲則州



郡吏以尺度董民之長大而試其壯健者格之去為禁矣其次不及尺度而稍怯弱者籍之以為廩兵非史格人多者有實而民方窮時爭授之故一經凶釁則所留在南畝者惟老弱也而吏方曰不收為兵則恐為盜噫苟知一時之不為盜而不知其終身驕惰而竊食也古之長大壯健者任耕而老弱者游惰今之長大壯健者游惰而老弱者留耕也何相反之甚邪然民盡力乎南畝者或不免乎狗彘之食而去為僧兵則終身安佚而享豐腴則南畝之民不得不日減也故曰有誘民之弊者謂此也其耗之一端

也古者計口而受田家給而人足井田既壞而無井乃與今大率一戶之田及百頃者妻家數十家其間用主牛而出己力者用己牛而事主田以分利者不過十餘戶其餘皆出產租而僑居者曰浮客而有畬田夫此數十家者素非富而畜積之家也其春秋神社婚姻死葬之具又不幸遇凶荒與公家之事當其乏時嘗舉責一作於主人而後償一作之息不兩倍則三倍及其成也出種與稅而復分之償三倍之息盡其所得或不能足其場功朝暉而暮乏食則又舉之故冬春舉食則格事於夏而償券償盡矣一作夏

秋則指禾於冬而償也似此數十家者常食三倍之物而一戶常盡取百頃之利也夫主百頃而出稅賦者一戶盡力而輸一戶者數十家也孰使國家有寬征薄賦之惠是故益一家之幸而數十家者困苦常自如之也故曰有燕井之弊者謂此也此亦耗之一端也民有幸而不稅於人能有田而自耕者下自二頃至一頃皆以等書於籍而公稅之多者為大役少者為小役至不隸則賤賣其田或逃而去故曰有力役之弊者謂此也此亦耗之一端也夫此三弊是其大端又有奇羨之民去為浮巧之工與夫蕪井商

賈之人為僭侈之費又有食吏之誅求賦歛之無名其弊不可以盡舉也既不勸之使勤又為衆弊以耗之大抵天下中民之士一作富且此一作貴者化蠶繻為精善是一人常食五人之食也為兵者養父母妻子而為一作計其饋運之費是一兵常食五農之食也為僧者養子弟而自豐食是一僧常食五農之食也貧民舉息而食者是一人常食二人三人之食也天下幾何其不乏也何謂不墮民力以為節方今量國用而取之民未嘗量民力而制國用也古者家宰制國用量入以為出一歲之物三分之一以給公上

一以給民食一以備凶荒今不先制乎國用而一切
臨民而取之故有支移之賦有和糴之粟有入中之
粟有和買之絹有雜料之物茶鹽山澤之利有權有
征制而不足則有司屢變其法以爭毫末之利用心
益勞而益不足者何也制不先定而取之無量也何
謂不量天力之所任此不知水旱之謂也夫陰陽在
天地間騰降而相推不能無愆伏如人身之有血氣
不能無疾病也故善醫者不能使人無疾病療之而
已善為政者不能使歲無凶荒備之而已堯湯大聖
不能使無水旱而能備之者也古者豐年補救之術

三年積必留一年之蓄是凡三歲期一歲以凶災也
此古之善知天者也今有司之調度用一什足一歲
而已是期天做歲不水旱也故曰不量天力之所任
矣以前二三歲連遭旱蝗而公私乏食是期天之無
水旱卒而遇之無備故也夫井田什一之法不可僅
用於今為計者莫若就民而為之制要在下者盡力
而無耗弊上者量民而用有節則民與國庶幾乎俱
富矣今士大夫方共修太平之基願推務本以興農
故願原其弊而列之以俟興利除害者採於有司也

惟王違官各司其局雖有細大俾耳第其權責其成
功虧古制也被堅執銳乃裨校之事若屯田積穀在
委辦吏爾而漢未有田本將軍屯田北邊魏興運典
農中郎將唐建營田使副判官雖晉魏南北職未嘗
關國家拜陳戎之患包漢唐之境然而塞垣儲備固
運古憲俾仰給他州饋餉此此外固無茶室反耕
典農營田之利僅過山荒未免艱食雖有轉運未免
營田何常達明利害稍致倉廩羨餘但守空名曾無
實効書今之議要在乎河吐河東陝西戍兵之地各
特置營田使副判官仍在不兼職若遇水潦行流之

處廣植稻稻雖荒隙原田亦當墾闢播以五穀令河
址保塞河東并汾關中涇陽悉有水地基址惟有鄠
中西門豹溉田之迹未見興起得非後人務於因循
而無昔賢識邪不然何歷朝而下涇陂如是或曰亦
嘗有人建議良以溉導之時灑水之地恐害及民田
由是而止斯乃腐儒之見爾非經遠之士也夫利害
相隨古猶未免若利害相半俾於改作猶可苟利七
害三當須擇地而行豈可以小害而妨大利哉夫如
是鄠中溉田之法若行關中水衝民田祇有戶妨
閤而能溉灌千萬頃瘠土所收益利益大豈止利七

而害三亦嘗訪於彼州人士僉曰涇田之迹涇廢茲
久土斷力田者不諳其事殊不知官中他日就功但
於涇陽鄭白渠和雇水工及彼中負罪百姓悉可分
配此地俾之開導民悅見之必做做矣又豈成功之
難然後特置營田使副判官專董其役西止二邊不
問水陸並放此分職何假飛騎輓粟率鍾致石坐困
民力以供軍實哉

塞垣

先王肇分九州制定五服必內諸侯而外夷狄姑務
息民弗勤遠略其來也調戍兵以禦之其去也備戰

具以守之修利隄防申嚴斥堠或來獻貢得以羈縻
蓋聖人制禦戎之常道敬允所謂得其中策古今大
槩在乎謹邊防守要害而已古之制塞垣也與今尤
異漢唐之世東自遼海碣石榆關漁陽盧龍飛狐鴈
門雲中馬邑定襄西抵五原朔方諸郡每歲匈奴高
秋膠析塞上葦葭控弦南牧陵犯漢境於是守邊之
臣防秋之士據險而出奇兵持重而待外寇近世晉
高祖建義井門得戎王為援既已乃以幽薊山後諸
郡為狝律之壽故今制塞垣也自滄海乾寧雄霸順
安廣信由中山拒并代自茲關西無復開險故契丹

奄有幽陵遂絕古者作址之隘非果全師入寇徑度常山陵獵全魏澶淵之役以至飲馬於河燕民不聊生矣非址一作虜雄盛如其失於險固然也今既無山阜設險所恃者惟夾峙豐道引河流固其後水為險濬之勢就其要害也以銳兵故亦護塞垣之一策也今黃信之西有鮑河中山之北有唐河盡可開決水勢修利陂塘或導自長河之下金山之北派于廣信安肅達于保塞或包泉蒲陰入于陽城然後積水瀰漫橫絕繁塞亦可謂險矣蒲陰陽城度其地勢今塞上之要衝先是胡馬將入寇于故城駐牙帳數

日伺漢兵之輕重或我師禦料乃長驅南下我師既出即戒人為公師歸重之地此所謂藉城隍而資寇矣非中國之利今若修復維城完聚兵穀與諸城柵刁斗和閭鮑唐二水交流其下虜騎縱至無復拔足之地又焉有擾擾之患今之議者方南北修好恐邊庭生事然而戎狄之心饕餮難信會我珍幣蓄養餼兵伺吾人之顛輒乘邊境之間隙出乎不意因肆猖獗茲乃不圖豫備疆場而偷取安逸弟弟相付貽後世深患復如何哉

兵三錄
不計料
美文
西下



題既可
笑文凌
不佳仿
託字疑

參白諸足下聞吾黨之士思夫子而莫得見也以有
子之貌似夫子欲假設其位以夫子師之諸足下必
其然乎否耶吾試為諸足下陳夫子之道以為斷諸
足下知天之有四時乎春能生物而不該長也夏能
長之而不能成也秋能有成而不能斂也斂之者其
在冬矣自生民以來有大聖懿居大聖位而作法以
濟世者類不過八九三皇經始之五帝續明之禹湯
文武該洽之周公祖述之經始之者春也續明之該
洽之者夏也祖述之者秋也天恐斯文之中未有以
斯季乃生吾夫子於衰亂之世前聖之所未立者伊

夫子立之前聖之所未作者俾夫子作之上規聖明
下救淪壞垂之可玉而不變稽之千古而不疑雖百
周公百堯舜復出於世亦無以過夫子也是夫子於
列聖有成歲之功也是列聖不能斂而夫子斂之也
吾以謂夫子之道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鵠鵠乎
不可尚已吾與諸足下奚所識知幸而生於時得以
登其門望其堂而傳其道以光榮其身吾與諸足下
猶衆無名之星也夫子猶日月之明也以無名之星
代日月之明雖積累萬數吾未見其可況一焉而已
乎諸足下柰何乃不察於是也天則有一冬而諸足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下有二冬乎苟有子升夫子之座而吾與諸足下趨
進於左右斂衣而立負聽而請當是時有子能勿愧
乎吾有以知彼之必愧也吾濟有所問而不能答有
所辨而不能斷譚然而往默然而求鏗然而叩寂然
而應當是時有子能勿慚乎吾又知彼之必慚也昔
者吾友子淵寔有聖人之德不幸短命前夫子而死
使子淵尚在而設之於夫子之席吾猶恐天下之不
吾信也足下以有子之道義孰與子淵德明而仁備
孰與子淵夫子稱而嘆之孰與子淵羣弟子服其爲
人孰與子淵遠夫子之道而隣夫子之性孰與子淵

是數者皆無一可而獨以其容貌之似而欲升師之
席竊師之位不亦難乎夫容貌之似者非獨有子也
陽虎亦似矣如欲其大似則當以陽虎爲先矣先於
有子哉諸足下果欲何耶復欲睹夫子之容乎復欲
聞夫子之道乎如止欲睹夫子之容則圖之可也木
之可也何必取弟子之似者以借其稱而悖其位如
必欲聞夫子之道不可以苟而已也且吾聞之師其
道不必師其人師其人不必師其形如欲師其道則
有夫子之六經在詩可以見夫子之心書可以知夫
子之簡禮可以明夫子之法樂可以達夫子之德易

可以察夫子之性春秋可以存夫子之志是之帶務
而假設以為尚與吾所以悼癸而不敢知也且昔夫
子果何師哉師堯舜者也師文王者也師周公者也
惟曰師其道而已未聞其假設而師之則似堯舜者
似文王者似周公者終身而不得見矣苟不見其人
則亦弗師其道乎夫麟之於獸也鳳之於鳥也出乎
其類而處乎長者也不幸而麟以死鳳以亡則亦假
設而為之乎諸足下盍姑止不飲吾恐萬世之後完
口者寡矣死而無知則已如其有知則子淵子路筆
將噴目流涕而有責於足下也諸足下其思之不宣

奏白

江鈿文海多以它人文為公所作其文章者筠州
學記曾鞏文也以韓愈察言論唐庚文也甚至元
豐以後登徽宗朝所下制詔亦有託公名者自當
刪去惟涼本英辭類彙似少偽妄而代曾參答弟
子書不知何人之文與此卷兵儲塞垣兩論皆可
疑削之恐無以解後來之惑始留而著其說



後經

迭強於諸侯

此下一

有取不取也

此下

此物也人以地明而為貴人之分也夫也中國以有禮義而為貴故以其貴者治賤者為明以賤者治貴者為昏人之性與善之誠莫然不尊中國則進之夫也

符堅

此下

胡謂而從之

此下

慶曆四年

京師判宋文粹十五卷皆一時名公之

古文正統論七篇在為蓋公初本也外集此卷則

公所自改者至居士集十七卷方為定本今並存

之使學者有考焉

勝無節

今坐華屋令下脫請試言之

謂諸共高化軍惟托我師禦扞

險

城一牙帳一我師禦扞

險

